

叢書集成續編

三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三五册目錄

哲學類



儒家哲學——論語

明 明 子 論 語 集 解 義 疏 二 十 卷 (一)	卷 一 — 卷 四 (一)	三	卷 三	九〇	清 胡 寅 撰	四	明	四〇六	一
序		三	卷 三	九〇	卷 九			四〇六	
表		五	卷 四	一五四	卷 一〇			四六六	
條 例		六	卷 五	一八三	卷 一			五六二	
敘		七	卷 六	二三九	卷 二			六二六	
卷 一		一七	卷 七	二九九	卷 三			六七三	
卷 二		四七	卷 八	三六二	卷 四			七二八	

明明子論語

集解義疏

四明張氏釣園開雕

序

昔蕭山曹寅谷之升著四書撫餘說首述論語齊魯與

古論之不同次考論語之注釋其自序更臚列注論語

者若晉何晏集解宋邢昺以至喻樛黃幹以下並注四

書者百數十家可謂備矣獨於皇侃義疏僅於齊魯說

中小注一見注云邢疏之前作論語疏者三梁皇侃撰

五卷褚仲都論疏十卷又舊唐書經籍志有賈公彥疏十

皇疏特詳且稱為最精確於知德者鮮章皇解知德者

為知德之人謂為文義最明又云遂初堂書目有皇侃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論語疏朱子與尤延之友善蓋未借閱歟又云今世所

傳皇疏不盡真也會稽朱蓉生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三謂

皇疏經日本人竄亂多不足據惟中引六朝各家舊說

文筆斐然與皇疏之鄙俚者絕殊當是原文清四庫則

謂確為古本不出依託可據以為信也定海黃徹居先

生式三著論語後案既錄何晏集解又錄朱注全文更

綴以己意而取皇侃疏義最多其弟子胡伯寅先生夤

本其師說著論語集解義疏閱時五歲為卷二十薈萃

眾說不立門戶洵足津逮後學非成一家言者比也壽

鏞受而讀之徹居之後案簡而明先生之解疏詳而確

師弟子傳授既微淵源其有不苟同者如東發之於紫

陽不讓也夫論語一書雖有魯論齊論古論之不同編

論語者雖有仲弓子游子夏所撰定鄭康成說子夏六十四

人所共撰論語曾氏之徒成之柳宗元說成於有子曾子之

門人程伊川說子春子思及子貢門人閔子門人分記柳宗元說

諸說然漢書所謂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

之論語近是注論語者何氏所集孔氏安國為解經首

功此外有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諸家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惟鄭氏為最著皇氏據江熙所集衛瓘繆播樂肇郭

象蔡謨袁宏江淳蔡系李充孫綽周瓌范寧王珉十三

家而以何氏為主顧皇氏深於禮學而疏論語乃略於

禮制說者謂非皇氏之舊伯寅先生受徹居子嫡傳於

禮制更多發揮此尤足補皇疏之闕也昔朱子注論語

開宗明義曰學之為言效也用廣雅習如鳥數飛也用

說文最畱意於訓詁庸妄書生未知其例而率譏之適

見其陋徹居子著後案尊崇朱子是書彙取諸解觸類

引伸自敘所謂義理必本於音訓典禮須觀其會通以

後案之成說申集解之古義條例所謂並非郭稿向注
此中甘苦先生自知之讀者其毋忽爰刊而序之民國
二十五年九月後學張壽鏞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序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邑乘輯錄

光緒定海廳志藝文類載胡寅明堂攷一卷切音啓蒙
一卷大衍集一卷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俱家藏本未
行世

陳訓正民國定海縣志人物表文學類記名選舉表咸
豐十年庚申胡翁歲貢藝文志書目表載明堂攷一卷
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切音啓蒙一卷大衍集一卷清
胡翁撰黃字伯寅號止三從黃式三學得其傳晚年警
目重明因自號明明子遂發憤著書於黃氏學多所發
明以歲貢生終又載校金陵朱緒曾昌國典詠十卷諸
多精審書未付刊有傳鈔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邑乘輯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胡伯寅先生墓表

子胡子名夤原名止三譜諱在寅號伯寅又號子珊爲
參戎得耀公冢子先進黃式三太夫子高足弟也天姿
聰穎性行樸誠精算術善鼓琴因自號琴琴子事親孝
愛弟如珍寶濟人急周旋備至德也襄公事籌畫妥善
才也年十四初試卽第一後優拔鄉闈俱以故不得志
是蓋有命存焉家貧無書苦聚一生得善本數萬卷爲
學實事求是不分漢宋自撰圖章曰六藝思通其四凡
經傳子史無不精研淹貫年四十餘自以數奇遜世家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惟主講書院數年肄業者多獲諳經義年五十四患
目疾醫治後並不花幸目之重明晚號明明子次年矢
志撰論語集解義疏越五載乃成計二十卷又著大衍
集明堂攷射侯攷附切音啓蒙各一卷以鄉貢士終德
配許氏孺人丁卯孺人受業張炳鎔拜撰并書

先祖伯寅公墓在定海北郊荷花子灣山麓先父譜
諱孝正諸生先叔譜諱孝倫業商附葬於旁己丑舉
人陳一貫隸碑并撰二額云經師樹望理學傳家八
字先父撰墓柱聯云圖書遺萬卷著作等三墳又一

聯云幾翻風掃葉是處月傳鐙取校書如掃落葉之
意正合墓地風景

又攷光緒定海廳疆域山川志載荷花池在城北一
里趙濬恭鑿以灌田而植以荷錄康熙志卽今之荷
花子灣也其池經後人重濬水更清矣每值夏時菡
萏放豔紅白相間有魚游泳其閒歲常至是處展墓
而觀魚賞荷焉孫友雲識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條例

一是書題曰集解義疏者義謂正義以釋本經疏謂注疏以釋集解因名與梁皇甫氏義疏相同恐其混淆蒙別號明明子因題三字以別之

一是書經文篇第章句漢初出時本有齊魯古三家追張侯鄭君先後校定魏何晏等據以作集解梁皇甫侃據以作義疏至唐初陸德明釋文所舉南北本已有異同及宋邢昺之注疏朱子之集注與皇疏陸釋文又各有歧異然核之漢唐石經韓李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條例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筆解以及山井鼎物觀所校諸子史類書所引則皇疏所異者其中雖不無淺人躡入之處大約是者居多則亦未可輕訾也今以阮氏校勘注疏本為主而附載釋文考文考異及經史子集類書所引異文於其後以便校覈若干百年來遞相傳授之正文不敢稍有更動也

一宋邢昺等奉詔作疏當時惟將皇氏義疏刪節繁冗潦草塞責其有援引典制較為詳贍者大約鈔錄孔冲遠禮記春秋左傳兩疏意欲節省字句竟

將集解各注首尾語助盡行刪去以致文無助詞不成文氣猶之人無鬚眉尙復成人樣乎今仿陳仲魚古訓之意各注仍照皇氏本其有異同詳辨於疏

一自來論語家說見於漢晉隋唐藝文經籍志者不下數十種亡佚者多迨宋元明三朝又不下數百種大抵不向孔孟心窩中抉發惟從程朱腳跟下盤旋一覽無餘多看欲睡今取陸氏之音義韓李之筆解朱子之集注精義或問文集以及漢魏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條例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宋元明本朝各家之儒說詳為登載論學不分漢宋考古以定是非師授家法然也所異皇氏義疏一書亡在日本朱子猶未及見乃忽於本朝經學昌明之日得之於重洋番舶之中歷時數千年隔海數千里而忽隱忽現若有神明呵護其閒者故其所列各家論說雖是六朝粉本不啻片羽吉光錄之獨多非敢好異也

一論語乃經史之權衡各經卽論語之注疏故不論經史子集苟有精意名言可與本經相發明相表

裏者不嫌詳錄以資攷訂即如古文尙書竹書紀年家語孔叢子小爾雅之類明知後人依託各經注疏所引河洛讖緯諸書又係術士附會但出於魏晉以前多從古經傳鈔撮而來其書則非其言則是與其過而棄之孰若過而存之耶

一是作本以黃先生後案為藍本其有恒趣相同者或引用隨處標明或行文不便覲縷本係一家之學並非郭竊向注也至於意見不同之處無可申明繼之駁辯人各有是非之心學無取雷同之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條例 二 四册叢書 約園刊本

雖向歆之父子錯鉉之弟兄不能強合也

一援證儒說除漢賈董二子許鄭二君唐韓子宋六子外其餘或稱名字或表爵里未能畫一其引用書籍或有無篇名或閒有卷數亦隨所見而及之以本朝攷據校讐二家勝於前代各有專書不必繁稱瑣碎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嘗讀後漢書謂鄭君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夫治經之書實事求是修辭立誠平叔之華固不如康成之質體例然也若乃論語為六藝之權衡集解萃三朝之訓說為之疏者將以由博反約觸類引伸定仁義道德之指歸期性命身心之實獲義理必本於音訓典禮須觀其會通質固例所不禁繁亦勢所不免也漢書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敘 一 四册叢書 約園刊本

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經典釋文敘錄云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秩謂之論語文選劉子駿移書曹顏遠詩注兩引論語崇爵識云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鄭君康成謂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程叔子本柳子厚之說以為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則以書中獨稱二子為子也然通志藝文略有論語撰人名一卷今其書不傳則亦無可詳考矣說文論議也語論也此混言之也詩公

劉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周禮大司樂鄭注發端曰
言答述曰語此析言之也邢疏引鄭君云論者綸也輪
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
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
次也羣賢集定故曰撰也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答弟
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
之以示非妄謬也以其口相傳授故經焚書而獨存也
釋文云漢興傳者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卽今
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

明子論語集解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章賢及子元成魯扶卿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
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
道二篇凡二十二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昌邑中尉王
吉少府宋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尙書令五鹿充
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王陽名家古論語者出自孔氏
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安
國爲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
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
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

列於學官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攷之齊古爲之
注焉魏吏部尙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
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
盛行於世今以爲主隋書經籍志云梁陳之時惟鄭元
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
並行梁皇甫侃本江熙所集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
袁宏江惇蔡奚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凡十三家之
說以成集解義疏十卷世謂其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
精博爲後學所宗唐初陸氏德明撰經典釋文卽據集

明子論語集解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解義疏本以爲音義其所彙錄尙有虞翻譙周崔豹孟
整盈氏梁覲袁喬尹毅張馮孔澄之虞遐王弼徐邈不
在諸家數內至宋咸平二年邢昺受詔與杜鎬舒雅孫
爽李慕清崔倕佺等刪節皇氏義疏以爲正義而皇氏
疏當南宋時已佚流傳日本近始與古文孝經孔傳並
得於東洋市舶雖朱子亦未嘗見也唐宋諸儒說論語
者唐藝文志有賈公彥疏十五卷尙無可攷其載於文
獻通考者如韓子李翱之筆解吳棫之續解胡宏之指
南陳祥道之全解洪興祖張棻之論語說大抵互有短

長而惟朱子先集二程張子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
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周孚先十二家之說以為
精義最後本程氏學通取古今諸儒之說斷以己意撰
成集注十卷所謂稱上等過毫髮無遺憾者故自元明
以來立於學官以之取士不敢稍有出入祿利之路然
也我國家師儒蔚起經學昌明絕漢宋之分門闢元明
之理障大而天算樂律以至訓詁聲音精而道德性功
以至名物象數無不家有專書人敦實學其疏證論語
者雖無長編鉅著而零章節錄足以校正何氏之集解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發明朱子之集注者不一而足顧散見者不可不合繼
起者易於為功此黃薇香先師論語後案之所為作也
抑攷之唐宋十三經正義內惟孔氏之毛詩禮記疏賈
氏之周禮儀禮疏最為精覈易書左傳三疏已不免瑜
瑕互掩其餘等諸自檜以下概不足觀故近來名儒著
述如惠定宇張皋文之於易江良庭孫淵如之於書陳
碩甫之於毛詩戴東原焦理堂之於孟子邵二雲郝蘭
皋之於爾雅較之唐宋舊疏相去什百倍蕤幾欲拔趙
幟立漢幟奪其符而易置其軍薇香師之為後案也全

錄集解集注當時予亦同為參酌後又謂子曰朱注乃
功令所尊聞有不合之處難於讎校汝可為集解作義
疏采古今各說及朱注之是者錄為正義攸穀梁之范
解不必拘疏不破注之例也予今年五十有五距聞斯
言十餘年於茲矣痛哲人之見背歎日月之如梭為此
不揣冒昧本後案之成說以申集解之古義上遵師訓
下貽兒曹冀後有人焉節其繁而文其質予得聞道又
可不死矣同治六年三月日明明子自敘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
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
賢及子元成等傳之

疏曰漢書藝文志論語魯二十篇傳十九篇魯夏侯
說二十一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一篇魯王駿說二十
篇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
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
氏最後而行於世又列傳劉向者高祖少帝楚元王
交之後辟疆之孫德之子字子政本名更生宣帝初

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成帝
卽位數上書言得失以向爲中壘校尉爲人簡易專
積思於經術成帝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
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年七十二卒著別
錄新序說苑洪範五行傳論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
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尙書及洪範五行傳善說禮服
徵爲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尙書授太后遷長
信少府後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尙書論語說年九十
卒官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紫如挽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從父子建字
長卿爲博士至太子少傅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
人也好學治齊詩事同郡后蒼又從夏侯勝問論語
禮服以射策甲科爲郎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又爲太
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宣帝寢疾拜爲前將軍元
帝卽位爲弘恭石顯所害飲鴆自殺韋賢字長孺魯
國鄒人也爲人質樸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尙書以
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
詩宣帝卽位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年八十二薨

諡節侯少子元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
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

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
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故有魯
論有齊論

疏曰漢書藝文志論語齊二十二篇齊說二十九篇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
尙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惟王陽名家又列傳王
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廉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元帝
卽位徵吉年老道病卒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
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邱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釋文
琅邪膠東皆郡名邢疏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
爲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
魯其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

疏曰漢書景十三王傳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
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
年薨諡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

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邢疏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故漢武帝謂東方朔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以是孔子所傳說異於先王之書也古文者倉頡本體也與篆籀少異孔壁所藏竹書漆字頭麤尾細似水蟲之科斗晉人謂之科斗文詳王隱晉書孔安國敘尙書乃有科斗文字之稱晉人之偽託也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一篇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次不與齊魯論同

疏曰王伯厚謂問王疑當作問王案篆文王字中畫近上王字三畫平均旁加點者乃有瑕點之朽玉音讀如畜三字本不相同後人小學不講往往誤王爲王齊論之問王篇見於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者皆係說文爾雅之文惟說文璅字下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璅兮其璪猛也璅字下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璅璪字下引孔子曰美哉璪與遠而望之奘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字勝又王字下說

玉有五德曰潤澤以溫仁之方也應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暢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枝絜之方也與禮記聘義管子水地荀子法行篇大同小異段注謂皆問王篇之逸文晁氏以問王爲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者非也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皇疏曰古論有兩子張一是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爲一篇一是子張問孔子何如斯可從政爲一篇又敘云古論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釋文敘引桓譚新論云古論文異者四百餘字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甚多數十百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一篇齊魯及河閒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難曉後更隸寫以傳誦攷漢書藝文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卷不載河閒論語意必河閒獻王所傳而充曾見之者也此二書均在三家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外絕無師說可攷翟晴江謂河閒雖故趙地而逼近於燕疑燕傳卽王充所云河閒論語此臆度之詞也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疏曰漢書列傳張禹字子文河閒軹人也從沛郡施讐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旣皆明習舉爲郡文學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東平內史成帝卽位徵禹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尙書事河平

明明字論語集義疏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乞骸就第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不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邢疏禹本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故兼講齊說也後漢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

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八年七十一卒於官案廣韻包姓楚大夫申包胥之後皇疏本誤作苞咸字子良釋文誤作子長周氏名不可攷直稱氏者邢疏以爲義在謙遜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如杜元凱集解春秋謂之杜氏也或曰以何氏父諱咸故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案邢疏例舉姓各處皆題周曰而無周生烈皇疏兼稱名各處皆題周生烈曰而不知何者爲周氏二人之注無可分別也

明明字論語集義疏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疏曰攷史記孔子世家孔忠生武武生安國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是孔子十一世孫也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案漢書不言安國作古文尙書孝經傳及論語訓解此敘又明言不傳而注中所集孔解疑皆後人

依託試觀其注鄰人之子云鄰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是豈十一世孫之語氣耶後漢書列傳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永初四年拜爲校書郎中陽嘉二年拜議郎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爲南郡太守著三傳異同注孝經論語詩易尙書三禮年八十八延禧九年卒於家

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

疏曰後漢書列傳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師事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敘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公車徵爲大司農不起隱修經業年七十四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其年六月卒凡注周易尙書毛詩三禮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鍼何休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門人撰

元問答作鄭志八篇案孝經注謝承書所不載蓋其孫小同所作也釋文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論六事則無者非也今攷釋文所載魯論鄭君改從古文者僅二十四事惟左傳敘正義引鄭注論語敘云鈞命訣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儀禮聘禮疏引敘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北史徐遵明傳亦引書以八寸策是鄭注論語有敘也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敘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之義說疏曰三國魏志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皆有盛名太祖辟爲司空西曹掾屬文帝卽位遷尙書僕射加侍中徙尙書令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頃之爲司空錄尙書事青龍四年薨諡靖侯子泰嗣又王肅字子邕王朗之子東海郡人也魏侍中兼太常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嗣蘭陵侯甘露元年薨諡曰景侯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異同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

解及撰定父朗易傳集聖證論以譏短元東州大儒
孫叔然駁而釋之案王肅黨於司馬氏好與鄭君難
家語其所偽撰也釋文云周生烈燉煌人七錄云字
文逢本姓唐魏博士侍中邢疏文逢作文逸魏志附
見於王肅傳後裴松之注云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
論語集解有烈義例其餘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太
平御覽引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
服九駁以馳文塗此上御也馬總意林引周生烈子
四條書凡五卷其自序云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閒故著此書以堯
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誠云

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閒為之訓解至
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
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疏曰集爾雅會也廣雅聚也解廣雅說也大射儀注
釋也謂會聚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
周生烈入家之善以說釋論語各記姓名示無勦說
如注中所言包氏曰馬融曰孔安國曰之類是也此

敘既言記其姓名當依皇疏兼題姓名為是其自下
己意改易先儒者如注中不言某曰及別言一曰者
皆是也漢儒注經之體題一字者曰故曰微曰傳曰
注曰說曰箋題二字者曰章句曰解詁題三字者曰
詁訓傳而惟杜預之左傳注與此論語注皆曰集解
然此書之命意與李鼎祚之周易集解同與杜預之
左傳集解異何則漢儒之解經如許叔重之作五經
異義也明列古文今文各家之說而後斷之以謹案
鄭康成之注周禮也明列鄭司農鄭大夫杜子春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而後折之以己見不敢以他人之善攘為己有且
使後學無從分辨也及至杜預集賈逵服虔等之注
以解左傳郭璞集李巡孫炎等之解以注爾雅勦襲
其說而不顯其姓名未免有郭竊向注之譏惟此書
明列包孔馬鄭之說使兩漢傳經之家法是非皆可
攷見故嘗謂何晏等之有功於論語與李鼎祚之有
功於周易其裨益後學均非淺鮮也

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
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顛尚書駙馬都尉

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疏曰昔范武子謂何平叔王輔嗣罪深於桀紂未嘗不歎其言之過也錢氏大昕曰其誣以平叔為尚書時奏請正身慎習有大儒之風茲觀其所撰論語注詳列諸家姓名遠勝於左傳之杜解而何氏又死於曹爽之難竊謂何晏乃魏室之忠臣亦孔門之功臣也乃攷之三國魏志云南陽何晏進孫也長於宮省又尚宮主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凡數十篇明帝以其浮華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以晏為尚書典選舉晏等專政承勢竊取官物導爽立威私取先帝才人教習為伎作窟室與晏等縱酒作樂爽弟中領軍羲深以為憂及爽敗羲晏等皆伏誅夷三族裴松之引魏略云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正始初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前以尚主得賜爵為列侯魏氏春秋云宣王使晏典治爽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當有八族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又方伎傳云晏夢青蠅數十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頭來在鼻上以問管輅輅戒以位峻者顛輕豪者亡

又有老生見不生常談見不談之諺常謂鄧颺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晏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如何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談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蒙案陳承祚身為晉臣不能無所偏袒而管輅之所言則正始之流風平叔之實錄也何與所上之奏所集之書大不相同耶夫是時也當塗之氣運未衰典午之逆謀未萌晏既為爽所信任位列清要自當齟違匡德以報國恩乃比之匪人輕浮躁進反欲挾子丹之豚犢以敵司馬之梟雄既無知人之明徒飾空言之奏導爽立威驕奢淫溢以致駢首受戮國運隨之迫禍已臨門晏復窮治黨獄較量於七族八族之間冀以倖免司馬氏直玩弄此輩於股掌之上可憫殊屬可笑大抵清談之士競事虛浮可與參老莊不可與學孔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孟子所謂小有才者也則似論語非其所長集解豈其所作耶又攷晉史列傳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動必循禮任真自守魏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拜太保封壽光侯冲雖位偕台輔而不預世事武帝踐祚拜太傅進爵爲公泰始十年薨諡曰成初冲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之八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安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於今傳焉又云荀顗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爲姊壻陳羣所奇性至孝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代陳泰爲僕射領吏部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祚進爵爲公遷司空司徒太尉又行太子太傅泰始十年薨諡曰康蒙案魏志不紀集解於何晏附傳而晉史特標集解於鄭冲傳蓋冲與孫邕荀顗曹羲何晏同被詔敕撰成此書

故五人聯名表進而其書似出於鄭荀二人之手則以鄭冲荀顗皆係一代名臣而冲與鄭小同齊名顗又與陳羣連姻其博通經傳實有家法淵源故遠勝於杜預之左傳集解而豈輕躁浮華之何平叔所能獨任然觀各章所謂不安改易之處其辭氣句法與王弼之易注郭象之莊子注大致相同蓋諸儒之訓解或係鄭荀所集而所下之己意實出何氏所爲故後世相傳謂之何晏集解云司馬氏之奏廢齊王也表有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之名刑疏云孫邕字宗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之八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儒樂安青州人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學而第一

釋文凡十六章朱子集注同漢石經每篇計章在後

子曰

注馬日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注王曰時者學

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擇也釋文說音悅皇疏本作悅

正義曰此章開宗明義夫子欲人為成已成物之君子以參贊天地之化育繼述往聖之心傳而其要不外乎好學子嘗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又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何有者不難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誨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此即夫子之實錄所以承千聖百王之統而為天下萬世之師也首一節言學不厭大學之明明德也後二節言教不倦大學之新民也學說文本作敦覺悟也从教从口口尚矇也篆文作學从季季效也效於古曰敦教人學亦曰敦學與教事本相因故字亦相通禮學記引兌命曰學學半偽尚書作敦學半謂教以先王之道導其性情使之覺悟而開其冒昧孟子曰使先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一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夫為學所以致知也致知將以力行也學雖統貫乎知行而此節則專就讀書

明理而言故中庸論為學之敘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始終無不兼賅而必先以博學開其端博學者

讀書明理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荀子為聖門之教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故王注以誦習言之蓋人之

本性五仁者人也謂與人相人偶曾子制言篇曰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

則推之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

水不流朱子仁說仁人心也在天地為盎然生物之心在人為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君子所藉以修齊治

平者惟即此生生不息相親相愛之至意與為貫徹

流通然而為仁有術仁道難全一視而同仁必篤近

而舉遠若不學而愚愛無差等不知親親仁民愛物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一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之先後勢必無父無君不失之為我即流於兼愛故

夫子重言仁孟子兼言義荀子急言禮韓文公原相

生相養以為道曰博愛之謂仁即繼之曰行而宜之

之謂義義者天理之自然人情之同然即事物之當

然而裁之以必然禮則合乎天理人情之秩然有條
有理而定爲品節者也然而在物爲理處事合宜曰
義求古人之陳迹核乎天理人情使之精義入神動
容中禮無過情無不及情之弊者其得力尤在於智
故大學言正心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言順親誠身必
先明善鄭君注天命之性也以仁禮義信配木火金
水而智運四德必配土以分王於四時孟子曰始條
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爲入聖之始
基信則誠其意勇於行終以實成其所知而使仁之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義之盡無不中乎禮者也此爲學之要所以必先
讀書明理以求智時習者說文習鳥數飛也朱注謂
學之不已如鳥之數飛也凡學有三時一日身中時
內則云十年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
舞象是也一日年中時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
書禮是也一日日中時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魯語云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是
也皇疏時是日中之時習是修故之稱亦猶重也要
之人之爲學不外無欲速無閒斷學記當其可之謂

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此無欲速之謂也乾之天行

不息益之日進無疆書之遜志時敏禮之蛾子時術

此無閒斷之謂也說文亦作支象人兩腋之形故引

申訓重黃先生據後漢書竇融傳注訓亦爲實實與

重義本相因然訓實雖意較沈著而訓重則語助深

長三不亦字三乎字正見夫子循循善誘鼓舞盡神

之妙說謂解釋而喜也从言从兌兌爲澤澤釋也講

說遊說喜說皆以言解釋之引申後人強分三音三

義添造悅字者非易象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學爲誦習其學爲講習時習者時時尋繹溫故知

新則爲時久而所學愈熟相說以解無不怡懌而舒

暢杜氏春秋左傳敘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賢而

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

然理順者是也故知說之訓爲解釋而學之事爲誦

習無疑王氏困學紀聞引虞溥厲學誥曰聖人之道

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

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

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

忠才不及而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為智不勤教無以為仁

馬注云云疏曰說文子象人形因以為男子之通稱

則以子配字如子游子真是也後又為有德者之尊

稱則以子配氏如有子曾子是也後又以尊稱其師

則以子加氏上如子沈子子公羊子是也此經直言

子曰者皆指孔子邢疏謂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

言氏人盡知之也曰說文詞也从口乙象口乞出也

王注云云疏曰周禮大司樂興道諷誦言語鄭注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五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說文讀籀書也謂抽繹其義

蘊此皆析言之也渾言之古之誦習即今之讀書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注包曰同門曰朋也

釋文朋蒲宏反有或作友非樂音洛白虎通義辟雍篇引有朋作朋友

正義曰此節言為學以及人也學記云獨學而無友

則孤陋而寡聞故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

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學貴乎其能

羣也有釋文本作友白虎通又引作朋友中庸言天

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

交也而大戴記禮三本又言天地君親師蓋朋友該

師徒而言故白虎通以朋為弟子夫子及門三千身

通六藝者七十七人考史記弟子傳子夏子貢子羔

奚容蒧句井疆廉絜來自衛子張公良孺來自陳樊

遲后處公哲哀步叔乘來自齊司馬牛來自宋子游

來自吳公堅定叔仲會來自晉秦祖壤駟赤來自秦

公孫龍任不齊秦商來自楚皆不遠千百里而來孟

子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皇疏引江熙

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遠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六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且至況其近者乎蓋道同志合聲應氣求如六律

之調和如八音之諧暢天機洋溢鼓舞盡神所謂樂

也樂說文从樂象鐘鼓之形木其柶也詩關雎二

章言琴瑟友之三章言鐘鼓樂之樂與友自有眾寡

之分而說與樂更有內外之別故陸氏釋文曰自內

曰說自外曰樂譙周謂說深而樂淺者非也

包注云云疏曰此注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作鄭曰

易蹇卦疏周禮司諫疏引鄭注三省章曰同門曰朋

同志曰友公羊定四年何注亦同疏謂出倉頡篇而

鄭君注周禮大司徒又云同師爲朋同志爲友者皇疏謂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友義本通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注愠怒也凡人所不知君子不愠之也

正義曰此節皇疏有二釋一言古之學者爲己人不

見知而不怨一言教誨之道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而

不怒集解謂凡人有所不知則以後釋爲是學記曰

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舍之

以俟其知即此經不愠之意李充云君子忠恕誨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倦何怒之有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肄終於

教授也蓋夫子一生自言學不厭而教不倦時習而

說學不厭也朋來而樂不知不愠誨不倦也人有所

不知不可以言怨人苟不見知不可以言怒考之說

文及詩毛傳愠之本義皆訓怒而不爲怨所謂不愠

者謂不加責怒循循善誘此善與人同成人之美之

君子也釋文引鄭注愠怨也怨字安知非怒字之誤

而後儒多以人不知爲人不知考之易文言遯世不見知而無悶中庸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人有不見

知或言問言怨言尤而斷不至顯形於怒况夫子常

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不患人之不知知患己

無能也不患人之不知知患不知人也君子病無能

不病人之不知也屢言人之不見知而必曰不已

知蓋因此節之人不知謂君子教人人自於學有不

知非謂人之不知己也故於彼四處特加己字以別

之後漢書儒林傳注引魏略曰樂詳字文載黃初中

徵拜博士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

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魏書儒林傳張偉字仲業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勤於教訓雖

有頑固問至數十偉告諭殷勤曾無愠色門人感其

仁化事之如父此得不知不愠誨人不倦之意者也

故愠字之解確而知君子善於誘人知說字之解確

而知學之急於求己知要之聖人之學不外讀書明

理以求智精義復禮以全仁而盡其所以爲君子故

論語首篇以爲君子定其歸時習而說成己之智也

朋來而樂不知不愠成物之仁也終篇以爲君子提其要而知禮以成己知言以知人合之知命以知天

始終不外乎致知夫學至於知人知天則仁之至義之盡而知止於至善智已入於聖矣故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何注云云疏曰說文愠怒也本義也韓詩車轡傳愠也左傳釋文愠怒也同母之引申也倉頡篇愠恨也同韻之引申也詩孔疏引說文愠怒也怒蓋怒字形近而誤鄭君注猶是也周語芮良夫曰所怒實多則怒又怒字之訛

有子曰注孔子弟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鮮注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一 九十四明微書 約圖刊本

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也言孝弟之人必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釋文弟大計反本或作悌下同好呼報反鮮仙善反皇本高麗本弟作悌詩思齊疏孝經事君章疏引無好字

正義曰朱注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朱子意與何解同皇疏云好心欲也犯諫爭也上君親也言孝悌之人必以無違為心恭從為性若有欲犯其君

親之顏諫爭者此人少也引熊埋云孝悌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

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當不義而諍之尚無意犯上必不職為亂階也邢疏謂皇氏熊氏違背注意焦氏理堂補疏曰凡在己上之人必恭順而不犯其不好犯君親益不待言皇熊切言之與注意亦不違背蓋犯顏而諫在唐宋以後視為臣道之常而聖人則以為忠誠之變如龍逢比干不得已而為之故雖或犯顏直諫而心實不好也如漢書蓋寬饒傳云好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一 九十四明微書 約圖刊本

言事刺譏奸犯上意顏注奸音干干犯上意即犯上又敘傳云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後漢書荀彧亦云田豐剛而犯上犯上為犯顏而諫古之通義也表記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鄭注亂謂違廢事君之禮為亂即此所云作亂非必悖逆乃為作亂也皇氏熊氏尚知古人事君之禮故用以說此經邱光庭兼明書以犯上為干犯君上之法令朱子集註以作亂為悖逆

爭鬪之事夫孝弟之人不犯法令不悖逆爭鬪何待
有子言之乎蒙案在上之人不一而君親其重焉者
也犯上之事亦不一而犯顏其微焉者也上固可該
君親犯亦可通爭諫曲禮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
有犯而無隱犯本爲人上者所不禁亦爲人下者所
或有然必出於萬不得已之苦衷而後爲此大不自
安之變計所惡者惡其好不惡其犯也夫所好而出
於犯上必其生性乖戾堅僻驕陵自恃才能目無尊
長則一好無所不好一犯無所不犯充其類之所至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十四 明嚴書
約圖刊本

必至於悖逆作亂而後已曾子事父母篇曰孝子之
諫達善而不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公羊莊
三十二年傳謂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先軫憤激於歸
囚因免胄而死敵鬻拳計出於兵諫遂別足以守闔
當時或諒其愛君後世深恐其害義此春秋防微杜
漸之意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子曰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
辯也夫犯上作亂相因而起有子究其禍於作亂而
探其本於孝弟所以立千古臣子之鵠者至深且遠

蓋以作亂必始於犯上而孝弟必不爲犯亂何則人
苟蔑其君必常慢其親而後敢於爲犯逆人苟忘其
身必先忘其親而後甘於爲亂亡若孝弟爲百行之
本萬福之源安得復有犯上作亂之事鮮矣未有雖
語有抑揚而斐皆斷其必無也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孔子弟子傳有若少孔子四十
三歲集解鄭元曰魯人今家語云字子有少孔子三
十六歲或云古有巢氏之後不足信也荀子云有子
惡臥而焮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十三 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云鮮少也者爾雅釋詁鮮罕也皆匙
之借鮮與匙同母也鮮與罕同韻也釋文引鄭注鮮
寡也則又同義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注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也孝弟也者其爲
仁之本與注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也
釋文與音餘孝經敘疏北史引與皆作歟後漢書延
篤傳北史孝行傳隋書孝義傳引弟作悌考文足利
本無爲字王恕石渠意見捫蝨新語皆以仁當作人
正義曰說文木下曰本故朱子以爲猶根也學記三
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

本木之源猶木之本也務說文訓趣謂敏於事蒙案當為懋教之借說文懋勉也教彊也爾雅務訓強公羊定二年傳不務乎公室也荀子大略篇務其業而勿奪其時何休楊倞皆訓務為勉朱子以為專用力是也為仁初學記諸書皆引作為人與上其為人也本一貫經傳人仁二字多通用如本草桃仁杏仁木或作人此經并有仁焉仁為人之借問管仲人也人為仁之借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仁作人觀過斯知仁矣後漢書吳祐傳引作人是其例也與歟之借說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十四 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文段注云詞之舒也說苑建本篇引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蓋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未有其本亂而未治者亦未有薄所厚而厚其所薄者人苟專用力於孝弟或修道於下而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孝弟即為立身之本或行道於上而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孝弟又為出治之本推之齊家治國平天下放之四海而皆準施之萬物而無窮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呂覽云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則又歸本於孝禮哀公問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是以孝經曰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疏引論語鄭注云孝為百行之本言人之為行莫先於孝夫子常曰吾行在孝經志在春秋春秋時多犯上作亂之人其源皆由於不孝不弟爰本魯史作春秋挽之於已事之後與曾子述孝經明之於未事之先惟是孝經舉天下之理皆歸之於孝而有子則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十四 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孝弟以達天下之理救天下之亂其言貫徹本原實與孝經春秋之義相發明此有子之言所以為似夫子也何注云云疏曰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孟子親親爾雅基訓始廣雅本訓始基為牆之始本為木之始一義之引申也包注云云疏曰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孟子親親仁也仁之實事親是也管子戒篇孝弟者仁之祖也房元齡注仁從孝弟生也皇疏引王弼曰自然親愛

為孝推愛及物為仁後漢書延篤論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則以孝弟為行仁之本義本憚然乃又曰仁以枝葉扶蘇為大而孝以心體本根為先自後魏有先後大小之論宋有體用性情之辨徒以一字之借而生節外之談似可不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

也仁
皇本仁上有有字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說文仁从二人古文从千心左襄七年傳參和為仁禮中庸表記仁者人也謂人與人相親偶也故朱子以仁為心之德愛之理又云愛之理乃所以為心之德不可離愛以言仁也仁者務以親愛待人其辭氣多遜順其顏色常和厚而巧令者朱子謂其致飾於外務以說人皇疏謂此人本無善言美色而虛假為之引王肅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蓋色取仁而行違假託親愛之名而無親愛之實即其所以巧令之意其居心多不可問禮記仲尼燕居曰給奪慈

仁大戴禮文王官人曰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又曰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皆誅心之論也書皋陶謨曰巧言令色孔壬爾雅釋詁壬佞也佞从仁从女所謂婦人之仁似仁而非仁故曰鮮矣仁言鮮者絕無可知也故曾子立事篇曰巧言令色難於仁矣夫容貌辭氣顏色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固不可不留意所惡於巧言令色者惡其為巧令非惡其留心言色也

包注云云疏曰巧好同韻幽部字令善爾雅釋詁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子曰注馬曰弟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

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

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省悉井反視也為于偽反又如字傳直宣反鄭注云魯讀傳為專今從古皇本高麗本交下有言字荀子勸學篇三作參史通序傳篇引作吾每自首吾身

正義曰爾雅釋詁省察也說文省視也从倉省从少中木初生也古文从少从目謂察之於微也三者皆及人之事而曾子則反求諸己釋文引鄭注謂思察己之所行也朱注引尹氏謂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大戴禮有曾子十篇所云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又

云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行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又云君子疑以終身此皆返躬日省之意也三省者每日省此三事或讀三為息暫反謂一日之中三回首察不敢暫時或忘也忠說文敬也从中从心忠本以心言引申之凡自盡皆曰忠故程子云盡已之謂忠信說文誠也从人从言信本以言言引申之凡誠實皆曰信故程子云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傳之於人不經先習而妄傳豈不誤人故邢疏以為傳惡穿鑿也毛大可云傳授也非受也是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一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曰傳業漢儒林傳傳業寢盛後漢甄宇三世皆傳業是也受曰受業後漢包子良受業長安杜撫受業於辭漢是也傳恐不習者如董仲舒傳公羊春秋其所傳弟子惟東平嬴生不乖所傳餘即開門授徒轉相浸易故申公設教勿使傳疑疑者即闕而勿傳此明證也蓋三者皆及人之事本是一例以見物我之無閒內外之交修而皇疏引袁氏云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以古人言必稱師也或遂以傳為傳於已而恐不熟習則於人無涉而省諸身亦常事矣

馬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顏氏家訓云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宋祁筆記云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非老而學也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得無猶無得也素本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注馬曰道者謂為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一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井為乘百里之國者通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釋文道音導本或作導乘繩證反千乘大國之賦也皇本高麗本道作導隸釋載漢殘石經乘作乘說文同

正義曰道本作導訓引導誘導从寸為法度故包氏訓治馬氏謂為之政教邢疏云馬據道之以政包據道之以德其實有是德始有是政要必內外交修人已交飭也千乘出車之法後儒多從馬注漢書刑法志云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

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一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班志似爲馬注所本所云司馬法他書引之者非一其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鄭君周禮小司徒注所

引詩甫田箋亦用之者也其曰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此服虔左傳注所引見於詩信南山正義者也鄭君注論語亦引司馬法但欲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故不引邱甸而引通成其下又引一車七十五人參合二文爲一小司徒賈疏以一車三十人甲士多步卒少爲畿內采地法以一言車七十五人甲士少步卒多爲畿外邦國法而一言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一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通成一言邱甸則以通治溝洫與實出稅者又有異也黃先生曰古司馬法馳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輜車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廢養五人樵汲五人合馳車輜車之百人爲一乘其法有成出一乘者以助法言也成方十里九百夫之地以助法之有公田者除之實得八百夫賦法入家出一夫則一成得出百夫也有甸出一乘者以貢法言也貢法無公田以每井九夫計之甸六十四井得五百七十六夫以八家出一夫計之則一甸出七十二夫適足馳車

步卒之數也其法又言成出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此統馳車輜車之士徒撮舉其重者言之也周法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徒二十人者伍長是也士十人者下士爲二伍之長也周官言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與乘古字通用稍人掌邱乘之政令邱乘卽邱甸是甸出兵車步卒以九夫積算之法軍旅以五爲數而獨以四兩爲卒縣師云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既曰馬曰車而又曰牛曰輦既曰伍而又曰卒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三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是馳車輜車通用百人之法書序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是虎賁爲百夫長之法漢志稅以足食賦以足兵稅取諸公田故論成出一乘之法必除公田一百夫之地以給十一之正供賦取諸私田故統一成八百夫算之八家同井卽八家相更以出賦卒孫子用閒篇言興師十萬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曹注云一家從軍七家奉之此周法也左傳晉城濮之戰用三軍見僖公二十八年而成公二年傳云城濮之賦七百乘言七百乘者分兵車輜車數之凡

軍制每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當合用兵車輜車之百有二十五乘分數之則軍用二百五十乘三軍用七百五十乘時少五十乘則爲七百乘此晉新作三軍制之不足於古者也成公二年伐齊亦三軍卻子因之請增至八百乘欲別遣師以出奇計則增五十乘晉制之有加於古者也後儒申包注者云十井出一乘成方十里則百井出車十乘同方百里則萬井出車千乘乘七十五人周官徒役家一人三鄉出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三軍三軍五百乘而已千乘則闔境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三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所出也案古者一成之地山馳車輜車一乘共用百人媻以馳車七十五人之數算之則百人爲卒有畸零之數說既非矣十井除去公田止有八十家使出一乘民力難堪三軍用五百乘二次出軍家各就役民力所必不堪也

馬注云云疏曰引司馬法者漢書藝文志有軍禮司馬法一百五十五篇漢儒每引以注經釋文引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說於

限也云包依王制孟子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對北宮錡言周室班爵祿
說與王制同趙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孟子答慎
子又言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地非不足而
儉於百里是皆包氏所依也王氏鳴盛曰自何休注
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
一乘包咸亦謂十井為乘何楷辨之謂使十井出一
甸之賦則其虐又過於成公之邱甲此說精矣今考
王制云云康成以為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齊魯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大都據初制而言職方氏
賈疏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尙狹至武王崩成王
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於
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周禮大司徒所云是也
王與之云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百里七
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并吞無厭之心若今之
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為過也左襄二十
五年傳子產對晉人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
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亦救

時之談非核實之論也黃先生曰周官公五百里侯
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以出賦之地
言也孟子答北宮錡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本諸舊聞以制祿之地言也其答慎子以齊
魯俱封百里或謂孟子於籍亡之後未見周禮遂以
制祿之數為封疆之數或謂周初承殷制三等之封
周公斥大之以三等之封為制祿之地孟子據周初
言其小以抑慎子也王制作於漢博士在文帝十六
年分封諸王之時賈誼眾建少力之計行而博士承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旨定制審時宜以合上意在周官書未行之前而其
說依據於孟子下逮白虎觀諸儒不敢違祖訓而參
異說當時遂成定論然畿內列侯大夫元士之班祿
同於畿外之班祿則可而畿外列侯之封疆同於畿
內之列侯大夫元士不可也況周官之必不可妄駁
也耶

敬事而信注包曰為國者舉事必
敬慎與民必誠信也節用而愛人注包曰
不奢侈也國以民
為本故愛養之也使民以時注包曰作事使民必以
其時不坊奪農務也
未石經敬作欽避諱也

正義曰敬說文肅也从支从苟苟自急救也曲禮曰毋不敬何允注在貌爲恭在心爲敬釋名敬警也恆也恆自肅警也心能振肅則遇事專一不外散故程子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太公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治大國者承天王之爵土守祖宗之廟社凡事不可不以敬慎自持也信說文訓誠从人言古文从人口又从言从心謂言出於心無虛偽也引申之爲凡誠實之稱凡事敬於己尤必信於人故程子言主敬周子言存誠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曰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治大國者地大人眾以一人之教令聯萬姓之性情與民不可不以誠信相孚也愛說文作恣廣雅釋詁愛仁也子謂樊遲曰仁者愛人韓子原道博愛之謂仁莊子能愛利人謂之仁說苑說叢篇愛施者仁之端也人者對己之稱言人所以賅臣民愛人者本仁心以爲仁政也然必先之以敬信樊遲問仁子曰執事敬子張問爲仁子曰信則人任焉是敬信所以全仁卽所以愛人之本也節用者愛民財也時使者愛民力也易曰節以制度不

傷財不害民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

以爲出周禮天官以九式均節財用而復有太府玉

府內府外府之屬司會司書職內職歲之官無非爲

制節謹度而設此皆愛民之財也王制用民之力歲

不過三日周禮均人凡均力政豐年用三日中年用

二日無年用一日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役之禮

任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師之禮用眾也左傳莊

公二十九年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

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周語單襄公曰雨畢而除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水涸而成梁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所謂大役任眾之時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芟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左傳隱公五年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周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所謂大田簡眾之時也至於大師用眾或出於事之不得已如成湯舍穡事而伐夏周宣當六月而興師而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務當以小民稼穡之艱難置於深宮之寤寐而度其早晚計其豐凶刻刻以不違農時爲念此皆愛民之力也諸侯之制雖與天子不同

而千乘之國其大致不甚相遠要以敬信裕愛人之原節用時使行愛人之政此孟子對齊梁大國之君所以不外仁心仁政也子謂子張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恭寬信敏惠實與此章相表裏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注馬曰文者古之遺文也

釋文孝弟音悌汎字劍反行下孟反朱注如字讀皇本孝弟弟作悌左襄廿八年疏引汎作汎韓文讀墨子引作泛荀悅漢紀孝元帝論以學文上有可字謹信仁文通叶真文部

正義曰皇疏弟子猶子弟也子善父母為孝弟善兄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三十四 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長為悌父母親故云入兄長疏故云出也接外之禮

唯謹與信向明事親此辨接外也說文謹慎也謹與

信皆从言引申之可通於言行故朱注云謹行之有

常也信行之有實也汎或引作汎泛廣雅釋詁博也

釋言普也故皇疏訓廣汎與泛皆借字當以汎為正

親廣雅釋詁近也朱注眾謂眾人仁謂仁者以用也

餘說文饒也廣雅盈也謂弟子年富力強饒有盈餘

之才力也故論衡效力篇云人有知學則有力矣能

學文有力之驗也文古之遺文皇疏即五經六籍也

謂詩書禮樂易春秋漢謂之六藝故釋文引鄭注云

文道藝也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

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

焉履大節焉盧辯注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大學

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

五入大學是也此天子教子之禮也尚書大傳曰公

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

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

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年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三十四 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謂諸子性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

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

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至漢書食貨志曰八歲入小

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

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則又概言

弟子入學之期也顏氏家訓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習慣如自然又引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蓋以弟

子年力有餘天性未鑿觀曲禮內則少儀諸書以及

管子弟子職賈子保傅篇其小學所教者無非灑掃

應對進退周旋之節孝悌謹信親師取友之方而又
用其優饒之才力使之讀書論文藉以稽考聖賢之
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以為修齊治平之本迨十五入
大學而三年習一經至三十而成立通經足以致用
經明而行益修朱子所謂小學先行後文大學先文
後行者是也自邢疏本莊子天道篇注以有餘為閒
暇遂不得不淺言文而尹氏以學文為辭章洪氏以
學文兼儀文戚鶴泉以學文為識字則與夫子四教
之文不合矣

明學子論集解義疏 卷一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古之遺文即六經史漢謂之六藝毛
大可云古有六藝家經解六教是也孔子世家謂孔
子成六藝序書贊易刪詩定禮正樂修春秋弟子身
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通詩書禮樂者蓋三千焉漢儒
林傳博學乎六藝之文淮南子孔某通六藝之論皆
指六經言自鄭康成與林孝存爭周官得失凡少儀
學記中藝文之藝皆注作周官藝物之藝以致徐幹
作藝記直實以六物焉

子夏曰賢賢易色注孔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 事父母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注孔子盡忠節不愛其身也 與朋友交言
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釋文夏戶雅反

正義曰賢賢賢人之賢也皇疏又一通云上賢字猶
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尊重賢人則改易其平
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蓋曾子省身皆及人之事
傳謂傳於人三句本一例子夏論學皆克己之功色
謂己之色四句亦一例也致說文送詣也从攴至魯
語注訓歸故朱注以為猶委也父母言力事君言身

明學子論集解義疏 卷一 三十五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皇疏以為親主家門非患難之所故云竭力臣主
捍難禦侮故云致身要之力與色叶身與信叶上下
以就韻亦互詞以見義也皇疏引王雍曰言能行此
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生而知者上學而知
者次若未學而能知則過於學矣蓋假言之以勸善
行也朱注引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
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
文學名而其言若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朱
子曰子夏言有能如此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

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陸稼書謂此章是子夏想實行之人而因思實學之難學對行說專指讀書窮理天下實行必由平實學自古篤行之人皆好學之人未有不讀書不窮理而能篤行一無虧欠如是者人能若此或疑其由於生質之美未必皆學問思辨之功於是有謂何必讀書者矣有謂盡倫卽是學更別無學者矣不知此種人非浮華之人所能到亦非徒愒福無華厚重少文之人所能到若不學而能如此便是生知安行而生知安行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人不可多得其必從讀書窮理來無疑也雖曰未學黃先生謂假設之虛詞與雖賞之一例而或乃以實詞解之皇邢二疏以未學爲生質之美或又以爲未習訓詁辭章之學則虛詞而以實意解之是未識古人抑揚反覆之辭氣也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集解引家語曰衛人鄭元曰溫國卜商索隱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子夏序詩傳易孔子

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云以好色之心好賢者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能以好色之心好賢是改易其所好也易讀入聲漢書李尋傳論天象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於此顏注尊上賢人輕於色也易訓輕易讀去聲又遠色貴德之意是皆以色屬人不屬己與下三句體例不符云盡忠節者皇疏致極也士見危致命故云不愛其身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注孔曰固蔽也一日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重厚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蒙案集解以學爲讀書朱子以學兼知行陸稼書謂首節是主敬次節是存誠重卽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卽重而威也不重則孟子所謂暴其氣學必深沈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疏此善申朱注者也揚子法言修身篇云言重則有法行重則

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幸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蓋君子所學無一不貴厚重而此章之學似當以學禮言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賈子道術篇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困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輟禮運曰禮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樂記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是以聖賢之學不外致敬以勤禮惟人有禮義故動作有威儀威儀者後人所藐視以為在外最羸淺之事而不知古人即此以為定命之符故洪範五行傳以貌言視聽推五事之災祥春秋內外傳以俯仰高卑占一時之休咎固如天保定爾亦孔之固韓詩外傳曰言天所以保定人之甚固也荀子儒效篇云萬物莫

足以傾之之謂固詩曹風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毛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易文言傳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程叔子謂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誠於內斯形於外制乎外即以養其中學者要必敬義夾持內外交飭而後德性堅定學識深純聖門傳道惟曾子傳經惟子夏二人乃厚重少文篤信謹守之儒故相士之方先器識而後文藝學問之道取高明尤貴沈潛

孔注云云疏曰云固蔽也者案固有二義一為堅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三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解後一說是也一為蔽固孔注說是也曲禮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鄭注固謂不達於禮是由於不學所以蔽塞不通學則達於禮而不固矣邢疏申孔注固訓錮蔽以學則不固別為一節朱子嫌其句法參差游定夫張橫渠皆同邢說非也然皇疏訓蔽為當猶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蔽云雖學不能當道理是欲合孔何為一而強用詩三百章之包注殊非孔義也一日云云疏曰此注明係何氏別引一說而皇疏亦以為孔注誤也云敦重者中庸敦厚以崇禮易傳安

士敦乎仁敦乃惇之借說文惇重二字皆訓厚周語所謂惇龐純固是也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鄭曰主親也憚難也

釋文無作毋云音無本亦作無憚徒旦反宋刻九經本無作毋

正義曰皇邢二疏皆以三句連作一節主與下友字對曾子制言上曰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孔巽軒補注主若主顏譬由之主鄭君訓親謂奉以為主而親近之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固不可不慎也中心為忠人言為信朱子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一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在己無不盡之心為忠在人無不實之言為信析言之也程伯子曰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程叔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渾言之也而此句古注與下二句合為一節則以忠信之人言蓋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事皆無實故易傳曰忠信所以進德禮器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子以四教文行之後必繼以忠信法言重黎篇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以忠信之人為主而親近之則相孚以誠所與皆實心實言而學有所主德日進

於高明矣無釋文作毋說文毋止之詞也皇疏以此句連上句謂擇友必以忠信為主不取忠信不如己者耳不論餘才也是則不如己乃不忠不信與己相反而違於道者也陸子靜曰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大小不必齊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

同此則是異此則非陸子之說與疏合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也夫子嘗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忠信如己而又勉其好學豈忠信不如己而可與之共學乎說苑孔子對哀公曰夫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一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願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謂不忠不信而與己大相反者也或以不如己為不及己曾子制言中引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呂覽觀世篇所引略同又驕恣篇引仲虺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注引此經以證說者謂如

不如計較優劣既無問算問不能之虛衷又乏善與人同之大度且已劣人人亦劣已安得勝於己者而友之不知同志為友與泛交不同交則不妨泛愛以容眾友則必須小心以擇善此夫子所以有益友損友之辨皇疏引蔡謨云本言同志為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不謂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己所以進也下同乎不如己所以退也求友之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己所以進德修業成天下之聲譽今言敵則為友則直諒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誠

明男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奚所施也蓋友者親之之詞較主為尤密故以己親人不容冒昧以致損而人之親已特無嚴拒以招說此尊賢容眾泛愛親仁所以並行不悖也朱注勿亦禁止之詞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黃先生曰鄭注憚訓難是明知宜改而心有所難或自慮表暴或苟為因循雖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而終不改也陸稼書謂當如天之風行雷動故易象傳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

則遷有過則改書曰改過不吝患不在自知之不明而在自治之不再也汪氏琬曰易於頤卦之後系以大過其在頤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聖人以為言語飲食特細故耳及其不慎不節則必為過之大者繫辭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知而不行此即改過之道也吾謂善改過者始乎悔而成乎勇

明男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云主親也者說文主鏡中火主也从呈象鏡形从彡象火主蓋夜必以火為主人所親近也父說文作𠂔謂从又執杖古鐘鼎文皆作𠂔為又執一蓋父為一家之主最親者也君从尹口口以發號尹為又執一故君為一國之主最尊者也由是漸推漸遠引申之則為主客之主而友从二又則交相佑助親如左右手也云憚難也者說文憚忌憚也一日難之也是注所本皇疏勿猶莫也友主切磋若有過失當更相諫諍莫難改也又引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為貴謂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是皆通上一二句為一節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注孔曰慎終者喪盡其也人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

正義曰此言喪祭之禮先王以孝治天下也終父母之喪也慎終者雜記所謂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者是也檀弓曾子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蓋孝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喪致乎哀不敢不勉不忍於其終而忽之也遠祖宗之祭也追遠者中庸所謂修其祖廟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一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設其裳衣陳其宗器薦其時食者是也儀禮喪服傳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祀思敬所以追孝不敢以其遠而忘之也至喪禮亦有所謂追遠者坊記曰賓禮每進以議喪禮每加以遠檀弓子游曰浴于中饋飯于牖下小殮于戶內大殮于牀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親之終遠之始也反哭練祔所以追遠也曾子能全孝道夫子授之以孝經子曰孝子之喪親

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又曰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禮經解曰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無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曾子此章蓋本孝經以立言夫乃知先王之以孝治天下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一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喪祭之禮盡之矣皇疏引熊埋云欣新忘舊近情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棄是以慎終如始則豈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而人敬之也此泛言終與遠而不指喪祭似非曾子立言之意也孔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君上能行此二事則民下之德日歸於厚此卽篤親興仁之意也一云君德既厚則民咸歸依之經文明言民德注云化其德並非歸其德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

抑與之與注鄭日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也子貢弟
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

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耶
釋文貢本亦作贛音同之與音餘抑於力反漢石經
子貢作贛抑與作意子同音借字

正義曰陸稼書云夫子在當時如祥麟威鳳所在傾
動如宋之厄匡之畏陳蔡之圍其必不能與夫子合

者不過一二人如道不行之歎祇歎其不能奉社稷
以從耳若夫心說誠服隨處皆然其邦之安危治亂

必聞之其俗之貞淫奢儉必聞之其先世之典章制
度其君臣上下之淑慝臧否必聞之雖不得一試其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聖三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期月三年之效而見聞益廣起發益多後日刪詩書
定禮樂修春秋多得力於此自流俗觀之有莫測其
所以然者此子禽所以有求與之間也朱注抑反語

詞

鄭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

孔子三十一歲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漢石

經賁作贛贛賜也古人名字必相應賁借字也子禽

史記不列弟子傳而於子貢傳述陳子禽之問答家

語七十二弟子篇曰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

孔子四十歲家語王肅偽撰雖不足據而陳亢嘗從

伯魚聞詩禮問一而得三檀弓又載陳子亢止殉葬

之非禮且此經開口曰夫子則決為孔子弟子鄭君

必有所本史記偶失載也朱子又引或曰亢子貢弟

子豈以陳亢常擬子貢於夫子而附會之耶蓋誤讀

鄭注子貢弟子四字作一句也漢書古今人表分陳

亢陳子亢陳子禽為三人更無定見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

異乎人之求之與注鄭曰言夫此行此五德而得之

與人之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聖三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宋石經讓避諱作遜考文足利本作夫子之求也其
諸異乎人求之與一本求之與作求之也與皇本作
求之與也史記弟子傳引作求之也

正義曰聞其政與知其政異知或出於臆度聞必由

於告語夫子之必聞由於人君之願與而夫子之所

以必聞實由於五德之感人而樂與故聞必本於告

人君之樂告人君之自與也告非出於求夫子之必

聞乃夫子之自得也與不與權在人得不得權在己

此其所以必聞也此其所以異乎人之求之也穀梁

隱公三年傳曰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蓋

春秋有孔子列國景仰如泰山北斗莫不想望其丰采而未經親炙敬信之至不免有嚴憚之心豈知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故厲而先溫威而不猛恭而能安而望之儼然者即之也溫一見晉接之餘德盛禮恭眸益現於面背可敬彌覺可親盛德之感人如太和之動物不言而喻不介而孚令人如坐春風如愛冬日有不知其所以然而不能不盡情傾吐樂為告語者此夫子過化存神之妙也五者皆柔德鄭注言五德朱注言五德之容有是德乃有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容謂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是也溫盥之借說文盥仁也爾雅釋訓溫溫柔也詩小宛傳和柔貌抑傳寬柔也燕燕箋顏色和也荀子修身篇溫溫有潤澤之貌故朱注以為和厚也良說文善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容良注良謂樂易也溫良古人多疊用周書諡法解溫良好樂曰良儀禮喪服傳注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是也恭諡法解正德美容曰恭尊賢敬讓曰恭皇氏恭近於禮疏恭是遜從貌思恭疏謙接謂之恭儉說文約也謂簡約也廣雅釋詁少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儉然侈然注儉自謙卑之貌讓讓之借說文推也朱注謙遜也恭讓古亦疊用字書堯典允恭克讓言信能恭讓也賈子道術篇欣懼可安謂之熅反熅為驚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鬻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媒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為侈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皇疏敦美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侈從約謂之儉推人後已謂之讓此皆善言五德者也朱子以恭訓莊敬黃先生以良為諒訓信實但敬信非和易謙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冲氣象令人或生嚴憚未免關其口而奪之氣其實盛德之容雖五而即之也溫一溫字足以貫之然夫子又非一於溫柔也及聽其言也厲而議論必規於正謀畫難干以私列國之君臣或嫌其迂闊或忌其正直一轉念閒私意漸起此其所以不能奉社稷以相從而列國之政事夫子已耳熟能詳矣其諸語詞見公羊桓六年閔元年僖二十四年宣十五年等傳鄭注云云疏曰云人君自與之者此據邢疏本史記集解引同皇本作人君自願求與為治也蓋得由於

與朱子意同陸稼書謂天下人無不可以感動也皇
疏引顧歡謂非求非與直自得之其故何也夫五德
內充是非自鏡夫子求知乎已而諸人訪之於聞故
曰異也抑知聞必由於告無所告即無所聞非與將
何所得耶又一通引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國入其
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恭儉讓則知其君
之溫良恭儉讓也然經文明以五德屬夫子而何以
觀之於民耶此必不可通之說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注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聖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乃觀其行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之道也

正義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不忍一日死其親豈以存
沒而改變其心況父之所行合於道義則父作子述
繼志述事此武周所以稱達孝也後世人心不古春
秋以降如孟莊子之不改父臣與父之政者卒少其
人父目未瞑子將跨竈田舍翁之土障麻紉徒資笑
談或以舊日之設施為樸隘而自炫其才華或以先
朝之制度為謹嚴而漸弛其防檢使令之婢僕因積

嫌而棄若弁髦顧命之大臣以嚴憚而視同芒刺柄
權在握揮霍從心不顧是非動矜劫作俗諺所謂一
朝天子一朝臣此痛心之論也夫子有慨於此而思

孝子之不忘親者一再言之此節三句宜一貫讀觀
其志觀父在時之順親否也觀其行觀父沒時之背
親否也迨至三年之久而不以存沒易其心則其終
身不改可知也此終身慕父母之大孝也三年者天
下之通喪也禮坊記引三年無改而以高宗梁闔三
年不言為證曾子本孝篇孝子父死三年不敢改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聖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之道故孔注以在喪哀慕言即喪期以驗其久也汪
容甫三九釋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為其
為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蓋父之道行之合
於道者也若所行之非道則大禹之幹蠱嗣與蔡仲
之改行帥德又以善改速改為孝不得如章惇高拱
之邪說專以紹述為名而不論道之合與否命之治
與亂也

孔注云云疏曰孔以其志其行謂子之志行故皇疏
云其其人子也錢氏大昕則以為父之志行觀志謂

先意承志諭之以道觀行謂善繼善述但下文明言父之道則別乎父而曰其志其行其者其子非即其父也且父之志行何以僅曰觀而已耶葉氏適習學記以三年無改爲句謂終三年而不改在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然明曰父之道所以不可改初非謂事父之道留子可互證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正義曰朱注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四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

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注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

漢石經作亦不行也無可字公羊宣九年傳注引末三句作孔子曰

正義曰朱注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

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

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意與

馬注合蒙案此兩節俱爲放蕩者戒陸稼書說是也

禮中庸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仁也

尊賢義也仁之至義之盡而節文斯二者謂之禮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教者教以禮所

謂天秩天序也禮非逆乎天之理拂乎人之情而強

爲此拘苦繁瑣之節也古先王緣情制禮本性作儀

因父子之有親制士冠之禮而爲醴醮祝字以行之

因君臣之有義制聘覲之禮而爲堂廉拜稽以行之

因夫婦之有別制士昏之禮而爲笄次帨釵以行之

因長幼之有序制鄉飲酒之禮而爲盥洗酬酢以行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五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因朋友之有信制士相見之禮而爲雉牯奠授以

行之本天理之節文爲人士之儀則無非出於性之

所固有發乎情之鳥可已大而朝覲會同冠昏喪祭

小而衣服飲食揖讓周旋誠有如此則安不如此則

不安者不啻芻豢之說我口安宅之適我身初非強

人以所難能責人以所本無也易繫辭曰履和而至

序卦傳曰履而泰然後安故禮之體雖主於敬而禮

之用本出於和管子心術篇上禮者因入之情緣義

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董子繁露天道施篇曰夫禮

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曰
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
所以安其情也荀子曰先王制禮所以養人之欲給
人之求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
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怠惰偷懦之為安若
者必危苟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
則兩得之矣此皆言禮之未嘗不和也故曰義以為
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
不敬有子特拈出一和字以見敬之無不和則禮本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於性情生於仁義在我而非由外鑠此即孟子性善
義內之旨也自老莊申韓誤視禮教為先王束縛斯
人之具而放蕩者流惑其邪說遂沿為魏晉之清談
以品節為拘苦而厭之以儀文為繁瑣而去之競高
脫略簡率之風卒成悖逆犯亂之禍此其人非特不
循禮不知禮而大壞先王之禮教即大傷天地之和
氣且猶流蕩忘反詡詡然自以為知和也豈不謬哉
春秋之時異端已兆有子特揭禮中之和以示其本
源折其邪說見禮由和用所以範圍大小之事而誤

於禮外求和者失其和害其禮而和歸於無用禮至
於不行亦不可行者實不可行也漢石經無可字與
有所不行上下兩句相呼應此章專戒放蕩無疑蓋
後世放蕩者多拘束者少故重戒一於和之不可行
而首揭禮之用和為貴則禮之非由拘束意亦未嘗
不昭昭也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馬注並不以和為樂而皇疏以禮之
用四句為一節謂先王之道禮樂同原所以為美以
小大由之二句為一節謂用禮不用樂禮勝則離也
以知和而和三句為一節謂知和不知禮樂勝則流
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
亦不可行也其意蓋以樂記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
與天地同和二句推說而不知禮中本自有和經文
初未言樂也近解以上節戒拘束下節戒放蕩亦非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注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
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
故曰近注包曰恭不合禮非禮也
於義也注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
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注孔曰因親也言所親
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
釋文近附近之近又如字遠于萬反皇本宗下有敬
字因孔注而衍也說文繫傳通論引禮曰因作加說

苑修文篇引中二句作孔子曰

正義曰朱注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閒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蒙案因姻二字古通借詩我行其野不思舊姻白虎通義引作因左襄四年傳伯因史記正義引世紀作伯姻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切經音義云古文姻媾二形今作因此經因本當作姻謂外親也儀禮士昏禮記注女氏稱昏壻氏稱姻禮經解注又以壻曰昏妻曰姻要之姻是外親之總名見左襄二十三年傳故周禮大司徒云孝友睦婣任恤注淵親於外親也宗同姓之親也爾雅釋親同姓為宗族異姓為黨禮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也有五世則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五日宗以族得民詩公劉篇君之宗之蓋宗有五繼別之大宗一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小宗四皆所以收族而為族人所宗主親於異姓之姻黨也故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野客業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說之碑亦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徐鍇說文繫傳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是皆以姻為結親也謂人之結親聯姻不可造次苟不失其可親之人則日後有所宗主亦無異同姓之親此亦謹始慮終之意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此章大旨無非謹慎小心故不敢曰合而曰近日遠不敢曰必得而曰不失曰亦可公羊昭十七年傳注曰亦者兩相須之意也何注云云疏曰云復猶覆者覆本从復聲易雜卦傳復反也爾雅釋言復返也廣雅釋言覆反也是二字義通也其實復之本義為往來覆之本義為覆蓋反復之本字當為夏說文作夏行故道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惟義所在是義不必信也包注云云疏曰此與上何注筆解皆以為馬注皇疏

云信近合宜則言可復驗遜從近禮則遠於恥辱信不合宜如尾生之信恭不合禮如遜在牀下及不應拜而拜之之屬意與朱子合朱子謂近義禮卽是合義禮古人下字寬如鮮矣仁之類是也集解謂近異於合則求深而反迂曲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因親也者詩皇矣傳廣雅釋詁皆同云宗敬者釋名字林皆云宗尊也白虎風俗通義皆云宗長也尊長宗敬一義之引申也皇疏引喪服傳繼母與因母同鄭注因親也然何以不曰親而曰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因蓋繼母如母而又不服繼母之黨則同者有不盡同者也汪氏琬曰為人後者言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謂之如與若者父母之文同而情則異者也然則因與親渾言則相通析言則有別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注鄭曰學者之敏於事志有所不暇也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注孔曰敏疾

有道德者也正謂問事是非也漢石經也已作已矣皇本作也已矣筆解作也矣安言焉三字叶桓部韻

正義曰朱注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

事者勉其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胡雲峯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就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以見真好學者之難也蒙案欲其好之專必先知止至善以立志而欲其學之正尤必格物窮理以致知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五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敏疾也者說文詩甫田傳皆同謂正問事是非者似以敏事二字貫一章中庸人道敏政注敏猶勉也左僖三十三年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審當於事也二注詰敏於事似較確切

鄭注云云疏曰皇疏云一簞一瓢是無求飽曲肱陋巷是無求安所謂有志不暇也或引管子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謂飽食者多蔽塞此非聖賢之志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注孔曰未足多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注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也

釋文詁勅檢反樂音洛好呼報反皇本作子貢問曰樂下有道字高麗本史記弟子傳文選幽憤詩注引

皆同唐石經旁增道字坊記引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正義曰皇疏非分橫求曰諂陵上慢下曰驕范甯云不以正道求人為諂孔子以為不驕不諂於道雖可未及臧也朱注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答之如此蓋許其所以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鄭注云云疏曰鄭君以樂為志於道而不憂苦皇疏引孫綽云顏氏之子一簞一瓢人不堪憂回也不改其樂是據魯論本無道字也史記孔注從古論本有道字樂道即好學下引詩切磋道學琢磨自修似分證樂道好禮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注孔曰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者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

切磋琢磨者也

釋文磋七多反摩末多反一本作磨與音餘考文古本云作日皇本謂與下來者下皆有也字

正義曰此詩衛風淇澳之篇以切磋琢磨美武公之德爾雅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又釋訓釋詩辭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郭注骨象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玉石之被雕磨猶人自修飾詩毛傳本爾雅而申之云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禮記大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學又述之鄭注道猶言也孔疏云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修荀子大略篇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說苑建本篇云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亦引此詩是古來皆以此詩喻學問之功故詩爾雅疏皆引鄭君論語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法鏡經音引論語注云骨曰切象曰磋以成器譬人學問以成德也劉氏台拱駢枝曰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

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為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為告往知來也朱注不用爾雅而創為己精益求精之說推是義不過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比例雖切而於聖人之意初無所引申何足發告往知來之歎況此例句法本篇即有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綜計全經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之類不下十數句皆一字一義不以綴屬聯貫為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五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是推之爾雅舊義恐不可易也黃先生曰切磋者必判其分理之細道學似之琢磨者必去其瑕玷之微自修似之也無諂無驕質美而自守者能之樂與好禮非道學自修不能及此故引詩以明之告以處境之事而知學問之功是告往知來也八佾篇巧笑章皇疏引沈居士云夫子未言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貢答曰切磋琢磨所以能樂道好禮則是非但解孔子旨更廣引理以答之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如朱子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以喻義理無窮未可自足之意則引詩者祇證可也未若之詞而未見告往知來之實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諸之也者廣雅釋言同云往告來答者易傳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往謂已告之言來謂未言之旨也經云告往知來而注云往告來答者特句法倒裝意本無二也皇疏引江熙曰古者賦詩見志所貴悟言者既得其言又得其旨也告往事而知將來如聞夷齊之賢可以知不為衛君蓋子貢億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六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屢中間一知二故能告往而逆知將來也又引范甯云子貢欲躬行二者故請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徒義同乎茲子貢富而猶恡仲尼欲戒以禮子貢知心厲已故引詩以為喻夫子貢豈恡者哉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注王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

釋文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高麗本下句同中論疏偽篇引已知下有者字

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患人不知己故孔子解抑之言不患人不知己但患

己不知人耳是皇邢二疏本上下句皆有人字而釋文下句作思不知也以人字為俗本妄加蒙案夫子嘗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又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己無能也又曰君子病無能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又與弟子言志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章語意當為一例蓋君子求在己所云患不知者亦謂己無可知之實耳不應不患人之不已知而忽欲知人也

王注云云疏曰此注皇疏有之邢疏本無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空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為政第二 釋文凡二十四章朱注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注包曰德者無

為譬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也

釋文曰其求用反鄭本作拱俱勇反拱手也孟子盡心注呂氏有始覽注文選曲水詩序運命論注御覽俱引作拱阮氏校勘記曰拱正字共假借字

正義曰朱子云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德之為言得也行道得於心而不失之謂也北辰北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空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未嘗不動而動於其所

雖動不覺也 數句本語錄 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

向之也蒙案為政以德政兼教養孟子所謂本仁心

以為仁政也德說文正作惠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

內得於己者道德之德外得於人者恩德之德智仁

勇中庸之三達德也知仁聖義中和大司徒教民之

六德也韓子原道云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所謂

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是得於己者也左襄七

年傳恤民爲德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愛民無私曰德正篇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是得於人者也此章言爲政所以當兼二義爲備乃黃老家以清靜爲德遂以居所爲不動卽以修德爲無爲不知既曰爲政則明明有所爲也既曰以德則實實有所也居其所猶益稷之安汝止堯曰之執厥中洪範之皇建有極周禮之以爲民極眾星者庶民惟星共之者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攷爾雅釋天以北辰爲北極郭注云北極天之中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有黃道二道各有南北極赤道者天腰之中紘也黃道者日行之光道也月星本天出入於黃道故各極宗黃極黃極者右旋之樞也日躔黃道出入於赤道故黃極宗赤極赤極者左旋之樞也人知眾星拱北辰而不知北辰有黃赤極之分有左右旋之別論右旋則眾星之極環繞乎黃極論左旋則黃極帶領眾星之極環繞乎赤極周髀所謂北極璿璣者黃道之極也周髀所謂正北極樞者赤道之極也攷其算經曰欲知北極樞璿璣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此北極璿璣四游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戴氏東原曰黃極每晝夜環繞赤極一周而又過一度冬至夜半黃極在赤極正北卯時在赤極正東午時在赤極正南酉時在赤極正西此一日之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於正北一周而過一度漸進而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東游所極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西游所極此一歲之四游所極也案虞書在璿璣玉衡以齊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七政蓋設玉衡以分七衡六閒設璿璣以擬黃赤二極璿璣本又作旋機機與樞同周髀之北極樞乃握動機之赤極是爲正北極卽論語爾雅之北辰所謂不動處也赤極爲樞機而黃極旋繞乎赤極則周髀之北極璿璣雖通名北極乃旋繞樞機之黃極而非正北極蓋黃極動而赤極不動也惟是北極不動處今測在句陳大星與紐星之閒而在周秦之際天樞紐星正當紫宮赤極之處卽借紐星以誌其所故爾雅釋天以北辰與角亢等宿同列於星名公羊昭十六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年傳以北辰與心伐同爲三大辰何休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考工記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注極星謂北辰也呂氏春秋有始覽眾星與天俱游而極星不移高誘注極星北辰星也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曰不移大辰之辰說文別作𠄎與𠄎皆从晶晶者星之精光也十二辰之辰說文別作𠄎从辰从會謂日月會於二十八宿之次則辰非無星也故日月星謂之三辰五星謂之五辰二十八宿謂之十二辰心伐北辰謂之三大辰

凡言辰者皆在天成象而民所瞻仰故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等皆以紐星爲北極從無無星爲辰之說迨後世恆星東移歲差漸著梁祖暉始攷極星離不動處一度強宋熙寧閒沈括測得二度強元至元中郭守敬測得三度半則紐星非北極而北辰實無星豈知紐星離北極乃後世之歲差而北極卽紐星實當時之天象學者不可執今以疑古又不可泥古以廢今則兩得之矣若史記索隱引文耀鉤謂之中宮大帝北堂書鈔引書大傳謂之天皇耀魄寶則有名而空無所居皇疏以爲紫微星邢疏混言北斗星則有星而居無定所故非疇人子弟不通算術不足與論天象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此注皇疏本作鄭元曰然文選運命論注引鄭論語注北極謂之北辰釋文引鄭注共作拱拱手也則是鄭君別有所注與包不同也北極謂之北辰爾雅釋天文拱訓斂手有拱手環向之意朱氏駿聲讀拱如爾雅大山宮小山之宮宮謂圍繞拱謂環向義可通借也毛氏大可訓共爲舉以北辰比

德眾星比政其之猶庶績咸熙也然之字無著矣包云德者無為者莊子天地篇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此異端清靜之說也或援大舜無為而治中庸無為而成以為證不知舜以紹堯任人而逸中庸奏假節言宗廟之中未施敬而民敬以見勸非由賞威非由怒豈言政可無為哉云北辰不移者不移較不動為精本呂氏有始覽

子曰詩三百注孔曰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注包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注包曰歸於正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六十四明蔽書 約園刊本

釋文蔽必世反無邪似嗟反御覽引無曰字說文思从囟囟頭會腦蓋也

正義曰說文詩志也毛詩序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廣

雅釋言詩意也魯語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毛詩

指說引梁簡文說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

在辭為詩蓋心之所之謂之志志之所至謂之意

之所運謂之思思之所達謂之辭詩則辭之見諸吟

詠諷誦者也樂則詩之協諸弦歌舞蹈者也而要其

本原則皆出於性情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

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

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禮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又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蓋欲生於血氣情發於心知外感於物而內實根於天性也人之情也七其大端不出於好惡所好者其所欲者也所惡者其不欲者也得其所欲則為喜暢其所欲則為樂不遂其欲始則為怒而終則為哀耳之欲聲也目之欲色也口之欲味也鼻之欲臭也四肢之欲安佚也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七十四明蔽書 約園刊本

之常情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

大惡存焉欲惡者心之大端也未必能適中然而不

可不導也情可閑不可遏欲可節不可絕如水之行

地塞其流而勢必潰傷如火之燎原壓其燄而不可

撲滅古聖王知其然也是以明良喜起首勸廢歌寬

栗直溫永言設教而又令輶軒使者巡行別國採聽

風謠俾得吟詠其性情而自道其風俗上自歌功頌

德紀事言情下至里巷小民閭閻婦女雖一草一木

之微至纖至悉之故無不登諸篇什叶之管絃以宣

其抑鬱之衷發其難言之隱而或在上之政刑有失
下民之疾苦難堪又得託諸歌謠陳之美刺使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詩之爲教所以導性情而
節宣陰陽葆合太和也然而情之深意之摯不覺思
之切而言之或過每有過情無不及情之處故邪之
訓爲不正而又爲有餘左傳歸餘於終史記歷書餘
引作邪邪與餘古音木同部李安溪說詩亦作餘解
謂思之周盡而無餘與無疆無期無數爲一例然詩
之無餘爲周盡而此之無餘爲適中薛敬軒之論養

明男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也務教人之過妄念去邪念思慮不可必得之事
爲妄念思慮悖禮違義之事爲邪念邪念者過而不
正者也妄念者雖正而亦過者也故思之疑於邪者
謂其有餘而過於中正風寒暑溼皆謂邪氣紅紫碧
綠均謂邪色凡七情之過中皆得謂之邪思非必專
指鄭衛之淫邪也夫喜之過而譬之獄降崧生怒之
過而投畀豺虎有北哀之過而躅地躅天莫名其苦
樂之過而吹笙鼓瑟未盡其歡或思君懷友而託諸
美人香草之詞或嫉俗憤時而窮其謔浪笑敖之態

諷刺則主文而諷諫比興則隱曲而難明詩無達詁
言非一端不善讀者往往疑其言之過而思之不正
而究其志之所止無非本於忠孝節廉之至性出於
好善惡惡之天良總核三百有五篇如二南之和平
正雅之廣大三頌之簡肅辭無過激思不難知而國
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要皆發乎情止乎
禮義不失敦厚溫柔之教足爲興觀羣怨之資樂記
所謂反情以和其志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

明男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止也中之至和之至也夫子刪詩以思爲主思之邪
與思之不可知者早已去之自衛反魯樂正而雅頌
已得其所故太史公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
取可施於禮義者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
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
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皆弦
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豈
猶有邪思於其間哉孟子曰讀詩者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孔注云云疏曰毛詩序本三百十一篇笙詩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注書序謂佚者佚在中祕亡則內外俱無漢書藝文志謂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蓋以不喪之閒弦誦歌舞此三百之詩而非各有三百篇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蔽猶當者釋文引鄭注蔽塞也老子王弼注蔽覆蓋也尚書偽孔傳蔽斷也晉語韋昭注蔽決也案塞蓋決斷必有所當一義之引申也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十四 明蔽書 約園刊本

無邪為歸於正者董子春秋繁露竹林篇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賈子新書道術篇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是邪與正對也其字當作袞周禮比長官正內宰職皆言奇袞奇袞不正也皇疏引衛瓘曰不曰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所思邪邪去則合於正也然以邪為淫袞至宋鄭夾際去序言詩或竟以鄭衛為有淫辭而去之則詩不亡於秦火而亡於宋元矣

子曰道之以政注孔曰政謂法教也齊之以刑注馬曰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

而無恥注孔曰苛免罪也道之以德注包曰德謂道德也齊之以禮有恥

且格注格正也

釋文道音導格加百反皇本高麗本道作導史記諸吏傳序漢書刑法志董仲舒傳諸吏傳後漢書杜林傳二十八將傳論潛夫德化篇梁書徐勉傳北史黎景熙傳穀梁莊八年疏引俱作導格隸釋漢祝蔣碑作格費鳳碑作格說文刑从井

正義曰朱注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十四 明蔽書 約園刊本

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蒙案此章疏謂申明為政以德之效夫子嘗言為國以禮又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而荀子吳漢諸葛武侯等又皆以輕刑頻赦為言故

朱子以德禮爲出治之本而刑爲輔治之法漢書刑法志曰夫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目供者欲趨走不足目避利害無毛羽目禦寒暑必將役物目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目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是則德禮政刑治國者不可偏廢然而爲政以德者必先禮而後刑不以德爲政者乃任刑而棄禮此仁暴之別而不第王

霸之分也夫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民至弱而不可勝也民至愚而不可欺也專尙政刑者皇疏引沈居士云夫立政以制物物則矯以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巧以避之矯則述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也禮緇衣篇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教與齊所施不同格與遜所應亦異而其實在於廉恥之有無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禮義廉恥四維不張管子所以大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懼也釋文引鄭君注以德爲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格來也吾儒所謂德合仁與義言之韓子原道云道與德爲虛位仁與義爲定名仁義得于心而躬行勿失左傳所謂太上立德也道德者上以誠感則下以誠應不恃恩威以馭眾不假聲色以化民而復整齊之以禮是有關雝麟趾之精意以行周官之法度禮本仁義所生也坊記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黃先生曰民之貪邪侈僭由於不知足而禮之等貴賤辨長幼者俾惕於分之不敢踰民

之畔離悖逆由於不相愛而禮之重喪紀聯族黨者
俾感於情之所難已感於情而仁愛之德廣揚於分
而敬讓之德昭禮之輔德而行者如此曲禮曰道德
仁義非禮不成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漢
書董子賢良策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
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
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十四 四明叢書

刑圖刊本

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
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
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
此言爲政以德以德爲主而刑非所任也賈子治安
策曰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
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
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
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

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爲人主
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
應於外矣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
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
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
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毆之
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
此言爲政以德以禮爲輔而刑非所尙也又酷吏傳
序引此經而說之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十五 四明叢書

刑圖刊本

之原也昔天下之網罟密矣然不軌愈起其極也上
下相遁至於不振漢興破觚而爲圓斲珞而爲樸而
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
此後漢書杜林傳引此經而說之曰夫人情挫辱則
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古之明王深
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
漢初興詳覽失得故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
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
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

下相適為做彌深此皆言德禮之效如此政刑之害如彼古聖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而位在德元黎民於變或太平刑措者數十年或畏神服教者數百世何其盛也春秋五霸迭興非不懷遠以德招攜以禮而外假仁義之名內無德禮之實雖管子仿周官之內政子產用鄧析之刑書要皆苟且一時之治降至戰國異端紛起其所謂德德其所德而以禮為驅率斯民之具於是申商韓非專尚刑名慘行督責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卒至土崩瓦解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決不可復收至漢興而改弦易轍德猶參之以黃老治且雜之以霸圖使先聖王之良法美意終古偏而不全夫子此章若為萬世立君極實為萬世恤民命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政謂法教者言以法為教朱子所謂法制禁令也釋名政者正也下所取正也故亦謂之教

馬注云云疏曰云齊整者廣雅釋言齊整也包注云云疏曰云德謂道德者謂道德之德非恩德

之德故鄭君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之六德解之

何注云云疏曰云格正也者書偽罔命曰格其非心孟子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趙注格正也與革雙聲借謂變革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祝睦碑作格格說文作窻敬也字林恪恭也皆與此章義遠費鳳碑作恪方言恪至也又恪來也正字當作假說文假至也借字或作假作格爾雅釋詁格至也釋言格來也鄭注本釋言朱注本釋詁蓋讀如神之格思來格來享之格謂感格而向化也故杜林傳李注云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二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有又之借字于漢石經高麗本論衡實知篇引皆作乎皇本白虎通辟雍篇御覽學部引皆作於翟氏攷異曰此經自引詩書文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為于疑屬乎字傳寫之誤

正義曰朱注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蒙案志从艸从心本識之古文見周禮保章氏禮記禮運鄭注廣雅釋詁志意也孔子閒居志之

所至注謂思意也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
古人知識記誌志意本祇作一字而此謂心之所之
卽大學知止而後有定蓋知之確誌之篤而意念所
向之專也大戴禮曾子疾病篇君子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
之志而已矣故學記曰士先志孟子曰士尙志列子
黃帝篇孔子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然則夫
子所學何學耶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
止於至善夫子所志何志耶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三十而立

注有所成立也

漢石經三十作卅世唐石經作卅

正義曰皇疏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
經從十五至三十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
立也禮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
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
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又聞歲考校之法
而三十則經業成立之年也陸稼書謂立是道理大

綱能守之定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者是蒙案夫子嘗言立於禮不學禮無以
立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見有所立卓爾是立爲東
身軌物德性堅定則學業成操守固而卓然有以自
立漢詔所謂經明行修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有所成立者廣雅釋詁立成也禮
冠義而後禮義立注猶成也莊子天地篇德成之謂

立

四十而不惑

注孔曰不疑惑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黃先生云立必先不惑而言不惑於立之後
者何也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守經也不惑達
權也達權而理無所蔽聖人之本原具矣大戴禮哀
公問五義篇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
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
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禮言
聖人之德曰應變曰理取舍權也四十之不惑蓋如
此不惑者乃以善擇其所守也若皇疏引孫綽云四
十強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訓治邦

家以之莅政可以無疑或又以為即孟子之不動心此猶淺之乎言不惑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不疑惑者說文疑惑也惑亂也魯語吾惑之注疑怪也奏策諸侯亂惑注疑也

五十而知天命注孔曰知天命之終始也

正義曰命猶令也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董子對策曰命者天之令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揚子法言問明篇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人為不為命陳安卿北溪字義曰天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吉凶禍福自天來賦於人然後為命蒙案此夫子學易後所知也皇疏引孫綽曰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此勉學之至言也能埋云既了人事之成敗遂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否繫其理不以窮通易其志也韓李筆解曰天命深微至蹟非原始要終一端而已仲尼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曰知天命毛氏奇齡臚言補曰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

是窮理盡性知天命是至於命不惑是誠明知天命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蓋不惑則於人事不負亂如賈

誼傳眾人惑惑至知天命則全契天德徐邈所謂合吉凶善惡而皆本之於定命此正天下至聖參贊位

育之實境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曰天者積氣而已矣有氣斯有道有道斯有命有命斯有性太傅禮曰分於道謂之命言有道斯有命也流行之謂道賦子之謂命稟受之謂性氣之有先後次第者如斯也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此以氣化言命者也此言陰陽往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來屈伸無非命也詩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盈天地閒無時無處而不然者也所謂分於道謂之命也惟聖人能知之中庸所謂知天地之化育易所謂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將興有禎祥將亡有妖孽見蒼龜動四體禍福將至善先知不善先知孔子之知天命其是之謂夫黃先生曰陰陽所運往來消息之機禍福吉凶之兆惟聖人盡知之程氏之言是也觀子路之問死問鬼神而教之知生事人子貢言近亂近疾之朕兆而戒以多言則

天命難知不告其所不知與警其有所知而輕言也若後篇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君子之所知與聖人五十之所知自異此則夫子自知之不能與人言也黃元同申之曰孔子知天命正在五十學易之時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不待卜筮可以前知此夫子年五十時之所知與君子之知命自異也後儒以此知天命為知天理然則三十五四十不惑尙未知天理乎

孔注云云疏曰邢本作始終當以皇本作終始為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易說卦傳成言乎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猶言五德終始之運也皇疏引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是直知終而已豈其然哉

六十而耳順 注鄭曰耳順聽其言而知其微旨也

正義曰皇疏順謂不逆也引王弼曰耳順心識在聞前也朱注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陸稼書謂耳順有二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是知聲之善者誠淫邪遁知其蔽陷離窮是

知聲之惡者蒙案此乃孟子知言之學而非夫子大

而化之之聖蓋不惑者始條理智之事也耳順者終

條理聖之事也聖則聲入心通不思而得矣思之用

主乎腦以心運腦而思之睿始可以作聖聖之靈具

乎耳以聲呈耳而心之通則不假乎思故說文云聖

通也从耳呈聲白虎通曰聖者通也明也聲也道無

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孟子所謂四體不言

而喻也莊子寓言篇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

十化化即大而化之之聖也毛大可贖言曰耳順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是以小體為大體從心者是以人心為道心總渾化之極神聖之事也孟子體有小大以耳目口腹當小體養小不失即口腹亦非尺寸之膚何況耳目故耳目皆為大體所關而耳先於目向志學立學但修此聰明睿知之身以進天德至此則耳無違拂四體皆喻將洪範所云作謀筭典所云闢聰皆從此無扞格也此身教也尚書謂生民有欲樂記以感物為性之欲總之皆人心也尚志學立學但止善窒欲以為盡性至命之本至此則善惡俱融無事窒欲人心即道

心矣洪範之作聖大學之絜矩皆不越乎此也此又心教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知微旨者目正字作信說文信意也廣雅信志也皇疏謂人年六十識智廣博凡事不必悉須觀見聞言即解微旨引李充云聽先王之法言即知先王之德行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二說似夫子六十時不止於是又引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元悟不復役而後得所謂不識不知從帝之則是又入於元妙之談筆解以耳為爾謂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則更鑿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注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

皇疏讀從為縱訓放也柳柳州王臨川蘇子由樓攻媿王若虛引皆作縱故朱子讀如字以正之武氏億經請考異云或以心字句或以欲字句皆通

正義曰皇疏踰越也朱注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蒙案孟子曰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

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平其一矩環而其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其長二

十有五為積矩蓋句股者即為方之矩泰西謂之直角三角今工匠所用之曲尺也析周天為三百六十度平分之為一百八十度四分之為九十度是謂直角一象限過於象限為鈍角不及象限為銳角設三角於弧內則平圓之邊角渾圓之弧度皆可以三角之正餘八線比例而求所謂圓出於方方出於矩也周公曰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五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為典以方出圓是矩可以測天地禮大學言平天下之道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是矩又可以度人情矩之為用大矣哉焦氏理堂補疏以矩即絜矩之矩謂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以心所欲為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下前後左右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也然而絜矩者即矩以平心而以一己之欲推天下萬人之欲強恕而行能近取譬求仁之方也不踰矩者即心以為矩而天下萬世之心不能越乎聖人之心聲律身度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蓋耳順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而從心不踰則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矣

馬注云云疏曰云矩法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矩作

巨从工象手執之或又从木矢作渠漢書敘傳疆土

踰矩注法制也大學鄭注訓法皆引申義列子黃帝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篇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皇

疏本之云縱猶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

度然曲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

極聖人豈敢一日放縱哉

孟懿子問孝注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也懿諡也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

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注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

遲故告之也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

漢石經無作毋論衛問孔篇引同又引全章無祭之句禮運孔疏孟子公孫丑篇章指引皆無此句

正義曰孟懿子僖子之子也僖子為魯賢大夫左氏

昭公七年傳三月公如楚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

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

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

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違者曰孔某聖

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

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僮

於是鸞於是以餉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

孔某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

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

子可則效已矣然則孟懿子實孔子之弟子也今適

來問孝而夫子告之以無違欲其則效僖子也一切

經音義引諡法曰從命不違曰孝懿子之父命即僖

子學禮之命也懿子之從命即從僖子學禮之命也

故告孟孫以無違不啻告孟孫以學禮意本一貫特

未顯揭出禮字惟恐其忘學禮之訓而徒以從令爲
孝故因樊遲御而詳論以禮事親之大節夫子疊下
三禮字以爲其父之志在學禮而孝子事親之大端
亦不外始終循乎禮而無庸他求也故禮祭統云君
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生
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
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第攷史記弟子傳樊遲少孔
子三十六歲孟僖子卒於昭公廿四年是年孔子三
十五歲樊遲生於昭公廿六年至定公十二年孔子
五十五歲墮三都懿子不肯墮成是年樊遲十九歲
計樊遲壯能爲御之時則懿子之父死已久何以尙
言生事死葬之禮大約三家僭竊葬視桓楹而設撥
祭舞八佾而歌雍事事出於非禮夫子特假孝子事
親之終始以明禮教之大綱而警三桓之無禮皇疏
引衛瓘云三家僭侈皆不以禮故以禮答之所謂無
違者謂無違命可謂無違禮亦可以其父之所命卽
學禮之治命也無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視父命如
兒戲等禮法於弁髦黨於季氏鄆敢伐而又伐公徒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惑於家臣卹費墮而不墮成邑卒令昭公無歸還之
日夫子無行道之期則懿子於君命師命無所不違
尙何有於父命何有於禮法哉太史公不列懿子於
仲尼弟子之傳良有以也

孔注云云疏曰春秋定公六年經書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曰孟懿子往是孟懿子卽仲孫何忌也逸周書
諡法解曰溫柔賢善曰懿魯之三家皆出於桓公故
又曰三桓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
子稱公孫也仲孫而曰孟孫者連公室言之曰仲叔
季別於公室曰孟叔季孟孫自別爲庶長大夫不得
祖諸侯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三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
十六歲集解鄭元曰齊人正義引家語魯人少孔子
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左傳哀公十一年清之役孟
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卹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
父御樊遲爲右是樊遲臣於三家得有相見會語之
時皇疏引舊說云樊遲與孟孫親狎必問之一云孟
孫問時樊遲在側孔子知其不曉後必問遲故於御

時而告之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注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施也武

蓋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有其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

正義曰朱注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

病常以為憂也此與古註皆以親憂子疾為言然此

章問孝非問慈馬注既嫌迂昧朱注亦須幹旋蒙案

淮南說林訓云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注引

論語云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論衡問孔

篇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是二書皆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字指父母蓋疾親之疾也憂子之憂也子有疾父

母常憂之父母有疾子得不憂乎孝子之憂正以報

親之憂也夫父子之愛天性也愛之至則喜樂之時

少憂懼之口多所憂無他惟疾而已矣故祈天永命

不問其愚哲先計其歷年衍範陳疇既欲其康寧又

欲其壽考溯自孩提少壯以至授室成人父母之心

思所日夜往來於人子之身者心疾猶後身疾獨先

也迨憂之至而遲之又久子或未必疾而二老之精

神已竭憂終不能已而百年之氣血就衰人子之身

疾猶淺而父母之心疾轉深始為子憂者繼將自為

憂而好為子憂者往往不暇自為憂夫父母不自憂

而專為子憂此恩何以報答父母為子憂而子反不

為父母憂此心何以自問乎故夫子為天下之為人

子者發其良心責其報稱而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其

其父母也其疾父母之疾也父母之疾不可不憂所

以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喜父母之年高

無疾也一則以懼懼父母之年老將疾也憂與懼並

形而出即憂與喜交迫而來懼亦憂喜亦憂憂固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三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母相傳之心法亦人子報恩之薄具也不然父母之

年子豈不知知之何益而曰不可不知蓋知之欲其

憂之也曰唯其警惕之詞也父母之憂子或有大於

疾者子之憂父母舍疾豈有他哉孝經紀孝行章子

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

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答子游致

其敬也答子夏致其樂也答武伯致其憂也答懿子

兼及喪與祭也合觀問孝數章而事親之道已全宋

彭忠肅公嘗為五致錄司馬溫公家範亦以五致類

事豈知論語各章之言孝其即孝經五致之義哉色難章皇疏引王弼曰問同而答異者或攻其短或矯其失或成其志或說其行要未得其會通也

馬注云云疏曰左傳哀公十四年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而武伯嗣是為懿子子也十七年公會齊侯盟

于蒙孟武伯相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揚之役衛石魃武伯曰

然則斃也是武伯即仲孫斃也周書諡法解曰剛強直理曰武云孝子唯有疾病使父母憂者案說文惟

凡思也引中為發聲之詞故廣雅釋詁惟詞也經傳或借唯維為之馬注泥訓惟為獨朱子或問斥其迂

昧然以憂為親憂子疾仍與問孝之惟未洽似不若以子憂親疾為直截也至朱注又一說謂子能使父

母不以陷於不義為憂則亦泥惟為獨說與馬異而誤則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游問孝也注孔曰子游弟子也姓名偃也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注包曰犬以守禦

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蓋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釋文能養羊尚反以別彼列反漢石經無乎字游作

正義曰禮記祭義篇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

弗辱其下能養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諸侯孝

曰度大夫孝曰譽士孝曰究庶人孝曰畜坊記注畜

孝也詩日月箋畜養也是孝之音通於畜而孝之義

通於養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畜正字本作孺與獸

圍字絕異而養實兼飲食服事二義荀子禮論注養

奉也廣雅釋詁養使也故廝役之侍奉犬馬之服勞

皆得謂之養犬以守禦馬以代勞養人者犬馬之所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也敬則犬馬之所不能也可以人而僅如犬馬乎

祭義曰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

坊記子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彼以

小人言此以犬馬言詞雖小異意本大同皆此章之

確疏也古說皆以犬馬比人子晉東哲補亡詩曰噉

噉林鳥受哺於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唐李嶠為獨

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鳥鳥有情寧

懷反哺豈曰能養馬周上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

養已無所施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云犬馬之養未

伸風木之悲累至此皆數千年來相傳古義名正言

順而集解後一曰大反之夫古人立說擬必於倫人

君猶不可以犬馬視臣子而人子敢以犬馬比父母

豈忍出於口而筆之書耶鄭子家比君於畜老遂成

篡弑之階齊鮑牧斥君為豎牛終入權奸之黨此皆

亂臣賊子肆無忌憚豈夫子為萬世立言而出此不

祥之語耶至禮內則云父母所愛亦愛之父母所敬

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意不相同言各

有當彼以父母所愛之犬馬人子不可不敬愛此責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子之敬養而謂以犬馬比父母其不可也益明矣

程友菊以犬馬比子之不肖者猶景升兒子豚犬之

類意亦迂曲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

子四十五歲索隱家語云魯人案偃仕魯為武城宰

耳今吳郡有言偃家蓋吳郡人為是也今本家語云

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

宰據說文偃當作於旌旗之游於蹇之兒也古人

名字必相應故名於字子游

一曰云云疏曰今本孟子作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

而不敬獸畜之也趙氏章指謂取人之道必以恭敬

甚豕豕交獸畜之不可也而可以之比父母乎獸畜

之畜當作豕豕說文豕獸性也畜山畜也媼媚也三字

絕異畜君畜養之畜當作媼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注包曰色難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

有事弟子服

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注馬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

曾是以為孝乎

注馬曰孔子論子夏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乎未足為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為孝耳

釋文食音嗣先生饌士卷反鄭作饌音俊食餘曰饌曾音增馬云則皇侃云嘗也說文段注云曾古訓乃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子登切後世用為曾經之義讀才登切

正義曰色謂人子之色詩凱風孔疏初學記孝部皆

引鄭君此注云言和顏悅色是為難也弟子年幼者

先生年長者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皆

謂人子也說文饌饌本一字具食也廣雅釋詁饌具

也饌進也幼者服勞奉事長者供具酒食是皆子職

之常何足為孝劉氏台拱曰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

二皆年幼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

問篇包注先生謂成人皇疏謂成人先己之生非謂

師也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

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未冠即弟子長

者即先生也鄭注具饌也此經釋文引鄭本饌又作

餽內則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餽既食恆餽注食

餘曰餽然必具饌而後餽其餘要皆人之常事乃

是而可以為孝乎皇疏引江熙云勞役居前酒食處

後是人子之常事未足稱孝也曾說文詞之舒也段

注云曾古訓乃乃叟詞之難也禮內則子婦適父母

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問所欲而敬

進之此服勞之事也又云棗栗飴蜜以甘之滫髓以

滑之脂膏以膏之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

以旨甘此酒食之饌也而其間必曰柔色以溫之則

以色為難也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

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嚴恪非

所以事親也呂氏春秋孝行覽引曾子曰養有五道

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

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

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

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皇疏引顏延之曰氣色和

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色難淮

南齊俗訓謂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

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于養一也蓋一主敬一主

和子華有容儀善應對其知色難之意也歟

包注云云疏曰承順皇本作承望包氏以色為父母

之色則章首須添承順父母四字似注意本以父母

截句顏色二字連下讀與鄭君意同作疏者誤以承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順父母顏色作一句而改馬注末句難字為孝字與

包注一例誤讀則色為父母之色致首句語氣不全

矣

馬注云云疏曰憲問篇先生指成人既非為師則此

先生何得為父兄況問孝而何以兼及於兄耶饌訓

飲食亦無所出廣雅釋詁訓饌為食疑亦以饌通餽

佐餽食餘之引伸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注孔曰回弟子也姓顏

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

不愚注孔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

皇本不愚下有也字說文退作復

正義曰武氏經讀攷異一讀言字句一讀日字句不違如愚作一句蒙案當以吾與回言作一句終日不違作一句如愚句與下不愚作呼應故史記弟子傳作回也如愚亦實也發謂發明義理以致知言而力行自在其中蓋顏子高明兼沈潛大知若愚也皇疏引繆播云顏生所體莫逆於心故若愚也熊埋云察退與二三子私論亦足以發明聖奧振起風訓也回之似愚而豈愚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後漢書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說文淵古文作淵回水也故名回字子淵云默而識之如愚者論衡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騭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云說釋道義者皇本作說釋顏子聞一知十於子言無所不說不待諮

問而解釋也

子曰視其所以注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

正義曰視古文作師眡說文云瞻也釋名視是也察其是非也以說文作目用也从反巳巳主乎止目主平行左僖廿六年傳曰能左右之曰以定十年傳封疆社稷是以注以猶為也老子眾人皆有以注為有為也朱子曰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逸周書文王官人解此句作考其所為所為者所用以行也以用為行四字一聲之轉蓋求之於毀譽而附和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品題每與是非相反索之於言論而浮華之文藝未必與器識相符故知人之要雖在知言而觀人之方尤必觀行史記魏世家李克對文侯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皆視所以之緒論也呂覽論人篇有八觀六驗之法通觀其所禮貴觀其所進富觀其所養聽觀其所行止觀其所好習觀其所言窮觀其所不受賤觀其所不為此雖易視為觀而其意大略相同何注云云疏曰云以用也者小爾雅廣詁與說文同

觀其所由注由經也言觀其所從也

正義曰觀說文諦視也穀梁隱公五年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故皇疏以為廣瞻則此視加詳矣說文無由字巖氏可均以為即粵之古文粵木生條也生必有所自始故爾雅釋詁由自也詩君子陽陽箋由從也易由豫由頤虞注皆訓自從自從者所從來也朱子曰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可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色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此意正與朱注相發表記子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張敬夫所謂有所為而為謂之利無所為而為謂之義則觀之必於造謀起意也曾子又曰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悻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莊子列禦寇篇引孔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四十四 明發書 約園刊本

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夏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此皆觀所由之緒論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山經也者從絲為經詩衡從其畝韓詩從作由廣雅釋詁由行也孟子經德不回注經行也是由與經可互訓然訓行者與以相通借渾言無別不如從來之義為精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四十四 明發書 約園刊本

察其所安

正義曰爾雅釋言察審也釋訓明明斤斤察也說文察覆審也字又作營言微親察也呂覽本味篇察其所以然注省也賈子道術篇纖微皆審謂之察故皇疏以為沈吟用心忖度之則比觀又加密矣安說文埴也从女在中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中中有血則心寧中中有女則心安大學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析言之也爾雅釋詁安定也又止也廣雅釋詁安靜也渾言之也曾子曰太上樂善其次安之董子曰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故淮南汜論訓注又以安為樂朱子曰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如其安於是焉則君子樂得其為道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小人樂得其為欲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齊語管子所謂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者也

明明子論彙集解義疏 卷二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注孔曰廋匿也言觀人之終始安有所匿其情也

釋文焉於度反廋所留反漢石經末句無哉字漢書杜欽傳晉書阮种傳引全章俱無復句

正義曰逸周書大戴禮皆有文王官人篇其知人之法本六徵以觀九用極為精詳內有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似即夫子之所本孔注觀人終始皇疏謂直視即日所行用之事考其為也廣瞻從來所經歷之處原其始也用心忖度其性情之所安定意氣之所歸向要其終也原始及終則在理必盡人安得藏匿其情耶再言之者深明人情不可隱也

江熙云言人誠難知以三者取之近可識也大戴禮王言篇子謂曾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然而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故夫子以知人與知命並重而孟子以知言與養氣同功又記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曾子立事篇曰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蓋必以夫子之三言為主詳究官人解之觀

明明子論彙集解義疏 卷二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誠考志視聲觀色觀隱揆德而又參以曾孟之聽言觀眸子斯知人之學乃全陸稼書曰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索之言語文字又或為論心不論迹之說探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為人所欺者鮮矣故必視其所以或有所以雖善而正誼明道之事從計功謀利之念而來故必觀其所由又有所由雖善不是心之所樂勉強一時不能不輟於異日故必察其所安如此精詳不是逆億祇是先覺不是操術祇是據理所謂因物付物是也然則謂情偽之難測而世途之險

嘽者此知責人而不知責己者也謂知人之明不可學此知責天而不知責己者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廩匿也者廩說文作庚水漕倉也謂水轉穀至而倉之也胡廣漢官解詁云在邑曰倉在野曰庾倉所以藏穀故引申之為廩匿以主切轉為所留切孟子譌作廩非也以焉為安者廣雅釋詁焉安也短言之為安案焉烏惡長言之為害曷何胡奚影喻二母侈斂之轉也故焉有於乾于乾二切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注溫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人師矣

明則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中庸溫故而知新鄭注溫讀如煇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皇疏引孫綽云滯故則不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篤常人情也惟心平秉一者守故彌溫造新必通斯可以為師者也皇氏又以溫故為月

無忘其所能知新為日知其所亡蒙案先日知而無忘者貴積累由溫故而知新者貴擴充故鄭君朱子皆以溫故為時習故與新對待之詞也溫與知相因

之詞也新得益於故有故斯有新知得力於溫非溫則不知溫故而知新時習而說也可以為師矣朋來而樂也然而故即古也筆解謂故者古之道也新謂己之新意可為新法蓋君子學貴乎時習而教亦不外乎講習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習之久而參互旁通相說以解或於古之中而發明其義理或於古之

明則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四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外而增益其見聞則稽古即所以通今成己即所以成物我夫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以作者之聖自附於述者之明則以述為作者即以習為傳此所以集大成而師表萬世也至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詔云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古知新又百官表云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論衡謝短篇云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溫古知新可以為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又別通篇云守信一學不能廢亂無溫故知新之明孔沖遠禮記正義敘曰博

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皆以通知古今為言援引作文儘可斷章取義若以之說經則當改曰知古知今可以為師而字既無轉旋溫字新字亦無意味矣

何注云云疏曰一切經音義及筆解皆引此注作孔曰云溫尋也者本字作燼燼廣雅釋詁溫燼皆訓燠凡物將寒而重熱之曰燼燼左哀十二年傳公會吳于橐臬太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若可尋也可可寒也賈逵注尋溫也是借尋為燼也燼之俗字又作燼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四十四明辨書

刑圖刊本

通作燼儀禮有司徹乃燼尸注燼溫也記或作燼尋繹之尋古作尋或字作燼說文訓繹理也公羊成三年傳尋舊盟也何休注猶尋繹也與此訓同以溫尋為尋繹一意之引申也

子曰君子不器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也

正義曰易繫辭云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戴氏東原曰形而上猶言形以前形而下猶言形以後器言乎一成而不變道言乎體物而不可遺形謂已成形質氣化之

於品物則形而上下之分也蓋器者分於道形於一而不能相通者也學記云大道不器夫曰道本非器

曰大道故不器而鄭君注以為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中說周公篇云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禮樂篇或問君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此之謂不器聖人者神明不測通變無方而君子則學聖人之道而具聖人之體者也皇疏引熊埋云器以名可繫其用賢以才可濟其業業無常分故不守一名用有定施故舟車殊功也朱注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此經之君子庶幾鄭注之聖人禮五儀論君子別乎聖人賢人而析言之者也易象傳稱君子通乎聖人大人而渾言之者也此經不曰聖人不器而曰君子不器者言聖人或高語元通言君子則實徵美備惟恐若異端者流不材以為材無用以為用妄謂大道之不器而究之不成一器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四十七四明辨書

刑圖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邢疏器者物象之名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楫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不能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注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

也周

正義曰朱注引周氏爭先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

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

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蒙案左傳史

記皆謂子貢有口才言而多中夫子嘗戒其多言故

孔注以為疾多言禮記曲禮不辭費鄭注即引此經

以為證蓋欲言而先行行以先其所言之事也既行

而後言言以從其所行之數也又緇衣篇子曰言從

明男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六十四 明 嚴 書 約 圖 刊 本

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注從猶隨也寡當為願

緇衣語氣平此經語氣側似不相同要之言易而行

難言行必相顧古者言之不出惟恐其言之或過而

恥躬行之不逮則所致意者專為其言也翟晴江考

異據金氏攷證沈氏筆談郝氏詳解諸書以經當讀

先行為句其言而後從之者後乃副其所行之數行

先而言後行為主而言為副從也如其說則似章旨

專重先行非為警言而發且下句文氣亦嫌滯重曷

不曰先行而後其言從之耶

孔注云云疏曰云疾小人亦大概言之未必斥子貢

也皇疏引王朗以為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明君子之

道言必可則令後世準而從之是與孔大異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注孔曰忠信為小人比而不周

釋文不比毗志反

正義曰說文周密也从用口善用其口者無不周密

也魯語忠信為周謂忠信之人言無不密義正相足

說文又曰比密也二人相聽為从反从為比反从者

明男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四十四 明 嚴 書 約 圖 刊 本

非不从也相背不相从曰北北則不宜从而从者也

古文从二古古倒干也書費誓立爾于兩干相次並

立故有合比之義是周與比本義皆為密而引申之

則為親為合左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注周親也

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周合也周禮大

司馬比小事大注比猶親也吳語而孩童焉比謀章

注比合也是密也親也合也周與比之通詰也而特

有善與不善之分然而比亦有善有不善易言比吉

比輔里仁篇義之與比左昭廿八年傳擇善而從之

曰比比之善者也苟子不苟篇交親而不比注暱狎也此之不善者也至左氏文十八年傳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劉氏向日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無邪心也則以比與周皆為不善絕無分別矣又晉語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日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此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彼之所謂比即此之所謂周彼之所謂黨與別即此之所謂比字義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雖通意各有當蓋古人訓詁泰與驕之皆為大也和與同之皆為合也周與比之皆為密也渾言之則可以相通而密於善者為周密於不善者為比析言之則迥然有別易說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疑似之閒公私之界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故夫子嘗對勤而嚴辨之若孫綽所云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皇疏因之訓周為博徧朱子訓周為普徧是舟字之假借也而與親比之義不相關涉矣

孔注云云疏曰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此注作鄭曰

詩小雅皇皇者華周爰咨諏魯語引之曰忠信為周都人士行歸于周毛傳周忠信也周禮五家為比五百家為黨左昭二十年傳阿下執事注阿比也禮月令是察阿黨皆此注所本也賈子道術篇動靜攝次謂之比合得周密謂之調調亦周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注包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注不學而思終卒不釋文則罔本又作罔則殆音待依義當作息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罔本網罟之正字篆文作罔籀文作罔古文作罔或字作罔罔俗改罔作四以亾為聲亾與無古同母故爾雅釋言訓為無易大壯馬注訓為无因而形容心無所得曰罔然疊其字則曰惛惛然禮少儀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曰罔注罔猶罔罔無知貌文選東京賦罔然若醒注猶惛惛然也學而不思者呻其佔畢循誦習傳不考驗於倫常日用之閒不進求夫修齊治平之效雖日讀聖經賢傳多識往行前言徒為口耳之資絕無身心之益朱子以為不求諸心昏而無得此誠所謂買櫝還珠者也殆从夕故說文

訓為危廣雅釋詁訓為壞朱注不習其事危而不安
 殆之本義也集解精神疲殆以怠為殆也王氏引之
 據襄公四十年公羊傳注殆疑也謂徒思者事無徵
 驗疑不能定而以闕疑闕殆為互文見義然殆與疑
 古音雖同部而此章乃形容不思不學之弊殆似當
 為駘之借駘馬銜脫也莊子天下篇駘蕩而得釋文
 駘放也司馬彪注駘蕩猶施散也殆與駘為同韻殆
 與蕩又雙聲思而不學者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謂
 其放蕩不羈也自恃良知高談覺悟視六經為糟粕
 矜一己之聰明探索於無何有之鄉紛馳於不可思
 議之域卒之傾棄規矩絕少持循憔悴精神茫無歸
 束黃先生以為問諸心而難信施諸事而不安此誠
 所謂逸馬無繮者也蓋聖賢為學之要不外無閒斷
 無欲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程叔子謂五者廢
 一不可其實不但不可缺其功而且不可紊其序此
 經以博學該審問以慎思該明辨學而不思者不思
 其學也有始而無繼弊在於閒斷愚不肖之不及也
 思而不學者不學而思也以後而反前弊在於欲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賢與智之太過也夫不思而得不學而能生知安行
 之聖人也安可幾乎哉
 包注云云疏曰包意本以無詰罔皇疏又一通謂誣
 罔聖人之道非也
 何注云云疏曰老子周行而不殆釋文殆怠也莊子
 養生主殆已釋文引向注殆疲困之謂是皆以殆為
 怠與此注同也賈子道術篇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
 為殆僂勉就善謂之慎反慎為怠則殆與怠又各不
 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注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
 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
 正義曰朱子引范氏祖禹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
 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
 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
 甚矣程伯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
 其害為尤甚皇疏云攻治也古人謂學為治史載專
 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異端謂雜書也人若
 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諸子百家斯害也已矣者為

害之深也蒙案諸說皆正解也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孫奕示兒編云攻讀如攻人之惡之攻已讀如末之也已之已後儒本之遂以攻爲擊訓已爲止然已乃語已之詞本經從無訓止之例而呂與叔因謂異端不可攻攻擊之而有害此歐陽公本論之說也然而言非一端意各有在說文攻从支支小擊也故攻之本義爲擊而材非擊伐不成器故考工記注引申爲猶治治非專家不成名故爾雅釋詁訓攻爲善西周策注訓攻爲巧而范氏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攻爲專治此皆一意之引伸也或援攻其惡鳴鼓而攻之注謂論語攻字皆訓擊不知攻其者施於外疾言也攻乎者施於內徐言也疾言之爲擊而徐言之則爲治端本作尚說文物初生之頭也中庸疏端頭緒也異端者端緒之別異者也方其端之初起若無異之可名其兼愛也似乎仁之端其爲我也似乎義之端其執中也似乎禮之端其執一也似乎信之端持之有故說之有要所習者皆樸誠謹愿之人所說者皆元遠高深之理故其惑人也甚易而信之也必

專孰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由其端之所分歧以究其害之所終極勢必惑世誣民充塞仁義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幾乎率獸食人人類滅絕而後已孟子之闢楊墨韓子之闢佛老實有先見其端而知其害之所必至故不能已於辨也董子對策曰春秋大一統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五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明民知所從矣孔孟而後有漢董子而正道尊有唐韓子而正教明關係世道人心功豈在禹下哉抑又攻之大舜執兩端夫子叩兩端兩端者本末也禮器居天下之大端矣鄭注以大端爲大本而方言廣雅皆訓端爲末夫大本不可異者也孟子嘗惡二本矣若所異者僅曰末而已而乃使其害之至於斯極者則以治之專者之過也蓋諸子百家各有所自主持世教者苟能務大本輕小道不使貴陰而賤陽不使入奴而出主則異端雖異或可化其偏蔽而不害

於大同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出於史官放者爲之則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拘者爲之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者流出於理官刻者爲之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名家者流出於禮官警者爲之則苟鉤鈞析亂而已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官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從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邪人爲之則上詐讓而棄其信雜家者流出於議官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鄙者爲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雖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然亦弗滅也九家之說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班氏之論如此韓子亦言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五十四 明發書 約圖刊本

儒墨相爲用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別之所以明其異序之所以化於同而無如攻之者之反專用力於是以立異而鳴高務末而忘本而不圖其害之至於斯極也

何注云云疏曰以攻爲治者本攻之引申朱氏說文通訓謂工之通借蓋治器之人爲工人之治器亦爲工例得通用也詩楚茨傳善其事曰工善其事者專治也焦氏理堂據易繫辭虞注詩小雅毛傳以攻爲摩錯然云彼此摩錯而害止則與各章以也已爲語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五十七 西明發書 約圖刊本

詞者通例不合又易傳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氏引之倒其文云善道有統又注一以貫之全引二句云善有元事有會知其元則眾善舉焦氏謂此卽莊子所云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 注孔曰由弟子也姓仲名由字子路也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釋文誨女音汝後可以意求之知也如字又音智皇本高麗本女作汝不知下有之字

正義曰陳仲魚古訓引集說孔曰誨猶教也朱注曰

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黃先生曰用心於格致之學者始無自信之蔽無自信之蔽者益精於格致之學朱注二義兼備為是夫子悅開之未信而許賜之不如皆此意也若王陽明輩謂真知之外更別無知此專重良知之過也蒙案荀子子道篇韓詩外傳三卷說苑雜言篇皆載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二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誨之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自知者自求真知以為知欲使人知者不能不強不知以為知也蓋子路好勇往往自以為知自以為能當其改服入見而於子之所誨未能釋然故夫子呼而詰之抑其子智自雄之氣告以言行之要即為知

仁之方此經記者撮舉能知一節而所能可以互會然則首句當依皇疏後一通以由字句誨女句知之平三字作一句若以誨女知之平五字連讀則之字為贅詞朱注之道二字亦似添設矣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緹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

門人請為弟子案隱引家語一字季路

子張學于祿 注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顛孫名師字子張也干求也祿祿位也

史記弟子傳引學作問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二 五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爾雅釋言干求也干乃迂之借說文迂進也謂進而求之也說文祿福也福備也無所不備之謂福渾言之祿即是福詩福祿如茨鄭箋爵命為福賞賜為祿此析言之也孝經注食廩為祿周禮太宰八則祿位以馭士八柄祿以馭其富故爾雅釋詁又訓穀孟子注穀所以為祿也史記引學干祿作問干祿惟學故問所問即學學與問本相因四民各有分職士以治人為業學而優則仕亦仕而優則學左宣二

年傳宦三年矣服注宦學也曲禮宦學事師能氏云
宦謂學官事學謂習六藝古人不廢宦仕之學故不
諱于祿之名戚鶴泉謂于祿即求福詩言自求多福
于祿百福早麓首章言于祿豈弟卒章即言求福不
回是于祿與求福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左襄二
十三年傳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中論曾子曰人而好
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
遠矣禍福如形聲之影響言行乃榮辱之樞機故夫
子勛之以言行謂修言行以求福似不必專指祿位
也然而中庸言大德必得其祿夫子言學也祿在其
中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于祿也趙注亦以為祿位
蓋福祿所賅者廣而祿位乃百福中之一事也
鄭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頌孫師陳人字子張少
孔子四十八歲索隱鄭元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
屬陳郡也是子張本陳人而呂覽以為魯鄆家蓋頌
孫氏本陳後而來奔於魯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夫
子告之以安身取譽入官即出仕故注以祿為祿位
也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二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注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也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注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注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釋文算九下求反行下孟反

正義曰朱注引呂氏云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
叔子云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朱子云
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
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又引程伯子
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或
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倂在其中惟
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黃先生曰凡經言在其中者
事不必然而舉其能然者也君子道其常亦盡其能
然之道而已蒙案疑殆尤悔四字以同部叶韻互言
見義疑从矣止矣古文矢矢止則已定而說文訓惑
者猶亂之訓治也尤當作說文說學也詩綠衣傳
無訖兮傳過也悔說文恨也公羊襄廿九年傳注咎
也又四十年傳注殆疑也王伯申謂疑殆對言互訓
史記倉公傳拙工疑殆殆亦疑也子請殆宜訓近詩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二 六十五 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節南山無小人殆箋殆近也孟子殆於不可猶似乎不可也疑者惑而未定殆者近似而非其餘不疑不殆者皇疏謂存錄在心亦未必中理也故慎之禮緇衣篇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做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曾子立事篇曰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

明明子論叢解義疏 卷二

空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言亦可謂慎矣五儀篇說士之行曰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孝經說卿大夫之孝曰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然後能守其宗廟諸書皆與此經相表裏蓋言忠信行篤敬可以行家邦言寡尤行寡悔可以求福祿此即安身取譽之道亦入官得祿之符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尤過也者尤本訓異段借作說詩

載馳許人尤之四月莫知其尤中庸下不尤人傳箋注皆訓過孟子畜君何尤注無過也書呂刑報以庶尤說文引作誅是一字本通也云殆危也者義本說文書秦誓亦曰殆哉左昭四年傳晉有三不殆傳注皆訓危以寡為少者說文寡少也从宀从頌省頌分賦也分則少矣爾雅釋詁寡鮮罕也鮮罕皆眇之借也

鄭注云云疏曰刑本作亦同得祿之道語氣反滯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注包曰哀公魯君之諡也孔子對曰舉直錯

明明子論叢解義疏 卷二

空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諸枉則民服注包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舉枉錯諸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直則民不服

釋文錯七路反置也鄭本作措投也枉紆往反七經考文云古本何為則民服下有也字漢費鳳碑後漢書梁鴻傳注詩閔予小子疏文選關中詩注引錯皆作措北史何妥傳引無二諸子

正義曰朱注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眾也程叔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外注引謝氏良佐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蒙案錯借字鄭本作措正字也訓投正誥也故顏淵
篇皇疏訓廢廢與舉正相反蒼頡篇諸非一也聲類
諸詞之總也故廣雅釋詁訓眾朱子所本也王伯厚
困學紀聞引孫季和說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
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
非枉之所能服也是訓諸為之錯為加則經文須添
之上二字且不服專以直者言服專以枉者言其言
亦偏

包注云云疏曰史記魯世家云哀公名蔣定公之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六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解恭仁短折曰哀蚤孤
短折曰哀哀公夫人定嬖所生即位年四歲二十七
年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弗克奔衛孫於邾遂如越
卒於有山氏故諡曰哀云錯置也者說文錯金涂也
正字作措置也置謂廢棄考工記梓人則必如將廢
措廢措即廢置古人廢置兼行止猶治亂之可互訓
也臧文仲廢六闕廢實謂建置故云三不仁讀者心
知其意可也云邪枉者說文桂衰曲也衰曲與正直
相反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注孔曰魯卿季孫肥也康諡也

正義曰廣雅釋詁以與也易得妾以其子書金滕天
大雷電以風禮大射儀各以其耦進注以猶與也詩
江有汜不我以不我與旄邱必有以也必由與也以
與雙聲互言也

孔注云云疏曰左傳哀公三年秋桓子有疾卒康子
即位史記魯世家季康子名肥諡法解溫柔好樂曰
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注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 孝慈則忠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六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注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注包曰舉用善人而

則民勸也 皇本臨字下敬字勸字上皆有民字考文曰上一民字恐誤案作臨之臨民均可民之連用必有一衍

正義曰朱注莊謂容貌端嚴也中庸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曲禮非禮不誠不莊注莊敬也又曰毋不敬
儼若思君子大居敬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而民安有不敬者乎爾雅善父母為孝說文
慈愛也墨子經篇孝利親也賈子道術篇親愛利子
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王伯申謂孝與慈不同而

同取愛利之義故慈可以施於上孝亦可以施於下而連言之則通謂之孝慈其說是也晉語文王孝友二號而慈惠二蔡史記五帝紀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是孝慈之施於兄弟者也周書謚法解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孔晁注言周愛親族是孝慈之施於親族者也禮運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孟子離婁篇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賈子胎教篇子孫慈孝是孝慈之施於祖考者也慈本惠下之專稱而連言之慈亦可施於父母如齊語慈孝於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母又曰不慈孝於父母墨子尚賢篇入則不慈孝父母非命篇入則孝慈於親戚親戚古謂父母也管子山權數篇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莊子漁父篇事親則慈孝曲禮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曰虎通義孝慈父母賜以秬鬯內則味爽而朝慈以旨甘祭義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謚法解慈愛忘勞曰孝喪服四制武丁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說文烏孝鳥廣雅以爲反哺之慈烏是皆慈之施於父母也子愛利其親連言之曰孝慈因而上愛利其民亦可連言曰

孝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孔疏以威莊故尊之如父以孝慈故親之如母淮南修務篇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魏書郵琛傳慈惠愛民曰孝此皆孝之施於民者也黃先生以孝當作季季效也謂引導之使人可仿效然恐與下教不能相混且孝从老省古音在幽部季从父聲古音在宵部二字各韻不相通借而孝慈古本聯語不得分而疏之也朱注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善風俗通義過譽篇歐陽欽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三國志徐邈傳曰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是又以教字絕句然以不能二字連下則與問詞不相應矣包注云云疏曰云莊嚴也者漢明帝諱莊故說文無訓釋漢書人表楚莊王國莊子下莊子皆以嚴字代之嚴助嚴光嚴遵萬石嚴嫗皆本莊氏也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注包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爲政也正義曰書微子篇疏左定四年傳疏引鄭注云或之言有也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曰虎通五經篇謂

孔子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而引此經書曰云云然自衛反魯夫子年近七旬故朱子以為定公初年之事史記世家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是時陽虎作亂季氏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惟時夫子正當強仕之年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注包曰孝乎惟孝者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于兄弟也施行也政所施行也所行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政道即是與為政同耳

釋文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矣其為為政也一本無一為字漢石經孝乎作孝于皇本同是亦為政下有也字華范後漢書郵惲傳白虎通義引高麗本皆有也字

正義曰孝乎三句尚書之佚文也自東晉偽造古文者屢入君陳篇內又截去孝乎二字以惟孝友于兄弟作一句不知君陳篇漢時已亡而孝乎惟孝乃贊美至孝之詞猶禮燕居之禮乎禮公羊傳之賤乎賤爾雅釋訓之微乎微史記淮陰侯傳之時乎時素問之形乎形神乎神揚子法言之習乎習才乎才辰乎

辰雜乎雜及漢語肆乎其肆韓文醜乎其醜皆語詞之重疊者故晉夏侯湛昆弟詰潘岳閒居賦序陶潛卿大夫孝傳贊梁元帝劉孝綽墓志銘唐李善注邱希範與陳伯之書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獨孤及李府君墓志銘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宋張齊賢曾子贊皆用孝乎惟孝之句隸釋載蔡邕石經殘本皇疏日本足利本陸氏釋文本乎字本作于與白虎通義五經篇御覽載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所引皆同施於有政後漢書郵惲傳引於作之三國志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魏武紀注引於作于蓋尚書例用于字自開成石經論語定孝于作孝乎至宋遂以書云孝乎為一句是因偽書之謬而并亂論語之文也孝經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官此經施於有政謂移於有政也詩葛覃傳施移也曾子立事篇曰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丞司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與從政者矣賜子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

為善必自內始也是亦施于有政之說也奚必居位而後為政哉

包注云云疏曰爾雅釋訓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注所本也云施行也者禮器云施則行孔疏施用也用以行政也政所施行也五字邪本無之又選閒居賦

注引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注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注包曰大車牛車輓者輓端橫木以縛扼者也小車端上曲鈎衡者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七十四明故書

釋文車音居無輓五兮反字林五支反無輓五忽反又音月五經文字軌軌上說文下隸省新序節士篇引車作輿

正義曰朱注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小車謂田車兵

車乘車也說文輓大車輓端持衡者也軌車輓端持

衡者也古者大車直輓二輓端著橫木名曰鬲鬲長

六尺所以持鬲名曰輓鬲又縛一曲木以駕牛頸名

曰軛又名烏啄縛軛之革名曰鞞又曰鞞小車曲輓

一名曰鞞鞞端著橫木名曰衡衡長六尺六寸所以

持衡名曰軛軛又縛兩軛以駕兩服馬名曰兩鈎縛

軛之革名曰鞞又作鞞是輓軌皆著輓端以持橫木橫木者鬲也衡也輓軌特所以持之而包注以輓為輓端橫木以軌為輓端上曲鈎衡者皆非也疏又引鄭君注云輓穿輓端著之軌因輓端著之所謂穿輓端者蓋以橫木兩頭為內穿過二輓端之鑿而以小木關輓外即輓也所謂因輓端者蓋以輓端為內穿過橫木中之鑿而以小木關輓端即軌也故韓非子外儲篇引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又墨子魯問篇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七十四明故書

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誰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

臾斷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轄輓之誤也揚子太元

經閉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輓軌貴以信也是

大車高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在咫尺之

輓軌車無輓軌不能行猶人無信不可行信之在人

亦交接相持之關鍵須臾不可棄去故君子所貴也

不知其可謂不知其不可也與患得之省不字正是

一例抑又思之鄭君說大車以橫木穿兩輓而以輓

關輓外小車以獨輓穿橫木而以輓關輓端所謂橫

木者皆挺直不可以轉動其制似未盡善皇疏謂古時牛車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為柅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予謂先取橫木亦當為曲木特與柅大小不同耳以曲木兩端與兩轅內外相並而以小圓木橫貫之則曲木上下可轉動而牛脰得以低昂而自便小車之持衡如今農家之裝犁犁之衝端猶車之轅端以轅與橫木上下相疊而以小圓木直貫之則橫木左右可活動而兩服得以前卻而自由以之比信所謂大信不約行之裕如也是真以恩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尺之木引三十石之任故墨子以為巧若僅藉輓軌為鍵鑄則引力仍在轅與衡而亦何任之有哉何巧之有哉

孔注云云疏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人而無信不誠無物則仁義禮知皆無成矣孔注以其餘解其字亦非無意然核其語氣究以其字指無信而餘字添說

包注云云疏曰云大車牛車者攷工記鄭注同車人為車大車崇三柯鄭注大車平地任載之車轂長半

柯者也其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也云小車駟馬車者考工記駟人為駟謂專為駟馬車之轅也國馬之駟深四尺有七寸注謂兵車乘車也田馬之駟深四尺注謂田車也又有驚馬之駟深三尺有三寸度又減於田車要之皆駕四馬者也車人職又有羊車柏車注以柏車為山車疏以羊車為宮內所用賈疏又引論語謂大車為柏車小車為羊車陳氏古訓疑是鄭君注未敢信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注孔曰文質禮變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釋文十世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

正義曰朱注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皇疏十世十代也蒙案子張問十世可知而孔注謂問文質禮變者以下文所答推之此經之發凡起例也凡問詞記者例不詳敘故或問孝或問政或問仁所問同而所答各不同當日必有互相質問之詞故夫子隨所問而答之後儒或因此訾議先賢臆度之過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注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

可知也

注馬曰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

釋文夏戶雅反皇本高麗本世下有亦字御覽禮儀部引同漢石經損作損隸省也梁書引或作有晉書杜預傳引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

正義曰朱注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蒙案董子對策曰道者萬世無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處故政有既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

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

聖相受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

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譬

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

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

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

賢不能善治也蒙案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

而董子謂王者改制不改道蓋因革損益在乎禮而

所以因革損益仍合乎道禮苟大同則以因爲因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七十五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虞是也禮苟稍異則以損益爲因三代是也至於失道壞禮如暴秦不更之無以爲治善於革正其善於因也禮器云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引此經以證史記世家云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夫子舉三代以酌其中董子統前後以窮其變世運之盛衰以道爲斷治理之因革以道爲衡其於夫子之言觸類引伸若合符契通天人貫古今本天德以談王道漢以後如董子者有幾人哉

王仲任謂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吾亦云然

馬注云云疏曰云所因謂三綱五常者白虎通義以君臣父子夫婦為三綱以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為六紀引禮緯合文嘉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為三綱禮哀公問政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義則庶民從之矣此三綱之說所本也有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主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綱因而有五常父子天合也由父子之恩而推之則有兄弟君臣義合也由君臣之義而推之則有朋友夫婦牝合也半為恩半為義故大倫止于五書舜典慎徽五典爾雅釋詁典常也鄭注五典五教也又云五品不孫王肅注五品五常也又命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馬融注五教五品之教也偽孔傳五典五常之教也孟子許行章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是則五典也五品也五教也實即孟子之五倫中庸之

五達道鄭君注中庸謂常行之道百王所不易蓋以率性言謂五常之道以修道言則謂五常之教也乃左傳文公十八年史克引臧文仲之言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弟恭子孝鄭君以此注五品偽孔以此注五典然史克所舉非必與書相合書命契左傳舉八元本非一事而左傳專以教民言故不出一家之內命契典禮宜統家國天下孟子深於詩書當得其實也至禮樂記云道五常之行論衡問孔篇云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皇疏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主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此釋馬注之五常抑知馬注言五常之教王充言五常之性意各不同不然此章夫子本論禮而何以闕入仁義智信哉云所損益謂文質二統者白虎通義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受之陰之道極則陽受之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易故禮表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董子繁露三代改

制篇曰一商一夏一質一文而或以三教混之三教者夏人之王教以忠忠形於悃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敬形於祭祀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文形於飾貌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此固別有取義與文質不可渾合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主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敬始重本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萌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乎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黑也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

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二月也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或有所不改者何也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聲味不可變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以上皆出白虎通馬注所本也云物類相召云云者召皇本作招世皇本作勢數語與馬注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主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類史記世家注引作何解是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注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謂以求福也

釋文謂也救檢反

正義曰朱注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謂求媚也又語錄云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皆謂非其鬼蒙案此節蓋夫子譏當時之淫祀而以人鬼概括天神地祇也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

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魯語展禽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春秋時之淫祀見於左氏內外傳者如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八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號之祀丹朱晉之祀黃熊魯之祀爰居怪怪奇奇不一而足至於魯侯之僭郊禘季氏之旅泰山則尤非禮之甚者善乎僖公十年狐突之對其太子也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僖三十一年甯武子之諫祀夏相也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哀公六年楚昭王之不祀河神也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此皆卓然不惑於非其鬼者又襄公十年晉荀偃之諫禱桑林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昭公元年于產之論實沈臺駘曰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

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此不論其是與非而壹不惑於鬼神者若夫楚子玉不以瓊弁予河神謂其慢神而違眾鄭子產若以夏郊責盟主似是傷霸而思王此固別有取義至昭公七年子產立伯有子孔之後謂子太叔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對趙景子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八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沉良霄敝邑之卿從政三世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此卽先王祭泰厲祭國殤後世不必大宗皆予立後之精意也惟聖人能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非子產之淹博其誰能如此而全謝山一概譏之不亦過乎
鄭注云云疏曰云人神曰鬼者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廣

雅釋天鬼祭先祖也是人神曰鬼也又物神謂之鬼是但對天地而言人亦物也其實百物之神曰魍俗作魍周禮春官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魍是也以詔為求福者說文謂諛也左襄三年注諂媚也禮少儀頌而無調疏謂橫求見容故貧而無諂皇疏云非分橫求曰諂

見義不為無勇也

注孔子曰義者所宜為也而不能為是無勇也

正義曰朱注知而不為是無勇也蒙案夫子嘗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故曰仁者必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勇而此以見義不為為無勇蓋仁義不可偏廢舉仁足以賅義舉義亦所以賅仁也朱子以知字代見字謂已知義之所當為而志不果為而力不能為是其咎不在知之有未致而在意之有未誠黃先生以為優柔寡斷持守未堅此大學格致之後所以必加以誠意而中庸三達德之終貴乎勇也抑考之說文意訓志志與識本古今字志者心之所之也意者心之所識也致知在格物擴其心之所未知也致知必誠意實其心之所已知也故誠意雖次於致知之後

而要其用力仍不外乎求知夫子以務民義遠鬼神

答樊遲之間知實與此章相表裏務民之義者真知

其義而必為也敬鬼神而遠之者真知其非義而不

諂也蓋必真有所知然後實有所見而識精斯力定

理直斯氣壯故朱子又云若從源頭看來乃是知之

未至所以為之不力然則見以為義未必真知其為

義見以為非未必真知其非義則所見仍如未見也

安望其能有勇哉法言淵鶩篇論孟子之勇曰勇於

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夫孟子之

言大勇也曰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

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程瑤田論學小記曰孟

子不動心有道以能養氣也氣何以得養以集義也

義何以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能致其知則心有主

而義以集然後見之於行事事皆合於義易所謂義

以方外如此是欲集義以養氣必先致知以精義故

孟子自謂能養浩然之氣而先之曰我知言又謂告

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所謂求於心而知言者非格物窮理以致知何以
集義以生其氣配義以行其氣哉然孟子論養氣推
本於知言而予則又有進焉者對大廷之廣眾其要
在知人此孟子之不動所以合養氣於知言也質幽
獨之神明其本在知天此夫子之不惑所以進窮理
以知命也蓋氣生於義勇生於知知言以知人而是
非不惑尤必知命以知天而禍福不搖非鬼而祭詔
求福也見義不為倖避禍也人苟知人而又知天則
浩然之氣塞於兩間矣而何懼於鬼神何畏於生死
故中庸之達德有勇必先有知而論語之終篇知言
必先知命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全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義所宜為者義當作誼說文誼人
所宜也釋名誼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太元元數
性誼注誼之言宜也中庸義者宜也祭義義者宜此
者也皆借義為誼也周禮肆師典命注皆云古者書
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董子繁露義者我也宜
在我謂之義是又以借字說本義也孔云不能為者
是無勇在力不足而吾終以為見不明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二終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全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三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八佾第三

釋文凡二十六章朱注同漢石經二十作廿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注馬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

釋文佾音逸

正義曰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傳

眾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羊穀梁皆云天子

八諸公六諸侯四由是而推之五等諸伯當用二則

子男將何所用穀梁又引尸子天子至諸侯皆用八

佾要皆當時之侈僭不若左氏之言為詳贍也左傳

服注云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八四

十八人大夫四四八三十二人士二二八十六人晉

語韋注云八人為佾備八音也皆與馬注意合而何

休注公羊杜預注左傳以為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則

諸侯六六止三十六人大夫四四止十六人士二二

止四人不知說文佾本作舛從肉從八後加人傍八

卽其人數也宋書樂志太常傳隆曰八音克諧然後

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隆殺以兩減其二列爾以為

一列又減二人士止四人豈復成樂今案後漢祭祀

志祠靈星舞用童男十六人注服虔應劭曰十六人

卽古之二羽也禮儀志旱行雩禮舞僮二佾此言二

佾與祠星言十六人一也楚辭招魂云二八侍宿大

招云二八接舞王逸注二八二列也左傳襄公十一

年鄭賂晉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越語越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韓非子十過篇秦繆公遺

戎王女樂二八韓詩外傳九引作二列史記世家齊

遺魯女樂八十人御覽引家語作二八此皆舞列八

人之證也孰說文本作孰為熟之正字食飪也借為

屬今作疇爾雅疇誰也一聲之轉也忍說文能也廣

雅釋言耐也從刃從心謂心堅而能決絕也凡堅而

能止曰容忍堅而能行曰強忍容忍仁也強忍義也

殘忍則不仁不義楚語所云強忍犯義者也此章皇

疏以忍為容忍謂季氏之罪不容誅朱子以忍為強

忍謂季氏之敢於爲惡蓋魯自周公有勳勞於天下
賜以天子之禮樂故禮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
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至昭公二十五年將
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吳斗南謂人當
作八魯自隱公初用六羽當有六八季氏大夫本有
四八今又取公之四佾以往則公止有二八故漢書
劉向上封事曰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
專國政卒逐昭公是以季氏爲平子而非始於桓子
也蓋自來爲臣子者敢於僭竊非禮罔上行私未有
不釀篡弒之禍者以大夫而越諸侯僭天子其罪已
不勝誅况乎奪之公室以益私家始也作三軍而國
分以三繼也舍中軍而季取其二以致君弱臣強家
肥國瘠射則三耦不備舞則二佾僅存試問其心目
中尚有君父在乎無如臣子之強忍既如彼而君父
之柔忍又如此左昭元年傳所謂魯以相忍爲國日
忍一日陰擬於陽卒至昭公孫齊歸死無所此誠有
心人所爲痛哭流涕長太息安能忍而與此終古也
夫子以一忍字交譏之與大易之戒履霜春秋之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三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亂賊同一深憂遠慮於以知禮教之辨名分別等威
之大有關於人心世道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孰誰也者爾雅釋詁疇孰誰也公
羊傳王者孰謂注孰誰也詩誰能孰熱墨子尙賢篇
引誰作孰云佾列也者廣雅釋詁同皇疏猶行列也
云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者禮記祭統云昔者周
公且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
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明堂位
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受王者禮
樂也然惟得於文王周公廟用用之他廟亦爲僭
也故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
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
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他廟也
云季桓子僭於家廟舞之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相
值親見其事而譏之其實僭不始於桓子也皇疏謂
者評論之詞有對面而言者有遙相稱評者如子謂
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是對面也今此所言是遙相評
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三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三家者以雍徹

注馬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

以徹祭今三家

亦作比樂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

之堂

注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

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

釋文雍於容反徹直列反本或作徹相維息亮反助也辟公必亦反君也五經文字撤去也詩頌雍作鮮皇本穆穆下有矣字

正義曰詩序云雖禘太祖也爾雅釋天以禘為大祭

故冬至祭昊天於圜邱夏至祭地於方澤孟春祭

感生帝於南郊季秋祭五帝於明堂經傳皆謂之禘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五十四明義書

而宗廟之禘祭有二吉禘為三年喪畢之祭終王大

禘也時禘為宗廟四時之祭夏殷為夏禘居四時時

享之一周乃改夏禘為夏禘又於時享之外行三年

禘而五年禘闕宮傳云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惟

天子兼之雍即禘太祖之樂歌也周以后稷為太祖

而鄭箋以太祖謂文王以詩辭不及后稷也不知詩

言文武維后而先之以宣哲維人與下武言世有哲

王統陳先世之德以為文武受命之所本正是一例

何嘗不言后稷周以文武為受命之祖以后稷為肇

封之祖立后稷為太祖廟故惟后稷稱太祖且成王

時文王尙居四親廟安得於文王廟特禘則此詩實

為禘太祖后稷之正歌而後世或兼用於文武廟也

乃又為祭畢徹俎之歌者周禮樂師職云及徹率學

士而歌徹鄭注徹者歌雍又小師職云徹歌鄭注於

有司徹而歌雍是雍又為徹祭之樂章禮記燕居篇

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則又取辟公肅雍之義而通

用之作樂賦詩往往上取下就況以天子廟祭之正

歌而為天子廟祭之徹歌不嫌一詩兩用也若夫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六十四明義書

家者魯侯之臣周天子之陪臣也三家之堂金吉甫

以為廟堂公廟設於私家由三桓始此桓公之廟堂

也舞在堂下故上章言庭歌在堂上故此章言堂爾

雅釋詁相助也思齊傳雍雍和也文王傳穆穆美也

曲禮天子穆穆謂天子之容也包注以辟為諸侯公

為二王後鄭箋以辟為卿士公為諸侯要之皇王后

辟公侯爾雅皆以為君漢書韋元成傳云立廟京師

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

大義劉向傳云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

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皆引此詩以證則概以爲諸侯者是也且夫助祭者尊之以辟公主祭者凜之以天子則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儼然有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之等威故雖魯侯受命得用王者之禮樂未聞歌及此詩以不敢當天子之尊也而三家者竟以私廟之堂擅用王朝之制若昧於無所取而歌之豈真弗聞而弗知也者若冀其有所取而歌之是直以陪臣而天子自居試問其私心果何所取乎夫子詰之以奚取若譏其無知之妄作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實挾其蓄意之不良謝氏顯道以上章爲不仁此章爲不知猶屬皮膚之論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者魯三家同出桓公之後故又稱三桓桓公適子莊公爲君庶子慶父之後爲仲孫氏叔牙之後爲叔孫氏季友之後爲季孫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故曰孫仲孫後改曰孟孫蓋是庶長之稱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也當時慶父叔牙皆得罪惟季友有功於公室又係莊公同母弟故季孫以上卿爲大

宗所以上章獨言季氏也云雍周頌臣工篇名者謂臣工什之第七篇也云天子宗廟歌之以徹祭者徹當作礉借作徹俗作撤去也儀禮有司徹注云徹其堂上之饋及祝佐食之俎也詩楚茨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徹歌雍詩者荀子正論篇云代舉而食雍而徹乎馬氏長笛賦亦云食舉雍徹蓋以本經爲據也鄭君本之以注樂師小師職季氏明德謂歌徹別有詩三家僭妄未必定以徹詩歌於徹然皆以意言之不如從馬鄭之爲得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詩序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二詩皆有烈文辟公之文而毛傳無訓釋以序明言諸侯不必再爲辟公作訓也包氏以公爲二王後二王之後爵爲上公渾言之亦諸侯也邢疏謂包依毛傳未知其審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注包曰言人能行禮樂也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

正義曰朱子外注引李氏郁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

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蒙案皇疏云此章亦為季氏出季氏僭濫王者禮樂
其既不仁則柰此禮樂何乎太平御覽引此亦連上
章然則此所謂不仁卽八佾章之忍字此所謂如何
卽雍徹章之奚取而其實此章之仁字卽為禮樂之
本記者類序於此與下章本字未始不相關會也

包注云云疏曰皇疏引江熙云所貴禮樂者以可安

上治民移風易俗也然其人存則興其人亡則廢而
不仁之人居得興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者之屬

明明字論語集義疏

卷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無所施之故歎之而已案此疏似未抉透仁與禮樂
之關鍵金吉父云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
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不
莊敬不和樂便是不仁鄙詐慢易則如禮樂何哉此
說足申包注不能行之故

林放問禮之本

注鄭曰林放魯人也

正義曰禮記禮器篇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

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又

曰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

事以樂醴酒之用元酒之尙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

簞之安而棄鞮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

大戴禮荀子禮三本云大饗尙元尊俎生魚先太羹

貴飲食之本也大饗尙元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

稻粱祭饗太羹而飽平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

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謂

大隆故尊之尙元酒也俎之生魚也豆之先太羹也

一也利爵之不卒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佾之不食

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廟之未納尸也始卒之未

明明字論語集義疏

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小斂一也大路車之素幘也郊之麻冕也喪服之先

散帶一也三年之哭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

也縣一磬而尙拊搏朱弦而通越一也凡禮始於脫

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其

下復情以歸太一荀子楊倞注云情謂禮意喪主哀

祭主敬之類文謂禮物威儀也是則一戴記所謂本

乃禮中之本也朱子集注以爲本體語錄以爲本初

要皆就禮以言本而近或以禮專指儀文言遂以禮

爲思信之薄而別於禮外以求本此異端外禮外義

之說也

鄭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家語弟子解均無林放故鄭君惟曰魯人也然蜀文翁禮殿圖有之唐贈清河伯宋贈長山侯林放字子邱孔子弟子詳見闕里文獻考畢氏沅關中金石記不知史記何以佚之也姓氏譜謂林放比干子子堅之後逃放山林因以為氏不足據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注包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

明學子論語集注疏 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釋文易以或反鄭云簡戚千屋反南史顧憲之傳引戚作感

正義曰皇疏引王弼曰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能尋本禮意也蒙案禮賅吉嘉賓軍喪凶禮也廣雅釋言與如也王氏疏證云凡經言與其者皆如其也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不服華色之服不稱僇易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奢與儉皆不得其中猶倨與句皆不合於矩故皇疏謂禮之本意在奢儉之中不得中者皆為失也蓋禮以敬為本曲禮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

7A

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夫哀生於仁敬生於義仁義者禮之所由生故哀敬為制禮之本忠信者所以實其哀敬也儀文者所以將其哀敬也禮則合乎忠信儀文以為節使之範於中而無太過不及之名故曰禮者中制也奢與易失於中而哀敬不足者也儉與戚失於中而哀敬有餘者也過與不及皆失中即皆不合禮與其失於中而哀敬不足也何如失於中而哀敬有餘者猶得

明學子論語集注疏 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制禮之本意也周末文勝奢僭成風往往以美沒禮而高談脫略簡易治喪又至以菲廢禮皆不知禮之本之過也夫子大林放之問而告之以此使知禮主乎敬喪主乎哀儉則有不敢放縱之心而敬無不盡戚則有不忍背死之意而哀無不誠此其所以猶得制禮之本也歟故小戴云反本脩古不忘其初大戴云其下復情以歸太一

包注云云疏曰釋文引鄭注訓易為簡黃先生以易為坦易謂老氏墨氏齊死生而治喪皆簡率後人喪

中祭莫如吉禮又用僧道贏飯以喧雜之皆由於坦
易之過故包注直以為和易意本一貫也朱子訓易
為治如孟子易其田疇之易以為節文習熟然必增
說無實之義且與戚字不相反對也言禮之本意云
云者皇疏謂注意所答四失從二即是禮本又云舉
其四失則知不失即其本要未會通經意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注包曰諸夏中
國也亡無也

論衡問孔篇引如若無也字公羊襄七年傳注詩
茗之華疏三都賦注韓子原道篇引俱無也字韓文
始題為經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云此章為下僭上發也言中國所以尊
於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亂也用室既衰諸
侯放恣禮樂征伐之權不復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
之國尚有尊長統屬不至如我中國之無君也韓子
原道文引此經以為諸夏雖無君而禮義不廢猶勝
於夷狄之有君邢疏本之謂若周召其和之年蒙案
以文義釋之皇疏較順故朱注引程子尹氏亦同其
說韓文公因闢佛而為有激之談意各有所在也內
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春秋所以著尊王

之義錄匪風而傷無王錄下泉而傷無霸魯論所以
歎有君之無極目寰區滔滔皆是夫子嘗欲浮海而
居九夷亦此意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諸夏中國者說文翼中國之人也
從頁從白從父白兩手父兩足也隸省作夏虞書蠻
夷猾夏傳華夏也漢書刑法志注諸夏中國諸侯也
夏大也言大於四夷邢疏言有禮義之大有文章之
華也云亡無也者說文無作緜隸變作毖或省作亾
或借亡字為之亡無一聲之轉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
注馬曰旅祭
名也禮諸侯
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臨邑祭泰山非禮
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

釋文旅音呂祭山曰旅與音餘皇本女弗作汝不御
覽引同

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則
大夫位非專封不得祭山川也爾雅釋山河東岱郭
注岱宗泰山又云泰山為東嶽蓋泰山在博漢晉志
屬泰山郡或在奉高今在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北春
秋時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諸侯所應祭故僖公三

十一年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卜郊不從猶三望三望
昔公羊以爲泰山河海是魯侯得祭泰山也禮器云
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是齊侯亦得
祭泰山也旅本軍旅之正字引申之義訓陳列爾雅
釋詁旅陳也周書作雒解旅楹注旅列也儀禮鄭注
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然臚與皮膚爲一字又旅
之借字玉篇廣韻有旅字云祭山川名說文所無俗
字也旅爲祭名者禮器云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
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注大旅祭五帝也周禮大宗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故謂凶裁旅陳也
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典瑞四圭有邸
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考工記玉
人兩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
氈案設皇邸職金旅於上帝則其其金版既瞭大喪
斲樂器大旅亦如之笙師大喪斲其樂器大旅則陳
之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饗人國有祭事
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太卜凡旅陳龜注旅非常祭
或別言旅上帝或別言旅四望而大旅與大喪爲類

其非常祭可知賈疏以凶爲年穀不熟裁爲水火此
誠國之大故也禹貢梁州蔡蒙旅平雍州荆岐旣旅
又總言九山刊旅禹因治水而旅山則亦國之大故
也當日季氏之旅祭未必爲國泰民安起見揣其私
故或因一時之疾害妄祈五福之康甯攷之左傳昭
七年韓宣子謂子產曰寡君寢疾並走羣望襄二十
六年王子朝曰至於夷王諸侯無不並走其望以祈
王身是時天子諸侯固有因疾病而禱祭四望山川
者旅旣非常祭季氏或因疾而祈禱想當然也然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六年楚昭王病卜云河爲祟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
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
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以爲知大道乃季
氏以大夫而僭國君之命祀不但不能徼神佑而得
福反將干天怒而召災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故
夫子使冉有諫止之若爲季氏謀也者而急切其詞
曰救

馬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
十九歲爲季氏宰集解鄭元曰魯人家語云冉求仲

弓之宗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爲季氏宰云救猶止者義本說文孝經匡救其惡注亦訓止故皇疏以爲諫止也周禮大司徒使之相救注救凶災也司救注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申鑿雜言上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穀梁僖元年傳言天非救也注赴急之意則較諫止更進矣

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注包曰神林放尙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釋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音同曾則登反則也筆解云謂當作爲路史無懷氏論引作是

正義曰公羊傳云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

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山川有能潤於百

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泰山固維周天子魯侯之所

有事也後世如季氏之僭不一人泰山之祀徧天下

其始惑於讖緯之說侈談封禪管子謂封泰山禪梁

父者七十有二家而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皆受命然

後得封禪齊桓以仲諫救而止爰自始皇作俑暨漢

之孝武光武唐之高宗元宗宋之眞宗皆襲行之駸擾當時貽譏後世梁有知禮如許憇者謂聖主不須封禪凡主不應封禪梁武以其救而中止此誠林放之儔也今有愚夫愚婦惑於道家者流謂人之初死靈魂收繫於泰山於是不顧非禮徧立泰山行祠元加封號爲齊天大生仁聖帝時有知禮如趙天麟者上書救之謂東岳者太平天子告成之地東方藩侯當祀之山今乃有倡優戲謔之徒貨殖屠沽之子每於春季四方雲聚干越邦典滌瀆神明停廢產業耗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損食貨亦已甚矣昔季氏魯之上卿旅於泰山孔子

猶欲其宰救之況小民之賤乎大人之教不以名器

分之則將素矣小民之心不以名器繩之則將恣矣

況淫祀者祀神之誠極寡希福之貪甚多且父慈子

孝何用焚香上安下順何須楮幣不然則雖竭天下

之香繼燼而焚之罄天下之楮爲幣而蒸之知其斷

無益矣伏望禁之無令妄費非但巫風廢消抑亦富

民一助此亦林放之流亞也蓋地靈者人自傑泰山

巖巖魯邦所瞻放旣生於秉禮之邦又得名山之鍾

疏故能探求禮本卓然不惑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蓋深責冉有之不如也嗚呼之
歎歎季氏抑歎冉有也林放墓今在泰山下生於斯
葬於斯真泰山之知己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誣而祭之者禮曾子問故誣于祭
也注誣妄也釋文嗚呼或作烏乎者說文烏於本一
字引孔子曰烏吁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字小
爾雅烏乎吁嗟也書洪範作嗚呼詩雲漢作於乎禮
大學作於戲漢書武帝紀作烏序五行志作烏嘯北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海相景君碑作歎歎路史引作惡乎皆同部通用也
東方朔傳注於戲歎詞也釋名嗚舒也氣憤懣故發
此聲以舒寫之也曾乃也訓則非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注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
釋文爭責衡反爭鬪之爭絕句必也射乎鄭讀以必也絕句

正義曰君子心性和平學養純粹凡事反求諸己自
然於世無爭夫子欲以禮讓化天下試舉一必爭之
所以觀無爭之君子而卽以君子之爭教天下之讓
實以君子之讓化天下之爭周禮大司徒以陽禮教

讓則民不爭曲禮君子退讓以明禮樂記禮至則不
爭夫子嘗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然而君子者無
爭之名也而射者必爭之所也故射義引此經鄭君
注曰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皇疏引顏延之曰射
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古者射禮有三將祭擇士
爲大射諸侯朝於天子或諸侯相朝而射爲賓射燕
息而射爲燕射三射皆謂之禮射而又有平時肄習
庶民所共與者曰鄉射其儀節大略相同古經可考
者惟儀禮之大射儀鄉射禮及小戴記之射義而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射之所以有爭者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
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
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一己之榮辱攸關
則不能不爭者情也射義又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
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
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
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
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
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

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舉主之功罪攸關則不得不爭者又勢也而又有必不能不爭者當射畢飲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勝者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不勝者北面取觶立卒飲坐奠於豐下勝者先升堂不勝者先降階勝不勝於此分卽賢不賢於此別兩兩相較情已難堪而投盞之奉觴與射節略同勝者跪授曰敬養飲者跪受曰賜灌射義曰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解爵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辭養也奉爵曰敬養是謂我有負薪之憂也是謂我老夫耄而無能爲也男子志在天地四方桑弧蓬矢之謂何跪受曰賜灌豈其甘居人下而竟不欲爭也耶射義鄭注曰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明乎其必有爭也故皇疏歷引李充樂肇范甯之說而斷之曰於射無爭非心所安或者謂依射義之言以射爲黜陟則太宰六官何以專厥職不中不得爲諸侯則列侯之廢黜將由此而輕黃先生曰古者再射重中的三射重禮樂之中不中者技藝之短長禮樂之比

不比者學業之優劣兼二者以衡之而所重在三射之試如三射不比禮樂以之助祭隕越以貽羞以之任政必有弁髦王章之弊此擇士以射之法然也豈謂太宰宗伯之身爲貴臣而猶以疏脫爲慮耶尙書大傳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禮所謂有慶益以地有讓削以地者如此蓋以不嫻禮樂之士輕薦於王朝其受讓削禮亦宜之不爲諸侯者謂所貢之士不能報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侯選舉之恩不能助諸侯有益地之慶也爲有報義祭統不求其爲注謂福祐爲己之報是也爲有助義詩鳧鷖福祿來爲論語夫子爲衛君乎鄭君皆訓助是也
孔注云云疏曰孔意以必也射乎四字連讀釋文引鄭讀爭字絕句必也絕句者蓋以必也二字略讀如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皆是一例故射義注仍以必也射乎連讀與孔無異或據此言君子平日必無爭又言君子

必無爭者惟在射則以必也上屬尙成文氣乎

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馬

日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

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鄭注詩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飲王於鳩反又如字

正義曰合攷儀禮大射儀鄉射禮凡射皆三次初射

三耦射不釋獲再射三耦與眾耦皆射三射以樂節

射皆釋獲飲不勝者此言揖讓而升下而飲謂升也

下也飲也皆以揖行其讓卽以讓寓其爭當以揖讓

二字略讀統貫而升下而飲連作一句特於升下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閒省一而字耳釋文謂鄭君讀揖讓而升下絕句而

飲一句少儀云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是升下

亦可連讀也乃賓筵詩箋又引下而飲作一句疏謂

引文不盡蓋飲於西階上不得言下而飲也禮自司

射誘射訖上耦出次揖進上射在左並行旋轉當階

北面揖至階下北面揖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所謂未

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

也自後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

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釋

例所謂既升堂之後凡三揖曰升堂揖曰當物北面

揖曰及物揖也卒射鄉射南面揖大射北面揖上射

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

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釋例所謂射後二揖曰卒射

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揖也凡此在初

射時未釋獲則無飲禮其再射時升下之禮帥初而

自司射命設豐以後勝者之子弟洗解酌酒奠於豐

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釋例所

謂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階揖也由是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

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解坐奠觶於豐下與揖不勝

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釋例所謂既

飲之後二揖曰卒解揖曰降階與升飲者相左交於

階前揖也凡再射三射之飲皆如此而禮自每次射

畢又有拾取矢之前後各四揖若兼取矢則上射下

射各一揖射於堂飲於階拾取矢於庭故射與飲言

升降而取矢惟言進退也統計初射以至再射三射

單射之升下其六次揖凡二十四飲之升下其四次

揖凡十而取矢與賓主人之特揖不與焉是由始及

終以揖行其讓卽以讓寓其爭也射義引此經鄭君

注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孔疏遂以此經之升

下爲飲射爵時之揖讓而非射時之揖讓不知射爭

勝負欲辭飲爵先祈命中故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

爵鄭箋云射者與其耦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

求爵汝蓋升射者爭之始飲爵者爭之終而始終出

之以揖行之以讓是君子之爭卽君子之讓也故曰

其爭也君子而其實君子之讓非君子之爭也故曰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君子無所爭射義將引此經而說之曰射者仁之道

也射求正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

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而暇爭乎哉

王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

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

下屬下句此讀不及王意也案射義引經鄭注以升

飲連說彼釋文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是鄭

讀與王無異也其箋詩以下而飲爲句孔疏謂飲射

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文不盡不可

以說此經也

馬注云云疏曰算籌也鄉射記曰箭籌八十長尺有

握握素握布四指指一寸是籌尺有四寸也公羊傳

曰膚寸而合投壺禮曰室中布五扶側手爲膚鋪四

指爲扶則握與膚扶同義也握素者刊其本也中之

所實常八籌而云八十者以十耦計之也二人爲耦

一人四矢皆中則用八籌焉每射中者一箇釋一算

一算爲奇二算爲純射畢釋獲上射於右下射於左

有勝者則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是以算多少分勝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負也多算酌酒以飲少算者雖爭猶讓故不失爲君

子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注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

釋文倩七練反盼普覓反又匹簡反又匹覓反絢呼

縣反鄭云文成章曰絢詩碩人史記弟子傳引盼誤

作盼字鑑曰俗作盼非盼胡計切恨視也唐石經亦

誤作盼正義曰皇疏此衛風碩人閔莊姜之詩也莊姜有容

有禮衛侯不好德而不答故衛人閔之也巧笑笑之

美者也可憐則笑巧而貌倩倩然也美目目之美

者也可憐則目美而貌盼盼然也素白也言用白
色以分閱五采使成文章也蒙案倩毛傳好口輔也
楚辭大招曆輔奇牙宜笑嗎只王逸注嗎笑貌字本
作媽登徒子好色賦嫣然一笑倩與嗎媽一聲之轉
故馬注以為笑貌也韓詩借作倩云蒼白色誤以倩
之本義釋之也盼毛傳目黑白分也韓詩傳目黑色
字林美目也皆引申義馬注以為動目貌則眇字之
借說文旬眇目搖也絢釋文引鄭注文成章曰絢儀
禮聘禮記絢組注采成文曰絢今文作約九經字樣

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三 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引說文作縞素說文作縞白緻縞也引申為凡白之
稱自古美人皆尚白皙晉書武帝為太子納妃曰衛
公女有五可端正而長白賈公女有五不可醜而短
黑故詩言膚如凝脂史言貌如冠玉或有以白致飾
如史記之幸佞傳粉者說文粉傅面粉也釋名首飾
有脂粉齊民要術有傅面粉英太元視粉其題注飾
也是皆以素為絢也蓋既有倩盼之美態而又有玉
質冰肌則相得益彰美而增豔倘有倩盼而非素如
無鹽女之皮膚若漆是九歌所詠既含睇兮又宜笑

之山鬼也將何以為絢哉皇疏謂既有倩盼之貌又
能以禮自結束如五采得白分閱乃文章分明此本
鄭注探下文以言之而為素行之端莊素履之嫻雅
則更進一籌矣第此詩三句皆賦體未必末句忽用
比興以素喻禮也

馬注云云疏曰以上二句在衛風者詩序云碩人閔
莊姜也左隱三年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
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其第二章祇
有美目二句周子純樂府拾遺謂孔子章刪其句朱

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三 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或問云碩人之詩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
一句而見刪蓋古詩三千餘篇逸者固多重者亦不
少此三句未必即碩人詩而逸其一句也

子曰繪事後素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而眾采然
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
有倩盼美質亦
須禮以成之也

釋文繪胡對反本又作纈同考工記注文選夏侯常
侍諫注唐崔銀北岳廟碑引皆作纈

正義曰考工記云纈畫之事雜五色又云凡纈畫之
事後素功是畫采先布眾色後加素工也鄭君注素
白采也後布之為其易漬汚也先鄭引論語繪作纈

說文繪會五采繡也又引論語正作繪似許君意以刺繡言蓋畫繢之工一繢一繡本有二事而考工并爲一職者以繢固是畫卽繡亦先畫而後可繡也考虞書作繪字本作會則是會五采繡之本字當作繪會五采畫之本字當作會而考工記借織餘之繢字爲之故說文繢字下有一曰畫也之訓禮運孔疏初畫曰畫成文曰繢皆後起義也子夏疑素非所以爲絢朱子遂據禮器甘受和白受采之文而以素爲白質不知畫繢之事素乃白采而非白質也何晏景福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三十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殷賦云斑閒賦白疏密有章漢時畫法猶然今之刺疏紗者先繡花樣後於花閒空地繡之以白則上下映襯愈覺鮮明是古繡法之遺於今者然古之衣服旗常並無以素爲質而施畫繢者虞書作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畫於衣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刺於裳上服元而下服繡所謂天元地黃也周禮司服王之六冕皆元衣繡裳衮冕九章以袞龍山華蟲火宗彝繢於衣藻米黼黻繡於裳鷩冕七章以華蟲火宗彝繢於衣藻米黼黻繡於裳鷩冕

五章則衣繢宗彝藻繡粉米裳繡黼也希冕三章則衣繡粉米裳繡黼也元冕一章但繡黻於裳而已而素衣惟有皮弁服並無繢繡也內司服王后之六服衣裳相連皆以素沙爲裏褱衣色元刻繡畫翠雉揄狄色青刻繡畫搖雉闕狄色赤刻繡而不畫其餘鞠衣色黃緣衣色黑而素衣惟展衣皆無繢繡也司常之九旗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旗龜蛇爲旐皆畫於絳帛之上而以素帛飾側者惟雜帛之物其正幅則大赤也鄉射記曰凡畫者丹質周之正色所尙也故考工畫繢之事惟以素爲采而非以素爲質所謂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天謂元地謂黃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是五采之繢於衣者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五采之繡於裳者也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圓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此又五采之雜畫於旗者也何嘗以素爲質哉然素之心施於後者惟恐白采之易汙而後之必加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三十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以素者實為眾色之相成西人格物學中講求采色之理謂日中有三色合而成白光一赤色一黃色一青色三色相和便成白色三色均無便成黑色色有赤與黃合而成者與青為相對黃與青合而成者與赤為相對青與赤合而成者與黃為相對相對即相和以之類推配合始能鮮豔悅目惟黑白二色與諸色無不相稱凡畫工渲染女工刺繡均宜用三色相和之理依類配襯若欲以別色相配必須黑色或白色以閒之否則顏色不相宜也然則所謂後素者乃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三十四明後素

約圖刊本

以素別其界畫非以素填其空地也西人所言雖與中國五正五閒之說若不相符而以青赤黃朔生色之源以白與黑辨配合之宜其中各有至理於以知衣之元裳之纁旗之赤若無白采以分布句勒其閒將何以使五色成文彰明較著耶惠氏士奇曰太素者質之始也則素為質後素者素之功也則素為文故曰素以為紃履初素質上白初者履之始上者質之終素也者萬物之所成始而所成終也予謂禮器之白受采鍾氏衆人之事白為質而加采素之所以

成始也攷工記之後素功畫績刺繡之事素在後而加功素之所以成終也其後也乃其所以為紃也

鄭注云云疏曰畫文字古止作會故書益稷作會本為會鄭君讀會為繪而注周禮司服又引書作績皆借字也多羅經音義引繪畫也五采也士冠禮疏引素用繪皆節引此注也

曰禮後乎注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問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子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注包曰子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三十四明後素

約圖刊本

漢石經無者字史記弟子傳引無起子者也四字

正義曰入佂一篇重言禮子夏因後素之功而悟禮後之愾所謂後者事不凌節待繼序而終之之詞謂後之所必加而非後之所可已謂藉禮以成德而非置禮為緩圖書大誥一則曰圖功攸終再則曰攸受休畢無非善後之謂也惠氏士奇曰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為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為之閑以禮制心復禮為仁故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

五色明禮立而五德純凌氏廷堪曰人之有仁義禮智信五性猶積之有青黃赤白黑五色也禮居五性之一猶素爲白采居五色之一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是仁與義皆所以制禮之本也所謂道也白虎通曰智者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卽大學之致知中庸之明善也又曰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也卽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也是智與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信皆所以由禮之具也所謂德也故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也然則五性必待禮而後中節猶之五采必待素而後成文故曰禮後乎子夏因布素在眾采之後而悟及之者也子貢因論學而悟詩夫子贊之以知來子夏因論詩而悟禮夫子贊之以起予要之契合師心皆是發明詩理詞雖不同意可互見故皆曰可與言詩也皇疏引沈居士以爲子夏但解師言子貢更廣引理強分優劣未必盡然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宋儒因之遂以素喻忠信以禮

爲儀文援禮器甘受和白受采之說而謂禮居忠信之後然考之禮器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末也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又云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蓋禮合忠信儀文以爲言故爲觀仁義之本禮中兼有忠信故學禮必須忠信之人此女叔齊子太叔所以有禮儀之辨禮不僅在儀文也若專以儀文言禮而後之後之卽外之也故嘗謂老子之外禮無異告子之外義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集解引此注作何曰孔安國夫子十一世孫也注中每稱其祖曰孔子而注鄰人之子直呼其祖諱是皆可疑也包注云云疏曰予我也爾雅釋詁文左昭廿六年傳王起師于滑注起發也起又與啓相通轉釋名起啓也書允子朱啓明故包以起爲發明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注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注鄭曰獻猶賢也我

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王林野客叢書謂當於言字上點句之字各連下為句案禮通承上欲觀故之字屬下此經承上能言之字應連上

正義曰微从微省從王自微而之著說文雖訓召似當以明信應驗為本義中庸無微不信鄭注訓明洪範念用庶徵鄭注訓驗禮文王官人慎用六證注六徵也經傳徵證多通用故朱注云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三 四 明 叢 書 約 園 刊 本

吾言矣蒙案鄭君用包義以微訓成故以獻為賢謂杞宋之君無文章賢才不足與成夏殷之禮然獻在桓部賢在眞部二字古不相通朱子既以微為證不如此以獻為憲文選注引孟子劉注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樂記武坐致右憲左謂輕右軒左也獻軒憲三字同音通用爾雅釋詁憲法也釋訓憲憲洩洩制法則也證先朝之典禮端在文章法制人才猶其後焉者也考宋自微子肇封至戴公凡十世其閒禮樂廢壞正考父為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

太師以那為首至夫子刪詩尚存五篇杞自東樓公

四傳至武公之十一年當魯隱公元年後遷都緣陵

又遷消于至魯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

春秋書子以貶之似宋猶較勝於杞故中庸引子曰

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然禮運

又引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

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

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夏時大戴

禮記所載之夏小正也坤乾周禮太卜所掌之歸藏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三 四 明 叢 書 約 園 刊 本

易也杞宋之所得僅止二書則文獻之不足可知矣

而文獻之為文憲又可知矣史記世家引此章謂子

序書傳時語然論語八佾一編皆言禮故禮記往往

引之

包注云云疏曰云徵成也者儀禮士昏禮納徵注禮

運注皆同鄭用包義也中庸注訓猶明也左襄二十

一年傳引書明徵定保偽允征傳證也是鄭於中庸

又以徵為證云杞宋夏殷之後者樂記武王克殷反

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史記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

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

奉夏后氏祀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

也周武王伐紂克殷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封紂子

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既承成王

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國於宋

鄭注云云疏曰云獻猶賢也者以獻為彥之借說文

彥美士有彥也爾雅釋言獻聖也證法解聰明獻哲

曰獻猶大學所謂人之彥聖也周書作雒解俾殷獻

民于九畢注士大夫也大詰民獻有十夫大傳引作

儀猶獻尊之讀為儀為莎桓歌二部之轉音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注孔曰禘禘之

禮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

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為

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釋文禘大計反大祭也灌古亂反

正義曰爾雅釋天禘大祭也凡祭之大者皆得謂之

禘故周禮大司樂天地人三大祭鄭注皆以禘釋之

合考經傳冬至園邱之祀昊天孟春南郊之祀上帝

季秋明堂之享五帝此禘之施於天神者也夏至方

澤之祭昆侖孟秋北郊之祭神州此禘之施於地示

者也三年喪畢之吉禘五年殷祭之大禘此禘之施

於人鬼者也此章知非祭天地之大禘者鄭君謂天

地大神至尊不祿考之周禮典瑞祿圭有瓊以肆先

王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瓊以祀廟鬯人秬鬯之所

用則社廟山川四方而已禮表記云親耕粢盛秬鬯

以事上帝祀天有鬯但陳之而已是灌不用於天地

也宗廟四時之享王制云春禘夏禘祭義云春禘秋

嘗鄭注以為夏殷禮周則改為祠禘嘗烝以禘禘為

殷祭殷者盛也說文引周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鄭

君推春秋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

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周禮大宗

伯時享之上有肆獻裸饋食司尊彝四時之閒祀有

追享朝享先儒以肆獻裸饋食司尊彝四時之閒祀有

為禘祭是也禘之言合會合昭穆也禘之言諦審諦

昭穆也公羊文二年大事傳云大禘者何合祭也毀

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

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年而再殷祭是禘主會合之意也王制疏引鄭君禘說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廟四也是禘主審諦之意也古者天子宗廟時享之外禘禘並行諸侯有禘而無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周公於太廟祭統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然當時所賜不過禘祭之俎豆樂舞用於太廟以尊周公也古今祀典人以神貴名器不可假於生前而享祀不妨隆於身後成王以烝祭配食常典不足以尊公而賜之以重祭例以孔廟今用天子之禮樂則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禮亦宜然而特不可一概用之也呂覽當染篇載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

之其後非惟不能止而一概僭用春秋書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是猶爲吉禘也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是猶禘於周公之廟也若左傳所記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公昭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則不惟用於周公之廟而概用之於他廟矣左襄十年傳荀偃士句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不惟用於周公之祭而概用之於享賓矣故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魯之禘祭夫子本不欲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觀而乃致慨於既灌後者何也蓋禘與禘皆會祭羣廟之主而禘尤爲審諦昭穆而設中庸所謂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魯自文公三年八月禘祭太廟夏父弗忌逆祀躋僖公直至定公八年冬十月陽虎欲作大事順祀先公而祈焉而又懼于僖神不於太廟而於僖廟行禘禮陽虎本逆臣不過借順祀之名以爲叛逆之地安必其能反逆爲順乎且安知其奔後而不反順爲逆乎夫天子諸侯之禮不論兄弟叔姪或相爲後必以重器授受爲昭穆不以世系蟬聯爲

昭穆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僖與閔雖兄弟也而閔以嫡子先立僖嘗北面臣於閔是君臣也君臣猶父子父子不可同昭穆今以僖而先閔是以臣而先君子而先父也未陳列主之先君與祝入太祖廟室中以鬱鬯獻尸尸以祭灌於地以降神是時昭穆猶未序也求神竟而出堂列定昭穆乃行朝踐禮故周禮籩人疏禮記禮器疏皆引論語鄭注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自此以往正欲審諦昭穆而尊卑倒置先後紊亂左傳謂之子先父食公羊謂之先禰後祖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聖三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穀梁謂之無祖無天此誠朱子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也夫子嘗以臧文仲之縱逆祀爲不仁其不欲觀也其不忍觀也其曰不知者豈真不知哉易豕曰觀盥而不薦馬王虞氏荀九家以爲沃盥進爵灌地降神祭祀盛禮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皆引此經以爲證然觀利用賓故儀禮疏引鄭易注爲諸侯卿大夫賓士之禮主人盥獻而不設薦俎且灌禮獨盛凡祭皆然夫子何必於魯之禘而歎其不足觀也哉而況乎盥非爲灌也

孔注云云疏曰孔以禘祫之禮皆爲序昭穆故據公羊傳之大禘禮以說禘其實二禮有異有同當從鄭君禘祫志尤得審諦昭穆之深意灌通作裸鬱鬯煮鬱金之草取汁釀黑秬一秬二米者爲酒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爲秬鬯又擣鬱金取汁和莎以沛酒故亦曰鬱鬯禮郊特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裸凡祭質明而灌謂之晨灌王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聖三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后以鬱鬯獻尸尸受之以灌地降神故又謂之灌尸司尊彝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鬯彝黃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是天子禘祫裸以虎彝雉彝酌鬱鬯也明堂位灌用黃目魯不純用天子之禮而灌以冬烝之黃彝也先儒據祭統以二灌在九獻之內合之朝踐禮二獻饋食禮二獻朝獻禮一獻再獻禮兩獻爲九獻陳氏禮書據行人職上公再裸而裸不在九獻之內侯伯子男一裸而裸亦不預於七獻五獻之內凡朝踐三獻饋

食三獻合之醕尸三獻為九獻而裸與加爵皆不與

焉說詳五禮通考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注孔曰答以不知者為魯君諱也知其說者

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注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

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正義曰或人不問禘之禮而問禘之說直有顧名思

義循名核實若謂魯之一誤再誤徒僭乎禘之禮而

無解乎禘之說也者夫禘之說何說也說苑修文篇

曰禘者諦也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舊唐書引禮記盧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注曰禘帝也事尊明帝故曰禘魯以諸侯而僭天子

之禮樂已無解於禘之謂帝之說矣白虎通宗廟篇

曰禘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左傳閔二年賈注云禘

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也魯以

兄弟而亂父子之昭穆又無解於禘之謂遞之說矣

而何論乎審諦也夫子不得不為尊者諱而推之以

不知與答昭公之知禮同為臣子不得已之苦衷此

春秋諱國惡之例也孔注承上章專以廟諦言史記

封禪書引此經又指郊禘蓋聖人之言所包者廣無

論郊禘廟禘而先王之制禮意義閎深實有或人所

難知而知之足以治國平天下而裕如者故禮中庸

燕居篇皆引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鄭君謂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

猶其小焉者也魏書游明根郭祚封琳崔光等議曰

大祭園邱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

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蓋知郊禘明堂之說者

必其學貫天人而以洞悉乎帝王受命之符五德終

始之運則其為知也不第知人而又知天知宗廟大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禘之說者必其識通今古有以深究乎祖宗繼序之

原百代尊親之典則其為知也不第知今而又知古

由人以達天推今以台古朱子謂知禘之說則理無

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非仁孝誠敬之至

者不足以與此誠非或人所及也聖人於此豈真有

所不知哉考之爾雅釋天禘大祭也詩疏引鄭志云

禘大祭天人共之經傳凡禘郊連文者皆言祭天之

禘凡禘禘連文者皆言殷祭之禘凡禘嘗連文者皆

言時祭之禘鄭君三禮注本極融貫乃一壞於魏之

王肅再亂於唐之趙匡朱子用其說以注此經直至
今秦氏之五禮通考仍沿其謬不知禘郊祖宗皆古
人配天之大祭皆得謂之禘故爾雅列禘於釋天而
後儒專以禘爲宗廟之殷祭是未知先王尊祖配天
之意也金氏鶚謂禘之祭有七今條列而詳之而參
以近日禮家之說一爲冬至圓邱之祀天一爲夏至
方邱之祭地周人皆配以帝嚳周禮大司樂冬至
于地上之圓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
于澤中之方邱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鄭注云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此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崑崙禮記
禮器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注云冬至祭天
于圓邱之上夏至祭地于方澤之中又因天事天因
地事地注云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
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云昊天上帝冬至
于圓邱所祀天皇帝也又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
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在北極者也祭法周人禘嚳
而郊稷注云此禘謂祭昊天于圓邱也祭上帝于南
郊曰郊章注魯語同禘在郊上故禘爲最大之祭司

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圓邱之祀以冬日至時
服大裘則所祀者昊天上帝也又曰祀五帝亦如之
是五帝異於昊天上帝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
帝則上帝異於天掌次大旅上帝張旒案設皇邸祀
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於五帝是昊天上帝也
上帝也五帝也畫分爲三故鄭注以圓邱爲祀昊天
配以嚳南郊爲祀上帝配以稷明堂爲享五帝配以
文武義極分明矣而禘與郊祖與宗經傳往往互言
之蓋圓邱方邱皆在郊故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天地也謂圓邱祀天方邱祀地也而大司樂注二者
皆爲禘國語又以禘郊連言之周語禘郊之事則有
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絜奉禘郊之烝盛楚
語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
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
盛又曰天子親春禘郊之盛與表記天子親耕粢盛
秬鬯以事上帝文合此禘郊爲祭天矣楚語禘郊不
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與王制天地之牛角繭栗宗
廟之牛角握文合此禘郊並爲祭天地矣且與烝嘗

宗廟對文安得專以禘為廟祭哉一為夏正南郊之
祀感生帝一為北郊之祭神州元二者皆配以后稷
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王
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
與下圓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奏于
圓邱之上別是南郊異於圓邱也郊特牲兆於南郊
就陽位又云於郊故謂之郊又云埽地而祭蓋南北
郊為壇以祭謂之泰壇泰折定在南北近郊而圓邱
方邱無定處乃爾雅所云非人為之邱故禮器云因
吉土饗帝於郊與上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
別且周郊卜日辛與丁而圓邱方邱定以冬夏至不
必卜日是南北郊異於圓邱方邱也祭法周人郊稷
鄭注祭上帝於南郊曰郊魯語展禽曰周人郊稷章
注與鄭注同書召誥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越
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二者帝牛一稷牛一也逸
周書作雒解周公設邱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
稷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蓋周公在洛祀天始
行后稷配天之禮其後遂以南郊配稷為定制后稷

明明子論禮義疏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周始封之祖故既立為太祖廟而又於南郊之祀
以配天詩思文序曰后稷配天也生民序曰文武之
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也配天之祀大於諸大祭
故禮謂之郊又謂之禘儀禮喪服傳曰諸侯及其太
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傳云禮不王
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
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鄭注
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
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
之正月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
靈威仰也知以其祖配為后稷配天者公羊宣二年
傳云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又云自內
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外謂天也荀子
禮論王者天太祖董子繁露觀德篇天地者先祖之
所自出也郊特牲言帝牛稷牛之所以別事天神人
鬼而即繼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
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是大傳小記所言祖

明明子論禮義疏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自出者天也而以其祖配之者后稷也祖謂始祖
后稷不可指爲文武配字古與如通爾雅如合也匹
也對也釋名配輩也則配享之人必相對相匹而後
可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天地人參爲三才故可以
配之也漢書韋元成傳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
配之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議在緯書未
出之前經韋丞相及博士等四十四人之議鄭注本
之後之言禘者去其所引緯書靈威仰之名而從其
自出帝之說始祖有感生禮可以義起始祖無異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卽禮不妨以義止簡狄吞元鳥卵而生契故詩曰帝
立子生商姜嫄履大人跡而生稷故詩曰履帝武敏
歆詩所謂帝卽感生帝亦卽自出帝也稱人主曰天
子而不疑稱天曰感生帝曰自出帝而疑之是知二
五而不知十矣然則又以孟春爲祈穀之郊者何也
蓋天生后稷以樹藝教稼肇祀祈年周人推稷以配
天而追其所自出因以祈穀二者固一禮也一爲明
堂之祭五天帝配以文王曰祖五人帝配以武王曰
宗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

明堂鄭君本之以詩序雍禘太祖爲禘文王於明堂
鄭知太祖爲明堂者書堯典云受終于文祖又云歸
格于藝祖又云舜格于文祖馬融注文祖天也天
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鄭注文祖五府之大名
猶周之明堂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云文祖者堯太
祖也史記云太祖亦卽明堂淮南子主術訓云神農
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周書嘗麥解云王乃嘗麥于太
祖是太祖卽明堂之證素問五運行大論黃帝坐明
堂始正天綱合之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之文又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祖爲明堂之證故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乃單
文祖德鄭注俱以爲明堂實本孔馬之說孝經曰孝
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逸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明堂居其一孔晁注明堂
在國南者也此言周公治雒築明堂其時宗文王不
宗武王故詩序云我將祀文王于明堂卽孝經所謂
嚴父配天也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祭五帝五
神於明堂曰祖宗宗通言爾祭法言宗武王注又

引孝經宗文王以爲證韋昭魯語注云此與孝經異
周公初宗文王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韋注是也蓋
周人以文武爲祖宗宗廟之禘禘於清廟祖宗之禘
禘於明堂是其制也一爲三年喪畢之吉禘五經異
義故春秋左氏說古者日祭於祖考月薦於高曾時
享及二祧歲禘及壇壇終禘及郊宗石室終者謂孝
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禮緯說則
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許君謹案三歲一禘五歲一
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鄭君駁之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至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之通義魯禮三年喪畢
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
殷祭一禘一禘通典杜佑申鄭說曰所以喪畢有此
禘禘者爲後再殷祭之本也喪畢之禘禘之本明年
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爲之
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闔天道大成也蓋
五年再殷之禘禘古謂之殷祭三年喪終之禘禘古
謂之吉禘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
此謂成王三年喪畢之吉禘春秋襄公十五年晉悼

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
謂三年喪畢乃得爲吉禘也僖公三十三年傳云烝
嘗禘於廟謂喪三年不祭烝嘗時祭俟吉禘後乃行
也鄭注王制大宗伯及禘禘志並云魯禮三年喪畢
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乃周禮也人賈疏解鄭
注始禘時爲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而詩元鳥箋誤本
禘於太祖之上更有禘於其廟四字則以特祀新主
爲始禘禘後禘於羣廟爲終禘是爲兩禘夾一禘說
與禘禘志不同考之喪禮練後大祥禫之祭皆非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至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惡得有禘凡君崩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新
主於寢宮亦未有編及郊宗石室之事所謂石室者
說文祔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蓋郊宗謂郊稷
宗武之類遠祖之主爲石函藏於戶外西牖下至祭
上帝於南郊祭五帝於明堂則奉其主以配食至禘
禘皆升合食於太祖故曰禘及郊宗石室祭法國語
言禘郊祖宗此舉郊宗以包禘祖也喪畢終禘乃一
王之大典既以新主入廟審禘七世之昭穆即以新
君卽吉朝見萬國之臣民故周語謂之終王又云荒

服者王韋注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服虔注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其大禘之祭也尙書大傳云太廟之中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廟禘之最大者也一爲五年再殷祭之大禘詩序雖禘太祖也大司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鄭注人鬼則主后稷后稷太祖也宗廟之禘有二吉禘則有新主大禘則主后稷吉禘及郊宗石室大禘則止及毀廟禮雖相因而實不同也禘本夏殷時享之一周改禘禘嘗烝爲祠禘嘗烝而於四時之閒祀行禘禘禘之議眾說不一今以鄭學爲折衷詩雅序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王制曰天子植禘禘禘嘗禘烝諸侯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諸侯禘禘一植一禘嘗禘烝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至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禘注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凡禘之歲春一禘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禘禘志曰王制記先王之法禘爲大祭禘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禘故禘以夏先王禘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而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此鄭君推周禮禘禘之法也志又曰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至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閒有閏二
十一月禮除喪夏四月則禘又卽以五月禘比月大
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于
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禪無
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君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
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經曰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
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
月薨文三年秋八月禘僖喪至此而除閒有閏積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禘故明月卽禘經云八月丁卯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
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六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
禘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
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
遂卒于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略
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
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禘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
邱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

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
公傳曰禘于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于襄公此則
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於茲
明矣儒家之說禘禘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禘終禘或
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學者競傳其閒是用詘詘爭
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書天子諸侯中失之
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
從其禘禘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
禮三年之喪畢則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宣也八年皆有禘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
祭禘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
知也此鄭君攷校魯禮禘禘之期也喪畢之禘出劉
歆等左氏說何休公羊說而一以爲三年卽禘一以
爲遭禘則禘鄭君五年再殷之說本之公羊三年一
禘五年一禘本之禮緯而以春秋魯禮校之定爲喪
畢先禘後禘爲後再殷祭之本以法五歲再閏其精
密實勝諸家通典引高堂隆曰喪以奇年畢則禘亦
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禘亦常在偶年張純引禮說以

爲法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其義甚精晉博士陳
舒表曰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
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開合二則十年四殷
與禮五年再殷合曹述初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
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初三時皆禘禘
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詩閟宮毛傳云諸侯夏禘則
不禘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通典引崔靈恩曰禘
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別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
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禘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至四 明 叢書
約圖刊本

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
而祭之禘者合也張純謂禘以冬皆取萬物成熟之
時其意一也通典又引逸禮禘祭七尸禘於太廟禮
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云獻昭尸如穆尸又
云毀廟之主昭共一年穆共一年祝稱孝子孝孫韓
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據禘禘
志所序主位是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
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
尸共一韓詩所言太祖謂后稷廟也則禘似不及四

親廟曾子問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禘祭於祖
則祝迎四廟之主春秋惟大禘稱大事禘稱有事又
直云禘于某公羊言合食惟大禘曾子問言無虛
主惟禘祭周禮酒正禘備五齊禘惟四齊是禘兼毀
廟未毀廟禘不得總陳昭穆故鄭君以爲禘大禘小
也若夫功臣之與祭周禮司勳職凡有功者祭于大
烝則禘禘皆無功臣配享之制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至四 明 叢書
約圖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示說文天垂象見吉凶三垂日月星
所以示人也爾雅釋言指示也故包注以指示疊訓
朱注訓爲視三字同部也詩鹿鳴視民不佻曲禮常
視毋誑視卽示也中庸鄭注示讀若寘諸河干之寘
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示與寘不同部
不如包注爲僚皇疏云斯此也此掌中也指其掌記
者所言以釋孔子語也案中庸燕居篇直云其如示
諸掌乎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卽以掌字代斯字轉引
之體然也史記封禪書引亦云知禘之說其於天下
也視其掌而辨或輒譏其疏誤矣

祭如在 注孔曰言事死如事生也 祭神如神在 注孔曰謂祭百神也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朱子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捫蝨新語以此二句爲古語皇疏謂亦因前而發蓋禘爲大祭推其說於天下本兼天神人鬼祭如在謂宗廟之大禘也祭神如神在謂郊邱明堂之大禘也所謂如在者禮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祭義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至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皆如在之誠也

孔注云云疏曰中庸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祭義文王之祭事死者如事生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詩頌懷柔百神皆注所本也兼明書以上句爲古語下句爲孔子解之之詞則與孔注朱注皆不合矣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注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故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也

釋文與音預舊唐書馬周傳引作預

正義曰蓋此亦因前章而類記之皇疏謂記者引孔子語證成已義也祭統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董子繁露祭義篇曰尊天美義也敬宗廟大禮也君子之祭也躬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宗之爲言際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本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與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神如神在黃先生曰惟聖人知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洋洋乎體物不可遺而其義不疑知聖王之制祭祀或在以法施民以勞定國或在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下逮蜡之迎貓迎虎饗農及郵表嘏之屬皆爲仁至義盡之事而其義不疑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下逮五祀之屬皆出於分之所當然氣之相感通者而其義尤不疑祭而如在此聖人之知其說而

將之以敬也

包注云云疏曰包以吾不與祭為一句如不祭為一句朱注則以吾不與為一句祭如不祭為一句兩讀皆通韓子讀墨子篇云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洪注訓與為許謂祭如不祭吾所不許筆解又云魯逆祀吾不與祭蓋歎不在其位不得以正此禮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說皆支離而不可從儀禮特牲饋食禮疏引此注作鄭注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盍媚於竈何謂也注孔曰王孫賈衛大夫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夫也與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者也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徵以世俗之言威勸之也釋文媚美記反與烏報反鄭云西南隅

正義曰鄭君注禮記月令言凡祭五祀於廟注周禮

宮正又言祭社稷七祀於宮中孔疏則謂於廟者殷

禮於宮者周禮凡祭戶祭中雷在於廟內故設席於

廟室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故設席於

門室之與月令夏祀竈鄭注云竈在廟門外之東祀

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

心肝為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肺心

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

迎尸如祀戶之禮孔疏謂所引祀竈之禮皆逸中雷禮文也竈在廟門外之東者少牢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也先席於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以神位在西故知在西室之奧也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夫竈者老婦之祭也孔注以與喻近臣竈喻執政朱注以與喻君竈喻權臣皇疏引樂肇說以與比周以竈比衛謂賈本靈王之孫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三說不同其以與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竈比兩類人則同也顧氏日知錄謂祀竈則迎尸而

祭於奧與之所祭即祭竈之神析而二之未台語意

時人之言謂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

時黃先生以媚竈神於奧為媚之緩媚竈神於竈為

媚之急喻人初接權要當急獻其媚是皆以與與竈

所祭本一神不可以喻兩類人也然考王孫賈在衛

為大夫並無顯赫之威權子嘗稱其善治軍旅左定

八年傳載其拒晉辱盟激眾叛晉亦治國之能臣也

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士喪禮士亦禱五

祀五祀之祭竈不過報其火化飲食之功自鄭注祭法七祀內有司命泰厲遂有五祀之神伺察人閭功過譴告上天之說而淮南子謂黃帝作竈死爲竈神許君五經異義從古周禮說又以竈神爲祝融鄭君駁之意謂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上公也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若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特牲饋食禮尸謾而祭饗饗饗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是祭老婦也禮器臧文仲爨柴於奧夫子譏之云夫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益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三三四明禮書

約園刊本

尊於瓶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益瓶之器寘於陘而祭之乎孔疏云祝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三者不同也蒙案易家人占女貞之吉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斯干詠女子之祥曰惟酒食是議蓋竈者婦人所有事或鼎俎祀於奧或益瓶祭於竈皆配以老婦以報先炊之功而亦非甚顯赫之神也爾雅釋宮室西南隅謂之奧孫炎注云奧者室中隱奧之

處也古者室向東南開戶西南安牖牖內最爲深隱乃祭祀及尊者所常處故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左昭十三年傳國有奧主禮運故人以爲奧也注猶主也鄭注月令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中霤與奧相近五祀之神以中霤爲最尊宮廟之制以室奧爲最尊是人君之象也時人之言旣以奧竈二字比較作韻語而又挾親說婦女之媚道賈引其說意蓋卽奧以比衛君卽竈以比南子謂獻媚於處奧之至尊不若獻媚於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三四四明禮書

約園刊本

當竈之老婦猶彌子瑕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意也是以奧竈之地位別尊卑而非以祀竈之禮節爭先後夫子直折以獲罪無所禱而凜之以天與答子路之指天自表本同一意一則嚴示天威之不可干一則指明天意之無可強夫子之拒彌子也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命主於天彼奧與竈禱之均無益也而況敢挾媚道哉羅整庵困知記謂子見南子似欲因南子奧援以求仕當時不獨子路疑之卽王孫賈亦疑之是以媚奧指南子比喻猶未確切

孔注云云疏曰云與內也者混以室內爲與對竈在廟門外言之也楚辭招魂經堂入與謂室內也釋文引鄭注西南隅本爾雅釋宮分別言之云求昵者詩思齊思媚周姜傳愛也廣雅釋詁媚好也說文媚說也字从女故孔注訓求昵朱注訓親順周禮內宰注若今媚道孟子所謂妾婦之道也詩假樂媚于天子卷阿媚于庶人引申之義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注孔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眾神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空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釋文禱丁老反一音都報反案與上與竈叶韻罪當作孽

正義曰天者蒼蒼之表專主威福者也唐陸龜蒙祀竈解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於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以祈福祥此近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苟行君子之道以謹養老以慈撫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己不忘樂以

和心室聞不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爲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舉以自餽口專利以飾詐崇奸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可以爲天帝乎漢書息夫躬傳丞相王嘉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景公疥癩不已欲殺史祝晏子曰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子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也漢班婕妤好傳或譖其挾媚道祝詛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唐韓子之闢佛也曰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仰不愧天府不作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從夷狄之教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空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求福利也且彼佛者果何人哉若君子也必不妄
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
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
威福於其間哉諸說皆與夫子之言相發明其所謂
天均指蒼蒼之表專主威福者也孔注以天喻君朱
注以天即理均未是

孔注云云疏曰以天喻君者爾雅釋詁天君也凡至
尊者皆是故子於父臣於君妻於夫民於食皆曰
天然此經自指至高無上者也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六十四 明發書 約圖刊本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注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

二代當從周也

釋文監古舊反觀也視也郁於六反漢華山碑監作鑿史記世家引無於字漢書儒林傳引代作世說文

莛字下引郁作鬱或借作撥漢荀或字文若宋王或字景文是也汗簡引古論語省作械漢石經作郁

正義曰郁鬱之借說文鬱有文章也汗簡省作鬱皇
疏郁郁文章著明也言以周世比視於夏殷則周室
文章最著明大備也朱注謂監二代之禮而損益之
則文謂禮文也近申朱注者謂周監二代事不可詳
攷然約略可知如井田則孟子以為雖周亦助是取

法乎殷也學校則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是取法乎

夏也封國則五服亦宗夏制而特異其男邦采衛之

名建官則六卿亦祖殷法而但更其司士宗伯之位

巡狩則五載身為十二而陳詩納貢則同述職則四

朝變為六年而敷言試功不異以言宗廟雖有三宗

二祖之殊其為七廟同也以言明堂雖有七尋九筵

之別其為五室同也以言冠禮或以母追或以章甫

或以委貌其為三加同也以言婚禮或迎於庭或迎

於堂或迎於戶其為親迎同也乃若養老則或兼饗

或兼食而莫非引年之心格祖則或尙聲或尙臭而

均此求神之意推之一車旗一服物如王制明堂位

所載莫不參夏殷而兼用之皆所謂監於二代者也

漢書禮樂志曰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

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

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

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夫子於樂取虞於禮

取周樂象功而異禮積久而備也老氏高五帝三

王意在毀禮不知禮之甚者也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六十四 明發書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監視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監臨下也臨監皆从臥隱几俯視之意也古文作監字亦作監監視也

子入大廟注包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每事問或曰孰

謂鄙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注孔曰鄙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

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也子聞之曰是禮也注孔曰雖問慎之

釋文大音泰鄙側留反邑名漢石經大作太

正義曰朱注引尹氏焯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三 四十四 明破書 約圖刊本

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朱子曰孔子言是禮者

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閻氏百詩謂鄙人之子少

賤時始仕之稱即指孔子年二十為委吏二十一為

乘田吏也祭統輝者甲吏之賤胞者肉吏之賤翟者

樂吏之賤閭者守門之賤皆以有事宗廟戶以其餘

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其祭祀之薪蒸木材乘

田若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其其牛牲之互

與其益簣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

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也顧瑞屏謂當祭時魯君

在廟卿大夫侍從雖雖肅肅安得容一少且賤者

嗽致辭入廟當是隔日宿齋始可每事問案周禮太

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戒

謂散齋七日宿謂致齋三日是祭前十日也又太宰

及執事視滌濯大宗伯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肆

師詔相之是祭前一日也夫子因執事前期入廟此

時固不嫌詳問也或作平日往觀如荀子所載孔子

觀於魯桓公廟問敬器則非執事有恪之時縱來不

知禮之謂亦何必毅然立辨以明敬謹之意哉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三 四十四 明破書 約圖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云大廟周公廟者公羊文十三年傳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是也或據左襄

十二年傳臨于周廟杜注謂魯立文王為出王廟而

以宋立帝乙廟鄭立厲王廟為證不知諸侯不得祖

天子魯安得有文王廟耶云孔子仕魯者史記世家

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吏料量平嘗為司職吏

而畜蕃息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

則之由是而為司空為大司寇攝相事是仕魯始末

也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鄒邑說
文作鄒云魯下邑字亦作鄒或借歐在今山東兗州
府鄒縣西北之東鄒邨西鄒集孔子生於鄒之闕里
長徙曲阜仍號闕里左襄十年傳鄒人紇十七年傳
鄒叔紇疏云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為某人孔子
父鄒邑大夫故此謂鄒人之子也左傳文公十五年
下人以告注下人魯下邑大夫成公二年新築人仲
叔于奚注于奚守新築大夫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
嘉爭田注甘人甘大夫襄也二十一年廚人濮曰注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濮宋廚邑大夫皆其例也

子曰射不主皮注馬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與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之和

容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注馬曰為力為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科也

釋文科苦和反

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賓與賢能退而以鄉射之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與舞先鄭注和謂闈門之內行容謂容

貌主皮謂善射後鄭注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主皮和容與舞為六藝之射與禮樂皆與馬注異故書舞為無杜子春讀和容為和頌謂能為樂也無讀為舞謂能為六舞意與馬注合而以主皮為中質則無不同於馬注也鄉射五物之三既為主皮則主皮之射即在鄉射禮之中而不出鄉射禮之外也乃鄉射禮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是禮射之中有主皮而主皮之射非禮射故鄭君注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雋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左襄十四年傳庾公差曰射則背師不射為戮射而禮乎杜注禮射不求中也蓋射祈中的不能廢主皮而禮射貴揖讓並不專尚主皮也凌氏廷堪釋例謂一曰和二曰容者即鄉射禮第一次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三曰主皮者即鄉射禮第二次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眾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注貫猶中也蓋取其中鵠故謂之主皮馬注以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主皮爲能中質是也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卽鄉射禮第三次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旣取其容體比於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蒙案凌氏以主皮爲第二次射甚確而以不主皮專指第三次射前後和容皆爲比於禮其說未必盡然蓋皇疏申馬注本以一曰和志二曰和容爲句安知非周禮之別本有如是者一和志謂內志正二和容謂外體直是容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主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體比於禮也四和頌謂合雅頌之音五興舞謂應鼓舞之節是其節比於樂也儀禮大射儀鄉射禮二編大略相同皆古之禮射第一次獲而未釋獲卽取和志和容容體比於禮所謂立於禮者也第三次不鼓不釋獲專以樂節射大射請以樂于公命太師奏麋首鄉射請以樂樂于賓命太師奏騶虞是取和頌與舞其節比於樂所謂成於樂者也而特於第二次不貫不釋獲間以主皮之射者蓋射本命中之技而始終節之以禮樂猶射爲必爭之所而升降出之以揖

讓此先王以禮教化育天下之人才而不專以中的爲貴也時至春秋鄉射惟以不貫不釋爲重而於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之禮射本以禮樂爲始終而不僅在於主皮也若夫主皮之射則有矣鄉射記曰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君引尙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閒之也閒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周禮注謂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蓋主皮專主於獲勝者又射不勝者則不復升射非若禮射之制勝不勝均有三次射有第二次之主皮射復有第三次之樂射射畢釋獲不過飲不勝者以示罰要必合三次之始終以定優劣而以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爲貴非專重第二次之中的所謂禮射不主皮者此也皮者鵠也非侯也鄭君謂大射張皮侯燕射張獸侯賓射張五采之侯賈疏謂鄉射卽用賓射之采侯蓋侯皆以布爲之棲皮於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主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謂之鵠畫采於中謂之正鵠取鵠正取題肩皆捷點難中之小鳥故以中爲備通言之皆得謂之皮主皮者不失正鵠之謂也射之中不中在巧而不在力孟子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故馬注以下句爲力別爲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荀子富國篇注爲用也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均力政公旬有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之科科說文程也廣雅條也釋名課也本課則條例之名謂賦役之章程也皇疏科品也古者役使人隨其強弱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主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爲科品使之有上中下三等自劉原父七經小傳始以下句釋上句朱子因以主皮爲貫革之射苟如是也樂記言武王克殷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已息何以周公制禮尙在鄉射五物之中用以詢眾庶且周禮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考工記弓人往體算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則貫革所射養由基之穿蹲甲也圍師之充楛質也安得謂之主皮哉

馬注云云疏曰射義云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

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是禮射第一次即須容體比於禮故一和志二和容也說文容从宀从谷本寬容之正字頌从頁公聲或从容本容兒之正字二字古相通借史記儒林傳徐生善爲容漢書作頌顏注頌讀與容同然二曰和容旣以爲容兒之容則四曰和頌自當爲雅頌之頌蓋鄉射第三次專以樂節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故四和頌五興舞皆爲其節比於樂也舞無武三字音同禮器詔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主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侑武方法武當爲無漢武梁祠畫象秦武陽史記荆軻傳作秦舞陽是其例也云天子有三侯者陳氏禮書云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鶴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皆設其鶴此大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豨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

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燕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也大射之侯用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又制皮以爲鵠賓射之侯亦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色以爲正燕射之侯則畫熊麋虎豹鹿豕之首以象鵠此三射之別也鄉射記言鄉侯之遠近廣狹而不言其侯鄭君謂鄉射當張采侯二正與賓射同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注鄭曰性生日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

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

明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三 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正義曰周禮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鄭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禮記玉藻天子元端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南門之外明堂也太廟太祖廟也天子告朔用特牛告於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告朔用特羊告於祖廟使有司讀祝而言之謂之告朔此經所言告朔是也告朔時人君必入廟視之故又謂之視朔春秋文公十六年公四不視

朔僖公五年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是也視朔者乃聽治此月之政故又謂之聽朔玉藻所言聽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是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文公六年不告月猶朝于廟是也其歲首行之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傳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告月一禮也朝廟朝正又一禮也同日而爲之所從言之異耳此約鄭注孔賈之疏也春秋文公六年傳皆謂先朝廟而因告朔不告月而猶朝廟公穀以爲可

明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三 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而不可左氏以爲廢大而存小皆與猶三望之猶爲一例鄭君則謂先告朔而後朝廟附合以司尊彝之朝享孔賈二疏又牽引祭法之月祭以爲月祭卽朝享朝享卽朝廟不知朝享大禘乃闋祀於四時月祭高曾乃薦新於五廟本與告朔朝廟之禮劃分爲三豈得混而爲一況乎告朔用特牲而月祭用太牢其大小迥不相侔也然而告朔既告於祖廟而何以又朝於廟也再三思之終成疑義故劉台拱汪瑟庵則以告爲頒示臣民之布告餼爲供給命使之餼羊

考之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月令季秋之月合諸
候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
于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此周室
之盛也平王東遷一人守府列國雖奉正朔而王臣
下聘每有求車求金之使不聞頒政布令之人豈有
式微十數世積弱百餘年延至定哀之際魯之有司
猶能供此無用之餼羊此情事之必無者也且羊爲
告朔而供供之於廟羊爲命使而供供在何處而得
令子貢見之耶然則告朔何以有餼羊告朔何以又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三

共四明叢書

納圖刊本

朝於廟也蒙案告朔者布告臣民也朝廟者朝請於
廟也猶朝廟者但朝請而不布告也下告上謂之告
上告下亦通謂之告字又別作誥玉藻燕居告溫溫
注告教使也釋名上敕下曰告是也餼說文本作氣
或作槩饋客芻米也凡供給賓客禾米熟曰饗生曰
餼引申之生致牲牢亦曰餼其見於經傳者曰稍餼
曰餼獻曰餼牢曰餼牽後又以名祭祀之犧牲孔注
特牲曰餼鄭注牲生曰餼或餼與饗同丹相借也天
子所頒之告朔藏於廟而請於廟君親臨之有司祝

之不得不以特牲奉祀之此固禮之殺者也今日之
羊專爲告朔而供因謂之告朔之羊昔日之羊曾爲
命使而供因又謂之告朔之餼羊此又名之相襲者
也閏月不告朔閏月之令卽前月之令也公意以爲
天無是月月無異政無須親告於臣民徒自請行於
祖廟猶朝廟者不告朔而第朝於廟猶之不郊而第
三望也是故朝請於廟則謂之朝廟朝於歲首則謂
之朝正布告臣民則謂之告朔告於閏月則謂之告
月既朝之而告之君必親臨視聽之則又謂之視朔
聽朔言各有當禮本相因乃始以閏而不告月左氏
以爲棄時政也繼以疾而四不視朔穀梁以爲公不
臣厭政以甚也公羊以爲有疾不視朔猶可言也自
是公無疾而不視朔不可言也有名無實之餼羊子
貢所以欲去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三

共四明叢書

納圖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云牲生曰餼者皇疏引鄭君詩箋云
牛羊豕爲牲饗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牽而
今云牲生曰餼者當腥與生是通名也然知此必是
腥者殺而腥送故愛之若生養則何以愛之乎據皇

疏當作牲腥曰餼也皇氏又引鄭注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詩我將疏禮玉藻疏引作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又公羊文十四年傳疏引鄭此注文公始不視朔下有視朔之禮以後遂廢一句蓋所引有詳略也云有祭謂之朝享者周禮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鄭謂禘祫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解甚確鄭君易之以追享爲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爲受朝政於廟引春秋傳朝廟以爲證孔賈二疏又以祭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三

全三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法之壇墀有禱釋追享以五廟之月祭釋朝享而又以告朔之朝廟附會月祭之說意謂天子告朔在明堂月祭及五廟諸侯告朔在祖廟月祭及三廟先告朔而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以見文公廢大而行小也然鄭君既云告朔禮略用特牲而月祭用太牢何又大小倒置耶蓋月祭與朝廟各爲一禮朝享又爲一禮三者本不相涉詳見五禮通考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包曰羊存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也唐石經爾作女皇本高麗本作汝漢書歷律志引同

正義曰朱注愛猶惜也馬氏晞孟方氏懋皆曰天子聽朔於明堂明其受之於天也諸侯聽朔於太廟明其受之於祖也然天子欽若昊天敬授民時頒示十二月之令於邦國諸侯受之王朝藏之祖廟每月朔朝請而布告之觀禮記月令之所載則敬天勤民尊王親祖諸大政皆在焉豈特受之祖而不敢慢焉已哉杜氏春秋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從諸下以盡知力之用總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三

全三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任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回心於左右政之牝亂常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其政攷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攷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聚以斷之是以上

下交泰官人以理萬人以察天下以治也此九見禮之所關切要故王仲任曰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蓋禮廢則羊亦可廢而羊存則禮若猶存一則直而過激一則婉而多風聖賢同一維禮之心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注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也

釋文盡津忍反諂勅檢反高麗本無也字

正義曰皇邢二疏皆以此章疾當時人臣事君多無

禮而言盡臣禮謂將順其美善則稱君之類何氏小

山謂此泛論非自言是也或勸程子以加禮近貴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三四明 儀書 約圖刊本

子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

加也黃氏祖舜本其意以爲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

如是而後盡爾理之當然也朱注引之以此爲夫子

自明之言似未必然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注孔曰定公魯君諡也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

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正義曰朱注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馮氏

厚齋云以尊臨卑者易以簡常有節文以下事上者

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必各盡其道胡氏炳

文云謂之使每以勢而不以理故貴乎有禮謂之事

多以跡而不以心故貴乎盡忠一說發明自盡之意

已透是時昭公客死於外季氏奉定公立之魯國君

臣皆失其道故定公之問孔子之對皆無偏重孔注

謂問之意在患臣皇疏謂對之意在勉君似皆揣測

之詞然八佾一編專言禮記者聯敘二節於此皆重

禮字也

孔注云云疏曰左傳定公元年叔孫成子逆昭公之

喪於乾侯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六月戊辰即位史記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三四明 儀書 約圖刊本

魯世家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

年即位立十五年薨於高寢諡法解大慮靜民曰定

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曰定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孔曰樂而不至淫哀

釋文雖七餘反哀如字毛詩箋改哀爲衷

正義曰鄉飲酒禮疏引鄭此注云關雎國風之首篇

毛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周南召南正

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

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是關雎之義也皇疏引江熙曰樂在得淑女疑於爲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李充曰關雎之興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哀而不傷也是皆本序說以解此經然鄭君意謂關雎詩辭有樂而無哀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事在其閒也故其箋詩云哀當爲衷衷謂中心怨之無傷善之心謂好迷也而皇疏又引鄭此經注云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失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六五 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也其笱劉琰云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爲疑故兩解之朱子以詩辭分配哀樂而云求之未得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則亦但言憂樂而不得言哀於本經哀字終成疑義劉氏台拱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

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孔子但曰關雎之亂而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蓋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樂亡而詩存說者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傳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哀與樂相反也噍殺與嘽緩亦相反也而謂關雎一詩兼而有之何得爲性情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六五 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正又何以爲聲音乎劉氏以關雎爲樂章之三其論甚確惟以卷耳爲哀遠人義與古序不合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考其詩辭雖有嗟我懷傷之句痛瘡僕馬之吁傾筐易盈高岡難陟維恐賢路之充塞外戚之顛危乃思患而預防非痛深於既敗亦僅可言憂而不可言哀故毛傳以爲憂者之興也要之讀書先識字考文詞不如研訓詁古人造字有本義有引申有

混言析言之分別有疊用互用之相通音有緩急短
長即義有淺深虛實蓋所謂哀者乃憂思之深而非
憫傷之痛也序云亡國之音哀以思哀與思疊言之
則以哀而統思思乃悲哀之甚也又云哀窈窕思賢
才哀與思互言之則以思而例哀哀即憂思之深也
方言凡相憐哀江濱謂之思爾雅釋訓哀悽悽懷
報德也說文懷念思也卷耳嗟我懷人傳懷思也文
選勵志詩吉士悲秋本或作思秋廣雅哀悲也此皆
哀與思互訓之證也訓哀為憂思以詩之詞氣言可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八十四 明叢書
紉園刊本

以詩之聲音言亦可以關雎之一篇言可以關雎之
三篇言亦可則詩言序說無不通矣夫淫傷者樂哀
之過而非性情之正也樂之過至於諠浪笑敖則淫
矣哀之過至於涕泗滂沱則傷矣若以哀之本義釋
此經則如說文之訓閱廣雅之訓痛孟子趙注之訓
傷則哀已至於傷矣尙得言性情之正而為聲氣之
和平樂記曰世亂則禮廢而樂淫其聲哀而不莊樂
而不安若夫二南之世道行鄉國化起房中情慾之
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文王有刑于

之化后如無嫉妬之心是以關雎之思在好德卷耳
之志在進賢未得則切於哀思既得則形於好樂此
其所以得性情之正而為聲音辭氣之和也至葛覃
之勤女工猶七月之陳稼穡季札觀豳風而歎其樂
而不淫則此詩可類推矣

孔注云云疏曰朱注云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
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意以淫為和之過故以
不正不和分言之然過猶不及失其正仍害於和不
如孔注總承為是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八十四 明叢書
紉園刊本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
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注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
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

因周用栗使云
使民戰栗也
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皇本高麗本
戰栗下有也字爾雅釋詁疏白帖並引戰栗作慄

正義曰釋文謂鄭君本問社作問主邢疏謂張包周
本皆作主此魯論語也今本作問社據公羊文二年
傳疏乃古論語也禮祭法疏及御覽禮義部引五經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
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今論語說哀公問主於

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豐鎬宜栗也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君無駁與許同云主田主謂社是仍魯論之字而讀從古也春秋文公二年作僖公主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主者藏主也何注云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九十四 明義書

約圖刊本

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此經邢疏云先儒或以爲宗廟主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今所不取是論語本文當作問社主爲備也夫社所以樹木爲主者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白虎通曰社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徒頒社而樹之各以其土地所宜尙書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

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案古樹社木以棲神卽今神樹之類韓非子曰社木者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堀穴託其中熏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地漢書眭孟傳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注社木社主之樹也此皆古樹木爲主之制也莊子宋有櫟社漢書郊祀志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又地理志潁川長社縣應劭注其社中樹暴長故名此皆古以木名社之遺也或者曰書甘誓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周禮大司寇大軍旅泣戮于社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太祝大師設軍社量人營軍社之所里左傳定公四年祝鮀云君以軍行祓社擊鼓祝奉以從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入陳陳侯免擁社以待於朝是古人有載社主出軍者又有擁社主示服者若以樹爲社主將何以奉之而出故鄭君注周禮宗伯又有社主用石之疑或引五經異義春秋左氏說大夫以石爲主許君謂今山陽民俗祭皆以石爲主以爲社主之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張齊賢章叔夏等引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九十四 明義書

約圖刊本

歟呂氏春秋淮南齊俗訓皆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
 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尙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
 民間之社非太社也先儒遂謂大夫以下之社祇有
 木爲主天子諸侯之社既樹木以棲神又有石主爲
 可奉而行也或者又曰社稷壇而不屋爲主將何以
 藏之不知古者藏主於石函函中有笥以藏主左傳
 莊公十四年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
 昭公十八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哀公
 六年衛孔悝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杜注以宗祏爲宗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左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廟中藏主石函釋文云藏主石函其卽石室歟五經
 異義左氏說禘及郊宗石室說文祏字下云宗廟主
 也周禮有郊宗石室室字下云宗廟室祏也通典引
 摯虞決錄廟主藏於戶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
 祏函中笥以盛主左傳疏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
 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據馮君章句藏西壁
 者正廟主也藏北壁者遷廟主也遷主者無廟之主
 也而何疑於不屋之社哉史記弟子傳宰予字子我
 鄭注魯人王肅家語謂其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宜其

善於應對乃言周所以用粟之意朱子謂其附會戮
 人於社之說以啓時君殺伐之心者考工記匠人營
 國左祖右社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左陽右陰陽主生陰主殺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
 氣也故軍行載社主以行戮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
 有國社左傳閔公二年成季之生曰閉於兩社爲公
 室輔是卽季氏專權之兆定公六年陽虎盟公及三
 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是兩社又聚民警戒之區
 社主陰殺故哀公七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左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是四年六月亳社災天著興亡之戒而公於此時
 適以社主爲問似非無意於其閒也然古人物法垂
 制無在不寓警戒人君之意故班亡國之社於諸侯
 掩其上而柴其下屋之不受天陽北牖以通陰氣使
 人君瞻之而致戒心焉春秋亳社災左氏穀梁皆以
 爲殷社公羊毫作蒲以爲古國之名然要皆亡國之
 社故白虎通名之曰誡社劉向以爲亳社災戒人君
 縱恣不能做戒之象也又攷說文粟本作巢古文作
 龔从二肉从西徐巡說木至西方戰粟白虎通宗廟

篇栗者所以自戰慄魯語婦贄不過聚栗注栗取敬

栗東觀書云栗駭蓬轉是栗本有凜凜戰懼之意使

宰我善於進說如夫子之對哀公所謂出四門以望

亡國之墟以此思懼懼焉不至則戰栗之說正所以

格君心而綿國祚乃不曰使君而曰使民是乃慘刻

不仁直如商鞅之任法申韓之刑名李斯之督責意

欲挽衰周之弊秦用之而大亂天下流毒蒼生也至

夏后稱氏周語謂禹有平水土之功皇天嘉之胙以

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是夏為有天下之號實即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左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氏也白虎通謂夏以揖讓受禪為君是君與之故喪

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殷周以干戈取

天下從人心而伐取是由人得之故貶之稱人此亦

附會之說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注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說解也遂事不諫注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也

諫止也既往不咎注包曰事既往不可復追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二者欲使慎其後也釋文咎其久反漢書車千秋傳引往作事

正義曰蘇子由古史謂哀公欲去三桓問答各為隱

語其意雖出於揣度惟是兩社之閒本為季氏所託

始而天災毫社顯著興亡之戒若有彼此不並存公

私不兩立之意焉觀哀公孫越之前宴於五梧飲酒

不樂游於陵阪三問孟武伯曰余及死乎直如漢獻

帝不知命在何時之對是其與三桓相惡積憤已非

一日宰我承其問而進以戰栗之說欲挽衰魯之頹

靡原為強公弱私起見然而夫子非無是心也春秋

胡氏傳引韓非子之說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

霜不殺草李梅實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

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左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

以統萬物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

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對

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而夫子又以不說不諫不

咎深警之與其自對哀公不合者何也蒙案論語之

例凡子聞之而有言往往多解釋感歎之詞其意不

同於面責皇疏引李充曰成事不說而哀聲成矣遂

事不諫而哀謬遂矣既往不咎而哀政往矣斯似譏

宰我而實以廣道消之慨盛德衰之歎言不咎者咎

之深也成事者目前之成局也遂事者由來之積漸也既往者當年之始起也詩蟋蟀疏以遂為從始而向末此經之遂蓋從末而向始左傳僖公元年注所謂兩事之詞也舉成事見季氏之積累舉遂事借魯君之因循而終結以既往之匪伊朝夕蓋歎其事之不可挽回而非責其言之不可追改也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史墨之論出君也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終其勤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三朝記子與哀公少閒言情曰優以繼愷政出自家門此之謂

明學子論叢解義疏卷三 九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政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先後如出一意新語至德篇故為威不强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夫子非不欲殺也而無如殺之已晚也溯子自宰中都而小試由司寇而攝相墮三都出臧甲無非欲強公而弱私豈知大道莫容彼婦出走天意已可見矣況乎水儒欲濟以火烈導德始可以齊刑子與哀公之問答如三朝之所記九經之所陳無一非為政先禮順天作刑之意乃哀公昏而且妄欲與魯國而借助越兵欲去三桓而詢之武伯公之不沒於魯魯之不克

復振夫子早已知之故常歎曰祿之去公室四世矣政逮於大夫五世矣其勢已成其幾已往則是戰栗之一對既無裨益於國家而徒貽天下後世以慘酷不仁之禍也於子與何誅哉

包注云云疏曰皇疏引師說云成是其事初成之時遂是其事既行之日既往指其事已過之後也事初成不可解說事正行不可諫止事已過不可追咎也案以成為初成似非注意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注言其器量小也

明學子論叢解義疏卷三 九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陋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揚子法言先知篇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此即朱子不能正身修德之說也史記管晏列傳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新序雜事四引此經而申之曰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此即朱子不能致主

王道之意也故皇疏引孫綽曰功有餘而德不足以道觀之得不曰小乎蒙案八佾一編重言禮禮之本與其奢也甯儉儉猶近乎禮之本未有奢而得禮者也禮生於仁義成於智信五者根於性命於天蘊之爲天德修之爲聖功發之卽爲王道所謂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管子天下才智有餘而信不足才足以行仁之術而不克充乎仁之量故未能事事悉循乎義禮法言五百篇曰事非禮義爲小故孟荀董揚皆謂仲尼之徒五尺之童無道桓文之事者謂其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九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勝而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迹其生平假仁假義非不張禮義以治國奉德禮以招懷而始也急炫才能就淺近而不及待繼也自負功業致滿溢而不自知夫子所謂器小易盈也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夫子之意本一貫乃周末文勝禮教不明上下皆以奢侈爲得禮節儉爲器小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此當時之風會使然

況自齊桓創霸以來天下惟知有管仲或震驚其功業或豔羨其豪華故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此卽或人之意見也惟大器所以不能儉惟大器所以爲知禮或人之意亦一貫而於器小易盈儉猶近本之說均未見及其所謂儉卽器小之別名其所謂禮乃當時之風尙管仲識時務合時宜皆以爲大器之賢人知禮之君子乃一聞夫子器小之說不覺驚訝之曰如管仲之大器猶以爲儉乎意以儉卽小器也及夫子明其不儉而乃轉釋之曰管仲之不儉正管仲之知禮也意以知禮故不儉不儉乃所以爲大器也儉乎一詰反擊之詞也然則一轉回台之詞也不然鑿鑿而朱絃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以管仲之侈僭誰不知之而猶疑其儉忽以不儉爲知禮何或人之愚而夫子之不憚煩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九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引李充曰齊桓隆霸王之業管仲成一匡之功免生民於左衽豈小也哉然非大才則有偏失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管生方恢張大勳

宏振風義甯分謗以要治不潔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道忘其爲身者也漏細行而全令圖惟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愆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貶以爲小也案是欲張管仲而隱疑夫子之言似非注意也凡有所盛曰器無所盛曰械故器以量言

或曰管仲儉乎注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太儉乎曰管氏有三歸

官事不攝焉得儉注包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

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三 九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焉於虔反皇本高麗本末句有乎字

正義曰國策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而國人不說因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之罪非自傷於民也鮑彪注仲蓋三娶女也漢書公孫宏曰管仲相齊桓娶三歸班氏食貨志云身在陪臣而娶三歸此皆包注所據然考春秋成公八年左傳云衛人來媵其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

姓媵異姓則否杜預范甯皆以異姓來媵爲非禮惟

何休以爲異姓亦得媵鄭箴膏肓難之云天子云備

百姓博異氣諸侯直云備酒漿何得有異姓在其中

則是管仲大夫不得謂娶三姓也又攷公羊莊十九

年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一

聘九女成十年傳惟天子娶十二女儀禮士昏禮雖

無娣媵先則士得有姪娣由是以推天子一取四國

十二女諸侯一取三國九女凡入妾卿當一妻六妾

大夫一妻四妾士一妻二妾據白虎通則卿大夫一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三 一百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妻二妾士一妻一妾乃管仲以大夫而取三歸之女

是直僭禮而非侈或人何得復以爲知禮則包氏之

說難通也說苑善說篇或對桓公曰管仲之智可以

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平內政委焉外

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乃謂管仲曰政

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

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本之遂以三歸爲築臺而

非取女金仁山謂算術有築臺三歸之法一統志又

謂三歸臺在東平州東阿縣西二里然攷說苑所記

本於周策毛大可謂其誤合子罕築臺管仲取女爲
一類而改三歸之家字爲臺字以致沿訛襲謬殊
不思齊桓之非在多女而管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
而障乙也若夫三歸乘除始於珠算春秋阿臣尙屬
衛邦更不足爲管仲築臺之證則朱注之說又難通
也黃氏日鈔欲合二注爲一事謂築臺以處三歸之
婦人杭堊浦遂援詩衛宣公作新臺於河上左傳魯
莊公築臺臨黨氏謂古昏禮有築臺迎女之事或又
以秦穆姬登臺哭晉君謂卽嫁時所築之臺不知古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百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者天子諸侯宮內皆有臺大夫家內亦有臺如左傳
崔杼孔悝季平子等事可見衛宣特築臺以要及妻
魯莊因登臺而見孟任初非以臺行昏禮秦穆取晉
姬又不聞有築臺之舉則黃氏之說更難通也至戚
氏鶴泉謂父母妻三黨所歸又謂富貴親三權所歸
又謂南北西三路人心所歸皆爲臆說要之此節夫
子祇論其不儉須以財用奢侈立說故武虛谷以臺
爲府庫之屬古人所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
之泉說文解字通論武王散鹿臺之錢是也管子山

至數篇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
陰是齊固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也韓非子管仲
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
霄略曰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又管仲父出
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二歸孔子曰良
大夫也其侈偏上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桓公有管仲
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史記管仲富
振於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爲侈又曰齊中衰
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而管氏亦有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百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歸位在陪臣富有列國之君泉志載布文有齊歸化
者或卽三歸之貨歟此皆謂其財之侈富也官事不
攝謂其用之糜費也古之官制雖天子諸侯亦多兼
攝鄭氏伯謙曰太宰至旅下士其爲官凡二十有三
而爲府者六爲胥與史者皆十有二而爲徒者百有
二十何也此皆兼官也蓋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
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人之咨
則四岳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
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

制而官事不攝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
以三公言之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而太傅無有焉召
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爲保而太師太傅無有
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二少當
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
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
身而兼總七職矣不惟此也當時三公三少既難其
人而六卿之官亦不必備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
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
公兼司馬司空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專
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大者猶
兼而況於百官羣有司乎故嘗以周禮攷之二卿則
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卿一人是六卿兼
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甚
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
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
也故夫大官之中以春夏秋冬爲通率以多少相乘
除大約一官凡五百人則六官凡三千人而其兼行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百三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權攝者意其必相半焉是以局分不必設府史胥徒
不別置雖置而其數亦未嘗過濫也且不見鄉老遂
師而下乎府史胥徒四者俱無有何獨於天官冢宰
而疑之也葉氏時禮經會元說多相合此言天子之
有攝官也周氏世禕曰侯國官制但有司徒司馬司
空而無大宰宗伯司寇牧誓酒誥立政諸篇皆同及
攷左傳諸國皆有司寇而魯有夏父弗忌爲宗伯國
語單子過陳篇稱宗祝執祀司寇詰奸似侯國雖無
大宰而仍有宗伯司寇何也蓋東周諸侯之所添設
也古者天子一事設一官諸侯不能備官一人常兼
二三事故崔氏云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
司寇及東周時諸侯皆帝制自爲管仲以大夫之家
而官事不攝况諸侯乎然而三卿舊制終不可沒卽
以左傳觀之子產入陳命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
致地杜洩謂季孫曰吾子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
爲司空皆三卿並列而不及宗伯司寇其爲添設明
矣侯國無大宰惟宋爲王者之後故有之若吳楚之
有大宰儕也侯國之禮官但有宗人無宗伯其刑官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百三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但有小司寇及士師無大司寇侯國之有宗伯大司寇亦僭也王制三等之國皆有五大夫崔氏云司徒之下置小宰及小司徒也司空之下置小司寇及小司空也司馬之下置小司馬也至於宗人并不在五大夫之列案成王封魯分以祝宗卜史則宗人之秩蓋在下祝之間也此言諸侯之有攝官也乃管仲以大夫之家而冗員備職廩祿虛糜所謂大夫具官是謂亂國禮運之所譏也乃內築三歸以藏財外役具官以耗用卽此二事而管氏之奢侈已可概見尙得謂之儉也哉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三 百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婦人謂嫁曰歸者公羊隱二年傳文何休注婦人生以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也云攝猶兼者左昭十三年傳羊舌肸攝司馬杜注兼官也皇疏訓並謂并兼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 注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爲得知禮也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 注鄭曰反玷反節之玷也在兩楹之間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爲於玷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管氏而

知禮孰不知禮

釋文爲于僞反又如字好呼報反玷丁念反皇本然則上有曰字未有也字漢石經邦諱作國考文本作管氏亦有樹塞門

正義曰古者有門卽有屏舊說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戴氏東原謂天子諸侯皆三朝三門天子之門卑應路諸侯之門庫雉路諸侯雉門設兩觀庫門起臺門陳氏祥道謂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吳王背屏而立夫人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三 百六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明堂位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於屏外此田防之屏也禮雜記管仲旅樹而反玷郊特性臺門而旅樹反玷大夫之僭禮也鄭君注旅樹門屏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又注季氏篇蕭牆之內云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推釋鄭君之意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諸侯皆用木特以外屏內屏

別之而爾雅屏既謂之樹樹乃木之別名故其注魯廟疏屏有刻爲雲氣蟲獸之說自李巡孫炎注爾雅云以垣當門自蔽曰樹郭璞云小牆當門中而皇疏因之遂云今黃閣用板爲障古者未必用板或用土或以爲如今之照壁則泥以牆心用土也然攷說文屏蔽也字从尸牆障也字或从广而皆不从土義皆取於自障蔽故檀弓周人牆置鬻釋名輿棺之車其旁亦曰牆牆不必概用土也蓋屏在屋下須以木爲之當門設屏特以別內外可設亦可去故周禮樂師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百七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注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車得直達於燕朝則屏可去也若屏在天外或以土爲之上有覆屏之屋以避風雨謂之衆愚匠人城隅之角衆愚漢時之東關衆愚災是也釋名蕭牆在門內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衆愚在門外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是屏之設本有內外之分鄭注明堂位云屏若今浮思者混言之也不然土牆當門中而不可移動古人闕門明達之謂何而爲此蔽塞不通之制哉至內屏外屏之說鄭君雖本禮緯含文嘉

然攷荀子大略篇云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諸侯內屏不欲見內也淮南主術訓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後漢書齊武王縝傳注引白虎通曰所以設屏者何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近故內屏則是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漢儒相傳已久而或疑於外屏之說者謂如曲禮孔疏內屏在路門之內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則屏似在廷而與門相遠司土正朝儀不得言王還揖門左右天子當宁而立宁亦不得在門屏之間矣焦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氏理堂宮室圖攷謂自路門門闕至門南北雷內外各有兩塾閒內屏設於門內兩塾閒外屏設於門外兩塾閒皆於南北之正中門側內外兩旁之地在左曰路門之左在右曰路門之右以東西言謂之門東門西以南北言皆謂之門屏之閒所謂宁也司土之王族等旣在門右太僕等旣在門左其出視朝也則云王還揖門左揖門右云還揖者王族太僕輩在其後兩旁也使君負屏而立還則面屏何以相揖蓋自闕外至南雷設屏於其中王族太僕等立於屏外之

左右君始蔽於屏內既出視朝揖於鬻下故王族太僕等在其後君立於屋內臣立於廷閒曲禮所謂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非必負屏而立亦非君立屏外王族太僕等立於屏內也觀禮侯氏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天子辭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蓋自門東繞屏南至門西而入出入皆以闕言非出門宇之外也鄭注論語人君於門別內外明曰於門則屏非在廷矣由焦氏之說以推諸侯內屏當自闕內至門內鬻設屏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百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其中爾雅所云門屏之間曰宁者洪氏震煊謂指諸侯之內屏而言而曲禮孔疏以內屏之宁爲臣將見君所佇立以定氣之處外屏之宁爲將視朝天子佇立以待諸侯之處而於當宁而立曰朝之文終難強合金氏鶚求古錄據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近右執法以闕天子外屏之說然甘石巫咸所紀星象取義多端安得以叔孫之朝儀而求合元公之經禮哉姑之見於禮經者有五明堂位反姑出尊雜記管仲旅樹而反姑郊特牲臺門旅樹而反姑此反爵

之姑也天子饗諸侯或諸侯相饗燕乃有之又明堂位崇姑康圭此奠玉之姑也天子受諸侯朝饗乃有之二姑皆在廟中兩楹之間內則說閣之制云士於姑一此度食之姑也近於庖廚當在室之東北隅大夫以上則有閣既夕記設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姑大射儀將射工遷于下東姑之東南小射正取公之決拾于東姑上卒射小射正以筭受決拾退奠于姑上此堂隅之東姑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姑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姑南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百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虞禮苴茅之制饌于西姑上此堂隅之西姑也自天子至庶人皆有之鄭注云姑在堂角是二姑則在堂之東西角也蒙崇姑字从土以土爲之當以堂隅之姑爲本義而其餘堂室之內倣其式而爲之或用瓦或用木皆得引申謂之姑爾雅坳謂之姑釋文坳本作度度閣也音義與祭山曰殿縣之殿同故姑字亦作輿通俗文盤支也俗作店崔豹古今注店置也所以置貨鬻物也爾雅郭注姑端也在堂隅端釋文本作帶高兒也本或作端謂堂廉之端卽隅角也准

南倣真訓設於無垓坫之宇高注垓坫垠堦也蓋於堂之兩隅累土如小牆稍高於堂廉以爲垠堦平可以度物曲可以屏障故說文訓坫爲屏也又廣雅坫謂之埽蓋卽堂上東西牆之序要之坫也坫也端也埽也其實皆屏也屏樹於當道坫設於堂隅義皆取於障蔽又可以度器物故大射取決拾於堂隅之坫上其後堂上之奠圭室內之度食楹間之反爵皆倣堂隅之坫以爲之而或又用瓦用木者則以堂隅之坫在天外堂室之坫在屋下制又便於移動也大全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皇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注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韞氏三禮圖云坫以承爵亦以承尊若施之於燕射之禮則曰豐似豆而卑斲一木爲之又引開元義鑑云坫廣三尺五禮精義云坫似俎廣一尺高三尺制雖未必盡合要皆反坫之舊說也黃氏日鈔又據逸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咸有四阿反坫孔晁注以反坫爲外向室遂謂反主坫言非主爵言反坫非反爵之地當是別設大門屏之名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土牆之例觀郊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逸周書以反

坫與四阿相聯則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疑均爲宮室僭侈之事抑知禮記之旅樹卽論語之塞門禮記之反坫卽論語之反坫臺立於門上屏樹於門中坫設於楹間三者本各爲一事加之鏤簋朱紘山節藻梲正以見管氏之僭侈不一而足若以反坫爲門屏何以解於兩君之好哉至周書之所言謂屋有四面之阿堂設四隅之坫此乃明堂四向之制義各有所取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皇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云反坫在兩楹間者鄉飲酒是卿大夫之禮尊於房戶之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尊於東楹之西獻酬畢皆反爵於堂下篚內若兩君相見則尊於兩楹之間反爵於堂上之坫故其坫在兩楹間也云獻酢之禮更酌酌畢者皇疏云初主人酌酒與賓曰獻賓飲獻畢而酌與主人曰酢主人飲酢畢又酌與賓曰酬古者賓主各杯故云更酌也邢疏引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

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注大師樂官名也言

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之純如也注從讀曰縱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純如和諧也

如也注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以成注縱之以純如繹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

也者

釋文謂魚據反大音泰翕許及反從子用反放縱也繳古了反釋音亦邪本大作太考文補遺語作謂皇本知也下有已字成下有矣字足利本作可知已也史記世家引無中三字從作縱後漢書班固典引注引亦作縱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五十四 明儀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答述曰語此必大師問而夫子告之史記世

家有與齊大師言樂是子在齊聞韶時事此與魯大

師言樂乃子自衛反魯正樂時事皇疏謂使知正樂

之法是也蒙案儀禮燕禮鄉飲酒禮正樂皆分四節

工入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三終即書之

搏拊琴瑟以詠也笙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入三終

即書之下管鼗鼓合止祝故也乃閒歌魚麗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三

終即書之笙鏞以閒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此合樂三終即書之蕭韶九成

也由是大師告樂具是為正樂之四節惟鄉射禮但

有合樂一節大射儀但有升歌笙奏二節注謂志在

射故略於樂也禮經四節十二終而書言九成者何

也意者一歌一奏二詩為一成合升歌笙入各三終

六詩為三成此小成也又閒歌三終六詩合樂三終

六詩其為九成此大成也成與終混言則通析言有

別司馬法成十為終是也由是以推此章所謂始作

翕如者即儀禮之升歌所謂純如者即儀禮之笙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五十四 明儀書 約園刊本

所謂繳如者即儀禮之閒歌所謂繹如以成者即儀

禮之合樂爾雅釋詁由從自也從蓋讀如字從之者

謂自堂上而堂下由是而笙入而閒歌非謂放縱其

聲音也始作者大師升歌之始所謂師擊之始也以

成者大合鄉樂之終所謂關雎之亂也泰伯篇不言

笙入閒歌者舉始終以賅其全也翕說文起也字从

羽合謂鳥將飛而斂翼作勢故方言訓聚玉篇訓合

史記秦始皇本紀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是翕

乃合起之兒翕如者謂升歌之時瑟與人聲起於堂

上和合無間也純說文絲也易文言純粹精也崔覲注不雜曰純漢書梅福傳一色成體曰純故周語注訓爲專音語注訓爲壹純如者謂笙入之時專以笙管奏樂於堂下純壹不雜也噉說文玉石之白也噉本从白而加白白之至則潔淨而光明詩王風有如噉日故方言訓爲明埤蒼訓爲淨噉如者謂閒歌之時堂上堂下一歌一奏彼此迭作清微分明也釋說文抽絲也漢書揚雄傳注釋繹相連貌白虎通云繹者無窮之意也方言則訓長訓理廣雅則訓充訓終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五十四明鼓書

一約圖刊本

終卽以成之成理卽關雎之亂繹如者謂合樂之時堂上堂下眾聲齊作纍纍如貫珠連絡不絕抽繹無窮也子以四如字形容作樂之始終與儀禮四節次序正相照合何注疏均未引及耶乃攷釋文所引鄭君注以翁如爲變動之兒純如爲感人之兒噉如爲使清別之兒繹如爲志意條達之兒似就聽樂之人立論而周禮大司樂疏御覽五百六十四引鄭注以始作謂金奏時聞金奏人皆翁如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始入正樂不知周禮金奏九夏乃出入之

鼓吹非作樂之正節若以始作翁如爲金奏則正樂祇有三節顯與禮經不合矣

何注云云疏曰云大師樂官名者周禮春官大司樂以下有樂官二十職大師則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教六詩天子嘗言師擊之始鄭注以爲魯大師是大師官名擊其人名也漢書人表有大師擊又有魯大師疑不能定也云翁如盛也者皇疏謂翁習而盛吳都賦翁習容裔注音樂之狀是以翁習疊韻取義也鄭訓變動者夏小正蠶之興五日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五十四明鼓書

一約圖刊本

翁謂變動而飛起也云噉如音節分明者凡物之白者能發光故噉从白放而說文訓爲光景流兒晶从三白而說文訓爲顯倉頡篇訓爲明曉爲日之白皎爲月之白猶噉之白爲分明也釋文作噉从日非云純純和諧者偏攷訓詁純無和諧之義無已或爲曹之借春秋繁露曹者天之和也鄭訓感人兒者或蠶動震動之借也從讀曰縱者此本鄭讀鄭謂縱之八音皆作攷古者堂上之樂惟以瑟和歌堂下之樂或用笙與管惟至大合樂而乃放縱其聲八音俱備鄭

君言於始作之後似嫌太早謝氏謂五音六律如五味之相和不具不足以爲樂此言音律而非謂樂器必備也

儀封人請見注鄭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

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注包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也出曰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注孔子曰語諸弟子言何患

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也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注孔子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

釋文請見賢遍反從才用反喪息浪反鐸直洛反木鐸金鈴木舌施政教之所振也皇本高麗本斯也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三 夏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者攷文古本無道下無也字左傳疏引從者作門人

正義曰朱注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

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

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

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

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

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

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蒙

案三代以上道統在君相三代以下道統在師儒天

生孔子於春秋乃天下之轉機實萬世之師表天無

否而不泰之運卽道無剝而不復之時子嘗曰文不

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喪卽本書之近例故孔注

以聖德言之不必援喪欲速貧以爲失位去國之證

也文卽道也天下無道久而斯文將喪必有人焉維

持之此卽天運之循環天心之所寄託也使夫天子

使之也爲木鐸天使爲之也木鐸所以宣政教得位

則爲君爲相施其政於天下不得位則爲師爲儒施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三 夏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教於萬世聖人關係在道統至於位之得不得夫

子嘗聽其命於天封人固不暇計及卽二三子亦未

必戚戚然常以是爲患也蓋封人所深慮者道所深

信者天所一見驚服者夫子故一則曰天下無道久

再則曰天將使夫子然而天之所假者在木鐸而不

在斧柯所命者爲師儒而不爲君相則天心已可知

矣而道統已有歸矣新語思務篇云聖人不空出賢

者不虛生潛夫論考績篇云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

譚天生聖人固天之喉舌也天生封人實聖人之知

己也吾謂儀封人不特知聖而又知天皇疏引孫綽曰達者封人栖遲賤職自得於懷抱一觀大聖深明於興廢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斯人以發德音乎夫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列國之君莫救乎聾盲所以臨文永慨者也然風教遐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抑又考之說文鐸大鈴也釋名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鐸有金鐸木鐸其體皆以金爲之而舌有金末之異鄭君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周禮

明明字論解義疏 卷三 頁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國刊本

司馬職曰三鼓擁鐸三鼓振鐸兩司馬執鐸鼓人以鐸通鼓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闐聲不過闐鐸聲不過琅國語黃池之會官師振鐸此皆金鐸也木鐸所以振文教其用最廣禮檀弓執木鐸以徇於官所以示耐禮也明堂位振木鐸於朝所以示諦禮也月令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所以儆昏禮也左襄十四年傳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淮南汜論訓云告寡人以事者擊鐸所以上達君聽也漢書食貨志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

獻之太師所以下宣民情也周禮天官小宰正歲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此皆治官之屬也地官小司徒正歲觀象之法徇以木鐸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此皆教官之屬也秋官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士師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之于朝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此皆刑官之屬也夫刑以弼教教以明禮禮以出治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皆文教之事也故用木鐸以振之樂記曰天

明明字論解義疏 卷三 頁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國刊本

子夾振之而駟伐注謂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則樂舞有金鐸木鐸亦祇以象文武而已馬氏端臨曰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爲教揚子法言學行篇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鴛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鴛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又五百篇曰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然則封人之所諭將以夫子爲天下萬世之木鐸而非僅爲春秋一時之木鐸其所患者惟在道之興與

廢而不在位之得與不得也朱子既云天使得位以設教又云天使失位以行教是蓋泥喪為失位而轉失封人之愆矣

鄭注云云疏曰云儀衛邑者邢疏引春秋傳衛侯入于夷儀疑與此是一焦氏理堂補疏曰後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聊城今屬山東東昌府為齊衛之界孔子至衛未嘗由齊非是此也又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亦以儀封人即浚儀縣而酈氏非之焦氏曰浚儀在開封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邱皆在其北二縣內多鄭宋地長垣為衛鄭交界之處封邱以北長垣以西尚有南燕國以漢縣計之衛之境止得長垣多得封邱南燕少自此而南皆鄭宋地衛不得有之使儀封人在浚儀當今祥符蘭陽之間雖為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也閻氏百詩釋地曰孔子時衛都濮陽為今大名府開州儀邑城在今河南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明一統志蘭陽縣有儀城古蹟即請見孔子處又儀封縣亦

屬開封府在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亦云春秋時衛邑封人請見處元始置縣去蘭陽甚近然皆焦氏所謂長垣封邱以南祥符蘭陽之間未必果為衛邑也故鄭君言蓋以疑之儀之屬衛未可知尚何論其一至五至耶云封人官名者封人官名自古有之堯時有祝三多之華封人見莊子春秋之封人與周禮異地官封人之職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鄙之封域者亦如之而夏官又有掌疆之職專掌封疆之界若春秋封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乃侯國之官無封國造邑之事故其責在固守邊疆左氏隱公元年傳鄭有穎谷封人考叔桓公十一年又有蔡封人仲足文公十四年宋有蕭封人高哀昭公十九年蔡有鄭陽封人二十一年宋有呂封人華豹或以邑為氏或繫邑名於其上儀封人姓名不傳國邑記云儀之封人也可能曰封人姓儀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此未必然孔注云云疏曰云制作法度者春秋演孔圖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某為木鐸制天下法是

孔注所本也案周公制禮作樂孔子刪訂六經皆為

聖人之制作不論位之得與不得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注孔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謂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孔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釋文韶常者反盡津忍反西漢策要宋景私本漢書重仲舒傳引上也字作矣又引子謂作孔子曰樂記注文選典引注晉紀總論注引皆作孔子曰

正義曰董子春秋繁露云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民

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民樂其與師征伐

也故武者伐也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三 皇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

安得不世異又對策兩引此章亦謂舜受堯禪周承

紂後所遇之時不同皇疏本之以申孔注曰天下萬

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

盡美揖讓而代於事理無惡故曰盡善也天下樂武

之從民伐紂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而以臣伐

君於事理不善故曰未盡善此皆以定天下之功論

美善也詩采芣苢及御覽五百六十四引鄭君注曰

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于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

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

平也禮樂記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其功大者其

樂備千戚之舞非備樂也鄭注樂以文德為備又引

此章以證孔疏云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未盡善者

文德猶少未致太平也顧氏曰知錄本鄭注而申之

曰觀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為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

謂武未盡善之旨矣孟子云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

猶有憾也史記封禪書云天下未甯而崩此武之未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三 皇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盡善也此又以治天下之功論美善也朱子則由功

而推原其德注云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

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

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

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蓋有是

德斯有是功而所遇之時事適與相會故禮曰時與

事並名與功偕又曰功成作樂樂以章德也然詩以

言其志歌以永其聲舞以動其容三者本於心而後

樂器從之有識者觀樂以知德此章本言韶武之聲

容而非論二聖人之功德也試觀樂記子與實牟賈

之論武舞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皆象伐紂之功夫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恐不逮事病不得其眾故咏歎之淫液之備戒之已久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豈能及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有揖遜雍容之盛耶至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暮年受命立功不過如此若虞帝則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故有九德之歌九韶之樂以致百獸率舞鳳

明明子論讀解義疏 卷三 夏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鳳來儀武又安能及此哉此就聲容以論美善而功德自在其中也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季札之論大武也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若此者如斯而已未盡善之詞也其論韶箎也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觀止者盡美盡善之詞也觀樂而知德與三月不知肉味之孔聖先後如合符契

孔注云云疏曰韶虞舜樂說文同孟子史說借作招周禮借作磬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大磬大武鄭

注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案韶樂九成舞用羽籥武樂六成舞用干戚韶之節奏分四節見於書益稷武之行列樹四表詳於禮樂記惟是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武樂六成當有六曲左宣十二年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釋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綴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毋忘其章而今詩序但以耆定爾功一章

明明子論讀解義疏 卷三 夏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七句為奏大武而其三為耆其六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嚴氏祭本朱子之意以酌桓章般均為大武之一章合之耆定爾功則六曲已得其五祭統云舞莫重於武宿夜鄭注武曲名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則所亡之一章也楚子又云武有七德七德疑有七章要之或六或七古樂無可攷矣然所亡者詩而舞則周存六代之樂至秦猶餘韶武歷漢魏晉宋樂譜遠相承用乃碩果之僅存也漢書禮樂志高祖廟奏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

文始五行舞者本周武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此韶武之存於漢也宋書樂志魏文帝黃初二年改文始曰大韶舞五行曰大武舞明帝太和初公卿奏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熙卽韶武始卽武也此韶武之存於魏也南齊書樂志晉傅元六代舞歌有虞韶舞辭有武舞辭此韶武之存於晉也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烈舞爲武舞宣烈卽是古之大武凱容本舜韶舞也此韶武之存於宋也或據晉宋樂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夏七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志晉武帝太始九年荀勗張華等釀造新曲改作正德大豫之舞至咸寧元年遂停宣文之舞而韶武乃亡宋之凱容宣烈雖仿韶武而撰立新歌齊志前舞後舞並錄宋王韶之舊詞則非韶武古樂之遺矣豈不惜哉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正義曰朱注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皇疏謂三條之事並爲乖禮邢疏謂此

章總言禮意以八佾一篇皆言禮也當與林放問禮之本參看蓋敬爲禮之本哀爲喪之本寬爲居上之本書舜典命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洪範皇極之五事今文作思心曰容漢書五行志曰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曾子立事篇曰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意與此經相似然臨喪與居喪異儀禮士虞禮如臨注朝夕哭也左宣十二年傳卜臨於大宮注哭也周禮鬯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夏七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凡王弼臨注以尊適卑曰臨蓋臨本以高視下之稱而引申爲弔哭故顏思古云眾哭曰臨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四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里仁第四

釋文凡二十六章朱注同

子曰里仁為美

注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

擇不處仁焉

得知

注鄭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也

釋文處昌呂反焉於虔反知音智下同高麗本美作善皇本知作智下知者同說苑貴德篇御覽引皆同

正義曰此章言智足以全仁蓋仁必與人相人偶惟

智者誠知好仁惡不仁故能慎擇其所與以輔吾仁

里字略讀擇不處仁抑揚之詞也黃氏勉齋曰居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擇鄉居之道也薰陶習染以成其德明恤保受以全

其生豈細故哉釋文里猶鄰也周禮大司徒百里之

內為六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

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遂人百里之外為六遂五家為

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

遂使之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質孟子鄉田同

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皆相與全生

之道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明哲所以保身也然

保恤所以全吾生而陶淑尤所以成吾德陸氏稼書

曰為仁由己而薰陶漸染之益必資乎人故夫子謂

子賤則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與子貢論仁則曰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教弟子則欲其親

仁論擇居則以里仁為美同一吃緊為人之要也故

曾子不入於勝毋孟母三遷以教子皆是此意孟子

論擇術之不可不慎即引此經以為證趙注里居也

仁最其美者簡擇不處仁為不智此謂人之擇術無

異於擇居孟子又進說仁本為人之安宅舍之而弗

居是為不智皇疏引沈居士曰所居之里尚以仁地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為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此皆以正

意作寓言非謂夫子所言之里仁即為居仁也後漢

書張衡傳及文選思元賦云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

迹其焉追二注皆引此經擇作宅云里宅皆居也葉

石林以宅為古文胡致堂遂謂安仁者居仁如里是

以里仁為居仁之安宅也不知擇與宅本相通釋名

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鄭君以求訓擇則不得以

擇為宅宅與里皆訓為居無所分別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里民之所居者說文里居也爾雅

里邑也漢書食貨志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周禮遂人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齊語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尚書

大傳廣雅八家為鄰三鄰為朋三朋為里論語諷考

文古者七十二家為里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十里八

十戶管子度地篇百家為里禮雜記注引王度記百

戶為里里一尹里之戶口雖有不同而為民所止居

則一也以求訓擇者詩關雎左右流之爾雅釋詁流

擇也釋言流求也是擇與求得相轉訓也以善訓美

者說文美與善皆从羊羊最潔淨柔順者也二字意

本同皇疏云美未必善析言則別渾言則通也邢本

注作美非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注孔子曰久則為非也不可以長處

樂注孔子曰必驕伏也仁者安仁注包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知者利仁

注王曰知者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也

釋文樂音洛考文古本樂下有也字

正義曰不仁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不能克己復禮

故久約必濫長樂必淫惟仁者安其仁而無入不自

得惟智者利於仁而無往不咸宜雖日處約樂之中

但知有仁而不知約樂斯與不仁者大異矣禮表記

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與中庸所謂安

而行利而行勉強而行者均分為三等此章之仁智

俱與上不仁者相對而初非以仁智分德性之安勉

也蓋仁與智本相須而為用仁者見之謂之仁仁固

仁者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智亦仁者之智也利說

文銛也从刀从和刀和然後利國策西周弗利注利

便也淮南子輕土多利注利疾也便疾而利用猶莊

子所謂屠牛坦依乎天理緣督為經一朝解十二牛

而鋒芒不頓者利之至也智者之利仁如朱子語錄

所云見得通透做得順便故陳氏君舉曰利者無往

而不宜之謂順而行之初無滯礙也易言不習无不

利則不疑其所行智者不疑其所行非徒有貪慕心

也蒙案曾子立事篇仁者安道知者利道道即仁道

也韓子曰道與德為虛位仁與義為定名蓋仁者體

乎山之靜而止於至善無適不然安處善者也所以

樂天知命而不憂智者體乎水之動而行所無事純

任自然樂循理者也所以處事接物而不惑故能久

長於約樂而不為貧賤所困不為富貴所淫與不仁者固大有天淵之別與強仁者亦自有安勉之分謝氏謂智者無所得於仁朱子謂利於仁而不易所守則與強仁者何所分辨乎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云約猶貧困也樂富貴也人而不仁窮困斯濫富貴必驕溢也

包注王注云云疏曰包云體之者易文言君子體仁

足以長人其所本也王云知仁為美者邢疏謂天性

仁者非關利害自然汎愛有智謀者貪利而行仁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是誤解利字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注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好惡也

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皇本宋石經本九經刻本惟俱作唯

正義曰朱注惟之為言獨也黃先生曰仁者之所好

惟仁所惡惟不仁仁具於己而值夫人之仁不仁稱

量而施亦如心以出斯仁者之能事也蒙案孔注不

言仁者之能好惡而曰審人之所好惡者蓋仁本乎

性發乎情仁者與人相人偶以己之性度人之性即

以己之情聯人之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欲即所好不欲即所惡好惡

者情之推而性之所由見端也故仁者即己之好惡

以度人之所好惡尤必審人之好惡還以驗夫己之

所好惡而後能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斯人已不

至於隔膜性情不失其中和此即一貫之忠恕大學

絮矩之道也大學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

惡臭如好好色此言誠意必審好惡也又云所謂脩

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

其正此言正心必審好惡也又云所謂齊其家在脩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辟焉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言脩身

齊家必審好惡也又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下云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專言審好也又所謂

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下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

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後左右皆然此專言審惡

也下文引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又云惟仁人放流

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能

惡人又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
災必逮夫身此言治國平天下尤必審夫好惡也大
學言好惡中庸申之言喜怒哀樂而推其極於致中
和贊位育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為樂惡極則生怒
又極則為哀過則失其情反則失其性矣孔注所謂
能審人之好惡者惟恐拂乎人之性必先度乎人之
情仁者之能事豈有外夫大學之絜矩一貫忠恕之
道哉

孔注云云疏曰審說文本作案悉也知案諦也文選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京賦審曲面勢注審度也案度直曰度度圍曰絜
能審人之好惡即絜矩之道也皇疏引繆播曰仁者
人之極也能審好惡之表故可以定好惡若未免好
惡之境何足以明物哉是求仁於好惡之外乃清靜
無欲之談非孔意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注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

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漢石經無也字惡作惡从兩弓相背董子繁露玉英篇引無矣也二字高麗本無也字

正義曰蘇氏轍論語拾遺曰能好能惡猶有惡也無

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蒙案

蘇氏從釋文第二音惡讀烏路反於上下章例斯畫

一然其意承上章而反言之似不若承上章而申言

之蓋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以正一己之好惡則於

己既無偏心斯於人亦無成見故其所好者好夫仁

而其所惡者即惡夫不仁其好仁也為其為仁也其

惡不仁也亦無非欲其為仁也人苟能去不仁而有

志於仁仁者將好之之不暇而又何惡之有哉夫人

之過也苟不失其本心之仁尚當分別其黨類不以

過而揜其仁為其志之不去乎仁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苟誠也者說文苟艸也从艸句聲

引申為苟且者本草率麤略之意苟之訓誠見於廣

雅王氏疏證以為常語而未申其意或以大學苟日

新之苟當為苟說文苟自急救也从勺口从辛省讀

如亟敬字从此廣雅釋詁誠訓敬疑苟之訓誠亦當

作苟歟董子繁露玉英篇引惡作愛惡之惡皇邢二

疏謂其餘所行皆善無惡朱子亦讀惡入聲則與前

後諸惡字獨別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注
日不以其道得富注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
貴則仁者不處也注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去也注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
而去注以其道而得之者也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
之也

論衡問孔刺孟篇後漢書陳蕃傳鑿論襄賢章引
處皆作居居處皆與去字叶後漢書李通傳論陳蕃
傳注晉書夏侯湛傳皇甫謐傳王沈傳文選鮑昭撰
古詩注幽通賦注世說新語初學記御覽牟子素履
子引俱無欲惡下二也字

正義曰朱注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
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四 九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賤也如此蒙案此章乃仁者之審好惡而非謂君子
之審取舍也王仲任論衡云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願
當言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王
若虛辨惑云貧與賤下當云以其道得之不字非衍
即誤此皆未知君子求仁之志也蓋以其道得貧賤
而不去不以其道去貧賤而亦不去此君子之審取
舍也人之所易知也不以其道得富貴而不處不以
其道得貧賤而又不去此仁人之公欲惡也人之所
未易知也仁者盡己以忠及人以恕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先所難而後其所獲常以人之所好惡審諸己

即以己之所好惡推諸人惟恐其以所欲自專也故

於富貴則不處而何況不當得之富貴耶惟恐其以

不欲施人也故於貧賤則不去而亦何論不當得之

貧賤耶蓋富與貴己之所欲亦人之所欲而所欲有

甚於富貴者仁是也貧與賤己之所惡亦人之所惡

而所惡有甚於貧賤者不仁是也君子所欲而不去

者惟仁所惡而不處者惟不仁究其所以成爲仁人

君子者以其好仁而惡不仁也富貴貧賤何足移其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四 十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好惡之志哉故禮樂記曰君子以道制欲小人以欲

忘道坊記曰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

何注云云疏曰否泰履道皆本易云違去者說文去

人相違也皇疏云不可違去正道他方橫求違去正

道即下違仁去仁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注孔曰惡乎成名者
不得成名爲君子也

釋文惡音烏

正義曰朱注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

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

成其名乎皇疏惡乎於何也蒙案說文名自命也仁者人之所以自命爲人也蓋人本天地生生之氣而有人之名卽當體天地生生之心而成人之實故中庸曰仁者人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苟因富貴貧賤而去仁是不得成其爲人何以名之爲人乎君子之名猶其後焉者也是以造次顛沛必志於是而弗去去仁者志不在仁而在富貴貧賤也君子非不欲富貴而所好尤在於仁非不惡貧賤而所惡尤在於不仁此入之所以名名之所以成實由志於仁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去仁也乃或謂欲富貴一心好仁又一心惡貧賤一心惡不仁又一心則似君子有二心不知欲富貴而惡貧賤者人之同心也卽性之欲也推己之欲以及人之欲而仁之名也由此成恣己之欲以害人之欲而仁之去也由此始是仁之去不去名之成不成亦驗之欲惡而已矣夫仁之所以可好者爲其欲惡能公也不仁所以可惡者爲其欲惡自專也好仁惡不仁卽此欲富貴惡貧賤之同心而充其類焉者也君子與人相人偶聯之以情卽通之以欲何嘗舍人

性之同然而別有所好惡哉故舉好惡而內之情欲賤焉矣舉富貴貧賤而外之事物賤焉矣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語見於荀子解蔽篇引道經自偽尙書襲之已失其解不足以爲二心之證

孔注云云疏曰云不得成名爲君子者禮哀公問孔子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注馬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釋文造七報反沛音貝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矣蒙案去者漸相離叛也違者稍有間斷也二者析言則別不可無隱顯粗密之分黃先生曰終食時暫造次時遽顛沛時危君子無違仁觀其暫而久可知也觀其變而常可知也言爲仁無間斷之時也後漢書盧植傳論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夫蜂蟄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有不允豫奪常者也君子之於

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又隼駟傳駟子瑗
以事繫獄獄掾善為禮瑗問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
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此皆以造次顛沛為事變
危急時也朱子以富貴貧賤為取舍之分明終食造
次顛沛為存養之功密而申之者謂動則省察靜則
存養不知造次顛沛非靜寂無事之時終食之閒亦
賅動靜言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人生日用之閒
動處多靜處少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處處是動處處
當用敬其或有少閒靜時亦須以敬聯屬之故曰君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四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不動而敬敬而無失靜時涵養以收斂放心是敬
之一事蓋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
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王氏懋竑白田草堂存稿
亦謂朱子晚年之學言主敬不言主靜言仁者何取
好談靜存援入虛言哉且言靜存者謂戒慎於未行
事之時則可謂存養於心中無一事之時則是屏事
息勞閉目凝神無所用心而謂仁在是矣可乎哉
馬注云云疏曰云造次急遽者廣雅釋詁造猝也大
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注驚慘之貌說文越倉

卒也讀若資是次之正字廣雅又作屣云屣猝也釋
文載鄭君注云造次倉卒也造次倉卒皆雙聲形容
急遽之貌若左隱四年傳注草次之期則謂旅處野
閒與造次義不同顛沛說文正字作蹶蹶詩大雅蕩
云顛沛之揭毛傳顛仆沛拔也拔與跋通顛沛拔皆
借字也馬注云顛沛偃仆者釋文邢疏偃又作偃說
文偃偃也仆頓也則偃是後仰仆是前覆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向之注孔
復加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注孔
也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四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
已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向之為優也
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漢石經我未見好仁者無
者字三國志顧雍傳注白帖引矣皆作也王氏釋詞
謂矣也古多互用先進篇皆不及門也也當作矣

正義曰朱注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
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
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改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
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蒙蒙為仁恃乎其力
尤必恃乎其志苟篤而好惡未有不誠者大學之
所以貴誠意也下二節以力言此章先以志言所志

在仁則所好自然在仁初非志仁一事好仁又一事也所好在仁則所惡自然在不仁又非好仁者一人而惡不仁者又一人也故漢石經首句以一者字統承好仁惡不仁好仁而至於無以尙特形容其好之之專惡不仁而不使加乎身特形容其惡之之決如大學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孟子所謂舜視棄天下猶敝跣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伯夷不立惡人之朝如衣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若將浼焉者然其所尙所加猶爲外物也若誠有志於爲仁者好之而欲盡

明學論語集注疏 卷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乎仁之量必不使天下之仁猶有出乎其上也惡之而欲絕乎不仁之根必不使天下之不仁稍有加乎其身也朱子深探好惡之源於真知而語錄又以好仁惡不仁爲智者利仁之事蓋五德交相爲用仁爲五常之首智爲五行之土非仁無所施其智亦非智無以全其仁特就仁之成德言則謂之仁者就智之所以成仁言則謂之智者非但好仁惡不仁不可分二人卽仁者與智者亦不必分二人也夫子於下節合并好仁惡不仁而言用其力於仁而特以其爲仁

矣句聞於惡不仁之下蓋能真知好仁惡不仁者皆是志於仁而爲仁也皆是志於仁惟恐違仁去仁而爲不仁也何分優劣哉

孔注云云疏曰注以加尙互訓者廣雅釋詁尙上也高也加也內則注加猶高也周語注加猶上也加尙往往同訓然渾言則通析言則別子貢不欲加諸人加又與諂諛諛爲類尙與加又有美惡之分故經以所加爲不仁注以所加爲非義連類而觀所加者既爲不仁之事則所尙者卽爲爲仁之事可知也皇

明學論語集注疏 卷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疏引李充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尙之也又曰不仁仁者之賊也奚惡不仁哉惡其害仁也是以惜仁人之篤者不使不仁人加乎仁者之身然後仁道無適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是以物言尙以人言加猶淺之乎論好惡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注孔曰能一日用其力備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也

皇本仁下有者字不足者下有也字文苑英華盧闕鄭乞藥直書引矣作者

正義曰朱注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

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蒙案上節歎立志之無其人此節思用力之有其人末節又歎用力之無其人而深望有其人語凡三轉抑揚反覆無限低徊克復之一日爲仁已成之日也用力之一日爲仁方始之日也天下未有篤志而力不至者亦未有用力而志不遂者夫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也仁之爲道遠行者莫能致也故雖聖門之高弟當世之賢士大夫未嘗輕許其爲仁夫子所以罕言仁也然而論仁之全功天地猶有所缺憾而論仁之實際夫婦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皆可與知能故子又嘗謂仁由己而非由人我欲仁而仁斯至孟子則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蓋爲仁惟恃乎其力而尤恃乎其志志之所至氣必至而力無不足者雖未必三月之不違而或日或月其餘皆可以勉至雖難言一夫之不獲而欲立欲達近取卽可以爲方推之博施濟眾聖人猶病爲仁不必好大而喜功從井救人君子難罔爲仁不必捐生以邀譽則不强其力之不能爲而務盡其力之所可爲特患智之不明耳安有仁不成者哉特患志之不篤耳安

有力不足者哉而無如用力而力不足者之又未見其人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於上節引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廉恥見仁者旣不好之見不仁者亦不惡之好仁惡不仁我未覩其人也案不能好仁惡不仁故不能用力以脩仁此節孔注所以云未見欲爲仁者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注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能爲仁有耳其我未之見也

皇本高麗本矣作乎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蓋疑詞有之與上有能之有相呼應孔注謂有用力者朱注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夫有志爲仁而力有不足則以仁之爲器重仁之爲道遠富貴貧賤之易搖造次顛沛之易奪約樂以久而難處終食以暫而難持惟恐力有不逮也然人必用其力始可諉爲力之有不足我必見人之用其力始可信其力之果不足乃未見有用力而力不足者則直未見有能用力於仁者也則仍未見有肯篤志於仁者也三言我未見語氣若不相同而意實一貫蓋有之矣乃

抑揚之詞放寬一步正是鞭緊一步蓋歎人之不用力而深勉人之立志耳能立志而力無不足能用力而仁無不成然欲立志用力以成仁而智尤不可少故力之不足也不必咎力而咎志而志之不立也不必責仁而責智以上六章大旨雖言仁而其實皆智以全仁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智亦重矣哉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誣猶罔也有即有能用力於仁之有則未見即未見有能用力於仁之人恐世有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我云無是為罔也故言蓋以疑之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注孔曰黨類也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親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也

皇本高麗本人作民後漢書吳祐傳引仁作人
正義曰仁古本通作人黨正字作攏說文攏朋羣也
黨各為類人各為羣曰知仁別於不仁而知之也是
黨之中兼有仁不仁君子小人之二類故皇疏引殷
仲堪曰古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
邪為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為誠過在於容非

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朱注引程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諸說皆兼君子小人二類而言而夫子之意則惟恐因人之過而不察人之仁也夫無心曰過必有防檢疏失偶違於理之愆非常曰觀實有審諦周詳曲諒其情之意若湯武之放伐伊尹之廢立周公之誅管叔孔子之諱昭公此乃大聖人秉義以行權反經以合道或迫於勢之不得已或本於理之所當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然既非出於無心不得謂之有過至於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又宋書張岱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孝武帝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此乃賢者之過情雖非出於無心猶未害於大道若乃燕王且為姊蓋主請侯丁外人而以子路喪姊為例已屬擬不於倫後漢書吳祐傳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遺伏罪祐謂掾以親故

受汚辱之名可謂觀過知人夫親老家貧可以為祿仕而不可以為盜賊是直甘以非義之舉希圖忠孝之名犯由故意仁非實情飾偽崇奸不可為訓以致後有安邱男子因母殺人之事此焦氏理堂所以極言其非也夫所謂觀過知仁者特原其過之無心而曲諒其仁非欲邀仁之美名而故為其過也夫子之意惟恐以過棄仁而開人以自新之路非必以過求仁而反導俗以巧取之門也故陸氏稼書謂過是一時見不到或一時檢不及由其平日身之所習心之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四

二五十四 明學書

初刊本

所存不知偶有所偏遂覺有差於理此無心曰過之說也范氏光陽曰觀在其黨未分之先辨其人於生平而後可辨其過於一日觀在其黨既分之後辨其過於一日即可定其人於生平此非常曰觀之說也禮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疏謂過是遭遇利害之事蓋禮意為仁而觀過此經則因過而知仁意本不同語各有當而況乎仁本作人不必支離強附也

孔注云云流曰禮仲尼燕居辨說得其黨注黨類也與孔注同皇疏本人作民故注就茲民者言謂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以小人詎民字也皇疏云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觀人之過隨類而責不求備於一人則知此觀過之人有仁心人也如其說當作人之才也豈不直達何必舍才而論過而以知仁為知在上者之有仁意亦迂曲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注言將至死不問世之有道也漢石經矣作也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四

二五十四 明學書

初刊本

正義曰古人往往有極言假設之詞曰一朝曰一夕甚言其近也曰終身曰九死甚言其久也以此經為形容迫於求道喜於聞道之志於理未為不可通第注疏以為歎道之不行而身將終老故設言朝聞世有道雖夕死無恨似於情事較切而辭氣較融孟子嘗謂由堯舜至湯五百有餘歲見而知之者若禹舉陶聞而知之者則湯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見而知之者若伊尹萊朱聞而知之者則文王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見而知之者若太公望

散宜生聞而知之者則孔子也是夫子固接聞文王之道而欲行於天下也久矣而無如轍環列國終老尼山大道莫容斯文將喪不得已而退修六藝筆削春秋總核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其間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無道之天下也然世無陂而不平運無否而不泰苟一旦天心將轉斯道將行雖不獲身與揖讓其間制禮作樂幸觀德化之成則不得之目見而得之耳聞焉願少須臾無死其樂天下有道也豈知鳳兮不至我則鳴鳥不聞矣而麟也何時爾其胡為乎來哉觀此經之言則知夫子悲天憫人之意匪伊朝夕矣朱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然朝聞夕死終嫌未可故黃先生讀朝聞道夕死五字作一句可者可聞道非可其死然而聞道而不死則誠可矣精義又引程伊川曰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須臾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如曾子易簣須臾如此乃安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三十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此節本經志士仁人曾子視死若歸之意上章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然如朱子說則夕死字太急如程子說則聞道字太寬故不如仍從古注之為得也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引樂肇曰道所以濟民聖人存身為行道也濟民以道非為濟身也故云誠令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傷道不行且明已憂世不為身也是直以假設之詞為實成死句矣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三十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正義曰朱注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皇疏一云不可與其行仁義也是以議通作義蒙案志於道即志於仁此章與上約樂富貴貧賤等節參看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注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

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

釋文適丁歷反鄭本作敵莫武博反鄭首慕此毗志反皇本比下有也字後漢書李固傳注引此作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待人以義全仁之道也天之下

地之上已之所與善惟人故仁从二人人與人相人
 偶即人與人相親比故比亦从二人說文比密也引
 申之訓親二人相聽為从反从為比反从者非不从
 也相背不相从曰北从則相隨而右旋比則相隨而
 左旋其相與親密之意則一也適通作嫡嫡主也引
 申之為親厚莫通作漠漠清也引申之為淡泊故陸
 氏釋文引范甯注曰適莫猶厚薄也皇疏引范注比
 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惟仁義是親也釋文
 又引鄭君本適作敵莫音慕無慕無所貪慕也意與
 范說相反而要皆以待人言則相承古義如此國語
 司馬俟曰罔與比而事吾君矣此與比二字之確證
 也白虎通義諫諍篇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
 賞一善而眾臣勸罰一惡而眾臣懼後漢書劉梁傳
 和同論曰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
 有惡而為美是以君子之於事無適無莫必考之於
 義焉李固子變傳時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
 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三國志魏陳羣傳君子在朝
 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蜀蔣琬傳吳顧

雍傳兩言心無適莫皆以待人言此漢魏相傳之古
 說也蒙案適如墨翟之兼愛莫如楊朱之為我無適
 無莫而非義如子莫之執中而無權必義之與比焉
 則以義全仁之道也故韓子原道云博愛之謂仁行
 而宜之之謂義朱子以適為專主莫為不肯又引謝
 氏說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
 此佛老之學也聖人之學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
 存焉其意皆以存心處事言與比字之古訓不相合
 何注云云疏曰此注皇疏所載邢本則無其意似與
 鄭注而脫其無適之訓鄭以適為敵者禮雜記大夫
 訃於同國適者注適讀為匹敵之敵荀子君子篇四
 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楊注適讀為敵史記范雎
 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
 畔不適徐廣俱音敵是敵與適古通也以莫為慕者
 慕本从莫聲淮南原道訓誘慕于名位注慕貪也
 子曰君子懷德注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注孔曰重遷也君子懷刑注
 法也注安於小人懷惠注包曰惠
 漢石經刑作刑張有復古編曰刑从刀开聲野也刑
 从刀井法也今經史皆通作刑阮氏校勘記謂通作

刑

正義曰韓李筆解云德難形容必示之以法制土難均平必示之以恩惠上下二義轉相明也朱注云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趨向不同公私之閒而已矣蒙案德與土刑與惠義不聯屬無須對校比勘而經兩言君子小人自作兩層分說互見故皇疏引李充以君子為人君小人為民下其說曰凡言君子者德足軌物言小人者向化從風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此言君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樂其俗齊之以刑則民懷惠利矣夫以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益上者利極則生叛也蓋古言治化每以德刑對舉而惠與懲又相通借懷者說文念思也言君子留意於德必施仁政而小人則思適樂土願受一塵而為氓若君子留意於刑每假寬典而小人則巧取奸謀徼倖一時而無恥戚氏續談引韓非子不為惠於法之內謂懷惠即是望恩倖免也夫上之化下如風靡草此當與道德齊刑章參看

明學論語集解卷四
刑圖刊本

中說事君篇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

以恕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

孔注云云疏曰云懷安也者周禮小宰以懷賓客鄭

注懷亦安也左傳懷與安實敗名是懷為安也爾雅

釋詁懷止也詩毛傳懷歸也止歸亦安也文選東征

賦注登樓賦注引孔注又作懷思也云懷土重遷者

皇疏重猶難也漢書賈禹傳引傳曰亡懷土何必思

故鄉韋賢傳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

魯又敘傳班彪王命論以高祖沛人而都關中而云

明學論語集解卷四
刑圖刊本

斷懷土之情此意見於史記漢書者甚多皆與孔注

合云懷刑安於法者皇疏云安於法則法則字當作

型又云安於刑辟以法律言字當作刑說文刑罰舉

也从井从刀引易曰井法也一切經音義引易說井

為刑法也蓋刑本訓法則而引申為刑辟之義後人

誤作刑遂與刑渾刑與刑互訓韓非子二柄篇殺戮

之謂刑史記到與刑絕不相同也古人謂讀書不讀

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辭敬軒云律是八分書為政以

法律為師既知律已又可治人此皆以刑為刑罰法

為法律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惠恩惠者說文惠仁也爾雅釋詁

惠愛也廣雅釋言惠賜也周書說文解字注曰

惠孟子分人以財謂之惠黃先生曰惠求人惠己也

泛指懷利非包注意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注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之者也多怨注孔曰取怨之謂也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

怨又二程粹言曰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義求之甚則

明學子論語集注疏 卷四 三五 四 明 疏 本

爭奪而致怨蒙索利是人所欲也凡便利順利利益

利賴皆為利而財利尤為人所欲公其利於人則利

足以和義而無害專其利於己則利適以聚怨而召

災故大學言絮矩之道必推人之所好惡而極其禍

於長國家之務財用拂人性以利為利而遭害於國

家孟子對梁惠王宋徑之言利使知仁義之中無不

利而專言利者必至上下交征利不奪不壓而國危

此仁者所以審人之好惡不處富貴而去貧賤也夫

利而曰放必無一事不佔便宜怨而曰多是無一人

不懷嫌恨傳曰不為怨府又曰聚怨不可以定身語

曰干人所指不疾而死則求利反得害矣周語芮良

夫曰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

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

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怨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

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

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韓詩

外傳卷五曰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夫土地之

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慎不害之心而求不益之物

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此桀紂之所以失其位

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放依也者楚語民無所放章昭注

莊子天運篇放風而動司馬彪注廣雅釋詁皆云放

依也與孔注合依放之放今借作仿說文仿相似也

本字當作傍傍附行也謂依附而行也字又借旁傍

漢書食貨志注旁依也武帝紀注傍依也皆同部之

借也放之本義說文訓逐凡驅逐追逐皆為逐故引

申之為放棄為放縱黃先生謂放利猶逐利也蒙案

明學子論語集注疏 卷四 三五 四 明 疏 本

曲禮曰欲不可縱放利猶縱欲也恃其智謀逞其勢力貪得無厭肆無忌憚惟知有己而不復顧有人芮良夫所謂專利也故人至於怨而怨至於多若依利而行未必其果背義也卽如小民之逐利苟不專己而害人亦何至爲怨府哉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注何有者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爲

國如禮何注包日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

後漢書劉般傳引列女傳引乎字上皆有於從政三字

正義曰朱注讓者禮之實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

明明學論語集注疏卷四 三十四 明發書 約國刊本

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無如之何矣而況

於爲國乎皇疏引江熙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之人

懷讓心則治國易也不能以禮讓則下有爭心錐刀

之末將盡爭之唯利是恤何遑言禮也蒙案此章類

記於放利多怨之後蓋爲當時有國有家者上下交

征以利爲利勢必爭民施奪而危害其國家故特揭

禮讓以示爲國之要能以禮讓爲國乎與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矣乎句法正是一例後漢書劉般傳買

達上書列女傳曹世叔妻上書皆引此經有於從政

三字似涉雍也篇由賜求之對而誤衍朱子以從政

謂爲大夫禮讓所益者廣不必專責於從政者也不

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與人而不仁如禮何句法又

是一例人而不仁不能行禮爲國而不以禮讓則亦

不能行禮而國之不治可知也蓋行禮必本讓爲國

必以禮左昭二十六年傳晏子曰禮之可以爲國也

久矣與天地並韓詩外傳九引晏子曰天子無禮則

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大夫無禮則

無以治其家荀子彊國篇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

明明學論語集注疏卷四 三十五 明發書 約國刊本

禮脩身篇曰凡用血氣意志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

禮則勃亂提優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

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

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

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甯觀晏子荀子之言安有

無禮而可治國者哉然安有非讓而能行禮者哉禮

器云禮有本有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辭讓恭敬者

禮之本也威儀品節者禮之文也是以君子恭敬摯

節退讓以明禮孟子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左襄十

三年傳讓禮之主也故朱子以讓為禮之實禮也者合本文以為言者也申朱注者以禮為繁文遂至重讓而輕禮說固非而矯之者不分讓為禮之本而以為禮即讓焉其意亦未為得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何有言不難者蓋如何猶奈何難詞也長言之曰如之何奈何之合聲為那左傳棄甲則那是也那與難雙聲故又通作難作難何有者何難之有也晉書劉寔崇讓論引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則不難也直以不難代何有意本何注後漢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列女傳注何有言若無有似不合語氣

包注云云疏曰用禮猶行禮也說文用可施行也方

言六用行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注包

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

皇本高麗本已知下有也字潘夫論貴忠篇引患所以立作患己不立

正義曰朱注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

以見知之實引程叔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蒙案不患人之不知云云此意論語凡四見各止

二句而此章別有上二句皇疏莫己知下有也字似

以下二句申疏上二句意本一貫蓋己得有其位人

之知己也己能立乎位人之所以知己也知不知聽

之於人而所以知不知仍責之於己故程子惟謂求

其在己而已也立與位古本通用春秋公即位公羊

傳作公即立夫不曰得位而曰立當必有建賢之經

綸然不徒曰立而曰所以立則經綸不在事功而在

學術是所當究心思患者也不曰知而曰可知又必

有稱情之名譽然不徒曰可知而曰為可知則名譽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在聲氣而在躬修是所當勉力誠求者也所以君

子求己不求人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注孔曰直曉不

釋文參所金反貫古亂反唯維發反皇本高麗本之下有哉字

正義曰黃先生云一者總詞道散見於天下而人已

內外之交有可總以貫之者故曰一以貫之下文所

言忠恕是也蒙案一者統括之詞說文惟初太極道

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蓋數始於一參於三究

於九積而至於十百千萬而總不離乎一故大衍之

數虛其一九宮之數合乎十亦一也百千萬億皆一也淮南詮言訓云一也者萬物之本也字又借專壹之壹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樂記壹使足以成文理是也貫說文錢貝之貫也从母貝蒼頡篇以繩穿物曰貫廣雅釋言云貫穿也皇疏貫猶統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也母與貫古今字母穿物持之也縱書母作串象寶貨之形兩貝為朋一以穿之也周禮鬱人注鬯十葉為貫則以錢貝之義引申之爾雅釋詁貫習也事也廣雅釋詁貫行也則皆攢馭二字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四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假借也攷之說文奇畫為一偶畫為二參畫為三積畫為三一左一右斜貫之者又也一縱一橫交貫之者十也推十合一為士由博反約之說也以一貫三為王惟聖希天之說也聖人之道執中不執一故曰一以貫而初非以一貫自異端之學言得一言抱一而附其說者或以天以理或以性以心或以仁以誠或以格致為一而求一貫於忠恕之外豈不謬哉皇疏引王弼云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可以一名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譬猶以君

御民執一統眾之道也此蓋執一之說也

孔注云云疏曰唯說文諾也廣雅應也曲禮必慎唯諾唯而起注應辭唯恭於諾故禮父命呼唯而不諾華嚴經音義引書孔傳直曉不問曰唯與此注同故朱子以為曾子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與子貢之然非與有聞矣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注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惟其人也

釋文恕音庶風俗通義過譽篇金樓子立言篇皆引作孔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四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朱注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延平問答載朱子初說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閒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雖於事為之末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黃氏東發曰忠以盡己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或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也毛氏大可曰夫子明言一貫曾子明言忠恕而已矣一貫即一串一串

之道即忠恕而已矣者更無他道也黃先生曰夫子言一貫渾舉其義門人問何謂請詳事實也會子言忠恕指事實之要也忠恕而已矣與辭達而已矣句法正同已止也謂道盡於此也誠身為忠本誠及人為恕已與人合為一貫一貫不外乎忠恕渾全無偏至誠無息安而行之以造其極者聖人之忠恕也未免偏倚未免間斷勉強以行求造其極者賢人之忠恕也蒙案大學言絜矩必先明德以新民自格致誠正以至修齊治平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而又明善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曰必忠信以得之所藏乎身不恕此合本末終始而一以貫之者也中庸言致中和必自誠己以成物以智仁勇之三達德行子臣弟友之五達道所以行之者一也而先明善之曰忠恕違道不遠此合人已內外而一以貫之者也夫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何嘗外忠恕而別有其道至孟子得曾子子思之傳其言仁義也則曰自反有禮而仁而猶曰我必不忠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雖與聖人之一貫或不無安勉之分而要其所謂道者亦惟

是忠恕而已矣豈別有所謂道也哉皇疏引王弼曰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能盡理極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惟恕也乎然而曾子之所傳者斯道之一貫故推本乎忠子貢之所問者可行之一言故獨舉夫恕

何注云云疏曰此注各本皆脫陳仲魚古訓謂惠徵君據相臺岳本校補案說文忠敬也恕仁也此渾言也周禮大司徒六德忠和注云忠言以中心疏云中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心曰忠如心曰恕此忠恕之確詰也會子大孝篤忠者中此者也周語中能應外忠也又考中度量曰忠此中心為忠之說也蒼頡篇恕如也聲類以心度量曰恕此如心為恕之說也故賈子道術篇亦曰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是忠恕所該者廣不得偏以事上接下為言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注孔曰喻猶曉也

正義曰朱注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黃先生曰義者通行咸宜能去人之害者也利者一端

所得而有害於道者也蒙案義說文本作誼人所宜也周禮肆師典命注古者書儀但作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義之正字當爲誼中庸義者宜也祭義義者宜此者也法言重黎篇事得其宜之謂義賈子道術篇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爲愾韓子原道篇行而宜之之謂義是義之本義爲合宜樂記義以正之表記義者天下之制經解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釋名誼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是義之大用爲裁斷裁斷得其宜則精義入神以致用推行盡利而無害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者義之謂也利說文銛也从刀从和省刀和然後利大易始言利貞利見利涉利往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何注利者裁成也利之从刀意亦取裁斷渾言本與義相通左成二年傳義以生利昭十年傳義利之本也宣十五年傳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而墨子經篇直以利訓義蓋利以和義者天理之公利於此無不利於彼措之天下無不宜故義所以制事大學所謂以義爲利也利不和義者人欲之私利於己必不利於人專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三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一己而有害故利所以招怨大學所謂以利爲利也故孟子斥梁王宋牼之專言利而告以仁義無不利嘗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大學又曰未上有好仁而下不好義以是知義之爲大利而專言利者之未必果獲利也然而喻之非甚易易也廣雅釋言喻曉也與孔注同引申義也說文喻作諭告也漢書賈誼傳注譬也蓋告之詳盡譬之曲折以至心解通達必其知之明見之定洞悉夫天命之始終周知夫人事之本末然後通曉夫大義而不爲一時一事一身一家之小利所惑左襄三十一年傳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賈子對策曰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董子繁露卷九曰天之生人也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以敗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物之小者易知大者難見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故喻之爲曉義
利之辨由此明卽君子小人之品由此定其本雖原
於立志而其功端在於致知陸子靜探所習於未喻
之前程叔子推所好於既喻之後皆非喻之正詁也
乃自張敬夫說太高深常曰無所爲而爲謂之義有
所爲而爲謂之利以爲喻義之君子論是非不論成
敗遂使冥情而行義無實用反不如小人之獲利而
又以孟子未有遺後君親之論不如董子正誼明道
之言爲直截不知董子之對江都易王也言各有當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繁露卷九對膠西王曰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
其理不急其功與漢書本傳互異黃先生曰正其誼
不謀其利者謂事之宜而有利無害者誼也正其誼
而誼外之利勿謀也明其道不計其功者謂行之正
而有功無過者道也明其道而道外之功勿計也蓋
誼外之利必參害道外之功不敵過則是董子勿謀
者義外之利而義中之利非不謀勿計者道外之功
而道內之功非不計也至於諸葛武侯後出師表所
云成敗利鈍非臣逆料祇自明其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之苦衷其實暗對草廬已定三分之局雖明知其
無益而不能不竭力挽回正與大舜之號泣呼天夫
子之周流終老同一苦心何嘗憫憫出師絕不計及
成敗利鈍也故朱子答張敬夫書曰易無非言吉凶
禍福書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
之盛人自以私心計之自以爲利耳自無所爲而爲
之說起言義者不敢推驗於事宜之極而義之說不
全則學義者何以使有懽忻鼓舞之慕哉此皆說義
太高說喻太深之過也而矯其弊如陳同甫輩遂有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利互用王霸雜施之說黃先生功利論辨之甚詳
或又謂有道之天下成敗與是非相應無道之天下
禍福與淫善相違往往有行義而不必利不義而反
獲利者故彙傑動言通變以達權奸雄每思逆取而
順守不知積善積惡之殃慶大易明言義勝欲勝之
吉凶丹書炯戒董子對策曰凡人之所爲其善惡之
極每與天地相流通而往來相應易曰善不積不足
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賈子對策曰安者非一
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潛夫論慎微篇引仲

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故其德盛者積之厚而流光其毒深者發之遲而禍烈修德惟恐不積耳未有報之或爽也卽有行道而凶違道而吉者此數之變而不可爲常荀子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汗僂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是故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蓋行義而獲利者理之常常則多且久不義而獲利者數之變變則少且暫況事以淺近而易見理以遠大而難知士族之盛衰不出數十年之內國家之興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四十四 明義書 約圖刊本

替動經數百歲以造而至聖之功德配天地先師之食報在千秋此尤彰明較著者也法言五百篇曰眾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而無如知之明而見之定者古今卒難其人至於捨生取義之說義似不利於人不知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貪夫徇財烈士徇名此中之曲折更有非淺見所能深喻者董子曰出死要節所以養生養生之謂義也出死之謂節也淮南繆稱訓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蓋天地之生人也賦以羞惡之良卽稟以忠

勇之氣氣配義而無餒志帥氣使必行而一當夫義之不容辭身之不兩立其心之所喻惟知有義而不知有生則浩然之氣直塞乎天地之間真有不合義而不可以爲人者故甯捨生以取義殺身以成仁上以報君父之深恩下以維綱常之大節卒之名垂史冊澤及子孫以視貪生畏死徒計一時之利害或倖免而身存心死或終不能免而名辱身喪其利不利之相去何如哉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四十四 明義書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喻猶曉者曉明也淮南傲真訓冥冥之中獨見曉焉荀子臣道篇曉然至道注明喻之貌漢書司馬遷傳以曉左右注告喻也是曉喻互訓也皇疏引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爲君子曉貨財而棄仁義則爲小人此卽董子所謂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然以利專指貨財似未廣子曰見賢思齊焉注包曰思與賢者等也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考文云古本高麗本不賢下有者字御覽人事部引見賢上有君子二字正義曰皇疏省視也引范甯曰願探諸己謂之內省

也朱注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外注引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黃先生謂賢不賢兼古人說說本薛氏讀書錄蒙案精義謝氏云好善之心切故能思齊惡不善之心切故能內自省是即真能好仁惡不仁也所以學者貴立志然必真知仁之可好不仁之可惡乃能見賢見不賢知之明斯見之定也所以學者尤貴乎致知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四孟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齊訓等者說文齊禾麥吐穗上平也諧聲字為儕儕等輩也莊子漁父篇以化於齊民李注齊等也乃儕之借

子曰事父母幾諫 注包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注包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

而遂已之諫也 皇本敬下有而字補遺有而以二字高麗本勞下無而字

正義曰朱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也勞而

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甯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大戴禮曾子立孝篇曰微諫不倦聽從而不忘可謂孝矣禮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鄭注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即引論語內則以證蒙案幾說文敝也易繫辭傳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字又通作機大學其機如此鄭注機發動所由也蓋孝子之於親也惟事而已矣惟敬而已矣諫固非所願也不幸而父母有過過本出於無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四孟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或由於意見之偶偏或失於精神之不檢父母固不自知也惟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挽之於事後不若導之於幾先微莫微於此矣有時而其過已彰其幾已見則不得不用吾諫而又不可直用其諫曾子事父母篇曰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檀弓所謂事親有隱而無犯祭義所謂父母有過諫而不逆者也必使父母若不知有人子

之諫者然并使父母若仍不知有己之過者然且使
人子於父母若不知父母之有過而自出於諫者然
惟根於至性之不得已而妙於神明之不自覺曾子
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至於敬以入其忠而忠
不可入曰見志所見深入隱微也曰又敬其敬已非
朝夕也父母可不從子可不從父母之志乎子不敢
不從子忍終於從父母之過乎故幾諫不從而不違
不違又敬而熟諫所謂又敬者將欲又諫也非見不
從而違不違而竟不諫也故諫謂之幾又謂之熟
欲盡人子幾諫之方以救父母於無過之地則人子
之心力所往復圖維於幾先幾後者百計千方形神
俱瘁直諫而不可欲諫而不能不諫又不忍勞莫勞
於此矣而要即此敬之一念所與為終始者也甚至
父母怒而拒諫益力撻辱交加是必萬不得已之大
過孝經所謂當不義子不可以不爭於父曲禮所謂
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孝子亦惟是負罪引慝以
冀親心之感悟而又不格姦底豫允若焉始已也怨
何有哉爾雅釋詁勞勤也淮南精神訓注勞憂也勞

明明子論彙解義疏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可訓憂勤而非謂撻辱孟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
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敬之至也孝之至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幾微也者說文微隱行也字為敬
之借故妙也幾敬也六書故引說文敬見其端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注鄭曰方
猶常也
皇本不上有子字
正義曰朱注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
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
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
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外注范氏曰
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蒙案曲禮曰為人子
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注緣親
之意欲知之也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注
不可以憂父母也易方為其不信己所處也鄭注本
曲禮朱注本玉藻黃先生謂遠遊固不可近遊亦有
常所第玩下遊字與上遠遊緊相承接不字必字語
甚決絕似以下句鞭辟上句之意蓋遠遊則未必有
常也

明明子論彙解義疏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云方猶常者方與常同部相借晉語安方定物注方常也檀弓左右就養無方曾子立事篇親人必有方注皆曰方猶常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鄭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為也

釋文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考文補遺古本矣作也

正義曰翟氏考異曰此逸其半又與禮坊記所引論語台似不妨兩說而兩存之蒙案此是鄭注學而篇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四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孔注漢石經考文古本均有此章自是兩處皆有也曾子本孝篇亦云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蓋古之常語也

鄭注云云疏曰坊記引論語此文而又引高宗云三年其性不言言乃謹故孔鄭兩注皆以孝子在喪言之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注孔曰見

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也 文選閒居賦注引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

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蒙案此

章當與父母惟其疾之憂參看父母之年父母之衰

年也喜者喜父母之逮養也懼者懼父母之不獲養

也韓詩外傳七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

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

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

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

為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五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官焉堂高九仞椳題三圓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

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說苑子路曰負重道遠

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

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

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

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

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

賢者欲養二親不待皇疏引李充曰孝子之事親也

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

篤然則獻樂以排髮進歡而去戚者其惟知父母之
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
以唯孝子爲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蓋孝養之
情雖奉以三公不如逮存於一日而喜懼之意雖分
爲兩念實交并於一途夫子遽曰不可不醒惕之詞
也連曰一則以危迫之詞也不然父母之年人子豈
不知也者而特深警之曰不可不知惟其知則喜樂
之日少憂懼之日多爲人子者可不及時奉養哉故
法言孝至篇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
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五十二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
又作鄭元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注包曰古人之言
不妄出口者爲恥

其身行之
將不及也
釋文建音代又大計反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
也攷異云一本古下無之字高麗本出下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
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皇疏引
李充曰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

之也逸周書黃帝乃鑄金人三緘其口曰摩兜堅慎
勿言大戴禮武王踐祚記於几爲銘曰皇皇惟敬口
生垢口戕口古者未有不慎言者也

包注云云疏曰以躬爲身者說文躬身也身行卽躬
行也折言之直曰身曲曰躬以逮爲及者爾雅釋言
逮及也說文唐逮及也謂行相及也古曰唐逮雙聲
連語也翟氏晴江謂依包注古本或有妄字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注孔曰俱不得中也奮則驕
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

釋文鮮似善反少也漢書外戚傳引無矣字後漢書
王暢傳引無者字武氏億云或以約字爲句或以者

字爲句二讀皆通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五十二
約圖刊本

正義曰孔注以約訓儉對奢言之漢書外戚傳後漢
書虞延傳王暢傳三國志劉表傳注皆同此說以禮
與其奢也爾儉節參看皇疏鮮少也言以儉約自處
雖不得中而失國家者少也故顏延之云秉小居薄
眾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朱子語錄以約爲
約禮云凡人須檢束令人規矩準繩使有所據守方
少過失而集注又引謝氏說以約心言尹氏說以約
事言迄無定論蒙案上章言古者言之不出下章言

君子欲訥於言而記者特序此章於其間所謂約者約言也坊記云君子約言小人先言注言人尙德不尙言也約與先互言爾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蓋言多必失君子惟恥躬行之不逮故欲敏於行而訥於言自無妄出先言之失約之至也孔注云云疏曰說文約纏束也引申之訓儉也見廣雅釋言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注包曰訥遲鈍也言欲

釋文訥奴忽反玉篇引訥或作訥史記萬石君傳引注徐廣曰訥字多作訥音同假借

明明子論語集注卷四 至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釋文引鄭君注言欲難朱注引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皇疏敏疾速也君子欲行先於言故遲言而速行也

包注云云疏曰說文訥言難也此鄭注所本也廣雅

釋詁訥遲也楚辭初放言語訥謹兮注鈍也此與包

注同訥又通作尙作訥說文尙言之訥也檀弓趙文

子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漢書李廣訥口少言

鮑宣訥鈍於辭皆與訥相通敏說文疾也周書諡法

解同漢書景帝紀朕旣不敏注材智速疾也故皇疏

以敏爲疾速與訥之遲鈍相對近解以敏爲不惰非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注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也

漢書敘傳幽通賦亦从惠而助信類注从古都字惠古德字

正義曰朱注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有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蒙案左昭十二年傳倍其鄰者恥乎注鄰猶親也是朱子所本說鄰之引申義而於經意仍作鄰里解易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齊桓公謂麥邱邑人曰至德不孤善言必二

明明子論語集注卷四 至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蓋德不孤三字乃古之成言夫子舉鄰之必有以此德之不孤德之類也成鄰亦猶仁之美也成里耳尙書大傳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同門人加親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胥附奔奏先後禦侮乎是卽夫子之四鄰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故帝王以君臣爲鄰而工虞水火交贊於一堂賢聖以師弟

爲鄰而禮樂詩書參訂於一室推之東海西海易地
皆然千萬里遙通聲氣先聖後聖其揆若一五百年
直接淵源孟子嘗謂友一鄉之善士友一國之善士
友天下之善士又尙論古之人誦其詩而讀其書知
其人而論其世是直合一鄉一國爲一小鄰合天下
萬世爲一大鄰也此心同卽此理同天不變亦道不
變鄰之有也乃斷斷乎其可必者必之於今人杜詩
所謂天涯比鄰也必之於古人淮南所謂與德爲鄰
也人患德之不修耳尙何慮其孤也哉皇疏又訓鄰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五十四 明義書
約圖刊本

爲報引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
物亦不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說苑
復恩篇引經而申之曰施德者貴不德受德者尙必
報是皆以德爲恩德而鄰之爲報別無所見不孤之
意義亦未融

何注云云疏曰易繫辭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文言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皆何氏所本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注孔曰數謂
速數之數也

釋文數何云色角反謂速數也鄭世主反謂數己之
功勞也梁武帝音色具反宋書劉延孫傳引作子曰

辱作疏

正義曰朱注引程伯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
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
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矣范氏
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蒙案此章與夫
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二章相
表裏蓋君臣朋友以義合而相與合者多在言故朱
子以進諫立說也說文數計也釋文引鄭君音世主
反梁武帝音色具反皆謂數己之功勞是以數字之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五十四 明義書
約圖刊本

本義立說意似淺率孔注讀速數之數音色角反或
謂卽速促二字之段借爾雅釋詁數疾也攷工記注
速書或作數禮記曾子問不知己之遲數祭義其行
也趨趨以數樂記衛音趨數煩志注皆讀數如速曾
子立事篇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注數猶促
速廣雅釋詁數驟也周語昔吾驟諫王此皆與孔注
義同所謂促速驟急也其失在過於剛直數又與婁
相通借音力住反屢者婁之俗爾雅釋詁屢數皆訓
疾釋言婁屢皆訓亟故廣韻增韻以頻煩屢數爲解

筆解以數爲頻數刑疏遂以瀆代數程子說本之此
卽觀縷不絕煩瀆取憎之意古人言數數猶今人言
屢屢也其失在過於優柔夫過剛與過柔二者均有
所失而煩數每至於生厭疾數尤足以危身人謂聽
受者之不能容物吾謂進諫者之先不諒人也大抵
君友之有過非陷於因循之習而據以爲安卽狃於
意見之偏而執以爲是爲臣者欲格其非心爲友者
欲進以忠告要貴因勢利道善爲說辭察其受病之
源予以轉旋之路則理以緩而生悟事以寬而多成

明明子論類集解疏

卷四

五十四明諫書

初圖刊本

顏氏家訓序致篇曰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
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鬪鬪則堯舜之道不如寡
妻之誨諭卽小可以見大用剛不敵用柔觀於此而
事君交友可以意會矣白虎通義曰人懷五常故諫
有五一日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睹其未然而諷
告也二曰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三日
闕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而復前以禮進
退也四曰指諫者信也指質也質指其事而諫也五
曰陷諫者義也側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忘生爲君

不避喪身也公羊傳注以直諫爲三爭諫爲四懇諫
爲五則柔者少而剛者反多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
諷初學記謂諷也者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興詩
賦以見乎詞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遷
於善焉詩序所謂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
足以戒也乃每有自命忠直不度事幾遽投逆耳之
言好作刺心之論迫促之使無可轉疾激之以必不
能堪卒之無益於人自取疏辱每讀漢唐宋明忠義
黨錮之傳未嘗不廢書三歎程子每謂安石之執拗

明明子論類集解疏

卷四

五十四明諫書

初圖刊本

半由吾黨激成之過此平心之論也夫父子本天親
尙難徑行而直遂君友以義合更宜識性而原情故
常謂用兵不嫌詐而用諫不嫌譎諫所以達權幾
諫所以全恩皆智以成仁之道也皇疏云禮不貴喪
故進止有儀臣非時見君必致恥辱朋友非時相往
必致疏遠毛大可據此謂數卽子思所云僕僕爾亟
拜揚子所云頻頻之黨甚於鸞斯者也經文並無言
字數不是言祇偪促煩瑣之意此好與朱注爲難然
其引仲氏說云數有二義一是煩數如項羽示玦不

應又請舞劍類一是細數如宋宗手拈柳枝止以方
長不折類則亦未嘗不有言也

孔注云云疏曰此注皇疏作孔安國曰筆解作包曰
邢疏作何注而釋文亦以為何氏音義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四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五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五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公治長第五 釋文凡二十九章注疏本分子謂南容
于貢問賜也何如皆別為一章朱注并
之故二十七章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 注孔曰公治長弟子魯人也姓公治名
長縲黑索也縲紲也所以拘罪人也
釋文治音也長如字妻七細反縲尤追反紲作紲息
列反皇本高麗本宋石經皆作紲惟唐石經作紲遊
太宗諱也邢本仍之史記弟子傳引作累紲孔子世
家作累紲論衡問孔篇引謂作曰

正義曰子禮經爾雅所謂女子子也妻去聲漢書吳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一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芮傳注妻嫁女與人也左桓六年傳齊人又請妻之
是也朱注謂長之為人無所考雖嘗陷於縲紲之中
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
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舊唐書韋處厚曰管仲
拘囚齊桓舉為國相治長縲紲仲尼選為密親有罪
猶宜滌蕩無辜豈可終累皇疏引范甯曰公治行正
獲罪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
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又引一書名為論釋
謂公治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塢上聞鳥相呼往清溪

食死人肉須與見一老嫗道與告之往看卽其兒已
死村司囚錄治長付獄主問不殺人何緣知之治長
曰解鳥語主試之在獄六十日有雀綠柵上相呼治
長含笑問之曰雀鳴嘖嘖唯唯白蓮水邊有車翻覆
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遣人往看果如
其言後又解豬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海錄嘖嘖唯
唯作節節足足有車翻覆黍粟作有車覆粟車脚淪
泥詞皆鄙俚史記正義亦云公治長能解禽語故繫
纆纆或多疑其怪誕然考周禮秋官夷隸掌與鳥言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貉隸掌與獸言左僖二十九年傳介葛盧聞牛鳴曰
是生三犧皆用之矣蓋古聖人通神明之德以類萬
物之情伯益能明是術故堯舜使作朕虞訓馴鳥獸
至周失其道官在四夷後世猶有傳其術者史記秦
仲知百鳥之音抱朴子李南解赤馬之言論衡詹何
聞牛鳴而知蹄白楊翁仲聞馬鳴而知目眇遼史神
速姑知蛇語博物志管輅高似孫緯畧魏尙楊宣並
解鳥語天地之大豈盡見聞耳目之長獨有偏至或
以其說新奇而疑之亦少見而多怪也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
隱引家語云魯人名萇字子長又引范甯云字子芝
集解引張華云公冶長墓在陽城姑幕城東南五里
所墓極高釋文引家語字子張皇疏引范甯注云名
芝字子長孔注以長爲魯人與家語合左襄二十九
年傳有公冶慊季氏之欺不取其邑以冕服爲非德
賞蓋志節之士魯語作季冶章注季氏之族公冶當
是字非名後人或以字爲氏然則長亦魯宗非齊人
矣公冶本雙姓潛夫論姓氏篇又與漆雕苦城堂谿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氏紐合爲一皇疏以治長連稱非也云纆黑索纆
纆也者纆說文作累亦作累云綴得理也纆說文作
繼亦作縲云系也廣雅釋言累拘也釋詁繼係也孟
子係累其子弟注猶縛結也文選東京賦注繼猶繫
也此皆以用言之也廣雅釋器縲絡也繼索也禮儒
行不累長上注累繫也一曰大索也字林縲文索也
此皆以物言之也漢書司馬遷傳幽於圜繼注累繫
也繼長繩也上言用下言物與孔注正相反孔注以
縲爲黑索疑本或作縲作繼不然拘係罪人何必定

用黑索哉然易坎卦劉注以徽為三股纏為兩股字
林以糾為兩合纏為三合亦無黑索之訓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注王曰南容弟于南宮縉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

釋文戮音六史記論衡三國志引邦皆作國避漢高祖諱也

正義曰朱注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

於亂世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

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縉之行也

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蒙案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唐室館甥專以孝悌為主孔門擇婿必以言行為先

誠以孝悌為百行之根本言行乃一身之樞機易繫

辭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

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而夫子之所以

屬意二人者未觀其謹行先嘉其慎言不貴其求榮

尤喜其免辱慎吾言行而免辱焉處榮惟恐其辱也

君子之常也慎吾言行而不免辱焉處辱不失為榮

也君子之不幸也榮辱之儻來聽於天言行之可信

操於己不計其榮辱惟察其言行言忠信行篤敬還

之可以行蠻貉近之可以行州里大之足以動天地

小之足以保妻子此夫子之善於觀人即夫子之慎

於擇婿也先進篇皇疏引苞述云南容深味白圭擬

志無玷豈與縲繼非罪同其流致由夫子之情實深

天屬崇義宏教必自親始觀二女攸歸見夫子之讓

心也是謂長之賢不及容故妻有其子兄子之異朱

子外注引程叔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

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

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

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王注云云疏曰左昭七年傳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

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與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

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杜注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

孔疏說南宮氏也敬謹也叔字也又字容也字括也

名說一名縉禮檀弓云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夫子

誨之縉鄭注南宮縉孟僖子之子南宮閱字子容其

妻孔子兄女又檀弓言南宮敬叔載賈而朝鄭注南

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孔疏引世本云仲孫獲生南宮縉史記索隱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縉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今家語縉作韜是說也閱也適也括也縉也韜也容也敬叔也舊說皆以為一人即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南宮括字子容集解孔安國曰容魯人初不以為孟氏子而孔子世家云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又云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見老子云世家特表敬叔為魯人不以為即南宮縉書古今人表列南宮公治長於三等列孟懿子南宮敬叔於四等顏注於南宮曰南宮縉於南宮敬叔曰南宮適故讀史訂疑疑其為二人朱竹垞據夏洪基所輯孔門弟子傳略曰南宮適之為敬叔非也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可疑一也適見家語一名縉是適已有一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

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矣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實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朱氏定以南宮縉適括字子容者為一人以仲孫說南宮閱諡敬叔者為一人然則此經王注以南宮為南宮縉特著之曰魯人不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為孟孫之子者是也惟史記世家既知敬叔非南宮而又混以為魯人以致鄭注孔疏遂并縉括子容於敬叔而不可辨別矣兄之子孔子異母兄孟皮之女也聖父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皮有足疾生子曰忠家語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也又有孔璇與叔仲會常侍左右記言亦子姓之屬也

子謂子賤注孔子曰子賤魯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

斯焉取斯注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

釋文焉於虔反史記弟子傳引無若人字者字文選注引子賤下有曰字家語初見篇作孔子喟然謂子

賤曰

正義曰朱注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
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
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
賢也蒙案新序雜事篇二云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
宰辭去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
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
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
乃命有司毋得擅徵發單父政化大治故孔子曰君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呂覽具
備篇略同說苑政理篇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孔子孔
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
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及度之不可測也過
於陽晝送之以釣道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
鱗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
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
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
之所謂陽鱗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

而與之共治又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
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
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期問其故子賤曰我之謂任
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
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
數而已矣呂覽察賢篇韓詩外傳二略同又孔子謂
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
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
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
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
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
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
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
邑也韓詩外傳八略同又孔蔑與宓子賤皆仕孔子
問孔蔑何得何亡孔蔑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又
問子賤對曰自我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
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

雖少驚驚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篤也所得者二也
公事雖急兼以弔死問疾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
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
君子也斯焉取斯合觀諸說皆以為贊子賤之治單
父求賢自輔任人則佚能得取君子以襄善政也然
必先有其德斯有其政子賤生於魯長於魯又筮仕
於魯優游秉禮之邦陶淑聖師之教又樂與天下之
英才聚論於一堂彈琴而其訂知音善書而無虞擊
肘斯誠千載一時之會也里仁為美德鄰不孤豈不

明男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十四 明義書 約圖刊本

信哉豈不幸哉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必不齊字子賤少孔子
四十九歲集解孔安國曰魯人索隱引家語少孔子
三十歲今家語云子賤仕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
姓不忍欺孔子大之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孔子弟子
處子賤為單父宰即慮羲之後俗字亦為宓或復加
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
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慮之與伏古
來通字誤以為宓也案宓子趙策作服子則伏又通

作服矣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宓子十六篇又有景子
三篇說宓子似其弟子聖門通考謂子賤後為魯使
吳卒於道而韓非子云田明率射宓子賤宰子不免
於田常宋書云畢萬保軀宓賤殘領何其謬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注孔曰言女是器用之人也曰何

器也曰瑚璉也注包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

釋文瑚音胡璉力展反皇本女作汝考文補遺高麗本何如作如何史記弟子傳引作賜何人也

正義曰朱注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

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

明男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十四 明義書 約圖刊本

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

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

貴者與蒙案史記弟子傳云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

何人也則此章與上章未必一時之言易傳曰形乃

謂之器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

學記云大道不器道與器形以上下之分也是故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而日月星辰風雲雨露之見為形

象者器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山林原隰江淮河

漢之成為形質者器也未有器而不本於道者未有

道而不形爲器者分之爲天地合之乃覆載生成之
一大器也天地生人必有人莫患乎不成材四民
者各執一器者也彼老與釋人之不成器者也韓子
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
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
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
民不窮且盜耶若夫君子之不器謂其材大而用廣
不限於一器將合眾小器以成其大器初非空言道
德高語元通自翊大道之不器而究之不成一器也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貢長於言語達於政事四方推行人之選九能擅
大夫之才朱子以爲貴重而華美器之不易得者也
乃皇疏引江熙云瑚璉置宗廟則爲貴器然不周於
民用也言語之士束脩廊廟則爲豪秀然未必能幹
煩務也又引或說云夫子近捨當時而遠稱二代者
亦有微旨謂湯武聖德與孔子不殊伊呂賢才與顏
閔豈異而用捨之不同譬之器用則一而時有廢興
也抑知周監二代之質文魯備四朝之禮器明堂位
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琫殷之六瑚與周之

八簋並列於周魯之太廟以示祭享之多儀非如顧
命之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
圖在東序徒資陳設之雅觀無益受盛之實用而況
乎載之以黍稷稼穡維寶飾之以金玉追琢其章既
有本而有文亦宜今而宜古斯誠宗彝之重器廊廟
之達材也豈若斗筭之人用有偏全之憾陶匏之質
時有今昔之宜哉




包注云云疏曰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
琫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聞邢疏謂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
元等說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瑚殷璉或別
有所據或相從而誤皇疏引樂肇云未詳也按瑚璉
俗加玉說文本作胡榘韓敫孔廟禮器碑作胡榘而
明堂位四璉本又作連說文無璉字惟文選景福殿
賦又宏璉以璉敫注引王逸云橫木闕柱爲連璉與
連古字通而其義與瑚璉大別瑚說文訓瑚別有
璉字訓器通訓疑卽瑚璉之本字乃攷阮氏鐘鼎款
識有留君璉二器璉作匱从匚古與胡通左哀

十二年傳胡簋之事胡簋即簋也故禮說四代之器歷言敦琫瑚簋而無簋瑚之為簋無疑也又通訓引三禮圖謂瑚琫皆受一升瑚如簋而平下琫如簋而銳下漆赤中以木為之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考說文簋古文作黍稷圓器也簋古文作枕黍稷方器也而鄭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簋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賈疏引孝經注內圓外方曰簋內方外圓曰簋皆受一斗二升儀禮聘禮釋文又以外圓內方曰簋外方內圓曰簋二字古文皆从通訓疑其器皆外方而簋則圓其中然簋音近矩矩所以為方簋音近規規所以為圓似當以鄭義為正而考鐘鼎款識有宀簋器本圓而定為簋謂目驗諸器簋多方而有圓者簋多圓而有方者則許鄭之說可並存也又瑚琫从玉簋簋从竹說文槌杖又从木考工記旂人為簋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膚寸木以瓦為之蓋外神用瓦宗廟或用木用竹而博古圖以為出於冶鑄如周叔邦簋之類則又以金為之矣禮器注謂天子飾以玉諸侯飾以象此非器之本體也又公食大夫禮

簋盛稻粱簋盛黍稷而許君說文鄭君禮記注云皆黍稷器蓋敦琫簋簋本同類易損卦之二簋虞之兩敦也詩權輿之四簋夏之四璉也公食禮之六簋殷之六瑚也詩伐木之八簋周之八簋也四璉盛黍稷稻粱六瑚加麥苽八簋又加麻菽兩敦或黍稷或稻粱黍稷穀之長稻粱食之美者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注孔曰屢數也佞人為人所憎惡也釋文焉於虔反禦魚呂反皇本高麗本其仁也下焉用佞下皆有也字上句焉用佞下高麗本亦有也字人作民無於字唐石經仁善改作人非也考文足利本無口字正義曰朱注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蒙案說文佞巧調高材也大徐本从信省者非佞本从女仁聲而所謂

婦人之仁專以巧言令色親愛於人與仁若相似而其實大相反晉語佞之見佞注偽善為佞鹽鐵論刺議篇以邪導人謂之佞天下惟陽氣最和厚惟陰邪最慘酷故黃老之陰柔必流為申韓之刻薄仁本乾元陽剛之德所以剛毅木訥為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仁者其言也訥必不以口才巧諂於世而反取憎於人也春秋之世習俗多好佞故左成十三年傳曰寡人不佞十六年傳曰諸臣不佞直以佞為高才之稱而不有祝鮀之佞將不免於今之世矣或人見仲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弓之德行仁厚可親可愛而特惜其無口才豈知佞為婦人之仁似仁非仁必不能與人相親偶也荀子魯哀公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詘無取口厚健貪也詘亂也口厚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動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說苑申之曰拊者大給利不可盡用也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然則佞人有口才適足以害人而取憎焉用是喋喋捷給為哉馬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冉雍字仲弓集解鄭元

曰魯人索隱引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荀子每並言仲尼子弓吳草廬謂子弓即仲弓如季路又稱子路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屢數也者爾雅釋詁屢數同訓疾說文無屢字漢書宣帝紀婁蒙嘉瑞元帝紀婁敷公卿爾雅釋言屢亟也本作婁郭注亟亦數也云捷給者說文給相足也周語事之供給注足也外內齊給注備也後漢書鄒炎傳言論給捷注敏也荀子非十二子篇齊給使利注急也臣道篤齊給如響注應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至謂之給性惡篤齊給便敏注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然則訓供給者其本義訓捷給者其引申也皇疏訓禦為當本詩黃鳥傳訓憎為惡本說文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注孔子問弟子也漆雕姓也開名也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子說志道深也釋文漆音七雕作彫丁條反本或作凋同說音悅皇本高麗本唐宋石經史記弟子傳皆作彫惟邢本作雕

正義曰朱注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

說其篤志黃先生曰子使之仕者仕不過一官一邑之寄所謂一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而天民大人之事業實有未能自信者謝氏謂其材可以仕而其志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正未可量鄭君云志道深朱子云篤志正謂其志在大成耳惟志在大成則不願小仕亦惟志在大成則未敢自信也陸稼書曰大綱之信猶易條目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信最難又曰信有二意一是細微之必謹一是反身而皆誠合觀諸說知斯理之精微廣大非有全識定力者不足以言自信若殷深源之純盜虛聲王介甫之偏執己見一則游移而無可自信一則堅僻而苟於自信也自治之不暇而誤人家國事上慚君父下禍蒼生出山爲小草何如在山爲遠志耶皇疏引張憑曰夫君臣之道信而後交者也君不信臣則無以授任臣不信君則難以委費魯君之誠未洽於民故曰未能信也是以信屬君言又引范甯曰開知其學未究習治道以此爲政不能使民信己孔子說其志道之深不及於榮祿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也是以信屬民言精義程明道曰不先自信何以信人然則求信於君民而不先求信於一己皆屬皮膚之論也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漆彫開字子開集解鄭元曰魯人也正義引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歲習尙書不樂仕案漢書人表作漆彫啓藝文志有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是姓漆雕名啓字子開王伯厚攷證謂史記名開者避景帝諱也丁氏杰據之以經文吾字當是肩字之誤肩啓之本字對師稱名也而孔注誤以開爲名家語遂云開字子若作偽者之謬也家語又有漆雕憑說苑作馬人漢志有漆沈爲魯相或皆誤爲漆雕開要與弟子傳之漆雕彫漆雕徒父同爲開之族姓也韓非子云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論衡謂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議論性情言性有善有惡史稱子若傳禮爲恭儉莊敬之儁然則開不第習尙書也墨子刺漆雕殘形孔叢子謂殘形非行己所致何損於德是或以漆身雕題而有殘形之說未必謂子開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邢本及史記弟子傳注喜作善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注馬曰桴編竹木也大者

曰復小者 子路聞之喜注孔曰喜與子曰由也好勇過

我無所取材注鄭曰于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

不解微言故戲之耳注一曰于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

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惟

取於己也古

字材哉同耳

釋文梓芳符反與音餘好呼報反過我絕句一讀過

字絕句材才哉二音皇本高麗本其由下有也字漢

書地理志注御覽人事部柳宗元乘桴說引皆同皇

本于作於文選嘯賦注引同此經例用於字作于者

傳寫偶亂耳玉篇引無浮字吳志引材作才程子遺

書材與哉同朱注因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五 一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

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

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議

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蒙按漢書地理志說

文光字注皆以孔子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

連引為一事浮海者欲過海而至九夷也尚書偽泰

誓罪浮于桀傳浮過也禮坊記君子與其使食浮於

人也表記恥名之浮於行也浮者皆為過漢書師古

注引此經而申之曰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

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蓋東方生氣夷本大人民

懷君子之風地有不死之國泛東瀛而即至去宗魯

而匪遙夫子所如不合道大莫容營歎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無道則周流以終老何如用夏以變夷

非欲誇乘風破浪之遊而徒為泛宅浮家之隱也聖

門有子路惡言不至於耳謀及同行之伴樂有禦侮

之材然此皆無聊之極思萬不得已之變計初非好

為勇敢而喜出此豪興也子路聞之喜即其勇之過

過則不合於中行未免有失於裁制故程子遺書曰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五 一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材與哉同朱子因之者是也鄭語材兆物注裁也晉

語官師之所材也注古裁字魯語苦匏不材於人注

讀為裁爾雅釋言裁節也廣雅釋言裁制也謂其勇

之過而無所節制也無所取材者好勇之過不知所

裁者狂簡之偏材與裁字雖異而音義則一史記謂

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常問君主之尚勇孔子告之以

尚義家語又有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

以耳目導心不悉以為勇之戒此皆裁其好勇之過

也史記集解引樂肇曰適用為材好勇過我用故云

無所取黃先生以爲子路勇於義而於世卒無所取用是爲惜之之詞而非裁之之意也

馬注云云疏曰詩漢廣疏引此作鄭注云桴編竹木者說文桴棟也借字本字當作桴桴編木以渡也機海中大船也通作機俗作筏機爾雅釋水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桴郭注桴併木以渡也釋言桴舟也又桴桴也孫注方木置水中爲桴機也詩釋文引郭注木曰桴竹曰筏小筏曰桴桴亦作桴桴桴亦作桴桴方言桴謂之桴桴謂之

明字論彙解義疏 卷五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筏筏秦晉通之語也廣雅釋水桴桴筏也桴桴桴舟也舟桴船也方孚付發伐卑皆一聲之轉而惟方桴桴爲正字說文桴訓船方訓併船併船以渡謂之桴併木以渡亦可謂之桴故爾雅釋言桴訓舟亦訓桴說文訓桴爲編木以渡而訓桴爲海中大船桴節筏桴之大者也蓋析言之則有舟有桴桴又有竹木大小之分而渾言之則舟桴桴桴可互稱齊語云方舟設桴乘桴濟河謂其同類也則是此經之桴不必謂編木以渡之桴而當訓以海中大船之桴不然有

勇如稟豈能駕竹木以渡大海耶

鄭注云云疏曰蘇子由拾遺云乘桴浮海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聞之而喜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爲是桴也亦戲之云爾此善申鄭注者也蓋聖人從容不迫和藹可親割雞何必用牛刀既嘗以之戲子路游浮海無所取材不妨以之戲子路然於好勇過我似程朱之說較爲關切則求之於本義不如通之於段借也

明字論彙解義疏 卷五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一日云云疏曰凡集解云一日者皆別有所據錢廣伯本五經文字序例云兩音出於一家亦以爲鄭注非也皇疏又引一家云孔子嘗言我道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喜也案前說以過字絕句既未融圓後說謂由字非名又甚迂曲此皆孔子高所云甚難而實非者也哉裁皆從我材从才聲故音同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注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史記弟子傳孟武伯作季康子

正義曰朱注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答之蒙案聖門最重仁而全仁必以智智各視乎其才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而仁人即本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人之性無不善即人之心無不仁一介士之修身齊家以至天子之治國平天下無不本仁心以為仁政也惟是人之為器重為道遠為仁雖由己而仁道最難全極其功如夫子所謂造次於是顛沛於是雖間終日而君子無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二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違也充其類如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聖人弗為也故怵惕惻隱之端途人皆有此不忍博施濟眾之量堯舜猶病其難能聖門如顏子僅堪三月之不違猶有一閒之未達其餘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三子皆有志於求仁而未必不違仁故不能決信其有無此夫子所以罕言仁而答孟武伯以不知也然而取仁有方行仁有術本仁心以施仁政要必恃乎其智猶必視乎其才楚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夫子節取焉而曰未知焉得仁以其智之

不足全仁也管仲天下才民到於今受其賜夫子亟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以其才之足以行仁也然則三子之有才觀其才之所專長即可測其仁之所能至而究未可執偏才以定全仁信其必至而終不違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引范甯云仁道宏遠仲由未能有之又不欲指言無仁非獎誘之敎故託云不知也孔注謂仁道不可全名而范氏竟云未能有不如孔意遠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二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問子曰由也干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注孔曰賦不兵賦也不

知其仁也

釋文乘繩證反賦梁武云魯論作傳案傳賦之借字見漢書高帝景帝紀

正義曰皇疏引范甯云武伯意有未愜或似仲尼有慮故再問也釋文引鄭注云賦軍賦案軍賦即兵賦也朱注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黃先生曰周官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此大田備眾之法一家出一正卒也正

卒之輪供乘卒八卒止用一卒此成出一乘之法一
井出一卒也一乘合兵車輜車用百人每軍用兵車
輜車百二十五乘王者萬乘六軍止用七百五十乘
是出軍一次特用三分之一而乘卒又不盡赴軍
役也故以萬乘算之凡出軍十三次遞出九千七百
五十乘而萬乘之賦一周而有餘以八家輪供算之
出軍至一百有六次而八家中教練之正卒一周而
有餘當周盛時自黜殷作洛而後止伐淮踐奄諸事
無驥武窮兵之弊想此時之民老死不赴軍役者爲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王去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多蓋周公之定制盡善而民之被澤長矣使周之君
若相常遵此法無事則訓練不弛使之家出一人而
蒐苗獮狩教以步伐止齊之節使之成出一乘而井
邑邱甸繕其馬牛車輦之資賦不患其不治也有事
則用六軍之眾以奏捷疆場留萬乘未赴之卒以守
衛王畿六軍外不輕發一卒以重內鎮之權六軍不
足徵之方伯諸侯不失禦外之策賦又不患其不治
也成周之賦法大率如此侯國之法八家相更以供
乘賦與王朝同所異者王朝萬乘六軍特用其十三

分之一大國千乘三軍合用三百七十五乘則一次
出軍已用其三分之一而有餘此其出軍遞征緩急之
次亦自有通變法也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爲一
萬成之地成出一乘其地無餘大國以法不得過千
乘乘賦祇用一封方三百一十六里之地而公地方
五百里其餘地正可酌爲定制以次遞用四方有變
王畿必出六軍以討之列國必因一方之變乃用一
方之兵一方復有列侯可以遞召不必以屢出疲勞
爲疑王畿萬乘大國千乘強幹弱枝之法其賦法之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王去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輕重遞征之緩急與王朝同率土莫非王臣不容有
勞逸之殊或疑賦法王畿輕而列國重非也侯國地
方四百里車亦千乘依次國二軍之例一次出軍用
二百五十乘爲千乘四分之一侯有附庸九同合正
封地亦方五百里其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之外餘
地可以遞征與公同伯出二軍其地方三百里爲方
百里者九得出賦九百乘又有附庸七同得出賦七
百乘皆可備遞征之用子男皆出一軍子地二百里
爲方百里者四得出賦四百乘又有附庸五同得出

賦五百乘可以備遞征之用惟男地方百里以成出一乘計之國止百乘出一軍不足而以附庸三同足其數得出賦四百乘則一軍用一百二十五乘其餘亦備遞征之用列國之出軍緩急斟酌出於時宜必迭用徵調初無勞逸之殊賦法大率如此周末治賦之弊遭變則多所增增則民困而國危處常則多所匿匿則民離而國弱治此者民氣銳而勢不靡不以懼而增之國政一而權不分不以私而匿之訓練之精簡閱之公一以先王之道推之而已

明學子論語集解卷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賦兵賦者左應四年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注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案周禮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與小司徒法合此所謂以田賦出兵也黃先生曰周官小司徒賈疏據鄭君注周官

引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為天子畿內采地法鄭君注論語引司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畿外邦國法畿內甲士多畿外甲士少又謂司馬法云一成三百家者以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惟有三百家案賈疏有數誤古者田有一易再易之法又如山林九度當一井藪澤八鳩當一井京陵七辨當一井淳鹵六表當一井疆潦五數當一井堰豬四規當一井原防三町當一井隰皋二牧當一井皆在將造都鄙之

明學子論語集解卷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先定其地域以裁補之及裁補既定屋井通成邱甸縣都之名始立而司馬法所言何為必取未經裁補之虛數至王制三分去一之說意在削小諸藩矯枉過正更不足引其誤一也成云三百家者承上三夫為屋指屋而言若三百家出土十人徒二十人是十家乃出一人於經並無所證其誤二也鄭君云一成之地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後儒據此以通司馬二法之殊但鄭君此注雖篤信其學者亦有所疑况以此通二法其三十人與七十五人仍不可

解賈氏因此爲畿內外之辨使王畿列國賦法兩歧其誤三也坊記孔疏既據小司徒注以統溝洫爲十里除去溝洫爲八里明甸與成之互異而又以天子六鄉家出一人爲六軍遂與公邑皆同其云成出車車士徒三十人者爲畿內卿大夫采地之制其云甸出兵車士卒七十五人者爲列國之制此孔說分畿內列國與賈疏之誤同其以家出一人六鄉足供六軍與學而篇包注之誤同今論王畿列國賦法之同故并辨之當參攷道千乘章

明明子論漢書卷五 三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注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不知其家諸侯千乘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仁也

正義曰朱注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蒙案說文邑國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故从卩會意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注邑國都也左傳凡稱人曰大國自稱曰敝邑書西邑夏大邑商大邑周曰虎通義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此邑以國邑言也周官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注猶

里也左莊二十八年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公羊桓元年傳邑多田少稱邑王制置地以制邑此邑以里居言也里居之邑有大小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管子小匡六軌爲邑初學記引尚書大傳五里爲邑周易邑人三百戶此經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千室之邑邑之大者也凡邑必有宰公邑及私邑未可定孔注以千室爲卿大夫之邑邢疏以千室卽百乘之家非也左襄二十七年疏引鄭注云大夫之家邑有百乘大學疏引鄭注云采地一同之廣

明明子論漢書卷五 三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輪也黃先生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是百乘之家地一同一地爲方百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有百里之采至周末列國之大夫容有僭制至此者矣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周天子畿內方千里三公采地方百里卿地方五十里大夫地方二十五里畿外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

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
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
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
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
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
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
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
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
餘也黃先生曰坊記孔疏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三十四明鼓書 約國刊本

此經皇氏義疏云百乘之家是三公之采鄭君注雜
記及此並云大夫百乘者三公亦通有大夫之稱也
又言公之臣大采五十里侯之臣大采四十里並無
列國臣得食采百里之說而孔氏所引皇氏禮疏凡
有數誤以王朝之臣下夷侯國諸侯之臣上擬王朝
且以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等甚失先王定尊卑別
上下之法其誤一也熊氏謂卿備百邑鄭志本云邑
方二里則百邑之地並非一同之數決不能出百乘
之賦欲伸鄭君說而實失鄭君指其誤二也鄭君易
訟卦注云侯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
家鄭君注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爲齊下大夫之
制其意以侯國下大夫惟食三百家之稅皇氏既欲
伸鄭乃舍此二注別自爲說其誤三也鄭君釋大司
徒以王制縣內之數爲夏之采地周制未闡其釋小
司徒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之文想亦姑用舊說
自爲未定之論皇氏乃據此衍說諸侯臣之采地尤
非鄭君意其誤四也禮云家富不過百乘自指王朝
三公之食采言列國豈待過於百乘方爲失禮皇氏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三十四明鼓書 約國刊本

明男子論彙解義疏 卷五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二疏不同當依論語疏為是鄭君於大學注云百乘之家有采地並未指為侯國之臣孟獻子以士之初試而畜馬乘遞推大夫伐冰之家又以伐冰之家遞推百乘之家則百乘必非侯國臣所常有或指王朝之制或指當時列國強僭之臣而言也孟子言千乘之家百乘之家亦然孔疏又引熊氏說云諸侯臣賜地無常得賜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卿百乘當依左傳作百邑據孟子班祿之制下大夫田八百畝當得二邑之公田賜地則不過一成大國之卿食二邱賜地則不得過百邑四井為邑二邑則七十二夫之地一成則九百夫之地八邑為二邱百邑則二十五邱卿大夫受田之制依孟子左傳諸書考之當如此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注馬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為行人也不知其仁也釋文朝直遙反文選薦禰衡表注引無言下也字

正義曰皇疏引范甯云東帶整朝服也賓客鄰國諸侯來相聘享也蒙案說文帶紳也上象繫佩之形佩

明男子論彙解義疏 卷五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必有巾从重巾帶有大帶有革帶禮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緣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緣四寸凡帶有率無箠功此皆謂大帶也玉藻革帶博二寸有鈎鑿晉語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鈎阮謚禮圖謂之螳螂鈎唐時以玉為之阮氏鐘鼎款識有夏時鈎鈎銘荀子曰搢紳而無鈎帶鈎帶者革帶也凡束帶之法深衣云下毋厭脾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先革帶後加大帶革帶以繫佩鞞而搢笏於二帶之間是帶之所束有定處或云無事則垂而低緩有事則束而高緊者非也儀禮聘禮云厭明迺賓於館賓皮弁至於朝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注迺賓者亦皮弁皮弁服素積縹帶素鞶是賓禮摺介皆用縞帶也左傳帶昭其度盤厲昭其數又曰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衿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

禮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帶所以為容儀之節也顧不重哉書洪範七曰賓鄭注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周禮秋官大行人中大夫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又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凡諸公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諸公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是散文賓客通稱對文則賓尊而客卑賓大而客小凡

明字論義疏卷五

三十四明儀書

約圖刊本

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擯介皆曰相亦曰行人擯介凡禮皆有之而賓禮為尤重故周禮有大小行人之職凡廟中相大禮皆上擯之事而擯介傳辭亦與言之一節凡天子諸侯則交擯諸侯於聘賓則旅擯其陳列有朝位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鄭注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主車出迎所立處也小宗伯掌楚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鄭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小司寇掌外朝之政注外朝者朝在雉門之外者也是朝位在大

門外即雉門外之外朝也亦即廟門外朝士注謂在庫門之外攷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詩毛傳以皋門為郭門不開郭門外有外朝也擯介朝位詳見鄉黨篇

馬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集解鄭元曰魯人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篤志道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二三子欲學賓

明字論義疏卷五

三十四明儀書

約圖刊本

客之禮者於赤也子仲尼儀服不修則以公西華侍曰吾以自厲也蓋赤善容儀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為頌頌即容之本字賈子書有容經淮南子有容臺容儀固君子所貴之道也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注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釋文問如字本或作問字非皇本女作汝古訓引考異云回回下一本無也二下有也字正義曰皇疏引繆播云末學尚名者多願實者寡回則崇本棄末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善於物精本

則名損當時故發問以要賜對而示優劣所以抑賜而進回也蒙案論衡問孔篇曰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意溢故抑之也此即穆氏所本皇疏又引王弼曰假數以明優劣之分言已與顏淵十裁及二明相去懸遠也張封溪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生識厚故開始則知終子貢識劣故開始裁至二也朱注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外注引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五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胡氏曰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

孔注云云疏曰左襄十四年疏引此作鄭注云愈猶勝者愈乃踰字之借踰越也說文無愈而有愉愉訓樂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注包曰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也

釋文女作爾云本或作女音汝皇本女作汝

正義曰皇疏申包注謂孔子既答子貢之不如又云

吾與汝皆不如所以安慰子貢也又引顧歡云回為

德行之俊賜為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欲

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

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

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剋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

以吾與汝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

齊見所以為慰也侃謂願意是言我與爾俱明汝不

如也非言我亦不如也而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

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朱注本之引胡氏說謂夫子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五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子貢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而又重

許之也蒙案論衡問孔篇三國志夏侯淵傳曹公下

令後漢書橋元傳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經皆作吾

與汝俱不如也世說注引鄭元別傳馬季長謂盧子

幹曰吾與汝皆不如也唐書孝友傳任處權見任希

古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為弗如皆與包氏注合蓋

聖門有顏子天資純粹學力淵深乃夫子所最得意

者一聞子貢弗如之言不覺動其歡欣之意一則曰

汝弗如再則曰吾與汝俱弗如此亦師弟鼓舞之常

情聖賢謙冲之雅度而乃必以與爲許朱子謂許子
貢之自言弗如黃先生謂許子貢之弗如雖不如顏
子之知十猶有知二之美然上文曰女與同下文曰
吾與女一章之內同一與字而前後異訓奚可哉
包注云云疏曰包云吾與女俱不如也與漢魏人引
經同是以與爲相與之與以吾與女三字爲一句俱
弗如也四字爲一句說文與黨與也引申之爲相與
公羊襄廿九年傳與季子注井也史記夏本紀與益
注同也王制六十不與服戎注及也是皆相與之義
故此經惟我與爾有是夫釋文亦云與及也朱子以
與爲許意以六字作一句讀秦氏引爾雅今本無此
文惟廣雅釋言云許與也

宰子畫寢

注包曰宰子
弟子宰我也

釋文子羊汝反或音餘畫竹故反寢七桂反論衡問
孔篇引子作我賁殿錄云梁武帝畫作畫筆解同

正義曰朱注畫寢謂當畫而寢蒙案說文寢作寢寢
臥也又履病臥也今皆通作寢文選高唐賦注引鄭
君注寢臥息也寢之本義爲臥息臥之室因名爲寢
室引申之義也夫君子之學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原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自有休息之時然易隨卦君子以得晦入冥息禮檀

弓君子不晝夜處於內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晝

方晝而離講貫之所處冥息之地非臥而何以居於

寢非病而何以晝居於寢以視古人之夜以繼日坐

以待且謂其志氣之昏惰夫復何說之辭李匡義資

暇錄引梁武帝讀畫寢爲畫寢寢爲寢室之寢畫作

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有朽木糞牆之歎隋

侯氏白唐韓李筆解皆因之其說似傷巧鑿劉原父

七經小傳專以寢爲內寢經文又須添字而翟氏考

異遂以畫爲後篇今女畫之畫寢如漢書兵寢刑措

之寢謂宰我畫限其功以冀休息是亦臧三耳甚難

實非記者何必下此新奇之字耶南史顏延之醉詣

何尚之尚之望見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

是相仍舊解皆作畫寢故皇疏云寢眠也宰子情學

而晝眠也疏又引范甯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

也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託夫弊跡

以爲發起也珊琳公云宰子見後學之徒將有懈廢

之心故假畫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王充論衡云子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惰不可
彫琢何以致此使宰予以畫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
矣此皆不得其說而強爲之辭閒嘗卽宰我之生平
而統核之大戴問五帝之德欲躡迹於古皇祭義周
鬼神之名又構思於幽渺答三代之社主而詞過於
激昂疑三年之通喪而情安於簡易迹其議論以觀
其志趣大約聖門狂士一流是以不屑常談不脩禮
幅不拘寢興之節不循朝夕之常似有放於禮法之
外者故夫子痛責之糞土朽木之喻猶言心如死灰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聖三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形同槁木不啻針膏肓之疾而叩夷俟之脛也卒之
從井救人身死齊難竹林七賢之放曠大半激於忠
義之誠而徒禍身家無裨君國皆不合聖人之中道
而過於狂狷者也若夫志氣昏惰暴棄自甘夫子何
暇責誨之而惓惓不置耶
包注云云疏曰此注邢本作孔曰史記弟子傳宰予
字子我利口辨辭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
族集解鄭元曰魯人索隱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
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田闕爭寵子我爲陳恆所殺

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說詳從井救人章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注包曰朽腐也糞土之牆不可朽

也注王曰朽鏹也二者於予與何誅注孔曰誅責也今

深責之也

釋文朽香久反雕丁條反糞弗問反本或作真同坊

音烏本或作朽子宰我之名與音餘語辭也下同皇

本雕作彫唐宋石經論衡問孔篇詩棧機疏引皆同

皇本坊作坊史記弟子傳御覽引皆同論衡引與亦

作子漢書董仲舒傳引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

牆不可坊也四句作偶語朽與彫土與坊句中自爲

正義曰朱注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聖三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包注云云疏曰云朽腐也者說文同朽又作朽廣雅

釋詁所敗也詩良耜釋文朽爛也云雕琢刻畫者爾

雅釋器玉謂之雕又雕謂之琢說文珣治玉也彫琢

文也三蒼飾也廣雅釋詁畫也釋言鏹也曹憲音義

云彫刻彫字从彡凋落凋字从夂雕驚雕字从佳阮

氏校勘記云依說文當作珣凡珣琢之成文則曰彫

雕凋皆借字也

王注云云疏曰云朽鏹也者釋文作坊棧塗工之器

也爾雅釋宮鍤謂之朽郭注泥鍤也李巡注泥鍤一
名朽塗工之作具也說文朽所以涂也秦謂之朽關
東謂之椶椶朽也鍤鐵朽也此器古蓋用木後世以
鐵國策豫讓入宮塗廁欲刺襄子刃其朽是猶用木
而以鐵爲刃也今塗工用鐵者形如刀用木者形如
半月有柄二器相需爲用途之作具曰鍤朽引申之
塗之亦曰鍤朽朽本音烏釋文又音胡鍤朽者模糊
漫畫一聲之轉也鍤朽或又作塤坊孟子毀瓦畫墁
左襄三十一年傳汚人以時塤館宮室音義汚本又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四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注孔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
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書也
釋文行下孟反論衡引與作子李觀肝江集官人策
引孔子曰昔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
也察其言而觀其行
正義曰朱注宰子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子
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
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蒙案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
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
人於子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史記
弟子傳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子以貌取人失
之子羽蓋宰我長於言語而不合中行夫子嘗有是
言而記者類序於此似非一時之語也
孔注云云疏曰依孔注下句聽言當作察言肝江集
引正同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注包曰申
根魯人也子曰根也慾
焉得剛注孔曰慾
多情慾也
釋文根直庚反慾音欲或羊住反焉於庚反

正義曰朱注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黃先生易說曰黃帝作歸藏謂之坤乾卦首坤老子本之以立說故重柔德文王周公作周易卦首乾孔子本之以立教故思剛德蒙案老子道德五千言無非以柔克剛之意故以齒剛爲必折夫子贊易作十翼無非抑陰扶陽之義故以剛毅爲近仁說文剛強斷也廣雅釋詁剛強也左昭六年傳斷之以剛剛字从刀本爲鋒芒之堅利鄭君於書剛而塞注謂事理強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四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斷書疏引其論語注剛謂強志不屈撓蓋剛以志言與勇以氣言者異故好勇不好學其蔽爲亂好剛不好學其蔽爲狂狂者有志於進取狷者志有所不爲子之思狂狷猶思見剛之意也使好剛而加之以好學狂狷而進之以中行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強斷於事理而志不屈撓斯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之天德也孟子善養浩然之氣以志帥其氣即以氣充其體其爲氣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義集則氣生故仰不愧於天俯不忤

於人內不懼於己理直則氣壯故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然欲養其氣必先持其志韓非子喻老篇子夏謂曾子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矐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自勝之謂強此皆剛德爲之也然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義有不勝於戰則臞矣此皆多慾害之也人多慾則志昏而無定識何以能強斷志類而無定力何以不屈撓故太公丹書曰敬勝怠者強怠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四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勝敬者亡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慾說文作欲貪也荀子正名篇云欲者情之應也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勿學而能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心之大端也是欲不外於好惡而與情相應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孝經鉤命訣云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生有仁也情欲貪利而屬陰陰則柔而非剛也蘆子深察名號篇曰陰之行不得

于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是故養心莫善於寡欲而多欲每足以害剛然而欲發於情又未嘗不本於性孟子言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聲色臭味安佚也而總之曰性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欲爲情之應而又爲性之欲非盡不善之名也夫血氣心知皆性也情出於心知欲生於血氣心知之患在於蔽而情則偏血氣之患在於過而欲則私凡人之所欲無非相生相養之事也欲遂己

明男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四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生而推及於人之欲其生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惟私其欲於己己欲遂其生而不顧人之戕其生樂記所謂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知誘於外不能反躬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故曲禮曰欲不可從坊記曰命以防欲欲可節不可絕欲宜寡不宜多惟其私而不知節窮而不能寡則內疲於神明外屈於物累心有不慊之餒體無戰勝之肥志氣皆靡剛於何有夫慾與剛非相反之名也

而病實相因私於慾多於慾則害於剛矣根之爲人或有血氣之勇而不能勝血氣之私故孔注以爲多情慾朱注以爲多嗜慾慾之多剛之少也

包注云云疏曰釋文申根包云魯人也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續困學紀聞以爲傳寫之訛也隸續載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則申棠申根一人也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根魯伯宋祥符封根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皆

明男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四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誤以一人爲二人至明嘉靖九年從張璠之奏始存根去黨以合論語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根申棠王伯厚謂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根則所見本異也案根與續爲雙聲根與棠黨爲同韻詩侯我乎堂兮箋讀堂爲根魯峻碑棠棠忠惠棠棠卽堂堂爾雅釋詁廣續也說文廣古文以爲續字庚根古音在唐部數字本一聲之轉不得以爲二人也又史記正義謂家語有申繚字子周或疑卽史記之公伯僚是又誤續爲繚也

孔注云云疏曰釋文欲音欲或羊住反北人讀入爲去也詩螽斯釋文諸詮之音踰是又讀欲爲覲覲之覲覲覲於所得故皇疏云多情慾者必求人而邢疏以爲私佞柔媚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注馬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注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考文補遺古本加諸人下有也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說文加語相贈加也誣加也誣加也一切經音義引作誣加言也段注三字同義皆謂飾辭毀人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蒙案加从力从口義取施力於口謂憑虛構架以誣人今謂之架誣駕誣荀子致仕篇殘賊加累之譖注以罪惡加累誣人也漢書孫寶傳注誣謗也劉知幾史通采撰篇曰沈氏著書好誣先代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遂云馬叙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舊唐書僕固懷恩上書曰彼奉先雲京其生異見妄作加諸韓子爭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惡訐以爲直者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是唐人所稱皆與說文合蓋

加之字義本謂虛語以謗人而後爲虛言實言之通

稱引申之凡據其上皆曰加故馬注有加陵之訓子

貢方人釋文鄭君本作謗人謂好議論人物也史記

弟子傳云子貢利口巧辭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

過孔子常黜其辯蓋子貢性本通達又長言語自詡

風鑑之識好持月旦之評然而知人則哲惟帝其難

直道而行於人誰毀豈敢以一己之臆見妄加諸三

代之遺民子故直折之一則曰夫我則不暇再則曰

非爾所及也賜之意常欲施諸人而子之意專在責

諸己欲方人而先問己之暇不暇欲無加人而先論

己之及不及孔注謂其不能止人夫子謂其不能責

己惟不能責己所以不能止人也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一貫之恕可行於終身者我也不欲加亦無加人

一事之恕專責於言語者也義有偏全之別似無安

勉之分朱注較量於無字勿字以分仁恕何如互求

於加字方字以通訓詁耶

馬注云云疏曰云加陵也者陵乃凌字之借說文凌

越也施者推此以及彼其勢平而易加者以下而陵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其勢逆而難二者似有分辨然非義之陵越乃加字之引申而本義則語相誼加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引袁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非無過者何能不加人人亦不加已盡得理賢人也非子貢之分也皇氏謂不加人人不加已並難可能而注偏釋不加已者略也案強恕行仁之事求諸人必先責諸已而責諸已尤必驗諸人至於家國天下人人皆被其澤而不忍相加焉此即博施濟眾之量孔氏蓋即人以驗已初非略已而言人也朱子以無與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勿分安勉而別仁恕然勿為禁止固屬勉強之詞而無為欲無亦非安行之詣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注意明也文采形質著見可得以耳目循也

正義曰說文文錯畫也象交之易繫辭傳仰以觀于天文又觀鳥獸之文又物相雜謂之文文必有經緯交錯而成故周書諡法解云經緯天地謂之文說文敘曰黃帝史倉頡見鳥獸蹏遠之迹知分理之可別異也初造書契依類象形故謂之文此文之本義

也說文樂竟為一章从音从十會意十數之終也樂

之竟即樂之成所謂金聲玉振而集大成也此章之本義也引申之為黼黻文章之稱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字又作彰彰三毛飾畫文也後因謂言辭之修飾者曰文章易曰修辭立其誠辭說也辭之修飾者乃得謂之文章也皇疏引太史叔明以文章謂六籍第夫子述而不作詩書禮樂不過刪訂纂修而惟贊周易作十翼因魯史作春秋實為夫子經天緯地之制作然攷之顏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推家訓劉勰文心雕龍等書均謂自古以來以排偶有韻為文信筆直書為筆故後人有杜詩韓筆之稱蓋文為錯畫必有偶語續紛煥若絲綸乃名之為文章既从音必有音韻鏗鏘治比宮商乃名之為章故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雖弟子之接聞時人之問答第稱之曰論語而不以為文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雖游夏不能贊一辭亦祇稱之以筆而不以為文惟於易傳之十翼夫子恐其無文不行不成章不達所以彖象上下雜卦傳無篇不用韻繫辭上下說卦傳無

處不排偶而於文言一傳排偶韻語重見疊出兼而有之夫子自題其名曰文言此真天地之大文古今之至文尤其章明較著者也然而析言之文與章各有本義而統言之六籍皆謂之文章夫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不曰道而曰文文章所以載道也何注云云疏曰筆解引此注作孔曰云章明也者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章明也云文采者樂記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循從邢本釋文音巡疏謂夫子之述作威儀禮法可以耳聽目視依循學習皇本作自修以

明男子論語集注疏 卷五 五十四 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形近訛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注性者人之所受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不可得而聞也

皇本高麗本聞也下有已矣二字漢書陸宏傳贊外戚傳注顏氏匡謬正俗引皆同陸宏傳又無兩也字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引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足顯以

與訓及以性及天道為二事也後漢書桓譚傳注引鄭君注云性謂人受血氣而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

政變動之占也釋文引動作通是節召誥所謂命哲

命吉凶命歷年易傳所謂天垂象見吉凶皆非易聞者也春秋時梓慎裨竈之徒每以七政占驗謂天道多在西北子產正斥之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史記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天道命不傳傳其人

明男子論語集注疏 卷五 五十五 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於易春秋然子貢猶曰不可得而聞已矣後漢書桓譚上疏曰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誣誤

人主是皆以性與天道為不可得聞也何注以性為人之所受以生天道為元亨日新之道理較平實而

乃又謂深微不可得聞今攷夫子之言性如易象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繫辭

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說卦傳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大

戴禮本命篇家語引作孔子對哀公曰分子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化于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

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

則必有終矣人生而不具者五三月而徹昀然後能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菁而生牘然後能行三年疇合然後能言十有六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齠二入而施行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齠二七而化成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成道性命之端形於此也此專言人性之可得而聞者也又易本命篇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獫狁故獫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入日而化其餘各以其類也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游

於水鳥飛於雲故冬燕雀入於海化而為蛤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齧吞者入竅而卵生咀嚙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此概言物性之可得而聞者也夫子之言天道如易繫辭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彖象傳臨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謙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恆曰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天道即天行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蠱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剝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禮記哀公問君子何貴乎天道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中庸對哀公問政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曾子天圓篇告單居離云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是故外

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
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
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
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
從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
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
氣爲霞陰之專氣爲霰霰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
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
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至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惟人爲俛仰而後生陰陽之精也此皆言天道之
可得而聞者也乃夫子旣已言之矣子貢明曰夫子
之言矣而又以爲不可得聞者何也程叔子謂子貢
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皇疏引太史叔明云是
夫子死後七十子之徒追思曩日聖師平生之德音
難可復值六籍卽有性與天道但垂於世者可蹤故
千載之下可得而聞也至於口說言吐性與天道蘊
藉之深止乎身者難繼故不可得而聞也是以皇疏
及漢唐所引各本皆有已矣二字以寫追思之意寓

感慨之神讀書敏求記亦謂子貢嗚嗟歎於不可得
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然則所謂不可得聞者
非真不可得聞漢唐諸儒又有訓與爲合者如後漢
書馮異傳云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三國志注管輅別傳云苟非性與
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胷心者晉書紀瞻傳云陛下
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合狐德茶周書贊曰
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文選任昉啓曰性
與天道事絕稱言唐太宗旌賞孫伏伽詔曰朕惟寡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至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不能性與天道長孫無忌對太宗曰陛下性與天
道非臣愚所及是皆以夫子之言爲一句性與天道
爲一句卽漢書外戚傳注所云學者誤讀謂孔子之
言自然與天合者也黃先生以八字當作一氣讀謂
夫子之言性合天道而言之也性者人稟陰陽五行
之正氣而血氣心知之正者也天道者天之氣化流
行總之曰陰陽分之曰五行是性之本也易傳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道卽陰
陽也陰陽相承接而氣和故曰繼之者善具此和氣

吾人之性此言性必本於陰陽也洪範先五行次五事五事之作肅作又作哲作謀作聖皆稟五行之正氣而爲性中自具之能中庸曰天命之謂性鄭君釋之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此言性之原於五行也夫子述而不作其文辭多人所常聞者若其言性而推原於天道非夫子不能言舍夫子之言而別無可聞也端木氏憂人之不得聞欲廣聖訓以覺人也董子曰明夫天性知自貴於物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云性人所受以生者皇疏人稟天地五常之氣以生日性性生也樂記則性命不同矣注性之言生也莊子庚桑楚篇性者生之質也云天道元亨日新者易云乾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注但云元亨略言之也日新者皇疏謂日日不停新新不已易所謂行健不息詩所謂於穆不已是也史稱何晏與夏侯元荀彧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又稱荀彧好言道常以爲子

貢稱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稊穢兄荀侯常駁其說今觀集解以性爲所受以生天道爲元亨日新說亦無甚元妙惟又以爲深微不可得聞自後宋元明儒言性而離血氣心知之實言天道而超陰陽五行之上謂此理自孔孟以後不傳直至周程張朱始得聞之豈子貢所及料哉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注孔曰前所聞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考文補遺古本未之作之未一本無之字高麗本同 翟氏云未之倒屬當通入字爲一句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皇疏子路稟性果決言無宿諾故前有所聞於夫子即欲修行若未及能行則不願更有所聞恐行之不周故惟恐有聞也朱子外注引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善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韓子知名箴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瞽瞍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干載德壽愈尊是又以聞爲譽聞蒙蒙聞過則喜聞譽則恐原足以形容勇士之志氣但此節類記於得聞不得聞之

後聞字當作一例不可為聞譽之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注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叔圉也文諡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注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

問問凡在已下者也

釋文好呼報反考文足利本無末也字

正義曰朱注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

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能也

孔圉得諡為文以此而已外注引蘇氏曰孔文子使

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五 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

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

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

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蒙案周公之制諡法也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細名乃以經天緯地與勤學好問同

諡為文似乎小大不倫矣而況乎孔圉之行既若彼

而諡法又若此宜乎子貢之疑而問也及觀後篇夫

子多以好學勸人然後知此章專為勉人學問也蓋

天地生人無論智愚強弱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夫子以敏而好學聞勤字以不恥下問聞好字

而原其故曰是以謂則其發明論法解之意而勉人

學問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文子孔叔圉者左定四年傳注孔

圉孔羈孫又哀公元年傳注孔烝組曾孫世本孔達

生得聞叔穀穀生成叔烝組組生頃叔羈羈生昭叔

起起生圉又哀公十一年傳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

疾娶于宋子朝其姊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

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實于率而為之一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五 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

于外州外州人壽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

遺使室孔姑注遺疾之弟孔姑孔文子之女疾之妻

也云文諡也者周書諡法解經天緯地曰文道德博

厚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

文錫民爵位曰文云敏識之疾者詩江漢疏引作行

之疾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注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其行己也

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考文補遺本無之字呂覽注引子謂作孔子曰

正義曰朱注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蒙案春秋有子產本屬眾人之母慈惠之師其初年一於用寬迨為政濟之以猛此亦時勢使然也故必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以至作邱甲鑄刑鼎始有蠶尾之謗繼有執殺之歌在當時固有疑子產為慘刻不仁者惟夫子循其迹而原其心則以為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君子之道四蓋惠其本心義其作用而恭與敬又所以發政施仁之本也要之非威無以立愛非猛無以濟寬博愛之謂仁必兼以行而宜之之謂義韓詩外傳四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子產之善於用義正子產之善於用惠也故夫子於其卒也歎之曰古之遺愛而於或人之間斷之曰惠人此子產一生之定論也參觀或問子產章

孔注云云疏曰云子產公孫僑者據左傳注子產鄭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字子產諡曰成發字子

國故又曰國僑一字子美見左襄二十五年傳注史記誤為成公少子不知成公亦穆公之孫也史記又謂子產卒於聲公五年為魯定公之十四年在朝安得七十年之久戚氏鶴泉嘗疑之黃先生曰史記鄭世家言子產事簡成獻聲四君攷左傳襄公八年始載子產童子事是鄭簡公之元年也簡公卒定公立子產卒於魯昭公二十年定公卒於魯昭公二十八年是子產所事者前簡後定而已子產為卿於魯襄公十九年子皮授政在魯襄公三十年則執政止二十二年而已沿史記世家之誤謂子產執政四十餘年或又沿史記循吏傳云治鄭二十六年亦失也朱注都鄙有章數語見左襄三十年傳是年子產始執政傳舉其後政之大要統言之此皆事理之當然不可易者故朱子以此為義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六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注周生曰齊大夫也晏姓平諡名嬰也皇本敬上有人字考文足利本高麗本同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此本邢疏言平仲之德久而愈敬也皇疏

本作久而人敬之以為善交之驗凡人交易絕而平仲則久而人愈敬之引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蒙案史記弟子傳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遺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所謂嚴事者敬之至也然必先敬人而後能使人敬已則平仲之修德可知然必敬於始而後乃能敬於終則平仲之慎交又可知此其所以為善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論晏子之行曰擇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五十四 明敬書 約圖刊本

君而事擇臣而使說苑晏子贈曾子之言曰居必擇處遊必擇士人以其久交之能敬吾謂其初交之能擇禮表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韓詩外傳子夏曰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惟以一敬字貫徹於內外始終而無所增損於其間斯交之善已又曾子曰君子有三費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是以交

友貴乎敬而敬又貴乎久

周注云云疏曰史記列傳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詳左傳晏桓子之子也諡法解治而清省曰平

子曰臧文仲居蔡注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

為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簡也

釋文臧子即反

正義曰禮國君有守龜禮器云諸侯以龜為寶家不

寶龜白虎通引禮三正記曰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

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士亦有龜故士喪禮云卜宅

是也家不寶龜者謂尺二寸之大龜也大龜出蔡國

因名曰蔡邢疏及左傳禮器疏引鄭君注與包注同

漢書食貨志曰元龜距再長一尺二寸直二千一百

六十為大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為壯貝十

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

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元龜為蔡非四

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其曰居者猶言藏龜守

龜也漢書張湯傳居物致富注居儲也書懋遷有無

化居字亦作窟賈賦氏以大夫而藏一尺二寸之寶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五十四 明敬書 約圖刊本

龜其僭也其不知禮也家語饗說苑權謀篇漆雕憑對孔子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三大夫之賢不賢憑不識也子曰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下乎是則臧氏之智代不如前而孰知其先代之藏龜已貽誚於智者也左傳襄公廿三年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求後於魯且致大蔡焉杜注大蔡大龜昭公廿五年傳臧會竊其寶龜僕句以下僭而吉注僕句龜所出地名是臧氏所藏之龜非一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六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有蔡又有僕句屢為子孫所乞靈然則文仲之藏寶龜也若預知龜之大有造於臧氏者而不恤越禮犯分焉斯又文仲不智之智也若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之寶龜公羊傳曰龜青純是則魯國之守龜而非即臧氏私藏之大蔡也全謝山以蔡為守龜以臧孫世為守蔡之大夫又據陸農師明堂位封父龜注謂即封父之繁弱以大蔡一名僕句一名繁弱朱氏說文通訓又謂大蔡名僕句者其形偃僕偃句也即龜人所掌之天龜爾雅釋魚之俯者靈要皆無稽之

談也

包注云云疏曰邢疏引世本魯孝公生僖伯疆疆生哀伯達達生伯氏鉞鉞生文仲辰辰是公子疆曾孫也疆字子臧因為氏諡法解道德博厚曰文云龜出蔡地因為名者漢書食貨志如淳注引經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書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古曰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瓚說非也包云國君守龜者據禮器諸侯寶龜而言天子亦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六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通稱君也云長尺有二寸者大龜尺二寸始名為蔡說文龜字下云龜龜甲邊也天子龜巨龜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漢書孟康注再龜甲緣也巨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段注謂尺二寸之龜言其廣不言其修曰尺曰寸皆謂兩邊相距也

山節藻梲 注包曰節者栒也刻鏤為山也梲者

釋文藻音早梲本又作棧章梲反藝文類聚引梲作棧據爾雅疏節為案之借梲為棧之借

正義曰左文三年傳疏引鄭君注曰節栒也刻之為山梲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

非文仲所當有之意與包注同蒙案山與藻古人多
施於刻繪尙書十二章衣繪以山裳繡以藻周禮典
瑞王執鎮圭璋刻四鎮之山明堂位曰山巽夏后氏
之尊又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考工記山以章荀
子曰天子山冕書大傳曰山龍青也藻火赤也而後
漢與服志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是物數各
有限制無容僭也惟天子以山與藻飾宗廟明堂位
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鄭注山節刻
構盧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禮器注云宮

明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五

十四明敬書

約圖刊本

室之節士首本大夫達棧諸侯斷而藹之天子加密
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廟
飾其不知禮孰甚焉當時齊之管仲亦僭此制故禮
器云管仲鑊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雜記
云管仲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
上也漢書貨殖傳序諸侯刻桐丹楹大夫山節藻梲
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梲並
指宮室奢侈而言與居蔡本不相聯屬乃或據爾雅
十龜神靈攝竇文筮之外又有山澤水火之四種謂

龜性喜山水因刻畫山藻於居龜之室以悅其神不
知龜掌於太卜或藏於太廟其室名爲楨季氏篤龜
玉毀於楨中是也其室又可懸史記褚先生說今高
廟中有龜室置室西北隅懸之是也不聞古人別有
居龜之室而可刻畫山藻者也

包注云云疏曰爾雅釋宮開謂之楨楨謂之棗古本
棗作節據郭注開爲柱上構亦名枅又曰枅棗卽楹
也據李巡注構楹一名節皆謂斗拱也是注上斗拱
有開楨枅棗楹枅枅之名也據說文格構楹也構楹

明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五

十四明敬書

約圖刊本

柱上枅也枅屋構楹也楹屋枅上標也是枅枅構爲
一物楹又爲一物段氏云辭注西京賦曰楹斗也張
載注靈光賦曰楹方小木爲之楹在枅之上枅者柱
上方木斗又小於枅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焉靈光
殿賦層楹曲枅之下又曰芝楹攢羅景福殿賦蘭楹
積重之下又曰機楹各落此可證楹與枅非一物爾
雅渾言之說文析言之然許君又引爾雅曰楹謂之
枅者欲見渾言析言兩不相背此包注所由以節楹
爲一物也案廣雅云構謂之枅曲枅謂之樂枅謂之

管釋名樂繼也其體上曲繼拳然也斗在樂兩頭如斗也御覽引爾雅并謂之疾說文繫傳云斗上承棟者橫之似并然西京賦結重樂以相承辭綜注繼柱上曲木兩頭受榿者逸周書復格孔注云累芝柄也靈光賦張注云芝柄柱上節小方木爲之長三寸然則枅爲柱上大斗拱樂爲斗拱上之曲木格爲樂上兩頭之小斗拱然後乃架梁焉細分之又有三者之異又爾雅宗廟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椽郭注侏儒柱也李巡注梁上短柱也一作椽釋名椽儒梁上短柱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主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椽儒猶侏儒短故以名之淮南子主術訓注侏儒梁上戴蹲跪人也蓋宮室之制南北爲梁東西爲棟其次爲楹爲殿古多擡梁屋梁上短柱所以承棟而飾以藻文或蹲跪人也藻說文作藻水草也詩采蘋傳藻聚藻也陸璣疏云藻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可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案上一種卽爾雅郭注之大葉馬藻後一種卽爾雅之蒼牛藻左傳謂之蘆藻釋文藻水草有文者也鄭君注巾車云藻水草蒼色而書大傳云

藻火赤蓋伏生單據火而言之猶據山而云山龍青非繪藻兼有二色也

何如其知也注孔曰非時人謂以爲知也

釋文知音智皇本作智

正義曰左傳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其不知者三下展禽妾織蒲廢六關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爰居三不知也杜注作虛器謂屠蔡山節藻稅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是譏其僭侈而不知禮也正與此經古注合朱注依張子說謂文仲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主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刻山畫藻於藏龜之室以諂瀆鬼神說本陳孔璋龜賦云山節藻稅既輶且橫然詞人之賦隨意牽引本不可爲典要而文仲之非禮不必刻山畫藻而卽其世藏寶龜之意諂瀆鬼神已可概見黃先生曰易言探賈索隱鉤深致遠莫大乎蓍龜是卜者古聖所爲與神物以前民用書大誥諸篇屢言吉卜見天心之向背有定禮卜喪祭時日以神意之遠近難知此皆輔道稽疑示不敢自專之意也若凡事必乞靈於神而加之以諂媚則誣己并誣神矣決是非之辨者不

以禍福移知成敗之機者不以險易惑卜以決疑不
疑何卜兵家所以操勝算也與塊以為天賜鹽腦以
為得天雖曰誑言其識定也殃慶各以類至而君相
之一言一動尤與庶徵之休咎相關野木生朝而太
戊與野鳥入廟而武丁治龍門諉為不覲而子產之
於鄭亦卒不為患君子謂天心仁愛告之災譴以冀
省惕而君相有造命之權修德可以弭災也漢書谷
永曰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德行求福故祭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五

圭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顏氏家訓雜藝篇曰
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可慨也夫

孔注云云疏曰云時人謂其知者左莊十一年傳文
仲言宋國之將與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
人其亡也忽焉僖公二十年傳論宋襄之無成曰以
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文公十八年傳季文子
述其言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
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襄公
二十四年傳穆叔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先大夫臧文仲既沒言立雖久不廢此之謂
不朽是當時固有稱其知者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注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闞名穀字於菟

三仕為令

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何如子曰忠矣

釋文慍紆問反皇本高麗本何如下有也字御覽品
藻門引仕作任

正義曰朱注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金仁山考
證曰左傳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闞班殺子元闞穀於
菟為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為令尹二十八年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五

圭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玉卒為呂臣為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為令尹其後
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闞般為令尹則是卒
之時又為令尹也卒而子般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
考子玉呂臣子上之闞子文大率執其政而代之缺
歟是蓋據闞宋之役子文先子玉治兵而以爲執其
政也全謝山曰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為令尹至僖公
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為呂
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
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宣公四年子越之亂追紀

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而爲令尹而仁山先生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尙可以爲忠然則子文爲令尹者再其初以讓人其後卒於位原無所謂罷黜也今攷顧震滄楚令尹表成嘉之後卽繼以鬬椒並不言鬬般亦無子文再爲令尹之事周燭齋云子文之卒在越椒未知政之時其三仕三已當在成王之世自初爲令尹以至遜位子玉二十八年之中蒙案此論雖亦出於意度而依據國語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五十四

明發書

約園刊本

國策較爲近情汪容甫三九釋謂三者數之成九者數之極古人措辭往往約之以三九以見其時之多且久此言語之虛數也國語楚鬬且曰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或謂其逃富曰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又國策云子文因鬬般之殺子元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三仕不喜三已不愠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勤於社稷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

者必害故其爲政度人以用人溥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遑他恤蓋子文執政二十八年在位不可謂不久後歸子玉讓賢不可謂不誠而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始終如一日進退無二心所謂三仕三已者不過形容其盡忠謀國之專且久猶柳下惠之三黜士師范蠡之三致千金管仲之三戰三走三仕三見逐於君不必拘以爲實數也故莊子田子方篇呂覽知分篇史記循吏傳又以三仕三已屬孫叔敖此在好學深思者心知其意不然如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肱可三折而人可九死也哉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五十四

明發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左氏宣公四年傳初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皇疏引范甯曰子文是諡也釋文穀作穀奴斗反本又作穀借字也於菟音烏塗玉篇作麋麋俗字也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注曰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釋文知如字鄭音智下同焉於虔反下同

正義曰釋文謂未知鄭君讀作智皇疏引李充曰進

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臣之至也

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

之子不可謂仁也李說與鄭君合而皇氏以為不及

孔注蒙案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

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

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主六四明蒙書 約圖刊本

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

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

復治兵於蔦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杜注謂子

文將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為賈曰子之傳政於子

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剛

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然則

子玉之敗子文之舉也舉以敗國不智孰甚焉雖能

料越椒之必滅知若敖之將餒何後智而前愚耶故

論衡問孔篇云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

乘敗而喪其厥不智如此安得為仁中論智行篇云

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為仁乎

是古說多與鄭注合漢書人表引此經師古注曰言

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蓋人表分九

等上上為聖上中為仁上下為智夫子重言仁孟子

兼言義惟有智斯有才乃所以精義而入神全仁以

成聖故管子天下才夫子亟許其仁孟武伯問由求

赤三子之仁而夫子先論其才此章上言臧文仲之

不智下言甯武子之智愚文意正相聯絡古說不可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主五十四明蒙書 約圖刊本

易也

孔注云云疏曰邢本以此注為何解誤脫孔曰二字

也

惟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注孔曰皆齊大夫也崔杼

偏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四匹馬違而去之也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

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

曰清矣注孔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杼無有可止者也

釋文崔子鄭注云魯讀崔為高今從古弑施志反本又作殺同乘繩證反乘唐石經避諱作奔皇本之一

邦作之至他邦考文足利本作至一邦高麗本上則下有又字之一邦作之一邦

正義曰朱注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
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蒙案古者車馬
出於田賦每田一成出車一乘馬四匹十乘馬四十
匹乃十成之田采邑之大者也然不曰有采十成而
曰有馬十乘猶左傳鶴實有祿位不云祿位視卿而
云乘軒子見冕者惟卿有元冕不云見上大夫而云
冕者此古人言辭之曲而致焉者也故三仕三已約
其數以見其多有馬十乘文其詞以致其曲善讀者
會其意不以辭害馬可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八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田齊世家完卒諡敬仲敬仲如
齊以陳字爲田氏仲生穉孟夷夷生湑孟莊莊生文
子須無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
子乞廣韻崔齊丁公之子食采於崔因以爲氏左傳
崔杼事齊惠公有寵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
衛旣而復歸靈公八年使杼爲大夫慶克佐之初公
廢太子光及公疾杼微逆光而立之是爲莊公崔
杼殺高厚而兼其室莊公四年將伐晉崔杼諫弗聽
莊公六年魯襄公之二十五年也齊棠公之妻東郭

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
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
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過困之大過示陳文
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
石據于夷黎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釐也何
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
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
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
於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八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閒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
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
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
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
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
近於公宮陪臣干擲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
之中股反隊遂弑之崔子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
相又襄公二十七年傳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取東郭
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

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封與盧蒲癭謀癭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癭帥甲以攻崔氏遂滅之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癭復命於崔子且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五 公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此崔杼之始末也又襄公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遂伐晉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又襄公二十四年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啓疆如齊聘且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又二十八

年傳齊侯朝於晉宋之盟故也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事後賄禮也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又慶氏之亂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亂作公懼陳文子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請戰弗克遂出奔考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至二十七年春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則文子自出行及復反止二年耳此陳文子之始末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五 公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正義曰皇疏引顏延之曰每適又違潔身者也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汙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全謝山曰陳文子之本末大不可問崔杼弑君文子實早知之是時崔慶雖強然文

子亦甚為莊公所用父子皆被任使而文子陰陽其

閒與聞弑逆之謀絕無一言坐待禍作無論其出奔

之事不知果否即有之而不久遽還仍比肩崔慶之

閒觀其亡而竊政其後父子相商得慶氏之木百車

而戒以慎守是又絕不可與蓬伯玉之出近關者同

日語也蓋陳氏之大也成於桓子而肇基者文子熟

看左傳踪跡自見誅其心絕不可謂之清而聖人第

就子張所問而論之不及其他亦忠厚論人之法也

蒙案子文處有道之邦不及甯武子之智故知子玉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八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有功而不能料其敗知越椒之必滅而無以弭其

災而其所謂忠者知霸圖不知王道朱子謂其相楚

皆僭王猜夏之謀則其智為小智究不足以言仁也

文子處無道之邦又不及甯武子之愚故知崔杼之

將亂而隱忍於幾先知慶封之必亡而覲冀於事後

而其所謂清者知身家不知君國朱子謂其仕齊失

正君討賊之義則其智為私智更不足以言仁也蓋

仁非智不全而小智與私智不可以言智即不可以

成仁然後知甯武子之智為真智武子之愚乃大智

之若愚比事以觀夫子不許二子之智者或許武子

以仁乎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注鄭曰季文

孫行父也文證也文子忠而有賢 子魯大夫季

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 釋文三思舊反又如字皇本高麗本再下有思字唐

石經斯作思三國志諸葛恪傳注引同

正義曰皇疏引季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

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算是以曾子三省其身

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

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八十五 明叢書 約圖刊本

緣乃至三思也其解斯可矣與聖人善人章相類說

與鄭注皆謂文子未必有三思也張子韶論語絕句

云或能再矣斯猶可何況加之以三思是以文子實

有三思也而要皆以三思為思之善朱注引程子曰

為惡之人未嘗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

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或問云天下

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

揣之則利害得失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

每事三思如使晉而求遺喪之禮以行可謂審矣然宣公弑立則爲之如齊納賂而請會及公薨未葬則又背之而逐其所任之臣豈非思之之過而反牽於計較之私歟是朱子以三思爲思之過黃先生曰朱子謂思而得之方是一思是也再斯可者覆審焉而斷決行也三思則反覆精審之尤有加也張平子東京賦云必三思以願愆是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當時稱許之辭如此文子行事之善或由再思或由三思其行事之失者或累所私或偏所蔽雖稱之以一

明學子論語集注卷五 六十四 明義書 刑圖刊本

思而不得也夫子言思苟得正再思斯可而文子所思所行之得失俱可見矣是聖言之寬簡得中也蒙案心之官則思思以得爲主不思而得聖人之生知也思則得之君子之思誠也物有本末思必精義以入神事有始終思必極深而研幾大學之能慮必止至善以爲歸中庸之慎思要貴明辨而不惑曰睿作聖思之所以不厭周詳也今觀文子之行事宣公之失德不敢言襄仲之弑逆不能討於是納賂於齊侯定公位以固寵黜賞於莒僕矚君短以奪權追歸父

用而隱恨其讓宣公薨而始謀欲去前既不正殺嫡立庶之罪後無以辭父死子逐之嫌至於作武宮而假人以銘功不思立武之由已取美積而虧姑以成婦不思無禮之及身此猶其小焉者也生平行事瑜不掩瑕文子豈未致思乎而當日固稱三思也文子豈真三思乎而何以仍若未思也蓋思以得爲主思而得也思之再三不爲多思而不得也思之千萬亦無益是猶楚子文之小智陳文子之私智究不如甯武子之矢智若愚而足以成仁也

明學子論語集注卷五 六十五 明義書 刑圖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春秋文公六年經書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曰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遺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禦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注所謂文子三思也是文子即行父也謚法解道德博聞曰文古本作博厚不必及三思邢疏及作乃皇疏云孔子美之言若文子之賢不假三思唯再思此則可也斯此也是以三思爲有餘又一通言再過二思則可也是以三思爲不足皆非注意黃先生謂文子雖舉事寬過未必有三思之

密也故注云及

子曰甯武子注馬曰衛大夫甯俞也武諡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注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釋文甯乃定反知音智皇疏本作智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御覽兩引皆同詩抑傳引邦諱作國

正義曰朱注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

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

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

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

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毛大可謂

明男子論類纂卷五 全四國明微書 約國刊本

古者公族大夫父死子繼成公元年武子之父莊子

速猶會盟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可知武子未

事文公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朝也陸稼書謂春秋父

子並時在朝者甚多閻百詩全謝山廣引左傳以證

仍依朱注以有道屬文公時趙鹿泉謂成公自賴彙

體之從爰及返正享祚三十餘年屢同諸侯之好罕

被大國之兵先之卜遷避狄以定三百年遠模至於

外平晉魯內返匡戚此可謂有道之時皆武子力也

是又以有道屬成公時彙案讀書論世當會其意不

可泥其辭此章本論武子之人品非為武子作年表

所謂可及不可及者特以行之難易為抑揚非以時

之先後編次序今攷武子之生平所得稱為智者如

左僖三十一年傳卜遷帝邱成公夢康叔命改祀相

甯武子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節何事相之

不享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開成王周公之命祀又文

公四年傳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

不辭又不答賦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

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

明男子論類纂卷五 全四國明微書 約國刊本

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

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干大禮

以自取戾是其博通典禮恪守王章智已不可及矣

然以其愚者較之則其智猶為可及也而其事則成

公時也乃杜氏解左傳遂以不答彤弓不辭湛露為

卽愚之不可及由誤會孔注佯愚之意皇疏引王朗

云韜光潛采運智所得緣有此智乃有此愚孫綽云

晦智藏明全身遠害飾智成名者易去華保性者難

由是古注相沿至魏晉時有以浮此取容之術稱

爲甯武子之愚而集注引程子尙有沈晦免害之說
是蓋以成敗論人然觀武子當日之事何嘗有所沈
晦亦無所謂佯愚也考之左傳晉文公之出亡也曹
衛皆不禮焉既而反國魯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將伐
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
鹿晉侯齊侯盟於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
牛晉與楚戰於城濮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
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
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
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
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
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自
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
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是
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
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欵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
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

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五 九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股而哭之欵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會於
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緘莊子爲
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緘莊子謂甯俞
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眞諸深室甯子職納
囊餼焉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三十年晉侯使醫行
醜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醜不死僖公爲之請納玉
於王與晉侯皆十數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
欵治墓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治殺元咺及子
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
遇疾而死治董辭卿此皆甯武子處無道之時也觀
其一往直前百折不懼知有君不知有己不畏死亦
不料生本忠孝之至誠擔君國之重任惟其愚所以
立天經地義惟其愚所以維世道人心是非天性篤
擊者不克有此愚亦非學問深沈者不能及其愚此
其愚乃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之大智若愚是乃智之
神仁之至而義之盡焉者也然在武子當日惟自盡
其忠而已初不自知其爲愚亦無暇計及其爲智而
卒能保其身以濟其君者卽其愚之所感通而非其

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五 九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智之所逆料是其不可及者正在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之真愚而不在韜光潛采沈晦免害之佯愚也故自天王盟主以至列國臣民亦唯其鑒其為忠並無議論以為愚而自其有道時之智以較之似覺其處無道之若愚而孰知其愚也不僅所以為智也乃其所以為仁也吾得而申之曰邦有道其智可及也邦無道其仁不可及也是豈楚子文之小智陳文子之私智所能及及其智而可及其仁

馬注云云疏曰春秋文公四年經書衛甯俞來聘左

明學子論彙解疏 卷五

五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傳曰甯武子來聘是武子即俞也諡法解剛彊直理

曰武

孔注云云疏曰云佯愚者佯俗字皇本作詳借字也

史記吳世家公子光詳為足疾索隱偽也蘇秦傳詳

僂索隱詐也正字當作陽漢書田儻傳陽為縛其奴

注陽即偽耳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注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釋文與並首餘斐芳匪反吾黨之小子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禮表記疏引同史記世家引不知止有吾字與作平皇本高麗本裁之下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

明學子論彙解疏 卷五

五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也蒙案孟子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孟子連敘一章因夫子之思狂簡而并論狂獯蓋中行之次為狂又其次為獯簡有簡略簡約二義狂者有為而過於簡略獯者有守而過於簡約故必裁制焉而始歸於中正孟子以琴張曾皙牧皮為狂士獯則原憲季次之流也舉狂則獯可知舉狂之簡則獯之簡又可知此可通貫而

互會者也然則狂簡之成章何也考之說文錯畫爲
文樂竟爲章分別其文章爲斐斐然者文辭之有條
有理自成一家人言者也故大學注以有斐爲有文章
貌詩巷伯傳以斐爲文章相錯太元文斐如卻如
即大易之文蔚文炳也蓋狂者抗懷天地喜爲高遠
之談獵者躡跡古皇好作精微之論柱下史之道德
五千言漆園吏之寓言卅三篇其成章不可謂不斐
然特無所裁制而不免爲異端也夫子周流已老道
終不行意欲歸而與及門弟子刪訂詩書考正禮樂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九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亦知其各有論撰條理可觀特欲裁制以歸於中正
而不使流入於異端此正不得已而以言教天下萬
世之苦心也所謂裁者裁其文辭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簡大也者爾雅釋詁文又釋訓簡
簡大也孔意謂大者始可裁制於可也簡訓寬略寬
略則大也孟子趙注謂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
亦以簡爲大也妄穿鑿謂不知而妄作焦理堂以孔
注斐當作匪字然古人用然字皆形容之詞斐然者
形容其文辭之炳蔚不得爲匪然而又言成章也孔

子在陳思歸史記世家以論語之歎爲在季康子召
冉求時以孟子所記爲主司城貞子時朱子以爲不
然蓋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也釋文謂此章孔注與
孟子同與鄭解異不知鄭君作何解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注孔曰伯夷叔齊
孤竹國名也

正義曰史記伯夷傳引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
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九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
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
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
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
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
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

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
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太史公蓋疑其辭之有怨
而不合於聖言也蒙案夫子嘗謂伯夷叔齊不降其
志不辱其身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
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其
節之清介誠有如程子所云推其所為將不容於世
必負石赴河乃已者故後世有不食周粟采薇餓死
之說豈知夷齊之心光明正大過而不留如光天化
日絕無一毫芥蒂凝滯其節雖極清介而其量又未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左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嘗不寬宏孟子以為聖之清實清之聖者也故讓國
之逃也不過為父兄之天倫迨父命不違倫敘不失
夷齊亦惟各盡其心而豈有遺悔於後日叩馬之諫
也不過為君臣之大義迨人心已定天命已歸夷齊
亦惟自行其志而何嘗追錄其前非所謂不食周粟
者程子以為祇是不食周祿非餓而不食於以知采
薇之歌及汲冢等書所云山亦周山薇亦周薇之說
皆好事者謂其隘而附會之也皇疏云念猶識錄也
舊惡故憾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惟夷齊忽

然忘懷有人犯己己不怨錄之所以與人怨少也則
是怨字當與怨乎之怨一例解均為留憾於心也求
仁得仁既無留憾於己不念舊惡更無留憾於人大
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夫子論伯夷叔齊之行曰不克
不忌不念舊惡程子嘗謂韓子頌伯夷之介夫子說
夷齊之心又以為此清者之量謂其不怨武王也朱
子從邢疏謂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
夫夫子以聖識聖以知心之人作原心之論何必推
驗於人哉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左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
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父姓墨白名
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
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葛兄弟相讓不復立也釋文
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伯長也夷謚
一本名元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夷
齊名見春秋少陽篇蒙案少陽篇今無可攷史記索
隱謂孤竹君是湯三月丙寅日所封夷齊軼傳見韓
詩外傳呂氏春秋今一書亦無其事路史云怡姜姓

也禹封怡以紹烈山是爲墨胎湯初析封離支是爲孤竹漢書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注伯夷之國也其君姓墨胎氏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馬氏釋史引列士傳謂夷齊讓於異母弟伯僚陶氏輟耕錄引吾衍說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初音怡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遠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集證引吾衍閒居錄云憑夷齊之弟一曰異母弟見烈士傳或云名遠字公望要之年遠代溼姓名封國皆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五

卷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可得而攷正矣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注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醯焉乞諸其

鄰而與之注孔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也

釋文醯呼西反亦作醢五經文字云俗字也考文補遺古本或下有人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朱注微生高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

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

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叔子曰微生高所枉

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日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

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子而干駟萬鍾從

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朱子或問曰設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善夫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恩欲己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高之用心矣蒙案此章夫子明直道非爲譏微生當與直躬章參看孔注斥其用意委曲朱注又謂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攷之釋文舊本下章無子曰二字則通二章爲一章巧令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五

卷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便辟既飾貌以文奸匿怨友人復隱情而藏險比類以觀則微生之周旋委曲難保無私意於其閒史貴直者也左太史之所恥恥其曲而不直也

孔注云云疏曰國策鮑彪注云尾生再見燕策蘇代

言其名爲高謂卽論語微生高莊子盜跖篇漢書人

表注俱云尾生卽微生高微尾古同部通借豈卽一

人歟欲沽直而非直欲踐信而非信高非所高者微

乎其微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注孔曰足恭便辟之貌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注孔曰左即匿怨而友其人注孔曰心內相左三明
恥之三亦恥之

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匿女力反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是陸氏所定本無子曰字也

正義曰精義范氏云巧言令色足恭外為諂也匿怨而友其人內為詐也夫惟外不為諂內不為詐則不愧於天不作於人朱子語錄云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或謂不必說到邪佞乞憐奸險報復轉涉深文不足以發其愧汗蒙案巧令足恭

明學子論語集注卷五 一百四十四 明學書 約圖刊本

正惟邪佞乞憐所以可恥匿怨友人者楊子法言云友而不心面友也是無所謂怨也亦無所謂匿也皇疏引范甯云藏怨於心詐親於形外是指奸險陰惡如魏武盧杞一流繆為恭敬城府既深稍有嫌疑睡眦必報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快其人沈摯慘刻不但可恥而可痛恨也所謂可恥者蓋指小人女子之流與巧令足恭者同為一類大丈夫事君交友道同則合不合則去必不肯枉道以求容惟女子與小人卑鄙性成素無氣節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其怨也缺

望本起於見疏其匿怨也隱忍以圖其狎暱既易親而易怨又忽忽而忽親無非無刺忍氣吞聲合汚同流闌然媚世是直鄉愿而為妾婦之道委曲以求容悅者也巧言者曲於口令色者曲於面足恭者曲於體而匿怨者更曲於心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亦失其羞惡之本心而已矣夫子所以思見剛者也

明學子論語集注卷五 一百四十四 明學書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足恭便辟貌者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為有者也又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以足與口二者對言禮表記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又以足與色口三者連言釋晴江臧鑑堂等引之以證孔注是足當如字讀與上言色並列為三事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不失足於人也正顏色斯近信矣不失色於人也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不失口於人也而三者之反如夫子所謂損者三友友便佞即爾雅之籛條口柔也友善柔即爾雅之戚施面柔也友便辟即爾雅之夸毗體柔也李巡注巧言

好辭以饒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
屈已卑身以柔順人曰體柔詩板無爲夸毗孔疏夸
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季氏篇馬注云便辟巧避
人所忌以求容媚者皆與孔注相合是巧言爲便佞
口柔者也合色爲善柔面柔者也足恭爲便辟體柔
者也漢書趙敬肅王傳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其類
注其讀曰恭謂便辟也僞尙書問命篇巧言合色便
辟側媚孔傳卽以足恭訓便辟所謂便辟者邢疏以
爲前卻俯仰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音讀如避不當

明字論語集注卷五

二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讀爲僻髮臂卽馬注所云巧避人所忌蓋盤旋退避
善承人意以示謙恭黃先生謂指趨踰奔走甚而屈
膝一流推廣言之也自皇疏引繆協云足恭者以恭
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邢疏又一說云足成也謂
巧言合色以成其恭取媚於人朱子遂訓足爲過而
與上一事不類矣云左邱明魯太史者史記十二諸
侯年表云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
意失其真故成左氏春秋傳漢書藝文志春秋左氏
傳三十卷國語二十一篇皆魯太史左邱明著又司

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
事以爲之傳又復纂異同爲國語而劉向劉歆杜預
輩皆言邱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又謂左邱
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是
皆以論語之左邱明卽作春秋傳之魯太史說與孔
注合故皇疏云左邱明受春秋於仲尼者也自唐啖
助趙匡不知何據謂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是非
或謬於聖人非卽論語之邱明故朱注以爲古之闕
人如史佚遲任之類明季本作私攷謂左氏立言已

明字論語集注卷五

二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雜秦制如臆者秦之祭名酌者秦之飲名庶長者秦
之官名也又謂左氏卽古記言之左史漢初出於張
蒼之家疑蒼與其徒掇拾而成毛氏大可已辨其非
左氏職掌太史故於天道鬼神災祥卜筮之類備書
於策或譏其失爲巫汪氏容甫又釋其疑至於史官
貴直而措辭多曲故杜氏謂其微而顯志而晦婉而
成章如傳所稱君子之評論大抵皆隱現反覆之詞
在好學深思者善會其意不得以爲是非或謬而疑
其非邱明所撰也惟史記漢書既稱曰左氏春秋傳

而太史公又謂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故姓譜有左氏
又有左邱氏段懋堂文集以左爲姓邱明爲名辨論
纂詳朱竹垞經義考又以左邱爲複姓因避孔子諱
而稱左傳其說據廣韻邱字下引風俗通以邱姓爲
左邱明之後乾隆年間有欲以邱姓人承充先賢之
後者禮部力駁始廢其議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釋文盍戶臘反說文作盍

正義曰皇疏云卑在尊側曰侍侍孔子也文選思元

明學子論語集注疏 卷五 一頁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賦注引鄭君注曰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注孔曰憾恨也

釋文憾戶關反皇本敝作弊唐石經初刻無輕字宋人妄增之也

正義曰車馬衣裘語見管子小匡篇及外傳齊語子

路本用成語故唐石經初刻及皇邢二疏本均無輕

字後人因雅也篇衣輕裘而於石經旁注輕字遂相

承而誤曰虎通義綱紀篇引論語與朋友共敝之作

一句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

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張橫渠論語說云仲

由樂善故車馬衣裘與賢者共敝是古本無輕字以

願車馬衣裘略讀與朋友共敝之爲句一切經音義

引又以其敝之而無憾爲句朱少白謂語意直捷尤

得先賢氣象蓋未敝之時已有其敝之意不待既敝

而後無憾也朱子訓衣爲服之以其字絕句誤從今

本今讀也蒙案聖賢之言志志者志於仁也故袁宏

後漢紀光武論云孔子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爲先蓋

以此章爲論仁也仁必與人相親偶內而父子兄弟

外而家國天下舉朋友則內外概之矣小而解衣推

明學子論語集注疏 卷五 一頁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食大而博施濟眾舉車馬衣裘則大小準此矣子路

勇於爲義而有志於求仁故物我無間隔之私饑溺

有相關之隱非效蒙莊之達觀脫略其胸襟非慕任

俠之好施矜言夫意氣卽其所言以推其所願實與

天子顏淵之所志不分兩事但有安勉廣狹之殊而

爲強恕求仁之學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憾恨也者中庸人猶有所憾鄭注

恨也左傳宣二年以其私憾成二年釋憾於敝邑之

地哀二年美哉猶有感釋文本皆作憾蓋感以喜心

則為慕感以哀心則為傷感以怒心則為恨故說文
正字祇作感云動人心也憾俗字也皇疏又一通以
無憾為敵朋友衣馬而不慚憾引殷仲堪云用人之
財不覺非己推誠開往感思不生此直忘情而非求
仁者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注孔曰無自稱己之善也無施勞注孔曰無以勞事禮施於人也

正義曰朱注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

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是皆以克己言孔注上句

之意也俞碩園謂伐善當言伐人之善施勞當言

明學子論語集注疏 卷五 一頁四明黃書 絳圖刊本

施人以勞役之事是皆以及人言孔注下句之意也

蒙案此章所言皆有志於仁之事仁者能好人之所

好惡人之所惡人之所好者善是也不自伐其善乃

能公其善於人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也人之所惡者勞是也不施人以勞乃能任其勞於

己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也為善為勞好

與惡雖分兩事不伐不施人與己總屬一心此即克

己復禮之功恕以行仁之道也顏子有若無實若虛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其不伐善也可知荀子

哀公篇韓詩外傳二新序五載顏子之言云舜不窮
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其
不施勞也又可知志於仁而三月不違用其力而一
閒未違可謂聖人之亞矣

孔注云云疏曰以伐為稱伐者左襄十二年傳小人

伐其技以馮君子注自稱其能為伐賈子道術篇功

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為伐論衡謝短篇吏上功曰伐

皆與孔注合皇疏引李充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

莊以施為置施者施乃岐之借說文岐數也文選閒

明學子論語集注疏 卷五 一頁四明黃書 絳圖刊本

居賦陰謝陽施注施猶布也數岐猶布置也朱注張

大之意乃侈之借謂不敘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注孔曰懷歸也

釋文少詩照反

正義曰皇疏云願己為老人必見撫安朋友必見期

信少者必見思懷也若老人安己己必是孝敬故也

朋友信己己必是無欺故也少者懷己己必有慈惠

故也樂驩曰敬長故見安善誘故可懷也朱注老者

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
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外注程子曰
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
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差爾又曰子路
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顏子不自私
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
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
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陸稼書曰此一
章見聖賢之心公而不私皆是萬物一體之懷總是

明明子論語集注卷五

頁四明錄書

綱目刊本

有志於仁但有大小之差爾子路之志與豪俠者不
同豪俠之輕財好施不過從意氣而來子路卻從義
理而發看得朋友與我痛癢相關車馬衣裘自不足
惜是萬物一體之懷也顏子之志與謙謹者不同謙
謹之抑然自下不過不敢自足顏子直是不見其有
得善是性分固有勞是職分當然伐施自無從生
是亦萬物一體之懷也夫子之志不是別有所願別
爲一事不過充滿其萬物一體之懷而已吾儒之學
不患其不公患不能盡公之量不患不去私患不能

盡私之類人已之間有一毫閒隔便是吾性之虧有
一毫凝滯便是吾心之疵故老友少者人不一而皆
吾休戚相關之人安信懷之事不同而皆我病痲乃
身之事雖天地猶憾堯舜猶病而總無一毫閒隔雖
親親有殺尊賢有等而總無一毫凝滯廓然大公物
各付物此是天地一元之氣運行於上而萬物各得
其所氣象夫子嘗有志焉不覺隨口流露所以平日
自勵則曰慎忘食樂忘憂惟恐有負此志也教人則
曰博以文約以禮欲其其求此志也顏子之欲從未

明明子論語集注卷五

頁四明錄書

綱目刊本

由者此志子路之未足以感者亦此志也兼案程子
所謂子路求仁者強仁也顏子不違仁者利仁也乃
若夫子之安仁極其功雖堯舜其猶病充其量雖天
地其猶憾故真西山謂學者當從子路之忘私起李
安溪謂聖賢相隔分量只在三無字三之字上分別
此以見安勉之殊二子言願而夫子不言願者承願
聞子之志而不容贊說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懷歸也者詩匪風懷之好音傳歸
也釋名懷回也本有去意回來就己也亦言歸也來

歸已也皇疏本歸作安既來之則安之周禮小宰以
懷實客注亦安也皆一義之引申也皇疏又以爲思
懷說文懷念思也此懷之本義也意亦相足成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包曰
也言人有過莫
能自責者也

釋文訟自用反

正義曰朱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欺之也內
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
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

明明子論語集注卷五 聖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欺之其善
學者深矣蒙案顏子不貳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
喜皆善補過者也故記者因上章而類敘之然過不
曰知而曰見是直如眾目之昭彰而不由其隱匿過
且不徒曰訟而曰自訟是無所徵發而獨自痛懲不
待曉告而獨自悔治也且不徒曰自訟而曰內自訟
是不露聲色而根究分明不假攻錯而銷磨淨盡也
過出於不覺能見過則自知明訟惟欲勝人內自訟

則能勝已曰已矣乎惟恐不得見曰吾未見非終不
可見三句須一氣讀夫子非絕望之詞乃深望人改
過之意或以此欺在顏路請車子路結纒之後是泥
已矣乎之辭而害其意者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訟猶責者廣雅釋詁同說文訟爭
也易序卦鄭君注訟猶諍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釋文焉如字衛瑾於虔反爲下句首七經小傳本好
學下有者字高麗本同攷異作者也已

明明子論語集注卷五 聖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
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
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蒙案朱子據禮器甘受和白
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以忠信爲生質之美黃
先生曰忠信不好學中庸所謂賢者過之自期於心
無愧而不知所行之謬者也戴東原曰聖賢論行固
以忠信爲重然如其質而見之行事苟學不足則失
在知而行因之謬雖其心無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
此忠信不好學之過也釋文引衛瑾說焉讀於虔反

爲下句首廣雅釋詁焉安也荀子作案王伯申釋謂焉
猶何也乃也禮月令天子焉始乘舟三年問先王焉
爲之立中制節焉使倍之荀子榮辱篇故先王案爲
之制禮義以分之皆其例也皇疏引衛瓘曰所以忠
信不如邱者由不能好學如邱耳苟能好學則其忠
信可使如邱也是以忠信兼生質學力而言第觀會
子之三省忠信以爲先聖教之四科忠信居其半主
忠信所以昭威重而固德性言忠信所以行州里而
達蠻邦故皇疏又引孫綽云忠信之行中人所能存
全雖聖人無以加也漢書武帝詔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大戴禮曰百步之內必有
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曾子制言下曰昔者禹見
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所謂忠信者秉德之士也豈僅生質之美而無關學
力之優耶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五

重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五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六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雍也第六

釋文凡三十章注疏本分仲弓問子桑伯子原思爲之宰皆別爲一章朱注并之故

二十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注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考文補遺云古本南面下有也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朱注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

重有人君之度也王伯申經義述聞曰書傳凡言南

面有謂天子諸侯者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士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六

重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相見禮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面是也有謂卿大

夫者論語雍也可使南面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

子南面臨官史記樛里子傳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

爲南面是也蓋卿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無不南

面仲弓之德可爲卿大夫以臨民故曰可使南面也

文選思元賦注引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

以爲卿爲卿則南面臨民矣而包注皇疏皆謂仲弓

之德可使任諸侯治非也身爲布衣安得僭擬於人

君乎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

面者數人亦誤以南面為諸侯之位說苑脩文篇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又誤以南面為天子之位矣蒙案魯語敬姜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是卿大夫亦有朝既有朝則必南面設之也儀禮喪服斬衰三年章曰君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是卿大夫亦有臣既有臣則必南面臨之也要之無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各有臨民之責即皆可稱南面之尊故朱子謂

明學子論語集注卷六

二四明叢書

新國刑本

其實洪簡重有人君之度而不必拘定其為天子為諸侯為卿大夫也

包注云云疏曰邢本作言任諸侯治釋文云一本無

治字一本作言任諸侯治國也檀弓疏引鄭君注言

任諸侯之治意與包注同左昭十三年傳子產曰鄭

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二十三年

傳魏子南面衛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

事非其任也魏舒晉大夫故南面為于位此皆目南

面為諸侯也諸侯聽政在路寢南面故云治國政若

饗燕之屬則在阼階西面矣

仲弓問子桑伯子

注王曰伯子書傳無見也

子曰可也簡

注孔曰以其能簡故

也

釋文桑子鄭反

正義曰朱注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

稱子桑戶者是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蒙案

此與上章記者以類相敘古本各自為一章朱子謂

仲弓因許已南面而問伯子據說苑實夫子以其有

居敬行簡之言而許南面意似較順黃先生謂可者

明學子論語集注卷六

三四明叢書

新國刑本

其人恬淡坦易有可取脫略之謂簡伯子所短在此也可也絕句簡又一句則是可者可其人非可其簡也

王注云云疏曰邢疏云子桑伯子當是一人故此注

及下包注皆惟言伯子而已左傳桑有公孫枝字子

桑釋文引鄭注云秦大夫似以子桑伯子為二人非

也朱子引胡氏疑為子桑戶者莊子大宗師篇云子

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二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

相與相為於無相為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魚相造乎木穿池而養給人相造乎道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又樂正子與與子桑友霖雨十日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謂子與曰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又山木篇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齊楚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

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漢書古今人物表列子桑子於中中楚辭云桑扈鳳行是其人與琴張為友孟子所謂狂士而未合於中道者也簡即狂簡之簡夫子惜其簡亦謂其太簡而不知所裁也

孔注云云疏曰此注皇本無孔安國字今從邢本文選絕交書注引孔注云簡略也周語不亦簡彝乎注簡略也與孔注寬略意合攷之說文簡牒也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書序疏引顧氏說簡長一尺二寸是本義為竹簡編約而用之故引申之義為省約然爾雅釋詁云簡大也釋訓簡簡大也故孔注因之訓寬略皇疏以為疏大無細行寬大與省約義正相反或以為欄字之借抑知簡與狂相因狂簡者才高意廣疏簡闕目脫略於情事即省約於禮文義雖相反而意實相成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注孔曰居身略則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注包曰伯子子曰雍之可也言然

釋文行下孟反又如字大音泰邢本大作太

正義曰朱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蒙案說苑修文篇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

明子論語集注卷六 六十四卦書 約圖刊本

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為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然則夫子

之可伯子特以其質美而又惜其無禮文無禮文則太簡而易野仲弓所論之太簡即夫子所稱伯子之簡而又申論簡之可在居敬即簡之可在合禮禮毋不敬意本一貫初非未喻可字之意而疑夫子之過許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簡本治身之美德書曰馭眾以寬臨下以簡簡又臨民之要道故諡法解曰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然必主之以敬而隨時振肅約之以禮而持守謹嚴始簡而能廉簡而無傲所謂為政以德居其所而垂拱以治也若一於

明子論語集注卷六 七十四卦書 約圖刊本

簡而不節之以禮文失之於易野則剛簡如嬴秦專任夫督責柔簡如魏晉遂至於廢弛而天下反從此多事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居簡而行簡者似乎簡然乃所以不簡可謂得其旨矣仲弓之問仁也夫子告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道也恕者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簡莫簡於是矣然必敬以持己而後可恕以及物故先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道敬恕合而邦家無怨臨民無乎不可仲弓之論居敬與修己以敬章實相表裏其得力於聖訓有

素而有不契合於聖心乎故深然之而許以南面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敬肅者說文敬肅也肅持事振敬
也爾雅釋訓肅肅敬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注

凡人任情喜怒違理觸瀆任道喜怒不過分遷者移也

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釋文好呼報反今也則亡或本無亡字即連下句讀

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曰字論衡問孔篇兩引一作哀

公問孔子文選懷舊賦注楊仲武諫注引亦有孔

子字無顏回者下好學二字幸說文作喬吉而免凶

也胡耿切字鑑云經典作幸誤幸尼輒切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八 四 勇 敏 書 約 圖 刊 本

正義曰朱注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

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

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

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

得也蒙案不遷怒克己之偏而勿敢違禮也不貳過

克己之私而勿敢越禮也顏子之問仁也夫子告之

以克己復禮蓋天地之生人命之以仁義禮智信之

五性又賦以喜怒哀樂愛惡欲之七情情者性之欲

情之過失在偏欲之過患在私往往不能盡合乎禮

義非禮即所以害仁而復禮要必先克己克己者克

其偏與私而已矣情欲大端在好惡遂其所好則生

喜喜之極則暢而為樂觸其所惡則生怒怒之極則

轉而為哀喜怒哀樂之失中由於己之偏而惟怒為

難制能克己以禮不敢妄逞其血氣雖或有怒而不

遷所謂皆中節而發乎情止乎禮義也目之於色也

耳之於聲也口之於言也四體之形於貌也視聽言

動之非禮生於己之私而有過而不覺能克己以復禮

不至再蹈其前非雖或有過而不貳所謂不遠復而

未嘗不知未嘗復行也顏子稟四勿之箴效七日之

復專用力於三月不違之候以冀一日克復之功觀

其怒之不遷則喜怒哀樂之無不中禮可知也觀其

過之不貳則視聽言動之更無非禮可知也黃氏勉

齋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

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銷霧釋方過之萌

瑕類其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而朱

子以為克己之功也然而才既竭而學將成命亦從

此短矣顏子之卒向無定說史記云年二十九髮盡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九 四 勇 敏 書 約 圖 刊 本

白蚤卒未言卒之年也淮南精神訓注云十八而卒
高誘蓋本列子云壽十八後漢書云顏子十八天下
歸仁似謂其學業著名之年也家語云三十一早死
史記索隱及邢疏引家語作三十二但史記言髮白
之年在二十九大約不離此二年卒者近是皇疏凡
應死而生曰幸應生而死曰不幸

何注云云疏曰何晏常謂聖人無喜怒哀樂王弼非
之以爲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
累遂謂其不復應物失之遠矣然觀何氏此注云任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道不過分當理不移易語頗平允豈因王氏之駁而
改正歟范文子謂喜怒哀類者鮮以類卽不遷也朱
子外注引程叔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可怒在
彼己何與焉朱子語錄曰聖人無怒何待不遷聖人
無過何待不貳程伯子與張子定性書云天地之常
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
無情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此皆參禪
之語反似清談家數矣易繫辭傳曰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

遠復无祇悔韓子本此著論曰所謂過者非謂撥於
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於其心則爲過
矣不貳者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
也朱子以爲不必問是念慮之過形顯之過但過不
可貳漢書谷永傳云毋貳微行出飲之過顏注引此
經云貳謂重爲之也且易明曰未嘗復行而乃過求
高深推之於言行未形之先反無以見顏子好學之
實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注馬曰子華弟子公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十二 明叢書 約圖刊本

西赤之字也六
斗四升曰釜也

釋文使所吏反爲于僞反釜音父史記弟子傳引冉
子作冉有

正義曰皇疏子華姓公西名赤冉子冉求也其母子
華母也請粟就孔子請也亦有容儀故爲使往齊國
但不知時爲魯君之使爲孔子之使耳朱注使爲孔
子使也

馬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
四十二歲集解引鄭元曰魯人云六斗四升曰釜者
說文本作脯云饋屬也或作釜左傳昭公三年晏子

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杜注云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考工記陶人爲甗盆甗皆實二鬴鄭注量六斗四升曰鬴與氏爲量改煎金錫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聲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鄭注鬴六斗四升也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此鄭君據九章粟米算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容一石爲率以推方尺深尺之鬴止得積六斗一升又八十一分升之五十九尙少二升又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明考工之量與當時算法不同詳見賈疏徐氏養原曰九章算術斛有三等粟一斛積二尺七寸劉徽曰謂方一尺深二尺七寸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菽苽麻麥一斛皆積二尺四寸十分寸之三此記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斛也而鄭注以米斛計之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升之數則非立方一尺明甚矣又據漢書律歷志以方尺之斛容十斗與

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六

士二四 明徵書 約圖刊本

記文尤不相符或云漢尺十寸故容十斗周尺八寸八八六十四故爲六斗四升此以平方之法算立方不知平方一乘以方八自乘得積六十四立方再乘以方四自乘得十六再以四乘十六得積六十四不能通爲一率也周禮康人曰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據鄭注以此爲一月食米之數與之以釜是僅足凶年半月之糧故再子意以爲少也歟

請益曰與之庾注包曰十六斗爲庾也

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六

士三 四 明徵書 約圖刊本

釋文庾俞甫反案庾從與不從與與隸變爲更經典借爲交老字
包注云云疏曰說文庾水漕倉也一曰倉無屋者詩甫田曾孫之庾鄭箋露積穀也是庾之本義爲倉庾引申爲廩匿段借爲量名說文又有斛量也引周禮弓人曰黍三斛一弓之膠雕無幾字既从斗爲量名大小不嫌通稱或卽庾之正字歟玉篇廩余主切器受十六斗是又以廩爲正字考之說文廩廩器也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廩與廩與卽廩廩之爲器猶庾之爲倉要之皆借字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申豐

曰粟五千庾杜注本賈逵云庾十六斗與包注同儀
 禮聘禮記曰十六斗曰簋鄭注江淮之間量名有爲
 簋者今文簋爲逾魯語云出稷禾秉芻缶米章昭注
 引聘禮記十簋爲秉簋作庾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
 藪藪一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是十
 六斗之量名當以說文之與爲正字庾匱逾藪藪皆
 爲借字與聲與俞聲其聲同在古音侯部也又考工
 記陶人庾實二穀鄭注豆實三而成穀穀受斗二升
 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是則庾實二斗四升與十
 六斗之庾大相懸殊賈疏謂庾有二法或謂陶人所
 作之瓦器不必盡與量器相符也據左傳鍾六斛四
 斗據聘禮庾一斛六斗是鍾大而庾小而廣雅云鍾
 十曰斛斛十曰秉則斛爲六十四斛秉爲六百四十
 斛此誤之顯見者也又左傳晏子曰陳氏三量皆登
 一焉鍾乃大矣杜注登一謂加舊量之一以五升爲
 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也
 而小爾雅云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
 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藪藪

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六 十四 四男 廣雅
 約圖 刊本

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則缶爲四
 斛鍾爲八斛是以豆區釜從舊數鍾獨從加數此又
 誤之顯見者也

冉子與之粟五秉 注馬曰十六斛爲秉
五秉合八十斛也

釋文秉音丙

正義曰成鶴泉云夫子在魯魯奉粟六萬在衛亦如
 之季氏賜粟千鍾而交益親華夫子設教弟子日集
 君大夫既多致饋從者各齋糧而來聚於一處統爲
 子粟以冉有善理財令典之如漢時都養弟子相類

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六 十五 四男 廣雅
 約圖 刊本

凡日食行糧及周助皆取諸此始請粟曰與之釜繼
 請益曰與之庾皆未與也冉子推夫子有加無已之
 情而竟與之以五秉與者冉子果則夫子之粟也本
 欲請之而與卒乃與之而告檀弓記伯高之喪孔氏
 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
 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冉子用意正與此同見古人所
 以爲師者無不至而不知其過厚也若自與之粟則
 背師而好行其德冉子烏乎可毛大可云攷聘禮諸
 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禮注每車之米秉有

五簋簋卽庾也館廩之粟計十車共十五秉再子以三分之一與赤母意亦準古聘禮而行而孰知五秉之粟八十斛較宰祿之九百斗僅少十斛抑亦與之太多矣

馬注云云疏曰秉十庾也故云十六斛儀禮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鄭注秉十六斛記又云二百四十斗鄭注謂一車之米秉有五簋記又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爲一秬鄭注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稱名也若今萊陽

明學字論集解卷六

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間刈稻稔把有名爲筥者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一車之禾三秬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稷也周禮掌客云車米既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簋車禾既死牢牢十車車三秬鄭注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每車秉有五簋則二十四斛也禾稟實并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每車三秬則三十稷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稷猶束也筥讀爲棟栝之栝謂一稭也玉懷祖廣雅疏證云據周官

儀禮及鄭注之文是禾束之秉與量名之秉其事既

異其數亦殊量名之秉爲十六斛比於斗斛較爲最

多之數禾束之秉爲一把比於筥稷秬爲最少之名

說文秬字注云周禮二百四十斗爲秉四秉曰筥十

筥曰稷十稷曰秬案聘禮記二百四十斗乃總言一

車所載之米非承上十簋曰秉言之許氏誤合兩句

爲一事遂以二百四十斗爲秉此下連引四秉曰筥

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則又誤以禾束之秉爲量名之

秉并下文之筥稷秬皆誤以爲量名矣韋昭魯語注

明學字論集解卷六

卷六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云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六六四十斛也則亦誤以禾束之秉爲量名之秉特以秉爲一百六十斗與許氏異耳廣雅秉四曰筥之文正誤斛十曰秉之下蓋亦與許章同誤從許氏之說由二百四十斗而遞加之以至於秬則有九千六百斛一車三秬則有二萬八千八百斛從韋氏之說由一百六十斗而遞加之以至於三秬亦有一萬九千二百斛非惟牛不能任亦且車不能容矣今核之此經以一百六十斗而推之

五秉則為八十斛其數已嫌太鉅以二百四十斗而推之五秉則為一百二十斛其數更覺不倫徐楚金說文繫傳以說文有百二十斤為石之說附合耗字下所引周禮二百四十斗為秉為二百四十斤而以二石為一秉五秉為十石其數雖若較少而其說究為無本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注鄭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釋文衣於既反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十九 四男讀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朱注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蒙案淮南子云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者然是善於色養者也有不顧其母之尸喪而遠出者平史記弟子傳云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是夫子之於弟子體恤無所不周有不顧其母之乏膳而遽使遠出者乎冉子一再請而與之過厚是直繼其富也豈知果急與不急子華應早自為計當周不當周夫子

應亦代為計指其富而辨其為繼則前此之與釜與庾若吝惜不肯多與者無非示以義之不必與即富之不必繼

鄭注云云疏曰注云非冉求何等了直皇疏引舊通謂華母本不乏冉子亦知其不乏而故多與者欲明朋友之義不吝尚與况乏者也是欲回護而反覺支離

原思為之宰注包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與之粟為魯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也九百斛注孔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十九 四男讀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皇疏引鄭注云孔子初仕魯為中都宰從中都宰為司空從司空為司寇也朱注云粟宰之祿也包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原憲字子思集解鄭元曰魯人索隱引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又孔子世家云孔子年五十五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包鄭二注蓋本史記而

去大字與孟子檀弓合詳見鄉黨篇邢疏云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家故以原憲為家采邑之宰也晉語官宰食加章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家田也論語曰原憲為家邑宰蓋本包注而非謂論語本文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九百斗者皇疏謂嫌九百升為少九百斛為多宜與五秉相類故應是斗也案前漢官祿自二千石以至百石佐史為最少後漢百石月給十六斛又有斗石月給十一斛則周時之家邑宰祿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二十四 明 叔書 約圖刊本

九十斛數亦不甚相遠也辭說文作辭不受也从受辛會意士冠禮賓禮辭許注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禮哀公問固臣敢無辭而對注讓也

子曰毋注孔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鄭曰五家為鄰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也釋文毋音無

正義曰檀弓疏引鄭注曰毋止其辭讓也詩采芣疏引鄭注曰士辭位不辭祿朱注毋禁止詞言常祿不

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

之義鹽鐵論疾食篇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

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陸稼書曰此章就取與辭

受見聖門精義之學冉子之與非不慷慨足以救天

下之吝也而夫子以不繼富裁之則與釜與庾若欲

委曲遂其與之之念者然無非示以不當與也原思

之辭非不廉潔足以挽天下之貪也而夫子以一毋

字裁之則鄰里鄉黨若欲委曲遂其辭之之念者

然無非示以不當辭也是非不知冉子之心甚厚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二十五 明 叔書 約圖刊本

原思之行甚高也惟恐過而傷義流弊有不可勝言

者蓋自春秋之末大道日晦士多好為己甚之行與

之之過至於平原孟嘗之豪俠辭之之過至於於陵

仲子之怪僻自非聖門立此大中至正之矩天下好

勝之風日甚一日將有捐頂踵以示恩獻羨餘以表

異者噫亦何所不至哉蒙案嚴取與於一介辨辭受

於萬鍾合之以孟子之書更足以見聖門精義之學

孔注云云疏曰說文毋止之詞也从女一女有姦之

者一禁止之令勿姦也故鄭君訓毋為止孔注以毋

字絕句意亦相同然注云無以讓也似又讀毋為無
聯無以二字為句而二疏本以毋字絕句者或用鄭
君章句也王伯申謂毋猶不讀當連下作一句檀弓
云其毋以嘗巧者乎是其例也武虛谷以毋以作無
已與孟子無以則王乎相類詞氣似較婉曲

鄭注云云疏曰周禮地官大司徒職五家為比使之
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
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
相賓又遂人職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鄙五鄙
為縣五縣為遂六遂在百里之外鄰里為遂之起數
六鄉在百里之內鄉黨為鄉之盈數此錯舉鄉遂以
賅內外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注犁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犢性也雖欲以
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甯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
於其子之美也
釋文犁牛利之反雜文曰犁又力之反色如狸也又
力兮反耕犁之牛騂息營反舍音捨棄也一音赦遣
也

正義曰范甯云謂非必對言也皇疏犁音狸狸雜文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三四 明義書 約圖刊本

也或音黎犁謂耕犁也釋文犁力之反色如狸也又

力兮反耕犁之牛也是犁牛古本有訓耕牛者說文

犁作黎耕也釋湛然輔行傳引說文人曰耕牛曰黎

段注黎耕皆謂田器其後互名之故冉耕字伯牛司

馬耕字子牛而孔注又以為名犁也山海經稷之孫

叔均是始作牛耕郭注始用牛犁也後漢書和帝紀

永元十六年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

耕者以耕者為雇犁牛犁牛者耕牛也後儒據漢書

食貨志以牛耕始於趙過為代田之時其說非也爾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三四 明義書 約圖刊本

雅釋畜牛屬其子犢騂亦色周家所貴也角角周正

長短尺寸合禮也禮郊特牲郊之祭也用騂尚赤也

用犢貴誠也牲孕弗食也祭帝勿用也鄭注尚赤者

周正也犢者誠慈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為貴也王

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

尺騂犢而角繭栗惠氏禮說以為天牲者是也仲弓

可使南面故以天牲況之然祭山川亦有用騂牲者

皇疏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

祀各以其方之色牲鄭注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

也陰祀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今云山川者趣舉言之若南方則用赤是有其方色也南齊志建武三年何佟之奏引牧人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前軍長史劉繪議引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其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尙也夫周所尙者騂也是則山川

明明字論語集義疏

卷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亦有用騂者惠氏以天性而用之山川爲非禮者非也然則犢而旣騂且角祭天何以疑其勿用也蓋帝牛必在滌三月耕牛非可以祭天也劉氏台拱曰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

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爲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國策賓孟曰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賓犖謂中行范氏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以犧牲喻人亦古之通語也說苑脩文篇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孫卿子曰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執者仲尼

明明字論語集義疏

卷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仲弓也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三子言志許以諸侯仲弓德行亞於顏淵遠出三子之上觀夫子所以稱之者其分量可知矣末學膚受緣文生義至以之子二字誣及所生史記稱仲弓父賤人殆由傅合耕犂之惰王肅家語謂生於不肖之父則又緣雜文之訓而遷就其說周禮沈辜用龙山林川澤正當用雜色之牲外祭用龙則並五嶽四鎮四瀆亦有時用雜色者何故龙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雜文之訓始於揚雄高誘注淮南王

肅注家語一皆承用小爾雅為王肅所偽託故亦云然微言絕而曲說興所從來遠矣叢書史記弟子傳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集解引鄭元皆云魯人索隱引家語云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論衡自紀篇云母犁犢辟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蘇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履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巨翟聖賢是又以伯牛仲弓為父子王仲任論多怪僻而博極羣書生於兩漢去七十子尚近其說必有所本所謂犁牛即耕牛乃隱指其父之名字而戲之也淮南子說山訓云髡屯犁牛既科以精決鼻而羈生子而犧戶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此間用論語之意而所謂髡屯科犢者乃形容病牛之狀與淮南所云伯牛為屬實相關會以惡疾而蒙賤人不肖之名既遭无妄之災又有求全之毀伯牛何其不幸耶何注云云疏曰淮南子高注犁牛不純色此何注所本也皇疏釋文謂色如狸狸說文作狸伏獸似狸即今之野貓不足以為雜文之證犁之同韻為黎黎黎通

明男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三四男犢書

紉圖列本

作黎廣韻黎黑而黃也黎黃即離黃爾雅之倉庚楚雀其色黎黑而黃也犁之同母為驢驢說文齊謂黑為驢又通作墟墟黑剛土也爾雅釋畜曰驢馬曰青驢皆謂馬黑色魏策云幽莩之幼也似禾驢牛之黃也似虎東山經鱗鱗之魚其狀如犁牛郭注犁牛牛似虎文者或謂即上林賦之獬犛說文獬似熊而黃黑色然則犁牛即驢牛謂黃黑相雜之牛也王伯申曰犁與驛對舉驛純色則犁為不純色當以雜文之訓為長犁牛之子驛且角用以祀山川猶列子說符篇所云黑牛生白犢以薦上帝耳犁牛色雜不宜用猶淮南說林訓所謂駟駁不入牲高注云犧牲以純色也案王氏謂犁驛對舉雜文之訓本自可通況沈辜小祀禮合用虜而望祀南方山川間亦有用驛者今以虜雜之牛而生驛角之子雖不用於上帝豈其舍諸山川此正不得已而思其次之意劉氏王氏兩家本可互通而不必定以犁為耕也但經文既作犁訓耕者犁之本義也訓雜文者黎之段借也本義可通無須借字也

明男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三四男犢書

紉圖列本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注言餘人暫有至仁時
唯同移時而不變也

正義曰皇疏云三月一時為天氣一變苞述云顏子
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助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
其餘謂他弟子也為仁並不能一時或至一日或至
一月故云日月至焉而已矣朱子或問曰克己復禮
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所謂不違者非有
兩物相依也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相去也顏子之
於仁熟矣至於踰時之久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然其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諸子從
事於仁或能終日而不失或能終月而不失也蒙衆
終食無違仁極言其時之暫三月不違仁極言其時
之久三月者一時也三分時之一為月三分月之一
為日日者匝日也舜典協時月正日周禮挾日而斂
之內則教之數日左傳天有十日月令蔡邕章句日
幹也盧注甲至癸也古多以日為匝日蓋以時月日
三分相去之等差比較諸子不違仁之久暫至字林
訓到史記春申君傳物至則反注至極也日月至

猶言長至短至謂不違至於此而已矣者極盡而無

餘之詞也中庸子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

期月守也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

之矣守而弗失者不違之謂也蓋仁者天地生物之

心也人體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強恕而求仁必先

克己以復禮於禮無不復於仁能不違然而於穆不

已者天地之心也至誠無息者聖人之心也顏子求

仁去聖一閒嘗從事於克己復禮之訓不遷怒不貳

過法易之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也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此其所以不違於仁
也夫天地不可一日而無陽即人心不可一日而無
仁惻隱之端盡人皆有平且之氣無日不存患在特
亡而不能擴充耳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
日生一分至十一月而一陽始成復所以見天地之
心也顏子得力於復之初九始法七日之來復馴致
三月之不違故至復而一陽生至臨而二陽息至泰
而三陽盛長三畫之卦已少成即一時之氣已少變
為仁至三月而與天心無稍閒斷其時不可謂不久

弔宋國則又其藝之兼技矣從政固非易事三子各有專長然而賢者之才每有餘而果至於亡身達至於貨殖藝至於聚斂三子初不自知也中庸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必待聖人之裁制而始歸於中道矣

包注云云疏曰云果謂果敢決斷者說文果木實也引申為堅決敢斷之稱果敢堅決一聲之轉也晉語其身果而辭順注謂敢行其志也是之不果奉注克也易說卦巽為不果左宣二傳殺敵為果字亦作慄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三

四明錄書

約圖刊本

爾雅釋詁慄勝也廣雅釋詁慄勇也蒼頡篇慄慄也惟果足以決大義任大事定大難是以從政不難也孔注云云疏曰云達謂通於物理者說文達訓行不相遇謂爾雅九達之旁歧這道大通之道也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釋名云達徹也字又作達字林達滑也黃先生曰拘執一理者或泥於古而停於今或與一利而生一害達則所施無阻窒易傳曰往來不窮謂之通所以從政不難也云藝多才者說文藝種也廣雅釋詁藝治也唐人樹藝字作藝六藝字作藝

引申之樹藝則成材書金滕曰能多材多藝禮運義者藝之分注猶才也樂記藝成而下注才技也文王世子曲藝皆誓之注小技能也黃先生曰藝謂習練治術有所嫻精也周官司徒職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職曰考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勸之黨正正歲書之皆曰德行道藝服習闡練事有關於修齊治平故曰藝也古者執技事上固有不與士齒之例而稷主稼益作虞垂作工夔典樂終身守一職以盡嫻長則藝之不可以已也故聖門重藝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三

四明錄書

約圖刊本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注孔曰費季氏邑也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閔子騫賢故欲用之也

釋文騫起虔反費音祕邑名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集解引鄭元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蒙案家語十五歲誤作五十歲又記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亂則飭家宰危則飭司徒不和

則飭宗伯不平則飭司馬不義則飭司寇貧則飭司空語襲大戴禮盛德篇閔子無為費宰之事家語王肅偽撰不可信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費季氏邑者左傳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也云季氏不臣邑宰數叛者襄公七年季孫宿嗣文子為政季氏漸強時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爾役故季氏城費後昭公十三年南蒯以費畔公山弗擾亦為費宰與陽虎執桓子又與叔孫輒率費襲魯公入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遂墮費是其邑宰屢叛也案隱公元年費伯城郎之費乃費庠父食邑讀如字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南僖公元年賜季友之費讀曰祕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賈逵索隱以為魯懿公子費伯之食邑者非是至尙書之費誓乃唐衛包所妄改說文本作柴書大傳作盼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魯都曲阜誓師當在郊外費縣故城去曲阜且三百里初出誓師豈必遠至費縣哉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注孔曰不欲為季氏宰語使者也如有復我者注孔曰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汶上矣注孔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

釋文為于偽反復扶又反汶音問水名則吾必在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史記弟子傳引同太平寰宇記引傳若有復吾者

正義曰黃先生謂季氏未知其為桓子康子也時與仲弓季路冉有之為宰同不同未可知也聖門諸賢之仕魯正程伯子所謂一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韓詩外傳曰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衛靈之不喪能用祝佗王孫賈仲叔圍之才也季氏之亡能任仲弓季路冉有之賢也仲弓之為宰欲救季氏之失意在撥亂而反之正也閔子之辭宰以季氏為不可救之人不能持危而扶其顛也蒙案朱子嘗曰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若不仕於大夫自是無官可做故曾子後齒於宗邦原憲潛蹤於草澤皆懷抱利器溫溫無所試即子夏為莒父宰子游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亦小試而未展其長才史記弟子傳夫子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謂公皆哀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
嘗仕雖若賞其志之高實歎其時之無可如何也然
子嘗使漆雕開仕而又說其吾斯之未信子路嘗使
子羔為費宰而子斥其賊夫人之子蓋隱居以求其
志行義以達其道當視其時之不可道之同不同
問其才之稱不稱志之合不合而未可以一例論也
集注引謝氏譏毀先賢金吉父嘗謂其粗厲

孔注云云疏曰善為我辭焉辭乃辭之借與原思辭
栗之辭同孔注云善作辭說則以辭之本義言之下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須添說似不如借辭為了當云去之汶水上欲北如
齊者說文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濰段注漢
書地理志朱虛下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
濰水經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東又北過淳
于縣西又東北入於濰謂之東汶水以別於禹貢汶
水也今東汶河源出臨朐縣南沂山東北谷東流近
穆陵關折東北流數十里折東流百五十里至安邱
縣西南境折東北流經縣城西北又東流數十里與
濰水會說文又引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

沛段注漢書地理志萊蕪下云原山禹貢汶水出西
南入沛水經曰汶水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
安民亭入于濟案舊沛水合汶於安民亭今東平州
西南十里安山鎮即古亭也今汶水出今山東泰安
府萊蕪縣東北七十里之原山亦名馬耳山西南流
經縣城西北又經泰安府南境又經甯陽縣北境至
汶上縣北之戴村壩又經汶上西南境之南旺分流
南北南流者四分以接徐沛北流者六分以接臨清
自明永樂中宋禮開會通河以及國朝運河皆全資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汶水而入沛之故道湮矣水經注有牟汶北汶柴汶
元和志又有贏汶胡氏謂禹貢雖旨云汶水有五北
汶贏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贏汶在今萊蕪縣
南三十里原出新泰縣官山之陰流合牟汶牟汶在
萊蕪縣南門外西流至泰安州東入汶北汶即泮水
原出泰山分水嶺泰安州志謂之甄汶柴汶在泰安
州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河又有水出萊蕪縣寨子
村流合牟汶者近志指為涪汶據漢志瑯邪靈門縣
有高梁山涪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靈門山

世謂之浯汶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涉志誤蔣氏廷

錫尚書地理今釋云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

其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

小汶出新泰縣官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汶水

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於東

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

流南流達於濟甯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

流達於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蒙蒙

汶有青州之汶有徐州之汶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三十四 四明叢書

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淮者青州之汶也今

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有閔公山世傳閔子避

召處述征記謂泰山郡水皆名汶其實禹貢之浮于

汶論語之在汶上爾雅之汶為瀾即徐州之汶會今

羸汶半汶北汶柴汶小汶以入濟說文之第二義也

水經注之東汶水乃青州之汶會合浯汶以入淮說

文之第一義也東汶水全在濟境大汶水在齊南魯

北齊地少而魯地多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先鄭注汶

在魯北戚鶴泉謂齊魯以泰山為界大汶口尚在泰

山南百餘里故詩詠汶水湯湯下即言魯道有蕩知

汶在魯境雖至齊必由之道其去齊尚遠必在汶上

者以汶水東北一帶多深山大谷蹤迹難到欲借此

隱避以全其志孔注去齊之意未必然也

伯牛有疾注馬曰伯牛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注包曰牛

欲見人故孔子曰亡之故持其手曰喪也疾甚

從屬執其手也釋文牖由久反考文補遺古本亡之作亡也漢書宣

六王傳引作蔑之新序節士篇引作末之

正義曰伯牛有疾史記弟子傳作有惡疾論衡云伯

牛空居而遭惡疾白虎通云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

惡疾劉孝標辨命論云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芳

苴韓詩序云苴苴傷夫有惡疾也淮南子精神訓云

冉伯牛為厲厲說文作癘云惡疾也字亦作癘癘厲

本陰陽之氣相乖不和之名周禮疾醫云四時皆有

厲疾注氣不和之疾左哀元年傳天有畜厲注疾疫

也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瘠者何痢也注邪亂之氣所

生東山經澧水其中多珠鼈魚食之無癘注時氣病

也西山經英山有鳥曰肥遺食之已癘注或曰惡創

素問脈要精微論曰脈風成爲癘又風論癘者有榮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三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氣熱耐其氣不清故使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風蓋此疾係感風寒瘴毒所生其氣不清每有傳染母子不欲見人者惟恐延害於人此正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夫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者與之永訣也不入其室者或恐傳染也一以全師弟之恩情一以慎父母之遺體仁之至義之盡聖人兩全之策也皇疏牖南窗也申樂肇欲令南面視之之說朱子本之以為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孔子不敢當此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四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無北牖之名也蒙案記言外內皆埽外堂而內室所云北牖者據堂言之或指牖之北邊也堂堂之閒東戶而西牖尊者恆居與與者室西南隅牖之北正室之奧也病者不宜屢遷動若寢北牖之下東首而當戶又無以避風寒是病者之牀仍宜在與當牖之北而東首君來問疾正可南面以臨或恐其不潔而隔牖視之應聽君之自便或將氣絕時遷於正寢北牖下此想當然之理也亡之或作亡也孔注訓喪似失慰問之意史記無亡之二字作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是以命歎其疾非必遽謂其喪也漢書引作蔑之新序引作末之蔑末罔無微莫皆與亡一聲之轉顏師古注蔑無也亦命之所遭無有善惡何義門謂無可以致此疾之道黃先生謂天命精微闔不可測皆與語氣未能逼肖當從新序作末之末之者末如之何也猶今人云莫奈何無復說子路不悅公山之往曰末之也已言天下事無可復為也夫子歎荷蕢之果曰末之難矣言如其意無可復辨也檀弓魯莊公罪卜國之無勇曰末之卜也謂軍既敗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四十五 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可復言也亡之猶言末之哀痛之深不覺其詞之斷續至今讀之猶想見執手含淚吞聲歎息時也

馬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為有德行集解鄭元曰魯人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包言之者痛惜之甚也釋文夫音符

正義曰朱注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致之亦可見矣蒙案韓詩外傳一孔子對哀公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其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其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召誥言天之所命曰命哲命吉凶

命歷年蓋仁義禮智之性吉凶修短之數皆命於天人必守義禮之正而吉凶修短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是謂天命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盡其道而死

斯謂之正命揚子法言問明篇曰命不可避也顏氏之子冉氏之孫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微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是則顏子之短命冉子之惡疾皆天命之無可避非其自取之也乃太史公謂伯夷叔齊積仁絜行而餓死顏淵好學屢空而蚤天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盜跖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殺不辜暴戾恣睢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荀子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侵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是故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蓋命有三科祭法孔疏引孝經援神契曰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譎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也論衡命義篇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者謂本稟已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

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
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
凶禍故曰遭命白虎通受命篇曰命有三科有壽命
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壽命者上命
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
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
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
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
命沙鹿崩於受邑是也再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四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三說少有異同
而孟子趙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
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則是顏子之天伯牛之
疾爲遭命而要無愧於受命也黃先生曰世有行道
而凶違道而吉者此數之變而不可爲常常者多且
久變者少且暫以少且暫之變而遂言命數不足憑
豈其然乎黃元同曰積惡必有禍非不幸也其免禍
乃幸也孔子曰小人有幸而無不幸積善必有福非
幸也其獲禍乃不幸也孔子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

然幸者不可多得不幸者特其少且暫終歸於福善
禍淫而已矣君子道其常故居易以俟命則是顏淵
伯牛之死其死由於命非天其天年也不幸也嚴牆
桎梏之死天其天命自取之也非不幸也若乃淮南
精神訓云顏淵天死伯牛爲厲皆迫性拂情而不得
其和是惑於老莊養生之說然而導引服食雖足以
卻病延年乃稽康踞鍛竈而罹刑單豹臥深山而遇
虎儻所謂遭命者非耶抑其自取之耶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四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朱子引侯氏仲良曰伯牛以德行稱

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意與包注同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注孔曰簞筒也瓢瓢也在陋巷人

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注孔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

樂也釋文單音丹食音嗣寡婢遙反甚戶降反樂音洛鹽鐵論地廣章引在下有於字新語慎微篇後漢書樊英傳注引陋巷下皆有之中二字

正義曰韓詩外傳十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何不
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餽粥郭內
之田四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

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
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
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
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
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揚子法言
學行篇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
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
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
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

明學子論集解疏

卷六

聖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歟觀韓詩之言知顏子之屢空未必至於凍餒也觀
揚子之言知顏子之所樂無以易其好學也皇疏謂
顏淵食不重飭及無雕鏤之器惟有一簞食一瓢飲
而已不願爽塏而居處之在窮陋之巷中是不過不
能富貴也封建井田之世四民有分業卽有分產孟
子曰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
能然而爲士亦苦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
妻子室人交謫饑寒切身而猶自詡以爲樂道也抑
亦不近人情矣韓詩外傳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

空虛則無立士故許魯齋蔡虛齋以爲士生三代下
欲讀書須先謀衣食眞通儒之見也黃霸繫獄而傳
經趙岐在逃而注孟千古豪傑之士能有幾人哉其
樂謂樂道孔注是也未若貧而樂本作貧而樂道與
好禮對此章可以互釋史記正義引衛瓘曰非大賢
樂道不能如此故以稱之皇疏云美其樂道情篤故
始末言其賢也孟子嘗謂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雖大行不加
焉雖窮居不損焉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
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孟
子所言皆足以爲樂道之證而顏子之所樂別有在
焉者蓋樂得聖道爲依歸又被循循之善誘好之篤
學之專欲罷不能如有所立祇知其爲樂都忘其爲
苦所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也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有顏子之好始有顏子之樂有顏子之樂益以見顏
子之好樂固好之積而成焉者也故朱子仍以博文
約禮言之周茂叔每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程伊川謂鮮于侁曰使顏子以道爲可樂而樂

明學子論集解疏

卷六

聖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則非顏子矣是乃列子所謂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莊子所謂回始忘仁義繼忘禮樂終於坐忘之說也

孔注云云疏曰以簞為筥者周禮籩人疏喪服傳疏左宣二年疏引鄭注同說文簞筥也漢律令簞小筐也廣雅釋器筐也曲禮苞苴簞筥鄭注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筥公羊昭廿五年傳高子執簞食注葦器也蓋此器本以竹為之或以葦方圓可以通稱故皇疏云竹筥之屬也用貯飯若儀禮士冠禮櫛實于簞

明學子論語集注疏 卷六 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左哀廿年傳與之一簞珠注小筥也此似方器則又為匱字之借以瓢為瓠者說文瓢作瓠从瓠省蓋也三蒼瓢瓠勺也江南曰瓢櫛周禮鬯人禁門用瓢鬯杜子春注瓠蠡也鄭君注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為尊蓋全用瓠而取其蒂者為瓠一瓠割為二曰瓠故皇疏云瓢瓠片也云簞食在陋巷不言瓢飲者省文也巷說文作艷巷作巷又作街里中道也廣雅釋詁街尻也釋室閭謂之街又街道也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有巷故字从邑从其言為邑中所公其此里中

之巷也又爾雅宮中街謂之畫詩所謂巷伯即左襄九年傳之司宮巷伯魏都賦注永巷掖庭之別名此宮中之巷也太平寰宇記陋巷在曲阜縣城西南二里孔子廟北二百步此後世附會之說畫簞瓠陋巷猶言疏食飲水衣敝緇袍皆假設之詞耳故皇甫謐高士傳南史周捨戲劉遵之又牽連曲肱而枕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今女畫注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也而廢今女畫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

釋文說音悅中如字一音丁仲反女音汝畫音獲皇本說作悅女作汝高麗本之道下有也字案求當作

明學子論語集注疏 卷六 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

正義曰朱注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外注引胡氏謂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語此亦意想之詞但記者以類相從即冉子之不悅益見顏子之好學惟其好而彌覺聖道之可樂故才既竭而欲罷不能惟不好而不知時習之可悅故力未極而遽爾自畫或問小注云冉子陽借力不足之名以陰諱其心不悅之實開口云非不說情形羞澁便是自畫夫子

已窺見其隱微故以畫字直破之以廢字對勘之謂非力不足祇其心不悅耳蒙案樂之深由於好之篤好之篤由於知之真冉子聖門賢弟子豈甘自暴自棄或此時知未真故好未篤不咎其志之未堅徒諉於力之不足尙未識孔顏樂處何如耳

孔注云云疏曰云畫止也者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事所以畫之引申爲截止之稱法言學行篇百川學海而至于海邱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廢爾雅釋詁舍也古廢置字互訓左文二年傳厥文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仲其不仁者三一曰廢六闕廢本作置公羊宣八年傳廢其無聲者注置也置不去也齊人語置與值植通方言植立也說文值措也中道而廢猶中庸半途而廢謂力不足而立於半路暫措置之俟有力而復行畫則截止而不進也表記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注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注馬曰君子爲小人爲儒則於其名也

釋文女作汝高麗本足利本無作毋

正義曰周禮太宰職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法言君子篇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說文儒柔也儒行釋文儒之言優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皇疏儒者濡也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也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君子儒小人儒者猶荀子所謂大儒小儒也儒效篇曰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此言其度量規模之有大小也又非十二子篇曰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奢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言其後儒之流弊也蓋子張才高意廣每失之寬浮子夏篤信謹守每失之狹隘故夫子嘗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至於子游高爽疏暢意思闊大觀與子夏爭洒掃應對一節二人所見更

有不同子夏之問政也子告之以無欲速無見小利使之進於遠大家語因之遂有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甚悛於財之說中論載子夏曰日習則學不怠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儻亦自知其不及而矯之歟此章明日女爲無爲是專爲子夏說也金氏攷證引王會之說謂子夏細密謹嚴病於促狹此君子小人以度量規模言其言小人對大人君子特有大小之分耳李安溪云此小人猶言硜硜然小人哉褊陋之稱也君子之儒見識高明規模廣大若不能進於高明廣大而以所得自安焉則爲小人儒蒙案言必信行必果硜硜之小人猶得爲士之次不過規模狹隘節守謹嚴如荀子所稱之小儒固不失爲儒者也若馬注以爲矜名謝氏以爲徇利程子以爲爲人則是成爲眞小人而不得入儒林之傳矣

馬注云云疏曰此注邢本作孔曰史記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

子游爲武城宰注包曰武城魯下邑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注孔曰焉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至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耳平皆辭也

釋文女音汝皇本作汝乎下有哉字高麗本同御覽職官居處二部引耳作爾

正義曰得人皇疏引袁氏云謂得其邦之賢才也不蓋古者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親民之官未嘗不資師友之益苟能慎擇於平日盡心以求賢藉以裨益身心匡救政事表勵風俗誠非細故揚子雲曰縣令不請士郡主不迎師是誠可怪也況乎周禮司徒職以教法頒之於鄉吏自比閭族黨歲時考校德行道藝上之州長鄉大夫以至三年大比而賓與其賢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至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能是鄉舉里選之法正爲邑宰之專責故後漢書肅宗紀詔曰昔仲尼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得人固爲宰之要務也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昔者明王之治國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又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夫非有司預擇而得之明王何以知之哉然

天子不問以舉賢而問以得人者得之正為舉之之地也陸宣公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曰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與而貞方之人罕進御辭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舉里選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至道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朱子與劉其父書曰方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且暮倉猝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宣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今於天下之士漠然不以為意至於臨事倉猝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是所舉之賢才不可不得之於平日

故曰得人正為舉賢之地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武城魯下邑者顧震滄春秋大事表曰襄十九年城武城杜注魯邑泰山南武城縣子游為武城宰即此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又於山東輿圖兗州府嘉祥縣下注曰魯武城在縣境襄十九年所城之武城也子游為武城宰即此又有南武城在費縣西南曾子居武城是也與杜注不合閻百詩釋地云南武城魯邊邑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史記加南字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至道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也四書攷云武城有南北北武城屬東昌府南武城即今嘉祥縣隸兗州府今觀南武山澹臺山澹臺河俱在嘉祥則嘉祥為南武城明矣顧亭林日知錄云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正義云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縣名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而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

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子羽傳次曾子但
曰武城省文耳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
城縣有澹臺子羽豕可見武城之卽南武城也周柄
中辨正云史記弟子傳云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
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之武城在
費縣曾子之南武城在嘉祥案今嘉祥縣有南武山
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武山之城遂附會
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云魯人攻鄭曾子辭於
鄭君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鄭是曾子所居卽費縣

明子論語集注卷六 五十四 明故書 約圖刊本

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云南武城者因清河有東
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耳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本經注皆作焉耳乎哉耳與爾
雙聲古多通借唐宋石經皆作耳玉篇引此經於耳
字下是古本作耳字也後漢書章帝紀注御覽人事
部皆引作耳而職官居處二部又引作爾宋元諸儒
及明初監本亦有作爾者說文段注云凡語云而已
者急言之曰耳凡云如此者急言之曰爾世說新語
云聊復爾耳謂且如此而已也汝得人焉爾乎言得

人於此否也公羊傳三年問焉爾皆訓於此也王伯
申釋詞云耳猶矣也女得人焉耳乎言汝得人焉矣
乎蒙案依段氏當作爾於此爲實義依王氏當作耳
矣乎爲虛詞金吉父謂三語助辭氣似繁況乎皇本
復有哉字則似以段氏實義爲長爾此也此武城也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也

注包曰澹臺姓滅明名也
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
釋文澹徒甘反古定反考文古本澹作儻說文儻作
狀古人名狀字子游

正義曰武虛谷以有字略讀對師問而應曰有也與

明子論語集注卷六 五十四 明故書 約圖刊本

孟子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語氣正
同蓋幸其有而不敢以爲得也攷史記弟子傳澹臺
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
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
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
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左傳哀公八年春吳伐我
從武城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爲國人懼
杜注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其父與王犯
相善國人懼其爲內應合觀二傳子羽貌既不揚難

免今世父又結交當路出入公門至使國人懼其應外寇以害鄉黨則父子素輕於人已可概見嗟乎子羽以貌之醜怪既不見知於人羣因父之濫交又難取信於當世豈非抑塞磊落奇才哉子游能觀之以暇察之於微於絕無僅有之中得人棄我取之法不以皮膚相士不以族類求賢一若疑其不必有而深喜其有視爲不易得而不敢矜其獨得者可謂別具心目矣朱注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五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故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真西山大學衍義曰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己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之

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包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正義曰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家語謂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與史記相反王肅偽造之書不足信也云公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五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且方者皇疏方謂不由徑公謂非公事不至偃室也皇疏又一說行不由徑謂混稱其德行方正非公不至乃實指其事迹也與下章先言不伐一例徑有以小言者史記高祖本紀索隱引鄭注步道曰徑說文徑步道也謂步行之道異於車行大路也周禮遂人遂上有徑注徑容牛馬異於畛涂道路之大者也故字林云徑小道也徑有以邪言者老子而民好徑注邪不不正也離騷夫惟捷徑以窘步注邪道也故廣雅釋詁云徑衰也徑有以捷言者周禮野廬氏禁野

之橫行徑踰者注射邪趨疾越隄渠也祭義道而不
徑注步邪趨疾也故荀子脩身篇注徑捷速也至包
注所謂方則當以算術明之大約方率徑一則周四
斜一四一四二一三五六圓率徑一則周三一四一
五九二六五周一則徑零三一八三零九八八周髀
算經曰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
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徑隅者衰弦也古
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由衰弦以趨捷徑則不循
乎規矩而不能成直角之正方注以方釋不由徑至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六十四明義書 約國刊本

精之論也公事皇疏謂課稅課稅不必至於室也朱
子謂飲射讀法之類飲即饗禮之鄉飲酒禮周禮鄉
大夫三年大比賓興賢能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
飲酒之禮射即饗禮之鄉射禮周禮鄉大夫以鄉射
五物詢眾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之禮讀
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正歲黨正於四時之孟月
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之禮王朝
鄉吏侯國邑宰禮制應同然而飲射當於序讀法當
於廷亦不必至於室也朱子或問曰以士民之分言

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於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
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閒利病休戚之所關
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史記伯夷傳云行不
由徑非公正不發憤是公正事之宜入告者或因有
登堂入室之時然亦必待訪問而始告皇疏謂不託
狎倚勢於朋友者是也若後漢杜密之每謁守令多
所陳託反譏劉勝以閉門埽軌隱情惜已抑亦太覺
多事矣每讀後漢書黨錮傳未嘗不歎清流之禍半
亦由於自取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六十四明義書 約國刊本

子曰孟之反不伐 注孔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 奔
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注馬曰殿
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
殿人迎爲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我非敢在後距敵
也馬不能前進耳
釋文殿都練反毛氏汲古閣本之作子
正義曰左傳哀公十一年春齊爲鄆故國書高無平
帥師伐我及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情必魯
故也如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
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

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取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勿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邴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賜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者幼守宮次於魯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哭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取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瑾陳莊步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加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賈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空四明讀書

約圖列本

能師宵謀曰齊人邴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殲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蒙蒙是役也左氏所紀始終一再求爲聖門生色始而出師禦敵冉子之策居多繼而左軍獲勝冉子之功爲最而特於其用矛入齊師子以一義字稱之可知食君祿而効命疆場生是邦而保全鄉里皆屬力之所當盡義之不容辭故雖樊遲之踰溝汪錡之陷陣公爲林不狃之死衛社稷皆可以一義字概之況乎之反以敗軍之屬爲殿後之人當其生入國門也左師奏凱以旋軍右師曳兵而棄甲旣已相形之見紕誰復因敗以爲功是以之反不敢自伐而夫子稱揚不置者亦謂其能明大義而有保衛生靈之實德也無如春秋之世敗而畏死者眾退而居功者多卽如孟孺子洩儼然一右軍之帥旣不欲戰而忍死須臾猶以五十步笑百步較量於顏羽邴洩之間可謂選懦性成廉恥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空四明讀書

約圖列本

道喪則之反加人一等矣雖然反之保殘軍何如求之勝大敵反之爲後勁何如須之奪先聲則是宗國之干城無非聖門之高弟抑知武城徒卒三百人有若嘗與其選而所謂武城人如澹臺子羽者亦鐵中之錚錚者也孔門何其多賢耶之反何敢自伐耶

孔注云云疏曰云魯大夫孟之側者左傳杜注孟之側孟氏族也字又皇疏引鄭注本云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案反旣爲之側之字古人字上例用于五十後始用伯某甫仲某甫爲且字故莊子大宗師篇稱

明學子論叢書卷六 六十四別義書 約圖列本

孟子反與子桑戶子琴張友毛氏汲古本因之之反作子反似非無說而阮校則以爲誤也云不自伐其功者左莊廿八年傳且旌君伐注伐功也因而自稱其功亦曰伐左襄十二年傳小人伐其技注自稱其能也賈子道術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爲伐老子不自伐故有功之反與桑扈琴張爲友其得力於老氏之言歟

馬注云云疏曰云前曰啓後曰殿者殿譬之借廣雅釋詁殿後也邢疏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夫前驅啓乘

車大震倅車屬焉大震卽大殿殿與震古音同在真

文部詩小雅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前軍爲啓也左襄十八年傳晉帥諸侯會齊侯于平陰齊師遁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是後軍爲殿也又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是殿定於出軍之先魯無軍政殿非預定故定公八年師退陽州冉猛先其兄僞呼猛殿清之役之反本無殿軍之責而能後入爲殿以全一軍之命又不伐其功豈不賢哉威鶴泉云說者

明學子論叢書卷六 六十四別義書 約圖列本

以入門爲雩門又以爲稷門之異名以左傳云師次雩門之外也不知稷門魯城正南門僖公高之又名南高門齊女樂文孺陳於魯南高門是也雩門則南城之西門西臨雩水公子偃自此竊出犯宋師沂水出尼山西北亦經此門外舞雩在焉安得混而爲一又此役齊人及清爲今濟南府之長清縣戰日右師奔陳墮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泗爲魯城北水齊之來及禦之俱在城北師入宜亦在北門不應轉繞至南門而入之反所入宜是爭門一名淨門有

池在焉其郭卽子駒之門長狄僑如埋首處有池應
須策馬而過馬見水則畏也然則師何以次奪門蓋
冉求以武城三百人爲己徒卒武城在今沂州府費
縣西南軍自南來故須次此以聽調遣魯人怯戰久
駐遷延至五日而右師從之臨戰之期豈猶在奪門
乎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
注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也時世貴之
矣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及
如宋朝之美難矣
免於今世之害也

明男子論語集解卷六 空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釋文鮀徒多反朝張遙反左傳漢書鮀作佗

正義曰書微子疏引鄭注云不有言無也皇疏引范
甯曰祝鮀以佞諂被寵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
南子無道之世並以取容孔子惡時民濁亂唯佞色
是尙忠正之人不容其身故發難乎之談將以激亂
俗以欲發明君子全身遠害也朱注本之言衰世好
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或問引侯氏疑而字爲
不字金吉甫攷證曰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
每以而字中遞之王伯申釋詞曰而猶與也及也言

有祝鮀之佞與有宋朝之美也韓非子說林篇以管
仲之聖而隲朋之智言管仲與隲朋也墨子尙同篇
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言善與不善也而與聲之
轉故莊子外物篇與其譽堯而非桀大宗師篇與作
而蒙桀而如與及古多通用互訓夫子嘗謂巧言令
色鮮矣仁中庸又以去讒遠色對哀公是二者不宜
偏有抑揚此言疑在衛時見靈公喜諛好色又爲子
路輩過於剛直忠勇而發而記者類列於澹臺滅明
之後豈以子嘗有以言取人以貌取人之歎歟

明男子論語集解卷六 空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祝鮀衛大夫子魚者左傳定公四
年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
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
善乃使子魚是祝鮀卽子魚也名鮀故字子魚佗借
字也及盟於皋鼫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長
宏詳論康叔蔡叔之封尙德不尙年長宏說告劉子
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是祝鮀有口才時世
貴之也云宋朝宋國之美人者左傳定公十四年衛
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瞶過宋野野人歌之

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杜注南子宋女也朝宋
公子舊通於南子在宋呼之是朝爲宋之美人而善
淫也若昭公二十年公子朝通靈公嫡母奔晉者乃
衛之公子非一人也而及如釋文一本及字作反義
亦通皇疏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佞與淫異故云反
也邢疏從之謂此章言世尙口才也祝鮀有口才時
世貴之宋朝美人善淫時世疾之言人當如祝鮀之
有口才則見貴重若無祝鮀之佞而反有宋朝之美
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案孔注偏於祝鮀言貴之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於宋朝加善淫似有抑揚之意而及如三字亦不成
詞氣黃先生以而爲衍文曲爲之通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注孔曰言人之立身成功當由道譬

猶人出入要當從戶也

皇本戶下有者字

正義曰皇疏以道爲先王之道故引范甯曰人咸知
由戶而行莫知由學而成也朱注言人不能出不由
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又引洪氏曰
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

爾是指人倫日用當行之道皆道之引申義也蒙案
此章似以上有行不由徑而類記之戶與道皆以本
義相譬況兩由字皆承上出字來不分正喻兩意古
者天子以至大夫士咸祭禱五祀白虎通以爲門并
戶竈中霽也月令有行而無井世本有行而無門行
者行道也戶可以賅門而道則異於徑周禮遂人職
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
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道與徑迥不侔矣斯
道者中道也正道也大道也坦道也而徑則爲偏道
爲邪道爲小道爲危道人之欲行也始必由室而出
戶下堂而出門一出門而其道多焉矣浸假而由於
大道坦道中正之道也則蕩平正直而無不通矣浸
假而由於小道危道偏邪之道也則迷惑顛塞而無
不窮矣墨翟泣練絲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楊朱哭歧
路爲其可以南可以北故出必由門戶不由戶則由
實而踰垣行必由道路不由道則由徑而越畔法言
問道篇曰道若塗若川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
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又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
正而不他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舍正路而弗由哀
哉董子繁露卷九詩云示我顯德行今不顯德以示
民民間於義不能炤迷於道不能解故孔子曰誰能
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注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文勝質則史注包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注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
釋文彬彬貧反說文玉篇皆引作份

正義曰朱注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
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黃
先生曰此為修辭者發儀禮聘禮記云辭多則史注
史謂策祝韓非子難言篇云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
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皆其證也蒙案野謂野人史
謂史官君子成德之名二者皆以人相况晉書虞薄
訓諸生誥引作文質彬彬然後為德為德者為成德
之君子非謂君子之修辭也先進篇曰先進於禮樂
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皇疏野人質樸之稱君

子會時之目是一章正相印合所謂君子者乃中禮
和樂之君子也此章皇疏云質實也文華也勝多也
凡行禮及言語之儀質多則如野人太質實文多則
如書史多虛華艾干子謂指學者言動語默威儀文
辭皆是是謂君子之行禮樂不得專以修辭言也戚
氏鶴泉曰質字有兩解一質地一質樸凡對文言者
皆質樸之質非質地之質並無本末之分在禮明云
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是禮中賅有文質豈
得以禮為文而忠信為質此足以破外注楊氏之謬
說不刊之論也周末文勝時以先進適中之質為野
人反以後進太過之文為君子而矯其弊如棘子成
者竟欲去文而存質而并去其禮中應有之文二者
皆非君子中和之道故夫子明其文質偏勝之弊示
以大中至正之規而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說文彬
作份文質備也後漢書馮衍傳注引鄭注彬彬雜半
貌蓋君子之於禮樂也君子而時中者也野人者檀
弓孔疏所謂不達禮者也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
謂之野賈子道術篇容志審道謂之偏反偏為野野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禮文可知矣史則又以多文爲禮者也說文史記
事者周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女史六官之
屬皆有府史造文籍而五祝三巫又與史官聯事司
策祝易異卦用史巫紛若者是也策祝之辭尙文飾
多紛繁故聘禮記云辭多則史少則不達韓非子據
以言用說之難其意亦非專指文辭也若彬彬之君
子豈但修辭立誠哉

包注云云疏曰云彬彬相半貌者文選文賦注引此
注作孔曰說文引經作份份云文質備也又曰彬古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主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文份是作彬彬者古文論語也份从分分與半皆从
八包許義同也鄭訓雜半貌者易曰元黃者天地之
雜也雜訓台分則半合則備互相足成也字亦作斌
玠樂記注欲其並行斌斌然上林賦玠幽文鱗注文
理貌朱子以爲班班者班與頰般通皆一聲之轉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注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罔之生
也幸而免注包曰詎罔正直之道
皇本作人生也直考文補遺作人之生直云一本作
人生之直筆解云直當爲應論衡引無而免二字
正義曰朱注引程伯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

生者幸而免爾蒙案詩蓂楚疏引鄭注云始生之性
皆正直是程子所本鄭注推其始馬注要其終既得
生理以爲生卽當順理以全生義相足成皆言人之
所以爲生也兩之生字緊相呼應並無生初生全之
異罔訓不直乃枉字之借枉者衰曲也枉其生所謂
矯揉戕賊不順其性也韓李筆解謂直當爲惠字之
誤言人秉天地大德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詩曰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其所據也然而惠之爲字本作
直心洪範又用三德一曰正直一曰剛克三曰柔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主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舉謨九德鄭君以簡剛強皆剛克天道也柔寬擾皆
柔克地道也直愿亂皆正直人道也易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秉天地陰陽之
和氣大中至正不剛不柔所謂平康正直也樂記人
生而靜天之性靜也專斯動也直乾之所以大生也
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以正乃直以方坤之所
以廣生也天命之性既已賦此直率性之道無非遂
其直四端之擴充直推其心所以保家國七情之感
發直循其理所以致中和如大禹之治水也行其所

無事如屠坦之解牛也緣督以爲經蓋水之性本潤下不可搏之使過類火之性本炎上不可遏之使燎原毋矯揉毋戕賊不失其直乃不傷其生三代直道而行直心所以爲惡也抑又攷之左襄七年傳正直爲正正曲爲直荀子脩身篇是謂是非謂非曰直而直之爲字乃从十目以視「」者隱也蓋人之性情大端在好惡好惡無所偏卽是非無所枉故大學格致之後必先誠其意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慎其獨而毋自欺誠於中斯形於外曾子曰十目所視其嚴乎

明明子論叢集解義疏 卷六 古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謂直道者誠己之好惡而公天下之是非者也自此而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無不得其正則心正而是非好惡無不自此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不敢任其僻則身修而是非好惡無不當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又以絜矩之道推之上下前後左右無不得其平絜矩者正己以正人直己以直人者也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好惡得其正卽是非得其平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匡衡疏曰審好惡

理情性而王道畢矣韓詩外傳曰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是以維皇建極正直蕩平無有偏頗反側作奸作惡於其間斯樂近天子之光其受無疆之福若夫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任一己之好惡枉天下之是非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雖或偷生而獲免焉其亦微幸而已矣說文幸作發吉而免凶也从夭从苜謂當天而不夭苜乎常理也論衡幸偶篇引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韓文公

明明子論叢集解義疏 卷六 古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左宣十六年傳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自終者洪範五福五曰考終命易曰永終知敝詩曰高朗令終皆注所本也皇疏引李充云人生之道唯其身直乎失平身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如或免之蓋由於幸耳闡直字未精
包注云云疏曰罔訓誣罔者妄之借或誑之借漢書王嘉傳臣驕侵罔注謂誣蔽也筆解訓無本爾雅黃

先生從之謂罔之句讀言無是直也以之字指直與上之字不相應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注包曰

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文不如樂之者深也釋文好呼報反樂音洛

正義曰朱注引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

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外注張敬夫

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

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六 主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

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蒙案仇滄柱謂三之字當指

道說韓子曰道與德為虛位仁與義為定名所謂道

者何道耶子曰好學近乎知又曰知者樂惟智者知

之明始好之篤而樂之深發憤忘食好之之篤也樂

以忘憂樂之之深也致知以全仁由好以得樂聖賢

學問之道也故尊德性必先道問學

包注云云疏曰云學問者舉博學審問以眩思辨力

行也皇疏引李充曰雖知學之為益或有計而後知

學利在其中故不如好之者篤也好有盛衰不如樂之者深也案李氏以知之為計利是猶不得為真知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注

曰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釋文以上時掌反注可上同語魚據反

正義曰皇邢二疏謂此章言授學之法當稱其才識

也語謂告語人之才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細分

之凡有九謂上上中上下此上等也中上中中

下此中等也下上下中下下此下等也上上則聖人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六 主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下下則愚人也皆不可移其上中以下下中以上

凡七品皆可教之人也中人謂第五中中之人也中

人以上謂上中上下中上之人也以其才識優長故

可以告語上智之所知也中人以下謂中下上下

中之人也以其才識暗劣故不可以告語上智之所

知也兩舉中人者以其可上可下也朱注言教人者

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躓等之弊

也趙鹿泉曰此章專為激勸中人說天生上智不數

也

天生下愚亦不毀聖人教人中人居多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本皆中人之資也但視其能知上而勉焉以日進乃可施以誘導之力若安而惰焉以至漸即於下雖聖人亦未如之何故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別語上是教者用心本無厚薄以上以下是學者詣力難免低昂黃先生曰王注言可上可下意甚分明釋文以上之上時掌反注可上同是申王意以定讀也中人以上是中人而能上進者中人以下是中而甘下流者以之訓而詳見王氏釋詞蒙案釋詞引易同人象傳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禮記聘義溫潤而澤縝密以栗左宣十五年傳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是而與以互用也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論衡齊世篇引作以左昭元年傳蒙甲以見子南攷工記函人注引作而是而與以通用也故易繫辭傳形而上形而下戴東原謂而當作以此經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王注意謂以當作而也漢書古今人物表人分九等皇邢二疏所本上上為聖人上中為仁人上下為智人下下則為愚人上聖與下愚不可移者也仁人與智人

皆可學而庶幾故近解以中人以上指顏曾而言而韓子作原性分性為三品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愚焉而已矣要之古今天下多中人上知與下愚不移者不過千萬中之一二中人不僅三之一則是上中以下下中以上皆謂之中人不僅中中之為中人也然而天下多中人之質而為人無中立之時中人而有志上達焉則自強不息不覺日進於高明中人而無志上進焉則自畫苟安難免日趨於污下故語上為教者之用心以上以下視學者之立志夫子兩舉中人一則有歡欣鼓舞之情一則有惕勵悚惶之意其屬望於中人深矣哉王注云云疏曰云上謂上智所知者指語上之上時亮切去聲云可上可下者指以上之上時掌切上聲云兩舉中人者皇疏謂第五為正中人以上即四三二以下即六七八是上中以至下中中之大分有七故再言中人也金氏攷證云上下字朱子謂以資質言亦以學力言王元敬王剛仲謂以字似重蓋中人之質固多然能以上上則可以語上以之下則不

可以語上矣是上亦讀時掌反以爲用力字亦通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注王曰務所以敬鬼神而遠

之可謂知矣注包曰敬鬼神而不瀆也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

謂仁矣注孔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爲仁也

釋文知音智遠于萬反皇本知作智問仁下作子曰董子繁露仁義法篇引孔子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

正義曰朱注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

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智者之事也先其事

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黃先生曰民

明學子論彙解義疏 卷六 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亦人也者朱子謂如民之秉彝之民鬼神之禍福依

民義之從違明乎天人感通之故爾室屋漏不敢欺

焉不特祭享時也而又遠之者神聰明正直而壹不

加福於諂黷之小人不加禍於守正之君子智者守

求福不回之道焉先難後獲言己先後乎人也皇疏

引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爲物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

則爲仁矣此論仁之本旨也集注云後其效之所得

者任重道遠功非易盡而效之所在徐以俟其自至

此說未爲不可通朱子答張敬夫書云我欲以此爲

仁卽是先獲近解本此遂說仁者不求獲仁非也蒙

案民義者國語五義紀宜注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禮運十義云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義婦聽長

惠幼順君仁臣忠晏子荀子注又作君令臣恭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妻皆人倫日用

當行之道也鬼神者祭義夫子告宰我曰氣也者神

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

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

明學子論彙解義疏 卷六 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焘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

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

眾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

爲宗祧以別親疏遠近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

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瘞羶羶見以

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羶加

以鬱鬯以報魄也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者鬼

神之會惟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知鬼神之情狀而

爾室屋漏齋明盛服無一不致其洋洋如在之誠不

求為抑知鬼神之有無存乎人心之敬肆而鬼神之禍福又視乎民義之從違左桓六年傳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莊三十二年傳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僖五年傳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故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夫盡其所可知而不惑於不可知智者之務也先難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全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後獲者程子以難為克己或謂舉其最難者聖門賢弟子可與言克復者惟顏子可與言敬恕者惟仲弓仁固難矣哉表記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又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然而仁之道固難全而仁之方又最近聖人以胞與為量一夫不獲恆曰時予之辜儒生以立達為懷一事之仁亦屬於人有濟故子常謂我欲仁而仁斯至孟子常謂強恕求仁仁莫近仁固有難有不難可獲而非不

可獲者也夫人為其難而欲其獲常事也因欲獲而為其獲亦常情也況乎欲仁而得仁又焉貪若謂求仁不可思其獲而務為其難喻義不必計其利而反將得害天下人皆視仁義為畏途何以使學者有樂仁趨義之慕哉蓋事之所難者人所不欲也功之可獲者人所其欲也求仁者強恕而行能近取譬以己之所欲譬之人獲乃人所其欲者不敢專於己故後之以讓於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仁者不處猶是也以己之不欲譬之人難固己所不欲者不敢施於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全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故先之以責於己貧與賤是人之所惡而仁者不去猶是也夫為其所不欲而不爭人所其欲仁者之務也至樊遲三問仁兩兼問智而夫子答之不同者翟晴江謂記者重在夫子之答例不載問詞問者必有餘辭之不同未必因遲之失此全書之通例也王注云云疏曰云化導民者以民為在下之人化導二字似添說經言務民之義非務導民之義民義二字連屬不可分也包注云云疏曰云不瀆者皇疏瀆猶數近也釋文本

又作黷廣雅釋言黷狎也公羊桓八年傳亟則黷說
文引易再三瀆作黷其正字當作瀆說文媿媿也左
昭廿六年傳貫瀆鬼神漢書郊祀志敬而不黷是包
氏所同蓋人情遠則尊嚴近則媿媿遠之正所以敬
之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先勞苦後得功者皇疏獲得也言
臣必先歷為難事而後乃可得祿受報是謂事君敬
其事而後其食非仁者之先後也

子曰知者樂水注包曰知者樂運其才智以
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仁者樂山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全四 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
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

釋文樂音岳又五孝反皇本知作智下同韓詩外傳
文選注御覽引皆同

正義曰皇疏樂食樂之稱也引陸特進曰此章極辨
智仁之分凡分為三段第一明智仁之性第二明智
仁之用第三明智仁之功朱注樂喜好也知者達於
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
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韓詩外傳三問者曰
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
閒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

者障防而深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

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甯萬事以平品物以

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

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

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

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御

覽引尚書大傳有孔子答子張問樂山之義語意略

同此皆集解集注之所本精義程叔子曰知者樂於

運動若水之流行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止知者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全五 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得其樂仁者安其常樂水樂山氣類相合朱子申之

曰夫子之意正為知者之於水仁者之於山誠有喜

而好之者非但如之而已也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不是兼仁知而

言而或遂疑動靜有偏性仁知不相兼故李安溪謂

此以德言之不分兩人如君子道者三知者仁者勇

者祇是一君子也蒙案此章不必拘定一人兩人夫

子不過形容仁知德性之喜好或在山或在水而又

即山水之動靜形容仁知之體段而又即仁知如山

如水之樂壽合驗動靜之功效體山水之動靜者仁
知之所樂也得山水之樂壽者仁知之所如也故程
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而要之知
者見理分明處事簡易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
者施濟爲量胞與爲懷雖曰靜而實未嘗不動也故
朱子語錄云若論仁知之本體知則淵深不測眾理
於是而斂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而動意居多
故以動爲主也仁者包藏發育生理流行而不息所
謂誠之通則未嘗不動而靜意居多故以靜爲主也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全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易繫辭傳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文言傳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夫
乾陽動物也而非偏於動故靜專而動直坤陰靜物
也而非偏於靜故靜翕而動闢知仁之各有動靜猶
陰陽之各有動靜也特知者動其體仁者靜其體耳
動靜何可偏廢知仁何有偏勝哉

知者動注包曰日仁者靜注孔曰無
進故動也 欲故靜也

正義曰黃先生曰孟子言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戒動之不善者也此言知者動動之善者也以動對

拘望言也人能內無妄念以養志外無妄舉以養氣
身心無不安泰靜之善者也言人心本虛靜者多入
寂滅無爲之說是言靜而不知動之義也靜之不善
者也儒者言心之虛壹而靜本於荀子彼文云不以
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
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朱子屢言虛靜其意亦多如
此辭氏讀書錄詳言靜以養心之法亦不外持志養
氣兩端其言養氣也云言語動作皆氣也有過處皆
足以動志其論持志也務教人之過妄念去邪念思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全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慮不可必得之事爲妄念思慮悖禮違義之事爲邪
念遏絕此念使念念皆出於仁義禮智方爲收斂此
心方爲居敬方爲內外敬義夾持之法諸言靜者與
經傳言仁者之靜微異而大旨同也與釋氏言無眼
耳鼻舌身意則迥異矣蒙萊靜說文審也釋名整也
謂詳審之而擇其精粹整飭之而歸於中正此靜之
本義也經傳借作清玉藻視容清明注察於事也荀
子解蔽篇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注明審也此一義
也與動對者字當作靖靖說文靖亭安也靖立靖也

呂覽貴因篇埽立安坐注正也淮南本經篇怒則手足不靜注甯也廣雅釋詁靖安也埽本立容之安甯故字从立月令曰百官靜事無徑安形性事欲靜與動之訓作訓行者爲對待此又一義也至素問政大論楚辭招魂注皆以無聲曰靜淮南精神訓夫靜漢者神明之宅也蓋靜寂乃雙聲之轉而或援釋老清靜寂滅之說以解經非動靜之本義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日進故動者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五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進動固水之性也知者之利道順理而行行所無事法水之曰進而非妄動也皇疏作自進者非

孔注云云疏曰云無欲故靜者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致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者喜怒哀樂性之欲不能無者也飲食男女富貴壽考人之大欲存焉仁者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欲之善者不必無者也孔注所指爲私欲爲貪欲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坊記云命以防欲仁者視聽言動之必克富貴貧賤之皆

妄無私欲以擾其天無貪欲以亂其性猶山之發育萬物生生不息地不愛寶而安土能敦非異端絕欲之說也

知者樂注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也仁者壽注包曰性靜故壽考也

釋文樂音洛

正義曰朱注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蒙案朱子文集以體爲體段又爲氣象非體用之謂故與皇疏言用不相礙樂者舒暢之意壽者久遠之名知者知人而利道識見高明達於事變如川流之不息而通行無滯無入而不得其活潑潑之機所謂樂也仁者愛人而安道天稟純厚生理渾全如安土之能敦而悠久無疆無時而不完其常存之性所謂壽也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五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云自役得其志者役使猶運用也邢疏謂役用才知成功得志皇疏謂得運其識從心而暢故權樂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性靜故壽考者法言君子篇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仁者克己復禮主敬行

恕祛七情之乖戾慎六欲之偏私武王踐阼記帶之
銘曰火滅修容戒慎必恭恭則壽者是也仁者誠身
順親仁民愛物萃一門之和氣與萬物以同春中庸
所謂舜之大孝有大德必得其壽者是也李安溪曰
樂壽命也而有可以道致者知仁之德君子所謂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此言理數之當然而有可以必
得者閒有或爽不過千萬中之一二不得以顏冉為
辭而疑天人感通之常道也黃先生謂壽有天有人
在人者盡性至命克終天年是為壽否則戕其生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卒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壽也在天者君子道其常不以一二人計較天道
也方士以寂滅養生未必果壽即幸而壽亦揚子法
言所謂名生而實死柳子厚所謂深山木石大澤龜
蛇皆老而久於道無所益也而况如莊子達生篇所
云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張毅養其外而病攻其
內壽豈養生家所可必耶顏氏家訓謂養生者須全
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注包曰言齊魯有
太公周公之餘化
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
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

正義曰朱注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

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

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

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外注程叔子

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

存周公之法制齊有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

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

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蒙案史記魯公伯

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卒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

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

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

其北面事齊矣呂氏春秋長見篇曰呂太公望封於

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

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

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

氏也韓詩外傳十略同說苑云伯禽與太公望受封

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

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也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以上諸說皆追本齊魯封國之初政意與包注同而漢書地理志云太公以齊地負海島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民輻輳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又曰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左閔元年傳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昭二年傳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以上諸說推論桓公

創竊變易太公之遺法而魯猶存周公之法制意與程子合而惟朱子專就孔子時之齊魯而言皇疏云末代二國齊有景公之昏闇魯有定公之寡德而其國猶有望旦之遺風故禮記孔子曰吾舍魯何適耶明魯猶勝餘國也然則夫子欲行道於天下何以不一變齊魯徑遵大道何必使變齊至魯變魯乃能至道其故何也蓋王霸無中立邪正不並行魯雖衰微猶存初封之舊制齊更雜霸已非開國之貽謀而況乎尊賢尚功太公已開其治急功近利管仲大肆其風故朱子謂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細考亦略有此意也董子對策曰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旺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道然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是則魯之衰微猶三代之季世雖王道漸陵夷而未盡亡者也齊之強盛乃五霸之迭雄與王道大相反而絕無存者也故治魯者不過救弊而補偏治齊者必使改絃而易轍蓋齊未必揣其本導流必清其源韓文公曰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治道與學術無二理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大道行之時者禮運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鄭注大道謂五帝時也是對下三代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左西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言禮運以五帝為大同之世以三代為小康之世而

此經則概言先王之道非分別其時也

子曰觚不觚注馬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也觚哉觚哉注觚哉觚也言非觚也

其道則不成也釋文觚音孤酒爵也容二升

正義曰此章蓋校禮經之誤字正禮器之名實而因為酒德戒黃帝正名百物大禹主名山川既揆度以錫名當願名而思義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之於名無所苟而已考工記梓人為飲器爵一

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注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為解豆當為斗儀禮燕禮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鄭注古文觚皆為解又勝觚于公鄭注酬之禮皆用解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解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耳五經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酒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人所誇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左西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罰不敬觥廓也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毛詩說觥大七升許君謹案周禮云一獻而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矣又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為過多當為五升鄭君駁之曰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觥字角旁著友說文解段氏云友乃辰字之誤韻會角觥字則又當作友汝穎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

觚寡聞解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儀禮少年有司徹鄉飲鄉射皆獻以爵而酬以觶鄭注士冠禮云爵三升曰觶注特牲禮云舊說爵一升觶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所謂舊說者韓詩說也梓人賈疏引禮器制度云觶大二升觶大三升故鄭駁異義從韓說而謂考工記本以一爵三觶爲一斗觶爲觥之誤則古周禮意與韓詩同均以二升名爲觥三升名爲觶惟馬氏此經注仍以觥爲三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許君於說文載一曰觥受三升者觥觶受四升皆沿周禮之誤字而不知其有大不可者何也蓋數始於一兩於兩參於三究於九三者中數也觥者中觥也人三爲眾獸三爲羣數至三不得謂之寡過於三不得謂之適古人飲酒每以三爲節詩賓筵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禮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左宣二年傳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故一升曰爵爵之所以言足也二升曰觥觥之所以言寡也三升曰觶觶

之所以言適也過於三而將觸罪矣尙得謂之觥也哉至於三而已適節矣尙得謂之觥也哉皇疏引王肅曰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觥不觥言不知禮也蔡謨曰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書明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刺皆所以防沈湎也觥失其禮故曰觥不觥猶言君臣不君臣耳是以夫子飲不及亂不爲酒困因校禮經之誤字正禮器之名實而欲世之顧名思義知古人無處不昭炯戒無物不有定名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云二升曰觥皇本二作三校勘記云字之誤也何注云云疏曰皇疏引褚仲都曰作觥而不用觥法觥終不成猶爲政而不用政法豈成哉疾世爲政不用政法故再言焉此申何注也鹽鐵論殊路篇引經而申之曰故人事加則爲宗廟器否則斯養之豐材潛夫論相列篇云觥而弗琢不成於器此猶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也朱子引程叔子曰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

不君臣而失其臣之道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此皆繁稱廣譬於經泛而不切聶崇義三禮圖云觚銳下方足漆赤中畫青雲氣通飾其卮口徑四寸中深四寸五分底徑二寸六分今改圓足是因刻方為圓故夫子有不觚之歎亦人心喜圓惡方之一端也廣韻凡物有廉角者曰觚棧史記酷吏傳破觚而為圓班固西都賦上觚棧而棲金爵字書謂三棧為觚索隱謂八棧有隅者是又以觚棧比人之耿介不觚者朱子謂失其制而不為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棧也陸機文賦云或操觚以率爾史游急就篇云急就奇觚與眾異顏師古注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蓋簡屬也孔子歎觚即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以有棱角故謂之觚觚者棧也或謂即今書童所用之粉板然平面與立體形制不同馮厚齋謂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歎之觚也況乎木簡今字作觚觚棧本字作觚若觚之為觚其物為酒器其義為寡少古人命名自有深意何必泛引而一無所當耶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注孔曰宰我以為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自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

皇本井有仁焉作井有仁者焉也作與考文補遺古本雖作縱

正義曰朱注引劉勉之說井有仁焉之仁當作人張南軒本徑改仁作人仁與人經傳多互借詩先祖匪人人當作仁本草桃仁杏仁或作人詳見其為人也孝弟章但此章孔注云有仁人墮井而皇疏本作井有仁者焉又有惡人墮井仁者不往之說則仁下當有者字為是蓋別之為仁者而以類相親實為情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所難卻迫之以從井而以身為徇又屬事之所難堪仁者以愛人為事孟子言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今既入於井不救而不忍其死欲救而徒害其身皇疏引李充云欲極言仁設云救井為仁便當從不耶是假設之詞欲觀仁者之何以處此也朱子曰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不復能救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不應如此之愚也宰我與子貢同居言語之科夫子嘗謂於賜取其言之切事於子取其

言之近類豈不知從井之不能救人而乃昧昧若此
願救人本仁者之素願而入井又同類之仁人古今
任俠之徒往往以恩情相結意氣相投設取子信然
諾輕身重意借交報仇此史公所以傳游俠然而聖
門弗尚也史記弟子傳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
亂以夷其族索隱謂闕止字子我田闕爭寵子我為
陳恆所殺恐字與宰子相涉因誤云然考之李斯傳
斯上書云田常為簡公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即
弑簡公於朝呂覽慎勢篇陳成常與宰子甚相憎也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一百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御鞅諫簡公願君之去一人也居無幾何陳成常
果攻宰子於庭即簡公於廟說苑正諫篇田成子常
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
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
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鹽鐵論殊
路篇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
中簡公殺於檀臺合觀諸書所載是宰我欲救齊簡
公與陳成子作難以身徇之雖太史公傳聞異辭而
唐贈齊侯宋贈臨淄公改齊公則宰我實仕齊而死

於齊猶子路之仕衛而忠於衛要無愧捨生之義士
殺身之仁人也然而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夫子不以
為不仁晏子不死莊公之難君子不以為不忠是可
以不必死而不死也齊當簡公之世陳氏之勢已成
姜氏之祚將絕宰我為臨淄大夫而欲盡逐陳宗以
紓齊難正猶對哀公之問社意欲誅三家以張公室
原屬仁人之立志義士之用心而無如成事不說遂
事不諫既往不咎無補君國徒禍身家情欲救而救
之無方義當死而死之無益是知其不可救而救之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一百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是可以不必死而死之也是從井救人之類也子

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注包曰逝往也言君子可

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救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注馬曰可欺者可使得誣罔令自投下也

正義曰朱注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

之以理之所有罔謂味之以理之所無此申古注者

也蒙案逝从折聲禮祭法萬物死皆曰折文選謝眺

詩逝者如可作注謂死也君子可逝者謂君父之難

理所當死儒行所謂患難相死可殺而不可辱也不
可陷者說文陷墜也魯語注墜也荀子注溺也中庸
所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智者
弗爲也罔誑之借可欺不可罔孟子所謂君子可欺
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皇疏引李充曰君子之人
若於道理宜爾身猶可亡若理有不可不肯陷於不
知君子不逆詐故可以聞昧欺大德居正故不可以
非道罔也說較古注爲直截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
必爲也殺其身無益於仁者之所必不爲也雖君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百一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猶然挾其具不徒從也
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
力所至而已蓋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不可以
取義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自
死以救人仁者不應若是之愚自死而不能救人仁
者更不應若是之愚也

包注云云疏曰此注邢疏作孔曰古訓引孔注云陷
下也未知何本云逝往也者說文同廣雅訓行行亦
往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誣罔者二字雙聲猶蒙蔽也皇疏
謂欺者遙相語罔者面相誣謂告語之使往看之既
至并實無人不投并取之意多迂曲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

畔不違

道也
釋文一本無君子字兩得夫音符

正義曰皇疏博廣也約束也畔違也背也言君子廣
學六籍之文又用禮自約束亦可得不違背於道理
也蒙案注云違道道卽仁道也顏子克己復禮三月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百一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不違仁而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所以仁在其中也畔叛之借本反倍
之稱引申之義爲違背此經似當以疊韻連語爲訓
方與約字相關蜀都賦叛衍相傾注猶漫衍也魏都
賦雲撤叛換注猶恣睢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放散畔
岸注自縱之貌詩皇矣無然畔援箋猶跋扈也卷阿
伴奂爾游矣箋自縱弛之意也弗畔者謂約於禮法
而不放縱也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所雅言曰詩書執
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荀子

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
爲士終乎爲聖人程伯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
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
可以不畔道矣汗漫猶叛衍叛換畔岸畔援伴奂皆
與約相反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則
是約之者謂約所學之文而一歸於禮法也弗畔者
謂守所約之禮而不泛濫乎博學也毛大可曰博約
是兩事文禮是兩物然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同
何也彼之博約是以文禮博約同此之博約是以禮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百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約文以約約博也博在文約文又在禮也於文於此
文也約之卽約此文也之者此也以者用也約之以
禮謂用禮來約此文也後漢書范升傳引孔子曰博
學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博而不約必叛道也以博
而約作一句又以博而不約反一句夫子語意原來
如此也
鄭注云云疏曰訓畔爲違者畔者叛之借字公羊僖
四年傳國曰潰邑曰叛杜預左傳釋例云叛者反背
之辭也荀子大略篇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注倍之半

也此叛之本義也廣雅釋詁畔離也劉炫注左傳云
叛逆也此叛之引申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
厭之注孔安國曰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旣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也
釋文說音悅矢之孔鄭繆播皆云矢誓也蔡謨云矢陳也所否鄭繆方有反不也王弼李充備鄒反天厭於琰反塞也又於豔反羣經音辨厭一音於頰切塞也考文曰古本厭作壓論衡問孔篇讀同史記世家否作不論衡作鄙筆解作否校勘記云不者事之不然者也否者說事之不然者也此當作否
正義曰史記世家匡圍解後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百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
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
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
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珍
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
矢之曰子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史記集解引欒肇
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
者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厭也皇疏引王弼曰案本
傳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猶文王拘羑里蓋天命之

窮會也子路以君子宜防患辱是以不悅也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重言之者所以誓其言也蔡謨曰矢陳也尙書敘曰皋陶矢厥謀春秋經曰公矢魚于棠皆是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義教正內外者也而乃廢常違禮見淫亂之婦人者必以權道有由而然子路不悅固其宜也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厭亦否也明聖人與天地同其否泰耳豈區區自明於子路而已蒙案韓李筆解亦以否爲否泰之否羣經音辨亦以厭爲厭塞之厭此正解也易否卦釋文否閉也遯小人否王肅注塞也否之匪人崔憬注不通也廣雅釋詁隔也閉隔不通乃一義之引申史記作不論衡作鄙乃假借字或據之以解經非也厭从厂說文箘也謂石所迫迫也荀子脩身篇注塞也漢書翼奉傳注抑也字又作壓檀弓畏厭溺左傳將以厭眾今皆作壓迫迫抑塞亦一義之引申或以爲厭棄壓殺者亦非也矢爾雅釋詁陳也廣雅釋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夏 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詰直也釋名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蓋夫子以手指天而直陳天命猶言示諸斯之指其掌記者記其言并記其狀舊解以爲誓者更非也子路之不說不解其意而不釋於懷以南子之有淫行也公山佛肸之欲往子路嘗不說以爲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賢者守節不說子之見淫人猶不說子之見叛臣然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故天官內宰有贊治王后賓客之禮儀禮朝聘有享后享夫人之禮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信有之乎答曰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夫子亦弗獲已矣蓋夫人與君敵體孔子於衛靈公爲際可之仕君可見夫人亦可見此禮之無可疑者也且古來桃捷之婦女每能識天下之賢豪列女傳卷三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辘轳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賢大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夏 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
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
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曰始妾獨以衛爲有伯玉耳
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
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
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馬氏釋史謂列女傳記此於仁
智而別記南子於嬖孽疑此夫人在南子前然衛靈
公不聞南子之外別有夫人莊子則陽篇謂衛靈公
有妻三人同濫而浴要不過妾媵之屬南子蓋短於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頁四

明明叢書

約圖刊本

行而優於智如漢之有呂后威能攝服將相如唐之
有武氏才能籠絡英賢苟其改過自新十亂之中有
婦人儘可相與以輔治聖人不爲己甚人潔己以進
與其進不與其退與其潔不保其往故南子以禮請
夫子不妨相見南子以禮答夫子不以爲辱此又事
之無可疑者也乃呂覽貴因篇云孔子道彌子瑕見
釐夫人淮南子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
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
漢書王莽傳注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是

將枉道以求合以致論衡問孔篇史通感經篇肆其
狂吠以爲解所行之鄙陋誓天厭以自明此即集解
所引之舊說而疑而闕之者也然當是時不特子路
疑之王孫賈之徒已有媚寵之諷夫子斥之以獲罪
於天即指天直陳之意至孟子時猶有於衛主癰疽
之說孟子闕之謂主顏雝由彌子昭之以衛卿孔子
拒之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
此善言聖人者也夫聖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
其道故於公山之召也曰吾其爲東周於佛肸之召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頁四

明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也曰吾豈爲匏瓜是示之以權也而於南子之見也
王孫賈之諷子路之不說則直斷之以天然後知聖
人達節行權不磷不緇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無可
無不可折衷於道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道苟可行
即東周可以爲思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禮苟不失即
南子可以見然一身之進退必以禮義爲衡斯道之
廢興必以天命爲斷子於公伯寮之愬子路也曰道
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於臧倉
之阻平公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

爲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天命將通雖伯寮臧倉不能厭天命將否卽雍彌南子不能興孟子之言天命猶夫子之言天言命先後如合符節此又理之無可疑者也或因矢誤訓誓孫奕示兒編遂以南子爲南蒯謂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與夫子欲赴公山佛肸之召同意攷之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叛是時孔子年方二十三子路少孔子九歲時年十三四則其說鑿矣晉書夏統傳云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怵懼又誤以南子爲夏南則益支離不足辨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百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解云云疏曰云孔安國等以爲南子者至夫子誓之此何氏先引舊注卽釋文所列孔鄭繆播等說也自曰行道旣非婦人之事至義可疑也此何氏自下己意猶道干乘章云馬融包氏義疑故兩存焉也皇本於孔安國下誤衍曰字邢疏疑統是孔注遂改等字爲舊又去下一曰字誤作孔曰舊以爲云云以致詞意不通釋文出等以爲男子者云集解本皆爾或不達其義妄去等字非也陸氏所見雖是而以南作男亦誤字也皇疏引繆播曰應物而不擇者道也兼

濟而不辭者聖也靈公無道蒸庶困窮鍾救於夫子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鍾不可以不應應救之道路由南子故尼父見之渥而不緇處污不辱無可無不可以道觀之未有可猜賢者守節怪之宜也否不也言體聖而不爲聖者之事天其厭塞此道耶其意與孔鄭相同惟謂路由南子以矢爲呪誓以否爲不善則不能不滋後人之惑矢誓也爾雅釋言文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注庸常也中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百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鮮仙善反周禮師氏注風俗通義譽過篇引無也字

正義曰說文中和也庸用也禮記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朱注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易義正則未必中中則未必正中而正君子之時中也允執厥中皇疏所謂中正之道也舜用其中於民是謂中用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謂不用庸之所以爲用也鄭注君子中庸中庸常也用中

為常道也義本爾雅釋詁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定理者不易之常經易文言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注庸有常也皆謂經常之常朱子訓庸為平常遂使宋季諸儒誤認舍胡苟且不分善惡為中庸之道如後漢書胡廣傳所云天下中庸有胡公則庸庸碌碌民之能此者多矣曷足貴哉中庸引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為道至美顧人罕能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聖三四明蔽書 約園刊本

行是以民鮮能久四字連讀謂少能久守也釋文一本作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是中庸之所引即論語之文也或謂中庸以道理言此章以德言行言自是強生分別中庸有能字能久二字可連讀此章無能字鮮久似覺不詞故程叔子曰自世教衰民不興行鮮有此德久矣與上至矣二矣字作呼應更有言外之神
何注云云疏曰非適猶言不啻也秦策疑臣者不適三人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注孔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

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

釋文施始政反皇本有作能眾下有者字白虎通聖人篇引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以聖乎堯舜為句三國志鍾繇傳濟眾作能濟民

正義曰朱注博廣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蒙萊聖門論學常以聖仁智分三等夫子自謙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聖三四明蔽書 約園刊本

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是聖優於仁也答子張之問曰未智焉得仁又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是仁優於智也故漢書古今人物表列九等而上三品有聖人仁人智人之分方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仁則貫徹乎始終而統賅乎大小遠近所以處聖智之中也子貢曰如有曰何如欲求為仁之方而高入盡仁之聖子曰何事於仁者倒裝句法也言為仁何事於此此必盡仁之聖人如堯舜者其心猶有所病求仁如此不愈難而愈遠乎蓋行仁之事夫婦可與

知能盡仁之功天地猶有所憾也程叔子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矣

孔注云云疏曰皇本如有作如能孔注若能以若字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詁如字也邢疏若作君誤也二疏以何事為不啻宋注竟作何止於仁止與事同部之借也施本作岐說文敷也廣雅釋詁施予也易乾卦德施普也釋文與也晉語齊侯好示務施注惠也故孔注以為施恩惠爾雅釋言濟成也益也又渡也易既濟未濟書君夷予往暨汝夷其濟春秋說題辭濟之為言齊也齊者度也呂覽離俗篇君子濟人於患故孔注以為濟患難或以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眾自眾人之被吾恩澤而言以二句作一貫非也徐楚金說文通論

云堯之末年倦勤而有涿水之警有其鯀之凶舜殛鯀任禹孰若不殛此以堯舜立言似不若陸稼書謂堯舜之世天下雖庶平成尚有黎民阻饑百姓不親其論為賅括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注孔曰更為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不欲而勿施

也人

釋文夫音符唐書張元素傳引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譬喻也方術也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程伯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阮氏芸臺仁說曰說文仁親也从二人段注見部曰親密至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

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古所謂人偶
 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偶偶則相親故其字从
 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人之意即人之也孔門
 所謂仁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
 恕等事之謂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
 必有二人而仁乃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
 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
 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鄭君相人偶之注
 即曾子人非人不濟中庸仁者人也論語己立立人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夏六 四 明 疏 書
 約圖刊本

親愛故古人造字从人二三人者其一一人其一即己
 也由己推之人愈推愈廣即人不一人故左傳以參
 和為仁古文又以千心為仁數始於一偶於二參於
 三三人成眾由修身齊家而推之治國平天下則修
 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千萬人之心要即同此一
 己之心也顧泛愛乎人堯舜之施濟猶病為仁固甚
 難而反求諸己立達之取譬有方為仁又甚近夫子
 嘗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子夏曰切問而近思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夏七 四 明 疏 書
 約圖刊本

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
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夫楊
朱之爲我專於私己墨翟之兼愛專務徇人一則生
生之意不貫通一則生之意無條理斯大亂之道
也仁者施濟之念克責於己而人之交感通以欲
以人之欲譬之己而欲立欲達不啻痼疾於乃身以
己之欲譬之人而立人達人非若秦越之相視天下
有飢由己飢天下有溺由己溺是取人而反求諸己
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取己而推及於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夏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也孟子曰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恕之爲道也由親而及疏由近而
及遠故仁之方在近取而無事遠求而如其施必博
焉濟必眾焉是卽墨子之兼愛韓子之博愛也墨子
愛無差等而害道韓子篤近舉遠而合誼蓋恕必本
於忠所以責人先責己而仁必行以智方能推己以
及人故大學先言正心誠意之學格物致知之功而
後半部始詳絜矩之道以及恕此一以貫之者也
孔注云云疏曰後漢書班彪傳注引鄭注方猶道也

與孔同荀子大略篇博學無方注方法也呂覽必己
篇如此其無方也注方術也孔鄭云道卽法術也周
髡算經方出於矩矩所以爲方仁之方似卽絜矩之
道也廣雅釋詁立成也達通也說文立亘也釋名達
徹也莊子達生釋文暢也蓋立卽夫子之立與綏也
達卽夫子之道與動也或以分教養者非皇本注云
於己皆恕己所不欲而勿施人也邢本作皆恕己所
欲而施之於人抑知大學言絜矩之道必兼好惡好
卽所欲惡卽不欲也孔注以於己皆恕爲句句上欲
立立人欲達達人而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引證反
足上意正其善會聖言也邢本妄改誤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夏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七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述而第七 釋文凡三十九章注疏本作三十八章皇疏朱注皆三十七章翟氏考異曰舊多二

章應屬子於是日哭及子曰善人以下皆別分為章陸氏所見舊本分於亡而為有誤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注包曰老彭殷賢大夫也

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

釋文好呼報反考文補遺老上有於字

正義曰朱注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然嘗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蒙案述說文循也循行故道曰述凡循其舊而申明之亦曰述故皇疏云述傳舊章也墨子非儒篇儒者曰君子循而不作凡創始曰作禮樂記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中庸云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故皇疏云作謂新制禮樂也比周禮大司馬注親也樂記注同也釋名事類相似謂之比諡法解

擇善而從謂之比竊廣雅釋詁盜也私也取也孟子

其義則某竊取之趙注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

故言竊案竊與淺且為雙聲似為聊且姑且之詞傳

述舊文義無關於私取也竊比於我老彭猶言我竊

比於老彭竊比我於老彭古人多倒裝句法故考文

補遺老上有於字中說魏相篇竊比我於仲舒是其

例也我乃夫子自指不必謂夫子殷後老彭商大夫

而以我為親之之辭也老彭殷賢大夫以壽考而稱

老猶曾子問夫子之稱老聃也大戴禮虞戴德篇孔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對哀公曰若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任庶人以言猶夏后氏之耐懷袍褐也行不越境此本孔子三朝記仲傀即仲虺是老彭與仲虺同時故漢書人表列老彭於殷湯之世而不言即彭祖自呂覽情欲篇云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執一篇云彭祖以壽高注彭祖殷之賢臣治性清靜不欲於物蓋壽七百歲二注皆引論語以證故皇邢二疏云老彭即彭祖而釋文引鄭君邢疏引王弼皆云老是老聃彭

是彭祖則又以老彭爲二人然彭祖爲殷人老聃爲周人似應彭先而老後故班固幽通賦云若允彭而偕老兮訴來哲以通情後漢書郭泰傳云巖岫頤神娛心彭老而夫子何以顛倒其詞耶邢疏謂老彭卽莊子所謂彭祖又引逍遙遊首義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鏗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鏗音翦一云卽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蓋據史記老莊列傳云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而張湯傳又云老子爲周柱下史禮曾子問古者師行節疏引鄭君論語注云老聃周之太史未知所出抱朴子明本卷云老子旣兼綜禮教又能久視故仲尼有竊比之歎或以彭祖老聃同爲守藏柱下史遂合商周二史爲一人一而二二而一出沒變化老子豈真猶龍耶大戴禮五帝德篇宰子問帝堯子曰舉舜彭祖而任之楚辭天問云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注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三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帝堯堯美而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是又以彭祖爲堯時人潛夫論讀學篇云顓頊師老彭孔子師老聃則又以老彭爲顓頊時人愈推愈遠愈出愈奇事涉洪荒言不雅馴摺紳先生難言矣神仙傳云彭祖者顓頊之元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惟以養生治身爲事曰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恐不度世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列仙傳云彭祖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易林云彭祖九子據德不殆南山松柏長受嘉福是皆莊叟怪誕之寓言呂覽神仙之幻說子常絕之而不語豈宜引之以證經考之大戴禮帝繫姓曰顓頊娶於滕隍氏滕隍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老童娶於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緡氏產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產陸終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三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陸終氏娶於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贖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脇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籛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郇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半姓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郇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孔巽軒補注曰彭祖彭姓之祖也彭姓諸國大彭豕韋諸稽別爲舟人禿姓大彭歷事虞夏於商爲伯武丁之世滅之故曰彭祖八百歲謂彭國八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七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百年而亡非實籛不死也春秋時彭爲宋邑鄭語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又曰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韋昭注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於豕韋者殷衰二國相繼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禿姓彭祖之別舟人國名也史記楚世家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集解虞翻曰名躬爲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三曰錢鏗是爲彭祖彭祖者彭城是也正

義引括地志云彭城者彭祖國也嚴鐵橋謂彭祖國名卽大彭夏商爲方伯唐虞封國傳數十世八百歲而滅於商然則彭祖者謂彭姓之始祖肇封於唐虞至商中葉大彭爲霸諸侯而滅於武丁之世故漢書人表復列大彭豕韋於祖丁陽甲之時而湯時之老彭卽大戴論語所稱而初非所謂彭祖也老彭之好古別無所見惟呂氏春秋有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籍以政教大夫云云似卽本大戴論語而合記之然則夫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七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一則曰老彭再則曰老彭猶曾子問之每稱老聃則其人之壽考可知夫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以久道化成天下久則閱歷多而處事彌定久則閱見博而析理愈精學則古昔稱先王誠有非年老不能勝任者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紹百王之統緒集千聖之大成蓋羣聖所作因時制宜不過創一代之新法夫子所述折衷考訂將以垂萬世之常經朱子所謂事雖述而功倍於作者似非高年老壽不爲功故觀此篇所類敘不知老之將

至忽歎甚矣其衰夫乃知夫子之竊比老彭假年學
易實有祈天永命益壽延年之意焉王者行仁以必
世善人爲邦以百年中庸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吾
得而轉之曰有大壽者乃成其德

包注云云疏曰祖述之耳義本中庸邢本作但述耳
筆解作而已但述而已言外有不作意較皇本爲長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注鄭
無有是行於我
我獨有之也

釋文默俗作噤亡北反厭於豔反倦其卷反朱注識
音志又如字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朱注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
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蒙案識說文常也
謂旗常之標識也字又作幟作誌行軍之旗識所以
審別而不亂銘器之款識所以記憶而不忘詩瞻印
箋識知也周禮保章氏注識記也皆一義之引申也
鄭君以志爲識之古文又見禮運哀公問注詩序在
心爲志韓詩外傳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荀子
解蔽篇志也者臧也識固以默而深湛爲貴易繫辭
傳默而成之存乎德行猶顏子之不違如愚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也識與學誨三者並列識爲

識其所已得學爲學其所未得誨則欲人之同得抑

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見本篇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見

孟子此皆夫子所自任默識卽承上述而不作信而

好古之意亦非甚難下文多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之事皆可以互證何有者不難也如子言於從政乎

何有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孟子於答是也何有皆

以何有爲不難之詞何有於我猶言於我何難之有

倒裝句法自任實自勉也鄭注似太誇朱注又太謙

矣

鄭注云云疏曰鄭意以誰訓何謂誰有是行如我哉

故云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皇疏以是行絕

句言天下人皆無此三行也我獨有之故天下貴有

於我也又引李充曰言人若有此三行者復何有貴

於我乎斯勸學敦誨誘之辭也殊非鄭意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注孔曰夫子常以

此四者爲憂也

釋文徙思爾反皇本高麗本每句下有也字考文補
遺一本徙作從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朱注引尹氏焯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陸稼書曰脩德即大學正心誠意脩身之功所謂省察克治也講學即大學致知格物之功所謂講習討論也徙義即是時中改不善須要知幾尹氏謂此四者日新之要無時不新者聖人之功也惟恐其一日不新者聖人之心也蓋德日新則意誠心正身脩學日新則物格知至徙義改過日新則止於至善聖人不能必其常脩常講常徙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常改惟有一念恐懼戒慎此堯舜所以兢兢業業成湯所以常目在之文王所以不顯亦臨無斃亦保而夫子此章一憂字直接千古帝王之道統也憤時此憂樂時亦此憂下學時此憂上達時亦此憂盡性至命皆是此憂做起老安少懷皆是此憂做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皆是此憂做成夫子於此既自刻責以示人及繫易之大象於升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於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於益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以吾憂者

與人其憂乎裴案夫子引之曰吾憂凜之曰是吾憂則孔注所云常以為憂者自憂常自勉也皇疏以為恆憂世人者非聖人為己之學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注馬曰申申天天和舒之貌也

釋文燕於見反鄭本作宴天於驕反後漢音仇覽傳注引燕亦作宴一切經音義云石經宴為古文燕漢書敘傳注引申作伸廣雅釋訓天作妖王注云誤字也

正義曰鄭君本燕作宴說文宴安也是正字作宴借作燕詩或燕燕居息傳燕燕安息貌爾雅釋訓燕燕粲粲尼居息也禮記有仲尼燕居孔子閒居鄭君目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錄云退朝而居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是方退朝之後私居燕室顏色得以少遲故曰居不容玉藻云燕居告溫溫孔疏謂私燕所居色尚和善故馬注以申申天天為和舒之貌凡物欲申必先屈注以和舒詰申申而天天即在其內故皇疏引孫綽所以混言燕居無事心內夷和外貌舒暢而廣雅釋訓概以申申天天為容也申說文云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曰自持一身也字通作伸伸不屈也廣雅釋詁伸展也直也天說文屈也從大而象其屈形禹貢厥草維

天偽孔傳天少也魯語澤不伐天注草木未成曰天
凡草木初生句萌未達無不曲屈其首者故天爲首
之屈引申以爲體之屈如者形容之詞謂燕居無事
之時得以屈伸如意疊字形容之爲申申天天疊韻
形容之卽所謂頰伸天矯也儀禮士相見禮云君子
欠伸鄭注志倦則欠體倦則伸爾雅釋畜人曰擣郭
注謂頰伸天擣史記扁鵲傳有擣引索隱謂爲按摩
之法天擣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按摩本醫家之十科
導引乃養生之一法大聖人瞬有存息有養雖不必
明明字論語集解卷七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踈屣卽原壤之夷俟此大不敬也兩膝著席而伸
其腰直其身曰跪跪所以拜跪而不拜曰跽所謂長
跪也史記滑稽傳魯鞫臆集解謂小跪也如今之
屈膝請安長跪則兩膝枝地而聳體是也兩膝著席
而稍屈其躬下其臀以帖足底曰坐管甯在遠東坐
席三十年兩膝皆穿者是也蓋尻處之節始則就席
而長跪繼則得几而坐故跪有危義挺身而危尻
申申如以狀其跪也坐有安義屈躬而安定天天如
以狀其坐也所謂尻處者統跪與坐言之也詩四牡
不遑啓處采芣作不遑啓居毛傳啓跪也處居也禮
樂記六言六蔽章皆有居吾語汝鄭孔注居坐也居
亦尻之借也赴王事則跪坐而不遑處閒燕則屈伸
而自適可以觀聖人之時中矣然古人訓詁有可通
者有不可通者啓可訓跪亦可訓踞而獨不可以訓
坐爾雅啓跪也廣雅啓踞也此義之可通者也尻可
言坐跪亦可言坐而坐不可以言跪左昭廿七年傳
坐行而入杜注膝行也曲禮先生書策琴瑟在旁坐
而遷之孔疏坐亦跪也此又義之可通者也至於居

之字可借爲尻居之義不能引申爲坐此義之必不可通者也

馬注云云疏曰馬注以和舒詰申申則必屈似不言天天而義在其中此立言之妙也皇疏以申申爲心和天天爲貌舒已失其旨而引桃之天天爲證不知桃天傳訓少壯說文引作朽木少盛兒又引作媿廣雅媿媿茂也凱風棘心天天傳盛貌與本經義不相涉史記萬石君傳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漢書同顏注申申整敕之貌又韋元成傳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畏忌自申顏注自約束也此以申之本義爲訓與鄉黨居不容相似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注孔子曰孔子哀老不復夢

見周公也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釋文復扶又反本或無復字非皇本高麗本公下有也字呂覽博志篇注引無也字文選劉琨重贈盧龍詩楊龜山資聖院記張子正蒙引皆以久矣連上句李絳論明黨李善注西征賦陳襄與孫逵使書黃山谷答王周彥書引吾不復夢見周公皆不連久矣二字朱子以久矣連下句本胡致堂

正義曰朱注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閒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

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叔子曰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蒙

宋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注無所感動不安自夢也二曰噩夢杜子春謂噩當爲愕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注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四曰寤夢注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注喜說恐懼而夢也張敬夫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是夫子之夢爲思夢蓋周公作爻辭夫子因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以贊易周公作誓誥夫子因之以修書周公作雅頌夫子因之以刪詩周公制作禮樂成一代之鴻章夫子筆削春秋定一王之大法是夫子之所述大半周公之所作故夫子之所夢要即周公之所思也朱子語錄謂聖人曷嘗無夢但夢得定耳要亦以此卜吾道之盛衰聖人之精神氣血嘗與天地相感應即與時運相通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道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

果無意於斯世也故衰是時世衰卽是孔子衰於不
夢見其衰於久不夢見其衰之甚皇疏引李充曰聖
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哀道教之不行
故寄慨於不夢發歎於鳳鳥也抑知洪範五事思曰
睿以作理聖人何嘗不思卽聖人何嘗無夢呂覽博
志篇曰孔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
且而問焉注引論語以證夫力牧夢兆於驅羊傳說
夢求於版築千萬里風雲相會不以東海西海而隔
也大舜見堯於羹牆夫子見公於夢寐五百年道統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關不以見知聞知而異也

子曰志於道注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

魏書崔光傳引志上有士字

正義曰朱注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
閒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
無他歧之惑矣黃先生曰中庸言修身以道修道以
仁行於人倫庶物之謂道道不可不修者也此經言
志於道行事之當然爲道道則純粹中正之名也經
傳中言道必合兩說而始通何解邢疏以虛無爲道

老佛之說也曹正夫曰佛氏以空言性非天命之性
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蒙
索爾雅釋宮路行道也一達謂之道路引申之凡所
當行之路皆謂之道中庸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
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所謂率性之道也
孟子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所謂修道之教也是人倫所當行者也樂記君
子樂得其道注道謂仁義也韓子原道道與德爲虛
位仁與義爲定名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
之不外相生相養之道詩天保曰民之質矣日用飲
食是日用所當行者也薛氏讀書錄曰仁義禮智卽
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爲注也道卽是循此性
而行非別有一理爲道德卽是行此道而有得於心
非別有一理爲德也故道爲純粹中正之名荀子正
名篇云道者古今之正權也志從心從史詩序在心
爲志之往也心專向往念釋在茲志於道猶夫子之
志於學大學所謂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也
何注云云疏曰孔子閒居志之所至注謂思意也大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射儀不以樂志注意所擬度也故何解以志訓慕邢
疏引王弼曰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
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為象是道不可體故但志慕
而已此何王以老莊注經也

據於德注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也

正義曰朱注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
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
之功矣邢疏引禮記少儀云士依於德游於藝文與
此類鄭注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七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
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注云德行內
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黃先生謂周官原文以
三德三行並言故注云然表記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是鄭君所據也散文則德兼行言故大司樂注德能
躬行者此朱注亦兼內外也蒙案德說文本作惠云
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洪範六三德一曰正直故直
心為惠樂記德者得也鄉飲酒義德也者得於身也
太元元攤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為德是德本以

有得為訓中庸之三達德大司徒之教民六德皋陶
謨之亦行有九德皆行仁義中正之大道而外得於
身內得於心者也據說文杖持也杖持即執守之意
有得始可據據於德即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弗失之矣

何注云云疏曰云據杖也者廣雅釋言同義本說文
又釋詁引也按也方言定也釋名居也皆一義之引
申也邢疏申注云物得其所謂之德寂然至無謂之
道離無入有而成形器是謂德業此即老子失道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七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後德之意也

依於仁注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之也

正義曰依者不違之謂仁者愛之理乃所以為心之
德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
非天地生生之心矣此本朱子語而酌參之戴東原
曰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
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其遂其生
仁也言仁可以賅義使親愛長養不協於正大之情
則義有未盡亦即為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賅禮使無

親疏上下之辨則禮失而仁亦未爲得舉仁義禮可以賅智智者知此者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益之以禮所以爲仁至義盡也語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益之以勇蓋德之所以成也就人倫日用究其精微之極致曰仁曰義曰禮合三者以斷天下之事如權衡之於輕重於仁無憾於禮義不愆而道盡矣若夫德性之存乎其人則曰智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仁曰勇三者才質之美因才質而進之以學皆可至於聖人自人道溯之天道自人之德性溯之天德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理觀於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禮矣觀於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可以知義矣在天爲氣化之生生在人爲其生生之心是乃仁之爲德也在天爲氣化推行之條理在人爲其心知之通乎條理而不紊是乃智之爲德也惟條理是以生生條理苟失則生生之道絕矣凡仁義對文及智仁對文皆兼生生條理而言

之者也蒙案仁爲中庸之三達德又爲大司徒之教民六德故朱子以仁爲心之德而要必本乎愛之理不可離愛言仁也大易元亨利貞之四德元爲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至參贊天地之化育葆合宇宙之太和無非本此生生不息之心推行有序與爲始終故朱子又以仁統四德而爲心德之全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烏可已也至於烏可已而不知手舞足蹈則爲仁熟而義禮智信全焉矣斯真依之候也說文依倚也依與因爲雙聲呂覽盡數篇注訓因爲依廣雅釋詁訓因爲親依亦親也道爲正路故向往而不惑德爲實得故執守而不失仁者好生故親愛而不離依於仁猶依乎中庸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依倚也者義本說文楚辭注保也廣雅釋詁恃也皆引申義邢疏謂倚賴者非皇疏申

注謂仁劣於德倚滅於據是老子失德而後仁之意也

游於藝注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也

唐石經游作遊魏書高允傳論引同

正義曰朱子或問游者從容潛玩之意集注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皇疏云游者履歷之辭也藝六藝謂禮樂書數射御宜徧游歷以知之也文中子深言之

明明子論彙解義疏 卷七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謂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張橫渠淺言之謂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潛室陳氏謂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其意因而有本末先後之辨黃先生曰志據依游並非截然判先後為四事正如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游者博學無方徧閱歷以知之也彙案說文游古文作游俗字作遊詩及爾游行毛傳游行也字又借作由學記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藝藝勢說文皆

作執種也種藝必用力故引申為勢力之勢易地勢

坤虞注力也樹藝始成材又引申為才藝之藝樂記

藝成而下注才技也史記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

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

秋以道義漢書有六藝略鄭志有六藝論上林賦游

於六藝之圃顏師古以為即六經此漢以後說也古

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故聖門教法始於詩書而終

於禮樂易者卜筮之辭春秋列國之史記掌於太

卜職於太史非士子所肄業也周禮大司徒以六藝

明明子論彙解義疏 卷七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教萬民保氏以六藝教國子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

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鄭注五禮吉

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

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并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

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

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

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案少廣即

開方旁要即句股夕桀謂差分盈朒之互乘重差乃

句股測量之一法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即劉徽

海島之算也大司徒以五禮防民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情而教之和禮樂固教民之要道後世不能復三代之治者以禮樂不興而教化之無其具也漢叔孫通草朝儀曹褒定新制不能盡合古法當時所出者周禮考工乃六曹之政典大小戴記多七十子之遺言儀禮古經佚在中祕通行十七篇僅據士禮以上推天子諸侯之制韓文公又苦其難讀所幸三禮鄭注尙存孔賈疏亦詳明賅洽故朱子晚年據以作經傳通解以儀禮爲之經以周禮戴記參附子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之傳此江氏禮書綱目徐氏讀禮通考秦氏五禮通考之所由本也通考惟吉禮一門遵王難鄭不無可議其餘則貫穿經史囊括古今實近來禮學之淵藪也樂本與詩相表裏後世樂亡而詩啞漢唐之樂府宋元之詞曲愈趨而愈失其真最可惜者韶武二舞至晉而初亡雅樂四歌至唐而盡失宋趙彥肅得風雅十二譜以一字配一聲奏之廟庭恐其嚇走孔夫子因慨古樂之不可復作也然商周之樂譜雖已散亡而天地之中聲未嘗歇絕程子謂黃鍾之聲不

難定有知音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朱子謂古

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其唯殺促數之音更撰

樂章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人主待臣下

之恩意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嘗考說苑

子謂子路云先王之中聲流入於南不入於北南音

者中聲之所止也今之南曲不用凡乙猶雅樂之不

用變宮變徵聲調頗覺和平伏讀欽定律呂正義得

黃鍾之真度辨絲竹之異均而又有詩經樂譜九宮

大成樂譜依詠和聲八音俱備學者果能潛心玩習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參之以王坦之琴旨胡彥昇之笛律邱瓊山所謂

依俗樂之所移換尋古調之所抑揚則今之樂猶古

之樂也夫禮樂乃天子之事儒生不敢參其權不可

不知其說惟王者久道化成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而

又有徐氏之善容制氏之善聲者相與絲簧肄習鼓

吹休明使得扶杖優游園橋觀聽於其閒則夢寐思

之矣射之儀節莫詳於儀禮之大射儀鄉射禮及禮

記之射義御則散見於曲禮少儀諸篇古者有文事

必有武備射御專爲習武而因之以觀德今則嫺馬

步而不用兵車尙銃礮而不利弧矢既非軍需之急務無須學士所兼長聖門七十子皆身通六藝今則通其四而已足矣至於六書九數不識字無以讀書不通數無以明理近來講明日精一日許君說文解字序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二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搆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

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

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初有隸書以趣約易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四曰左書卽秦隸書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

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巨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案六書之次第許君與周禮鄭注不同而與漢書班孟堅說又略異當以漢書一象形二象事三象意四象聲五轉注六假借爲得自然之次蓋象形指事獨體謂之文會意諧聲合體謂之字四者文字之體也轉注主於義或同類或異類而一義可通數字假借主於聲或同韻或同母而一字可通數音二者文字之用也顧字之體用雖有六而字之統會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三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則惟三三者形也聲也義也說形之書如說文玉篇汗簡隸釋之類是也說聲之書如廣韻集韻韻會韻譜之類是也說義之書如爾雅廣雅方言釋名之類是也說文之功實倍徒於爾雅嘗謂鄭君之注經許君之解字一縱一橫能使先聖之遺經先民之古訓範圍而不過曲盡而不遺或將升大戴禮爲十四經似宜升說文爲十五經蓋爾雅混言義而說文則兼形與聲形者義之所從出聲者義之所由通也而聲之別又有韻與母古今韻凡三大變自詩易楚辭下

逮漢魏六朝閒有出入初無大異至沈約周顒創四聲而韻爲一變至許敬宗劉淵并廣韻而韻又一變惟宋吳棫明陳第始講求古韻繼之者顧亭林分十部江慎修分十三部段懋堂分十七部孔駟軒分十八部王懷祖江晉三分廿一部今考定爲十六攝入聲自立爲四攝而與母學適相符合此亦一奇也漢儒注書惟有急言徐言長言短言之別自孫炎郝反語李登造聲類而中國已有反切至唐宋韻學疏而西域之字母乃與悉曇本有五十字華嚴音義四十二舍利三十神珙守溫三十六其中每多重複今考定喉音三牙音四舌音五唇音六齒音五牙唇與舌別有細音四而中國所用實止廿三母開合正副四等備列十六攝入聲自立爲四攝適與古韻相符合此天籟之自然也要之同母卽古之雙聲同韻卽古之疊韻淺言之卽古書之反切所謂切頭切腳也精求之卽西人之雙合所謂字父字母也苟通雙合音則西北各國之音皆可以類推矣予嘗自撰聯句云論學不分漢宋切音無介東西九數之學窮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三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高極遠探蹟素隱握算而不失毫釐執矩而不離分寸西人祕之爲絕學豈知先聖設教固使童而習之哉劉徽九章算術序云昔在包犧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暨乎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於是建歷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七

三五四明藏書約圖刊本

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隋書歷律志云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實變易三曰差分以御貴賤粟稅四曰少廣以御積算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案九數之次第鄭注與隋志大同而盈不足與方程當互易蓋九章之學有度有數數者算術最淺者粟米稍進爲差分爲均輸爲盈朒而極於方程

方程可以馭別法而別法不可以馭方程也度者量法最淺者方田稍進爲少廣爲商功而極於句股句股可以馭別法而別法不可以馭句股也唐書選舉志制科之目明算居一其定制云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邱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焉是卽所謂算經十書其九尙存而綴術三等數已亡矣至元郭守敬作授時歷而有堞積招差表秦九韶作數學九章而有大衍求一術朱世傑作算學啓蒙四元玉鑑李治作測圓海鏡益古行段而有立天元一法是又推廣十書之中增益九章之外引而伸之則神而明之矣夫度數之學其爲用不外加減乘除其立法不出和較正負而西人之幾何原本則又分其類爲點綫面體由是本句股而精之而有平弧三角之測量本割圓而精之而有正餘八綫之比例本天元而精之而有真假對數之捷訣故其所立借根方初名東來法卽中國之天元一天子失官守在四東西法何嘗不本中法耶讀左傳擅動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七

三五四明藏書約圖刊本

而鼓之賈注知礮石木中國之長技魏武帝嘗用之於官渡矣虞允文嘗用之於采石矣讀周髀筮以寫天之簡儀知蓋天本中國之舊術天九重則楚辭天問篇言之矣地四游則書緯考靈耀言之矣自宋元明三朝大儒高言志道據德依仁而以游藝為末務遂至武經不講小學不修反使西人以中國之遺法據之為心得祕之為神奇而中國之疇人子弟徒欲鎔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不知乃我祖宗之世業也豈不惜哉豈不痛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三十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朱子以游為玩物適情以游藝為小物不遺是即不足據依之說也然而視藝太輕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注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

則皆教誨之也

釋文上時掌反誨魯讀為悔字今從古

正義曰朱注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蒙案說文脩脯也

脯乾肉也字皆从肉周禮腊人凡田獸之脯腊臘胾之事注薄析曰脯小物全乾曰腊腊夫肉脩注加薑桂煨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謂之脯曲禮棋榛脯脩疏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釋名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此脩之本義也儀禮脯一脰長尺有二寸聘禮釋幣制元纁束注凡物十曰束疏幣帛錦十卷者皆名束至於脯十脰亦曰束公羊昭公二十五年傳與四脰脯注曲曰胸伸曰脰字亦作挺此束脩之本義也檀弓古者大夫束脩之間不出境穀梁傳束脩之間不行境中此出境聘問而行束脩之禮也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大賜人若獻人則執脩以將命孔叢子子思居貧或致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此尋常饋遺而行束脩之禮也曲禮童子委摯而退孔疏童子之摯悉用束脩故論語孔子云自行束脩以上則吾未嘗無誨焉是指童子也此弟子謁師而行束脩之禮也然曰童子則其餘可知豈以年幼從輕而成人更有加厚耶皇疏古者相見必執物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三十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為贅贅至也表己來至也上則人君用玉中則卿羔大夫雁士雉下則庶人執鷩工商執雞其中或束脩壺酒一犬不得無也言人若能自施贅行束脩以上來見謁者我未嘗不教誨之故江熙云見其翹然向善思益也古以贅見脩脯也朱子本皇疏以上為上獻猶中人以上為上進前後不可異訓也邢疏意訓自為從謂束脩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豈知脯脩之禮可輕可重陳氏禮書曰膳夫凡王祭祀賓客則有俎凡稍食則脯醢而已

明明子論類解義疏 卷七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冠禮三加有乾肉折俎始醮再醮則脯醢而已以脯醢之於魚腊俎為輕也大饗有腥熟尚股脩以禮賓冠禮有牲俎取脯以見母昏禮賓取脯以授從者燕禮賓執脯以賜鐘人昏禮婦摯股脯以見姑學者束脩以見師以脯之於禮為重也蓋物雖輕而上獻之意則重耳乃後世斷章取義以束為約束脩為脩整後漢書和帝紀詔云束脩良吏鄧后紀故能束脩不獨羅網鄭均傳束脩安貧馮衍傳圭璧其躬束脩其心劉般傳束脩至行為諸侯師三國魏桓範薦管甯

束脩其躬後漢書李賢注訓為謹束脩潔孫奕示兒編遂據為潔己以進之義然脩脯之脩字从肉修飾之修字从彡本義自屬可通何必反用假借且以束為束躬脩為脩己自行既為贅詞以上將復何解耶列女傳秋胡婦云束髮脩身鹽鐵論貧富篇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是又以束為束髮後漢書伏湛傳杜詩薦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馬援杜詩二傳皆同延篤傳吾自束脩以來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元注論語曰謂年十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以上也是又以束為束帶而以十五以上為出就外傳之證然古人入學之年始於八歲聖門弟子之數不下三千項橐轉藉為師資璇會常侍於左右與其潔己互鄉之童子也用以將命闕黨之童子也大聖人有教無類少者懷之十五以下何嘗隱而無誨耶況束脩之禮見於後世史傳者不一而足漢諸侯王致禮於其傅猶曰束脩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是求高於夫子而失之矯隋書劉炫傳博學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膏於財不行束脩

者未嘗有所教誨此正與子言相反而失之隘唐六
典國子生初入學置東帛一篋酒一壺脩一案爲束
脩之禮初以十脰爲一束後分束與脩爲二是豈嫌
其輕而從厚耶

孔注云云疏曰注言人能奉禮禮卽脩脯之禮皇疏
謂孔注雖不云脩是脯意不得離脯是也書秦誓孔
疏引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爲偽書傳一个
臣之證然尙書之孔傳孝經之孔注皆爲後人依託
難以徵信或孔疏誤憶後漢書注爲孔注遂與鄭注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相同或引家語齊太史子輿謂南宮敬叔曰孔子凡
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爲鄭注年十五以上之
證然家語王肅僞撰不足憑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也注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
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誠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
之其人不思其類
則不復重教之也

釋文憤房粉反悱芳匪反皇本尚麗本蜀石經文選
西京賦注引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考文足利本作
示之少而字皇本則下有吾字高麗本亦有吾字無
也字史記世家引無不悱不發四字

正義曰朱注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

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
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
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
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蒙案何異孫十一經問對謂
此宜合上爲一章以子曰二字爲衍文憤悱二字皆

从心皇疏分屬心與言朱子从之似未確憤說文懣
也方言盈也悱說文所無疑當作佛佛鬱也通訓以
爲卽悲字悲痛也廣雅悲傷也又作慈悵也啓說文
教也本字作肩開也从戶口會意左襄廿五年傳注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啓開門也發从弓說文射發也蓋憤近於恚怒如氣
勢之滿盈而不洩而啓則開其戶以出之悱近於悲
怨如弩牙之屈抑而不伸而發則撥其機以放之孟
子所謂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有如時雨化之者
此學記當其可之時也反說文覆也或借爲返士冠
禮注還也復爾雅返也說文往來也反與復本雙聲
互訓反復推求往來量度以己之心度人之心還以
人之心度己之心反躬以節性復禮以爲仁反復其
道復所以見天地之心卽大學絜矩之道也隅說文

取也周髀算經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注
隅角也天圓三百六十度平分之爲一百八十度四
分之爲九十度謂之一象限象限卽句股古人謂之
矩西人謂之直角三角一角正而三角無不平前後
左右無所偏若過於九十度爲鈍角不及九十度爲
銳角一角偏而前後左右皆不得其正仁之方能近
取譬義之實各得其宜孟子嘗曰君子必自反也又
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絜矩之道所以貴其能反也
數之一始於點兩點謂之線線有兩端之可執而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用其中三點謂之面面有三隅之可反而必取其平
三角之算有面又有體西法有平三角以求平度有
弧三角以求渾度二者雖平渾異勢而必藉直角三
角以爲用何也平三角所用之八線正弦如小股餘
弦如小句正切如大股半徑如大句正割如大弦餘
割如小弦若以半徑爲小弦則餘割如大弦所用仍
是句股而三角之妙處在用角有一角必對一邊有
一邊必有一弧故可以角知弧亦可以弧知角而三
邊三角可互求且又有銳角鈍角以通之可以八綫

自相求亦可以八綫求他形銳角必作垂綫於形內
分爲兩句股鈍角作垂綫於形外則補成句股是仍
藉句股之直角也弧三角雖以弧測弧必以此弧之
八綫與彼弧之八綫相與比例則仍是以直綫求直
綫且弧三角必以正弧爲先猶平三角之必先句股
也斜弧形作垂綫於形內分作兩正弧猶銳角之分
爲兩句股也作垂綫於形外補成正弧猶鈍角之補
成句股也有平三角以測平方平圓不等之諸面有
弧三角以測立方渾圓不等之諸體而其用不外於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句股之直角三角直角者矩是也矩之時用大矣哉
執一矩而高深廣遠無不知其數周髀所以有平矩
偃矩覆矩臥矩之法舉一隅而上下前後左右無不
得其平大學所以有絜矩之道聖人之言見深見淺
深之可以測天地淺之可以度人情桓譚新論曰孔
子言舉一隅足以三隅反蓋卽一隅以推三隅還以
三隅反求夫一隅天理必本於人情王道不外乎日
用脩齊治平之學皆作如是觀斯仁之至義之盡忠
恕之一以貫也復與反本相因不復者待其反而後

復猶必使反而後和學記所謂語之而不知舍之可也此循循之善誘人不知而不愠也天地之數三以參天而主動動則圓變之無窮四以兩地而主靜靜則方隅之有定此經之一隅乃割圓四分之一角而非平方四維之一角也若皇疏所謂牀有四角屋有四角示以一而不能識其三是直下愚之不移也尙可教乎哉

鄭注云云疏曰古本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故注云舉一隅以語之也學記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鄭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注使之悻悻憤憤然後啓發也易蒙卦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注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和義而幹事也案二注可與本注相發明云告之以事義不思三隅相況以反解非謂告一而不識三也云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非謂棄而不教也程叔子曰不待憤悻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悻而後發則沛然矣憤悻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

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意亦與鄭君相發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檀弓無子字有字

正義曰朱注臨喪哀不能甘也皇疏謂孔子助葬時也為應執事故必食必有哀色故不飽禮云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蒙案檀弓曰食於喪者之側其未嘗飽也鄭注助哀戚也毛氏大可謂禮記出於七十子之徒此即以夫子之事為禮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注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喪於禮容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釋文舊以為別章今宜合前章皇本高麗本皆合前章是日下有也字論衡感類篇同

正義曰朱注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蒙案鄭志臨殯難曰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為哀樂之心無常據此則當以日字絕句故皇本有也字疏引范甯曰是日即弔赴之日也禮歌哭不同日故哭則不歌也曲禮曰哭日不歌鄭注哀未忘也檀弓弔於人是日不樂鄭注君子哀樂不同日即引論語以證毛大可謂樂字即作樂

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此亦以夫子之事為禮經也
何注云云疏曰皇本脫此注邢本有之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注

日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惟我與顏淵同耳

釋文舍音赦止也一音捨放也與及也或云與謀也夫音符皇本唐朱石經惟作唯史記弟子傳引舍作捨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集解引樂肇曰用己而後行不

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

與爾有是行皇疏引孫綽曰聖人德合於天地用契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四 明 約圖刊本

於四時不自昏於盛明不獨曜於幽夜顏齊其度故

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游賜也朱子引尹

氏說云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

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黃先生曰尹彥明言中人

以上宜為之說命聖人祇有義理程叔子大賞之朱

子申尹說謂中人之情俟事之不得成方委之於命

所謂不得已而委之命也聖人不問命祇看義理如

何注引尹說即此意不知庸俗之言命與聖賢之言

命迥然不同庸人以智術之不能挽者為命聖賢以

禮義之可得不可得為命而以智力挽之者謂之不

受命以禮義之順逆卜世運之盛衰此正夫子之知

命樂天而為聖之時者以數命與性命分為二而有

命不足道之說是淺言命也蒙案用之則行可以仕

則仕也舍之則藏可以止則止也用與舍聽諸天行

與藏裕諸己無可無不可自合時中之聖或得或不

得悉安禮義之常夫子嘗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

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謂夫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

不得曰有命然則聖人何嘗不言命七十子之徒獨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四 明 約圖刊本

薦顏淵為好學而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

貨殖焉賜不受命則顏子之受命可知也揚子法言

謂顏淵以退為進必進身備也必退身備也進以禮

退以義難備也是夫子樂與顏子同為其能安天命

也誰謂命不足道哉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注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

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惟與己俱故發此問也釋文與如字皇音餘

正義曰黃先生謂此與上章類記未必一時之言蒙

案荀子韓詩外傳諸書每有顏子子貢子路三子言
志之事不嫌其為同時也三與字當作一例相呼應
釋文云與爾與及也或云與謀也誰與與如字是作
一例解也乃又云皇音餘皇疏又引江熙沈居士說
以與為許皆非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大國三軍者周禮夏官敘官云凡
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
皆中大夫皇疏將猶帥也唯與已俱邪本作誰與已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七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注孔曰暴虎徒
馮也馮河徒涉
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釋文馮字亦作憑皮冰反好呼報反皇本高麗本馮
作憑

正義曰朱注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
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蒙案說文懼恐也張敬夫以為敬戒周密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子之所慎其一在戰懼即慎也中庸戒慎
乎其上不睹恐懼乎其上不聞易有乾乾若厲之占

詩有戰戰如臨之戒懼固千聖相傳之心法即萬事

成敗之機關而況乎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懼其事而

惟恐不成則不得不謀謀其事而必欲其成則不容

不好好謀者善謀也說苑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

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好謀而能成非好謀而

無斷者也成本於謀其謀之善可知謀出於懼其謀

之善更可知然成見於既事之後謀定於未事之先

懼則統貫乎事之成始成終而特於臨事加之意初

不敢以成事懈其心蓋一國之存亡萬民之生死所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七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關也孫武子十三篇為兵家之祖其始計篇論為將

之道曰知仁信勇嚴而潛夫論勳將篇所引知仁之

下復有敬敬則知懼曹公所謂審計重舉也知則善

謀曹公所謂明畫深圖也兵不嫌詐詭道也故孫子

首言知而其實本在仁荀子議兵篇曰齊之技擊不

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

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

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

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

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蓋王師無敵有征無戰雖或無事不懼無事不謀其實本仁義而無事不成必待臨事而始懼必待好謀而始成猶非善之善者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子路好勝而無懼有勇而無謀故夫子特以此裁之荀子之論爲將也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聖 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

行此六術五權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荀子所謂六術五權言與孫子相表裏其所謂敬慎無壙又足補孫子之未備而其實不出夫子之兩言故朱子以爲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嘗曰我戰則克明其懼非誇其成也後世名將能懼而善謀者無不勝不懼而寡謀者無不敗諸葛武侯一生謹慎卽奉子言爲圭臬其後出師表所云成敗利鈍非所逆料乃自明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苦衷言各有當初非無所爲而爲之論是非不論成敗也黃先生謂趙充國攻羌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所謂臨事而懼者嘗謂李廣之不擊刁斗程不識之行伍整嚴孰得孰失於懼不懼判之矣懼而謀謀而必成者兵法在先置己於不敗以乘敵之可勝王者之師動出萬全坐得必勝之道所以一勞久逸百姓無續武之害軍國免耗罷之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可以成功爲後圖哉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聖 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暴虎徒搏者爾雅釋訓文郭注空

手執也詩鄭風褫褐暴虎小雅不敢暴虎毛傳暴虎空手以搏之疏引舍人云無兵空手搏之說文暴疾有所趨也搏索持也穀梁傳注手搏也暴搏音相轉匡謬正俗暴有薄音是也戚氏偶談以暴為徒祖然詩既言暴虎又加褫褐於上為不詞矣云馮河徒涉者亦爾雅文郭注無舟楫易泰卦用馮河荀爽注馮河而上不用舟旂詩小雅不敢馮河毛傳馮陵也疏引李巡云無舟而渡水曰徒涉說文馮作溯無舟渡河也玉篇徒涉曰溯今馮字馮溯湖陵皆在古韻蒸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登部故可通借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注鄭曰富貴者也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不可求而得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矣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注孔子所好者古人之道也

釋文鞭必係反或作鞭音吾孟反非也吾亦為之一本作吾為之矣好呼報反史記伯夷傳引首句作富貴如可求韓詩外傳一說苑立節篇周禮條狼氏注後漢書蔡邕傳注郭京周易舉正初學記文選注引皆無也字說苑如不可求作富而不可求皇本高麗本求下有者字鹽鐵論貧富章引士作事

正義曰朱注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

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外注引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黎案子嘗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觀鄭君注云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修德以得之此言正與孔孟相足下云若於道可求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周禮條狼氏注引論語以證下云言士之賤也夫曰賤職曰士之賤賤則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富可知矣賤則不貴更可知矣是執鞭雖合道而不足以求富然則富而可求仍為假設之詞矣朱子又云上言富而可求便見富本不可求矣下言從吾所好便見執鞭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明知富不可求乃開闢其辭以曉人耳乃或誤會鄭注必以假詞為實義由泥於執鞭之為士皇疏繆協引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則是朱子以為賤役者非也然考周禮朝士職掌外朝之法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司市職凡市入則得執鞭度守門

朝士中士也而執鞭則其屬司市下大夫也而執鞭則其胥惟滌狼氏爲下士六人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而鄭注以爲士之賤雖非賤役而爲賤職故太史公於管晏列傳云雖爲執鞭所欣慕焉則亦甘居人下之詞也孟子曰爲貧而仕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夫抱關擊柝委吏乘田執鞭之類也子亦不得已而爲之豈以此求富貴哉泥以執鞭爲求富因以富貴爲可求不但失虛神抑且悖實義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聖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云富貴不可求者史記伯夷傳引富貴如可求如與而古通用似古本有貴字故鄭連言富貴也云修德以得者皇疏云值明世修德必得也若逢亂世雖修德不得而要是得之道也猶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善申注意者也云執鞭賤職者鞭廣雅擊也說文驅也段注改作毆毆捶擊物也尙書鞭作官刑周禮滌狼氏掌執鞭而趨辟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

門左傳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又公怒鞭師曹三百皆謂鞭所以毆人之物以之毆人亦曰鞭經典之鞭皆施於人不謂施於馬由禮乘路馬載鞭策左傳左執鞭弭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皆是假借施人之用爲施馬之稱非若今人竟謂以杖馬之物杖人也蓋馬箠曰策所以擊馬曰箠以箠擊馬曰敕本皆有正名不曰鞭也擊馬之箠用竹毆人之鞭用革故其字亦从竹从革不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未若貧而樂回也不改其樂注皆以

樂爲樂道所樂者道則所好者亦古人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注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也

釋文齊側皆反本或作齋同戰之彥反

正義曰朱注齋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一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蒙案慎說文謹也古文作脊爾雅釋詁誠也靜也廣雅釋詁敕也恐也方言

思也皆一意之引申周語慎德之守也賈子道術篇
備勉就善謂之慎毛詩傳箋皆訓慎為誠儀禮聘禮
記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又以敬與慎互言故精義謝
氏謂以誠敬維持之謂慎也祭統齋之為言齊也齊
不齊以致齊者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
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
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
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
交於神明也此言齊之宜慎也左莊十一年傳凡師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皆陳曰戰左襄廿七年傳鄭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
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
也大戴禮用兵篇夫子對哀公曰蜂蟻挾螫而生見
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
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興之喪厥身此言戰之
宜慎也左昭元年傳秦醫和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
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
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

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或疾明淫心疾又鄭
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
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
矣素問四氣調神論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
其根與萬物浮沈於生長之門故聖人不治已病治
未病此言疾之宜慎也精義楊氏曰孔子齊必變食
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
其慎可見案子嘗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又曰某之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禱久矣豈敢自誇而輕自信哉蓋以言慎也論衡命
祿篇云力勝貧慎勝禍
孔注云云疏曰云人不能慎者據上章暴虎馮河死
而無悔即戰以例其餘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注周日孔子在齊聞韶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也
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注王曰為作也此齊也
釋文韶土昭反為樂並如字為本或作焉音居危反非皇本高麗本韶下有樂字史記世家云問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或云筆解以三月為音字程子从之非也說苑修文篇引斯作此
正義曰宋注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

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黃先生曰子在齊句與子在陳同例見武氏經讀考異聞韶句三月句夫子以魯亂適齊力不能請觀古樂即請觀之而未能久三月者古人習樂之常期也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誦以樂語弦以樂音必經時而畢漢博士爲文帝作王制云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唐書選舉志諸生治經皆限以歲月未終經者無易業皆存遺意則齊人習韶之久天子與聞之遂學之周注是也史記言夫子學琴於師襄頻請益夫子始告以習其曲未得其數繼告以未得其志終告以未得其人當聞韶之候契虞帝九成之功訂有司數傳之失必有同於此者好古敏求學而不厭俱於忘肉味中見之矣斯韶也不圖爲樂至於如斯韶之美前此未得其美也尙書言簫韶九成獸舞鳳儀季札論韶天憐地載夫子

契之已久然事非親習焉徒以考尋典故想像髣髴自爲有得雖聖人不能故歎不圖至斯於三月後也蒙案漢書禮樂志云夫樂本情性泮肌膚而減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尙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夫齊以敬仲而有九德之歌魯因周公而備四代之樂季札既得觀於魯而夫子何以轉聞於齊蓋季札特請於魯而觀之夫子偶聞於齊而學之也史記世家云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說苑修文篇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擊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音方作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夫所謂太師者教韶之樂正也所謂嬰兒者習韶之弟子也夫子學禮至杞而得小正至宋而得坤乾以祖宗之制作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至聖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為子孫之法守勢必較為精詳極其美備齊得陳完之韶樂自有遠勝於魯所存者故夫子聞而學之至於三月之久而食而忘味得意忘言與師襄之論琴也猶有黝黑頰長之狀而於韶竟莫贊一辭彼季札之觀韶也猶有天憐地載之稱而夫子乃莫名一善蓋師襄授受祇一曲而於韶已會其全神季札驚歎於一時而夫子研求以三月學之久習之熟契之深不啻身在雍熙之朝親見重華之聖心可得而知神可得而會而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得而盡有惟覺其盡美盡善而已矣嗟乎韶武二舞至晉宋而亡使後世之學者有目不得見先聖之禮有耳不得聞先聖之樂而定為肉食之鄙人也豈非大不幸哉

周注云云疏曰注以一習字融會史記說苑極其精通皇本無忘字疏云忽忘也史記集解引周氏曰忽作忘文選嘯賦注作忽忘是邢疏所本也

王注云云疏曰云為作者爾雅釋言文皇疏引范甯云夫韶乃大虞盡善之樂齊諸侯也何得有之乎曰陳舜之後也樂在陳陳敬仲竊以奔齊故得僭之也

郭象云傷器存而道廢得有聲而無時江熙云和璧與瓦礫齊賈下子所以惆悵虞韶與鄭衛比饜仲尼所以永歎皇氏申注云齊是無道之君而濫奏聖王之樂器存人乖所以可傷慨也文選嘯賦注引王肅曰不圖韶之至於此此齊也然經文曰為樂至於斯王注又訓為為作則以作樂至於齊何以明其為韶耶釋文引或本以為為為則又因王注而穿鑿不通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至聖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再宥曰夫子為衛君子注鄭曰為猶助也衛君子謂輔也衛靈公廷太子蒯聵公薨而蒯聵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與否乎釋文為于偽反下同

正義曰春秋定公十四年經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旣定爾其豬盍歸吾艾豨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哀公二年夏四月經書衛侯

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左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郚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郚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郚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綏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三年春經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至十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傳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范甯注引鄭君曰蒯聵欲殺母

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蒙案蒯聵本衛世子也經兩書世子責其子而不子也江熙援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稱世子明其正而以經書衛太子蒯聵得反國劉原父謂蒯聵無殺母之事左氏所言由南子之黨成其獄故經書太子此皆不信三傳之過也孟子言孔子於衛靈公爲際可之仕於衛季公爲公養之仕或謂孝公者出公也皇疏哀公二年孔子在衛至十一年反魯時爲輒所賓接後蒯聵還奪輒國父子相圍時人多疑孔子應助輒拒父故江熙曰夫子在衛受輒賓主悠悠者或疑爲之故問也抑知蒯聵無可爭之理在輒有當讓之誠而無如輒庸主也不知讓亦不能爭爲衛君是助其爭也是助其父子相爭也可乎哉鄭注云云疏曰云爲猶助者詩鳧鷖福祿來爲箋猶助也禮祭統不求其爲注謂福祿爲己之報意亦猶助也考文足利本以此注作孔曰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至十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注孔曰伯夷叔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乎以讓出曰夫子不爲也注鄭曰父子爭國爲仁豈有怨乎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釋文吾將問之一本無將字皇本高麗本作子曰古之賢人也又何怨下有乎字左哀三年疏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史記伯夷傳索隱引皆有乎字阮籍詠懷詩注引無賢人下也字

正義曰朱注諾應辭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至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做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叔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朱子或問云子貢意二子雖賢而其

所爲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激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罪故問怨乎以審其趣黃先生曰怨憾也輒不可拒出亡之父而據其位贖亦不得欺已死之父而取其位故輒雖讓國而國終非贖所得或者由是而貽後憾猶之讓齊而齊不立讓夷而夷不立或者夷齊自憾其無益故窮論之以定其案也夷齊以讓爲仁者陳安卿謂伯夷不得先君之命而內無所承烏得嗣守宗廟而有國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其父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何以聞於天子而有國陳說是也顧舍夷立齊亂命也伯夷尊父命不以爲亂命也如叔齊成父亂命陵兄之賢安知九原下無悔心乎惟夷齊各遂其尊愛之心而無後日失國之憾大倫爲重得民社爲輕此所謂求仁得仁也而輒罪以定矣程朱兼言諫伐紂事以君臣之倫爲重而救民爲輕義亦相通也蒙案又何怨與怨是用希二怨字皆本采薇之歌故公羊疏以怨爲怨周王怨者留憾於心也歌云以暴易暴不知其非是指伐紂事也以兄弟比父子似不若以君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至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臣比父子較為親切彼以兄弟而相讓此以父子而相爭此事之無可問者也倘因後日之失國而悔兄弟相讓之無益豈以後日之失國而謂父子相奪之無妨此又例之無可比者也夫人莫不親其母而職於母之有過不出於諫而忍於殺人莫不親其父而職於父之既死不哀其喪而奉其仇人莫不親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而職於子之得位不安於享而志於奪是刺職之不仁以比殷紂之無道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是時晉霸既衰君臣失德陵虐諸侯衛靈受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六至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揆手之欺懷切齒之恨遂結聯二國以相抗甘受五伐而不辭趙鞅遷衛貢實晉陽以絕往來衛亦合齊魯援朝歌與為犄角則是晉衛相讎幾乎勢不兩立而刺職乃背父而奔依之既而靈公死鞅遂借納職之名為伐喪之計將以蹂躪其社稷而殘害其人民圍戚之師為拒晉而非為拒職晉師退而刺職仍留故春秋不以為輒罪而公羊以齊國夏為伯討以石曼姑為受命蓋先君之志實宗社之謀也周室尙文文家尊尊無嫡子者立嫡孫以王父命辭父命當時

立輒眾口一詞初無異議雖君夫人之所命實三摎之同謀衛國臣民既奉為主聖門高弟亦仕於朝故一再書之曰衛君衛輒之得國猶武王之得天下皆以為從權而得正者也然而得國則可而父子相爭則不順得天下則可而君臣相伐則不安夷齊扣馬一諫照耀千秋本天地之常經立君臣之大義要亦自行其志自盡其心迨天命有歸人心已定天下享太平之福轉銘誅伐之功咸以殷紂為獨夫無以武王為口實或反悔從前之固執自傷餓死之無謂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六至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則夷齊之所為或出於賢智過中之行不能無感激不平之心以彼例此則夫子之從權助輒事或可為也豈知夷齊求仁得仁怨於何有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既無留憾於人更無留憾於己蓋君臣父子之分無逃於天地之間君雖無道臣不可以違君父雖不仁子不可以背父為人臣子者可諫則諫不可諫則號泣隨之惟有聽之於天安之於命雖棄天下如敝屣視富貴如浮雲也而況乎夷齊以兄弟而相讓衛乃以父子而相爭爭之必至於終凶助之適以貽後

悔觀夷齊之不悔諫伐則夫子之不肯助爭斷可識矣然則夫子之意將若何曰必先正其名正名之法黃先生處置衛事最合權宜蓋人情出於爭則氣相競出於讓則心必平聖人之道和易近人所謂甚是而實不難也衛輒本無能之庸主由柴亦奉職之具臣惜乎不克言聽計從而使夫子一正之也助之其何益哉爭之其何忍哉

鄭注云云疏曰鄭君以夷齊為賢且仁者蓋總前後兩答而言公羊何注引古之賢人也徐彥疏言古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四 明發書 約圖刊本

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徐氏蓋誤會鄭注而云然而惠定宇遂謂古本有作賢仁者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注孔曰食也肱臂也孔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注鄭曰富貴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

釋文飯符晚反疏本或作疏所居反食如字謂菜食也一首嗣飯也肱困弘反枕之鳩反樂音洛皇本疏作蔬御覽引同後漢書劉般傳注引無且貴二字

正義曰朱注飯食之也疏食粗飯也聖人之心渾然

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

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蒙萊夫子之

樂與顏子大同小異顏子之樂在好學夫子之樂為

樂道道者韓子所謂合仁與義言之也孟子言君子

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益於

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

不損焉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

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此皆言樂道

之樂也顏子云不改其樂其者指所樂是我有樂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四 明發書 約圖刊本

不為所改也此云樂在其中其者指貧困是我有樂

而無處不在也聖賢功夫雖稍有安勉之分而要其

所樂之心皆在我而不願乎其外故於不義之富貴

汎然如浮雲之在天而於我漠不相關即以義得之

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水曲肱豈有所加於我之樂

哉蓋聖人之所樂本為我之所固有處富貴則在富

貴中處貧賤即在貧賤中而初無所加損於其閒也

故不僅曰在其中而曰亦在其中矣

孔注云云疏曰說文疏之本義為通俗字加艸魯語

云能植百穀百蔬爾雅釋天疏不孰為饑周禮太宰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鄭注謂百草根實可食者小爾

雅疏謂之菜孔注以疏食為菜食者意謂同母借餽

餽以菜和鬻也易鼎折足覆公餗馬注餽餽也鄭注

菜也詩韓奕其藪維何維荀及蒲說文引詩藪作藪

云陳留謂饑為鬻蓋以菜和羹曰餽即芼也以菜和

鬻曰饑即饑也古貧者又食藜藿之羹或作藜藿藜

豆葉也藜即爾雅藿蔓華紅心灰莧也藿即爾雅拜

商藿白心灰莧也會子蒸藜出妻或誤藜作藜哀黎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五十四 明發書 約圖刊本

熟食非知味者也疏又借為蠶詩彼疏斯稗楚疏蠶

也謂糲米也糲米粒大亦謂之疏曲禮稷曰嘉疏故

程氏九穀考以疏食為稷食說詳鄉黨篇彼與孟子

萬章篇以疏食與菜羹對舉則不得以疏食為菜食

也云肱臂也者詩無羊毛傳同渾言之也說文肱臂

上也析言之也皇疏肘前曰臂肘後曰肱通亦曰臂

言孔子眠曲臂而枕之不角枕錦衾也案古人不仰

寢如尸若據牀而側眠則曲其肱而藉其手若隱几

而伏臥則曲其肱而藉其臂蓋曲者肱而所枕者實

手與臂也

鄭注云云疏曰黃先生謂於我猶言於己與後篇吾

止吾往之吾同言凡人之身也故鄭注云非己之有

也浮說文汜也或本作汎也廣雅釋言漂也游也表

記注在上曰浮皇疏云浮雲自在天與我何相關如

不義之富貴與我亦不相關也又浮雲儻聚歛散不

可為常不義富貴聚散俄頃如浮雲也程子以浮為

輕本楚語而鎮其浮注黃先生以浮為過本偽泰誓

罪浮于桀傳似不若皇疏之第一義與鄭注意合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五十四 明發書 約圖刊本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身可以無大過矣注易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

釋文易如字魯讀易為亦今從古史記世家風俗通窮通篇引加作假集注引劉安世說加作假五十字

卒金氏考證又疑五十字是吾字何氏十一經問對又誤分卒字為九十

正義曰朱注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

論加作假五十字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

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案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

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

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

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
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
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毛氏稽求編曰古者學
以五十爲斷內則十三學樂誦詩十五以上學射御
二十以上學禮博學不教三十猶博學無方至四十
而仕矣故曰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
致事此爲學與入仕之次第也養老以五十爲始如
五十養鄉六十養國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五十杖家
六十杖鄉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五十而爵
六十不親學是四十五本親學與養老一大界限
也故曰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六經
以禮樂詩書春秋爲五學而易則總該六藝之首無
時不學故漢儒以易比天地五經比五行藝文志所
云易與天地爲終始五學猶五行之更遞用事也但
古之學者自十五入大學後三年而通一藝三十五
五年至三十而五經已立嗣此而四五十爲強仕
服官之時非爲學時也夫子三十五卽游仕齊魯間
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餘猶思學易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卷七 四明叢書
綱目刊本

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思借此入官之年爲窮經
之年故曰假曰五十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五十者
終學之限也若六十以後則夫子將六經俱自爲刪
定繼往聖以開來哲何止於學哉蒙案加爾雅釋詁
重也魯語注益也楚語注增也鄉射禮注增故曰加
史記以同母借作假廣雅釋詁假借也字又通作暇
詩長發箋假暇也書多方天維五年須夏鄭注夏之
言暇本亦作假史言告假卽告暇謂寬假之也數年
猶年數夫子歎久衰於夢旦願竊比於老彭假我數
年蓋有祈天永命之意焉五十者天地大衍之數聖
人知命之年而實人生將老之始爲學之終也古之
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至三十而五經已立惟易
則相與以終身故夫子學易之年非必以五十始亦
非必以五十終而惟以五十爲大限以樂天知命之
年讀盡性至命之書五十而學易猶言終身學易也
孟子言舜五十而慕以爲大孝終身慕父母書無逸
言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中身卽終身文
王壽百歲則五十爲終身之辭此其證也皇疏引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卷七 四明叢書
綱目刊本

明云易蓋先聖之精義後聖無間然者也孔子少而誦習恒以爲務稱五十而學者重易之至欲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不可以廢倦也可以無大過者易爲君子謀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震无咎者存乎悔憂悔吝者存乎介而惟善補過者爲无咎乾以惕厲而免咎震以恐懼而不喪易之寡過在主敬坤戒一朝之馴致臨防八月之有凶易之寡過在知幾主敬以直內知幾以防外則過之大者無不寡夫子五十之學易猶卻穀五十之守學夫子五十之寡過猶伯玉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空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五十之知非言五十則終身可知矣然而五十者讀易之年尚非贊易之年也蓋以耆而明休咎龜以舊而知吉凶人以老而精義理玩索久而變通盡利考訂詳而識見彌精故史記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是引論語讀易之辭以爲贊易之證當時夫子年已六十八故引文節刪五十字而曰於易則彬彬彬彬者修辭以立誠寡過者修身以進德斷章取義言各有當不可渾而爲一以爲贊易之

無過差也魯論讀易爲亦惠定字引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教爲證不知易與亦古音不同部故鄭君不從其讀或泥執五十字皇疏謂時當四十五六邢疏謂時年四十七或援王肅詩傳謂五當作七或并五十以爲卒或又分卒爲九十皆不得其說而種臆紕謬或又引乾鑿度云孔子自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是以五十爲參伍謂以五十之理數學易於是附會天地之術數錯綜河洛之圖書則益支離穿鑿不可究詰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空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易說卦傳文五十而知天命爲政篇文皇疏引王弼曰易以幾神爲教顏淵庶幾有過而改然則窮神研幾可以無過明易道深妙戒過明訓微言精粹熟習然後存義也子所雅言注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不諱故言執也單解云音今作言字之誤也正義曰詩序雅者正也孔注所本鄭君以正言爲正音是也而卽以雅言爲不諱自是牽涉禮文筆解以

正音釋正言是也而徑改雅言爲雅音又似出於臆
度曲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鄭注爲其失事正孔
疏引何允說曰詩書謂教學時臨文謂禮執文行事
時也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惟詩書有誦禮則不
誦惟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彼
疏所引何說以申鄭注正言其音更爲明瞭蓋孔門
之教始於詩書終於禮樂詩書有諷誦執禮有鳴贊
必須正言其音若樂之聲容在歌舞初無所謂正言
也因雅言之無樂而知所言爲字音因惟禮之言執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主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知雅言之爲正字音論語字字如珠豈容一字放
過耶盧氏植注玉藻臨文云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
事所云執文卽執禮謂執以詔相禮事也文王世子
云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
并禮之婦人執其禮此執禮之文見於經者也周禮
太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而協事祭
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
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凡射事執其禮事小史大祭祀
讀禮法此執禮之事詳於經者也古者學禮行禮必

有書或讀之以詔相或執之以傳呼俾得遵循而免
差失其書若今之儀注其法若今之鳴贊孔子習禮
大樹下叔孫通繇叢草朝儀卽其遺制也於此而不
正其音恐義不全而事亦失正故子必雅言之合中
州之音韻祛別國之方言鄭注所云不諱者特雅言
中之一類也說文正古文以爲詩大雅字疋與正隸
體相近故以正訓雅而其實疋之字非正雅之義爲
夏夏者大也華也荀子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
楚君子安雅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主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夏是雅與夏通說文夏者中國之人也左襄廿九年
傳此之謂夏聲服注謂與諸夏同風詩之有風雅也
列國之詩謂之風王朝之詩謂之雅蓋中夏之文字
聲音最爲正大而華美史言文章爾雅初無言不雅
馴之譏故荀子注云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賈子道
術篇云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爲陋王者之大一統
也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
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侯國所謂同文之治也昔周
公著爾雅一篇七十二子附益之藉以釋古今之殊

語通方俗之異言必使近於雅而不失於正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三朝記小辨篇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豈誦古人之詩書行古人之典禮而可以方音俗語參之哉然則子所雅言可知矣而何以又曰皆雅言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焦理堂謂此與上五十學易爲一章如子路無宿諾之例子所雅言四字指易乃不獨易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玩皆字正從易連類之詞蓋夫子讀易韋編三絕鐵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七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摘三折漆書三滅晚而喜作十翼以贊之多用偶詞韻語一生文字盡力於斯而於乾坤二傳特自題曰文言故太史公述其贊易之言曰我於易則彬彬矣彬彬猶斑斑文質備也著其文章曰文言正其聲音曰雅言此千古之大文也文莫文於此矣雅莫雅於此矣特易道高深閒有論說而設科以教弟子者專在詩書禮樂荀子曰禮樂法而不說故樂無事於雅言禮以執而爲雅言易與詩書則皆所雅言也皇疏引顧歡謂引網尋綱振裘提領正言此三則靡典不

統此猶儻侗之見朱子本史記注以雅訓素爲素常之說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原爲夫子所常言然言何以不及樂而禮何以獨言執也哉孔注云云疏曰白虎通禮樂篇雅者古正也風俗通聲音篇雅之爲言正也孝經大雅云注詩以雅以南箋周禮太師曰雅注皆本詩序雅訓正與孔注同黃先生引文選諸葛武侯出師表察納雅言李注引此經訓正言者正其所不正主刪訂六經言然恐詩序雅之爲正而非爲正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七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翟晴江云注云不諱者如區有去求羌于二音臨文時當唱去求不以諱邱而唱羌于也雅言者如齊謂得爲登吳謂善爲伊燕聞晤語不妨各操土風教讀執禮則必合中夏雅音也程子經說云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既通於眾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違也此宋儒說之合於鄭注者毛大可謂正言者端其聲音審其句讀莊重而出之與恆俗迥別謂之莊語亦謂之雅語如祭遵雅歌卜式雅行袁粲雅步何武傳雅拜不特

字音一節此又本鄭注而推廣言之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注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借稱公

不對者未知子路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釋文葉舒涉反地名楚縣尹借稱公憤符粉反樂音洛皇本高麗本女作汝至下有也字史記世家引孔子問之日由何不對日其為人也學道不厭誨人不倦多二句下同唐石經避太宗諱葉作葉

正義曰朱注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

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未

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七 玉孟四明叢書 新刊本

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

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

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藁案夫

子所答乃生平好道之誠學問談心之論史記弟子

傳謂孔子所嚴事老子子產蘧伯玉晏平仲孟公綽

之外於楚則有老萊子而與葉公非素交惟聞寡過

未能之對頻歎蓮使之賢今其自言若此而答子路

之不答似欲引為知己者爰考左傳所載葉公之為

人其諫子西也何其智其誅白公也何其仁其讓令

尹司馬也何其勇即其所稱周仁謂信率義謂勇天

命不憚之說類非有道者不能言賢於子西實相倍

徒蓋周召雖麟之雅化行乎江漢之間每有左史倚

相能讀典墳邱索其人者杞梓皮革楚實多材若夫

子後數百年而刪詩三閩之辭蘭陵之賦未必不在

風雅中也

孔注云云疏曰邢疏葉公名諸梁字子高為葉縣尹

楚子僭稱王故縣尹皆借稱公也楚語注左司馬沈

尹戌之子荀子非相篇稱其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七 玉孟四明叢書 新刊本

其衣左傳定公五年初吳師敗楚於雍滋葉公之弟

后鍼從母於吳不待而歸子高終不正視哀公十六

年子西欲召白公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母乃害

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葉公曰周仁

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

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

處吳境為白公後與其黨石乞謀作亂殺子西子期

而劫惠王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

曰吾聞以險徼倖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

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闔爲王子闔不可殺之
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
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
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
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
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
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
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與國人攻白公白
公奔山而縊遂兼令尹司馬二事甯國乃使子西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七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甯爲令尹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於葉閭百詩
曰葉楚縣名故城距今河南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
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
卽此括地志楚嘗爭霸中國連山累石於此以爲固
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水
經注醴水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
許遷于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多築列城於北
方以逼諸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城杜預曰方
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是楚惠王以封諸梁子號

曰葉公城卽子高之故邑也云不對未知所答者朱
子以爲聖人之德未易名言是也皇疏引江熙曰葉
公見夫子數應聘而不遇唯知執政之責不識天下
復有勝遠故令子路抗明素業得以清波濯彼穢心
李充曰凡問聖師於弟子者諮道也則稱而近之誣
德也必揚而抑之未有默然不答者葉公之問將欲
致之爲政子路知子不可屈故未許其說夫子乃抗
論儒業大明其志使絕望於覬覦不亦宏而廣乎此
猶朱子必有非所問而問之說然皆未知葉公者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七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并未知夫子之知葉公者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注鄭曰言
人於此者勉勵
釋文好呼報反皇本以上有而字必有一衍
正義曰朱注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
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
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
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
實也蒙案說文敏疾也廣雅釋言亟也故皇疏訓疾

速此敏之本義也而此章之敏當訓勉中庸人道敏政鄭注敏猶勉也敏與勉一聲之轉法言孝至篇曰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曰勉董子對策曰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遷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困與勉為互詞知與行當並進朱子曰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七 八十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陳安卿曰致知力行猶目視足履動輒相應非截然判先後為二事也夫子以生知之我而猶資先覺之人一則曰信而好古再則曰好古敏求蓋古人之成迹即義理之所在生知易於學好學求其知而要之非學不知也心能知義理非心即義理而要之必驗於古也昔王西莊問戴東原曰子之學於定字何如東原曰不同定字求古吾求是西莊用東原之言轉之曰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無

是黃先生又用西莊之言轉之曰求是必求於古而古未必皆是子竊平其心而參之曰必即古以驗今乃去非而就是

鄭注云云疏曰皇疏引玉藻云此蓋自同常教以身率物者也是即鄭君所云勉勸耳

子不語怪力亂神注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暴盪舟身獲舉于釣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漢書郊祀志引無力亂二字

正義曰朱注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七 八十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蒙案謝氏四語困學紀聞以為本之王无咎皇疏引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此以易與春秋閒有言神與力之處故變四事為二事陳安卿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然皇疏

云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此云不語謂不答耳非不言也劉敞七經小傳謂語當讀如吾語女之語人有問者皆不語之嘗觀夫子自言索隱行怪吾弗爲之是不語怪可知也衛靈問陳而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子路問行軍而曰死而無悔吾不與是不語力可知也孔文子訪攻太叔疾則不對而出而命駕衛君待子爲政則不爲而必先正名是不語亂可知也子路問事鬼神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樊遲問知則曰敬鬼神而遠之是不語神可知也人雖問及尙不敢輕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八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以告語而何況喋喋自言哉故子罕言者少有自言非不語而子不語者雖問不語何況言

王注云云疏曰考文足利本以此爲孔注皇疏怪異如山啼鬼哭之類真多力能陸地推舟見南宮适問章烏獲見孟子古時健兒三十斤曰鈞獲能舉三萬斤重也臣弑君子弑父惡逆爲亂之甚者人人得而誅之見易文言無益教化指怪力神不忍言指亂也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注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也

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皇本高麗本唐石經皆有我字必有作必得穀梁傳江熙范甯注晁公武引蜀石經亦有我字史記世家引有亦作得惟漢書武帝詔善書禮志潘夫論德化篇引與今本同

正義曰朱注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皇疏引王朗曰三人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或問曰何不二人必云三人也答曰二人則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三人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八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則恆一人見二人之有是非明也是拘三人成眾之說然不必其果三人也饒雙峯曰此姑舉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從兩人皆惡則皆改便與一人行亦有我師張南軒曰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我師也蒙案善不善具於人從與改決於我不患師之不易得而慮我之不能擇人苟能自得師必之人實必之我也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夫子必有師於三人而老子分師資爲二類所謂有機心者其有機事

耶

何注云云疏曰據此注亦有我字當以皇本為是皇

疏讀行為去聲非也偽古文尙書咸有一德篇德無

常師主善為師注所本也

子曰天生德於子桓魋其如子何注包曰桓魋宋司馬

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子何也

釋文魋徒雷反

正義曰史記世家魯定公十五年孔子去曹適宋與

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八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發此言以曉之孟子曰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

過宋朱注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

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

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又或問曰聖賢之

臨患難有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

於臧倉是也其為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

是也寮倉之為譖怨利害在廢興行止之間其說之

行世固有是事矣聖人豈得自必哉至於桓魋匡人

直欲加害孔子則聖人固知其決無是理也聖人微

服而過宋者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亦未嘗不深

避患未嘗不深而處之亦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

不悖者學者宜深玩於斯焉蒙案於伯寮而曰其如

命何自是聽命於天於魋匡而曰其如子何直是天

命在己此聖人樂天知命之學也知道之不行而必

周流以終老信理之無害而又微服有戒心此聖人

盡性至命之學也既一定而不移亦並行而不悖若

皇疏引江熙云小人為惡以理喻之則愈凶強晏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八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待之則更自慮亦猶匡人聞文王之德而兵解然此

智士逆億之計而非聖人泰定之天也

包注云云疏曰世族譜宋桓公子向氏盼向羅上距

盼五世向羅子曰巢曰魋曰頎曰子車曰牛即司馬

牛也宋有六卿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魋為

司馬掌兵政之官邢疏本作宋司馬皇疏本作宋司

馬黎也陳仲魚謂當作司馬犁兄也黎乃犁之誤案

史記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家語作司馬黎耕黎亦

犁之誤古者耕犁本同義或以耕釋犁而遂行之也

德合天地吉無不利並見易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注包曰二三子

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有所隱匿故解之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是也注包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某之心也

皇本為隱下有子字行上有所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朱注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

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

以此言曉之精義程伊川曰孔孟之道一也其教人

則異孔子常俯而就之孟子則推而高之孔子不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八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就則人不親孟子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二

三子不能窺見聖人故告之以無隱也游氏曰其曰

是某也者質諸己以實其言也輔氏廣曰天有四時

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

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體道無隱作止語默亦無

非教也但人自不察爾趙鹿泉曰乎爾語詞猶言而

已與詩俟我于著乎而孟子則亦無有乎爾同蒙案

乎而已也乎爾於此也皇疏以爾訓汝非

包注云云疏曰隱說文蔽也廣雅翳也史記楚世家

願有進隱集解謂隱藏其意包注訓匿乃之借說

文之匿也象退曲隱蔽之形讀若隱行說文人之步

趨也墨子經上篇為也與包注同廣雅往也迹也坊

記注猶事也爾雅釋宮道也釋詁言也是行止語默

無不賅與与予之借說文与賜予也一与為与予推

子也象相子之形爾雅釋詁子賜資界也廣雅釋詁子

與也方言埤子也包注以相與本義為解而添共之

字周禮太卜三曰與注謂所與共事也朱子訓示無

所考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八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注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

釋文行下孟反李云忠臣事君也信與朋友交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

信忠信本也黃先生曰四教並重不宜偏重忠信經

戒忠信不好學可鑒也蓋博典籍敏踐履盡思慮實

言語此四教之判經有以忠指言者道其心之所盡

而無隱者為言之忠經有以信指心者不渝初心之

謂信合言之也此經則判言之也後儒以忠信分體

用謂於己言忠於物言信合言之則誠耳近儒宗其

說四教爲三矣非也或謂易文言傳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說疑與此相悖抑知業德之發諸事者也修辭信也立誠忠也是進德之事也正與此相發明矣蒙案皇疏引李充曰典籍辭義謂之文孝悌恭睦謂之行爲人臣則忠與朋友交則信此四者教之所先也文以發其蒙行以積其德忠以立其節信以全其終邢疏云文謂先王之遺文行謂德行在心爲德施之爲行中心無隱謂之忠人言不欺謂之信是教雖平列爲四事而意皆參差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八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相稱要之教必有科條夫子以四教故聖門有四科文卽文學也行卽德行也忠則嫻於政事盡心爲國也信則長於言語修辭立誠也故王氏困學紀聞曰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未

何注云云疏曰廣雅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以四者爲有形質是卽形上爲道形下爲器之意者莊道德指歸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注疾世無

明君也

正義曰大戴禮五儀篇孔子對哀公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韓詩外傳三曰行法而志堅好脩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愉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八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隆下則開道不若己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白虎通義聖人篇曰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又號篇曰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朱子以聖人爲神明不測之號君子爲才德出眾之名蒙案中庸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

之道也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誠者既為聖人則誠之
者當為君子矣一則自明誠一則自誠明人之道所
以不及天之道

何注云云疏曰以子嘗言善人為邦七年善人為邦
百年又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聖人也則善人指
賢人以下即君子也故注有思明君之說皇疏引王
弼曰此為聖人與君子異也然德足君物皆稱君子
亦有德者之通稱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九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釋文此篇為別章今宜與前章合皇疏邢疏皆合上
為一章詩賓筵疏引子曰為又曰集注子曰字疑衍
宋石經避高宗諱恆作常

正義曰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善好也仲尼燕居領惡
而全好者歟注好訓善中論引孟子生我所欲也二
句欲作好說文可肯也可與堪肯皆一聲之轉其人
有善堪好為善人其人肯好於善亦為善人孟子所
謂其為人也好善張子所謂志於仁而無惡也恆說
文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一心似舟旋也恆

與庸雙聲故庸亦訓常莊子德充符其與庸亦遠矣
崔注庸常人也魏都賦超百王之庸庸注謂凡常無
奇異也漢書人表分九等有恆既下於善人似為不
上不下中中之中人孟子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張
子所謂有恆者不貳其心蓋心有常而不肯為小人
者也大戴禮五儀篇及韓詩外傳君子之下皆有士
與庸人二等五儀篇云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
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己
憂動行不知所務正立不知所定日遷於物不知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九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若此可謂庸人矣所謂士者
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美必有所
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
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
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
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韓詩外傳
曰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性為至道是民德
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
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困學紀聞謂善人即周公所

謂吉士有恆卽周公所謂常人則二書所謂士與庸人似卽善人與有恆蓋庸人本可上可下特有恆者不上不下而有恆心尙可引之使上進而無恆者則以下冒上而無實意其卒歸於下流而已耳書彰厥有常吉哉鄭君注云人能明其德行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然則既爲常人而可無常哉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注孔曰難有常也

釋文亡如字一音無後漢紀引作無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朱注恆常久之意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蒙案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是聖人之下善人之上尙有信美大三等大約皆賢人君子之事故五儀篇君子之上復有賢人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善於其身躬爲匹夫而不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是其等級不可假

借也考之釋文亡如字一音無袁宏後漢紀引亡作

無無與有相對所謂有者卽有諸己之信也說文盈

滿器也廣雅釋詁充實盈皆訓滿所謂盈者卽充實

之謂美也書泰誓顧氏說泰大之極也字亦作太白

虎通五行篇太亦大也所謂泰者卽充實而有光輝

之大也無恆之人論其材質尙未及可欲之謂善乃

本亡也而以爲有諸己之信本虛也而以爲充實之

美本約也而以爲充實有光輝之大此乃真小人而

爲偽君子孟子所謂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鄉愿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德之賊者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尙望其有恆心而

爲善人哉皇疏引江熙曰言世人負情反實逐波流

遷若影無持係索此有恆難也

孔注云云疏曰訓恆爲常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同常

又長之借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注孔曰釣者一竿釣也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

也宿宿鳥也

釋文釣音弋綱音剛鄭本同弋羊職反射食亦反宿息六反

正義曰邢疏此章言孔子仁心也釣則得魚少綱則

得魚多孔子但釣而不網是其仁也雖爲弋射但晝
日爲之不夜射棲鳥爲其欺暗必中且驚眾也皇疏
引或云不取老宿之鳥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之不及
夜也是謂日中巢棲之鳥皆伏卵育雛之類非指夜
宿此解甚正王制云不麇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
巢月令云孟春毋覆巢毋麇毋卵仲春毋竭川澤毋
漉陂池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
麇卵魯語魚禁鯢鮪鳥翼鷩卵蕃庶物也史記世家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寶
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
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
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此正不網不射宿之意與禮
經相發明也皇疏云周孔之教不得無殺是欲因殺
止殺故同物有殺也孫綽曰殺埋不可頓去故禁網
而存釣也繆協曰將令物生有路人殺有節所以易
其生而難其殺也張南軒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
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
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九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有不可得而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如夫子
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
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
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
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
之愛反忮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爲天理之公哉故
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
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矣黃先生曰
後儒求深者謂夫子仁心非不欲不釣弋特以賓祭
爲之此儒釋參合之言也釣弋豈專供賓祭不欲釣
弋正可持齋食蔬而卒爲所不爲欲所不欲乎抑知
諸橫生盡以養縱生文王之言也羊豕之類養而不
愛孟子之言也魚鳥本養人之物不網不射宿取物
以節而已文王言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
物頓空孟子言數罟不入滄池魚鼈不可勝食意可
參悟經記聖人之事有深者有淺者也
孔注云云疏曰說文網維紘繩也網有二說皇疏云
釣者一竿屬一鉤而取魚也網者作大網橫遮於廣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九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謂以小繩係鉤而羅列屬著大繩也邢疏云羅細網也謂以繩爲大網用網以屬著此網施之水中橫絕流以取魚舉網則提其網也朱子从邢疏非孔注意也西征賦注引繫釣作繫鉤弋說文繫也本字當作雉繳射飛鳥也繳生絲繩也弋有三說皇疏一云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謂爲繳射也一云取一杖長一二尺許以長繩係此杖而橫颺以取鳥謂爲繳射也其一周禮司弓矢云矰矢第矢用諸弋射鄭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卷七 九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第矢象焉第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箭矢其矰矢注云籠竹箭也矰矢不在籠者爲其相繞亂將用乃其之也朱子從鄭注是繳射爲細繩係箭而射也西京賦注繳射矢長八寸其絲名矰所以必係細繩者爲射中不遽墜或逢竹木纏繞不能飛遞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注包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然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故云然也注孔如此次於生知之者也

考文補遺作上無而字高麗本次上無之字漢書薄漁志引多聞而志之白虎通禮樂篇引多聞作吾聞皆誤記也

正義曰蓋疑辭詩乘柔曰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是語疑當有是人也知即生知學知之知作即作聖述明之作多其聞見者信而好古也擇而從識者好古敏求也好古必擇其善者黃先生所謂求是必於古而古未必皆是也知謂生知作者之聖也知之次謂學知述者之明也子無不知而作自謂述而不作也皇疏謂多見不云擇善與上互文亦從可知也朱子謂

明學子論語集解卷七 九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爲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蓋孟子序道統以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爲見而知之以成湯文王孔子爲聞而知之故夫子之述六經也聞多而見少而於春秋則有見有聞穀梁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子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昭哀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

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以是推之六經或徵文以考信或據事而直書蓋聞與見既不同故擇不擇亦互異也讀書之法要在引經證史比例旁通然求通於各經不如求通於本經援例於各篇尤不如援例於本篇子於此經當篇既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則所謂作非述作而何所謂知非生知而何而乃不援本篇之生知反引孟子之良知遂以作為作事知為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九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理聞見為知之次從識為未實知由是高談德性輕言問學一變而象山再變而姚江而坐悟憑空明心見性卒流入於禪佛異端矣

包注云云疏曰說文穿通也鑿穿木也史記大宛傳張騫鑿空集解開通也公羊成十三年傳公鑿行也釋文造意也穿鑿妄作者任意求通憑空造作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趙注謂不順物性而改道以養之故皇疏謂為異端也

孔注云云疏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故好

古敏求述而不作不失為生知之次邢本作次於天生知之加一天字贅詞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注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

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也

釋文五戶故反鄉名難與言絕句見賢徧反

正義曰皇疏引琳公云此八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釋文特注難與言絕句自是古讀皆然程子謂今四方之俗有頑惡難治者皆習使之然朱子謂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九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善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孟母所以有三遷之教也說文互亦作笄所以糾繩也中象人手所推握引申為參互為交互音與悟相通借既已悟逆而不順亦復膠固而鮮通此互以名鄉彼達以表甚顧名思義抑何大相徑庭耶顏氏家訓曰邑號胡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斂襟夫鄰以有德而不孤宅以處仁而為美君子所以慎其居處也而況乎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童子何其不幸耶

鄭注云云疏曰云互鄉鄉名者太平寰宇記徐州沛

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通雅互鄉名古庸里今在
睢州一統志云互鄉在河南陳州商水縣考春秋時
沛縣睢州皆宋地而商水乃陳地陳宋皆夫子所經
歷未知孰是獨困學紀聞引王无咎云亳州鹿邑縣
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童子見孔子即其處前代
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閻氏釋地云檢新舊唐書杜
氏通典隋地理志鹿邑名縣始隋開皇十八年此後
未見有析置互鄉事則王氏說非也又博物策會云
兗州之域東盤瑯琊西控巨野北走厥固南馳互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九先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概言兗州之域也而或即據以為魯地亦非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注孔曰教誨之道

怪我見此童子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注

惡惡一何甚也日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
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

唐宋石經深皆作絮

正義曰張南軒論語解曰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
進而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志善之時以其
退而不善拒之則何甚也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己
以進則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趙鹿泉謂上三

句明所以見童子之意下三句廣言與入之道蒙案

皇疏亦以上解門人之惑下更釋教誨所以與進之

義故鄭君訓往猶去來去即進退不保其往即不與

其退無分兩意也乃皇疏以已去之後為今日之前

而引願歎曰往謂前日之行也夫人之為行未必可

一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

日之行非我所保也是願氏以往為既往必須添日

字且以不保其往為不追其既往不與其退為不逆

其將來而經文反若前後之倒置亦參差而不齊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一百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子有人潔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以前之說

然而聖經何可輕改耶

孔注云云疏曰云一何甚者孔注以唯訓獨廣雅釋

詁唯獨也皇疏云唯語助也非孔意

鄭注云云疏曰云往猶去者廣雅釋詁同既灌而往

皇疏往猶後也身咸卦憧憧往來虞注之外為往之

內為來來往猶進退既言人潔己以進則進與往皆

當就人言不當以日言也云當與其進之者進之下

脫一潔字邢本作與之進則與上與其進也何別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注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是至也

後漢書列女傳潘夫論德化篇引皆作仁斯至矣

正義曰黃先生曰仁遠乎哉若不肯信其遠亦不敢

決言近與表記器重道遠之義原不悖也斯仁至當

作仁斯至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誠引作我欲仁而

仁斯至矣潛夫論德化篇引作我欲仁仁斯至矣皆

可據也此為殘暴不行仁者發怵惕惻隱心所本有

返而求之則不忍人之心生矣擴而充之則不忍人

之政行矣行至於仁在我之欲耳言雖遠亦可至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百一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蒙案欲即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欲子言

為仁之方能近取譬為仁由己非由乎人孟子謂反

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即忠恕

一貫之道中庸所謂遠道不遠者也程子言為仁由

己欲之則至不過為不求仁者策勵之詞並非止於

欲而不必行故包注以行字詁欲字以是字詁斯字

本極平正近解謂斯字甚緊欲與仁無二心至與欲

非兩候則是立地成佛而明心見性之說起皇疏引

江熙曰復禮一日天下歸仁是仁至近也然此乃克

復已成之一日初非用力方始之一日豈易至也哉

包注云云疏曰云行之則是至也者注意以是訓斯

皇疏斯此也斯是此古音同在支佳部謂我欲仁行

之而此仁至也邢疏改注作仁道不遠行之即是遂

有語病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注孔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昭公魯昭公也孔子曰

知禮

釋文陳司敗如字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對字

正義曰左昭五年傳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百一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

焉知禮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

無失其民者也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

遠乎諡法解容儀恭美曰昭朱注昭公習於威儀之

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蒙案娶同姓之非禮昭公非不知也以齊景公猶涕

出而女於吳昭公蓋出於不得已司敗僅以知禮問

而夫子以知禮答直辭也如問娶吳事不答之可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司敗官名者邢疏引文十一年左

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注陳楚名司寇爲
司敗傳言歸死於司敗知司敗主刑之官司寇是也
此云陳司敗楚子西亦云司敗知陳楚同此名故孔
解以爲陳大夫釋文引鄭曰司敗人名齊大夫則又
以爲齊之陳氏也云昭公魯昭公者左襄三十一年
傳子野卒立齊歸之子公子稠於是昭公十九年矣
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
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注孔曰巫馬期弟子也名施相助匪非曰黨魯吳俱姬
姓也禮同姓不婚而君取吳女當稱吳姬諱曰孟子也
釋文揖伊入反說文云擡也一云手著胸曰揖巫音
無髮七住反本今作取爲于僞反案爲去聲君取於
吳句爲同姓讀皇本進之作進也取作娶公羊哀十
二年疏引同

正義曰戚氏偶談以孔子退爲往見司敗而退也蓋
巫馬期爲介紹子進見而期俟於外及子退而司敗
揖期以進情事當然史記但云退上無孔子字則以
司敗來見孔子進退皆失據矣曲禮曰取妻不取同
姓同姓爲婚其生不繁白虎通嫁娶篇云不娶同姓
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大傳曰繫之以姓

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

道然也坊記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

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

曰吳其死曰孟子卒鄭君注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

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

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春秋哀公十二年夏

五月甲辰經書孟子卒三傳皆以爲諱取同姓故謂

之孟子孔疏據坊記云云是舊史書爲孟子卒及仲

尼修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魯春秋去夫人之姓

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

策若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

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

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

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無此

事黃先生謂經書孟子卒不書吳姓即禮所謂去夫

人之姓曰吳非有二事也蒙案王氏經傳釋詞曰與

爰聿于越一聲之轉皆有相與相及之義去夫人之

姓曰吳謂去夫人之姬姓及吳字卽哀公十二年經書孟子卒是也然則論語何以又曰吳孟子杜氏釋例謂時人常言非經傳正文蓋當時不沒其實而有是稱也稱曰孟子杜氏謂若宋女然子爲宋姓猶惠公元妃孟子隱母聲子桓母仲子之類鄭君謂爲且字者說文且薦也男子二十而冠字曰某甫至五十以伯仲曰伯某甫仲某甫某爲伯仲之薦字女子蓋以姓爲薦今日孟子則以子爲孟之薦字也賈氏謂孟子若吳之長女然男子單稱子女必連稱女子子且稱吳長女何以異於同姓耶至不稱夫人不書薨葬公穀皆以爲取同姓深諱之左氏則以不成喪不赴不反哭故皆略之而不言觀於夫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綽放絰而拜生也旣敢逐其君死也又略其夫人季氏之罪上通於天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詁比也說文正字作據訓朋黨羣而不黨孔注訓助故以黨爲相助也匿非探下諱同姓言之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孔曰以司敗之言

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智深道宏故受以爲過也

正義曰朱注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皇疏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而我答云知禮若使司敗無譏則干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亂禮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且稱吳長女何以異於同姓耶至不稱夫人不書薨葬公穀皆以爲取同姓深諱之左氏則以不成喪不赴不反哭故皆略之而不言觀於夫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綽放絰而拜生也旣敢逐其君死也又略其夫人季氏之罪上通於天矣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集解鄭元曰魯人家語以爲陳人則以司敗揖進而云然也呂氏春秋期亦作旗齊欒施鄭豐施皆字子旗古人名字必相應說文施旗兒也黨廣雅

我所以爲幸也繆協云諱則非諱若受以爲過則所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向司敗之問則詭言以爲諱今師徒特明其義故向之言爲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爲黨矣若不受爲過何禮之有乎朱子外注引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蓋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

期可謂兩盡其指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司敗以
隱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君
臣父子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

孔注云云疏曰云諱國惡禮也者左僖元年傳文孔
疏引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
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是君親之惡務欲掩之是故
聖賢作法通有諱例杜氏釋例云人之所極惟君與
親纔有小惡即發其短非復臣子之心全無愛敬之
義是故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為諱惡者禮也無隱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百七十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為世教也邢本無智深二字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注樂其善故使重
歌而後自和之也

釋文和戶臥反史記世家作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
後和之

正義曰朱注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
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
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捨人善又如
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黃先
生從條辨說子與人歌句絕是統詞而善專主善一
邊歌不必盡善而幸遇夫善者善是人自歌使反之

是善者復自歌而後和之者或子自歌或與人同歌

而依其善而和之也蒙案史記作使人歌善是人之
自歌而善也此作子與人歌而善則與人同歌而善
也惟其善混於同歌不能別其善之實惟其同歌而
有善不能得其善之詳所以必使反之也使復歌之
而審知其為善然後乃從而和之和即與歌也和之
本義為相應詩曰唱子和女樂記倡和有應未有各
自為歌而可云和也說文歌詠也書曰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詩序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嗟歎之也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百七十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名人聲曰歌詩圖有桃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初
學記引爾雅聲比於琴瑟曰歌蓋樂貴人聲歌以人
聲相唱和而又以絲竹洽比之由是而翕純皦繅鼻
纍如貫珠所謂依永和聲初非一人之聲所能盡其
美善也考之儀禮燕射鄉飲酒禮皆工四人二瑟大
射儀工六人四瑟樂記壹唱而三歎一人發歌而三
人從和之也宋玉對楚襄王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
始曰下里巴人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屬
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十

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是有歌必有和蓋禮主於節所以辨異樂主於和所以統同聲音之道合則和則樂古未有不諧琴瑟而成樂者亦未有不相唱和而能盡善者皇疏云善合於雅頌非若後世南北曲之對白互歌也若以子與人歌爲統詞則必字既無力而字亦甚費解矣

何注云云疏曰反訓重者反返之借說文還也晉語注報也呂覽察微篇注更也列子湯問篇迭爲三番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百九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番反之借釋文更代也諸義皆有重番之意故皇疏反猶重也子欲重聞其音曲故必使重歌也史記作復同母相轉周禮注詩箋皆曰反復也和云自和者列子注和訓答故皇疏云重歌既竟欣之無已故子又自歌以答和之也疏又引衛瓘曰禮無不答歌以和相答也其善乃當和音不相反故令更爲歌然後和也皇氏謂衛之後句不及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注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又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注孔曰躬爲君子行已未能得之也

皇本得下有也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晉樂肇論語駁曰燕齊之間謂勉強爲文莫是文莫二字古人本有成語楊氏丹鉛錄引其說近儒毛大可劉台拱王懷祖郝蘭舉引申觸類而文莫之義乃大明於今日古無輕唇音文讀如門文莫爲雙聲乃恣慎之借字說文恣強也慎勉也爾雅釋訓懋懋慎慎也釋文慎亦作慕廣雅釋詁文勉也勃莫強也方言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淮南繆稱訓猶未之莫與高注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百九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莫勉之也玉篇恣自強勉也勃勸勵也凡此皆文莫之確證而推廣之則爲毛詩之勉勉韓詩之密勿爾雅之羸沒封禪文之攸穆大戴五帝德之壹穆漢書谷永傳之閱免五行志之閱勉要皆一聲之轉而其義其音實原本於勉之一字故讀書須識字識字須知音請得而詳言之勉說文疆也其義从力猶古詩努力之謂故小爾雅云勉力也其聲諧免故又借作免漢書薛宣傳宣自移書勞免之又借作俛表記俛焉日有孳孳鄭注俛勤勞之貌勉又疊用作勉勉轉

作臺臺詩臺臺文王臺臺申伯傳箋皆曰勉也詩勉
勉我王荀子富國篇韓詩外傳俱作臺臺我王禮器
君子達臺臺焉注臺臺勉勉也又轉為眈眈大戴五
帝德篇臺臺穆穆文選封禪文作眈眈穆穆墨子明
鬼篇引臺臺文王作穆穆文王爾雅臺臺勉也臺字
說文所無釋文云或作臺徐鉉謂當作媿或謂即覺
字从分讀如覺驚在臺之臺音門玉篇臺臺猶微微
也微讀若眉門眉皆與勉雙聲勉又聲轉作眈又臺
作眈勉又作閔勉密勿臺沒漢書五行志閔勉邁樂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皇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谷永傳作閔免道樂集注閔免猶眈勉也詩十月之
交阻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谷風眈勉同
心文選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密勿僂僂也眈勉又
轉為鼫沒爾雅鼫沒勉也釋文鼫本或作鼫引說文
曰古蜜字是鼫沒即密勿故郭注猶眈勉也沒又疊
字作沒沒轉作勿勿易繫辭定天下之臺臺者鄭注
猶沒沒也祭義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曾子立事篇君
子終身守此勿勿也鄭盧二注並云猶勉勉也眈又
轉為孟爾雅孟勉也後漢書趙岐傳作要子章句要

眈之誤猶水經清漳水注大眈谷誤作大要谷蓋後
漢書借眈為孟爾雅借孟為眈也孟又轉為樓書洛
誥汝乃是不樓釋文引馬融注勉也樓莫剛反讀如
芒又轉為明盤庚明聽朕言洛誥明作有功公明保
子冲子多方爾邑克明願命爾尙明時朕言明皆當
訓勉重言之則曰明明詩江漢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猶言臺臺文王令聞不已也有駭夙夜在公在公明
明謂在公勉勉也明又轉敏中庸人道敏政注敏猶
勉也又轉閔政昏昏君夷子惟用閔于天越民傳閔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皇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勉也說文敗彊也爾雅昏昏強也玉篇敗昏同通作
恣說文恣彊也引周書曰在受德恣讀若曼今立政
作在受德昏說文昏昏也引書曰昏不畏死孟子引
康誥作閔不畏死盤庚不昏作勞疏引鄭注昏讀為
昏昏勉也又引孫炎曰昏夙夜之勉也周禮大司寇
注引作民不慙作勞釋文慙本作昏蓋昏亦从民也
勉又通作恸說文恸勉也又作勗爾雅勗勉也釋文
勗字本作恸又作眈方言勗劔注勗亦訓勉也勉又
通作懋舜典維時懋哉史記作維是勉哉說文懋勉

也省作忝爾雅懋懋慎勉也又通作茂勛爾雅茂
勛勉也釋文茂字又作懋作忝舉陶謨懋哉懋哉大
傳引太誓云茂哉茂哉史記引湯征云勉哉勉哉詩
方茂爾惡易无妄先王以茂對時毛傳馬注並云茂
勉也又懋建大命漢石經懋作勛牧誓勛哉夫子史
記作勉哉夫子勛从冒古音當與目同書云迪見冒
釋文馬作勛勉也懋又通作攷務勸說文攷疆也爾
雅薦務疆也郭注馳薦事務皆自勉疆公羊定二年
傳不務乎公室也注務勉也荀子富國篇愷然要時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皇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務民注務勉強也淮南時務訓名可務立功可彊成
文子統作強古讀務如冒聲轉爲勸一切經音義引
埤蒼云勸強也勉也勤也勉从免聲古音在誼文部
同韻通作敦易安土敦乎仁曲禮敦善行而不怠爾
雅敦勉也西都賦注引爾雅作惇然則敦也惇也乃
勉之同韻也莫也模也沒也勃也阻也僂也孟也覆
也明也敏也恂也勗也羸也忝也懋也茂也勛也攷
也穆也驚也勗也乃勉之同母也免也俛也文也忝
也盪也閔也敗也替也昏也愍也乃勉之同韻而又

同母也勉勉懋懋慎慎盪盪敗穆穆微微沒沒勿
勿明明皆勉之疊字形容也阻勉僂俛閔免勉文
莫忝慎敗穆懋慎勗莫密勿羸沒皆勉之雙聲
形容也劉氏駢枝曰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
義行也蒙案文莫者阻勉從事攷汲不違所謂勉強
而行也躬行君子身體力行深造自得所謂利而行
之也以夫子之生知而嘗曰敏求好古以夫子之安
行而自謂文莫猶人非自謙也將以循循善誘使後
進爲可冀及學不厭而教不倦胥於此可見矣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七 皇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文文章也莫無也無猶不也俗
云文不當是於時呼文不勝人爲文不也詳解謂文
字斷句皆未明古訓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注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抑爲之不
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
能學也注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况仁聖乎
釋文抑於力反厭於豔反魯讀正爲誠今从古
正義曰孟子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
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倦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

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呂覽
尊師篇子貢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
以教哉無已吾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
耶四書辨疑謂此章首疑有闕文晁說之謂當時有
稱夫子聖且仁者其說良是蒙案時必有稱夫子爲
生知爲聖仁者夫子不敢當故於子貢公西華皆有
是言然子貢以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仁且智爲
聖而此章卽以聖代智者尙書大傳子曰心之精神
是爲聖大戴禮四代篇曰聖知之華也孟子謂始條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聖學重仁義智足以
精義卽所以全仁迨仁之至義之盡而成已成物致
中致和參贊天地之化育則大而化之之聖也春秋
以前所謂聖者不過達人通人之類說文聖通也字
从耳故白虎通聖人篇聖聲也管子四時篇聽信之
謂聖引申之凡精通至極皆曰聖伯夷聖之清伊尹
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下至臧武仲亦稱爲聖人如
後世書聖草聖棋聖木聖之類乃精通一藝之名卽
洪範之五事曰肅又哲謀聖周禮之六德曰知仁聖

義忠和亦不過與仁義禮智相比類故鄉飲酒義有
左聖鄉仁右義備藏之說聖與仁無分高下也至中
庸論誠明以從容中道爲聖人擇善固執爲賢人孟
子論善信以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而聖遂駕乎仁智之上班固作人表上等三品以
聖人爲上上仁人爲上中智人爲上下皆本孔孟以
立說白虎通引別名記萬傑曰聖禮運疏引辨名記
萬人曰傑倍傑曰聖荀子禮論篇聖人者道之極也
賈子大政篇聖人也者賢知之師也而聖之爲名尊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崇已極矣然而智不及乎聖而聖實不離乎智黃元
同曰五性有智猶五行之有土也智運四德猶土之
旺四季也是以聖學以智始亦以智巧大學言正心
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言順親誠身必先明善是學以
智始也易繫辭傳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大戴禮五
義曰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
情性者也是聖以智巧也然則夫子不敢當聖仁而
自謂不厭不倦者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捨智言

聖即以聖賅智也皇疏為猶學也抑轉語詞云爾如此也已矣無他之詞也即學以求智不敢謂智之已周不過不厭而已矣而人顧目之以為聖即誨以求仁不敢謂仁之已至不過不倦而已矣而人顧稱之以為仁夫子之自謂蓋如此抑知智本出於學唯學之不厭至於智之極而於學無不通格物窮理之智人即精義入神之聖人矣仁必及於人唯誨之不倦至於仁之極而於人無不愛愛人利物之仁人即成己成物之聖人矣唯其若此夫子所云可謂者正弟子之所不能學者也亦正夫子之所不敢當者也子貢公西華非善言聖人者哉抑亦善學聖人者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四明黃書 約園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馬意加仁聖於不厭不倦之上皇疏以為之謂學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仁聖之道教人皆與子貢之言不合以弟子為公西華自稱亦未必然

子疾病子路請禱注包曰禱禱請於鬼神也子曰有諸注周曰言有神乎注此禱請於鬼子路對曰有之注孔子素行合於誅禱篇注孔子素行合於子曰且之禱久矣注孔明故曰某禱之久矣

釋文子疾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誅力軌反祇祈之反皇本高麗本久上有之字考文一本爾作元周禮太祝疏引孔子病後漢書方術傳注引孔子有疾正義曰誅說文作譟或字作譟云譟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即引論語云以證段注云譟施於生前以求福誅施於死後以作諡論語之誅當作譟蒙案周禮小宗伯大裁及羣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太祝作六辭五曰禱六曰誅是禱與誅二禮本不同說文誅諡也謂彙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諡皇疏所謂如今行狀也周禮太史遺之曰讀誅曾子問幼不誅長左傳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七 四明黃書 約園刊本

孔子卒哀公會誅之墨子魯問篇誅者道死人之志也是謂以祈生誅以哀死二字義又不同然小宗伯鄭注既引論語作譟太祝注又引論語作誅詩定之方中毛傳言大夫九能喪紀能備又借備為誅蓋鼎與耒聲俱在脂微部同韻得相通借也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九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彼為子貢言卜此為子路言禱二事意實相同後漢書方術傳注引鄭注某禱久矣明素恭肅於鬼神且

順子路之言也觀於子之所慎齊戰疾夫子何嘗不
自禱觀於獲罪於天無所禱夫子又可不必禱蓋知
禱於未病之先不禱猶禱徒禱於既疾之後禱猶不
禱也儀禮士喪禮記曰疾病乃行禱于五祀雖欲為
君父祈須臾之命亦出於臣子不能已之情武王有
疾弗豫元公自以為功夷王愆於厥身諸侯並走其
望考之金縢左傳何有請於病者哉

孔注云云疏曰朱氏通訓謂說文謂禱也當依孔注
作禱篇名蓋古有是書而子路引之也皇疏引樂肇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七 皇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說者徒謂無過可謝故止子路之請不謂上下神
祇非所宜禱也在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祈山川大夫
奉宗廟此祀典之常也然則禱爾于上下神祇乃天
子禱天地之辭子路以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祈福
二靈孔子不許直言絕之也若自知無過可謝而云
某禱久矣豈其辭乎夫聖行無違凡庸所知也子路
豈誣夫子於神明哉以為祈福自不主以謝過為名
也若以行合神明無所禱請則禮典之言棄金縢之
義廢矣案樂氏意以上下神祇乃天子禱辭子路欲

以此禮施之孔子猶是使門人為臣之意皇氏謂此
過探於請禱不如依注為是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盍固注孔曰俱失

儉奢則借上儉則不及禮耳固陋也

釋文孫音遜皇本作遜前後漢書說苑顏氏家訓御
覽引皆同隋書煬帝紀引盍固作盍儉

正義曰朱注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

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蒙案說苑孔子曰

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

縱欲則敗皇疏云不孫陵物物必害之傾覆之期俄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七 皇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頃可待若止復固陋誠為不逮而物所不侵故與其

不孫盍為固陋也譚梁生謂前有禮字此無禮字以

此章泛論禮外之奢儉然檀弓曾子曰國無道君子

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者

奢儉之中制也舍禮何以正風俗哉賈子治安策曰

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

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卑綈而富民牆

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便諸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

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

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
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姦邪不
可得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
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言奢侈無禮之
害故曾子立事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
孔注云云疏曰云固陋也者廣雅釋言同曲禮君子
謂之固注謂不達於禮也孫說文作慤順也字林謙
也恭也遜乃遜遁字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注鄭曰坦蕩蕩寬廣貌也長戚戚多憂懼貌也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七 皇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坦吐但反蕩徒蕩反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戚千立反

正義曰皇疏君子內省不疚故心貌寬曠小人好為
罪過故恆懷憂懼江熙曰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
小人馳競於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為愁府也朱注
坦平也程叔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
故多憂戚黃先生曰坦大也見文選西京賦注戚戚
卽詩之蹙蹙傳以蹙蹙為縮小之兒說文無蹙字凡
經典戚與蹙訓憂者皆以戚為正字訓迫促者以戚
為正字卽戚近義之引申此戚戚當訓迫縮與蕩蕩

反對也蕩蕩戚戚心與事兼言之近解云論心不論
事求深之過也荀子儒效篇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
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惟
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微其所惡蒙蒙君子
樂天知命能知足者無不足故心廣體胖所謂作德
心逸日休也小人貪得患失有機事者有機心故行
險徼幸所謂作偽心勞日拙也黃先生據文選注坦
大也與下蕩蕩寬廣貌義既相聯屬大徒盡切與蕩
徒朗切音亦相和諧段懋堂謂魯論坦蕩當作但蕩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七 皇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以但與蕩為同母也然而魯論讀作坦蕩者蓋古
人必有深意考之說文坦安也廣雅釋訓坦坦平也
蕩亦平也詩南山魯道有蕩傳蕩平易也字通作湯
音讀他浪切與坦吐但切二字亦屬同母也因思選
注以坦訓大大本通作太泰二字吐蓋切與坦蕩二
字皆同母孟子不亦泰乎注泰甚也詩巧言昊天泰
懣泰言甚也後漢書樊準傳飢而不損茲曰太注
太猶甚也漢書谷永傳作泰太泰之訓甚與下長字
正相類則蕩蕩亦與戚戚相對矣戚訓憂懼者戚之

借音千立切訓迫促者馭之借音子六切廣雅釋詁
蹙急也迫也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速鞠也詩節南
山蹙蹙靡所騁傳縮小之貌蹙本俗字音亦子六切
長廣雅釋詁常也久也直庚切常訓也坦既與湯爲
同母長宜與蹙爲雙聲當讀展兩切訓爲滋長增益
之義則二句較若畫一矣乃近解以戚戚爲坦之反
以蕩蕩爲坦之貌則戚戚既屬形單卽蕩蕩亦爲影
隻豈知此章用意措辭極繪君子小人之情狀既煩
疊字以形容復協雙聲以練句此言之至文者也奚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有參差錯落於其間哉故欲知古人之文章必先辨
古人之音韻

鄭注云云疏曰云蕩蕩寬廣貌者左襄二十九年傳
美哉蕩乎孔疏寬大之意荀子非十二子篇蕩蕩然
注恢夷之貌義與鄭注合古讀吐朗切通作湯詩載
驅傳湯湯大貌莊子逍遙遊梁簡文注湯廣大貌朱
氏通訓以爲宕字之借云戚戚多憂懼者說文戚憂
也注以戚爲戚之借也俗字移心於下廣雅釋訓感
感憂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釋文子溫而厲一本作子曰厲作例皇本作君子案
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爲是也今皇本與監本同
未有君字威下無而字疏云明孔子德也亦有云子
日者亦厲世也三變章疏曰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
厲也是皇本有君字

正義曰皇疏溫潤也厲嚴也朱注厲嚴肅也人之
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
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
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
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曾子之言也黃先生曰朱子於孟子注云清聖和聖
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
於四時者也與此注陰陽合德語相足成左傳劉子
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經言聖人之威儀而注推本
於陰陽合德與左傳合是也蒙案古者聖人法陰陽
五行之生克以治性情之偏勝而使歸於中和書洪
範次六爻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此
法天地人三才也其教學也亦必法天地四時之敘

以治其性情舜典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
 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法春夏秋冬四時也皋陶
 謨之論知人也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
 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鄭
 君注以寬柔擾三者相類即洪範所云柔克也愿亂
 直三者相類即洪範所云正直也簡剛彊三者相類
 即洪範所云剛克也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洪範三
 德先人事而後天地凡人之性不同有其上者不必
 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下相協乃成其德今觀
 夫子之德容適合人事之中正彼曰直而溫而此曰
 溫而厲彼曰愿而恭而此曰恭而安彼曰亂而敬而
 此曰威而不猛威與敬相類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
 樂記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威儀定命
 之符即敬勝治心之法也夫子盛德光輝睟面盎背
 既合三才之正直復諧四序之中和皇疏引王弼曰
 至和之調五味不形大成之樂五聲不分中和備貫
 五材無名故而字當為合併之義而非轉換之詞王
 氏伯申以而讀為能呂覽士容篇曰柔而堅虛而實

明學論語集義疏

卷七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七

明學論語集義疏

卷七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淮南原道篇曰行柔而剛用弱能強高誘注而能也
 皆其證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八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泰伯第八

釋文凡二十一章朱注同又引吳氏以君子為於親四句當別自為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注王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也次弟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

家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

釋文得本亦作德史記吳世家贊漢書地理志引泰皆作太德作德後漢書丁鴻傳引得作德劉祐傳引同民作人風俗通過譽篇引稱下有之字黃先生謂得若作德而當訓以言民無德以稱也然古字得與德本通用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

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取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

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與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

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

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

遺道篤行仁義諸侯順之韓詩外傳十曰太王賢昌

而欲季為後也泰伯去之吳季遂立而養王文王

果受命而王天下孔子曰泰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

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

能承志矣吳越春秋云泰伯逃之荆蠻古公病將卒

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王充論衡四諱篇

曰泰伯知太王欲立季歷乃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

隨吳俗太王薨泰伯還王季避世泰伯再讓王季不

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

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邢

疏引鄭注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

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

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返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

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替

故人無得而稱焉皇疏引范甯曰泰善大之稱也伯

長也泰伯周太王之元子故號泰伯其德宏遠故曰

至也詭道合權隱而不彰故民無得而稱乃大德也

三讓有二釋一云泰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

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傳國於季歷以及

文王因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

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

立於此遂有天下是爲三讓也又一云太王病而託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禮不祭之以禮三讓也皇疏又引繆協曰泰伯三讓之所爲者季歷文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其讓之迹詭當時莫能知故無以稱焉可謂至德也三讓之說諸家各異王仲任謂既去復來一讓又勞再讓鄭君說則一往不返三讓仍爲一讓若范氏之後一釋三讓竟成三不孝惟其前一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與繆氏說以爲季歷文武三人稍爲近理當其時讓於季歷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當其時讓於季歷者周國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者天下也后稷未嘗有天下而曰躬稼而有天下文王亦未有天下而曰一怒而安天下均爲後人追敘之詞故曰三以天下讓然則三讓皆謂讓周也而惟朱子有固讓讓商之說集注云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

歷太王之時商道淺衰而周日强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是則朱子專主讓商蓋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據魯頌之實始剪商左傳之泰伯不從以爲不從太王剪商之志而謹遵朱子如陳安卿等已有異議謂當時天命時勢猶未也太王乃睥睨於下豈得不謂之邪志泰伯固讓爲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所以不欲者推之後人何謂至德顧亭林曰知錄謂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左傳僖公五年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謂不在太王之側史記晉世家述此文曰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

甚明段氏懋堂謂春秋從祀先公左傳使亂大從從順也太伯不從乃不肯順從昭穆長幼之次委國而去非不從翦商之志也魯頌實始翦商翦乃荆之借字說文荆齊斷也與毛傳爾雅之訓齊合謂周至太王規模氣象可與商並立故曰齊商爾雅又訓翦爲勤或卽其勤王家之意就作翦滅解亦不過謂後世伐商基此豈太王預有此志以上諸說皆不從朱注者也黃先生因斷主讓周而不主讓商或又謂夫子之所言非必周家之天下亦非指商家之天下其說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八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本之二程子明道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三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皇疏內已有此意或通云泰伯實應傳諸侯今讓者諸侯位耳而云讓天下者是爲天下而讓黃先生謂如其說當作以天下而三讓蒙案太王之翦商未嘗明言其志也泰伯之不從未嘗見諸辭色也以翦商爲滅商之志本之鄭君詩箋以不從爲不從父命本之

左傳杜注皆係後人想當然之說初不始於朱子也然而夫子之稱至德以泰伯之三讓天下與文王之三分服事同出一辭而又云周之德以統之則其中必有深意焉儒者尙論古人誦詩讀書尤必知人論世人情不甚相遠也古今無甚大異也周自后稷公劉積行累仁已非一世後漢書西羌傳云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公避於岐下太王遷岐在武乙暴亂之時武乙射天未幾震死後自太丁帝乙以至受辛賢聖之君不復作太王則建立城邑備設五官氣象規模日以強盛既有克家之賢子復得命世之聖孫一則曰有聖瑞再則曰有聖表當時天意人事必有較著彰明者故詩皇矣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而殷則曰類一日周之代商先幾已可預決此太王避狄遷岐之日所謂始願不及此者也太王本諸侯也而曰我家有與者其在昌乎諸侯而興非有天下而何詩曰實始翦商雖出後人之追頌而其實代商有天下氣運已始基於此而泰伯適於是時而亡去使後人想象高風謂其從父命之立弟可謂其不從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八

五六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父命之代商亦無不可蓋翦商之志卽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大權也讓國之誠卽文王服事之心天地之常經也二者固並行不相悖若以太王之翦商謂卽莽操之志豈武王之伐紂真有慚於舜禹之心乎故夫子兩言至德一爲文王發對武王誓師而言以文王之至德明武王之不得已而非有憾於武王也一爲泰伯發對太王翦商而言以泰伯之至德形太王之有先見而非不滿於太王也然而太王之翦商未嘗明言其志也而泰伯之讓國亦未嘗明言其故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歸震川至德論曰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之日相與蹇裳去之民將得因而稱之泰伯不讓於傳位之日而於采藥之時是蓋有伯夷之心而無其迹夫子所以深歎其不可及也李安溪曰伯夷讓於父沒之後則父過旣彰宗社終於無主不如泰伯之去於事先而泯其迹其無讓名也乃所以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而爲德之至也歸李二氏主讓周以論至德推闡入

微是則處父子兄弟泰伯固高出於伯夷而於君臣之間夷齊又遠遜於泰伯卽如扣馬一諫武王業已興師未便中止理必歸於一是事遂出於兩難豈若泰伯不露一言託詞遠引真有令人不能窺測者外以維君臣之義卽內以全父子之恩厥後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服事一若家法淵源隱受泰伯之付託而曲全其意者故忠貞曰世篤而則友曰因心蓋有文王之服事所以慰泰伯之隱衷有武王之代商所以證太王之先見時事處於不得已各全心之所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安是以夫子歎其不可及而低徊周之至德不置也夫曰周之德統辭也讓以受者言故其說主讓周三讓者王季也文王也武王也則所讓在一家德之所及幽而遠是惟泰伯一人之至德也讓以施者言卽不妨主讓商三讓者泰伯也王季也文王也則所讓在天下德之所被大而公斯乃周家一代之至德也王季之勤在王家文王之事以天下而以泰伯之始讓開其端故曰三以天下讓王季之德紀於書文王之德詠於詩而惟泰伯之大讓無其名故曰民無

得而稱非夫子一再明之發其微以闡其幽焉誰克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哉

王注云云疏曰邢疏引史記吳世家云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辟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泰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是泰伯讓位之事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注憊畏懼之貌也言慎而不以禮節

之則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注馬曰絞絞刺也

釋文葱絲里反鄭云葱質貌絞古卯反鄭云急也

正義曰朱注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韓詩外傳曰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者也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八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曰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慎一好凌次仲校

禮堂集云孔子言恭慎勇直四者無禮之過而獨不

云學而無禮之弊又言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

剛六者不好學之蔽而獨不云好禮不好學之患而

勇而無禮與好勇不好學同謂之亂直而無禮與好

直不好學同謂之絞由此觀之聖人之所謂學即指

禮而言蒙案禮者中制也恭無禮則面柔體柔病於

夏畦慎無禮則畏首畏尾憂類杞人勇無禮則行軍

暴虎悖逆忘身直無禮則證父攘羊矯情惑眾蓋恭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八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慎皆柔德柔之過當克之以高明勇與直皆剛德

剛之過當克之以沈潛聖人之學無非裁其過不及

以歸於中正而已矣此治氣養心之術也仲尼燕居

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

不中禮謂之逆曲禮曰毋不敬敬且不可不中禮而

況四者各有剛柔之偏哉

何注云云疏曰云憊畏懼貌者憊正字作認借作猥

鯁俗作憊說文認思之意也言且思之意心有所懼

也方言慎憂也又云慎思也廣雅釋言憊慎也廣雅

之憇卽本方言之思荀子彊國篇雖然則有其認矣
注懼也又議兵篇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
也注懼貌漢書刑法志引作颯颯乃颯之俗注蘇林
曰讀如慎而無禮則憇之憇文選魏都賦誰勁直而
無猓魯靈光殿賦心猓猓而發悸注懼貌亦引此經
以證皇疏謂畏懼過甚是也釋文引鄭注云憇質貌
曾子立事篇云人言善而色憇焉近於不悅其言注
謂不悅憇之貌此皆引申之義與慎而無禮不相切
馬注云云疏曰云絞刺者意借絞爲矯絞刺卽矯戾
刺从刀束會意盧達反說文刺戾也戾曲也盤弼戾
也弼戾卽矯戾亦卽絞刺左傳杜注正己之心爲正
正人之曲爲直直而無禮則矯枉過正故諡法解曰
復佞遂過爲刺釋文誤音刺爲七肆反疏遂以刺爲
从束聲之刺謂譏刺他人之非非馬氏意也釋文又引
鄭注云絞急也朱子本之訓急切此以絞之本字引
申之說文絞綫也士喪禮絞橫三緇一注所以收束
衣服爲緊急者也以布爲之雜記疏兩股相交謂之
絞左昭元年傳叔孫絞而婉注切也曾子侈靡至言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往至絞注謂急也此絞字引申之義不如馬注借矯
爲長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注包曰

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也

釋文偷他侯反周禮小司寇音義云偷徐氏吐豆反汗簡引篤作竺

正義曰朱注君子謂在上之人也吳氏械曰君子以

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蒙案漢書平帝紀元

始五年詔引上一句顏注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禮

記少儀注齊語正月之朝篇注俱引下二句題孔子

曰是此四句宜與上分作兩章而鄭君與韋宏嗣顏

師古皆指實爲孔子之言吳氏屬之曾子臆度也周

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是以禮有失親失故之戒律有議親議故之條

包注云云疏曰云興起也者說文興起也从昇从同

謂同力昇起也訓篤爲厚者爾雅釋詁篤厚也乃竺

之借字汗簡引古論正作竺說文竺厚也又有管亦

訓厚讀若篤篤馬行頓遲案篤固借字竺管似亦毒

之通借毒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厚則毒甚也訓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偷為薄者說文無偷字偷薄之字正作偷心部偷薄也又女部偷巧黠也乃偷盜之正字偷又有暫義經訓苟且字亦作偷詩祝民不佻傳佻偷也即爾雅之佻偷也周禮大司徒以俗教安則民不偷注偷謂朝不謀夕表記安肆日偷左文十七年傳齊君之語偷漢書路溫舒傳偷為一切注皆訓苟且黃先生云此經偷對故舊言訓為暫義正通凡經傳中偷偷字訓薄訓暫訓苟且者正字當作偷偷之訓取者正字當作偷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注鄭曰啓開也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孔曰言此詩者偷已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注則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釋文兢居陵反夫音符說文諺字下引經啓作踳論衡四諱篇引作開遊漢景帝諱也文選歎逝賦注引誤作起陳龍川集引而今而後無上而字則以而後二字連下讀者非也

正義曰朱注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覆丁寧之意

其警之也深矣黃先生曰禮載曾子易簣事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又載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合此經觀之知賢者之自勵如此呂介孺謂孔曾相傳得力於戰兢十二字曾子曰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闢發經意亦憐朱子引菑氏說以虧身虧行分言失之也人惟保行斯保身此所以戰戰兢兢也蒙案范氏言虧行張敬夫言傷性或又推言殺身成仁舍身取義皆係節外生枝孝經開宗明義夫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而引詩戰兢三句於諸侯章以統上下內則曾子曰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祭義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又樂正子春引曾子問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

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
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蓋人惟不敢忘父母
自能保其行全其性而善終其身未有離其身而空
言性行者也曾子一生主敬臨終猶戒慎恐懼若幸
免正恐其難免而戰兢之心靡盡矣

鄭注云云疏曰云啓開者釋名小爾雅皆云啓開也
啓乃后之借說文啓教也后開也又有啓訓省視也
廣雅釋詁啓視也釋言窺也以后訓開云開衾而視
之尚須添字不如作啓訓省視黃先生謂曾子自述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生平一舉動之必省非臨病開衾而視之意更直
截況乎有病未便開視也說文又於諺字云諺離別
也讀若論語跖子之足段注云當是啓誤或云當作
哆哆訓張口猶開也然說文無哆字音又不同部或
孔壁古文之異也注約孝經文受身體於父母不敢
毀傷皇本下衍一之字後漢書崔駰傳注引此經鄭
注云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蓋毀傷下有此
二句集解本脫去而僅存之字也邢本則并無之字
矣

孔注云云疏曰華嚴經音義引論語孔注云淵潭也
言此詩者小雅小閔之篇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
臨淵恐墜也履冰恐陷也孔惟言戒慎省文也左傳
二十二年傳臧文仲宣十六年傳羊舌職皆引此詩
惟呂氏慎大覽引下二句作周書曰而說苑政理篇
引成王問政於尹逸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
曰懼哉對曰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若
何其無懼也然則詩言又本於周書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注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曾子曰鳥
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注包曰欲戒敬子言我且將死

言善可用也 宋石經敬作欽

正義曰朱注問之者問其疾也言自言也鳥畏死故
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
所言之善而識之也皇疏引李充曰人之所以貴於
禽獸者以其慎終始在困不撓也禽獸之將死不遑
擇音唯吐窘急之聲耳人若將死而不思令終之言
唯哀懼而已者何以別於禽獸乎是以君子之將終

必存正道不忘格言臨死易簧困不違禮辨論三德
大加明訓斯可謂善言也或問不直云曾子曰而云
言曰者欲重曾子臨終言善之可錄故特云言也又
一通云出己曰言答述曰語曾子臨終綿困不堪答
述直出己之懷而已然大賢困不至此也

馬注云云疏曰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
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君二臣者
之不能居公室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毋乃後人
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我則食食鄭注敬子武伯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十七四明敬書

子名捷金氏仁山曰其任情棄禮如此生不能事死
又薄之宜曾子諄諄戒之也其後卒諡曰敬因曾子
之言而改者歟

包注云云疏曰皇疏引繆協曰曾子謙不以遠理自
喻且敬子近人故以常言悟之冀其必納也是申包
注欲戒敬子之意邢疏云左傳魏顆父病困命使殺
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疾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問
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惑疾此皆將死之時
其言變常而曾子乃云言善者但疾患有淺深淺則

神正深則神亂故魏顆從父治命不從亂命且曾子
大賢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魄苟
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邢氏申包
注意爲較精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注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
能濟濟論則人不敢暴慢
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誑之也
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邊豆之
事則有司存注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
戒之以此也邊豆禮器也

釋文遠于萬反近附近之近倍蒲梅反高麗本無乎
字鹽鐵論鉞石章丞相史引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

則遠暴慢矣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漢書藝文志道家
有鄭長者一篇六國時人或述曾子語也

正義曰朱注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
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
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言道雖
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
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
顛沛之違者也若夫邊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
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皇疏凡人相見先覩容儀次見顏色次接言語暴慢

鄙倍同是惡事故曰遠而信是善事故云近也顏延之云動容則人敬其儀故暴慢息也正色則人達其誠故信者立也出辭則人樂其文故鄙倍絕也蒙案鄭君以道指禮謂在上者動正出必以禮則民自以禮應而遠之信之也朱子以動出二字無工夫因謂身自遠之自近之然正以禮則動出必以禮可知或言遠或言近皆互文見義三斯字猶動之斯來之斯當從鄭注謂感應之效之速也君子之三貴即夫子之三變動容貌望之儼然則人自不敢暴慢矣正顏色即之也溫則人自近而親信矣出辭氣聽其言也厲則人自不敢鄙倍矣禮表記所謂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也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八

十九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云此道謂禮者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樽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說

苑言禮即此經之道鄭注所本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籩豆禮器者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豆盛菹醢籩盛棗栗並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以供祭祀享燕故云禮器也云忽大務小者籩豆比三禮為小事故曾子先戒上三禮若執器行禮之事則有司存邢疏以司存二字連讀謂有人主守也皇疏有司謂典籩豆之官也又引繆協云籩豆禮器可以致敬於宗廟者言人能如上三貴則祝史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八

二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陳信無愧辭故有司所存籩豆而已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注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注馬曰友謂顏淵也

史通序傳篇引昔者吾友作吾之先友邢本校作按

正義曰朱注校計較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閒故能如此舊唐書孔穎達傳太宗嘗舉論語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之義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

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狀若虛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之內蘊神明外須元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眾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朱子或問引洪氏說曰吾固能矣豈不猶有所未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黃先生曰孔對洪訓皆確實校包氏訓報爲是事之兩相當者爲報犯而報者人加以非禮而必以非禮報之是已亦陷於非禮左傳所謂尤而效之者大賢無是也夫子云以直報怨不以怨報怨卽不校也謝氏以得失兩忘爲不校朱子因之言物我無閒申之者遂有齊物我忘是非之說朱子或問中亦有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心理渾然之說夫孟子言禽獸何難卽不校之道而必三自反者報復非不得已是非則不必忘也陸稼書說君子無所爭章曰世閒有

一等人惟知闕然媚世將是非可否故意含糊自謂無爭此夫子所謂鄉愿非君子也又有一等人激爲高論託於萬物一體謂在己在人初無有異無所容爭此老莊之論亦非君子也後儒申謝說不出於陸氏所斥之二弊以此制行則決爲鄉愿老莊以此論事則不能壓服乎人心蓋讀書之不可不精者如此蒙案史漢韓信傳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蓋古今之義理無窮耳目之聰明有限天下事有斷不可自以爲能與多者又有不得不以能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問不能多問寡者故曾子制言上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有盛教如無非矯情亦非忘情也四句本一貫下二句分貼上二句若無若虛者特形容其至誠之虛心而問不能問寡者乃虛心之見端也唐書孔穎達與太宗問對獨孤及上疏陳政事皆引此經爲孔子語周必大二老堂雜誌深詆其誤然陸稼書謂此去聖人地位不遠余觀曾子之語氣似屬夫子平日教人之言而顏子嘗用力於斯斯此聖教也從事於斯學此聖教也顏子得爲仁之目曰請事斯語曾子

嘉好學之功曰從事於斯事於斯即是斯語請事斯則從事於斯矣惟其從事於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之聖教故願無伐善無施勞惟其從事於犯而不校之聖教故能不遷怒不貳過內主敬以克己外行恕以及人仰彌高而鑽彌堅庶幾斯道之卓爾博我文而約我禮猶是善誘之循然顏子嘗從事於斯矣不無安勉之分曾子則願請事斯語而有今昔之感也皇疏引江熙曰稱吾友言已所未能也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八

三三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足以校於秦矣左僖二十三年傳有人而校注皆云報也邢本作校朱子訓計較校皆說文所無廣雅釋詁校度也國語賈注校考也周禮鄭人注校猶數也皆計校之引申通訓以為交之借凡校兵校讎皆互相接兩相比之義小爾雅又云校交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注孔曰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可以寄百

里之命注孔曰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注大節者安國家定社稷也奪者不可傾奪之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釋文人與音餘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也玉篇引託作侂古史弟子傳奪也也作者風俗通過譽篇音書

闕續傳皆引此為孔子語

正義曰託寄說文互訓玉篇引論語託作侂侂亦寄也屬以言為託屬以人為侂此經本託孤字應作侂要之二字經傳皆通用六尺之孤周禮大司徒鄉大夫疏儀禮喪服傳疏皆引鄭注謂年十五已下也蓋踐祚之冲人未能自立憑託願命大臣如太甲託伊尹成王託周公是也百里畿內外班祿之地最大者易曰震驚百里孟子王制皆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百里則國之最大者也或謂周禮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八

三三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舉百里以概其餘也命猶不辱君命之命獨斷云出君下臣曰命周禮大宗伯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注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百里之命謂命以公侯之封寄以牧伯之任如唐虞之四岳商周之二伯者也節說文竹約也引申之為節目為錯節皆謂事之難處者大節猶言大關節臨大節猶言當大任投大艱也奪寇之借說文寇疆取也奪即奪其孤奪其命惟臨大節不可奪乃真見其可以託可以寄黃先生謂

舉其變以申言之而非分言才德也朱云文集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一句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惟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朱子集注分上一句爲才下一句爲節而以經文大節訓節操似不如文集爲較勝蓋以其所可決其所不可卽以所不可還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所可入則能保六尺之幼君出則能治百里之大國安國家於磐石定社稷於苞桑而不必於平時見其才亦不徒以一死徇其節吳語云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是必有深沈坐照之定識而又有鎮靜不搖之定力所謂任重而道遠士不可以不宏毅也而才節自在言外矣朱注云與疑辭也決解設爲問答以深著其必然周禮司服注疑之言擬也蓋反覆之而擬諸形容事業不外乎性功經濟必本乎學問漢詔所謂有非常之功必待

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能爲非常之事故釋文末句無人字蓋謂君子之人而後有君子之德也皇疏引繆協曰夫能託六尺於其臣寄願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必齊同乎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繆說以與作相與解雖新奇然令人慨想先主武侯君臣相得之難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周禮地官鄉大夫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疏七尺謂年二十知者韓詩外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中七尺同則知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注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彼六尺亦謂十五鄭謂以下者正謂十四以下亦可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以下也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案準此疏二十以外人長八尺稱丈夫

其升降大約五年當一尺則論語六尺之孤當十五
 孟子五尺之童當十歲乃春風堂隨筆云古以二歲
 半為一尺五尺是十二歲半十五歲則稱六尺然鄭
 注六尺之孤謂年十五以下蓋周禮賦役之法言六
 尺者必以十五歲而論語云六尺之孤則十五以下
 皆可以六尺該之不必太泥也集證又云古尺校今
 尺止七寸四分則所謂五尺者今三尺七寸也六尺
 者今四尺四寸四分也七尺者今五尺一寸八分也
 文王十尺當今七尺四寸湯九尺當今六尺六寸六
 分古人以七尺為斷今人以五尺為斷非古人長而
 今人短尺之長短異也案古人論尺度如蔡伯喈等
 皆謂夏十寸殷九寸周八寸未聞古尺較今止得七
 寸四分也人長八尺見於考工記未聞古以七尺為
 斷也當再詳考云寄命攝君政令者說文命使也令
 發號也在事為令在言為命散文則通皇疏幼孤云
 託教令云寄者託是長憑無反之言寄是暫寄有反
 之曰君身尊重示長憑於阿衡故云託教命待君年
 長而還自裁斷是有反也皇氏意如周公攝政七年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復子明辟是以託孤攝政為聯事然託與寄究無大
 異故黃先生以命為國祚謂君相有造命之權可寄
 命者能綿國家福祚之命也然又何必定限百里之
 國耶

何注云云疏曰云安國家定社稷若預知後人有以
 節為節操者故特以此為大節不可傾奪之指國
 家社稷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注包曰宏大也
也士宏毅然後能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
負重任致遠路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遠乎注孔曰以仁為己任重莫
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釋文殺魚氣反後漢書祭遵傳注張衡傳注文選思
 元賦注晁補之雞肋集引皆作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宏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宏不能勝其重
 非毅無以致其遠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
 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
 遠矣程伯子曰宏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
 宏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宏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
 遠到蒙案弘包注訓大而朱子易為寬廣義實相足
 成也弘本宏之借說文弘弓聲也宏屋深響也深則

高大而寬廣故爾雅釋詁弘宏皆訓大詩民勞箋又訓弘爲廣易坤傳含宏光大崔注含宥萬物爲宏光大卽廣大法言修身篇其爲中也弘深弘深則寬容廣大矣字又通作泓吳都賦注引說文泓下深大也又通作閔矧呂覽孟冬紀其器宏以弁月令宏作閔漢書司馬相如傳必將崇論閔議史記閔作矧此皆一聲之通轉也毅包訓強而能決斷而朱子易爲強忍義亦相足成也後儒申朱注以毅爲持久黃先生謂楚語強忍犯義毅也卽證上文毅而不勇是毅乃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勝也敢於犯義則強忍亂妄而致困廣雅釋言所以訓毅爲困也此又一義之引申也禮表記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耆莫能致也故執德不可以不宏近仁不可以不毅士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克復必反之以盡己忠恕則推之以盡人當仁不肯讓於師而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惟恐一夫之不獲所謂天下歸仁也非廣大而能寬容如是乎不仁不使加乎身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爲所謂強恕求仁也非強忍而能決斷如是乎故任重恃乎宏要之宏而不毅亦不足以任重而得力於宏者爲多致遠恃乎毅要之毅而不宏亦不足以致遠而得力於毅者爲多重與遠非一致而宏與毅須兼資蓋爲仁必期於剛德夫子所以思見剛者思狂狷狂者有爲近於宏志高大而樂於進取狷者有守近於毅志決斷而有所不爲斯道必屬於狂狷故士不可以不宏毅也士苟有志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始也修己以安人繼也成己以成物直至身死而與天地並參斯已焉皇疏已止也止於死而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任自茲息遠道仍未有艾也蓋欲爲天地彌其憾而無如堯舜病其難重何如哉遠何如哉

子曰與於詩注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立於禮注包曰禮者成所以立身也於樂注孔曰樂所以成性也

正義曰朱注詩本性情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善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三四明蔽書 約圖刊本

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朱子申集解以志據依爲用功之次序興立成爲成功之效驗此一說也皇疏引王弼云此言爲政之次序也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應感而動則發乎聲歌所以陳詩採謠以致民志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

聲樂以和其神也若不採民詩則無以觀風風乖俗異則禮無所立禮若不設則樂無所樂樂非禮則功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也或申王說謂經言王者之化美刺見於風詩輶軒採之所以示勸懲

而正風俗發情止禮賴有制度品節之分所以植綱常而定民志樂則昭德象功作於王化既成之後所以見至治之成效此又一說也蒙案內則十年出就外傳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習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則與此經先禮後樂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三四明蔽書 約圖刊本

不符故朱子謂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而皇疏謂輔嗣之言可思抑知王道不外乎聖功新民即本於明德故虞廷教胄子詩樂并於一官而先有秩宗以典禮周官治萬民禮樂不分二職而專設輶軒以采詩治己即治人之學作君兼作師之人詩禮樂總此成書興立成初無異術謂儒生之學業可謂帝王之治道亦無不可也乃韓李筆解又有三經一原之說謂三者皆起於詩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是立於禮也詩刪而樂正是

成於樂也抑知五經如五行更迭用事無一不相闢
通漢書藝文志謂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
爲之原與天地爲終始禮樂志云六藝之道同歸而
禮樂之用爲急則不得以詩貫禮樂況乎發情止禮
詩序屬之變風變雅又不可以駭全詩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興起也者說文同廣雅釋詁舉也
生也周禮舞師注猶作也考工記弓人注猶動也發
也皆一義之引申也春官太師職曰興先鄭注興者
託事於物大司樂興道諷誦注興者以善物喻善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三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詩可以興孔注引譬連類也義與起微別詩序曰詩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行
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正得失動
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
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二曰賦三曰比
四曰興太師教六詩次第與序同鄭注賦之言鋪陳
今王政教善惡比者比方於物興者託興於物樂記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動於中而適觸於物假以明
志謂之興而以言乎物則比矣以言乎事則賦矣要
之迹其志之所自發情之不能已者皆出於興故凡
託鳥獸草木以成言者皆興也賦顯而興隱比直而
興曲毛傳標興凡百十六篇此作詩者之興也而學
者卽可以意會曹鑑倫曰拘迫而驟期則聰明阻詠
歌而反復則性情生故興所以得於詩性情正則身
無不修矣云禮所以立身者史記禮書云禮由人起
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三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
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
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
椒蘭芬苳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
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所以養體也君子既得
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
富輕重皆有稱也漢書禮樂志云治身者斯須忘禮
則暴嫚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
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

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
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性情節萬事者也人性
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
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
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
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
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
畏敬和親則無怨異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八

三十四明樂書
約圖刊本

樂之謂也輔漢卿曰禮之規矩森嚴綱目明備外足
以固人之肌膚筋骸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呂東
萊曰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
不浮黃先生曰內而起居出入之微外而尊卑親疏
之節各有所持循存於心者莊敬曰強非僻無自入
施諸事者固執而允蹈之不爲習俗所搖故立所以
得於禮

孔注云云疏曰云樂所以成性者漢書禮樂志云樂
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

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
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以纖
微瘼瘁之音作而民思憂闕諧嫗易之音作而民康
樂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誠正之音作而
民肅敬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音
作而民淫亂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性
情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
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
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足以感動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八

三十四明樂書
約圖刊本

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黃先生曰樂記言大樂必易與天地同和行而樂之
樂也樂所以化拘苦之迹宣沈鬱之情記又言著不
息者天也禮樂斯須不去身君子之於樂以暇豫之
時養和平之氣所以防閒斷之弊密涵養之功也史
記樂書云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
成所以得於樂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由用也可使用而不
知也

鄭君六藝論引民作人

正義曰儀禮喪服傳疏引鄭君注曰民冥也其見人道遠後漢書方術傳注引鄭注曰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又書堯典疏引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論與注意同皆謂愚民不可使盡知本末也深得不可二字之旨朱注云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所以然也程叔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或問云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程朱二子之意正與鄭君注合蒙案說文脫由字蓋即粵之古文粵木生條也引申之爾雅

釋詁訓自詩由房由教鄭箋訓從易由豫由頤虞注

訓自從廣雅釋詁由行也乃由之借又通於迪爾雅說文迪道也可使由即由日用倫常之道所謂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人性皆善本無可使不可使之分教思無窮豈存可使不可使之見然而由與知無不可而使則有不可以其為凡民也當其可而不急使之何以安處善而樂循理強不可而驟使之適以生惑志而啓機心蓋天德未易遽明民質未易遽化聽之不忍迫之不能惟有盡吾使之之心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竭吾使之之力即所以徐俟其不可詩天保之章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此可由之說也列子堯時康衢童謠曰立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不知之說也何注云云疏曰云由用也者小爾雅由用也詩禮箋注多同蓋假借作以由以用一聲之轉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易傳文皇疏謂元亨日新之道百姓日用而生是為天道而非人道矣又引張憑曰為政以德則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使由之若為政

以刑則防民之為奸民知有防而為奸彌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為政當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術也是以德刑分屬二句未免節外生枝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注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之貧賤者必將為亂也人而不

仁疾之已甚亂也注孔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也

釋文好呼報反論衡問孔篇引而作之

正義曰朱注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義府云生民之慘莫大於亂而天下之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卷八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亂未有無所激而成者兩亂字生於兩疾字疾則不平之念起而不肖之心生雖不軌之事亦不難為之矣此戒在上之人使知禍亂之所由起而處置此一等好勇不仁之人使得其所而不為患也好勇疾貧而為亂此小人計出於無聊耳惡不仁之甚以致亂往往出於君子防奸遏惡之為而不知其流禍於國家也是以聖人不為己甚皇疏引繆協曰好勇則剛武疾貧則多怨以多怨之人習於武事是使之為亂也後漢書郭泰傳引此經注引鄭君說云不仁之人

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太甚是益使為亂也西羌傳注皇疏引略同又張儉傳論云終嬰疾甚之亂是范蔚宗以後漢黨錮之禍由於疾惡之太甚夫商任沙隨之會垂戒於春秋病已甚也宋元祐閒呂惠卿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遺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可使自棄耶此深得為己甚之意或謂偽周之禍張柬之不從薛季昶劉幽求之言卒使三思再亂此去草不除根之明驗又不得以己甚為辭然要在審其輕重緩急何如大全之論可采也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卷八 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包孔注云云疏曰包云必將為亂孔云亦使為亂似以上下相承為言蓋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惟仁者為能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又不學而無禮所以疾貧而將亂而乃疾之已甚焉則必悖逆作亂矣此孝悌所以為仁之本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注孔曰周公

者周公且也
釋文吝力詞反又力慎反本亦作恡皇本使上有說
字已下有矣字高麗本有矣字顏氏家訓治家篇引
如作雖

正義曰朱注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吝
也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
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人未有驕而不
吝吝而不驕者也程叔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
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
吝焉亦不足觀矣蒙案說文馬高六尺為驕此本義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假借為喬孝經在上不驕鄭注無禮為驕左隱三
年傳驕奢淫泆杜注謂恃己凌物此用借字也樂記
敖辟喬志坊記富斯喬尚書大傳禦貌於喬忿此用
正字也字又作橋廣雅釋詁橋傷也公羊襄十九年
傳為其橋蹇莊子達生篇方虛橋而恃氣此用俗字
也吝說文恨惜也文選琴賦注引作貪惜也字亦作
恡俗作恡恡方言十九貪而不施或謂之恡恡恨也
廣雅釋詁恡恨也家語致思篇商甚恡於財注喬甚
也逸周書寤解周公曰不驕不恡時乃無敵此即

周公自道其生平之學問夫子因轉其語以戒天下

後世之有才而無德者書金縢周公自言子仁若考

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則周公之才美可見說苑周

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

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

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

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又周公戒伯禽曰子其無以

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

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

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

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

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

六守者皆謙德也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

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戒之哉子其無

以魯國驕士矣據此則周公之不驕吝又可見夫周

公之所以足觀者以其有才而又有德也設使無德

而驕吝焉則其才雖美皆為餘事而不足觀矣皇疏

其餘謂周公之才技也引王弼曰人之才美如周公設使驕恣其餘無可觀者言才美以驕恣棄也況驕恣者必無周公才美乎假無設有以其驕恣之鄙也孔注云云疏曰云周公且者君陳之後為王朝卿士者有周定公春秋時有宰周公忌父周公閱周公楚故別之曰周公且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注孔曰穀善也言人可得言必無及也三歲學不至於善不所以勸人於學也

釋文穀公豆反鄭及孫綽祿也易孫音亦鄭音以豉反皇本也下有已字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四十四 明嚴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孔鄭義皆本爾雅孔訓穀為善言學之久而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是改經文易為可又須添必無此理以足其義此說之迂曲而不可通者也鄭訓穀為祿朱子本之謂至當作志言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皇疏引孫綽云三年學足以通業可以得祿雖時不得祿得祿之道也不易得已者猶云不亦已得也朱子既改至為志孫氏又改易為亦此說更迂曲而不可通也惟張南軒解曰學之久而不至於善則亦難乎其得之矣苟知其所

以用力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趙鹿泉謂我欲仁斯仁至矣言其至之不難所以破人之畏難苟安三年學不至於穀言其至之不易所以勉人之孫志時敏也是皆以穀訓善而用意較為直截蒙案穀本百穀之總名穀所以生養人故爾雅釋言云穀生也穀所以為廩祿故釋言又云穀祿也爾雅釋詁穀訓善廣雅釋詁祿亦訓善穀與祿同韻在侯部皆一義之通轉也釋詁訓善又有穀郝疏云穀者張弓之善也射必至於穀猶學必至於善故穀有善義穀與穀古音同案孔注穀善也釋文公豆反是爾雅讀穀為穀論語當讀穀為穀不至於穀者不至於穀也孟子告子篇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穀學者亦必至於穀盡心之時則是至於穀謂中的不易得謂不易中也儀禮大射鄉射命中曰獲中則獲不中則失周禮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為得言無舌上音中與得為雙聲故史記封禪書與王不相中索隱引三蒼云中得也蓋至不至在乎力中不中在乎巧至於穀則命中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四十四 明嚴書 約園刊本

之技巧力全矣孟子萬章篇論孔子之集大成曰始
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
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
非爾力也夫學至於中穀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從容中道周旋中禮此乃巧力完具聖智渾全之候
也顏子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猶苦一聞之未達
雖欲從之而未由豈易得也哉豈易至也哉二年者
甚言其學之久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穀善也者周禮大宗伯子執穀璧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四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注穀所以養人養善美義皆从羊故引申訓善邢本
言必無也皇本作言必無及也集注考證云或疑至
當訓及朱子不與其說蓋從古未有訓至為及者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注包曰言行 當當然也

正義曰朱注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
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
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
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或問云此言人當
篤於信道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

道也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守死善道言甯死而

不為不善以害其道也又語錄云學者須以篤信為

先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能篤信好學然後

能守死善道又篤信好學須要是守死善道此四者

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缺一者也蒙案此章皇疏

引江熙謂山林之士朝廷之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

所非是以夫子兼宏出處之義明屈伸貴於當時也

蓋儒者出處或行義以達其道或隱居以求其志

之壹而後信之篤信之篤而後好之專平時務積學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四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善其道臨時始得行義以達其道信者信道也好

者好道也學亦學道也學之為言效也夫子嘗曰信

而好古又曰好古敏求又曰信道不篤皇疏以道為

先王之道是也然而善道不獨在好學而又在當義

義當見而見義當隱而隱義不當入不當居而入焉

居焉適以喪其身而害其道禮儒行曰愛其死以有

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猶豫有如此者故欲行義

以達其道也既能好學以善道又必守死以善道下

節四句即守死善道之事守死非死守謂守其身不

肯輕死非捨其生以求善道也平居既篤信以好學
臨行又守死以善道恆求其志於隱居之先斯可達
其道於行義之日故包注謂行常常然也至於邦有
道而貧且賤焉是不能篤信以好學而道無可達也
邦無道而富且貴焉是不知守死以善道而道將終
喪也在邦如此何況天下屈伸不能當其時出處不
克明其義可恥孰甚焉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注包曰
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
弑君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四十四明微書

釋文見賢通反又音現後漢書獨行傳引此節潛夫
論本政篇引下節邦皆作國避漢高祖諱也

正義曰此節言守死善道之事也韓詩外傳孔子曰
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
福之始而心不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曾
子制言下曰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
焉如此之謂義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
道以身徇道未聞以道徇乎人者也趙注徇從也以
道從身施功實也以身從道守道而隱齊氏召南曰
見危不入知亂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

於難則亦徒死而已徒死而不足以善道豈篤信守
死者之所爲哉饒氏雙峯曰不入不居尙有可入可
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故朱
子謂天下舉一世而言蒙案此章概就未入仕者而
言若既出而任人家國事則當視義之輕重以爲一
身之去就如孟子之言曾子子思是也朱子以危邦
不入爲未仕在外者亂邦不居爲已仕在內者則不
得不以亂輕而危重其實非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四十六明微書

包注云云疏曰皇疏以不入爲彼國將危不須入仕
不居爲我國已亂避之不居住亂時不居則始危時
猶居也危者不入則亂故宜不入也是亦以未仕已
仕分言而以危輕而亂重則包注意是也注云危將
亂之兆者說文危在高而懼也晉語韋注高險也西
周策注不安也周禮小司寇一曰詢國危注謂有兵
寇之難亂本敵之借左宣十二年傳人反物爲亂十
五年傳民反德爲亂文七年傳兵作於內爲亂包注
極言臣弑君子弑父禍作於內非外寇之可比豈特
危險而已哉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正義曰朱注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

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外注晁氏

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

子之全德也蒙案曾子制言中曰君子進則能達退

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

貴其能守也制言上曰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

有恥之士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

不以道則恥之列女傳柳下惠妻曰君子有一恥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然則當有道之時

學不足以達其道當無道之時守不足以善其道皆

可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孔子欲各專一於其職也

皇本高麗本政下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

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或問引胡氏曰東漢季

年黨錮禍起潁川杜密去官家居每謁守令多所請

託而同郡劉勝亦自蜀還閉門掃軌太守王昱見杜

密獨稱季陵以箴之密謂昱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

上賓知善不薦見惡不論隱情惜己自同寒蟬乃罪

人也今密舉志義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之士使明

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乃慚服

朱子謂密是代昱行事黨錮諸賢多蹈此失蒙案薦

而舉之論而糾之猶爲多事若參決其謀干預其政

非炫長卽爲希寵非圖利卽係侵權徒使賢能有掣

肘之患而不得盡其長易允懷觀望之思而反欲辭

其責此亦可恥之一端也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欲各專一其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闕雉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鄭曰師摯

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

魯太師摯識闕雉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

聽而美之也 釋文擊音至唯七餘反洋洋音羊

正義曰朱注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闕雉之亂以爲

風始洋洋美盛意劉氏台拱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

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善往

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

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擊爲太師是以云師擊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蒙案儀禮燕禮鄉飲酒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禮作樂皆分四節云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謂瑟與人聲歌於堂上也又云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謂笙入奏於堂下也又云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也謂堂上之歌與堂下之笙閒作也又云遂歌鄉樂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此合樂也謂堂上堂下眾聲俱作也凡四節具備鄉射禮工入升自西階北面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

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但合樂一節而無升歌笙奏閒歌三節者注云志在射略於樂也大射儀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三終此升歌也又云乃管新宮三終此笙奏也但有升歌笙奏兩節而無閒歌合樂兩節者亦志在射略於樂也此經子語魯太師章亦備四節與禮經相發明師擊之始謂升歌也升歌爲樂之始卽語太師章之始作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合樂爲樂之終卽語太師章之以成也不言笙奏閒歌者舉始終以該其全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太師擊詳見適其章云始首也者爾雅釋詁文始女之初也首人之初也云周道衰微正樂失節者漢書禮樂志云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陵夷而不反桑閒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是也云太師擊識關雎之聲首理其亂者是以八字爲一句而訓亂爲理亂亂之本義也說文亂治也一曰理也么子相亂爰治之也又亂治也从亂从乙乙治之也亂亂爲同字義皆訓治紊亂之字當作敵說文敵煩也經傳皆借亂字爲

之故義多相混或遂以治亂為反訓也史記孔子世家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正義曰亂理也離騷亂曰王逸注亦云亂理也廣雅釋詁同理即治也樂記復亂以飭歸孔疏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又復亂以武疏曰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擊金鏡而退又治亂以相疏曰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是皆以理亂為亂說與鄭君合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有格章注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案漢書終軍傳注亂變也變與亂為同韻故章注以亂訓變亂而為曲終之名要其義與治理不相遠劉彥和文心雕龍詮賦篇曰既履端於倡始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亂以理篇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案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亂曰注亂者理也總理一賦之終也故劉氏以亂訓理亂

而為終篇之名其實辭以卒章為亂樂以曲終為亂皆本關雎之合樂而引申之詩以關雎始樂以關雎終所謂成始而成終者也

子曰狂而不直注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也侗而不愿注孔曰侗未成器之人也宜謹也注孔曰言慥慥而不信注包曰慥慥愨愨也宜可信也吾不知之矣注孔曰言

不知也反故我釋文狂求匡反侗音通又勅勅反玉篇音同愿音願孔云謹也鄭云善也慥慥音空

正義曰朱注侗無知貌慥慥無能貌精義程伊川曰狂則必直侗則必愿慥慥則必信自當然也而不然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偽妄之甚也不可得而知之也謂非常理也皇疏引王弼曰夫推誠訓俗則民俗自化求其情偽則險心茲應是以聖人務使民皆歸厚不以探幽為明務使姦偽不興不以先覺為賢故雖明並日月猶曰不知也蒙案狂也侗也慥慥也囿於氣質也不直不愿不信也變於習俗也吾不知之者深怪之之詞也猶人有是疾則必有是脈有是脈則必有是症若病狂而喪心乃反常而亂性所謂脈症不相應者也雖有良醫無從措手不知如何立方矣朱子謂甚絕之以

不知王弼謂故託之於不知似皆求深之過

孔注云疏曰說文狂狎犬也从犬从犴犴草木妄

生也故狂有進取妄行之意引申之移以說人故古

文从心作惺廣雅釋詁狂癡也書洪範曰狂恆雨若

鄭注狂倨慢也論語其蔽也狂孔注妄抵觸人也五

行傳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韓非子解老篇

心不能審得失之地謂之狂狂者多妄行往往徑情

而直遂今不為直而為枉是後漢書陳忠傳所謂狂

易注謂狂而易性也云侗未成器者釋文侗音通又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勅動反侗乃僮之借玉篇音同是也說文侗大貌方

言十二侗壯也此侗之本義也書顧命在後之侗傳

訓侗為稚法言控侗顛蒙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

此經皇疏謂籠侗未成器之人是借侗為僮也僮即

童蒙之本字廣雅釋言僮稚也釋訓僮昏疾也晉語

僮昏不可使謀注無知也魯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

聞邪注僮蒙不達也字又借作董太元錯董無知賈

子道術篇亟兒窺察謂之慧反慧為童鄭語而近頑

童注童昏也字又借作懂大戴禮王言篇大夫忠而

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僮婦空空孔氏補注僮慤也

云謹愿者說文愿謹也釋文引鄭注善也廣雅釋詁

善也慤也左襄三十一年傳愿吾愛之注謹厚也諡

法解思厚不爽曰愿

包注云云疏曰說文無慤字下篇空空如也釋文云

鄭本作慤文選勸進牋注引鄭注誠慤也包訓慤慤

者慤慤一聲之轉也呂覽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為巧

故也注空空慤慤也後漢書劉瑜傳臣慤慤推情注

誠懇之貌廣雅釋訓慤慤也故鄭君訓誠慤皇疏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五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無識誤也空空古通用亦與慤慤叩通楚辭漁

父吾能慤慤款款樸以忠乎漢書司馬遷傳意氣勤

勤狼狠文選作懇懇繁欽定情詩何以致叩叩慤慤

慤慤懇叩皆一聲之轉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注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

正義曰朱注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

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皇疏云學

之為法急務取得恆如追前人欲取必及故云如不

及也又學若有所得則戰戰持之猶如人執物恆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失去依皇意未得則求之如不及既得則守之猶恐
失是一心而分為兩念也疏又引繆協稱中正曰如
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
失如不及則能及也是又兩念而并為一心也蒙案
如不及欲追趕上前猶恐失恐失落在後二句須交
互總狀為學者之心曰如曰猶恐乃加倍形容之法
故皇疏引李充曰學有交勞而無交利自非天然好
樂者則易為懈矣故如懼不及猶恐失之況可忘乎
莊子顏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矣此善於形容者
也
何注云云疏曰學自外入荀子謂性惡崇禮義之指
也荀子之重學也無於內而取於外孟子之重學也
有於內而資於外其論性之善惡雖殊而謂人之不
可不學則一也云至熟乃可長久者孟子曰夫仁亦
在乎熟之而已矣苟為不熟五穀雖美不如萑稗學
至三年之久亦可謂熟矣皇疏如若也若學而不及
於熟謂不至於穀也不至於穀則不中而不得故猶

恐失之何注蓋承三年學章而衍之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注美舜禹已不與求天下

而得之也巍巍者高大之稱也

釋文魏魚威反與音預白虎通聖人篇漢書王莽傳晉書劉寔傳論衡語增篇引俱無也字

正義曰漢書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

勸職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顏注

言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豫

論衡語增篇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

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晉書劉寔崇讓論舜禹有天
下不與謂賢人讓於朝小人不爭於野以賢才化無
事至道興矣己仰其成何與之有是漢晉諸儒皆以
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謂無為而治也黃先生曰孟
子答陳相上言以不得人為憂下言非無所用心中
引此經及下章為證而此經下章舜有臣五人而天
下治復駢章類敘則不與者得人善任不身親其事
也蒙案詮解不與者集解以禪位言漢書等以任人
言此皆謂虞夏之運期而非舜禹之德性也依集解

當云得天下依漢儒當云治天下而皆不得渾言有天下且所謂巍巍者夫子實贊德性之高大故注云高大之稱而非高大之貌形於外而德性則蘊於內也孟子曰君子有二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善言聖人之德性言舜而禹可知下章無閒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五九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盡處即禹不與之見端也孔孟之言實相表裏然而聖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舜禹之所不與者樂天下之樂也舜禹之所不能不與者憂天下之憂也卒之垂拱平章陳疇建極而先憂後樂均若無與其身者德性與運期適相際會也上承禪讓既虞夏之同科下慶平成得臣鄰之交贊而化臻上理運啓中天舜得治之以無為禹亦處之若固有巍巍乎其高大也非以聖人之德性而際聖人之運期奚能有天下而不與哉故皇疏引王弼云逢時遇世

莫如舜禹也若朱子以不與猶言不相關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天工人其代之而乃漠不相關焉是老莊清淨之說大亂之道也皇疏又一通謂孔子歎己不預見舜禹之時引江熙云蓋感道契在昔而理屈當今然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一則曰吾從周再則曰為東周越本朝而置身虞夏吾意夫子素願未嘗及此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六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說文魏高也方言同楚辭遠遊篇貌揭揭以巍巍注巍巍大貌字又作魏孟子勿視其魏魏然丁音當作魏魏訓與為與求者儀禮士昏禮記我與在注與猶兼也禮記射義與為人後者注與猶奇也王制六十不與服戎注與及也穀梁僖十九年傳因邾以求與之盟注厠豫也儀禮士虞禮主人不與注古文與為豫俗字作預漢書薛宣傳注豫干也灌夫傳注預干也珠叢凡事相及為預然則與求者謂干預而求之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注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包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

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

左文十八年疏引何休說陳思王集求通親親表文選三都賦序注孫楚與孫皓書注晉書劉實傳引俱無也字說苑至公篇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公議詩注引筆解本唯皆作惟考異云舊本論語例用唯孟子用惟此以唯為正

正義曰朱注唯猶獨也則猶准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外注引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精義范氏曰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空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子贊易乾元曰大哉稱堯亦曰大哉天運於上無為而物成堯亦如是矣以堯典考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命羲和咨四岳舉舜而授之天下止於如此而已可謂至簡也然其高也不窮其大也難名其成功如四時寒暑之始終萬物其文章如日月星辰之照臨天下此為堯典而言也黃先生曰巍巍蕩蕩皆贊堯之詞句宜讀斷見趙鹿泉說堯則天尹氏以無為而成言是也天無為而四時行百物生堯無為而百工釐庶績熙孟子所以引此答陳

相也無能名不可名狀也筆解云堯仁如天不可名

狀其高遠非不能識其名也蒙案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鄭注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是即堯之則天也周書諡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即民無能名也堯名曰放勳放者大也堯者高也大而高曰巍巍克明峻德高之至也大而廣遠曰蕩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廣遠之至也大戴禮五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空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帝德篇宰予問帝堯子云曰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四語簡括與此經實相闡發蓋與天合德堯之仁參贊化育也民無能名堯之智變化神明也成天平地堯之功如日月之往來於天行四時而生百物也經天緯地堯之文如雲漢之昭回于天彰五采而呈萬象也呂氏春秋論大覽引夏書云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敷語亦與此經相發廣則與天同運神則民無能名武則止戈耆定以成功文則經緯天地以成章而晉人撮入古文尚

書偽禹謨又增乃聖於乃神之上則二字反嫌無用抑知孔孟以前未甚以聖為尊耶

孔注云云疏曰云則法也者爾雅釋詁文周禮左傳多以法則互訓素問八正神明論必有法則焉注準也準與法皆从水水所以取平之則也皇疏引王弼云聖人有則天之德所以稱唯堯則之者唯堯於時全則天之道也是即朱子與天相準之說

包注云云疏曰云蕩蕩廣遠者左襄廿九年傳美哉蕩乎疏寬大之意荀子非十二子篇蕩蕩然注恢夷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六十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之貌寬大恢夷皆與廣遠相近義取諸石宕訓洞屋四圍無所障蔽故得引申為寬大廣遠之稱云民無能識名者識名二字本聯屬猶言名狀故皇疏言堯布德廣遠功用徧匝民無能識而名之者邢疏本作識其名焉則失包意矣皇疏又引王弼曰蕩蕩無形無名之稱也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

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此似老子可名非名之指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煥乎其有文章注煥其立文垂制復著明也

釋文煥音喚考文一本章下有也字漢書儒林傳敘論衡齊世篇陳書文學傳序唐柳冕答孟判官書引皆同

正義曰朱注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何注云云疏曰云煥明也者說文無煥字或借作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六十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後漢書延篤傳煥爛兮其溢目也注文章貌詩潦洎方煥煥兮毛傳盛也劉熊碑煥乎成功戚伯著碑功德煥彰則又以煥言成功字又通作奐檀弓美哉奐焉注言眾多也漢書韋元成傳注奐盛也詩卷阿伴奐爾游矣傳廣大有文章也孔疏奐為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要之訓明之字當作烜說文舉火曰燿或作烜廣雅釋詁烜明也爾雅釋訓赫兮烜兮者釋文光明宣著也又江賦注引蒼頡篇曰烜明也烜烜與煥同韻烜煥又同母也魏書李崇請

修世室明堂表曰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

其有文章則又涉郁郁乎文哉而誤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注孔曰禹稷契

釋文治直吏反後漢書曹節傳引治作理

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倉舒隲數禱數大臨危降咎

繇仲容叔達柏奮仲堪叔獻季仲柏虎仲熊叔豹季

熊禹高垂朱斯柏譽柏益龍夔吳斗南謂自倉舒至

季熊即左傳所謂八愷八元者也自禹至夔即書所

謂九官者也舜命九官之外有舜伯與朱虎熊羆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六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今傳注皆以舜伯與為二臣朱虎熊羆為二臣

今於舜伯與加暨字於其間則舜為二人伯與

為一人加遜于稷契暨皋陶也朱虎熊羆為四人故

連文稱之如遜于夔龍也如此則舜伯與朱虎熊

羆為七人合九官之數而為十六所謂八愷八元者

也元愷均以相名而九官分職之外七人無所命者

史記舜以益為虞益遜于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

遂以朱虎熊羆為佐推此類言之則垂為其工遜于

舜伯與此三人亦當為垂之佐書不載其事者以

其非九官之長在所略也表於十六相去庭堅而列

咎繇去虎熊羆而列柏虎仲熊季熊蓋以庭堅為皋

陶字以柏虎仲熊季熊為虎熊羆字也左傳皋陶庭

堅杜氏謂皋陶字蓋出於此又水經菽益字隲數而

傳稱使八愷主后土八元布五教禹在八愷之中以

司空平水土契在八元之中以司徒敷五教二人實

為之首則倉舒伯奮為禹契字矣其說不為無據曹

寅谷謂杜氏解八愷曰此垂益禹皋陶之倫解八元

曰此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亦以五人在元愷之數表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六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列十六人再列八人誤也但傳稱舜舉十六相為大

功論語方欲侈言唐虞之盛乃不並舉之而止及其

五何也五臣皆聖人才也當日堯以懷襄之天下授

之舜而舜憂之舜憂之而舉五人以治之治水方可

以明農故禹先於稷明刑正所以弼教故皋陶次於

契而益作朕虞上下草木鳥獸咸若所謂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者五臣功與天地參矣此固非望

散畢樂諸臣所能及者論語特舉之亦夏史臣陳謨

之意云爾不然計五十之數周才且倍又安見其為

盛於斯哉

孔注云疏曰邢疏云案史記及舜典禹名文命鯀之子也舜命作司空平水土之官也稷名棄帝嚳之子也舜命爲后稷布種百穀之官也契亦帝嚳之子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司徒布五教之官也皋陶字庭堅顓頊之後舜命作士理官也伯益皋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之官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注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也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

榮公大顛閻天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子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唐石經亦無臣字後人添於旁困學紀聞謂左傳叔孫穆子引亦無臣字今本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叔孫穆子語昭公二十四年其宏語皆後人據偽泰誓增臣字三國志注引魏略又引劉廙別傳中論亡國篇爾雅釋詁郭注引已皆有臣字則其誤已久矣

正義曰書泰誓疏左襄廿八年傳疏引鄭注云十人

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大顛閻天散宜生

南宮括也說與馬注同左昭二十四年傳其宏對劉

子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

同心同德左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

十人成公二年傳引君子曰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

十人同者是武王此語在太誓篇中本無臣字以十

人之中有文母也秦火之後泰誓已亡漢人所見今

文泰誓中無此語故杜注云今太誓無此語也迨晉

人僞撰古文泰誓掇拾左傳所引妄添臣字而後人

遂於左傳論語一體增入以致劉原父有子不臣母

之疑因以邑姜代文母王伯厚困學紀聞曰論語釋

文子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

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也顧亭林日知錄謂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必不數婦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以足十人之數螺江日記引餘姚在陬云論語有

婦人焉衛氏古文作有殷人焉而韓退之直指爲膠

鬲翟氏考異引任啓運四書約旨謂漢石經作有殷

人焉抑知漢石經殘文載於隸釋者僅有首尾八篇

泰伯一篇悉已湮沒衛氏古文久無可考韓李筆解

亦無此言若以殷人爲膠鬲膠鬲既爲殷人矣而又

得爲周有其人品尙何足取蓋周家化起宮闈歷世


有賢妃之助故六典兼有內職二南首列風詩詩序

所謂后妃夫人者卽文母也文王理陽教以治外文

母理陰教以治內化行江漢瑞應雖麟延及武王仍
襄盛治並非專權干政擅福作威而有母后稱制之
嫌此雜司晨之患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亂治也者爾雅釋詁文皇本治作
理唐人因避諱而改也云治官者官謂司其職臣則
服於人以十人中有文母也說文亂治也从乙乙治
之也又衡治也么子相亂受治之也讀若亂同古文
作衡是亂與衡本同字而訓皆為治謂治之也說文
又有敵云煩也故癸辛雜志云治亂之亂从乙乙治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六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煩敵之敵从支支煩也是亂與敵相反而段氏注
改訓衡亂為不治是以治亂為反訓荀子曰治亂謂
之亂猶治汚謂之汚是亦訓詁之一例也說文又有
絲亂也一曰治也从言絲絲芬而言治之是治亂不
嫌同訓也古文作朱子引或說亂本作糺古治字
是即從古文之衡變而稍省也史記魯世家云周公
名曰武王之弟也封於魯食采於周謂之周公燕世
家云召公名奭周同姓封於燕食邑於召謂之召公
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也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

岳佐禹平水土封於呂本姓姜氏嘗窮困年老以漁
釣奸周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彫非虎
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之陽曰自吾先
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
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孫
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武
王已平商而封師尚父於齊魏世家云畢公高與周
同姓索隱左傳文王之子十六國畢是文王之子馬
融亦云文王庶子逸周書命畢公出百姓之囚書康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命序以成周
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史記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
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周語厲王說榮
夷公韋注疑即榮公之後書君奭有若閔天有若大
顛墨子文王舉閔天太顛于宜網之中史記周本紀
紂囚西伯于羑里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
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
獻之紂逸周書王命閔天封比干之墓書大傳散宜
生與閔天南宮适俱學于太公太公見三子賢遂酌

酒切脯約爲朋友周本紀武王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蒞展九鼎保玉列女傳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國之長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且夕勤勞以進婦道號曰文母生十子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處次成叔武次康叔封次聃季載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以上皆馬鄭注所本也以十人中有文母者禮昏義曰古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主三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訓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注孔曰唐者堯號也虞者舜號也際者堯舜

會之問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

漢書王嘉傳劉向傳贊引才作材乎作與北史文苑傳引乎作也通考吳氏程曰唐虞至爲盛當作一句

正義曰朱注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皇疏引季彪曰舜之五臣一聖四賢八元八凱十有六人據左氏明文或稱齊聖或云明哲雖非聖人抑亦其次也周公一人可與禹爲對太公召公是當稷契自畢公以下恐不及元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主三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凱就復強相攀繼而數較少何故唐虞人士反不如周朝之盛也耶彪以爲唐虞之朝盛於周室周室雖隆不及唐虞由來尙矣皇氏謂堯舜多才勝周而孔子唯云兩代有五人者則有以也欲盛美周德隆於唐虞賢才多乎堯舜而猶事殷紂故特云唐虞五而周代十也蒙案季氏之意與朱注相發周十人而以五人爲盛者蔡介夫謂不計多寡顧其人物地位何如也此章孔子之意本謂周才不下於唐虞而周德又無慚於堯舜以唐虞比周而盛於周因以見唐虞

之盛以唐虞之際而始盛於周轉以見周才之盛抑且唐虞盛於周而夏商不及焉才之難益見才之盛周不盛於唐虞而猶取足婦人焉才之盛斯知才之難故朱子以唐虞為盛者本節之詞也孔注以周才為盛者全章之意也王伯申經義述聞訓於為與引孟子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數於字為證言自古人才惟唐虞之際與此周為極盛是兩可調人之說也

孔注云云疏曰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以為號或謂之陶唐氏世本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易稱殷商也帝王世紀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括地志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顧頊已來地為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大陽山西虞地是也史記索隱虞國名在河東大陽縣正義引括地志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土水經注云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于虞之地也白虎通號篇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道德至

大之貌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說文際壁會也凡牆壁相合之縫曰際猶閒之為門隙也故孔以際訓閒云斯此也者爾雅釋詁文廣雅釋言此訓是斯此是古音同在支佳部而通訓以為紫之借紫識詞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釋文三作參七南反一音三本又作三皇疏後漢書伏湛傳文選典引注千寶晉紀總論引皆作參後漢書魏器傳袁術傳史通疑古篇後漢紀何進述文以皆作猶皇本高麗本無之字詩酌篇疏三國志魏武

帝紀注後漢書魏器傳注文選沈約樂遊苑詩注引俱無也已字論衡佚文篇引無也字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逸周書太子晉解太子言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服事于商是二語亦古之遺言又周書程典解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左襄四年傳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以者挾持也能左右之曰以故曰率曰合鄭君二南詩譜曰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朱子本
其說謂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
兗冀尚屬紂耳然子晉言二分程典言六州皆就大
概而言非真畫地而分也文王有君民之大德而又
有事君之小心朱子引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
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
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
稱之其旨微矣蒙案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先聖
後聖其揆本一也乃至於禹而德衰不傳賢而傳子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八

主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當時已不能無閒言孟子衡之以天天與賢則與賢
天與子則與子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孔子曰唐虞
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堯德則天而民無能名舜
禹順天而已無所與禹無閒然則湯武之無閒隙可
推禹非德衰則湯武之無慚德從可識矣然而揖讓
之天下見德不見才征誅之天下見才不見德以揖
讓繼揖讓才以合而彌覺有餘以征誅繼征誅才以
分而似形不足故舜禹之成功卽堯之成功舜禹之
文章卽堯之文章才者德之用合其德不分其才也

抑知揖讓之天下德既合而才無可分征誅之天下
才雖分而德無不合故周之才不下於唐虞而周之
德亦無慚於舜禹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湯武有天下而無慚而當夫未
有天下之先並無一毫利天下之心于人以可閒周
之事商猶商之事稟忠貞世篤仁讓因心王季其勤
王家文王三分服事而又有民無得稱之泰伯隱開
三讓之先是揖讓之天下易而爲征誅之天下者周
之才爲之而征誅之天下仍無異於揖讓之天下者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八

主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實周之德爲之也夫子尙論本朝一則曰至德再則
曰至德於泰伯一篇始終三致意焉不曰文之德而
曰周之德於以知周之有天下猶虞夏之有天下皆
本於天命而非己之所得與人之所能爲初何嘗專
恃人才稍有慚德而貽來世之口實俾後人以非閒
也哉

包注云云疏曰云殷紂淫亂者如泰誓所言沈湎冒
色敢行暴虐之類是也云文王爲西伯者詩譜云商
王帝之命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

漢汝墳之諸侯是文王繼父業爲西伯也殷之州長

曰伯周禮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殷之州長蓋亦八命

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子羊容

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

二伯周自后稷太王王季皆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

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

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錫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

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

之時賜九命爲西伯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爲王季受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命作東西大伯鄭君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

季爲州伯也文王亦爲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

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楚辭天問曰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

政言紂號令旣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牧明非大

伯也戚氏鶴泉云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禹貢九州

夏制也冀雍豫幽營揚兗荆徐爾雅九州商制也揚

荆豫青兗雍幽冀并職方九州周制也三分有二宜

引商制爲證紂都在豫天子近圻無遠屬牧伯之理

六州歸附當析出豫言然鄭君亦不過約略言之非

真有六州之地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注孔子推周功德之感言已不能復閒其閒也

釋文閒閒廁之閒考文曰足利本無矣字

正義曰朱注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蒙

案說文閒隙也從門中見月古文作閒從門內而見

外則有隙也凡閒必居中墨子經篇閒中也漢書嚴

助傳注閒中閒也凡物偏於兩端則有閒執其中而

權之用之則無閒禹執厥中者也引申之凡有閒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八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窺爾雅釋言閒見也廣雅釋詁閒視也左莊八年

傳使閒公杜注伺公之閒也又引申之凡有閒則可

議方言閒非也廣雅釋詁閒皆誼也先進篇人不

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注人不得有非閒之言也

孟子政不足閒左襄十五年傳且不敢閒注疏皆訓

爲非此皆一義之引申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閒廁者左隱三年傳遠閒親新聞

舊釋文閒廁也左莊十年傳又何閒焉昭廿六年傳

以閒王政注皆訓閒爲與閒廁猶干與謂廁與其閒

而損益之因革之皇疏間猶非闕也不知何以盾於

非闕亦就間隙之義引申也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注馬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禮豐潔也

釋文菲音匪文選東京賦注引三乎字皆作於

正義曰皇疏飲食供鬼神故云孝祭服供自己身故

云美也蒙案禮祭統云孝畜也孝經援神契天子孝

曰就諸侯孝曰度卿大夫孝曰譽士孝曰究庶人孝

曰畜是孝本以畜養為義致孝謂盡養也故馬注對

非飲食而專言祭祀豐潔不舉禘黃帝郊鯀諸大禮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八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史記夏本紀引作薄衣食而致孝乎鬼神而無下

一句則衣字與致孝不相應

馬注云云疏曰云菲薄也者小爾雅同廣雅釋詁菲

禩也禩衣之薄也菲本艸名通訓以為散微之借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注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也

釋文黻音弗冕音免

正義曰黃先生曰邢疏引鄭君注黻祭服之衣言衣

者謂當股之衣言祭服以別於鞞也明堂位有虞氏

服鞞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君注鞞冕服之鞞也

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

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

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大夫山士鞞鞞而已據明堂位

之文及鄭君注則畫鞞以山為致美乎鞞之始玉藻

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君注此元端服之鞞也凡

鞞必象裳色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惟士元

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鞞玉藻又云一命韞鞞

再命赤鞞三命赤鞞鄭君注此元冕爵弁服之鞞尊

祭服異其名耳鄭君辨元端之鞞皮弁爵弁之鞞如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八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則邢疏所引鄭注以鞞為祭服是也依是推之易

云朱鞞方來利用享祀是冕服謂之鞞也士冠禮主

人元冠素鞞以笠日三加之服緇衣則爵鞞皮弁則

素鞞是他服謂之鞞也詩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用於

方叔赤芾金舄歌於會東都之諸侯此芾鞞通借鞞

鞞渾言則通耳鄭君又曰古者田漁而食之衣其皮

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

前者不忘本也此鄭君言鞞用韋之源而致美之鞞

則易之以布帛矣據說又蔽前謂之鞞蔽膝謂之鞞

詳見段注又曰冕之異於弁冠猶鞞之異於鞞也約
鄭君孔賈之說言之冠者首服之通名冕者冠中之
別號世本云胡曹作冕易傳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冕始於黃帝也夏之冕不得
詳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
祭周人冕而祭土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
弁素積郊特牲同是夏冕名收也禮器禮有以文爲
貴者天子之冕朱綠纁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
下大夫五士三注家以此爲夏殷禮此夏冕之等衰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八

八十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歐周則纁五采旒數隨命數戴氏東原曰有虞氏之
皇夏后氏之收殷之冔皆冕屬也夏之牟追殷之章
甫周之委貌皆弁屬也記言周弁殷冔夏收此以明
夏殷之禮士得服冕記言天子之冕旒至於士三是
也周禮士爵弁而大夫以上冕士元冠而大夫以上
委貌凡此見夏冕之大略也蒙案此經鞞冕本爲黼
黻之鞞而非鞞鞞之鞞說文市鞞也上古衣蔽前市
以象形篆文作鞞俗字作紱易豐卦借沛詩小雅借
芾釋文及選注引詩借芾禮明堂位又借鞞雖古音

同部例得假借而此經及左傳晉命士會之鞞冕本
謂服章之黼鞞而非蔽前之鞞故皇疏云冕是首
服鞞是十二章最下卑尊俱舉中可知也邢疏引鄭
君注云鞞是祭服之衣冕其冠也猶詩大雅所謂常
服黼冔黼鞞文章其至美者也若以爲下服之鞞鞞
不曰冕鞞而曰鞞冕抑何冠裳倒置耶古服章十有
二而獨舉黼鞞者禮器云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
袞諸侯黼大夫鞞士元衣纁裳疏引熊氏謂此夏殷
禮而無嫌周法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孤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八

八十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希冕而下其中有鞞特舉黼鞞而言耳詩曰元袞及
黼衣纁裳書曰麻冕黼裳爾雅曰黼鞞彰也袞鞞
也大戴禮五帝德黃帝黼鞞衣大帶黼裳凡此皆舉
其章之末以總其上也荀子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冕
周禮司服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爲
首毳冕五章以虎爲首希冕三章以粉米爲首元
冕一章裳刺鞞而已凡此皆舉其章之首以概其下
也此經云鞞冕者統言冕服而非僅祭享之衣也書
益稷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

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鄭君會讀為繪謂畫也絺讀為帶謂刺也目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紼以為繡施於裳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也鷩書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一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元衣纁裳此約鄭君尚書司服注會通虞夏周禮章服之制最為明瞭又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爾雅釋器黼謂之斧郭璞等皆云黼文如斧形黻文如兩己相背斧取威武決斷己果何物耶惟玉篇人部以亞為弗之古文漢書韋賢傳黼衣朱紱

顏注云黼衣畫為斧形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亞古弗字也阮氏芸臺鐘鼎款識釋文據商亞木父丁爵欽頌曲阜孔廟亞尊銘周弜角銘皆有亞字或下著弓形或中作子立戈蓋亞乃兩弓相背之形經傳中弜弗每相通假凡鐘鼎文作亞者乃輔戾二弓之象正是古弜字亦即是弗字黻乃繡亞於裳故从帶義又屬後起考之說文人右戾也人左戾也弗撝也弜彊也弜輔也重也古文作弜弜或作弜蓋二弓相並為弜二弓相背為亞亞即古文弗故弗有戾意撝其戾亦為弗字从弓从人从人者輔弓之楛也弜字隸作弜古文作弜亦是二弓在楛有輔戾之象義與弗同故古弗弜相通也黼畫斧黻繡弓皆取威武之意也

卑宮室而盡力平溝洫注包曰方里為井井開有溝溝廣深八尺也

釋文盡津忍反洫呼域反史記夏本紀作致費于溝洫洫同禮緯含文嘉作垂意于溝洫考工記匠人注引乎作于音義曰卑如字劉音婢羣經音辨曰下之曰卑部止切劉昌宗讀

正義曰朱注溝洫田開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

黃先生曰依李安溪何義門說溝洫小水也天下小水無不治則尺土寸壤無不可宅是言禹之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居也張斗峯謂經專言宮室閒之溝洫又一說也蓋宮室溝洫皆地財人功之所費而宮室費猶少溝洫費猶大故聯舉之經文盡力史記作致費以致孝致美例之古本作致費者文一例而義尤顯矣先王之重溝洫者早則資灌溉潦則備瀉泄常則分經界以杜侵佔變則殊縱橫以防戎車是以棄膏腴之地而不貪殫疏濬之勞而不吝也後世阡陌既開川澮溝洫之不修致西北富沃之區反仰食於東南而東南之重賦不能減誰能遠績禹功與西北之水利乎以是知聖人之言其慮慮深也

包注云云疏曰黃先生云包注本之考工記匠人鄭君以此爲周之三等采地同井田法即殷之助法也遂人職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鄭君以爲周之六鄉六遂四處公邑用溝洫法即夏之貢法也今包注引匠人文以證夏制而不引遂人何也曰申鄭注者謂遂人云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全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有川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是溝澮之多少其異一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澮橫澮縱川橫遂人注云以南畎圖之則遂縱而溝橫其異二遂人之川是人造之匠人之川爲自然大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此數說者皆言遂人匠人之異制先儒皆破之矣匠人成閒有澮者謂其閒有澮其實一成有十澮非一澮而已同閒有澮者謂其閒有澮其實一同有十澮非一澮而已匠人云同閒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此言澮水出注入川處著其名使人有所稱謂觀此而知達川者非一澮戴氏東原曰溝洫之法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爲屋遂端則溝屋三爲井溝在井閒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澮通十爲成澮在成閒也十成爲終澮端則澮十終爲同同薄於川澮在同閒也此溝洫之多少不必泥也遂人注云遂縱溝橫乃東畎之法畎閒有畎以南畎圖之則畎縱而遂當橫鄭注及賈疏脫去畎閒有畎一節故有此說蓋南畎而耕畎縱遂橫澮縱澮橫澮縱川橫東畎而耕畎橫遂縱溝橫澮縱澮橫川縱此南東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八 全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畝之定法是遂人注南畝之說不足據也井田之法備乎一同或百里內有數川亦因乎自然或適乎川引澮長之舒促不可一定爾雅絕大爲之澮非人爲之川詩曰南東其畝皆因川制田之法匠人云溝必因水執以大川常在兩山之閒不能畫方如棋局限以萬夫之地而據此爲九一什一之辨未可決信詳見戴東原文集及考工記補注程氏瑤田溝洫疆理小記亦當參核

禹吾無閒然矣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八

八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引郭象曰舜禹相承雖三聖故一堯耳天下化成則功美漸去其所因循常事而已故史籍無所稱仲尼不能閒故曰禹吾無閒然矣李充曰夫聖德純粹無往不備故堯有則天之號舜稱無爲而治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弗與焉斯則美聖之極名窮理之高詠矣至於此章方復以事跡歎禹者而豈徒哉蓋以季世僻王肆情縱欲窮奢極侈厚珍膳而簡僞乎享祀盛纖靡而闕慢乎祭服崇臺榭而不恤乎農政是以亡國喪身莫不由此有國有家

者觀大禹之所以興覽三季之所以亡可不慎與朱注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外注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陸氏稼書云此章卽所謂允執其中中則無閒不中便有閒唐虞三代皆以中道治天下夫子上下千古卽以中字作權量菲飲食三句不是無閒之大處乃是無閒之盡處於此無罅隙可尋則真無閒矣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卽書所云克儉于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八

八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也致孝鬼神致美黻冕盡力溝洫卽書所云克勤于邦也儉可閒勤亦可閒宜儉而儉宜勤而勤便無可閒三而字本領皆從精一工夫做成克艱心中發出故無閒者禹之迹也精一者無閒之本也克艱者又精一之本也禹之心法一堯舜之心法也彼爲帝升王降之說者豈知禹者哉蒙案禹不傳賢而傳子當時或議其德衰夫子尙論帝王不分升降上溯禪讓下迄征誅以至德闡周家以不與贊舜禹禹之德祇承於堯禹之心實傳於舜故官家雖分兩局而禪

繼無異一心此乃無閒之大處也帝王授受不外一

中稍有偏頗遂至生心害政自時史角在魯魯有墨

氏之學自謂宗師大禹茅屋采椽土階三尺桐棺三

寸雖曰殫本節用儉而難遵豈知禹之豐儉合宜無

過不及本勤儉以昭其德維精一以執其中其處天

位也視之若固有而治天下也行其所無事則仍一

兢兢不與之心此又無閒之盡處也此經不第曰禹

無閒然而曰吾無閒然蓋議禹者妄有德衰之閒言

而以吾論之實無可閒試由心迹以推其事迹由大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八

八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處以觀其盡處而仍一無可閒焉則始終無可閒之

實也夫子一再美之一以杜前人之口實一以正後

世之人心夫固各有指歸豈好為辭費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九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子罕第九

釋文凡三十一
章皇本三十章朱注合半
曰一章分唐棣一章仍為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
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

之故希
言也

釋文罕呼旱反史記辨惑云馬遷併以此言為與字
豈傳寫之訛歟

正義曰朱注罕少也程叔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

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意與集解同或謂易

言利貞利見利涉大川利有攸往不一而足則夫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九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嘗不言利子嘗教人畏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而於得之不得曰有命則夫子未嘗不言命聖門立

教首重仁義論語言仁者五十有八章一百有五字

則夫子未嘗不言仁故韓李筆解謂孔子罕言此三

者之人非罕言此三者之道史繩祖學齋佔畢以與

為許謂子罕言者惟利而已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

與武虛谷以子罕二字貫下三事謂子罕言利罕許

人以命罕許人以仁凡此皆疑夫子未必少言命與

仁也黃先生據左氏昭公元年經鄭罕虎定公十五

年經鄭罕達公羊經皆作軒樂記致右憲左內則皆有軒軒與憲互讀中庸憲憲令德詩本憲作顯則以罕爲軒憲顯之通借而以罕言爲表顯言之此古今之一大翻案也蒙案罕訓希少義本爾雅釋詁云希寡鮮罕也郭注謂少說文罕从网本義訓網罕與鮮爲同韻鮮與尠爲同母輾轉相通罕乃尠之段借也史記外戚世家引經罕言命孟子列傳引經罕言利皆訓罕爲希太史公去聖未遠學有師承集解本之以爲說蓋罕言者不過少言不多言非竟絕口不言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皇疏云希非都絕之稱亦有時而言與人也況乎自言曰言答述曰語著作論撰謂之辭屬對協韻謂之文記事措詞各有體例大易之言利與命均爲贊翼之辭本經之言仁雖多半屬問答之語故罕言與不語迥不相同不語者雖問亦不答而何況自言也罕言者無故不輕談而非竟不語也亦何疑於子之言命與仁耶然則子之罕言利者何也易曰利者義之和也乾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利必合義以爲言大學一書善言利而齊治均平推本於絜矩

之道無非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蓋以義爲利者利物足以和義利於己無害於人而已始無不利利固不可言而可言者也以利爲利者放利所以聚怨利於己貽害於人而已終大不利利又可言而不可言也孟子之對梁王宋牼也一則曰何必曰利再則曰何必曰利苟知仁義之爲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不言利而大利在其中此得夫子罕言之旨者也自後儒好爲義利之辨遂以無所爲而爲謂之義有所爲而爲謂之利於是諱言利者論是非不論成敗常坐失夫機宜矯言利者施王道兼雜霸功終貽憂於學術則何如罕言之爲得也哉然則子之罕言命者何也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稟性之恩哲所謂義理之命也人事之吉凶歷年之修短所謂氣數之命也義理與氣數皆命於天初無二致天之命以通者循禮義而行或使之必不命之去禮義以求通天之命以窮者循禮義而止或尼之尤不可去禮義以逆天故庸俗以智力之不能挽者爲命聖賢以禮義之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得不可得爲命而以智力挽之者謂之不受命蓋言命而必衷諸義理人當盡其義理之性以事氣數之天人力竭而天心亦可轉移故君相造命之權與聖賢立命之說相濟而適相成然其德在積累而非可決之口舌也天數定而人事不可不盡故樂天知命之學與盡性至命之功並行而不相悖然此心可默會而非可喻諸庸眾也孟子謂口目耳鼻四肢之性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禮智聖人之命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不謂性謂不藉口於性不謂命謂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藉口於命此又得夫子罕言之旨者也自後儒好衍性命之說遂分義理之命爲性命氣數之命爲數命於是自詡知命者既卽理以爲命又卽理以爲天而以命爲不足道不畏天命者非行險以徼倖卽委心以任運而以命爲不可知則又何如罕言之爲得也哉然則子之罕言仁者何也周禮大司徒以知仁聖義中和六德教萬民此經典言仁之始厥後夫子贊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又引書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於是聖門重言仁仁者人也上自天子諸侯

以至大夫士庶人近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

無一人不與人相偶卽無一人不以仁相親此卽一

以貫之之道也然而取仁之方在忠恕而盡仁之功

在克復苟推己以及人用之一日而力無不足欲之

一念而仁無不至此其理本切近而無事多言也仁

之見端在立達而仁之全量在施濟本成己以成物

堯舜雖聖而病其未能天地雖大而猶有所憾此其

道實遠重而未易輕言也故當世士大夫如楚子文

之忠陳文子之清夫子皆未信其仁而惟管仲僅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一時及門諸弟子如由求之多材雍赤之有度夫

子均未許其仁而惟顏子不違於三月卽夫子曰從

事於仁而亦不敢以聖仁自居此卽罕言夫仁之旨

也自後儒言仁者多歧不知仁之爲人愛之理乃所

以爲心之德於是高言仁者以仁爲本心之全德徒

執高妙元虛之論而說近於爲我之楊淺言仁者以

仁爲博愛之通名絕無親賢等殺之分而流入於兼

愛之墨則又何如罕言之爲得也哉惟是齊戰疾子

之所慎也三事必平列怪力亂神子之不語也四字

無贅詞至於三畏三戒四絕四教莫不皆然而獨於此章加二與字者何也攷之爾雅與及也廣雅與如也公羊隱公元年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凡物同類者爲屬異類者爲別言屬者以屬見其別言別者以別見其屬凡言有者不宜有者也言可者不盡可者也言與者不相與者也利與命與仁不同類不同類者不相與而乃汲汲暨暨以與之是相與於無相與也是以子之罕言與之也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暨者皇疏言與者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盲者卑故加與字以別之是其例也

何注云云疏曰筆解引此作包注云罕希也者說文罕網也蓋小網長柄似畢故史記天官書畢曰罕車此罕之本義也說文又云匙是少也俗字作匙與鮮爲雙聲因而借作鮮與罕爲疊韻因而借作罕罕與希又雙聲因而訓爲希義隨音轉訓詁之通例也說文無希字鄭君注益稷司服謂希同字知希卽希之古文从希偏旁有稀字稀疏也疏則少矣云利義之和也者易乾卦文言文說文利和也从刀从

和省刀和然後利利本兼美惡子之罕言非和義之利也若利足以和義則與仁與命爲同類記者不必屢與字以閒之矣云命天之命也者此當是據董子對策命者天之令也令譌作命耳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注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

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史記世家引黨人下有童子二字

正義曰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注引孟康曰人項橐也王伯厚謂孟康之說未知所出攷之秦策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淮南子修務篇論衡實知篇皆以項橐爲項託隸釋逢盛碑又以項橐爲后橐新序雜事篇則以項橐爲秦人似非達巷之人矣然史記世家引此經云達巷黨人童子以童子而知聖學之博大正所謂不學而能自知者則孟康之說不爲無本蓋自史公特著爲童子而兩漢諸儒遂相傳以爲項橐也皇甫謐高士傳云達巷黨人姓項名橐文選顏延之皇太子釋奠詩注引橐

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注言與萬物同流匹也黃瑜雙槐歲鈔云保定滿城縣南門有先聖大王祠神姓項名託周末魯人年八歲孔子見而奇之十歲而亡時人尸祝之號小兒神據此則項託魯人非秦人想其才高意廣穎悟過人似關黨之童子欲速成而非求益蓋亦秀而不實者故顏氏家訓云項橐顏回短折夫子承其贊而與之商執御奇之正所以抑之而庸俗不知遂疑以為師之矣然而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高年有老聃童子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項橐學之所以博也道之所以大也呂覽當染篇孔子學於孟蘇邴靖叔老子郊子萇叔師襄之外又有此二人者不知其果何許人也皇疏云美孔子道大故曰大哉博廣也言大哉孔子廣學道藝周備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猶如堯德蕩蕩民無能名也故王弼曰譬猶和樂出乎八音然八音非其名也江熙曰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藝取名焉故曰大也南史王僧辯為梁元帝作勸進表曰博學則大哉無所成名是博學即大大即無所成名當以大哉

為一句孔子博學為一句無所成名正贊其博贊其大而弗惜之之詞也

鄭注云云疏曰五百家為黨周禮地官文禮曾子問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注謂巷黨黨名茲以達巷為黨名則三字當相聯屬或訓達為通謂通巷黨之人皆贊孔子則附會之說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注鄭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

史記世家引吾作我考文補遺曰古本作吾執射乎吾執御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蒙索射御本博學中之兩事而少學各有年限不可躐等禮記內則十五學射御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無方即無所成名也然曲禮少儀皆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以童子而企慕博學之無方則欲速成可知故夫子勉之以執御明明為童子對症發藥恐其窮大失居欲納之於小學之中使漸進於大成之道尤恐

門弟子聞其言而驚為奇異相習成風故急呼之而
自商執御商之正所以抑之初非承之以謙也與使
闕黨童子將命正是一意

鄭注云云疏曰云執御六藝之卑者周禮保氏以六
藝教國子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
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蓋書數為小學禮樂主文教射
御習武功是射御較禮樂為卑御又較射為卑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注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也

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基反黑繪也

正義曰世本黃帝作冕冕者倨也低前一寸二分以
其後高前下有倨俯之形故因名焉古者首服有冕
有弁有冠冕則冠之有旒有延者也書顧命云麻冕
黼裳麻冕蟻裳麻冕彤裳是古之五冕皆用麻蓋古
以麻布覆冕板後世易之以繒其名曰延字亦作緹
禮記所謂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者是也周
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鄭注延冕之
覆在上者賈疏云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九 十四 明發書 約圖刊本

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上元下朱覆之乃以

五采纁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謂之邃延左氏桓

公二年傳裘冕黻珽衡紘紘紘孔疏云冕以木為幹

以元布衣其上謂之緹論語尙書皆云麻冕知其當

用布也弁師五冕皆元冕知其色用元也孔安國論

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為冕即是緹也據孔賈二

疏所云麻冕者指緹而言但記云麻不加於采冕服

之衣既用絲何以覆板之緹猶用麻白虎通云麻冕

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工之始示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九 十四 明發書 約圖刊本

不忘本也卽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

之服故曰麻冕禮也江慎修曰後易以純正與服相

稱夫子從之不謂其稱而取其功之省約可知古人

非不知衣冠相稱也但欲不忘女工之始耳雖變古

而無害於義又有省工之便故可從也若朝服以下

衣用布而冠用繒者別於始冠之緇布冠其意又別

也說文純絲也从糸屯聲引論語今也純儉是與孔

注同土冠禮純衣注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

弁服用絲耳今也純衣而純冕則衣冠相稱矣而夫

子惟取其儉也皇疏申注云三十升布用功巨多難得難得則爲奢華而織絲易成易成則爲儉約故朱子以儉爲用功之省約蒙案絲細而麻粗昂貴而布賤自古皆然未有絲易成而儉於麻者蓋儉與泰對廣雅釋詁儉少也太太也泰誓顧氏說泰大之極也冕板用絲不過尺寸之間所費猶少而衣冠又得相稱何妨從眾若拜乎上則驕泰之極失禮之尤大者雖違眾而必不可從矣如此解則雖字較爲有力

孔注云云疏曰此注後漢書陳元傳注引作何曰云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冕緇布冠也者冠爲首服之總名冕則冠中之別號謂以緇色麻布覆冕板爲緇亦得通稱緇布冠而非卽冠禮初加之緇布冠也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纓廣終幅長六尺士爲初加之冠冠訖卽不復著玉藻所謂冠而敝之可也惟庶人則常服之詩都人士所謂臺笠緇撮也是緇布冠本賤者之服而孔注以訓麻冕者則以麻亦爲緇布冠冕得通稱而非卽初加之冠也是其注文當作麻冕緇布冠也於義始備黃先生謂古注不寫全經此節孔

注當大書麻冕二字注云冕緇布也義自通矣則是今本此注非上脫一麻字卽下衍一冠字也云績麻三十升布爲之者詩葛覃疏引鄭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爲冕與孔同孔意以朝服十五升冠當倍之則以三十升布爲之也儀禮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鄭君曰八十縷爲一升三十升布則其經二千四百縷也吳斗南曰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今織具曰筴每筴用六成七成多至十五成以止以成之多少爲布之精麤大率四十齒爲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康成之說麤者齒縷用一縷則是六成實三成耳士夕禮言衰三升亦與此合饒雙峯曰前漢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卻用二千四百縷爲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曹寅谷曰今布以六百齒之筴爲至密者斗南所謂多至十五成以止是也卽朱子亦疑深衣十五升布已似極細絹一般則安得有三十升二千四百縷之布者不如參用吳解謂成至十五而止則齒至六百而

止縷至一千二百而止每一寸布用一百經而周布
二尺二寸之幅不必疑卽鄭君八十縷爲一升之說
亦非誤矣江慎修曰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
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
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爲者也孔意蓋
謂古者朝服十五升冠當倍於衣不知冠升倍衣惟
喪服斬衰正服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若齊衰降服衰
四升冠七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以下則非倍數至
小功緦麻則冠與衰同矣豈吉服冠必當倍於衣乎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九

十四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然則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
縷已是細密難成非必三十升布爲之也云純絲也
者義本說文釋文云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基反黑
縵也意以鄭君破純爲紵紵古文緇字也禮記玉藻
大夫純組綬鄭注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系旁才周
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鄭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
爲聲祭統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鄭注純服亦冕
服也君純冕立於阼疏純亦緇也士冠禮賈疏云古
緇紵二字並行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本字不誤

禮有緇布冠緇布衣是也據帛爲色者則爲紵字多
誤爲純如媒氏純帛祭統純服論語純儉是也玉藻
孔疏云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絲帛分明而色不
見者以黑色解之如論語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
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
破純字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
此之類是也今案此經以純對麻義當爲絲孔注與
說文相合鄭君訓爲黑縵者以縵明其爲絲以黑兼
言其色未必其破純爲紵也釋文既誤讀孔賈二疏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九

十五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亦誤會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注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
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下禮之恭也
正義曰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曰凡臣與君行禮皆堂
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亦如之如燕禮大射主人獻
公主主人自酢于公獻畢二人媵爵于公皆于阼階下
北面再拜稽首立司正安賓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
拜稽首此士大夫於諸侯也觀禮郊勞行享侯氏皆
降階再拜稽首此諸侯於天子也士相見禮始見于

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
稽首許諾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
賓介皆再拜稽首命使者反命皆於朝覲禮賜侯氏舍侯氏再
拜稽首亦皆拜于庭者是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
稽首也其與異國之君亦如之士相見禮若他邦之
人則使摯者還其摯賓再拜稽首受聘禮賓覲先請
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覲及士介
覲亦皆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送幣于中庭再拜
稽首禮畢主國之君勞賓介賓介皆再拜稽首歸饗
餼士介則北面再拜稽首拜饗餼皆再拜稽首聘禮
記若私獻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納賓賓入
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佻賓後賓入門左沒霽
北面再拜稽首躡入門左猶再拜稽首尊主君也明日賓拜賜拜食
與佻幣皆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君行禮也聘禮
主君使卿郊勞賓北面再拜稽首使卿致館賓再拜
稽首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賓再拜稽首此皆與
異國之使者行禮而尊其君命故亦再拜稽首也至
於行聘享正禮之時賓將其君命而來不但不稽首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併不敢答拜矣凡臣與君行禮皆拜于堂下不辭不
升成拜此全乎為臣者也若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
之然後升成拜如燕禮大射公舉勝爵為賓與旅行
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大射作小臣正辭賓升
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
未成然又賓腹觚于公公為士舉旅行酬賓降洗升
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覲禮執圭
行覲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
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覲畢請罪王勞
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
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大史辭
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於堂上
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勝爵為賓舉旅行酬公立
卒觴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
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
觴大射無觴字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
未拜凡下未拜有一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
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君親辭見公食大夫禮注蓋統言之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賓騰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

稽首大射數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者注侍射者

也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皆降

而未拜君辭之即升堂再拜稽首故不云升成拜也

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但降

席不云降階者指無算爵而言燕禮大射無算爵命

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疏云旅

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

殺故也燕禮大射賓騰觚于公大射飲公凡卒爵皆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九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階上再拜稽首者蓋前酌散之時已降階拜因君

辭而升堂甫拜故卒爵不復再降亦殺其禮也唯燕

禮大射將終之時公有命徹寡則卿大夫皆降西階

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

皆辟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升拜注謂小臣辭不升

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凡此瑣節雖不同皆君以客

禮待之故拜于堂上也其以客禮待異國之臣亦然

有降拜然後升成拜者有降而未拜即升拜者有拜

于堂上者公食大夫禮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西階

東北面答拜擯者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

北面再拜稽首此先降階拜異國之君使人辭之然

後升成拜也聘禮主君禮賓受幣降拜公辭前賓降

降一等辭今公辭拜不降一等注云殺也升再拜稽首私覲賓授幣降階

東拜送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

首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束帛伯賓

賓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

君親辭之即升拜也聘禮禮賓公壹拜送几賓不降

階上答再拜稽首又賓不降壹拜受醴公食大夫禮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九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賓卒食揖讓如初注如初入也升賓再拜稽首此皆拜于

堂上禮殺故也又歸饗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

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上介如賓禮聘賓問卿賓

東面致命大夫即卿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

此使者奉其君命以客禮待異國之臣故降拜升成

拜亦如見其君也至於公食大夫禮卒食後賓降階

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注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

明禮有終則賓降拜公亦降拜唯稽首與再拜不同

蓋待異國之臣其禮有加焉爾凌氏之說可謂委曲

詳盡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君待以客禮
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則是拜下本臣事君之正
禮拜乎上乃君寵臣之客禮也左傳僖公九年王使
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
孔曰以伯舅盡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
遠顏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下拜登受者周禮司
儀疏所云下堂拜命訖登堂受幣也想見天子當陽
諸侯用命雖以齊桓之強盛加以天子之寵命猶不
敢隕越於下以貽羞乃距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之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九

二十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時陵夷百餘年漸亡禮意遂相率而拜於堂上驕泰
成風事君盡禮者人反以為諂宜夫子之致慨也
王注云云疏曰此注後漢書陳元傳注亦引作何曰
刑疏引燕禮酬賓及覲禮賜車服一事為證亦舉以
例其餘也

子絕四毋意注以道為度毋必注用之則行捨之毋固注無可無不可毋我注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
故無同行也釋文毋音無意如字或於力反非儀禮士昏禮鄉射
禮既夕禮三疏引皆以為孔子言君子無此四者毋
作無說文繫傳引同

正義曰皇疏絕者無也明孔子聖人無此下四事也
不云無而曰絕者據世人未能絕而孔子絕之故云
絕也顏延之云謂絕人四者也朱注絕無之盡者毋
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
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
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
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外注程叔子曰此毋字
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朱子文集答
吳晦叔書曰絕四有兩說一說孔子自無此四者毋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九

二十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即無字古書通用一說孔子禁絕學者毋得有此四
者然不若前說之明白平易也蒙案釋文意如字是
從何解以為私意也又或於力反是以意為億度也
說文段注意之訓為測度為記訓測度者如論語毋
意毋必不億不信億則屢中其字俗作億訓記者如
今云記憶是也其字俗作憶禮記少儀毋測未至注
測意度也史記梁孝王世家天子意梁王漢書鼂錯
傳臣竊意其冬來南注疑也是意為測度擬度之辭
黃先生謂擬度之而未定蓋事未定而預意也毋必

者朱子或問謂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賈子道術篇
克行遂節謂之必漢書韓信傳且漢王不可必注謂
必信之孟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法言君子必進易
儷也必退易儷也近儒說毋必者云天下有必然之
理不可有必然之心黃先生謂既有必然之理自當
有必然之心唯事猶未定而存必然之見此理猶未
分明故曰毋必也固謂固塞而不通固執而不化說
文固四舉也易遯六一執之用黃牛之革傳云執用
黃牛固志也曲禮君子謂之固注謂不達於禮也會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九

二三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子立事篇弗知而弗問焉固也孟子固哉高叟之爲
詩也毋固者朱子或問所謂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
語錄云凡事得則喜喜不能化不得則愠愠亦不能
化以此知必之時淺固之時久也說文我施身自謂
也毋我者或問所謂大同於物不私一身凡今人之
自以爲是偏執已見皆我之累也黃先生謂無我之
義所賅甚大凡人之行事舍己從人取諸人以爲善
事之既做不私功德於一己是爲毋我薛氏讀書錄
曰凡自有者皆足以爲心累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

無一毫之私累真與太虛同體也朱子既以四者始
終相循環又云三者只成就一我則我字似偏重而
新安陳氏又以四者常人心有此私聖人之心無
此累是即程子何用禁止之說也抑知四者之病非
庸常人所能犯大約病此者非狂者之有爲即狷者
之有守蓋有此四者則爲賢之過而不協於中行苟
無此四者則爲德之賊而適成其鄉愿故楊朱之爲
我墨翟之兼愛子莫之執一惟有此而流爲異端也
伊尹聖之任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惟有此而
成爲偏聖也惟夫子裁制其太過而執中能權動合
乎時宜而惟義所在是以無適亦無莫無可無不可
合君子之與比集羣聖之大成此境殊非易易也故
絕爲斷制之意而毋爲禁止之詞視聽言動克之以
四勿意必固我絕之以四毋功之難純所以不嫌辭
之重疊耳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九

二三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筆解引王曰不任意無事必無固行
無有其身是以此爲王肅注也
子畏於匡 注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嘗暴
於匡夫子弟子顏刻時又與虎俱往後刻爲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九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誤也史記謂從者為甯武子臣武子年當百五六十
歲二誤也莊子以匡為宋地皇疏因之太平寰宇記
等遂以襄邑睢州西三十里之承筐為匡城三誤也
蓋匡乃鄭衛間邑陽虎嘗暴於匡當是定公六年侵
鄭取匡事是年左傳云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
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
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
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
待之若何乃止蓋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
故帥師為晉討鄭取匡而又不假道於衛是時匡屬
鄭邑而城垣適缺虎與僕顏剋就其穿垣而入之虎
之暴匡即此役也至十五年夫子過匡適使顏剋為
御而妄指輕言匡人遂以為虎而圍之是匡人之圍
專因顏剋之故貌似之說或謂匡人解圍謝罪之飾
辭也惟匡為鄭邑是年杜注渾曰鄭地而顧氏大事
表以為在今河南開封府洧川縣東南江氏地理考
實以為今陳州府扶溝縣西之匡城然考史記言孔
子去匡即過蒲蒲為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匡在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九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縣西南十五里是時孔子尚未出衛境故自蒲仍反
乎衛若洧川扶溝二縣之匡城皆為鄭地去蒲甚遠
夫子何得去匡過蒲而又反乎衛耶蓋定公六年之
匡即僖公十五年之匡亦即文公元年八年之匡攷
之左傳僖公十五年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杜注
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文公元年衛孔達侵鄭
取綿訾及匡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
注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
蓋匡本鄭衛之閒邑僖十五年初屬衛文公元年尚
屬鄭文公八年使歸衛至定公六年不知何以又屬
鄭展轉相屬一彼一此而杜注文公元年傳謂匡在
潁川新汲縣東北即扶溝縣之匡城也則自相矛盾
矣顧氏震滄曰史記孔子自匡至蒲括地志蒲城在
匡城北十五里桓公三年胥命于蒲杜注蒲衛地在
陳留長垣縣西南今俱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境論
語子畏於匡即此江氏慎修曰匡與戚相近之邑一
統志大名府開州長垣縣西南十五里有匡城即論
語子畏於匡之地隋嘗改長垣為匡城今長垣在開

州南一百五十里開州之帝邱當時衛所都而戚城
即在開州城北七里故匡與戚本皆衛邑八年晉歸
戚田并令鄭歸匡田耳若扶溝之匡去衛甚遠衛不
能有其地也然則顧氏以匡近蒲屬長垣則是而以
定六年之匡爲洧川則非也江氏以匡連戚屬長垣
則是而以定六年之匡爲扶溝則非也蓋僖十五年
文元年文八年與定六年四傳所謂匡均係長垣之
匡城此地屬衛亦屬鄭實卽陽虎之所暴孔子之所
畏者也至任鈞臺以陽虎奔晉主趙鞅是時衛叛晉
二年納蒯聵于戚係從陽虎之謀而孔子過匡先在
定公十五年則前後倒置其誤更不待辨矣釋文顏
剋或作顏亥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二五四明疏書 約圖刊本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注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注孔曰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斯文者天之未喪斯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馬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己也

釋文喪息淚反與音預後漢書儒林傳贊注引天之將喪句上有不知二字王肅家語序引天之未喪句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文集藏書閣記曰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是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不能以自傳黃先生曰文典籍之文也先王所以治天下者曰道所以載道者曰文夫子云述而不作述斯文卽述斯道也自程門分文與道爲二注因以不言道爲謙辭然經意是自任不是自謙朱子答陳安卿書言之矣後死者謂後已而死言天將喪斯文而死已於匡人後已而死者何由知斯文乎以是知天意之不然而匡人之必不能害己也蒙案孔注以後死者爲夫子自謂蓋對文王既沒而言文王既沒於前已亦當終於後則文王爲先死已爲後死凡後文王而沒者皆得謂之後死也語詞用也不用矣是以不得與反則上文之在茲後已一層尙在言外文謂六藝之文也漢書藝文志曰樂以和神仁之表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二五四明疏書 約圖刊本

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言與天地為終始也左昭二年傳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子所謂文即宣子所謂周禮也然則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六十四卦之苞符開於伏羲五百年之道統傳自周公而何以獨引文王也太史公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戾而作春秋同處憂患之時恰合先後之揆故聖人當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患難所信者在天心不在人事所恃者在文德不在武功

孔注云云疏曰云茲此也者易晉受茲介福書呂刑越茲麗刑詩絲築室于茲傳箋皆訓此茲與此雙聲也釋文見在賢遍反皇疏後死孔子自謂也文王既沒於前則已方死於後故自謂為後死也

馬注云云疏曰皇疏引衛瓘云若孔子自明非陽虎必謂之詐晏然而言若是匡人知非陽虎而懼害賢所以免也江熙云言文王之道為後代之軌已未得

述上天之明必不使沒也此注所謂不能違天害己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注孔曰大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

疑孔子多能於小藝也

釋文大宰上音太鄭云是吳太宰詔與音餘白虎通聖人篇引無於字

正義曰朱注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皇疏引江熙曰大宰嫌多能非聖故云知我謙之意也是說申孔注謂大宰心疑聖人務大不應細碎多能與下節知我之文似合然大宰既知多能之非聖則君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子兩句反覺辭贅皇疏又引樂肇曰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明聖人兼材備藝過人是以大宰見其多能因疑夫子之聖也是說與朱子合玩矣乎何其語氣實為贊美之詞蓋當時稱聖人猶孟僖子所謂達人不過才識精通之意說文聖通也六德教自司徒以聖義與知仁中和並列五事陳於洪範以睿聖與哲謀肅又同科多方以作聖對作狂小宛以曰聖對曰否秦誓人之彥聖大約如人之多技也抑戒人之齊聖不過飲酒之溫克也鄉飲酒義左聖鄉仁

右義借藏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詩書三禮之言聖不過如此至孔子贊易傳始以聖人大人爲尊名孟子論善信遂以聖人神人爲極品然以伯夷之隘而曰聖之清柳下惠之不恭而曰聖之和要亦偏造其極之名至左傳以臧武仲爲聖人則春秋時之稱聖可知矣大宰之以多能爲聖也亦固其所而孰知夫子之大聖雖多能而不在多能也

孔注云云疏曰邢疏周禮大宰六卿之長卿卽上大

明學論讀解義疏 卷九

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夫也當時惟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大宰諸國雖有大宰非上大夫也今案列子仲尼篇商太宰見孔子曰某聖者歟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孔子又言三王善任智勇五帝善任仁義二皇善任因時而以聖屬西方之人說本荒唐殷氏釋文商宋國也宋都商邱故一名焉又韓非子說林篇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是皆以大宰爲宋之太宰也說苑善說篇子貢見太宰詬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賜不足以

知之詬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欲焉詬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爲不智詬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猶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是以大宰爲吳之太宰也故孔注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然釋文引鄭注以爲吳太宰後儒多從之杜氏謂春秋時以太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魯自隱公十一年公子翬欲弑桓公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魯桓公二年宋有太宰華督事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當魯成公十五年宋以向帶爲太宰平公卽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於子貢者歟則鄭君以爲吳太宰者是也攷之左傳昭公二十年楚伯州犂之孫詬奔吳定公四年爲吳太宰以謀楚哀公六年公會吳于鄆吳人徵百牢七年夏吳太宰詬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公會吳師于橐皋吳子使太宰詬請尋盟公

明學論讀解義疏 卷九

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使子貢對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郎吳人藩衛侯之
舍子服景伯謂子貢子盍見太宰太宰駘聞子貢之
言而說又史記子貢嘗南適吳越絕書詳載其語
孔子世家吳伐越躋會稽得骨節專車使使問仲尼
夫子言防風氏之骨專車僬僂氏之長三尺吳客曰
善哉聖人是吳人久慕夫子之多能鄭君之言可信
也至左傳成公十年有太宰子商十六年有太宰伯
州犁昭公元年遺啓疆爲太宰二十一年有太宰犯
是皆楚之太宰也昭公元年趙孟曰武請于冢宰襄
公十一年使良霄太宰石彘如楚告將服於晉是皆
鄭之太宰也二國太宰均非上大夫且與子貢不相
涉閻氏釋地據檀弓云吳夫差侵陳陳太宰駘使于
師謂此經當是陳太宰以孔子先後兩居陳辨肅慎
氏之矢測桓僖廟之災皆在陳事故陳太宰驚異以
爲問然洪氏容齋隨筆謂駘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
者正用行人當云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使太宰駘
問之記禮者簡策差互更錯其名未足以爲據也後
此哀公如越季孫因太宰駘而納賂則越亦有太宰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九

九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駘則仍是此人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注孔曰言天固縱之
大聖之德又使多能
也

釋文繼子用反論衛知實篇引固作故風俗通窮通
篇引作固天縱之莫盛於聖

正義曰朱注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
不敢知之謂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
之蒙案孔注訓將爲大以固天縱之將聖爲一句義
本爾雅釋詁云將大也詩有城方將我受命溥將傳
皆訓大則是將聖者大聖也所謂集羣聖之大成自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九

九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朱注訓將爲殆以固天縱之
爲一句將聖又多能也爲一句謂子貢謙若不敢知
意本說宛然子貢之稱夫子其答陳子禽也擬諸天
之不可階而升其告叔孫武叔也比諸日月之不可
得而踰韓詩外傳記其對齊景公也謂終身戴天不
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操壺飲江海
不知江海之深也捧土附泰山無益泰山之高也心
悅誠服推尊已極智足以知聖人豈猶有疑於夫子
之聖而不敢贊言之乎黃先生曰大宰之問以多能

為聖歟抑知聖之不必多能歟端木氏答之以聖又多能皆由天縱不待駁斥大宰而多能與聖之分合瞭然分明此為聖門言語之選

孔注云云疏曰訓將為大者說文將帥也是將衛之本義爾雅毛傳訓大者或壯矣之借說文壯大也壯駟大也方言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壯或謂之壯廣雅將欲也且也是即朱注訓殆之意論衡知實篇引此經說曰將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為孔子聖未就也其說實始於漢儒郝氏詳解又以將帥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說為羣聖之統帥則更穿鑿無謂矣孔注上言固天縱之下言又使多能是以縱互訓使也內則姑縱之而甯數休之史言發縱指使皆以縱為使也說文縱緩也一曰舍也引申之廣雅訓置楚辭注訓放是即朱子訓肆之義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注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

釋文少詩照反皇本高麗本我下有者字

正義曰皇疏引繆協曰我信多能故曰知我君子從

物應務道達則務簡務簡則不多能也江熙曰言君子所存遠者大者不應多能樂驥曰謂君子不當多能也明兼材自然多能多能者非所學所以先道德後伎藝耳非謂多能必不聖也蒙案此章之意蓋謂

太宰知我之多能而不知多能之非聖聖人不必能而無不能不必多而無不多君子猶不以多能為貴況聖人乎包注以多能鄙事為一句故以多乎哉不多也作抑揚語氣朱注云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是別以鄙事二字作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句則句末當添爾字而以君子不多也直收可矣包注云云疏曰云少小貧賤者史記世家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注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伎藝也

釋文牛力刀反鄭云是弟子子牢也家語有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史記無文

正義曰皇疏引繆協云此蓋所以多能之義也言我若見用將崇本息末歸純反素豈唯多能鄙事而已朱注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精義張

子曰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蓋見用則行道不試則游藝以此見夫子之多能由不試而非由少賤少賤者子之謙辭也外注引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蒙案史記世家置此節於執御之後獲麟之前故集解別自為一章然此經與太宰知我相連屬記者必有深意今讀說苑子貢謂太宰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誰之罪也然後見太宰能知不能用所知非真知蓋欺聖人之無知己也天縱大聖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德原欲見用於世不以知希為貴而無奈所如不合道大莫容太宰亦徒震驚其多能而不克見施於實用惟有一二弟子如子貢子牢者既識天心之有屬轉傷知己之無人此亦夫子聞之而不禁喟然浩歎也大宰豈知我者乎知我者其天平試字乃此章點睛處

鄭注云云疏曰云牢弟子子牢者王肅家語敘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

人也陳仲魚古訓謂肅云談者即指鄭君夫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為二人肅臆說不足信蒙案史記弟子傳琴張琴牢均無其人故釋文云史記無文孟子以琴張曾皙牧皮為狂者趙注以琴張即顓孫子張又善鼓琴號曰琴張莊子大宗師篇謂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則編曲者反而鼓琴者張也左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注琴張孔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三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是即本王肅之偽家語也孔疏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為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眾皆以為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四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然則孟子趙注即本鄭賈之說而服虔始疑其非也此經鄭注不以子牢即琴張漢書人表以子張與曾皙相次列第三等而以琴牢列第四則子張非琴張琴張亦非琴牢也

云試用也者爾雅釋言云技藝者樂記藝成而下

注藝才技也文王世子曲藝注小技能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注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也今我誠盡也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注孔子曰

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也

釋文空空如字鄭或作恠恠同音空叩音口發動也兩端如字孔云終始也鄭云未也皇本鄙夫下有來字因注衍也

正義曰朱注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

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皇疏引李充云日月照臨不

為愚智易光聖人善誘不為賢鄙異教雖復鄙夫寡

識而率其疑誠諮疑於聖必示之以善惡之兩端己

竭心以誨之也黃先生曰空空如自言心之虛也承

人之問不以己見先為主荀子云不以所已藏害所

將受謂之虛也扣反詰之也兩端所問之兩端也逸

周書云疑意以兩是也李安溪曰凡人心有兩端故

疑而問扣者推究以發其所疑之兩端也焦理堂曰

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所疑惟有所疑故先扣發

其兩端謂先選問其所疑而後叩其所疑之兩端而

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焉蒙案數理精蘊以點線面體

分類有兩點斯成線有三點斯成面欲測線則必叩

兩端欲測面則必反三隅以此比例推求而高深廣

遠雖天地之數不難知人惟自致其知焉可也凡來

問者皆自謂無知而以吾為有知也吾豈真有所知

哉吾實別無所知也問其人則鄙夫觀其貌則空空

雖有一知半解疑似於兩端未能灼見真知折中於

一是空空如者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鄙夫誠慙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貌也故鄭君作恠恠經文下又提我字我還問其

所知之一端以發其未知之一端竭盡焉而使之無

不知是即其所知以牖其不知也實即其所知以還

其所知也故經曰其兩端而於我何有哉孔注訓端

為終始鄭注訓端為末蓋循其始以要其終即揣其

本以齊其末舜之執兩端也執兩而用中擇善固執

之功也子之叩兩端也衡兩以定一原始及終之道

也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故必格物窮理知所止而後得所止知之所以言致

也致亦竭盡無餘之意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知意之知者說文意志也識知也
古文作志廣雅志意也禮緇衣為下可述而志也注
志猶知也列子湯問篇汝志彊而氣弱注志謂心知
也文選五君詠注湛然不動謂之心分別是非謂之
識是知識與志意古通皇疏云知謂有私意於其閒
也無知即無意竭盡所知即無必又引繆協云名由
迹生故知從事顯無為寂然何知之有唯其無也故
能無所不應此六朝之清談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聖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其意空空然者孔作如字皇疏空
空無識也言有鄙夫來問我而心抱空虛如也鄭本
作控控誠慤也詳見前篇皆就鄙夫而言訓叩為發
者叩俗字當作叩說文叩敝也如求婦先叩發之謂
問也借作敝敝擊也故孔注訓發釋文申之為發動
周禮司關凡四方之賓客破關注猶謁關人也或又
通作扣廣雅扣持也義斯遠矣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注孔曰有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

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釋文出如字舊尺遂反夫音符史記世家引作河不出圖雖不出書吾已矣夫沈約辨聖論引同

正義曰朱注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
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
外注引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王之瑞
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蒙案爾雅釋鳥鷓鳳
其雌皇說文鳳神鳥也古文作朋或作鵬天老曰鳳
之象也鴻前慶後蛇頸魚尾鶴頸鸞思龍文龜背燕
頰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
外過昆侖飲砥柱濯羽溺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聖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安甯韓詩外傳八黃帝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
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
龜身燕頰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
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
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祉應地
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
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
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
御覽引韓詩外傳鳳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昏鳴曰

同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南山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甯鵠冠子度萬篇鳳皇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各書說鳳皇之形狀大意皆本於天老其所至之時如淮南子云黃帝治天下鳳皇翔於庭三皇鳳至於庭三代鳳止於門周室鳳至於澤注三皇謂伏羲神農三代謂堯舜禹韓詩外傳黃帝齋於殿中鳳乃集東園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四西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棲梧桐食竹實天老曰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居之今鳳皇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帝王世紀黃帝坐於元扈有大鳥體被五色三文蓋鳳也竹書紀年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于洛水此見於羲農軒轅時也左傳鄭子曰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而為鳥師鳳鳥氏歷正也宋書符瑞志少昊登帝位有鳳皇之瑞高辛氏使鼓人拊鞀鼓擊鐘磬鳳皇鼓翼而舞此見於少昊高辛時也荀子解蔽篇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

聲若簫有鳳有鳳樂帝之心注帝蓋謂堯也堯時鳳皇巢於阿閣揚子云鳳皇踰踰匪堯之庭宋志堯在帝位七十年鳳皇在庭書益稷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書大傳舜好生惡殺鳳皇巢其木書緯帝命驗赤鳳來儀服虔云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魏志注舜禹有天下鳳皇翔此見於堯舜禹時也國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鸞鸞鳴于岐山注鸞鳳別名竹書紀年文丁十二年有鳳集於岐山為文王也宋志文王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皇銜書遊文王之都元命苞武王受鳳書之紀周書王會解西申以鳳皇氏羌以鸞鳥方揚以皇鳥尚書中候周公太平制禮鸞鳥見書君奭我則鳴鳥不聞詩卷阿咏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箋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竹書紀年成王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鳳皇見遂有事于河古今樂錄成王時鳳皇翔舞作神鳳操拾遺記成王四年旃塗國獻鳳雛昭王二十四年塗循國獻青鳳此見於文武成昭時也至於後世如漢光武魏文帝晉武帝唐高祖太宗之時屢書鳳見此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四西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或為受命之符漢書郊祀志言宣帝時鳳皇下郡國五十餘所本紀云十一集杜陵開歲見京師五行志章帝末號鳳皇百四十九見鳳雖祥瑞不應若此之多然此猶謂承平之世也若五代史所稱王建據蜀龜龍鳳麟騶虞畢出於其國故歐公世家論以鳳皇之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不足為嘉瑞攷之廣雅騶鳥鸞鳥鸚鵡鸞鸞鳩鶉鵠廣昌鸚明鳳皇屬也樂緯叶圖徵謂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雉者四其四皆似鳳並為妖東方曰發明身仁青色至則喪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九

聖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感也南方曰焦明身禮赤色至則水之感也西方曰鸛鵠身義白色至則役之感也北方曰幽明身智黑色至則旱之感也今西人歷徧五大神州所見異物不過獅子駝鳥海牛火雞之獵胡更格盧之類並無所謂麒麟鳳皇者豈如山經所紀神物怪異至今日而種類滅絕歟至其所繪外洋鳥圖五色鮮明璀璨奪目此或似鳳非鳳之類路史國名記引逸論語云子欲居九夷從鳳嬉豈東方果有大人君子之國鳳皇常樂居之歟黃先生曰史記亂世之有麟鳳猶亂

世之生聖賢也而此經所言自指國興之祥語不相害河圖者易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禮緯含文嘉曰伏犧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是以圖書皆為伏羲時所出則之以作八卦易孔疏引孔安國乃以圖為八卦書為九疇漢書五行志引劉歆以為慮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初一日五行至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九

聖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事所次者也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漢書敘傳云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道敘注李奇曰河圖即八卦也洛書即洪範九疇也馬融注洪範云洛書文也是劉歆班固馬融等皆以河圖為八卦洛書為九疇說與孔注合惟鄭君注易始本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玉海引隋志有河圖二十卷河圖龍文一卷梁有河圖洛書一十四卷亡詩疏引鄭君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

天神言語以教告王者此信讖緯之過也孫氏星衍問字堂集云案易乾卦言龍坤卦言馬是稱龍馬負圖卽八卦爲河圖之證洪範五行一曰水水在北方元武之位是稱神龜負文卽九疇爲洛書之證可知孔劉班馬之說長於鄭君矣至宋之中葉有僞龍圖出焉託名陳希夷本於子華子及隋關子明易傳乃以五行生成圖爲河圖太乙下行九宮圖爲洛書而其始劉牧著易數鉤隱圖本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至朱漢上蔡季通而兩易其名後人行之者支離附會不可究詰不知生成圖卽易傳大衍之數天數一三五七九地數二四六八十奇偶生成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鄭君所注確有至理而要之非卽河圖也太乙下行九宮圖詳於易緯乾鑿度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數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九宮算有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之說是其所傳爲最古而要之非卽洛書也況乎鳳鳥河圖聖世太平之應所見非常事所出非一朝故禮運言河出馬圖與天之膏露地之醴泉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四六四明黃書

河圖刊本

山之器車並列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並陳禮運疏引中候握河紀云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乎河遂法之畫八卦晉書天文志黃帝受河圖始明休咎魏志注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挺佐輔云黃帝至翠嬀之川大魚汎白圖以授黃帝名曰錄圖此見於伏羲軒轅時也魯頌疏引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宋志堯觀于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日龍負圖而至文曰亦受天祐又云堯修壇場于河雒有五老遊焉相謂曰河圖將至告帝以期二月辛丑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吐甲圖而去舜設壇于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于壇畔赤文綠錯此見於堯舜時也晉地理志大禹觀濁河而受綠字廣博物志引尸子曰禹理鴻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中宋志湯東至洛觀堯壇黃魚黑鳥止於壇化爲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此見於禹湯時也詩大明疏唐堯之受河圖昌名已在其錄易乾鑿度云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四五四明黃書

河圖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伯受命入戊午節二十九年天下受錄應河圖墨子非攻篇天命文王代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錄圖宋志引中候周公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觀于河沈璧禮畢榮光塞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吐之而去周公援筆寫之此見於文王成王時也至於世道衰微人心狡詐間有朱書魚腹鑿石成文作偽獻諛事涉祲妄以致張平子不信讖緯歐陽公并斥圖書因噎廢食又似矯枉過正曾子固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胡氏朏明曰天地之閒有此理則有此象如魯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秦之小石起而有文漢之蟲食柳葉而成文古今此類非一世俗之震死者背上往往有篆書以述其罪道家多能辨之又符箕仙寫為詩詞以言禍福皆耳目所親接者況聖人出而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圖書呈祥又何疑焉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此之謂也史記世家引此經於獲麟之後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此或涉易傳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誤夫子蓋以鳳鳥賅四靈以河圖包洛書圖書為受命之符麟鳳乃文明之瑞聖王不復作吾道其終窮迨麟出非時而春秋絕筆夫子又傷其來也則反袂拭面而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已矣者亦道窮之謂也易緯坤鑿度曰仲尼偶筮其命得旅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歎訖而後息志漢書董仲舒對策後漢袁著奏梁冀並引此經以為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則是夫子豈真黜周王魯而以素王自處乎王嘉拾遺記謂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故曰鳳鳥不至文選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云河授圖天下歸心似孔子時不特鳳鳥至河亦嘗出圖矣然要皆附會之談也孔注云云疏曰云已矣夫不得見也者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覩者見也有聖王受命而與萬物皆利見焉相與輔治以共享太平之福已矣之歎歎不得見聖王非謂身自受命也皇疏引繆協孫綽說謂孔子體

大聖之德弟子皆命世之才王德光于上將相備乎

下當世之君咸有忌難之心故稱此以徵己之不王

絕眾庶之疑望是直以小人之腹揣君子之心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注包曰冕者冕冠也大

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注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

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

釋文齊音咨衰七雷反冕音免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說今從古鄉黨篇亦然瞽音古盲也皇本高麗本少下有者字考文曰一本齊作齋齋繞正字也朱注或曰少當作坐宋石經趨作起俗字也十一經問對曰此一章合記於鄉黨此為脫簡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至三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皇疏齊衰五服之第二也言齊則斬從可知

而大功不預也冕衣裳者周禮大夫以上之服也大

夫以上尊則士不在列也瞽言與者盲者卑故加與

字以別之也釋文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繞今從

古說文冕或作繞李善曰繞古冕字說文弁又作覯

覯與冕形相似今論語作冕其從魯論之繞歟抑從

古論之弁歟未可知也錢氏大昕謂魯論冕作繞當

即袒免之免士喪禮眾主人免於房喪服記朋友皆

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為免象冠廣一寸用麻布為之

免亦作繞齊衰服之重者繞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

至輕者而五服統之矣古者冕繞二字多相亂說文

冕或作繞管子衣服緇繞盡有法度荀子乘軒戴繞

卑繞黼黻史記禮書郊之麻繞文選注引大戴禮繞

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是冕之說為繞也論語冕衣裳

者是繞之說為冕也包咸乃以冕為大夫之服大夫

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非助祭於公無服冕之時

且不獨大夫也天子視朝以皮弁田獵以冠弁諸侯

視朝以元冠非朝覲祭祀會同不冕也夫子不助祭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至三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於公何為見冕衣裳者乎經以冕衣裳與齊衰瞽者

並舉則冕之為繞審矣古論又作弁弁亦大夫士之

祭服非燕居之服惟周禮司服職云凡弔事弁經服

注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此以弁衣裳與齊衰

同言意者其弁經乎弁之與繞制雖不同其為凶服

一也蒙案大傳五世袒免殺同姓也總麻之後有袒

免服之至輕者檀弓釋文云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

前交于額又卻向後繞于髻蓋免之義取免冠正字

當作免而通借作繞錢氏此說與上齊衰相聯貫而

與下衣裳究未融洽子見齊衰與冕者不過見有喪
有位之人不必其在服衰服冕之時也汪氏中述學
曰冕非常服當其行禮夫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
元冕者斥其人也謂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
冕者猶以卿之祿秩養鶴而云鶴有乘軒者此古人
文辭之曲也史記世家以年少無服冕者故刪冕衣
裳句而云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皇本少下有者
字而疏云三種人雖復年少則是古本皆作少而無
有作坐者邢疏云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雖少坐則必
起行則必趨意亦以雖少絕句而非以少坐連文也
高氏問辨錄曰雖夜必與不言寢而寢可知也變色
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
還是雖少必作於理爲得鄉黨亦記此曰雖狎必變
雖褻必以貌其義一也沈氏虹野曰見之我坐而見
彼之行過也過之彼坐而我行過見之也過之下不
言雖少者省文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冕冠也者古首服三等冕弁冠冠
者首服之通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冕得稱冠也云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五十四 明 嚴 書
約 圖 刊 本

大夫之服也者周禮春官司服職公之服自衮冕而
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
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
自皮弁而下故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至禮器所
云天子之冕朱綠纁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
大夫五士三士亦得服冕者鄭注以爲夏殷之禮也
云瞽盲者者廣雅釋言同說文瞽目但有眈也釋名
瞽鼓也瞑瞑然目中合如鼓皮也周禮春官有瞽矇
樂官也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中瞽百有六十人先
鄭注云無目眈謂之瞽有目眈而無見謂之矇有目
無眸子謂之瞶王制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
之古人之恤瞽也如此云作起也者說文同書汨作
傳作興也興亦起也考工記作而行之謂起而行之
也云趨疾行也者說文趨訓走渾言之也釋名疾行
曰趨疾趨曰走爾雅釋宮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
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
此析言之也鄭君注曲禮云行而張足曰趨注周禮
樂師云趨謂于朝廷是朝廷以趨爲敬鄉黨沒階趨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五十五 四 明 嚴 書
約 圖 刊 本

趨進翼如皆是也皇疏引范甯云趨就之也釋名趨
赴也赴所期也是趨有赴就之義意以瞽者目無見
或趨就以相之歟

顏淵喟然歎曰注喟然歎聲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注言不可窮盡也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注言惚恍不可為形象也

釋文喟苦位反又苦怪反鑽子官反唐宋石經史記世家作忽焉皇本同考文云足利本焉作然邢本同

正義曰朱注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

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

方體而歎之也黃先生曰瞻之句在前忽焉在後句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九 至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仰之而無以躋道之極鑽之而無以入道之深瞻之

而無以定道之方顏子蓋言學聖之難如此明善誘

之所以善也李安溪謂顏子言此如周公之不合仰

思夫子之發憤忘食亦是一義或以此為懸論聖人

之道則本文仰鑽瞻非學者仰之鑽之瞻之而何皇疏

引孫綽曰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

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絕域之高

堅未可以力至也又曰馳而不及待而不至不行不

動孰能測其所妙哉江熙云慕聖之道其殆庶幾是

以欲齊其高而仰之愈逸思等其深而鑽鑿愈堅尙

並其前而俛仰塵絕此其所以喟然者也蒙案張子

以仰之彌高為高明不可窮以鑽之彌堅為博厚不

可極朱子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為中庸不可能是

即皇疏上下四方之說要之此節形容聖道之高堅

恍惚為下節循循善誘張本明儒謂顏子悔用力之

誤者非即謂但贊聖道無關顏子求道者亦未是也

說苑顏淵問成人之行子曰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

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可謂成人既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九 至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飾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

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成人若此之難是直大

而化之之聖也非善誘其奚從哉

何注云云疏曰說文喟太息也或作噴楚辭感命行

險累歎聲喟喟兮故何注以為歎聲也漢書高帝紀

喟然太息曰顏注以為歎息貌釋文惚恍本今作恍

惚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注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博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

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注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

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

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釋文循音巡羅皮買反又皮巴反又音皮卓陟角反

史記世家引未由作蔑絲後漢書趙壹傳注李膺傳

注三國吳志步騭傳孟子明堂章趙注引循循皆作

恂恂北魏書賈思伯傳宋書禮志袁瓌疏引用亦同

正義曰朱注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

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

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卓立貌

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

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程子曰到此地

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

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

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外注引胡

氏曰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

而歸功於聖人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

月不違之時乎皇疏卓高遠貌末無也孫綽曰既以

文章博我視聽又以禮節約我以中俯仰動止莫不

景行才力已竭猶不能已罷猶罷息也常事皆循而

行之若有所興立卓然出視聽之表猶天之不可階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升從之將何由也此顏孔所絕處也黃先生曰如

有所立卓爾近儒因朱注所見益親遂謂借卓為焯

卓爾者灼見之詞依古注所立卓爾四字連讀猶言

卓然獨立也如者轉語詞而也若也卓爾高貌釋文

引鄭注以為絕望之辭言我既竭力於博約矣若聖

道之卓然獨立者猶欲從末由也皇邢二疏略同於

文為順且書中凡言卓犖卓犖皆是殊絕之稱揚子

法言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

可為也程子曰顏子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

也是揚氏所謂未達一間也蒙案胡氏謂顏子斯歎

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而其實乃絕命之

辭也蓋顏子之學聖也不違如愚有進無止悅之深

而力之盡始也欲罷不能而才力已竭繼也欲從末

由而大命將終斯其所以歎而喟然歎也聖人之道

高遠卓絕宜若登天然子貢亦嘗謂如天之不可階

而升也如日月之不可得而踰也太史公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顏子之仰之鑽

之瞻之猶是也然而道雖極高遠而教則有次序孟

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困學紀
聞曰孔庭之教在詩禮子思子曰夫子之教必始於
詩書而終於禮樂荀子勸學篇曰其教則始乎誦經
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所謂博文
者興於詩也而誦詩卽兼以讀書所謂約禮者立於
禮也而復禮必先以克己迨成於樂而致中所以致
和可權不僅可立斯大而化之之聖矣而無如大可
爲化不可爲也人力已竭天命不延雖能三月之不
違終於一聞之未達故鄭君以卓爾爲絕望之辭而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九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顏子之喟然乃絕命之歎也莊子田子方篇顏淵曰
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
塵而回瞳若乎後矣法言學行篇曰顏不孔雖得天
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又問
神篇曰昔者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
於仲尼矣未達一聞耳此皆善言亞聖心事者哉論
衡書虛篇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
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門外何
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

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
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新論云顏淵所以
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此論雖若新奇而於才已竭
而欲寵不能如有見而欲從末由之神理摹繪逼真
何注云云疏曰云循循次序貌者說文循順行也爾
雅釋詁自也文選注引廣雅從也順從而行有次序
也素問離合眞邪論其行于脈中循循然注順動貌
順與循疊韻也魯論本作恂恂後漢書趙壹傳注引
鄭君注恂恂恭順貌蓋卽鄉黨之注也云誘進也者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九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爾雅釋詁文說文差相誑呼也或作誘誑古文與差
同差進善也从辛與善義同意一切經音義引說文
一曰誘導也華嚴經音義引說文誘教也是皆進善
之意詩吉士誘之傳家語天誘其衷注皆曰導也衡
門序誘掖其君箋樂記誘孔易注皆曰進也鄉射禮
誘射注猶教也是正字當作差詩板天之牖民傳道
也字又借作牖樂記知誘於外注猶引也道也廣雅
差致也該誘也則誘字始兼善惡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卓然不可及者說文卓高也漢書

劉輔傳必有卓詭切至注高遠也成帝紀使卓然可
觀注高遠貌霍去病傳卓行殊遠莊子大宗師而况
其卓乎注卓者獨化之謂也魏都賦卓犖薦爾衡表
英才卓犖注絕異也是以墨韻為義史記衛將軍傳
連行殊遠漢書孔光傳非有蹕絕之能是用通借之
字云獨化云絕異故鄭注以為絕望之詞也云焯見
者書通作灼見

子疾病注包曰疾甚曰病也子路使門人為臣注鄭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

論衡感類篇引使作遺
明子論讀集義疏 卷九 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左桓五年傳疏引鄭注云病謂疾益困也皇
疏子路以孔子聖人宜為人君且嘗為大夫大夫亦
有家臣故使弟子行臣禮也江熙云子路以聖人君
道足宜有臣猶禱上下神祇也朱注夫子時已去位
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
知所以尊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疾甚曰病者周禮疾醫疏引鄭注
儀禮既夕記疾病注皆同說文病疾加也

鄭注云云疏曰筆解引下句無故字其臣作為臣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注孔曰病少差曰閒也言子路有是心非唯今日也釋文病閒如字詐側嫁反

正義曰朱注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
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
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黃先生曰使門人為臣欲使門人治喪制服依君臣
禮也禮師弟之服心喪三年君臣之服斬衰三年此

明子論讀集義疏 卷九 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以使為臣始得申其情也禮喪服斬衰章既言諸
侯為天子又言君是卿於諸侯家相邑宰之於大夫
及諸侯大夫之眾臣皆斬衰三年經又曰公士大夫
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經明諸臣之斬衰三年同
其帶屨異也公士公之士非卿也大夫之眾臣非家
相邑宰也既非貴臣帶屨有異故特明之也然此行
君臣禮者皆有地而稱君也傳曰君謂有地者也傳
明大夫之無采地者猶不得用君臣禮也夫子為魯
大夫門人嘗為之臣夫子自言無臣者非有地稱君

之例而使之有臣是無臣而為有臣也欺天謂逆天之命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少差曰閒者皇疏若病不差則病病相續無閒斷也若少差則病勢斷絕有閒隙也方言南楚病愈或謂之閒廣雅釋詁閒癒也左昭七年傳晉侯有閒注差也皆與孔注合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注馬

曰無甯甯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甯死於弟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

葬注孔曰君子死於道路乎臣之禮葬自二三子在我

明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六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甯當憂兼於道路乎

正義曰朱注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蒙案上節言臣

之不當有以理責之也此節言臣之不必有以情曉

之也兩且字兩乎字低徊宛轉無限深情檀弓曾子

將死起而易簣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

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

斃焉斯已矣夫子所謂行詐即曾子所謂不正也顏

淵之厚葬以貧為富子路之為臣以卑為尊皆不正

也不正而姑息愛人反失其所愛不正而行詐尊師

反失其所尊說文謂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

積正也生死之際其肯安於不正乎其敢自欺欺天

乎而況乎民生在三事之如一臣禮就養有方有方

則分隔弟子就養無方無方則情親厥後夫子既葬

弟子若喪父而無服皆服心喪三年惟子貢廬於冢

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冢者百有

餘室因命曰孔里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

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

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

明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六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

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可謂至聖矣

史公以至聖二字贊孔子可謂確當而史記列之於

世家後代尊之以王爵是亦無臣而為有臣之比何

如稱以至聖先師之為至當不易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無甯甯也者說文甯所願也蓋願

詞也二字通用小爾雅無甯寧也左隱十一年傳無

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襄二十九年傳無寧夫人而

焉用老臣注皆同

孔注云云疏曰云君臣禮葬者君葬禮大故曰大葬也王制疏引鄭君此注云大夫退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案夫子嘗從大夫之後而非有地之君雖得以大夫禮葬究不得以君臣禮大葬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買而沽諸注馬曰韞

藏也匱匱也藏諸匱中也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

者也注包曰沽之哉不街賣之

釋文韞紆粉反匱本又作積徒木反賈音嫁一音古

沽音姑漢石經沽字皆作賈玉篇引作乃公平切羣

經音辨沽古乎切鄭音故後漢書張衡傳崔駰傳逸

民傳注文選注御覽引匱作積賈作價韞或作韞

正義曰朱注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

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買而不當求之耳外

注引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

之待禮猶玉之待買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

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

以從人街玉而求售也黃先生曰求擇也非街賣之

謂也姚秋農謂端木氏安得有貶道干時之請以夫

子之不仕迹疑於藏故以為請耳夫子言沽之言待

買自為問答之辭不街賣亦非祕藏也蒙案皇疏重

明學論語集注卷九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云沽之哉明不街賣之深也此說申包注意是也又

引王弼云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故孔子乃聘諸

侯以急行其道也此說朱子所本然觀子貢論邦政

之必聞求與得意相反夫子謹酒脯之不食沽與市

類相同故張彥陵謂子貢之言病在於求夫子之言

妙在於待吾謂子貢非不云善買而意涉街賣不第

病在求而并在於沽故夫子重言沽哉以翻之而別

之以我進之以待買所待者待其聘非待其沽也禮

聘義孔子答子貢之問玉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

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

如隊禮也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

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

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

道也是以君子貴之也夫子之論玉也既如此其珍

重又備行對哀公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學強

志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

此者夫子之論儒也又如此其矜貴蓋隱居以求其

志即行義以達其道所謂待買者必待其禮來不屑

志即行義以達其道所謂待買者必待其禮來不屑

志即行義以達其道所謂待買者必待其禮來不屑

明學論語集注卷九 六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屈往身分高出尋常萬萬而非若市井壘斷之所
爲求固失之沽亦未爲得也若訓求爲擇子貢非不
言善賈待與擇義亦不甚相懸夫子何必重言沽之
哉一若急於求售而迫不及待也者是直墨子所謂
義糶也殊失聖人語妙矣

馬注云云疏曰云韞藏也者說文無韞字本字作韞
蘊積也字亦作蘊廣雅蘊聚也盛也後漢書周榮傳
蘊匱古今注藏也與馬注同釋文引鄭君注韞裹也
廣雅同經既有藏字鄭義爲長皇疏亦云裹之謂包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六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裹納匱也詩小宛疏引舒瑗曰包裹曰蘊蘊與韞同
既韞且匱猶弓之有韞劍之有衣皆在匱之內也陳
琳賦云既積且韞謂既積之而又裹藏其積積與韞
毛大可謂兩物非也云匱匱也者說文匱積皆訓匱
疑本同字淮南子夫有夏后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
之至也故皇疏以匱爲匣櫃云沽賣也者沽本水名
乃賈之借說文賈市也一曰坐賣售也古者買賣皆
曰賈或借沽爲之引申之賈者所出賣者所入貨值
之數亦謂之賈其字俗作價又引申之賈賤賈貴懋

遷貨居之人行曰商處曰賈字或俗作估故漢石經
作求善賈而賈諸釋文賈音嫁一音古羣經音辨云
沽古乎切論語沽之哉鄭康成亦音故蓋本一字而
後人強生分別也玉篇引此經沽作及說文云秦以
市買多得爲及或沽之本字本義未可定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不街賣者說文街行且賣也从行
言會意或作街釋文云古縣字一首元遍反廣雅釋
詁街賣也云居以待買者居卽書云化居積貯之名
晉語叔向曰假貸居賄注居蓄也史記呂不韋傳此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六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奇貨可居漢書食貨志廢居居邑注如淳曰居賤物
于邑中以待貴也此居以待賈之說也

子欲居九夷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注馬曰君子所居者皆化也

說文引作孔子曰宋史蘇舜欽傳引同

正義曰朱注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說本皇疏
蓋聖道不行於中國而假託言之前言乘桴浮於海
浮過也過海而之九夷也說文大部云夷平也从大
弓東方之人也又羊部羌字下云南方蠻閩从虫北

方狄从大東北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異種也西南夷人僬僂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唯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漢書地理志曰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師古注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後漢書東夷傳云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七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死之國焉夷有九種曰吠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有以焉爾山海經海外東經有大人國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其人好讓不爭韓詩外傳天老謂鳳五色備舉出於君子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七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國京房亦云鳳皇高丈二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路史國名記引逸論語曰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徐錯說文繫傳鳳字下云孔子曰居九夷東方也解者云孔子從鳳鳳遇亂居九夷然則夫子歎鳳鳥設浮海居九夷意本一串而此經分別記之所謂君子居之者不復遠申已意而但就東夷戲言之即諸書所稱海外君子之國國有仁賢之化何患其無禮義耶不然君子具過化存神之妙中土乃聲明文物之邦何必乘長風破萬里浪而遠適遐陬絕島耶然而魏武帝詩曰子欲適西戎歐陽建詩曰子欲居九蠻要之皆假設之辭也馬注云云疏曰云東方之夷九種者皇疏東有九夷一元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此皆海中之夷邢疏引為第二說滿飾作滿節鳧更作鳧更而引東夷傳為第一說攷之後漢書東夷傳有夫餘挹婁高句驪下句驪東北沃沮濊即朝鮮倭即日本馬韓辰韓弁辰等國未悉與其序所言吠干方黃白赤元風陽九夷同否也據

序云昔堯命羲仲宅嵎夷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
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
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武乙衰微東夷
寢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及武王滅紂管蔡畔周
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後徐夷僭號乃率
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
爲民是以畎干風陽等九夷在唐虞爲嵎夷在周爲
淮夷而傳論又以朝鮮當孔子所居之九夷序與論
自相矛盾其亦知夫子本欲浮海居之耶今案東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戰國策張
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以此攷之九夷
之地略可見方孔子在陳蔡相去蓋不遠也然而說
文漢書等皆以浮海居夷爲一事若九夷在中國亦
安用取梓材哉云所居則化者孟子君子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皇疏聖人所在則化九夷變中夏孫綽云
九夷所以爲陋者以無禮義也君子所居者化則陋
何有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注鄭曰反魯魯哀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
還乃正之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
皇本高麗本反下有於字
正義曰朱注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
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
故歸而正之史記世家記此經於子語魯大師節之
後下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皆弦歌
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漢書禮樂志云周道始缺
怨刺之詩起王澤旣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
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正樂與刪詩雖各一事而相為表裏虞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正詩實為正樂之本故鄭君意謂雅頌得所即是樂正然而正樂者正雅頌之音律而非正雅頌之篇章也全謝山謂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懸不應用於諸侯曲懸不應請於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九 圭西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容者如大武之致右憲左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泠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為據是也而最大者在雅頌之失所是全氏以正詩乃正樂中之一事然攷古樂之次第金奏九夏以作其始合樂二南以亂其終而其中升歌笙入閒歌三節所用不外乎雅頌雅頌既得所而樂焉有不止者乎然則雅頌果何如而得所耶黃先生曰各得其所者定其體之分辨其用之異而已詩之分體者何頌者天子所制

郊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魯頌主詠僖公功德亦用於魯廟者也臣工遺於廟噫嘻以祈敷可為頌不可為雅者以其為祭祀而作也雅為朝廷獻替之詩言王政之所由廢興其有大小雅者正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殷繼代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此歌述道德之大而近於頌者為大體正小雅所陳飲食賓客賞勞羣臣遣使睦鄰秉鉞專征歌其事功之一端而近於南幽者為小體詩體既殊樂音亦異大序所謂政有大小者也其變雅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九 圭西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之作用大雅之音者屬之大雅用小雅之音者屬之小雅不復由政之大小象山姜氏曰政有大小以正雅言之周公之所定也據音以定大小以變雅言之史官之所由分也正大雅稱文武成王之修德凝命而大綱大紀無不并包故同一求賢而卷阿之彌性主百神而嗣先公自大於小雅之得賢才而燕享矣同一稱頌而既醉之太平進以高朗令終自大於蓼蕭泄露之同樂矣詩無優劣義有偏全也蓋詩之本體如此詩之異用者何約鄭君孔氏說以言之樂之

制天子用頌與大雅諸侯用小雅大夫用鄉樂此用樂之正燕禮爲諸侯之禮云遂歌鄉樂以見諸侯之用小雅爲正鄉飲酒爲大夫賓與之禮云乃合樂闕雖騶虞不言鄉樂以見大夫之用鄉樂爲正鄉射禮合樂周南召南注云不笙不歌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不閒不合樂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鄉樂爲大夫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而大雅頌爲天子之樂

明明子論讀集解義疏 卷九

主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可知然而享賓或上取者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享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蓋歌者在上其合樂在堂下故降於升歌一等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是也燕賓或下就者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不用大雅也或曰肆夏繁遏渠宗廟及配天之詩左傳云享元侯用之文王之三國家受命之詩而傳云兩君相見用之三家雍徹天子所譏而燕居篇記孔子之言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因以

知春秋之禮非古而禮經殘缺踳駁多不可信且據燕禮云若舞則勺是諸侯之於臣得用勺何也曰三夏之說不可攷客出以雍或取辟公肅雍之義而節歌之燕禮之用勺或專用其舞不用頌詩清廟振羽所謂上取者耳或又曰雅頌之得所辨之詳矣而此章不言風諸經不及變雅所用得無變詩非樂乎曰考左傳季札觀樂詩無不入樂者大戴禮投壺言八篇可歌而列魏風之伐檀漢末杜夔能記雅樂伐檀亦與文王鹿鳴騶虞同歌荀子云詩者中聲之所止

明明子論讀集解義疏 卷九

主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太史公謂詩三百五篇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安見變詩之不入樂而以南幽雅頌爲四詩乎善夫孔仲遠之言曰變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爵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也蓋詩之異用者如此蒙案雅頌之體本周公制作時所定然周禮籥章所載有幽風幽雅頌鄭君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朱子則以雅之楚茨四篇爲幽雅頌之思文六篇爲幽頌而其說不可信儀禮鄉飲燕禮所用笙詩六篇毛公以爲有義而亡佚朱子

以爲有聲而無辭而其辭不可考鐘師所載九夏據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呂叔玉以爲肆夏卽時邁繁遏卽執競渠卽思文而九夏僅得其三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述大武之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篇次異於今詩杜注謂是楚樂歌之次第而七德未知其四是欲正雅頌之體也難至於春秋之用樂上替下陵變古已極肆夏文王天子享元侯及兩君相見之樂也而晉侯以享叔孫豹湛露彤弓天子燕諸侯及賜有功諸侯之樂也而魯文以宴甯武子宮懸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五十四 明齋書 約圖刊本

僭用於諸侯曲懸又請於大夫八佾舞於季氏之庭雍徹歌於三家之廟夫子雖欲正之其孰從而聽之而況乎金奏升歌詩譜誤合爲一上取下就鄭說未必可從詳阮芸臺學經室集則欲正雅頌之用也更難然則夫子果何以正乎曰正樂先正音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夫固各有其所也雅頌不得所鄭衛之音亂之也古樂微而鄭衛之音乘其隙淫聲放而雅頌之音得其所者復古之謂也故夫子必自衛反魯然後樂斯正雅頌斯得其所也子嘗曰惡紫之奪朱也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又曰放鄭聲遠佞人或謂鄭聲者煩手淫聲鄭重其手而聲淫過卽衛音之趨數煩志也或謂鄭國之聲舉鄭所以賅衛也樂記魏文侯好聽鄭衛之音子夏曰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古者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蓋四國皆有溺音而鄭衛爲之最朱子去序言詩以爲鄭淫甚衛而其實衛甚於鄭史記衛靈公之晉至濮水之上夜半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平公享之命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昔師延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走投濮水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是衛之音甚於鄭爲有靡靡之樂也爲其本紂之都也漢書禮樂志云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五十四 明齋書 約圖刊本

謂淫過凶嫚之聲爲設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
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
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衛承紂之餘風其聲
足以亂雅樂夫聲音之道所感者微或本於山川之
夷險而節奏有短長或因於風俗之貞淫而音調有
緩急自非久於其地者不克周知而深曉也說苑云
先王之中聲流入於南不入於北北音猶今之北曲
兼用凡乙聲高調急與雅樂不同類所謂北鄙殺伐
之聲也南音猶今之南曲專用五聲聲調和緩不失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八十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中正無相奪倫卽爲雅樂雅者夏也謂中夏之聲也
若和之過而流蕩忘返緩之極而縱弛不收爲其近
雅而足以亂雅所謂靡靡之樂鄭衛之音也夫子去
魯十四年往返五至衛閱歷既久考訂彌詳觀其編
詩也卽周公所制作二南雅頌爲正經迨平王東遷
而王卽降而爲風王之前編以衛衛之別爲邶鄘細
分衛國之風蓋爲正樂張本也王之後編以鄭鄭之
後繼以齊齊音敖辟喬志王已轉而爲霸似去鄭衛
爲稍遠鄭王之畿內也衛紂之舊都也二國之地在

中夏故二國之聲能亂雅惡亂雅者必放鄭而言鄭
卽可以貶衛欲正樂者必自衛而舉衛亦可以貶鄭
鄭衛放而雅頌得所矣雅頌得而餘無不正可知矣
子之將正樂也語太師以翁純噉繹之分樂之既得
所也歎始亂以洋洋盈耳之盛然則欲雅頌之得所
舍音律其奚正哉戚氏偶談謂樂以音律爲主樂之
不正音律失也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雅頌用之
朝廟各有其所也師摯在官之始夫子先取關雎定
其音律洋洋盈耳樂不淫而哀不傷而雅頌猶未及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八十二明教書
約圖刊本

也自衛反魯決道之不行於是以其閒定全樂雅頌
得所則下而鄉國上而朝廟無不正矣云正樂非云
正詩也戚氏以師摯爲在官之始與劉氏台拱以爲
升歌之始者說雖不合而以正樂主正音律言則確
實可從

鄭注云云疏曰云反魯之年者左傳哀公十一年冬
衛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曰甲兵之事未
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
遽止之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注引此經以證史記

世家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康子曰子之於
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子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欲召
孔子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康子遂公華公
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又曰孔子之去魯凡
十四歲而反乎魯自哀公十一年上數十四歲當在
定公十三年江氏圖考曰孔子世家敘歸女樂去魯
適衛皆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二年夏有築蛇淵
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
行之何以爲夫子攷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於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
三十八年書孔子來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二蓋女
樂事在二十三冬春之閒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
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案自定公十
三年春至哀公十一年冬正合十四歲也云道衰樂
廢者困學紀聞引葉石林謂季札觀樂以小雅爲周
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
以是爲雅之失所然杜注云衰小也此周德尙小之
詩杜意以大小皆歎正雅服虔以周德之衰爲歎變

小雅據下云猶有先王之遺民此義未始不通而不
必牽連變大雅以爲失所之證也全謝山引大戴禮
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豳首鵲
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
齊可歌也三篇閒歌史辟史義史見史重史諉史賓
拾聲叙挾意謂鵲巢四詩南溷於雅伐檀風溷於雅
白駒變溷於正商者五帝之遺聲齊者三代之遺聲
而亦以爲雅以此爲雅之失所黃先生曰經傳中凡
以雅鄭對言者則正聲爲雅投壺所指是也且全氏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審句讀不得以爲失所之證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

困何有於我哉

注馬曰困亂也
晦潛孝傳引出入二句互易

正義曰張敬夫云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
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然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
易動者不踰其則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
可勉焉戚氏偶談云下二句相對爲哀樂各盡其節
也以默識章例之此章亦是勉人蒙案何有何難也

何難於我自任還自勉也皇疏云父兄天性續莫大焉公卿義合厚莫重焉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強又引衛瑾云三事爲酒興也言朝廷闔門及有喪者並不爲酒所困唯酒無量不及亂也然而默識章既平列爲三則此章何得歸重於一

馬注云云疏曰云困亂也者說文本義訓故廬廣雅訓窮訓極並無訓亂者惟爾雅釋天太歲在子曰困敦孫炎注混沌也或有溷淆濁亂之意馬注蓋以惟酒無量不及亂而概言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八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鄭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

釋文夫音符舍音捨文選勵志詩注褚淵碑文注皆引作捨又郭璞遊仙詩張協雜詩注引逝者如斯不連夫字孟子徐子章章指引同

正義曰朱注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外注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又引程叔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

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程伯子曰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黃先生曰逝流行也曰逝者言凡逝者也曰如斯夫言凡流行者如斯也九字爲句逝者二字略讀此以水之不息明天地氣化之流行欲學者有至誠無息之功也程子以慎獨言者人不慎獨則隱微中有所閒斷能慎獨然後無閒斷辭敬軒言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又言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閒斷處與程子意正合朱子云時時省察正欲學者合顯微大小無一或怠斯動靜皆合宜也意較程子爲賅矣後儒申程說謂聖人全動靜之德常本於靜非程朱本旨言靜而流於寂滅則求自息而已尤於此章相悖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鄭箋命猶道也天之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孔疏云易繫辭曰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天道不已之事詩之箋疏足以援證此章文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八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選張茂先勵志詩云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
 胡甯自舍深得此經本旨而後儒求之過深失之矣
 蒙案皇疏云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晝夜人
 年往去亦復如此江熙云言人非南山立德立功俛
 仰時過臨流與懷能不慨然聖人以百姓心爲心也
 孫綽云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屢矣而道猶不興
 所以憂歎也此卽陽貨篇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之說
 以逝者指人生年華寓意深而說理較近困學紀聞
 云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九

八主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明爲學之有本荀子成相篇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
 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於孔孟矣又子貢問
 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
 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
 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洗洗乎不涸盡似道若有決行
 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
 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
 就鮮絮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以君子見大
 水必觀焉荀子董子說苑韓詩外傳皆載此等語仁

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夫固各有所得也
 鄭注云云疏曰此注邢本高麗本文選注皆以爲包
 曰云逝往也者本說文皇疏往去之辭也廣雅訓行
 謂如川之流行也舍釋文音捨集注云上聲而朱子
 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
 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
 非是閻氏釋地云子在川上相傳卽泗水發源處今
 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並發
 寺之左右大泉十數泓渟澄澈互相灌輸會而成溪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九

八主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是爲泗水關里志云尼山五峯連峙謂之五老峯中
 峯卽尼邱迥出霄漢間所謂圩其頂者此也中峯之
 麓有宣聖廟廟北爲中和壑壑上有觀川亭子在川
 上處壑下沂水出焉二說不合未知誰是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以發此言也
 釋文好呼報反禮坊記引子云好德如好色注此句
 似未足
 正義曰史記世家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
 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
 醜之去衛故發是言朱注引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

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

何注云云疏曰時人斥衛靈公之類疾者皇疏孔子

患之故云未見以厲之責其心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注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

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

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

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

而薄之也據其欲進而與之也

正義曰朱注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

釋文簣求位反覆芳服反漢書禮樂志引譬作辟又王莽傳後漢書班固傳注引簣作簣集韻作簣

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

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

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

而不在人也蒙案朱子引書乃爲古文旅藝篇文吾

止吾往兩吾字朱子解作自己鞭辟向裏是也包馬

二注皆以吾爲夫子自指據荀子宥坐篇如埴而進

吾與之如邱而止吾已矣而誤會之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簣土籠也者書旅藝疏後漢書班

固傳注皆引鄭注簣盛土籠也廣雅釋器簣籠也說

文作黃艸器也古文作與引論語有荷與而過孔氏

之門者蓋古文論語也今論語本荷黃之黃从艸一

簣之簣从竹皇疏云織草爲器可貯物也是簣爲俗

字漢書何武等傳贊以一黃障江河注織草爲器所

以盛土故包鄭注皆以爲土籠也又禮樂志引論語

未成一匱王莽傳網紀咸張成不一匱是黃又借作

匱匱匣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注顏淵則解故語之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

之時

釋文語魚據反情徒臥反與音餘

正義曰朱注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

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

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顏淵則解者解謂說釋即於吾言

無所不說也惰語謂惰於告語注意指語者言不惰

謂樂爲教誨而不至於倦惰也意本迂拙說文惰不

敬也古文作惰或作惰廣雅釋詁惰嬾也故皇疏云

惰疲懈也餘人不能盡解故聞孔子語而有疲懈惟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顏回聞語即解所以云語之而不情是意與朱注同

與何解異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注馬曰孔子謂顏淵

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正義曰朱注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

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張師曾校張達善點本曰

子謂顏淵凡二見前云用行舍藏乃子面命通為一

句如子謂子夏曰是也此非面命淵字句絕而曰字

自為一句如子謂仲弓曰是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九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此注邢本高麗本皆作包曰云進益

未止者意與朱子同皇疏云見進未見止惜其神識

猶不長也引殷仲堪云軌物之行日見於跡夫子從

而咨嗟以盛德之業也意以止為止於至善之止謂

未達一間而不幸短命未至止境也然於上章進止

二字不相符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注孔曰言萬物

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正義曰朱注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

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皇邢

二疏皆謂歎顏子早夭而發翟氏攷異引牟融理惑

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顏

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

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文

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慟皆以此為惜顏子而

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

梁書徐勉因子排卒為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為之

歎息亦借顏子以言其短折之可惜當時必有依據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九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也蒙案顏氏家訓云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

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此戒浮士

之無行專以華實立論取喻不同管子云苗始其少

也朏朏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其土也

至其成也由由乎茲俛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

不得則危故命曰禾此以禾比君子之德分作三層

與此經義同蓋苗从艸从田艸生於田者厥維嘉穀

公羊莊七年無苗傳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爾

雅釋草眾家本榮而實者謂之秀郭注本作不榮而

實謂之秀說文段注凡禾黍華辨收即爲稔而成實不落是秀即禾黍之華也後漢書章入王傳贊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注引論語苗而不秀苗謂早天秀謂成長其以苗爲早天者謂止於苗也苗而秀秀而實者物性之常也止於苗止於秀者天數之變也凡言有者不宜有者也不宜有而有此之謂不幸兩矣夫字有無任惋惜之情

孔注云云疏曰云生而不育成者禾稼初生曰苗成熟曰實秀訓茂與育同在上韻幽部云萬物推廣言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九 九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也注後生謂年少也四十

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釋文焉於虔反皇本高麗本可畏下有也字也已下有矣字新字雜事篇引焉作安今下無也字未書索虞傳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注引亦無今下也字

正義曰朱注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三十四之閒

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免矣朱子謂即述夫子之意王陽明謂來對今只就後生言將來必強如今日也不必添我字黃先生意謂今即後生可畏之日也來者即四五十不足畏之日也後生在今日安知來日之不如今乎傲其不豫知也然朱子以今爲我之今日說本皇邢二疏實從畏字生情無非爲激勵後生起見皇疏云可畏謂有才學可心服也孫綽云年在知命蔑然無聞不足畏也說可畏所以鼓之使勸說不足畏所以惕之使懼而又非以四十五十限定人也顏氏家訓云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游學猶爲頑儒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以遲暮而因循面牆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顏氏之言如此子前行年五十有五幸老眼之無花擬聖經之疏草因作聯句以自儆曰知非界五六之年非敢知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九 九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不改大衍參天地之數衍恐大而無成今讀此章又作一聯云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半生虛度於心何以自安後讀年四十而見惡章復更對語云百年未半及時正可有為

何注云云疏曰年少釋文本作少年爾雅釋親父之兄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妯後生為娣是先生後生本謂年之長少也韓詩外傳讀生為醒有先生後生不生之說則以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九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音取義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注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所不順從之能必異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注馬曰自改乃為貴也謂恭異謹敬之言也聞之無不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釋文語角據反異音遜說音悅釋音亦方言郭注引悅而不釋皆俗字

正義曰朱注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

其微意之所在也閻百詩引左蘿石云言也者所以匡救人也人之流於失者或有萬端而我之匡救之者止持一法則其勢必窮於是法語之言不得不異以與言之是與之異言者即法語之言也湛甘泉曰說而不釋猶不說也而甚於不說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從蓋不說不從者猶望其轉念而不釋不改者乃絕無生機皇疏引孫綽云疾夫形服心不化也蒙案經曰改之為貴曰吾末如何孔注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是夫子迫欲人之改過而剛柔互用勸懲交施無奈人之憚改者多惓惓苦心不能自己不得泛以諫君規友立論也始以正道而為之忠告雖面從而不能痛改其前非繼以順序而與之婉言雖情說而不知抽繹其微意言若兩歧意本一貫所謂忠告而善道之也聖人迫欲人之改過而故錯綜其辭曰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徒說無異於徒從不釋終歸於不改不得以法言作救過異言作陳善而分屬之也武虛谷以吾末如之何也為一句已矣為一句云已止也末如之何止不復言也然已矣二字皆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九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語助乃本經之通例也

孔注云云疏曰以法語為正道告之者法說文不省作灑荆也平之如水故从水鷹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故从鷹从公古文法作金从△从正易蒙卦利用刑人以正法也釋名法逼也人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故以正訓法也詩公劉傳論難曰語雜記言而不語注為人說為語釋名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故以告訓語也云順從之者從本作从二人相順為从相背為北書益稷汝無面從左昭十一年傳不昭不從注言順曰從定八年傳從祀先公注順也故以順訓從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九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云異恭也者古易巽卦作翼乃遜字之借字林遜順也謙也恭也一義之引申史記弟子傳魯邽異字子欽欽敬也故又有謹敬之義然說文廣雅遜皆訓順異與之言者謂委曲開道順序而言之即小以見大由淺以入深所以貴其尋繹也云尋繹行之者釋說文抽絲也方言長也理也廣雅充也窮也終也搯也三蒼抽也解也皆一義之引申馬訓

尋繹亦引申義也揚子雲劇秦美新云神歇靈繹注猶緒也故朱子以為尋其緒此抽絲之本義也釋文引鄭注陳也爾雅釋詁文蓋取陳陳相因之意而引申之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慎其所主改皆所以為益者也釋文無友作毋友云音無憚徒旦反

正義曰皇疏此事再出也引范甯云聖人應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蒙案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九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此章蓋緣上章改之為貴從而不改等語而類記之因此益見上章乃聖人迫欲人之改過而做其憚改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注孔曰三軍雖其將帥可奪之而取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釋文帥色類反後漢書橋元傳論引無兩也字文選讓開府表注引下句亦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引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為喻後漢書李陳龐陳

橋傳論引此經注引鄭注曰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者也陳氏仲魚曰必如鄭說方見三軍與帥別若餘人說竟似三軍帥矣蒙案孫武子軍爭篇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取義與此經不同然心即志志者氣之帥將軍者三軍之心也故以喻匹夫之志而有可奪不可奪則以人已之勢異而不論眾寡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三軍雖眾者周禮軍制每軍萬有二千五百人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可謂眾矣說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九 九六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帥佩巾也將帥之字當作術奪今之脫字也本字當作斂云匹夫雖微者匹四丈也俗作疋孟子匹夫注一夫也一夫而云匹者與其婦相配匹也皇疏匹夫言其賤但夫婦相配匹而已又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共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漢書食貨志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小爾雅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兩謂之匹匹五謂之束禮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蓋二丈一卷謂之端四丈兩卷謂之匹段氏說文注云束帛之制二端為兩每

一兩為一匹凡言匹敵匹耦者於二端成兩取義凡言匹夫匹婦者於一兩為匹取義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注曰緼泉

釋文敝作弊衣於既反下同緼紆粉反袍蒲刀反貉戶洛反依字當作貉與音餘皇本高麗本敝作弊說文引同汗簡引古論語貉作貉考文云古本作貉史記弟子傳引同事文類聚別集引無而字

正義曰朱注做壞也緼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或問引曾氏以為子路尚志而忘物惟其不恥敝衣故能車馬輕裘與朋友其敝之而無憾皇疏引顏延之云狐貉緼袍誠不足以策恥然自非勇於見義者或以心戰不能素素也陸稼書困勉錄謂衣敝不恥是極形容子路胸次之高明非實有其事也恥從心發出下文不伎不求即根恥字來伎者恥之激而為忌嫉求者恥之弱而為希冀皆是真心所發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九 九六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緼泉著者爾雅釋言袍襦也說文

同謂衣有著者即今之綿衣說文襦袍衣也以絮曰
襦以縲曰袍詩疏襦是袍之別名謂新綿著袍者也
喪大記衣有三名一單衣名禪衣一夾衣名褶衣一
絮衣名複衣複即袍也玉藻禪為絢帛為褶縲為繭
縲為袍四句實祇三衣也方言喪明謂之袍續漢與
服志袍者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此以抱為訓也
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婦人
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義亦然此以
包為訓也廣雅袍長襦也淮南齊俗訓注楚人謂袍
為短褐大布其實古人以袍為褻衣故喪大記云袍
必有表不禪詩無衣同袍與同澤對言鄭君箋注皆
謂褻衣也凡袍必有著著乃褚之借說文褚一曰裝
衣也漢書南粵王傳以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
褚二十衣遺王注以綿裝衣曰褚字亦作貯其實敝
綿曰絮因而以綿裝衣亦曰絮士喪禮著組繫注以
著為充之以絮揚子法言有紵絮三千語此即絮之
引申也然古無木棉取繭縲與絲泉之亂者以著衣
以絮綿者謂之縲縲以絲泉者謂之縲袍而絮與縲

對言則有別渾言則相通說文衣部曰以絮曰襦以
縲曰袍糸部曰縲絮也絮敝綿也縲紕也紕亂泉也
許君意著以絮綿謂之縲著以亂泉謂之縲說與孔
注合列子楊朱篇常衣縲廣釋文謂紛弊麻絮之衣
也漢書蒯通傳即束縲請火於亡內家注亂麻也此
析言之有別者也釋文引鄭君此經注曰縲絮也玉
藻注云繭與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縲今之新綿也縲
謂今縲及舊絮也鄭君意與孔許不同漢書東方朔
傳衣縲長衣注縲亂絮也皇疏碎麻曰縲故絮亦曰
縲此渾言之相通者也何義門謂是泉麻為袍著之
以絮欲為許鄭之調人然縲是泉而非綿縲是著而
非布絮可以通用縲不可以渾稱韓詩外傳云士褐
衣縲著未嘗完也縲著即泉著豈以泉布為袍哉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注馬曰伎害也臧善也言不伎害
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伎害
之詩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注馬曰臧
善也尚復
有美於是者何
足以為善也
釋文伎之鼓反書云很也韋昭漢書音義音泊臧作
即反考文補遺云古本也作之誤也
正義曰朱注求貪也呂氏曰貪與富交弱者必伎弱

者必求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抑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黃先生曰何用不臧者貧富不相覲覲可以處人可以持己也韓詩外傳卷一兩引此詩其一言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與此引經之義相符其一云德義暢於中而無外求則又深言之也近儒因下言何足以臧遂謂詩言可以至臧非已至於臧與詩旨戾終身誦之佩服古訓惟恐伎求之偶起於心也是道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九

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句法與是禮也同言此固道也道則臧矣曰何足以臧傲其不可以此自足也經中言何足有何可何竟二義竟亦終盡之義此嚴鐵橋說是也孔巽軒以不伎不求下為別一章子路誦此二語猶南容三復白圭之意而夫子進之也蒙案子路誦此詩本別一時事而古本聯為一章者記者因夫子贊其不恥貧富而類敘之或分或合均無不可也皇邢二疏謂孔子引之以善子路又引顏延之云懼其伐善也則既曰何用不臧又曰何足以臧出爾反爾前後矛盾矣

或引老子曰人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此異端之教也韓詩外傳卷一三引此詩其一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惟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其一傳曰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其一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於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不以天下為名利者也韓氏三引此詩皆見道之言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九

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雖終身誦之可也子路勇於見義所造或不止是故夫子更進之

馬注云云疏曰云伎害也者詩毛傳同說文伎很也很盤也廣雅釋詁很作很一切經音義引說文很作恨恨怨也釋文伎之豉反引書云很也韋昭漢書音義音泊金吉父攷證曰俗或讀伎作忌非然莊子音義本一音忌詩瞻卽傳忌怨也說文忌憎惡也義亦與怨害相近莊子達生篇訓伎為逆呂覽慎行篇訓伎為惡漢書酷吏傳注訓伎為意堅莊子齊物論云

大勇不怯李注訓為健大約謂剛惡也訓求為貪者
皇疏同爾雅釋言干求也干或作奸呂刑惟貨惟求
馬注求有請求賕也穀梁定元年傳訓請孟子注訓
取齊策訓索淮南說山訓注訓得皆一義之引申乃
柔惡也云臧善也者爾雅釋詁文詩毛傳同馬於詩
辭既曰臧善也後又曰臧善也語似重出蓋疏家襲
詩傳而誤釋馬意當云不臧不善也不善者忤害貪
求也故云不怯害不貪求何用為此不善之行乎是
疾貪惡忤害之詩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注大寒之歲眾木皆彫傷平歲則眾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釋文彫丁條反依字當作凋皇本正作凋考文古本後作后文選西征賦金谷集詩南州九井詩三注引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引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外注引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蒙案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困周於德者邪

世不能亂唐太宗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韓文公曰士窮乃見節義此皆謝氏所本也皇疏以平世為春夏歲寒為秋冬而又申集解以為大寒之歲謂後非俱時之目凋非枯死之名言大寒之後松柏形少凋衰而心性猶存引琳公曰夫歲寒別木遭困別士寒嚴霜降知松柏之後凋謂異凡木也遭亂世小人自變君子不改其操也淮南倣真訓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于忠肅曰松柏後凋不徒是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一己之節有賴此以獨留造化之春而點綴乾坤之色李安溪曰此章比喻者廣然當亂世而能守先待後者最相似不曰不凋而云後凋者松柏未嘗不凋但其凋也後舊葉未謝而新枝已繼詩所謂無不爾或承者是也道之將廢自聖賢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但能守道而不與時俗同流則其緒有傳而其風有繼也此意與于公言相發然攷莊子讓王篇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謂子路曰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

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
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
於某其幸乎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
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
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是則此言蓋困陳蔡對
子路之辭記者因上章為子路忘貧富戒伎求事而
類敘之意或然也

子曰知者不惑注包曰不惑亂也仁者不憂注孔曰不憂患也勇者不

懼注孔曰無畏懼也

釋文知音智皇本作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九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
憂氣足以配道故不懼此學之序也皇疏引孫綽云
智能辨物故不惑也安於仁不改其樂故無憂也繆
協云見義而為不畏強禦故不懼也董子繁露必仁
且知篇曰智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
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前後不相悖終始
有類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此其所以
不惑也仁者憚怛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

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
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
其事易其行道此其所以不憂也黃先生曰不憂不
懼非謂當憂懼者亦淡然置之也聖人無惑聖人未
嘗絕憂懼或於此有心迹之判說本文中子周公篇
非也蒙案知者原始及終窮理盡性故不惑仁者安
土而敦樂天知命故不憂勇者配義與道理直氣壯
故不懼下論探君子望道之心故仁先於知自誠而
明也此章乃聖人勉學之序故智先於仁自明而誠

也而勇則至誠之無息也知仁勇三德俱備孟子周
於德之所以周也惑憂懼三患皆捐中庸三達德之
所以達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惑亂者說文惑亂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憂患者憂說文作惠愁也皇疏患
也內省不疚故無憂患也云無畏懼也者攷文云古

本有此注則本皆脫

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注適之也雖學或得異可端未必能之道者也
與適道未可與立注雖能之道未必能與立未可與立有所成也

權注雖能有所立未必能

權量其輕重之極也
詩縣孔疏說苑權謀篇牟子理感論三國魏武帝紀
注引江表傳北周書宇文護傳論淮南子范論訓引
俱脫去可與立一層鹽鐵論遵道章引脫去適道立
二層筆解唐文粹馮用之權論引先與立而後適道
與淮南子作以

正義曰朱注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叔子
曰可與其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
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
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外注引
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其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
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
不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精義
謝氏曰可與其學質美者也然而未必能行故未可
與適道能行乃可以適道矣然或作或輟者有之故
未可與立能強立而不反矣未必能體常而盡變故
未可與權權非機巧權變之謂猶權衡之權以其稱
物得中而已不及則仰過則俯中則平學至於權時
中之謂也范氏曰孟子云權然後知輕重聖人心若

權然後物至而不可銖兩欺之是以輕重適得其均

也夫事有大小未嘗無權堯舜惟能權與子之不若
與賢也故以天下與舜禹而後世莫不以爲周公
惟能權親戚之不可私也故誅管蔡而天下不以爲
不仁直躬惟不能權父子與信之輕重也故以證父
爲直微生高惟不能權於與人拒人之間也故以乞
醢爲仁故曰事之大小莫不有權惟聖人能盡之所
以爲人倫之至朱子或問申之曰天下者物也與賢
與子者分兩之所在也當堯舜之時以權加諸與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則天下重與子輕而其權仰矣然加諸與賢而屬之
四岳皋陶則未足以勝天下之重而未免於仰也故
必歸之舜禹而後適得其平焉皇疏引張憑曰此言
學者漸進階級之次耳始志於學求發其蒙而未審
所適也既向方矣而信道未篤則所立未固也又既
固矣未達變通之權也明知反而合道者則日新之
業亶亶之功其幾乎此矣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
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戴
氏東原曰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此重彼輕千古不易

者常也常則顯然其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變也變則非聖智之盡能辨察事情而準不足以知之蓋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爲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祿利聲名者是也故未可與適道道責於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雖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深所以增益其心知之明使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未可與權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趙注所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廢百道也焦氏理堂正義曰陽子惟知爲我而不復慮及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復慮及爲我子莫但知執爲我兼愛之中而不復慮及有當爲我當兼愛之時楊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參乎裘葛之中而冬夏皆裕也不知趨時者裘葛裕皆藏之於篋各依時而用之即聖人一貫之道也聖人之道善與人同執兩端以用其中故執中而非執一也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薪木亦戒其毀傷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爲我者

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至於偏枯胠臬藏斂不通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蓋道在變通神化而善用夫權也諸家分析次序闡解權字俱極精到而韓李筆解云學而之道豈猶不能立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其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唐文粹馮用之權論引孔子曰與筆解正合漢魏子史引文皆脫去與立句抑豈古本果有異同耶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云適之也者說文同方言適往也宋魯語往亦之也云得異端者皇疏非正典也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途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下二節注筆解引作孔曰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注選詩也詩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

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注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也能

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

釋文棟大計反字林大內反偏音篇未之音味或作末者非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皇本高麗本有

下有哉字文心雕龍風骨篇引同董子竹林三引上有詩云字唐作棠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同集注偏音書作颺反亦當與翻同

正義曰朱子文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云此下

別為一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爲思

賢之詩則未必然蒙案潛夫論實貢篇引孔子曰未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良之吏誠易得也願聖王欲

之不爾據王節信之意則此詩誠爲思賢人而傷其

不易得然古本相仍向以此節連合上文爲一章蓋

詩人本爲思賢而作而記者因有偏其反而之語引

之以爲反經合道之證於義未爲不可通夫子於上

文止云未可與權於此節又云未之思也兩未字正

相呼應而以何遠之有作收結章法恰有開合易曰

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不思

則舉一而百事皆廢能思則一致而百慮皆周權之

所以貴思也反經合道之說由來已久公羊桓十一

年傳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權者何

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

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

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孟子謂淳于髡曰男女授

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趙注權者反經

而善也易繫辭傳曰井以辨義巽以行權韓注權反

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後漢書周

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

北周書宇文護傳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晉書王祥傳

云祥以漢魏遺老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故於臨沒

時遺言簡喪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於道既

以孝弟信讓通囑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

有此皆漢魏相承之舊說也陳藏器本草注曰夫移

木生江南山谷無風葉動華反而後合詩曰唐棣之

華偏其反而皇疏云樹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唐棣

之華則先開而後合譬如正道則行之有次而權之

爲用先反後至於大順故云偏其反而言偏者明唯

明學字論語集解疏 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學字論語集解疏 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道偏與常反也皇氏以唐棣之華疏證偏反之義最爲詳晰又詩小雅翩其反矣以角弓之弛而外反興兄弟之疏而胥遠也張子謂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故其花一偏則一反因得全體均正張子之意以花之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偏喻管蔡之失道反喻周公之誅殛言豈不思反經用權乎恐傷兄弟之恩離經太遠也此與詩義經旨均有關會毛氏大可云夫可立而未可權者以未能反經也彼唐棣偏反有似行權然而思偏反而不得見者慮室遠也思行權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一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不得行者慮其與道遠也不知無慮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蓋行權卽所以自立而反經正所以合道權進於立非權不可立也淮南子汜論訓曰溺則捭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陽固嫉邪詩反是不思維塵及矣皆未之思也之注觀皇疏張子之言而詩人罕譬之意顯釋毛氏大可之說而夫子斷章之義明惟程叔子以反經合道爲非而朱子則曰湯

武之誅桀紂周公之誅管蔡豈不是反經雖反經卻自合道但反經而不合道則不可若合道亦何害於經乎又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蓋經者只存得大法正當道理若精微曲折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所以說中之所貴者權權卽是經之要妙處也又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權是經之變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也黃先生曰經傳言權有二義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一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言權然後知輕重言執中無權此權賅常變言也言嫂溺援手以權對經言也此以權對立亦以權衡事變而言凡事勢至於不能兩全審其至重者而爲之是謂之權立者事有一是一非而能固守其一是一者也權則審度於兩是不並存之時而能擇取其至重者也孟子言執中無權之舉一廢百謂舉輕而舍其重者能權則舉百而廢一其廢者迫於不得已而舉者重矣筆解謂經權之權非權量之權不知經權之權正爲權量輕重之義也陸宣公論替換李楚琳

狀曰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
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
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
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未可與
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乃
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要之
經者守其常也權者通其變也而常變總貴乎合道
反經者通變之謂非反道也董子繁露竹林篇云春
秋之常辭也不子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邇之戰偏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九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變然也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董子
所謂變卽反經也程子所斥權變權術陸宣公所斥
權宜乃反道也經可反道不可反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唐棣移也者爾雅釋木唐棣移說
文移棠棣也文選甘泉賦注引爾雅正作棠是唐爲
借字棠爲正字論語邢疏引舍人云唐棣一名移又
引陸璣云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
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是陸璣
以唐棣卽與李也與本草作郁一名雀李一名車下
李廣雅云山李爵某爵李爵也詩七月傳鬱棣屬也
齊民要術引陸氏義疏云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
正赤色食之甜是陸璣與張揖俱以鬱卽與李也與
郁聲同與鬱聲轉郝氏義疏謂今東齊人呼爲策李
順天人呼爲側李其樹高二三尺華葉實俱如李而
形小爾其實正赤甘酸微澀寡於肉而豐於核今藥
中郁李用此也爾雅又云常棣棣郭注今山中有棣
樹子如櫻桃可食說文棣白棣也詩小雅常棣之華
又曰維常之華孔疏引舍人云常棣一名棣邢疏引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九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陸璣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
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
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
多有之齊民要術引陸疏云承花者萼其實似櫻桃
萼李麥時熟食美北人呼之相思也急就編顏注云
其子熟時正赤可啗俗呼為山櫻桃隴西人謂之棣
子段氏懋堂曰爾雅唐棣棣常棣唐與常音同蓋
謂其花赤者為唐棣花白者為棣一類而錯舉故許
改唐為棠改常為白以棠對白則棠赤可知皆即今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郁李之類有子可食者小雅常棣論語唐棣實一物
也郭注唐棣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白楊大樹也古
今注移楊亦曰杉柳亦曰蒲移圓葉弱蒂微風善搖
此正今之白楊樹安得有鞞鞞偏反之華耶因一移
字混合之郝氏爾雅疏引牟願相曰唐棣花白即今
小桃白也其樹高七八尺花葉俱似常棣其花初開
反背終乃合并詩所謂偏其反而者也但其樹皮色
紫赤不似白楊耳牟氏之言未知其審幽風正義引
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莫

李一株則是一種之中又復有異據陸璣說蓋以唐
棣為與李常棣如與李而小二物相似而不同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九

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九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

清定海胡賁伯寅撰

鄉黨第十 釋文凡一章皇疏分二十一節邢疏分十二節朱注分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注王曰恂恂

釋文恂恂音荀又音旬隸釋劉修碑作遜祝睦碑作遜史記李廣傳作悛黃庭堅浩翁雜說引漢碑黨多作餽

正義曰釋文此篇凡一章故以分節標之朱子分爲

十七節自此以下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

不同周禮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

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鄭注閭二

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

五百家六鄉地在遠郊之內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

遂江氏圖考曰諸侯五十里內爲三鄉亦如天子之

制鄉者舉其大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生

魯昌平鄉闕里後徙居曲阜西南三里亦名闕里雖

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此節記聖人之辭

氣而容貌在其中賈子容經言有四術祭祀之言文

言有序朝廷之言言敬以固而鄉黨似不能言者朱

注謂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

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後漢書張湛傳

引經注引鄭君注恂恂恭順貌也王扶傳引經注云

恂恂恭順之貌是即王注所本史記世家引此經索

隱云有本作遜遜隸釋祝睦後碑云鄉黨遜遜朝廷

便便劉修碑云其於鄉黨遜遜加也是恂恂古本作

遜或本作遜爾雅釋言遜退也方言循也鄭國碑云

遜遁退讓史記游俠傳云遜遜有退讓之風說文遜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遁也字通作遜字林遜順也謙也恭也是遜與遜皆

有謙恭退讓之意與似不能言一貫本以恂恂如形

容似不能言之貌也朱子謂以詩書訓詁攷之恂恂

宜爲信實漢書李廣傳恂恂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史

記作悛悛說文悛止也方言恂信也皆假借字與下

意不相貫

王注云云疏曰云恂恂溫恭貌者王意即本鄭注之

恭順謂溫和而謙恭也廣雅釋訓恂恂敬也後漢文

苑傳注引鄭注作恭慎貌然在心曰敬在貌曰恭義

本一貫也

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注鄭曰便言辨貌雖辨而謹敬也

釋文朝直遙反廷徒甯反又徒伎反便便婢縣反辨也史記世家作辨辨南軒解本唯作惟語詞也爾耳之借

正義曰朱注便便辨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

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

而不放爾徐氏自溟曰於鄉黨則敦退讓於朝廟則

示建明其隱默於鄉黨正以唯謹之心而默養其能

言之氣其發舒於朝廟又正展其能言之似而自致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忠孝不容已之極思上下相形只一意

鄭注云云疏曰云便便言辨貌者爾雅釋言便便辨

也蓋便即辨之同部借字說文辨治也管子注明也

表記朝極辨注分別政事也賈子道術篇論物明辨

謂之辨便辨又雙聲通作平書堯典平章百姓平秩

東作史記引作便詩采菽疏周禮馮相氏注引作辨

詩采菽平平左傳平平辨治也釋文引韓詩作便

便左襄十一年傳引作便蕃或謂平說文作平於辨

之古文作采平蓋以形近致誤也訓謹為敬者說文

謹慎也儀禮聘禮記入門主敬升堂主慎是敬與謹

慎互通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注孔曰侃侃和樂貌也與上大夫言

聞如也注孔曰聞聞中正貌也

釋文侃侃苦旦反聞聞魚巾反漢書袁安傳漢碑唐扶頌引侃侃皆作衍衍史記世家引四句互易

正義曰朱注此君未視朝時也皇邢二疏皆以此連

上為一節朱子則別分一節謂記孔子在朝廷事上

接下之不同也周禮天官太宰乃施典於邦國設其

參傳其伍鄭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王制大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

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

於其君下大夫五人鄭注小國亦三卿孔賈二疏引

崔氏靈恩曰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

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

秋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

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

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

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含上下今

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前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一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公羊襄十一年作三軍傳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下卿卽大夫也王制又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鄭注上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夫曰卿孔疏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卽卿也此上大夫卿外唯有下大夫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崔氏曰小宰小司徒爲上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爲下或云天官秋官無正卿故吳宋宰稱大魯司寇稱大孔子爲魯大司寇是小宰小司寇爲上也江氏慎修曰卿與大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卿爲上大夫其大夫皆爲下大夫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就三卿分

之司徒執政一人爲上卿亦曰冢卿其餘爲下卿亦曰亞卿介卿也總之皆爲上大夫如左昭四年傳杜洩之言季孫恆爲司徒叔孫恆爲司馬孟孫恆爲司空故三卿並將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是其次也孔子爲司寇下大夫當時與上大夫言與卿言也與下大夫言與其同列言也三卿則季桓子斯叔孫武叔州仇孟懿子何忌也後反魯時季康子肥孟武伯彘也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肸之後爲叔氏有叔老叔弓叔鞅叔詣叔還皆書於經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蓋三卿之外又有小卿亦上大夫孔子時爲叔還也毛氏大司曰孔子爲魯司寇見於孟子惟由司空進司寇則雜見家語史記然祇在定十年耳家語相魯篇有由司空爲大司寇語而在始誅篇又有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語史記世家分作兩時於定十年云爲司寇定十四年又云爲司寇甚至昭七年夫子爲委吏時卽有由是爲司空語非實錄也若近世年譜謂十四年以前祇爲司空則左傳於十二年夫子命申句須伐費人時杜氏卽云爲司寇矣第春秋傳

文並不及夫子官職不特無司寇字即攝相之事亦並無攷商制三公稱相如仲虺爲成湯相傳說爰立作相而周無其名雖周公相成王管仲相桓公亦間稱相而終非官稱左傳夾谷之會所謂孔某相卽償相之相周禮所謂接賓曰償詔禮曰相者如昭公如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同一官稱其曰攝者或當時以孔子司寇不宜作相猶祝佗以太祝不當相衛君見辭一類而後人不察遂疑爲攝宰相夫相爲商官宰相爲秦官周無是也又曰魯國三卿季氏爲司徒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左傳文無可疑者特夫子由司空爲司寇則或代孟孫爲之或別設一官皆不可攷惟禮注崔氏說云三卿周制凡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則似冢宰宗伯司寇皆司徒司馬司空兼官不必別設孟孫既爲司寇則不當又有司空天子既爲司空不當又進爲司寇而予謂不然者據春秋傳臧孫紇爲司寇夏父弗忌爲宗伯皆非孟孫叔孫兼官且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以求太宰是時羽父已掌兵柄

現爲司馬而尚求太宰且不求司徒而求太宰則太宰非司徒之兼官可知嘗讀尚書大傳謂天子三公皆六卿爲之而分爲三等一冢宰司徒二宗伯司馬三司寇司空而三等之中又取每等之下者以爲名故曰司徒司馬司空公而其餘不然世但知三公爲三官而不知六官皆公也由此推之則侯國三卿必仿其制雖六卿皆備而祇以三官爲名抑或設冢宰時闕司徒設司寇時闕司空皆未可知是六卿雖具而仍不礙爲三卿天子之公與諸侯之卿其制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也若謂孔子祇初命大夫而非卿則六官者卿名也六官在朝名官卿在鄉名鄉卿在軍名軍卿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也或者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魯本次國也而夫子又異姓之卿不必爲天子所命而命於魯君則容有之韓詩外傳云孔子爲魯司寇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此是命卿辭非命大夫辭也至謂侯國無大小卿魯但有司寇不當有大司寇則又不然王制侯國三卿俱有下

大夫五人其所云下大夫者卽小卿也夫子爲司空或疑是小卿故其進司寇則加大以別之此正由大夫而進爲卿之明證若謂夫子自謂從大夫後則季氏何嘗非大夫乎全氏謝山曰史記世家謂孔子自大司空爲大司寇攝行相事此一節未可遽非言孔子但當以小司寇仕魯者始於崔靈恩至以夾谷之相當是儻相則近人毛大可之言然皆未詳於春秋之事也春秋諸侯之國並不止三卿宋之六卿尙可曰二王之後也晉之六卿尙可曰三軍各有副也至於鄭之細亦備六卿雖魯亦是故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雖以後不見於傳然要之非三卿可定矣且季氏世爲上卿而武子之嗣爲上卿在孟獻子既卒之後武子之請作三軍叔孫穆子曰政將及子以其時獻子已老也然則季文子卒獻子實爲上卿獻子卒而武子始代之也武子既卒平子嗣卿而叔孫昭子以三命爲政昭二年平子惡其居已上是昭子實爲上卿昭子卒而平子始代之也然則三桓序次亦非一定而不移者且魯公族之與三桓共爲卿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前有臧氏東門氏凡五卿自仲嬰齊卒而東門氏失卿武仲出奔而臧氏失卿然而又有叔氏爲卿則四卿惟是力能分公室者則三桓是其中之差別耳蓋卿不止於三而軍止於三三桓掌而有之故力分公室如謂魯以三卿止而三桓之外無卿則誤矣若春秋之相亦復何常之有齊有天子之守國高而管仲以仲父當國晉之柄國者乃中軍而陽處父以太傅易諸帥宋則以左右二師長六官楚則令尹之外有莫敖是亦幾幾乎如後世三省二府之制不以人限之者故卽以魯言之歷相四君者季文子而僖公時則臧文仲文公時則東門襄仲宣公時則臧宣叔成公時則孟獻子皆與文子同掌國政然則他國之別立官制者固不必言而魯亦非專以司徒一人行相事也至夾谷之相正孔子爲卿之證春秋時所重者莫如相凡得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是以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文公三年如晉則叔孫莊叔相十二年如晉則季文子相成公四年如晉亦季文子相九年會于蒲亦季文子相十年朝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則孟獻子相襄公四年朝晉亦孟獻子相十年會
伐鄭則季武子相二十八年如楚則叔孫穆子相昭
公七年如楚則孟僖子相哀十七年會于蒙則孟武
伯相皆卿也魯之卿非公族不得任而是時以陽虎
諸人之亂孔子遂由庶姓當國夾谷之會三家方拱
手以聽孔子儼然得充其選當時齊方欲使魯以甲
車三百乘從其征行若魯以微者爲相其有不招責
言者乎是破格而用之者也且使孔子不得當國而
乃墮二都張公室是以小臣而妄豫大事有罪於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訓又必非聖人之所出也若拘
牽成說而不博考夫遺文則大司空與相固當爲二
家之所據而司寇又當爲臧氏之世掌者孔子將無
一官可居不亦昧乎蒙案諸家之說極其詳盡蓋侯
國天官秋官無正卿故魯之宰稱大司寇亦稱大夫
子特由小司空爲司寇謂之大夫可謂之卿亦可謂
之司寇可謂之大司寇亦無不可其實魯之司寇無
正卿夫子在當時疑爲中大夫故所與言者有上大
夫下大夫之別上大夫者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也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大夫者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也先言下大夫而
後言上大夫者凡朝禮辨色始入先下大夫至後上
大夫至日出而後君視朝尊者體盤卑者體蹙也詩
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蓋夙先
於朝夜後於夕大夫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
後至夕常先退是天子之臣也然則諸侯之臣下大
夫亦當先於上大夫史記世家先言上大夫後言下
大夫意以爵秩之尊卑爲次然而君反在後則何耶
侃侃說文剛直也而孔注訓和樂貌者借侃爲衍也
後漢書袁安傳閭衍衍得禮之容隸釋漢碑唐扶
頌衍衍閭閻是侃正字當作衍說文衍喜貌爾雅釋
詁衍樂也廣雅釋訓衍衍和也詩南有嘉魚嘉賓式
燕以衍與下大夫言而衍衍和樂者所謂下交不瀆
也閭閻說文和說而諍也而孔注訓中正貌者借閭
爲斷也史記魯世家贊洙泗之閒斷斷如也索隱讀
如論語閭閻是閭正字當作斷斷齒本也史記徐廣
注斷斷爭辯也漢書地理志注分辨之意蓋謂爭辨
而露其齒本與上大夫言而斷斷中正者所謂上交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諂也若待下嚴而待上和聖人亦何以異於人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侃侃和樂貌者漢書韋賢傳我徒
侃爾注和悅貌蓋侃與衍同在桓部互相通借後漢
樊準每讌會則論難衍衍蜀志楊戲贊費寶伯當官
理任衍衍辨舉袁良碑其節衍然忠義之臣孫根碑
衍蹇不撓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贊注衍衍彊敏之
貌是又借衍爲侃也云閭閻中正貌者後漢書袁安
傳注閭閻忠正貌張輔傳補閭閻側側出於誠心可
謂有史魚之風矣注閭閻忠正也鹽鐵論國病篇諸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閭閻爭鹽鐵廣雅釋訓諛諛皆語也斷諛皆皆
有爭辯意漢書萬石君傳僮僕訢訢如也注讀與閭
閻同謹敬之貌廣雅閭閻敬也皇疏卿貴不敢和樂
接之宜以謹正相對故閭閻如也意以中正非和說
亦非爭辯然觀夫子之論伐纘與不對田賦亦何嘗
不斷斷如也

君在蹶蹶如也與與如也 注馬曰君在者君視朝也蹶
踏恭敬貌也與與威儀中適
之貌

釋文蹶蹶上子六反下子亦反恭和貌與與音餘

正義曰黃先生云上記大夫與言君尙未視朝此言
君視朝也陳氏祥道禮書云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
日出而視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
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君日出視朝
之時也尊者體盤卑者體蹙蹙者常先體盤者常
後也皇疏當此君視朝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雖
須蹶蹶又不得急速所以形容舉動每須與與如也
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云蹶蹶恭敬貌者後漢書明帝紀注
引鄭注敬恭貌意同廣雅釋訓跣跣畏敬也孟子曾
西蹙然不說趙注蹙然猶蹶蹶也跣蹙皆蹶字蹶又
通作蹙蹙廣雅釋詁蹙急也迫也詩節南山蹙蹙靡
所聘傳縮小之貌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速鞠也文
選海賦洪漣蹶蹶注蹙蹙貌長笛賦蹶蹶攢爪注迫
蹙蹙說文蹶長脛行也一曰蹶蹶爾雅蹶蹶也太
元勤勞蹶蹶注慚媿貌字林蹶蹶不進也故朱子引
申之又有不甯之意釋文云恭和貌蓋合下與與言
也云與與威儀中適貌者正字當作與或又作與說

文舉趨步舉舉也意謂疾而仍舒之貌也漢書敘傳
長倩悞悞注蘇林曰悞悞行步安舒也故皇疏云猶

徐徐

君召使擯注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注孔曰必足

躡如也注包曰盤

釋文擯必刃反本又作儼亦作賓皆同勃步忽反躡
駮碧反說文引勃作孛又引作斲文選四子講疏論
注引上有子曰字

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王命

諸侯則儼鄭注出接賓曰儼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卿為上儼秋官大行人上公介九人擯者五人侯伯

介七人擯者四人子男介五人擯者三人賈疏王與

諸侯行禮與諸侯待諸侯同是即諸侯相朝禮之擯

數也儀禮聘禮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鄭

注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主君公也則擯

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此

諸侯遣使交聘之擯數也禮器云禮有擯詔樂有相

步溫之至也此以下為君召使擯節朱子謂記孔子

為君擯相之容江氏慎修云孔子仕魯之時定公十

年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禮當有君召使擯之事然

會在壇坫與朝禮異似無交擯傳辭之事孔子去魯

在定十三年春此數年皆無諸侯來朝之事然則鄉

黨使擯章言賓不願矣所謂賓者何賓耶周禮諸侯

朝為賓大夫聘為客通言之客亦可謂賓然當時又

無他國臣來聘之事竊意聘問之禮大聘為聘使卿

小聘為問使大夫春秋外臣來聘及內臣如他國皆

卿也若大夫以小聘往來則不書於春秋孔子為司

寇大夫也或嘗使他國行小聘因記執圭一條又或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他國大夫來行小聘則記君召使擯一條蒙案周

禮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旅擯者陳擯而不迭傳

辭此記揖所與立左右手似用交擯則所記實為朝

禮也朝禮賓退主君車送三還三辭告辟聘禮公送

賓有賓不願之文與此復命之辭相合鄭注亦引此

經以證則所記又為聘禮也且小聘無享而此經記

享禮是江氏小聘之說終成疑義惟晁氏謂此兩條

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蘇氏軾論語解亦謂此

篇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似此斬卻許多葛藤蓋

古人著書往往有此體例如管子之弟子職荀子之禮三本賈子之保傅篇董子之五行說大抵雜記古
人典禮以備遺忘故鄭君注禮引此篇如素衣緇衣
黃衣等文屢題孔子曰字王充顧憲之引菜羹瓜祭
李善引君召使擯狐貉之厚羅願引不得其醬陸佃
引膾不厭細陳襄引不時不食祝穆引魚餒肉敗亦
均以爲孔子之言則晁氏蘇氏之說不爲無本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擯有賓客使迎之者說文儻導也
或作擯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注出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賓曰擯入詔禮曰相儀禮士冠禮擯者請期注在王
人曰擯在客曰介餘見前

孔注云云疏曰云勃如變色者皇疏謂變色起敬故
勃然也勃說文引作孛孛也孛草木盛出之兒氣
盛孛發異於常故孔注以爲變色也說文又引作艱
或召擯過位兩節不同或齊魯古文異也艱愠怒色
孟子曾西艱然不悅是也蓋孛爲變色正字勃艱皆
借字廣雅釋訓勃勃盛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勃然平
世之俗起焉注興起貌皆孛之借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躩如盤辟貌者說文足躩如也通
訓謂單詞形況訓盤辟貌此字木訓當爲疾行即躩
躩二字之或體莊子山木篇蹇裳躩步司馬彪注疾
行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張揖云躩跳也跳躍亦
迅疾意也皇疏云既被召不敢自容故速行而足盤
辟也江熙云不暇閒步躩速貌也案禮君子之容舒
遲見所尊者齊邀躩如正齊邀之謂若注所云盤辟
乃盤旋逡遁之義投壺禮所謂盤旋曰辟言盤旋如
有所退避似與齊邀不同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注鄭曰揖左人左手其
手揖右人右手其手
後一仰故衣前
後則襜如也
釋文襜赤占反皇本左右下有其字

正義曰朱注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襜整貌蒙案周
禮司儀職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此記揖所與立
左右手乃兩君相朝交擯傳辭承擯在中閒故有揖
左人揖右人之事今依二疏約鄭君孔賈說而言之
凡諸侯自相爲賓之禮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
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公九命

九介侯伯七命七介子男五命五介至主國大門外
主君及擯出門相接主君是公擯者五人侯伯擯者
四人子男擯者三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
強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闕西去門九
十步而下車立當前軹大行人職所云公朝位賓主
之間九十步也其侯伯去門七十步下車立當前侯
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也子男去門五
十步下車立當衡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間五十
步也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邇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君出直闕東立當車軹主君之立以西嚮賓之立必
東嚮五等列侯無南北面之禮也擯在主人之南邇
迤東南立並西嚮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相去三
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
者不敢自許人來詣已恐爲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
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
擯傳至次擯次擯繼傳至末擯末擯傳與賓之末介
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
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

上至於主人如是者三次仍有主君許之之辭蓋自
賓傳至主者三自主傳至賓者四傳辭既竟然後迎
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
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
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
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
一等鄭君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
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位而立也
若公之使亦直闕西北嚮列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伯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使列三介而去門
三十步上擯出闕外闕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邇
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
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闕南揖賓
賓亦進至末介闕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
擯出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
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
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
也

鄭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凡相傳雖在列位當授受言語之時並立而相揖既半迴身左右迴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必襜襜如有容儀故江熙云揖兩手衣裳襜如動也是動而整齊有容儀者曰襜如楚辭逢紛篇裳襜襜而含風兮注搖動貌釋名韡又曰跪襜跪時襜襜然張也是襜有開張動搖之意第如屋檐之整齊而不亂也黃先生曰推手為揖傳命當用土揖推手稍下之一俛一仰故衣動動須整然有容儀後儒說襜如之義謂身不動衣亦不動者失之或援爾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雅衣蔽前謂之襜以解此經尤為牽合

趨進翼如也

注孔曰言端正也 說文引翼作趨宋石經趨作趨俗字也

正義曰朱注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蒙案趨進之地當依江氏圖攷謂上擯在廟中阼階西相禮之時也儀禮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相再拜賓二退負序鄭君於擯者退中庭注云退者公宜親受命不用擯相也於擯

者進注云公左還北鄉當拜擯者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江氏據此謂趨進之節在廟中正行禮時上擯相禮之事其說曰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貶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于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則後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文曰擯者進即此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則急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遽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趨進有辭見左傳者凡五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襄九年同盟于戲晉士莊子為載書鄭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

記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
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昭十二年晉侯以齊
侯宴投壺公孫使趨進曰日盱君勤可以出矣以齊
侯出定八年晉師盟衛侯于鄆澤將馭涉佗按衛侯
之手及腕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
衛君其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此五事皆趨進有
辭無常者也卻克叔孫豹之趨進正是從中庭趨進
阼階西之事凡發足向前為進俗解不知趨進之義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三四明微書
約圖刊本

謂主延賓入擯者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不知君迎
賓入門與賓雁行擯介皆隨後雁行及廟上相先入
此時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
為進門者故詳考之

孔注云云疏曰云端正者皇疏云徐趨衣裝端正如
鳥欲翔舒翼時也是即朱子所本說文翼作趨即以
此經為訓通訓以為後作字案禮如如屋之垂檐手
雖動而身容肅翼如如鳥之舒翼足雖動而手容恭
可以得其形矣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願矣注孔曰復命
白賓已去也

正義曰朱注紓君敬也皇疏復命反命也願迴顧也
謂初受君命以送賓賓退故反還君命以白君道賓
已去也考儀禮聘禮賓介私覲後擯者出請事賓告
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賓出公再拜送
賓不願鄭注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
賓不願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躡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
願矣賈疏此送賓是上擯卿為之孔子為下大夫得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三四明微書
約圖刊本

為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
谷之會令孔子為相同也黃先生曰儀禮本文言賓
不願無擯者復命之文其文不具鄭君依此經補之
又以不言君命送賓不宜言復命故補命送之文鄭
君意以復命為反命也劉氏台拱謂此章通論擯相
之事何分朝聘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旅之言臚也
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
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莊周曰
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

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后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曹氏寅谷謂秋官司儀云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自車逆以下至入廟當在趨進節前自授幣以至告辟當在賓退節前趨進即司儀授幣時事也賓退復命即司儀告辟時事也安見聘禮宜趨宜復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而朝禮不宜趨不宜復命耶是則劉氏統以此章為聘禮曹氏統以此章為朝禮而江氏謂夾谷之會孔子攝相此亦重其知禮而使攝故特記君召使擯趨進及賓退復命皆攝上擯相禮之事一記其容一記其辭而揖所與立左右手則仍以大夫為承擯然當日魯無朝聘之事謂夫子或以大夫行小聘則說仍游移而鮮據蒙案君召使擯即君之命也復命者復君召使擯之命也擯相之事門外以傳辭為重入廟以相禮為重至賓退不顧而為擯之事已完君有

召使臣必復命前後緊相呼應可謂不辱君命矣况下文執圭為行聘則此記君召使擯為出接聘賓前後無須歧異豈容閱之以朝禮又雜之以小聘周禮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肯客鄭注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此論司儀為擯相之常法無分朝聘疏謂隨機旋轉不常厥處可想見左右手衣前後之形狀聘禮一則曰傳命再則曰傳命而鄭君以為陳擯不傳辭觀其所陳之位末介與末擯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三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對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南面揖擯俱前賓進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揖而請事其所謂至末介末擯者將在末介末擯之前乎則相去非復三丈六尺抑進至末介末擯之旁乎則賓主不能正相對將置末介末擯於何地故君召一節不如劉氏統屬聘禮之說為明瞭而鄉黨一編不如晁氏蘇氏雜記古禮之說為直截
孔注云云疏曰邢本以此注為鄭曰白下有君字訓復為白者小爾雅復白也管子小問篇注復告也廣

雅釋詁復語也義同

人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注孔曰
斂身也

釋文鞠躬九六反

正義曰朱注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此以下
為入公門節朱子謂記孔子在朝之容秦氏蕙田曰
古者建國必先立為門制天子五門曰皋庫雉應路
禮記明堂位天子有皋門郊特牲王立於澤親聽誓
命獻命庫門之內是天子有庫門周禮天官閽人掌
守王宮中門之禁賁疏謂外有皋庫內有應路雉門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三十四 明發書 約圖刊本

為中門是天子有雉門書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
內考工記應門二徹三不爾雅正門謂之應門是天
子有應門路門一名寢門一名虎門一名畢門春官
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夏官司士王族故
士在路門之右太僕太右在路門之左太僕建路鼓
于大寢門外而掌其政鄭注大寢路寢也地官師氏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鄭注虎門路寢門也顧命二人
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孔傳寢門一名畢門是天
子有路門此五門之制也諸侯三門曰庫雉路檀弓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
及兩觀災魯頌閟宮路寢孔頌家語衛有庫門左傳
昭十年吳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列國無有稱皋
應者況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則
皋應為天子之門明矣大雅縣之篇曰迺立皋門皋
門有仇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朱子謂太王時未有制
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
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是庫雉路乃諸侯之門也儀
禮士冠禮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立于外門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三十四 明發書 約圖刊本

外鄭注外門大門外士昏禮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
是大門寢門大夫士之門也曲禮孔疏云天子五門
諸侯三門大夫士二門其言信矣戴氏東原曰凡朝
君臣咸立於庭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露衣失容則輟
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歟禮說曰
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皋應路失其傳也
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
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
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之外

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伴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陳氏碩甫毛詩傳疏曰周禮閭人鄭司農注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其朝士注同仲師治毛詩其云外曰皋門即毛詩之郭門自郭門以至路門共五門解者誤以外爲宮外則皋門爲宮外門古制不明實權輿於此鄭康成禮記注謂先庫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雉諸侯有庫雉無皋應箋詩又本書大傳謂諸侯亦有皋應天子加以庫雉鄭說既屬游移近儒戴東原言天子諸侯皆三門是已又謂天子有皋應無庫雉諸侯有庫雉無皋應其說亦誤今竊言之故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呂覽季春紀國人儺九門磔禳高注九門三方九門也儺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高解九門以前三門爲王氣所在磔禳止三方九門是四旁共十二門公羊注所謂天子周城也說文缺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謂之缺城缺南方公羊

注所謂諸侯軒城也書大傳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里之國一里之城以城爲宮是一里之城其宮四面皆屬城三里之城其宮南面屬城三面不屬城九里之城其宮室四面有牆四面不屬城詩之皋門毛傳謂之郭門則皋門非宮門而謂皋門爲宮外門者誤也天子城門其上有臺謂之闕四旁十二門共十二闕皋門爲外城門雉門當爲內城門攷工記城隅之制九雉左傳云都城過百雉築城以雉起度此或城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門爲雉門之義歟則雉門亦非宮門天子諸侯宮門皆爲庫門最在外而謂先庫後雉者誤也檀弓下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又自寢門至於庫門又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郊特牲獻命庫門之內又釋之於庫門是天子諸侯皆有庫門而謂天子有皋無庫諸侯有庫無皋者誤也詩之應門毛傳謂之正門司儀出及中門之外中門之外即庫門之內也應門在庫路之中故謂之中門庫門之內出入不禁應門以內爲朝會之處皆必設禁闕人掌

守王宮中門之禁是也中門以懸象魏象魏闕也故穀梁傳謂之闕門外朝之內內朝之外其門謂之路門門內庭卽路寢之庭爾雅路大也其門庭爲較大也亦謂畢門畢之言盡也然則天子郭門爲皋門城門爲雉門庫門爲宮之外門應門爲宮之中門路門爲宮之內門台城郭爲五門離之則爲三門諸侯南面無城以宮垣爲城牆卽以宮之外門爲城南門非如徐彥所疑城墉不完之謂也諸侯之宮亦三門庫門爲宮之大門雉門爲宮之中門路門爲宮之內門

明學論語集解疏卷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子三門諸侯亦三門唯天子以雉門爲城門諸侯無城門以雉門爲宮之中門爲異而謂諸侯三門天子五門加以皋應或加以庫雉者誤也黃先生曰臣入雉門行朝禮上記君在是入雉門也自過位升堂則入路門也此首記入公門乃入庫門也朱子云公門高大者以意言之考工記廟門容大局七个闔門容小局三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此度廟門以扁度朝門以車各以其物宜爲之數言大不言高而皋庫雉門無其制明堂位庫門天子皋

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之庫雉其制依天子之皋應皋之爲言高也詩縣曰皋門有伉則門之高大可知夫子敬之而如不容者重公門也庫門爲君泄外朝之處重公門卽重外朝也

孔注云云疏曰儀禮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釋文作窮云劉音弓本亦作躬羣經音辨云鞠躬容謹也鄭康成說禮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是鄭君本作窮蒙案古人言如者皆形容之詞一字形容者勃如躡如是也疊字形容者侃侃如聞聞如是也

明學論語集解疏卷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雙聲形容者踧踖如鞠躬如是也鞠居六切躬居戎切同爲見母字猶踧踖之同爲精母字也史記魯世家躬躬如畏然集解徐廣曰謹敬貌也見三蒼音窮窮一本作夔夔是又以疊字爲形容今考三蒼云鞠躬敬畏貌說文鞠附音巨六切玉篇躬音巨切是又以爲羣母之雙聲廣雅釋訓鞠躬謹敬也曹憲音躬邱六反躬邱弓反是又以爲溪母之雙聲而或音躬去弓反躬巨弓反則又以爲疊韻之形容左宣十一年傳有山鞠窮乎說文營藟香草也司馬相如

營作芎今子虛賦漢書作穹窮文選作穹窮皆冬部之疊韻字也孔注云斂身也在如不容之下意以鞠躬如不容爲斂身之貌非卽訓鞠爲斂訓躬爲身也皇疏云鞠躬斂也躬身也殊失孔氏本意史記韓長孺傳贊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贊鞠躬履方擇地而行注鞠躬謹敬貌謹敬敬畏皆斂身之意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注孔曰闕門限也

釋文闕于通反一音况通反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鄭注臣統於君也孔疏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故盧注檀弓下云門以向堂爲正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今此大夫士是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恆從闕東也其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闕東其大射注云左則由闕西者汎解賓客入門之法也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注凡入門而右由闕東疏云由闕東者是臣朝君之法也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棖與闕之間士介拂棖鄭注此謂

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闕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禮又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闕鄭注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孔疏引崔氏皇氏並云君必中門者謂當棖闕之中主君在闕東賓在闕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闕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闕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闕之中央義或當然今依用之是孔疏謂門惟有一闕而以棖闕之中央爲門中說與論語皇邢二疏同朱子從之近儒江良庭據禮闕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門左扉立於其中之文王懷祖謂禮不明言東闕西闕皆以孔疏爲是而儀禮聘禮賈疏謂門有東西兩闕兩闕之間爲門中故注云門中門之正又云卑不踰尊者之迹如兩君相見主君旣出迎賓主君與賓並入主君於東闕之內賓於西闕之內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闕之外上擯於東闕之外皆拂闕次介次擯皆大夫中棖與闕之間末介末擯皆士各自拂棖如是得君入中門之正又得不踰尊者之迹矣焦氏理堂羣經宮室圖考云賈說是也禮玉藻君入門介拂

闕大夫中棖與闕之間士介拂棖又曰賓入不中門
賓入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則知棖與闕之
閒非中門也又玉藻鄭注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闕大
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又注聘禮云介與
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賈氏以兩闕閒爲中門
主君與卿擯夾東闕賓君與卿介夾西闕主與賓並
自卿以下雁行於後若中門卽棖闕之間必大夫隨
君後何以爲不相沿不踰尊者之迹乎孔氏玉藻疏
引崔氏皇氏之說以爲中門卽棖與闕之間案曲禮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人子者立不中門注云中門謂棖闕之中央士相
見禮疏引論語鄭注云立不中門不當棖闕之中央
言棖闕之中央未始非兩棖兩闕之中央與玉藻棖
與闕之間文相似而實有異也經有時謂之門中猶
不必其正中若不曰門中而曰中門則正中矣猶中
堂必中於堂中庭必中於庭中席必中於席中道必
中於道棖與闕之間可稱中門將中堂西楹之間可
稱中堂中庭以東亦可稱中庭矣焦氏申賈疏最爲
明瞭乃後儒從孔疏又分爲二有謂中門爲東扉之

中者君臣出入皆由東扉也有謂兼東扉之中西扉
之中者謂入由東出由西也要之門之正中不能定
而東西左右之說亦多謬不履闕皇疏云不踐門限
其義有二一則忽上升限似自高矜二則人行跨限
已若履之則汚限汚限則汚跨者之衣也曲禮不踐
闕注闕門限也孔疏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
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也此卽本皇疏朱子
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不恪猶不
敬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闕門限者爾雅釋宮柎謂之闕郭
注謂門限說文闕門柎也古文作闕柎限也經典柎
通作柎古音同切廣雅柎砌也是門砌卽門限左傳
二十二年傳不踰闕孔疏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
也爾雅又云棖謂之楔郭注門兩旁木玉藻鄭注棖
門楔也孔疏以爲門之兩旁長木也論語皇疏門左
右兩榱邊各豎一木名之爲棖棖以禦車過恐觸門
也爾雅又云楹謂之闕楹在地者謂之臬郭注卽門
槩也曲禮由闕右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闕西士喪禮

席于闕西闕外特牲禮席于門中闕西闕外鄭注皆曰闕門楹也闕門限也闕闕也又外言不入於楹內言不出於楹注楹門限也蓋闕橫木爲之楹與闕皆豎木爲之古者門旁豎兩長木以禦車曰楹中豎兩短木以爲尊卑出入之節曰闕二闕之中曰中門東曰闕東西曰闕西闕與闕一豎木一橫木迥不侔也乃鄭君以闕爲楹以闕爲闕而許君說文則訓闕爲門楹訓楹爲門槩郭注爾雅楹謂之闕云門闕也廣雅云槩闕未也未與楹古今字是皆以楹爲闕與鄭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君指闕者不同蓋豎木橫木雖不同而皆所以爲門限故楹古文从止木意者渾言則通歟說文槩傳云楹門槩謂門兩旁挾門短限今人亦謂門限可以施其兩旁謂之檐限古者多乘車故門限必去之案闕與闕皆可去爾雅又有所以止扉謂之闕注門辟旁長楹也棧之長者謂之闕蓋豎短木於闕以止其出施長木於內以止其入皆所以爲門之限闕闕有二則闕之有二益可信矣又攷工記匠人廟門容大廟七個闕門容小廟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

二徹參个注大局長三尺七個共二丈一尺小局長二尺參个共六尺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兩門乃容之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二徹之內八尺參个共二丈四尺是則廟門朝門大約容三車則闕之有二更無疑矣胡氏培輩研六室集云經曰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又曰由闕右闕有東西左右之稱則闕之爲門中豎木無疑也經曰不踐闕不履闕言踐履則闕之爲門下橫木無疑也爾雅曰楹謂之闕則楹與闕爲一物亦無疑也惟楹之名經無明證然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楹內言不出於楹言不入不入是有有限域之義也儀禮揚觸楹復注云楹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是亦限止之義也故鄭解楹爲門限與闕同許君解闕爲楹而史記馮唐傳闕以內闕以外漢書闕俱作闕蓋闕闕二者古人得通稱楹許鄭各述所傳原可並存也至儀禮古文之塾與周禮匠人之塾皆爲假借字而義則殊匠人之塾與爾雅在地之臬同謂於平地之中樹八尺之表以規識曰景郭注謂卽門楹誤也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過位色勃如也足躐如也

注包曰過君之空位也

其言似不足者

正義曰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周禮天子外朝為詢眾

庶之朝朝士掌之治朝為每日常視之朝司士掌之

燕朝為燕飲圖事及朝畢退侯議政之朝太僕掌之

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燕朝

在路門之內外朝治朝皆有門而無屋惟燕朝即路

寢庭而內有屋為路寢堂下文所升之堂即路寢堂

也汪氏份以過位為外朝之位升堂為治朝之堂其

說大謬皇邢二疏謂位在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三五四 明嚴書 約園刊本

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是指治朝每日朝畢

之空位意謂上文所記君在節乃正朝之禮朝畢君

退而位虛夫子欲有所議奏因過治朝之虛位而升

路寢之堂也五禮通考云過位升堂皆既朝以後事

入雉門遂行朝禮君三揖禮畢退適路寢聽政諸大

夫不得從入有宰夫小臣掌諸臣復逆諸大夫有所

啓奏乃得因之以入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則下文

升堂為路寢之堂而此過位為治朝之位可知矣蒙

案爾雅釋宮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

宁郭注位羣臣之列位也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是

君之所立名為宁臣之所立名為位二字顯有分別

說文云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本爾雅而增一列字

義尤明僚况宁為當門之正中位列中庭之左右宁

在治朝位在燕朝其地亦迥有不同金氏鶚求古錄

云三朝惟內朝有堂階則庭指內朝路寢庭也凡言

庭皆廟寢堂下聘禮中庭謂廟堂下之庭燕禮中庭

謂路寢堂下之庭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

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有別治朝外朝既無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四十四 明嚴書 約園刊本

庭則所謂中庭之左右曰位者必內朝矣金氏之辨

可謂透徹又攷之曲禮君子式黃髮下卿位鄭注卿

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

疏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而位故論語鄉黨云入

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

揖之位此孔疏所引乃鄭君之論語注是則鄭釋過

位為卿位而其地在燕朝儀禮燕禮小臣納卿大夫

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

賈疏云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者此是擬君揖

位下經君始爾之就臣位士賤不待君揖入門卽就定位是則鄭君所謂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者乃卿大夫擬揖之位也卿位雖君猶下之況人臣乎敬卿大夫之位卽所以敬君也惟周禮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此位似通寧而言又太僕掌正王之服位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此似以寧而言位蓋古者君臣皆立曲禮天子當依而立此經束帶立於朝故位从人立小宗伯注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十 四十四 明 嚴 書 約 圖 刊 本

立是以寧與位渾言不妨相通若此章分別門闕堂階各有次序安得以位爲寧而以臣位爲君位耶况下文云復其位孔注謂來時所過之位位而曰復則前後不得差歧位而曰其則君臣豈容妄指說文云過度也史記外戚世家索隱過謂踰之易大過疏謂相過越之甚也是過者乃越其上而踰之之詞若過君之空位則趨其旁而非越其上不得徑稱曰過位而後又連稱復其位士相見禮疏引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賈疏所引當亦此經之注則

此章本爲燕朝圖事而所過爲路寢之庭所升爲路寢之堂確然無疑矣惟是燕朝圖事登堂始有言語而此於過位之時卽記其言似不足者難以強解故劉氏台拱陳氏壽祺宋氏翔鳳謂此章統記聘問之事通前後三章爲一類各有疏證詳見復位節下

包注云云疏曰云過君之空位者依五禮通考詳言之秦氏蕙田曰天子諸侯皆三朝一曰外朝一曰治

朝一曰燕朝外朝天子在庫門外諸侯在庫門內周禮小司寇朝士所掌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國有大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十 四十四 明 嚴 書 約 圖 刊 本

事致萬民而詢則御之非常朝之處治朝在路門外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正朝儀之位太宰贊聽治有路鼓有屏有寧乃每日常朝聽治之處燕朝在路門內路寢之庭周禮太僕掌擯相文王世子庶子正公族公族朝於內朝鄭康成謂王圖宗人嘉事則燕朝亦非常朝處治朝又兼內外之名對外朝而言亦曰內朝王藻朝服以視朝於內朝鄭君謂外朝一內朝二是也對燕朝而言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是也路門當道設屏禮緯天

子外屏諸侯內屏爾雅邢疏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宁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疏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據此則天子諸侯雖有五門三門惟路門有屏有宁非每門皆有之也至其朝儀周禮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王入內朝皆退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逆蓋古者常朝惟在路寢門當宁而立三揖而退其禮甚簡聽政則在路寢之堂諸臣不從入有奏事然後因宰夫以入升路寢之堂論語過位升堂即此是所升者路寢之堂則所過者乃治朝當宁之空位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注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

釋文齊音資裳下也考文古本齊作齋漢書朱雲傳唐貞觀孔子廟堂碑引皆同正字也

正義曰朱注攝攝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攝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四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蔽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萬氏充宗曰入門而過位過位而升堂治朝之位無堂而攝齊升堂乃路寢之堂也孔冲遠疏檀弓朝不坐燕不與云朝與燕皆在寢若路門以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燕朝在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是孔氏以升堂為路寢堂也江氏慎修曰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有四一為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為與羣臣燕飲燕

禮所言是也一為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內朝也一為羣臣以元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是燕見時也太僕職王視燕朝則前正位掌擯相本不止一事鄭君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舉一邊耳孔子為司寇在五大夫之中其位當在中庭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四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北面無事不升堂或君有命或有所言於君乃升堂
既下階仍復其中庭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也黃
先生曰諸說以升堂爲升路寢堂則是以升堂爲正
朝則非也正朝在路寢之庭燕禮云公降立于阼階
東南南鄉者是也此言升堂非正朝也江氏所言侍
坐侍食對問政者是也蒙案入公門以下劉氏台拱
以爲通記聘問之事陳氏壽祺本鄉黨殘注以爲孔
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則出聘圖事自是燕朝
之禮其說確鑿說皆詳見於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四十四 明蔽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皆重慎者鞠躬斂身貌見上屏說
文蔽也曲禮注隱也金膝孔傳蔽也皇疏屏疊除貌
息亦氣也已至君前當疊除蔽其氣似無息者不得
然振君也此皆重慎之意云攝齊攝衣者說文攝
引持也攝縵也卽俗紐扣字一曰攝衣升堂此義與
孔注同廣雅攝舉也曲禮疏提挈也焦氏理堂曰升
堂上加攝齊二字所以別於執圭之升堂也同一鞠
躬如也在執圭則手不能攝衣故足縮縮如有循玉
藻云執圭玉舉前曳踵又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

是也手不暇攝齊齊曳於地故如流矣在本國升堂
手不執圭則攝齊衣不曳地行不必如有循但見屏
氣似不息而已攝齊與鞠躬相貫鞠躬斂身貌斂則
身俯而前齊必曳地攝是提起之名孔氏以攝衣解
之精不可言論語於升堂之上加攝齊二字兩手攝
衣則不得更執圭此節爲攝齊升堂明下節爲執圭
升堂於升堂而加攝齊於執圭而省升堂此古人屬
文之法也劉氏台拱駁之曰曲禮兩手攝衣去齊尺
謂卽席也卽席必攝衣者以將就坐正義曰恐衣長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四十五 四明蔽書
約園刊本

轉足躡履之是也於升堂未有言攝衣者拾級聚足
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攝衣也攝
謂之攘攘謂之揭揭謂之擻子事父母不涉不擻侍
坐於君子暑毋褰裳避不敬也奈何升堂見君而反
以攝衣爲敬乎蓋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
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
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既醉朋友
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傳沛公
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衽

者非一未有為握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既抱几能復握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既兩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握尿管吳列傳吳子懼然攝衣冠若攝為握者何乃并及冠乎略舉數事足以見之矣焦氏之申似不若劉氏之駁並存之以俟攷

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注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

釋文遲勅并反怡怡以之反

正義曰朱注等階之級也遲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皇疏降下也遲申也出降一等謂見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 四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君已竟而下堂至階第一級時也初對君時既屏氣故出降一等而申氣氣申則顏色亦申故顏容怡悅也蒙案儀禮士冠禮云降三等受爵弁注下至地賈疏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五尺階五等士三尺故階三等也禮器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孔疏此周法也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制也江氏慎修云魯之堂當七尺階七等孔子朝服立於阼階當五

尺之堂五等之階也三朝惟路寢有堂君在堂上當南面臣有言或君有命當升西階而造君前降亦西階士相見禮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謂君在東則升東階君在西則升西階此燕見之法非正朝之法也

孔注云云疏曰訓遲為舒者說文遲通也楚謂疾行為遲引左傳何所不遲欲引申之方言玉篇云快也解也皇疏申也朱注放也皆與孔意合蓋屏為蔽藏遲為舒解義相對待也怡說文和也爾雅樂也廣雅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 四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喜也內則注悅也舒解則喜悅而和樂矣

沒階趨進翼如也注孔曰沒盡也下盡階也

釋文出沒階趨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唐石經聘禮注士相見禮疏曲禮疏史記世家御覽引皆有進字

正義曰朱注趨走就位也皇疏謂下諸級盡至平地時也既去君遠故又徐趨而翼如也邢疏下盡階則疾趨而出張拱端好如鳥之舒翼也臧氏玉林雜記云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士相見禮疏引並有進

字然則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孫氏志祖勝錄云說文引此文亦有進字見忝部趨字注案凡發足向前曰進禮堂上不趨下堂至平地則發足徐趨而前進也

孔注云云疏曰詩漸漸之石毛傳聘禮沒其竟注皆云沒盡也與孔注同

復其位踧踏如也注孔曰來時所過位也

正義曰朱注踧踏敬之餘也蒙案或以此位爲外朝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四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槐九棘之位或以爲治朝九室諸曹治事之處皆屬臣而不屬君皇邢二疏云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此所復之位仍卽君之空位然位曰其位則屬臣不屬君又曰復其位則所復卽所過欲以孔氏之說通包氏之義終屬騎牆之見惟曲禮下卿位鄭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孔疏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也引鄭君鄉黨過位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言入門右北面正是卿大夫之位在路門之內路寢之堂下此經孔注謂來時所過位過位之位鄭

君正指中庭左右之臣位是鄭與孔同與包異也劉

氏台拱駢枝曰自入公門以下至私覲愉愉如也一

節總記聘問之事復位以上通論聘享時出入升降

之節執圭以下以聘享私覲分析言之邢疏誤斷爲

二遂以上一節爲趨朝之容下一節爲聘問之禮案

正朝在路寢門外無所謂過位升堂之事內朝在路

寢庭非曰接羣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參驗禮

文並爲乖錯矣聘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

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覲愉愉焉

入門主敬升堂主慎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闕注

云謂聘客也足與此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

記具引論語之文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

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

也則亦以爲聘問之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

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復聘賓之位廟門之

外接西塾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卽中庭之位侯賓

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爲節

而色勃如足履如事彌至容彌蹙也有揖讓之禮卽有應對之辭故曰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一條在入門之下升堂之上亦其次也聘享每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復其位所謂出也陳氏壽祺左海文集曰鄉黨一篇記入公門訖復其位文次君召使擯章之後執圭章之前此謂將聘圖事之禮也公門據已國過位謂路門內臣之朝位升堂謂與君圖事於堂也何以明之曲禮曰下卿位鄭君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疏云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孔疏所引注者鄭君論語注文也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閒謂之宇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說文位字解云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鄭據古訓釋過位之位爲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至精不可易也所以知路門內者燕禮大射儀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降立阼階東南南嚮揖卿大夫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賈氏燕禮疏云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此

是擬君揖位君爾之始就庭位是路門內有此面位也觀曲禮下卿位知君出入過之猶敬而況臣乎所以知此經過位升堂爲圖事時者聘禮君與卿圖事鄭注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疏以爲在路門外正朝江氏永圖攷以爲下經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則圖事命使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鄭注君南面則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嚮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士相見禮又曰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鄭注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賈疏曰亦謂及燕及圖事之法疏又曰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聘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有此面位無常法也賈疏所稱聘禮云者約聘禮注文所稱鄉黨云者約鄭君論語鄉黨注文是鄭以圖事解鄉黨與聘禮合也圖

事之法面位無常故有過位之事過位則圖事於庭也升堂則圖事於堂也有圖事故曰其言似不足聘禮又曰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鄭注反位也此論語復其位之事士相見禮疏曰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也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降堂向時揖處至君前橫過向門特加肅敬此賈氏本鄭義說論語出降階趨進之事也然則過位升堂審為將聘圖事故下章承之遂言行聘執圭之儀服虔左傳解詁所謂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至西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氏聘辭即此類矣或見聘禮記注引孔子之升堂至沒階趨進翼如也上下又引孔子之於執圭孔子於享禮為證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其文亦與鄉黨合因以論語入公門訖復其位為即行聘時事然公門之名非所施於他國聘禮賓入門為廟門非路門且入門左非門右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則無專位惟私覲入門右於此豫見則乖其事大執圭升西楹西則未暇攝齊義皆不與鄉黨相應聘禮注錯引此經乃舉事以見例不得混而一之學者守鄭論語本

注為宗可也宋氏翔鳳釋地辨證曰鄭注過位云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本此注意推之知入公門以下並承上君召使擯來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注云內賓位也眾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案此注知入門右正指擯者而言論語入公門即禮大門也聘禮又云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鄭注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雁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至西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曰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棖與闕之閒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闕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案論語立不中門指此公迎賓不出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者之迹無庸立不中門也知此門在大門以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鄭注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案此皆君揖之位也

當公入立中庭賓立西塾君揖位尚虛而擯者出入其閒卽論語過位之時又有請命辭玉之事擯者乃有言故論語於此云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鄭注云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案此知聘禮擯者不升至堂上論語攝齊升堂謂堂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盟會不無意外之語孔子世家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堂

明學子論語集解卷十

季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階之事而不更言堂上之容知擯未升堂也下云出降一等趨顏色怡怡如也沒階當讀沒階絕句蓋擯者升堂則不盡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降至階下也聘禮又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鄭注云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案此卽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公而入至此擯者單進故有趨與論語上文記趨進翼如也同事惟擯者有此一節也聘禮又云公當相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鄭注云反其

等位無事案此卽論語復其位一節也則入公門以下至此並記擯者之事上文既述君召使擯一段此又述者弟子各述所聞遂類敘之以廣異說也惟聘禮於擯者不記升堂一節蓋儀禮言禮之常論語參言其變也蒙案入公門一段劉氏台拱以爲通記聘問陳氏壽祺以爲與君圖事要之此段上承君召使擯下連執圭聘享則是通記聘問之事而非常朝之禮可以確斷無疑惟朱氏翔鳳釋地辨證以此段承上節使擯來仍屬爲擯之前後未免複沓且考聘

明學子論語集解卷十

季六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禮擯者無升堂之事遂以升堂爲升堂階然則經文何以不曰升階而曰升堂乎又考聘禮有上擯趨進之事遂以沒階爲句絕趨進翼如與上節所記同一事然則經文何以不連沒階於出降一等之下又何以前言趨進翼如不嫌辭費乎種種乖謬似不如陳氏與君圖事之說確有鄭注可推且於經文次序較順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注包曰爲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

釋文勝音升

正義曰此以下為執圭節朱注謂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又引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二年適齊其閒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耳蒙案執圭行聘聘禮之正節也儀禮聘禮曰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玉楊降立以上自訝賓至賓出為執圭行聘之正禮其中節目詳於注疏又聘禮記曰上介執圭如重注如重慎之也又記曰執

明學子論語集注疏 卷十 五十四 明禮書 約圖刊本

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賈疏如恐失之即執輕如不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注主君也如不克重慎之也案克猶慎也如不勝即如不克朱子以為謹敬之至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執持君之圭者周禮春官典瑞瑑圭璋璧琮纁皆一采一就以規聘注大夫眾來曰規寡來曰聘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也疏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穀蒲之文直

明學子論語集注疏 卷十 五十六 明禮書 約圖刊本

瑑之而已考工記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注瑑文飾也疏此謂上公之臣執以規聘用圭璋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緣纁八寸皆元纁繫長尺絢組注圭所執以為瑞節也刻上象天圓地方也雜采曰纁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慎也九寸三公之圭也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采成

文曰絢繁無事則以繫玉因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絳爲地記又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注四器謂圭璋璧琮是則聘用琢圭璋享用琢璧琮包注謂執君之圭亦以此圭爲君所寶之圭而非卽君所執之圭也若大宗伯所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乃封國之時天子命之而諸侯守之執以爲瑞謂之命圭非臣下出聘所執也邢疏云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享玉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手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君一等故玉人云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也

上如揖下如授

注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

釋文上時掌反又如字魯讀下爲趨今從古

正義曰朱注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蒙案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又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鄭注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平衡謂與心平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朱子旣曰平衡而

又曰高卑者文集所謂步趨之間微有高下也上如揖者古人之揖與今不同今人之揖卽古之肅拜古人之揖卽今之拱手鄉飲酒禮賓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厭卽擡擡與揖異擡者引手向身揖者推手向前也凡揖有三等周禮秋官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也執圭之上如揖當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似下如授者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注爲煩尊者俛仰受之江氏圖考云凡獻物於人不敢授者奠之於地臣奠圭壻奠雁是也其有當授受者奠凡杖弓劍禽鳥之類體敵者同面並授受不敵者對面訝授受其時身稍俛而手微下曲禮記授弓之儀云尊卑垂祝注祝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如一孔子執圭手有稍下時如之要之皆不過於平衡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皇疏云上如揖者初授受圭之容儀謂就下取玉上授與人俯身爲敬故如揖也下如授

者謂奠玉置地時雖奠置地亦徐徐俯偻如授與人也是以聘禮上介不奠執圭屈纒授賓賓奠執圭升堂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為說邢疏云上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是又以聘禮記上介執圭加重授賓賓升堂讓將授趨授如爭承下如送數句為說而魯論下又作趨故釋文上讀時掌反為奉上之上以申鄭注但既以此二句說授圭而下一句又說執圭似不若朱注以五如字統作形容執圭之狀為得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十四 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勃如戰色足蹢躅如有循注鄭曰戰色敬也足蹢躅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釋文蹢躅色六反

正義曰朱注戰色戰而色懼也蹢躅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蒙案曲禮執圭器操幣圭璧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孔疏曳拽也踵腳後也執器行時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也玉藻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鄭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又云執

龜玉舉前曳踵蹢躅如也注著徐趨之事孔疏行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舉足狹數也又士相見禮云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為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賈疏凡趨有一種有疾趨行而張足曰趨是也有徐趨舒武舉前曳踵是也此皆蹢躅如循之義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十四 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云戰色敬也者皇疏謂臨陣戰鬪則色必懼怖邢疏謂戰栗其顏色義相因也蹢字說文所無當作縮說文一曰蹢也皇疏蹢蹢猶蹢蹢猶緣循也言舉玉行時不敢廣步速進恆如足前有所蹢有所緣循也縮縮又通作蹢蹢詩小弁蹢蹢周道節南山蹢蹢靡所騁毛傳縮小之貌爾雅釋訓速蹢蹢蹢惟速蹢也豚與循古音同部又通作巡遁凡曰循環巡之借曰逡遁遁之借

享禮有容色注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享用圭璧有庭實也釋文享許丈反

正義曰儀禮聘禮於執圭行聘後云擯者出請賓謁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

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此正聘後之享禮也聘禮記云及享發氣焉盈容鄭注發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皇疏云朝聘既竟次行享禮質敬之事稍輕褻以行事故云有容色也曲禮凡執玉其有藉者有褻無藉者則襲無藉者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圭璋特達不用束帛也有藉者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皆加於束帛也襲者禮主敬尙質褻者禮貴和尙文故夫子有容色焉朱注有容色和也又行享之後私覲之前又有禮賓一節聘禮曰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覲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於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於筵前東面俟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宰夫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六十四

明敬書

約圖刊本

實解以醴加柶於解面枋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解向撤坐啐醴公用束帛建柶北面奠於薦東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粟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此行享後之禮賓也聘禮記曰小聘曰問不享主人不筵几不禮又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不禮近儒據此遂以享禮之禮為禮賓黃先生曰聘禮記云執圭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覲愉愉焉記分執圭享覲為三節見禮之大在此三者與此經正符以三者言之則執圭正聘與享為尤重儀禮言使者之始受命也賈人西面坐啓橫取圭垂纜而授宰宰執圭屈纜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纜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纜出授賈人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如初是聘享之初受如此其重也禮言未入竟之習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六十四

明敬書

約圖刊本

儀也壹肆爲壇不執圭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
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此聘享之肆習甚重也
而私覲則不習矣禮言入竟之展幣也布幕買人拭
圭遂執展之上介視之退圭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
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
買人之館亦如之此入竟三展幣之甚重也凡此皆
未行聘享之前而見聘享之重如此其後有還玉之
禮焉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
升自西階南面受圭還璋如初有報享之禮焉賓謁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六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二禮
或言報或言還還則不受重禮而以來物還之聘義
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
義享則各隨其土宜之所有此所謂不以貨傷德不
以幣沒禮也受而報之可也此聘享之終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享獻也者爾雅釋詁文經傳享饗
多通用說文享獻也饗鄉人飲酒也朱氏通訓凡大
飲賓曰饗故受食亦曰饗左傳多借享爲饗禮記多
借饗爲享享者祭獻神也故神歆亦曰享享神道也

饗人道也考工記玉人諸侯以享天子左昭五年傳
享焜有璋蓋所尊者以神道事之故奉上亦曰享凡
聘用圭璋享用璧琮及庭實無圭鄭君連言圭璧者
渾言之未分析也享有庭實者聘禮記曰凡庭實隨
入左先皮馬相閒可也注隨入不並行也閒猶代也
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
記又曰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注貨謂天地所
化生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
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幣人所造成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六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自覆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
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
本意不見也

私覲愉愉如也

注鄭曰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釋文覲直歷反愉愉羊朱反

正義曰聘禮於禮賓後遂行私覲禮云賓覲奉束錦
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
賓出此賓入門右奠幣私事自闕東以臣禮見爲私
覲第一節又曰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

出門西面於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此擯者取幣還賓請以客禮受賓聽命為第二節又曰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攝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此賓奉幣入至公授宰幣以賓禮見為第三節

幣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此上介覲為節六節又曰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於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於中庭以東執幣者序從之此士介覲為第七節自是以後賓介私覲已竟則禮畢而送賓矣當送賓之時又有問君問大夫勞賓介之禮注引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子問夫子何為以證聘禮記曰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是私覲後又有私獻一節或謂私覲之束錦乘馬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為私耳而私獻則賓之所自備者聘禮又有賓私面於卿之禮鄭注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蓋公事之得伸私敬如此於以見先王制禮曲體人情無微不至郊持牲曰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注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主國臣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非其與君無別私覲是外交也

蓋郊特牲本謂朝覲之時從君而行不得輒行私覲
非謂奉君命而出聘也聘禮記曰私覲愉愉焉出如
舒雁賈疏享時盈容對聘時儀貌戰色顏舒緩此私
覲對享時又愉愉和敬舒於盈容也出廟門之外行
步加鵠又舒緩於愉愉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覲見也者說文作積見也徒谷切
大徐本償賈也余六切卽周禮之賈非也集韻以說
文覲字爲覲字更謬愉說文訓薄本義也又引論語
愉愉如也假借義也祭義有和氣者必有愉色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六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雅釋詁愉喜也說也釋訓愉愉和也與鄭注義同或
以爲煦字之借聘禮釋文作俞鄭君彼注云愉愉
容貌和敬享禮曰盈容故私覲曰和敬所謂滿而不
溢和而不流言各有當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注孔曰一入曰緌飾者不以爲領袖
服也緌者三年練以緌飾衣爲
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也
釋文紺古暗反緌莊由反字林云帛青色子句反

正義曰此以下至必有明衣布爲一節邢疏謂記孔
子衣服之禮君子謂孔子也皇疏謂君子者自士以

上衣服有法不可雜色也朱注引蘇氏曰此孔氏遺

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蒙案爾雅釋器云一染

謂之縹再染謂之赭三染謂之纁郭注縹今之紅也

赭淺赤也纁絳也是先染絳色之法也考工記鍾氏

染羽三入爲纁五入爲緌七入爲緇是以絳色加染

黑色之法也鄭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

爲緌緌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

黑乃成緇矣凡元色者在緌緇之間其六入者與賈

疏凡染纁元之法取爾雅及此相兼乃具爾雅三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皆以丹穉染之此經及爾雅不言四入及六入案士

冠有朱紘之文鄭云朱則四入與是更以纁入赤汁

則爲朱論語君子不以紺緌飾者淮南子云以涅染

紺則黑於涅涅卽黑色也纁若入赤汁則爲朱若不

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矣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緌而

此五入爲緌是也紺緌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

以紺緌飾也若更以此緌入黑汁卽爲元故此經與

士冠禮注皆云元則六入與更以此元入黑汁則名

七入爲緇但緇與元相類故禮家每以緇布冠爲元

端也據賈疏以紺與緞皆爲以朱入黑汁江氏圖考本之云紺緞皆赤黑之閒色緞又黑於紺然考說文紺帛深青而揚赤色也段注揚當作陽猶言表也釋名曰紺合也青而合赤色也案此今之天青亦謂之紅青許言陽劉言合其意一也以纁入深青而赤見於表是爲紺賈氏攷工疏云纁入赤汁則爲朱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紺賈說非也入深青乃爲紺入黑乃爲緞矣又說文緞作纁云帛雀頭色也一曰微黑色如紺纁淺也讀若譏段氏注纁卽緞也攷工記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十一

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三入爲纁五入爲緞七入爲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緞緞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染以黑乃成緇矣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緞依鄭則爵緞纁三字一也三字雙聲巾車雀飾注曰雀黑多赤少之色許君前一說謂黑多後一說謂微黑不同鄭注考巾車謂黑多注士冠禮謂微黑亦不同也其實雀頭微黑而已纁淺亦雙聲猶竊之訓淺也朱氏通訓曰染法一入纁再入緇三入纁四入朱皆丹

梳染之五入青則爲紺五入黑則爲緞六入元七入緇矣據段氏朱氏之說是紺爲以青而亂朱緞爲以黑而亂朱皆染纁後五入所成故紺緞爲相類賈疏以緞爲黑則是而以紺爲黑則非也廣雅以紺爲青則是而以緞爲青則非也然而服色隨正統以三而易往往以青而兼黑以赤而兼黃青與黑自來不甚分別故古人每多渾言也然則君子不以紺緞爲飾者何也江氏謂紺緞皆閒色飾必用正色其說亦不盡然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注冕服元上纁下疏云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十一

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元是天色故爲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閒色閒色非盡不可用也考之深衣篇大父母具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卽緣飾也王氏引之以纁爲赤色爾雅釋草黃赤莫其義同急就編顏注呂覽離俗篇高注文選神女賦注引蒼頡篇皆以纁爲色赤然則纁青素三統所尙也赤者當王所貴也紺與緞旣非三統之正色而又以五入之青黑加乎四入之朱之上是以君子弗用爲飾歟至於士冠有爵弁巾車有雀飾意者緞與爵音雖相

同而色有深淺故許鄭二君皆有黑多微黑之二義
蓋紺緞以青黑而亂朱而爵頭則微黑而近纁別取
天元地黃之義意固各有所在也

孔注云云疏曰齋時服元冠元端而孔以紺爲齋服
盛色是以紺爲元矣故皇疏謂紺是元色淮南子謂
紺黑於涅然廣雅說文皆以紺爲青漢書王莽傳云
時莽紺袍服注深青而揚赤色也素問六節藏象論
如以縞裏紺注薄青色則紺爲青而非黑並非單文
孤證也攷廣雅又有黼云黑也說文黼淺黃黑也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染緇中束紺緞玉篇黼音巨炎巨今二切則讀與
黔同黔亦黑也豈孔意以紺爲黼之借歟檀弓練練
衣黃裏練緣注云練小祥也練冠練中衣以黃爲裏
練爲領袖緣黃之色卑於纁練纁之類也喪服記麻
衣練緣注練淺絳也士喪禮記明衣練緝緝注云練
今之紅也爾雅一染謂之練孔注謂一入曰緞以緞
飾衣爲其似喪服是直以緞爲練矣故皇疏云緞非
淺絳解者皆云孔此注誤也錢氏大昕謂孔本經注
皆當作練然先鄭論語本已作緞說文練赤黃色紅

赤白色練與紅相類下文言紅紫則此不必舉練也

朱氏駿聲謂孔云一入爲緞者緞是染黑之一入練
是染赤之一入然何以謂三年練飾耶孔以飾爲領
袖緣者爾雅緣謂之純曲禮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
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
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
各寸半鄭注以純爲緣袂口緣讀若裼謂緣深衣之
下畔純邊謂緣衣裳之旁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
寸惟袷廣二寸曲禮又曰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冠素緣司几筵莞筵紛純蒲筵績純纁席畫純次席
黼純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衽女次純衣纁衽既
夕禮明衣練緝緝純鄭注飾裳在幅曰緝在下曰
緝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練象天地也士
冠禮黑屨青紉纁純博寸既夕禮服攝白狗記曰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又曰童子緇布衣錦緣雜記
鞞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
日純在
下日純子羔之襲也稅衣纁衽史曰禛襪陳氏禮書
曰古者衣裳冠帶鞞屨席有緣而純衽紕緝緝神襪

攝皆緣名也特其所施者異耳深衣之緣錦青若素長衣之緣素爵弁纁裳之緣緇明衣之緣縗緇中衣黼領之緣丹朱童子緇布衣之緣錦婦人祿衣之緣纁屨之緣或青或緇或黑帶之緣或朱緣或元華席之緣或粉或黼或纁鞞之緣爵與素兵服之緣白狗其他不可攷也喪服無緣至練然後練衣黃裏縗緣既祥然後縗冠素紕大夫去國徹緣以喪禮處之也陳氏之攷緣飾可謂詳盡然未聞有以紺緇爲飾者孔注之說緣舉領袖以賅其餘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五十四 明發書 約園刊本

紅紫不以爲褻服 注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 釋文褻息列反

正義曰爾雅考工記以朱湛丹秬染絳法一入爲縗再入爲纁三入爲纁鄭君士冠禮注補以四入爲朱此卽赤色淺深之次序說文赤南方色也釋名赤赫也太陽之色也說文又曰絳大赤也纁淺絳也鄭君禮注纁裳淺絳裳也然爾雅李巡注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廣雅纁謂之絳先鄭染人注亦云纁絳也則許鄭淺絳淺字爲衍文是則赤也絳也

纁也一色也說文朱作絳云純赤也詩七月毛傳朱深纁也段氏曰大赤者今俗所謂大紅也純赤者今俗所謂朱紅也朱紅淡大紅濃大紅如日出之色朱紅如日中之色日中貴於日出故天子朱市諸侯赤市亦卽絳也鄭君詩箋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是朱與赤有深淺之分也說文又云縗帛赤黃色也紅帛赤白色也段注紅今人所謂粉紅桃紅也廣雅縗謂之紅士喪禮記縗緇鄭注縗今之紅也喪服記麻衣縗緣鄭注縗淺絳也釋名紅絳也白色之似絳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五十六 明發書 約園刊本

者也蓋縗赤而帶黃紅赤而帶白皆爲一入之淺赤也說文又云紫帛青赤色也段注青當作黑天子惡紫之奪朱惡其黑之足以剋朱也邢疏謂紅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爲褻服褻服尙不用則正服可知但言紅紫則五方閒色皆不用可知皇疏引穎子嚴云東方木木色青木克土土色黃以青加黃故爲綠綠爲東方之閒也南方火火色赤火剋金金色白以赤加白故爲紅紅爲南方之閒也西方金金色白金剋木木色青以白加青故爲碧碧爲西方之閒也北方

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之閒也中央土土色黃土剋水水色黑以黃加黑故爲紺黃紺黃爲中央之閒也玉藻孔疏紺黃作駟黃義略同皇疏又引一說東甲乙木南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庚辛金北壬癸水以木剋土戊以妹己嫁於甲是黃入於青故爲綠也以火剋金庚以妹辛嫁於丙是白入於赤故爲紅也以金剋木甲以妹乙嫁於庚是青入於白故爲碧也以水剋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赤入於黑故爲紫也以土剋水壬以妹癸嫁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戊是黑入於黃故爲紺黃也是皆以紅紫閒色不正而不用而鄭君則別有取義皇疏又引鄭注云紺緞紫元之類也紅纁之類也元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緞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謂純綠也陳氏壽祺疏之云攷工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純而漬之天官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鄭注攷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元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是鄭意以染絲帛如染羽法用朱湛丹秫不用草木蓋

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等則當以丹秫染也紺緞木染紅紫草染故不用爲衣飾及褻服初非以其閒色而不用也蒙案白虎通義引大傳王者始追改正朔殊徽號易器械易服色定一朝之法制示萬姓以遵循周有天下正色尙赤而紺則以青而亂之青猶相生也緞則以黑而揜之黑猶未甚也君子且深惡之而不以爲衣飾乃紅以白嫁赤勢不及而擾之以柔紫以黑剋朱勢且過而敵之以剛故鄭之於雅也惡其亂爲其渾而滑之也紫之於朱也惡其奪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駕而上之也紅者我所剋紫則反剋我皆與當王之赤爲相剋而絕無相得者也五方之閒色孰有可惡於此哉乃時至春秋元冠紫綬自魯桓公始管子言齊桓公好服紫齊人尙之五素而易一紫戰國策言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左傳哀公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罪殺之紫衣居其一杜注謂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日國君服紫者多後世朝服皆用絳紗袍或又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緋七品以上綠九品以上青詳於通典朱子謂紅紫近於婦人

女子之服未知此說所本也

王注云云疏曰說文褻私服也王注所本與从執之
褻音義皆別褻重衣也今字借襲毛詩是繼絆也三
家詩繼作褻無衣疏引鄭君論語注褻服袍禪也即
詩之同袍同澤澤者在內之衣以其親膚近於垢澤
故字林褻衷衣也左宣九年傳皆衷其袒服說文袒
日日所常衣也玉藻續為繭緇為袍禪為絢帛為褶
皆褻服也邢本注私居下有服字是也皆不正上當
補紅紫二字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當暑衫絺給必表而出之注孔曰暑則單服絺給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

釋文衫作衫之忍反本又作衫單也絺物之反細葛給去逆反蠶葛皇本衫作縵出下無之字唐石經衫作衫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同五經文字云衫論語作衫禮記作振曲禮注引此節上題孔子曰

正義曰皇疏暑熱也縵單也絺細練葛也給大練葛也表謂加上衣也古人冬則衣裘夏則衣葛若在家則裘葛之上亦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雖熱絺給可單若出不可單則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然裘上出亦必加衣而獨云當暑絺給者嫌暑熱不加故特明之也曲禮衫絺給不入公門鄭

注衫單也孔子曰當暑衫絺給必表而出之為其形

褻孔疏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為不敬玉藻振絺給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鄭注振讀為衫衫禪也表裘外裘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孔疏形解衫絺給其形露見褻解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蒙案說文表上衣也是表衣在絺給之外出為出門鄭君意與孔注合其所據經文出下必無之字或表下有之字與玉藻注同也今論語邢本與曲禮注所引出下皆衍之字朱子本之謂表絺給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六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出之於外引詩蒙彼縵絺以證然攷詩君子偕老曰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縵絺是繼絆也傳箋俱以展衣為外衣縵絺為裏衣是以展衣蒙彼縵絺之上而非以縵絺加於展衣之外也彼者縵絺蒙之者展衣也故不曰蒙以曰蒙彼

孔注云云疏曰說文絺細葛也給蠶葛也衫轉也衫元服也或作襪孟子趙注衫畫衣也珍之借儀禮畢衫元鄭注衫同也均之借段氏云曲禮引論語作衫鄭注單也玉藻振絺給鄭云振讀為衫衫禪也景衫

爲正字振紵爲假借字縝爲俗字說文衿元服也據曲禮玉藻注當云衿禪也朱氏通訓云衿禪一聲之轉猶屯適之雙聲也或曰衿爲本字君子絺綌用元其上之裼衣亦用元出者出絺綌之色謂表衣與之同色此解殊鑿廣韻衿單衣或作縝縝單也是後起字義也

緇衣羔裘

釋文緇側基反玉藻鄭注引三句皆題孔子曰

正義曰朱注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玉藻疏引鄭注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八十四 明教書 約園刊本

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爲裼詩羔羊疏引鄭

注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

唯豹祛與君異耳周禮司裘疏引鄭注云君之視朝

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黃先生曰此言衣裘

色稱之得宜也緇衣羔裘者天子元冕服爵弁服元

冠服之用裘及裼衣也知元冕服之用緇者六冕之

下者爲元冕元冕無塗其服元端無章王以祭羣小

祀以齋居以卒食而居諸侯以祭於己以齋居卿大

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朝君以祭於公以齋居天子

爲魯大夫用元冕服色宜緇周官六冕之制冕延皆

覆以緇布板其上服皆緇衣纁裳故其裘羔也知爵

弁服之用緇者爵弁卽韋弁以緇色之布覆板其服

用緇絲衣纁裳士冠禮爵弁服純衣純紵之譌檀弓

云爵弁紵衣紵字同緇其裘亦羔裘其用也王及諸

侯卿大夫兵事用之聘禮君使卿歸饗餼用之凡此

皆弁而用緇也知元冠服之用緇者雜記大夫弁而

祭於己鄭君謂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公之孤爲然

餘則與士同元冠疏家謂少牢是上大夫禮祭用元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八十四 明教書 約園刊本

冠朝服然則大夫之私祭用元冠而緇衣羔裘也至

士不得用冕而三加之爵弁爲士弁而祭公之服又

特牲禮云冠端元是士得用元端服而施之於元冠

但士之裘不宜用羔玉藻曰君子狐青裘元綃衣以

裼之此士之服歟羔裘豹襲是大夫不敢用純羔以

避君士用狐青裘宜也

素衣麀裘

釋文麀米侯反鹿子也儀禮聘禮注引作麀既夕禮注引上題孔子云

正義曰朱注麀鹿子色白詩羔羊疏引鄭注素衣麀

裘諸侯視朔之服其臣則青豸褻絞衣爲裼玉藻土冠禮疏引亦云視朔之服黃先生曰此明夫子皮弁服之用裘及裼衣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衣素其裘用麕皮弁服之用天子以眡朝以聽郊報以食諸侯以聽朔以迎王之郊勞以卜夫人世婦使入於蠶室以迎聘賓卿大夫以朝朔日以聘於鄰國以待聘賓還玉而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郊特牲蜡之日皮弁素服以送終此上下同服之其君臣之有異者天子用皮弁服則狐白裘禮言狐白裘錦衣以裼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八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衣狐裘 注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

正義曰朱注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邢疏云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

民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蜡民之祭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蜡者郊特牲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皇疏申鄭略同特牲又曰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言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又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是鄭君專以此爲既蜡而臘先祖五祀之祭服故其箋詩檜風狐裘以朝狐裘在堂謂祭服以朝是好潔衣服之證也蒙案詩羔羊孔疏云兵事用韎韁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據此以緇衣素衣黃衣爲三弁服說曰論語邢疏以緇衣爲朝服素衣爲皮弁服皆是也惟黃衣狐裘則以郊特牲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嘗竊疑其不倫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八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焉讀詩羔羊素絲五總孔疏然後知黃衣狐裘者韋弁服也韋弁服陳氏禮書以為即爵弁服是也士冠禮注疏謂爵弁與冕制大同惟無旒前後平又為爵頭色為異爵弁服元衣纁裳已全同冕服而但以緇緣裳為異陳氏祥道曰古文弁本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願命二人雀弁雀即爵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為弁謂之韋弁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則爵弁即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願命雀弁先於綦弁願命四人綦弁孔傳綦文鹿子皮弁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為尊聘禮皮弁服及歸饗饋服韋弁而以韋弁為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為一物也若然則爵弁又當以韋布或韋韋為衣衣與冠宜同色也易氏被曰韋弁即爵弁也荀子士韋弁注謂以爵韋為韋而戴弁也敖氏繼公曰韋弁即爵弁也其服純衣纁裳韋韋韋韋其說皆與陳氏同然則爵弁之曰韋弁猶之皮弁之曰綦弁也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八五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案弁服之制有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元端三也元端即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元端即兼朝服也士喪禮陳翼服爵弁一也皮弁二也祿衣三也賈疏謂祿衣則元端又連衣裳是緣衣即元端之不殊裳者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眡朝則皮弁服二也凡甸冠弁服三也鄭注云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素積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是冠弁即朝服也言朝服則兼元端矣以論昭攷之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麀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八五六 明叢書 約圖刊本

韋弁服也儀禮周禮先爵弁服而後朝服者自重而逮輕也論語先朝服而後爵弁服者由輕而溯重也論語記士之三正服不應去爵弁服而忽雜以黃衣黃冠之野夫草服也黃衣狐裘之為韋弁服詩正義已有明文韋弁服即爵弁服但異其衣耳其弁則同當如陳氏說也鄭注爵弁服以為緇衣韋弁服以為韋布衣司服注又以為韋韋衣是鄭氏亦無定說今攷禮器所謂士元衣纁裳者指冕服而言也禮之通例弁服則皮與冠同色爵弁服不當用緇又皮弁服

上下同色則爵弁服亦當上下同色蓋用纁衣韋弁服蓋用韎韋衣其衣不同故名亦隨之而異猶之緇衣素裳爲朝服緇衣元裳爲元端其實皆一物也或曰纁衣非黃也何以謂之黃衣曰此褐衣非正服也褐衣黃取其與正服相類也周禮司服注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賈疏云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元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卽是纁色故以纁色爲名也是纁與黃相類也又何疑乎金氏榜禮箋曰古者冕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弁服皆有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裘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案元衣之上更有上衣大裘上衣十二章玉藻大裘不褐言不得免上衣見褐衣也十二章九章之服通名裘於祀天言大裘是裘冕九章以下不得服大裘可知也凡冕服爵弁服皆元上纁下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襲元綃衣以褐之注

云狐青裘蓋元衣之裘熊氏謂五冕及爵弁也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襲近得其實皇氏以元衣爲元端則元綃衣以褐爲以帛裏布矣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眠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以玉藻校之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褐之麕裘青豸襲絞衣以褐之此皮弁服之裘也羔裘豹飾緇衣以褐之此冠弁服之裘也凡田君親誓省之服黼裘玉藻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然則王服冠弁服以田不用羔裘避祀天之服歟諸侯以冠弁服爲朝服說者謂其田亦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韋弁服與兵事同王制疏引左傳衛獻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而與孫林父言又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皮冠豹舄是也韋弁服之裘無可考見鄭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援春秋傳晉卻至衣韎韋之附注爲證韎者赤黃之閒色故孔冲遠云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春秋傳臧之狐裘敗我于狐貍是也由是言之冕弁所服裘備具於玉藻之記其闕大裘不著者記主褐衣言也鄭君疑黃衣狐裘爲大蜡時臘祭先祖之服與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

爲一事不知特牲黃衣爲祭服玉藻黃衣爲裼衣是
殊服異事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周人享先王衮冕
享先公鷩冕祭五祀希冕不服黃衣黃冠蓋蜡祭皮
弁素積在位者之祭服也黃衣黃冠庶人之祭服也
故曰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凌氏金氏皆據詩疏以
黃衣狐裘爲韋弁服卽爵弁服而又謂爵弁服疑用
赤黃之纁衣者攷之白虎通義引三正記曰正朔三
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何謂也十一月之時陽氣
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爲天正色尙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萌芽而白
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也十二月之時萬物
始達乎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
尙黑也三正循環周而復始王者受命建之爲正朔
卽本之爲服色言赤卽可以賅黃所謂丙戌同宮也
易曰天元地黃而裳用黃赤之纁色鄭君以朱芾爲
純朱赤芾爲黃朱是也言黑卽可以賅青所謂乙癸
同源也禮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是以青爲黑玉藻
注以狐青裘爲元衣之裘故元緇衣以裼之是也故

士冠禮陳冠服士喪禮陳襲服深衣言衣純論語言
裼衣大約不離乎三微之色者近是三弁服之緇素
黃卽三正色之黑白赤也漢公孫臣不知服色以三
而改而妄推五德終始之運謂漢以土德王色尙黃
後世又以黃爲帝王所服而士庶不得稍僭焉此不
明三正之義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服皆中外之色相稱者皇疏云裘
色隨衣裘與上衣必相稱是以衣爲上衣禮服也邢
疏以裼衣言之古者服裘毛向外裘外必加裼衣裼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衣外始加上衣禮服禮服掩蓋裼衣謂之襲袒出左
袖露裼衣謂之裼要之裘與裼衣上衣三者色必相
稱也裼衣又有中衣之名袒而露見謂之裼衣掩合
上衣謂之中衣深衣目錄云有表謂之中衣大夫以
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用布玉藻云
以帛裏布非禮也注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
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是中衣上加冕服皮弁
服朝服元端故曰有表謂之中衣也玉藻君衣狐白
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

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裘也夫服之有裼襲也不以寒暑異節裘葛之上皆有衣覆之使可裼也論語於裘不言裼者蒙上文表而出之省文聘禮注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尙相變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袒裼者左賈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有單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十

九十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袷袷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賈疏與鄭君義合蓋春夏秋三時皆曰中衣冬月覆裘上始得謂之裼衣其實異名同物也孔氏穎達以裘之外有裼衣一重襲衣二重禮服三重郝氏敬以裘之外卽爲禮服皆非也凌氏廷堪曰凡袒裼無問吉凶皆左鄉射禮注袒左免衣也覲禮注凡以禮事者左袒是也凡在衣謂之袒如鄉射禮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又云君袒朱襦以射大射儀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是也凡在裘謂之裼如玉

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襲元綃衣以裼之麕裘青犴襲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是也不袒裼則謂之襲凡衣皆有之不獨裘也鄉射大射二篇既云袒復云襲是也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孔疏云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掩而不開則謂之襲此定說也吳氏澄以直其領而露出裼衣爲裼曲其領掩蔽裼衣爲襲蔡氏德晉以兩袖微捲起爲裼下其所捲之袖爲襲皆非也江氏圖攷謂古人袒袖之禮行禮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十

九十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時開出上服前衿袒出左袖喪禮插諸面之右士喪禮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扱卽插字也吉禮亦當以左袖插諸前衿之右凡經傳單言袒者袒而無衣肉袒也言裼或連言袒裼者袒而有衣也喪禮肉袒祭禮迎牲割牲養老禮割牲皆肉袒射禮惟君袒纁襦餘皆肉袒而以拾韜左臂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覲禮侯氏請事右肉袒與尋常左袒者不同謂刑宜於右也左傳鄭伯肉袒牽羊謝罪也古人自是有左袒右袒之法至漢初周勃討呂氏有爲劉氏左袒爲呂氏

右袒之說凡與襲對者皆是袒左袖露裼衣襲則掩其上服不袒袖別無所謂襲也鄭注玉藻袒而有衣曰裼合之聘禮注凡禮裼者左可知袒裼之義矣知裼則知襲矣

襲裘長短右袂注孔曰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便作事也

釋文袂面世反說文引襲裘作結衣

正義曰皇疏襲裘謂家中常著之裘也上無加衣故不云衣也家居主溫暖故長為衣而右臂有事短為右袂使作事便也袂謂衣袖屬身者若手閒屬袂者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十 九三四明嚴書 紉圖刊本

則名袂亦曰袖也蒙案說文袂袖也析言之袂口曰祛統言之則祛亦曰袂引襲裘作結衣者明裘亦衣也且襲裘未必無覆衣王氏引之以為卽下寢衣也結本義訓衣堅與襲為同部假借字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裘長主溫者襲裘蓋以狐貉為之此說長下說厚皆欲溫暖也故詩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箋云取溫裕而已云短右袂便作事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謂天不足西北故人右耳目不如左明地不滿東南故人左手足不如右強是右手常有事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注孔曰今被也

釋文長直亮反

正義曰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經言襲裘而及寢衣則寢衣者襲裘之衣也襲裘之有寢衣猶羔裘之有緇衣麕裘之有素衣狐裘之有黃衣也謂之寢衣者寢室所著之衣猶言燕衣襲衣耳身體中也謂頸以下股以上也人自頂以下踵以上總謂之身考工記廬人凡兵無過三其身鄭注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是也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長六四良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十 九三四明嚴書 紉圖刊本

其身在此良趾良腓之上良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故象傳曰良其身止諸躬也躬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躬荀注曰體中曰躬是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為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為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身又半之長也解者誤謂一身為頂以下踵以上衣長一身又半則下幅被土非復人情於是不得已而以被當之孔鄭注並曰寢衣今被也說文亦曰被寢衣長一身有半皆由此誤也不知頸以

下股以上亦謂之身長一身又半纒至膝上耳不患其太長也寢衣在褻裘之上不著則無以覆裘故曰必有寢衣言不可有裘而無衣也若訓寢衣為被則人臥時孰不有被何須言必有乎且上言褻裘下言狐貉之厚以居皆以裘言之何得雜以與裘無涉之被乎況徧攷經傳言被者皆謂之衾無曰寢衣者未可以寢衣為被也或曰寢者寢之借字說文寢覆也玉篇寢音寢衣所以覆裘故謂之寢衣也黃先生以禮云表裘不入公門謂禮衣也褻裘不必有表衣因

明學子論語集注疏

卷十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寢衣為寢時之衣而非為覆裘之衣蒙案表裘不入公門者古禮之大同褻裘必有覆衣者聖人之獨異絺綌言必表嫌暑熱之不加寢衣言必有恐私居之不服故特明之也古者衣裘毛皆向外故不可無外覆之衣而因以褻裘相變為禮節玉藻表裘不入公門惡其形褻也襲裘不入公門為無文飾也若私居之襲裘不表亦不褻而必有寢衣以襲之禮謂表裘不入公門非謂私居即可表裘也禮謂襲裘不入公門非謂襲裘不可私居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寢衣今被者周禮天官玉府疏引鄭注云今時小臥被也說文被寢衣也引此經以證又衾大被也是以大被為衾小被為寢衣義與孔鄭二注同詩小星抱衾與稠毛傳衾被也稠禪被也陳碩甫曰凡人入寢必衣寢衣而加衾詩之稠即論語之寢衣也方言汗襦自關而西或謂之祗稠說文祗稠短衣也與單言稠者不同而其為帖身之物則一也此義與黃先生同

狐貉之厚以居

注鄭曰在家以接賓客也

明學子論語集注疏

卷十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釋文貉戶各反考文古本貉作貉說文引作貉汗簡云古論語作貉淮南子注音濁文選辨命論注引上題子曰

正義曰朱注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皇疏云此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前襲裘亦應是狐貉之厚家居主溫故厚為之既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江氏圖攷曰襲裘即狐貉之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褻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宜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其毛當與襲服之狐裘異襲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即所

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則襲裘亦不裼也蒙案狐貉即襲裘襲裘之衣即寢衣三節本一貫寢衣之長一身有半襲裘之長必與相稱兩長字亦有關會江氏謂襲裘之外服深衣深衣所以襲襲裘深與寢古音同在侵部廣雅釋詁寢藏也釋器寢幽也攷工記梓人注深藏也禮深衣疏衣裳相連被體深邃大約取幽邃深藏之意寢衣其即深衣之借歟深衣之短毋見膚長毋被土與寢衣之一身有半制亦約略相等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九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在家接賓客者禮記目錄云退朝而居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居不避人則在家亦接賓客也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注謂大夫士也疏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是深衣正在家之服也襲裘有深衣以襲之始可以接賓客故曰必有寢衣居家在寢非在朝廟也

去喪無所不佩 注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
釋文去起呂反佩字或從王旁非

正義曰皇疏去喪謂三年喪畢喪服已除也蒙案古

者有德佩有事佩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遺大觶木燧此所謂事佩也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大戴禮保傅篇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珌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詩鄭風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此所謂德佩也玉藻又曰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九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璫玳而縵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是德佩無不用玉夫子佩象環五寸者注疏謂失魯司寇謙不比德亦不事惟取象牙有文理循環無窮五寸以法五行此亦意想之詞也朱子詩傳說佩玉謂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貫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日璜又以兩

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中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陳氏碩甫詩疏更其製謂雜佩上皆有環分繫三組於環而不交結旁兩組上繫兩珩狀如小磬中繫兩瑀瑀狀方末繫兩璜狀如半璧中一組中繫蠙珠與瑀瑀相並末繫衝牙與璜相並兩角左右觸而成聲也其說謂本大戴禮原本及三禮舊圖蓋大戴禮蔥衡古本作雙衡衡與珩通珩狀如小磬磬本直懸不可橫置於上蠙珠孔細非組所能貫故酌而更之也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六九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去除也者廣雅釋詁詩蟋蟀傳皆曰除去也小明日月方除傳陳生新也漢書景帝紀初除之官注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詩天保傳除開也廣雅祛開也是去又祛之借

非帷裳必殺之 注王曰衣必有殺 釋文帷位悲反殺色界反

正義曰朱注朝祭之服裝用正幅如帷要有襜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齋倍要者無襜積而有殺縫矣皇疏及左昭元年傳疏引鄭注云帷裳謂

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餘服也殺者削其幅使縫齋倍要者也此正朱注所本鄭君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襜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是帷裳皆用七幅與衰裳同要閒襜積無數與衰裳異蓋喪服之裳幅三衽每幅二襜積也又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江氏圖攷曰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有襜積故無殺深衣等裳無襜積其當旁之衽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一四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須斜裁故謂之殺若衣身與袂俱以一尺二寸之正幅各去邊二寸縫之亦不得有殺也禮記深衣篇云制十有一幅以應十有二月鄭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又云要縫半下注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玉藻云深衣三祛縫齊倍要注三祛者謂要中之數也祛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袂也袂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孔疏云祛謂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深衣裳幅十有二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

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頭向下狹頭向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蒙案鄭注云幅分之六幅分爲十二幅也上下殺專指旁四幅也意謂惟分可殺也孔疏謂六幅皆斜裁萬充宗謂三幅正三幅斜均誤江氏駁之曰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布幅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百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裳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正幅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下文衽當旁是也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此鄭注本不誤孔疏不得其意妄謂六幅皆交解於是裳之

前後惟中縫正直其餘皆成偏裘之縫曾謂聖賢法服而有是哉朱子家禮亦承其誤而續衽鉤邊亦多異說矣玉藻又曰衽當旁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江氏申之曰衽者斜殺以掩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申者不名衽惟當旁而斜殺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當中則前襟而後裾是也鄭云衽謂裳幅所交裂玩所之一字明其惟在裳旁而名衽者交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百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裂其餘幅不交裂也云凡衽者此廣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二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狹頭在下如燕尾之形卽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是也此衽之殺而下者也深衣之衽當裳之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衽之殺而上者也云小要取名者小要棺上合縫之木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注云衽小要也蓋小要之形上下廣而中狹以掩棺蓋合縫之際上半殺而下半殺而上似衣衽

之上殺下殺以掩裳際是以有衽之名也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謂朝祭喪服之衽也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卽此深衣之衽也其縫之以合前後者惟左旁爲然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別有鉤邊深衣篇云續衽鉤邊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孔疏分續衽鉤邊在兩旁一旁連之相著者左旁也一旁有曲裾掩之者右旁也鉤邊似漢時曲裾當別用一幅布上狹下闊綴於右後內衽使其鉤曲而前以掩裳際論語云左衽謂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夷俗衽掩於左其縫合者在右也問喪云扱上衽爾雅云執衽謂之袪扱衽謂之禴謂以兩裳角執之手插之帶而盛物於裳此皆衽當旁之證也江氏申鄭君說謂朝祭喪服之衽殺而下其衽屬於衣下之兩旁而非殺其裳深衣之衽殺而上其衽屬於裳側之兩旁而亦非殺裳之正幅足以糾正孔疏等之誤詳見深衣攷

王注云云疏曰帷裳朝祭喪服之裳也非帷裳深衣長衣中衣之裳也有殺無殺皆以裳言王注乃以帷

裳對上衣謂衣必有殺縫誤矣皇邢二疏曲徇其說舉喪服之裳內削幅者爲殺更誤矣江氏駁之曰衣身與袂俱以二尺二寸之正幅各去邊二寸縫之安得有殺若喪服正是帷裳其云內削幅者謂布廣二尺二寸縫時各削一寸向內縫之不若衰衣向外縫耳與此殺字義異此殺謂斜裁彼削謂摺倒一寸鄭注雖以殺訓削義實不同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注孔曰喪主素吉主元吉凶異服故不相弔也

正義曰元冠一施於朝服一施於元端服羔裘則冕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服皆用之鄭君謂爵弁服亦用之而於朝服元端服尤爲合宜大約用之於朝祭者居多穀梁僖三年傳疏引鄭注云元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舉一端以明其爲吉服也檀弓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鄭注不以吉服弔喪孔疏時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引論語鄉黨孔子身自行事之禮以譏之也

孔疏云云疏曰邢本脫末一句引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又禮祭服皆元衣是喪主素吉主元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注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

正義曰吉月朱注亦以為月朔周禮天官太宰布治

地官大司徒布教夏官大司馬布政秋官大司寇布

刑鄉大夫頒教法于鄉東州長屬州民而讀法皆言

正月之吉黨正一歲四讀法而言孟月吉日族師一

歲十二讀法而言月吉賈疏云正歲夏之建寅月也

正月周之建子月也月吉每月朔日也孟月吉日四

孟月之朔日也蓋此經言吉月即周禮之月吉孔注

言月朔即祭義玉藻之朔月其文異其義同也韓李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筆解云吉禮所行月日因而謂之吉月吉日非特正

朔而已也王氏引之述聞曰經傳凡言吉日者與朔

日不同一月之始謂之朔日或謂之朔月或謂之朔

日之善者謂之吉日或謂之吉朔日不必皆吉故朔

日不可謂之吉日也月令季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

季秋之月為來歲受朔日吉日之非朔日明甚天官

太宰正月之吉地官黨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

之善者日之善者不必在朔日也其在月之上旬者

謂之初吉周語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謂立春之日

也立春多在正月上旬故謂之初吉小雅小雅篇二

月初吉亦謂二月上旬之吉日也上旬凡十日其善

者皆可謂之初吉非必朔日也而詩毛傳及國語韋

注皆以初吉為二月朔日不知朔月辛卯經有明文

謂之朔月不謂之吉日也鄭注周官亦謂吉為朔日

不知春官太史頒告朔于邦國謂之朔不謂之吉也

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吉月當為告

月之譌告月與齊對舉皆古禮也春秋文公六年閏

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何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

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

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蓋魯君告月之日皮弁

而朝于廟又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羣臣亦如其服

也論語注當云告月月朔告廟也而孔注乃云吉月

月朔也則所據之本已誤作吉古無稱朔日為吉月

者士冠禮曰令月吉日又曰吉月令辰吉月與令月

同義令也吉也皆善也吉月乃月之善者非謂朔日

也知吉月之非朔日則知吉月乃告月之譌矣蒙案

孔注以朝服爲皮弁服者曾子問疏引鄭注亦同士冠禮云元冠朝服緇帶素鞶鄭注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而素裳也又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鄭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以白鹿皮爲冠以素爲裳衣用布亦十五升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是則侯國朝服有專名不得概服皮弁服夫子魯大夫在朝君臣同服亦當用朝服而注以爲皮弁服者以經云吉月推之也皇疏云凡言朝服唯是元冠緇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紉圖刊本

布衣素積裳今此云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所以亦謂爲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諸侯用之以視朔孔子魯臣亦得與君同服故月朔必服之也邢疏云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是二疏申注皆以此朝服爲皮弁服以吉月是月朔當服皮弁也月朔當服皮弁而視朔已廢或不必要服皮弁孔子必具視朔之服以朝君故曰必朝服而朝此注疏之意

也然考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注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孔疏云朝服緇衣素裳而朝謂日朝君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江氏慎修曰侯國未有以皮弁服爲朝服者告朔之後當視朝孔子致仕後吉月惟朝服而朝不從視朔者異於在位之臣也是時魯君未必視朔卽視朔亦惟從視朝致仕老臣可不朝吉月必朝者一月更新不忘君也劉氏台拱曰玉藻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紉圖刊本

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旣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于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是也但

言朝則未知朝于廟與朝于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

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黃先生引楊感庭師曰朝

服以縞自季康子始也則當時雖常朝之日亦僭天

子皮弁視朝之禮惟夫子必用緇衣之朝服以明禮

也合觀諸說則朝服之名始確而必字之義乃精

孔注云云疏曰云吉月月朔者周禮太宰正月之吉

注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地官黨正四時之孟月

吉日注以四孟之月朔日族師月吉注月吉每月朔

日也詩二月初吉毛傳初吉朔日也是皆與孔注同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見四明叢書 紉圖刊本

以皮弁為朝服者謂天子之朝服也禮曾子問諸侯

適天子節孔疏引熊氏說即用孔氏此注謂諸侯在

天子朝得與天子同服皮弁以朝也此經皇疏云天

子皮弁服內著素錦衣狐白裘諸侯皮弁服內著狐

黃裘黃錦衣卿大夫不得衣錦而皮弁服內當著麕

裘青犴更絞衣以裼之玉藻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疏引皇氏用白虎通義云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

狐蒼士羔並與經傳不同鄭所不取蓋衣冠必同色

皮弁不可以配黃衣狐裘也

齊必有明衣布注孔曰以布為沐浴衣也

釋文齊本或作蕭同側皆反考文足利本作齋必有明衣布也

正義曰朱注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

體也以布為之皇疏云浴竟身未燥未堪著好衣又

不可露肉故用布為衣如衫而長身著之以待身燥

故玉藻云君衣布晞身是也江長云沐者當是沐時

亦以此服置衣上以辟身溼也蒙案士喪禮記云明

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穀

縗紳緇緇純此襲尸之明衣沐浴後著之陳氏禮書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見四明叢書 紉圖刊本

云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而不

襲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要廣者異矣裳之長也及足

跗與無見膚者異矣是喪服襲尸之明衣豈可以說

生時齊服之明衣蔡氏德晉曰古人衣服以布為襯

身單衫於祭服謂之明衣但行禮皆當服明衣不特

祭為然故皇氏玉藻疏謂祭服若朝服必先以明衣

襯身於燕居謂之澤秦風與子同澤鄭箋澤裏衣近

污垢朱傳澤裏衣以其親膚近於污澤故謂之澤黃

先生曰據蔡氏說推之則齊時親身之衣尊稱曰明

亦明水明火取諸潔之義也以禮言之齊服元端則
內服明衣外服元端郊特牲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
也齊之制其佩結其鞶爵色其冠諸侯元冠丹組
纓士元冠綦組纓其車君羔幣虎植大夫士鹿幣豹
植今專言明衣敬所製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布為沐浴衣者玉藻曰五盥沐稷
而醴梁浴用二巾一絺下給出紵履蒯席連用湯履蒲
席衣布晞身乃履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
齊必沐浴之證也楚辭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

衣是沐浴有明衣之證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齊必變食注孔曰改常饌也
釋文齊側皆反本或作齋从心正字也

正義曰此以下至必齊如也為一節邢疏謂論齊祭
飲食居處之事也周禮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
二物皆有俎王齊日三舉注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
舉以朝食也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賈疏齊謂散齊致
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玉藻朔食加日食
一等則於此朔食當兩太牢不言之者文不具是賈

意以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朔日當兩太牢齊則應
加三太牢惠氏士奇禮說曰白虎通云平旦食少陽
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餽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
陰之始也故王日四飯惟朝一舉日中及夕皆餽其
餘齊日三舉者旦也晝也餽也司農云齊必變食變
者改常饌更而新之潔清其氣而已玉藻朔日太牢
朔日猶齊日也視朔朝廟必齊賈疏謂三舉者三太
牢朔日當兩太牢膳夫職文不具此何據而云然耶
蒙案鄭志趙商問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為三

牲備焉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日太牢禮數不同請
問其說鄭君答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
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等禮數不同難以據也玉藻

孔疏又引王制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及楚語云天子
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大夫舉
以特性祀以少牢士食魚豕祀以特性庶人食菜祀
以魚此等與周禮及玉藻或合或否皆不可以禮論
也今案說文齊戒絜也將以祭祀交神明古人行禮
委曲煩重非強有力者不能勝任自當變食加饌以

明明字論語集解卷十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預養其精氣但一日之內而殺生至三太半無乃傷

天地之和氣耶或謂齊之日宜沖淡以養其精誠故

王府王齊供食玉不宜殺牲盛饌因有不飲酒不茹

葷之說莊子人閒世顏回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

葷數月矣若此可以為齊乎子曰是祭祀之齊非心

齊也此其說之所本也然攷說文葷臭菜也蒼頡篇

葷辛菜也土相見禮膳葷注辛物蔥薤也玉藻膳于

君有葷桃茆注薑及辛菜也荀子志不在食葷注葷

蔥韭也翻譯名義梵網經云五辛者一蔥二薤三韭

四蒜五興渠魏阿也羅願爾雅翼曰西方大蒜小蒜興

渠蔥蔥若蔥為五葷道家非蒜芸薑胡荽薤為五葷

以熟食則發淫生食則增毒皆損性故不食也是以

齊戒不茹葷特不食薰辛之臭菜恐其昏神伐性非

不宰牲食肉也抑又攷之玉藻君子將適公所宿齋

戒居外寢沐浴沐則進饘進羞浴則進飲國語先耕

三日王即齋宮乃瀉濯饗禮注王沐浴飲醴酒及期

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饗醴乃行是齋亦未嘗不飲

酒故朱子雖引莊子文為注而於家禮則曰食肉不

得茹葷飲酒不得致亂則與周禮玉藻不相悖而刑
疏以惟酒無量不及亂為統承齊時而言說亦相符
矣

孔注云云疏曰皇本饌作食

居必遷坐注孔曰易

釋文坐如字范甯才臥反

正義曰皇疏不坐恆居之坐故於祭前先散齋於路

寢門外七日又致齋於路寢中三日也范甯云齋以

敬潔為主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齋室也

明明字論語集解卷十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朱注引楊氏曰齋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陳

氏禮書曰祭統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

於太廟祭義致齋於內散齋於外檀弓非致齋也不

晝夜居於內國語耕籍之禮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

即其齋三日蓋君齊於路寢夫人齊於正寢而大夫

士亦各齊於適寢散齋夜處適寢亦豫外事所謂致

齋於內散齋於外是也致齋晝夜處適寢不豫外事

所謂非致齋也不晝夜居於內是也鄭氏曰散齋不

御不樂不弔則散齋惟豫外事其他與致齋同矣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釋文食音嗣飯也厭於豔反膾古外反又作膾

正義曰皇疏此兼明平常禮也食若蠶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細切魚及肉皆曰膾既腥食之故不厭細也邢疏自不多食以上皆蒙齊文食飯也牛與羊魚之腥蠶而切之為膾飯與膾所尚精細也朱注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說文精擇米也詩召閔彼疏斯牌箋疏蠶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牌九鑿八侍御

明明字論語集解卷十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七孔疏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牌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蒙案此謂禾黍之法也與稻米不同九章禾米之法粟率五十糲米三十即說文糲字下所謂粟重一石為十六斗大半斗春為米一斛曰糲是也九章稻米之法稻率六十糲米三十即說文粳字下所謂稻重一石為粟二十斗為米十斗曰粳為米六斗大半斗曰粳是也曰粳當作曰糲蓋禾黍重

一石為粟十六斗大半斗春為米十斗稻重一石為

粟二十斗春為米十斗其名皆曰糲禾米十斗春為

九斗其名曰牌稻米十斗春為九斗其名曰粳故說

文云牌粳也由是九斗春為八斗禾米稻米皆名曰

粳故詩生民召閔音義左傳桓二年音義皆引字林

云粳子沃反糲米一斛春為八斗也禾黍粳米八斗

春為七斗其名曰侍御稻米八斗春為六斗大半斗

其名曰粳段氏曰禾黍米至於侍御稻米至於粳精

之至矣鄭箋言牌九鑿八與九章字林皆合說文粳

字部以糲米一斛春為九斗為粳八斗為粳則是牌

細於粳文互譌也至張晏以一斛粟七斗米為糲與

九章許鄭皆不合矣戚氏偶談引緯書孔子曰五變

入曰未出甲謂磴之為糲米也春之則牌米也哺之

則鑿米也蒼之則粳米也又導擇之暘睡之則為晶

光所說與許鄭更不合未知所出也黃先生曰少儀

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蠹而不切膾為辟雞兔為宛

脾皆蠹而切之又曰牛與羊魚之腥蠶而切之為膾

則膾之肉用牛羊麕兔魚細切之也牛羊麕兔有不

明明字論語集解卷十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宜細切者內則所謂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腐脯麋鹿田豕皆有軒是也其細切而為膾者內則言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其中有醢牛膾芥醬魚膾又言人君燕食一十六物其中有魚膾芥醬是也少儀鄭注壽之言腍也先薑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又於內則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壽而切之也說文腍薄切肉也膾細切肉也然則不細者非膾矣咸氏偶談曰漬肉則但薄切之以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也糝肉則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五十四 明 叢書 約園刊本

但小切之而合以稻米為餌而食也膾是生肉先大鬱切之再橫切之勝之以蔥薤柔之以醢醢不湛酒不煎故非細不可詳少儀內則疏蒙案廣雅釋詁劓切刊膾剝割也膾又通作劓云劓刊斷也此皆渾言之也說文以腍為薄切膾為細切析言之也腍俗作膾故又名壽壽為薑葉切之先切薄片也復報切之為膾釋名膾會也細切肉令散分其赤白異切之已乃會合和之也是即今之內絲子北人所謂肉臊子不但鬱切橫切而已也

食饘而餲注孔曰饘餲 魚餲而肉敗不食 敗注孔曰魚 餲味變也

釋文饘於藁反字林云飯傷熱溼也史苾與藁二反 餲鳥邁反一音過字林乙例反餲奴罪反說文云魚 敗曰餲本又作餲字書同校勘記云說文作餲餲餲 古今字餲俗字史記世家亦作餲朱詩何曰以藁餲 之藁當發餲餲之餲當藁於是 有俗餲說文段本作 餲陳仲魚以為餲之壞體也

正義曰爾雅釋器食饘謂之餲郭注飯餲臭也說文

饘飯傷溼也餲飯傷熱也餲飯餲也釋文引字林饘

飯傷熱溼也餲食敗也又引葛洪字苑云饘餲臭也

廣雅餲臭也蒼頡篇餲食臭敗也類篇云饘乙藁切

說文飯傷溼也又烏廢切說文飯傷熱也餲阿葛切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五十四 明 叢書 約園刊本

食敗也是引說文以饘餲為一字義皆互異蓋飯傷

溼而腐臭曰饘傷熱而餲臭曰餲經久而味惡曰餲

說文蓋析言之也饘餲餲本一聲之相轉熱溼餲又

一氣之相因餲又通作喝喝之言鬱也說文喝傷暑

也字林喝傷熱也飯傷熱則必溼過鬱久則餲臭故

爾雅統言之皇疏引李充云皆飲食壞敗之名是也

至其申孔注必分饘為臭變餲為味變而或疑爾雅

有脫誤似非也爾雅又云肉謂之敗郭注臭壞也又

云魚謂之餲郭注肉爛也皇疏餲謂魚臭壞也魚敗

云魚謂之餲郭注肉爛也皇疏餲謂魚臭壞也魚敗

而餒餒然也肉敗者肉臭壞也又引李巡云肉敗久則臭魚餒肉爛蒙案肉爛當作內爛公羊僖十九年傳魚爛而亡也何注魚爛從內發是李郭注所本左傳叔展曰河魚腹疾柰何亦此意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云饑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餒謂經久而謂惡也加乾魚乾肉久而味惡也是以饑為臭變餒為味變段氏因謂孔注當作饑臭餒味變也似不必然說文餒飢也一曰魚敗曰餒後一義與

孔注同各本說文作餒从委聲段氏曰攷論語爾雅

音義並曰餒奴罪反引說文作餒又引字書作餒別

字書於說文則陸所據說文从安明矣从安聲乃與奴罪音相近也案段說與朱笥河異朱本五經文字也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

皇本臭作臭

正義曰朱注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周禮天官內饗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膺羊冷毛而羸羶犬赤股而躁臊鳥曠色而沙鳴狸內則豕盲作鬱

眡內則作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蠖內則作鄭注腥

臊羶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

也膺朽木臭也冷毛毛長總結也赤股股裏無毛也

曠失色不澤美也沙嘶也猶嘶也鬱腐臭也盲眡當

為望視腥當為星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

臂前脛般般然也蠖蠖蛄臭也蒙案肉有星則其臭

必惡故江氏云腥謂其氣腥邢疏色惡臭惡謂飯食

及肉顏色香臭變惡者飯之色臭惡已在餒中矣米

之紅朽國語所謂赤米者詩魴魚頰尾魚勞則尾赤

亦是色惡鮑魚之肆亦是臭惡凡物久而敗者色不

鮮且有臭也月令春羶夏焦秋腥冬朽中央香此五

臭之正者庖人注腥謂雞臊謂犬羶謂羊香謂牛此

本氣非惡者也

失飪不食注孔子失飪失

生熟之節也釋文飪而甚反

正義曰易鼎亨飪也說文飪食飪也飪大熟也古文

作甞方言廣雅皆云飪熟也儀禮特牲禮請期曰羹

飪鄭注飪熟也聘禮記賜饗唯羹飪注古文飪作臚

是飪本訓熟而孔注謂失生熟之節者皇疏謂或未熟或已過熟並不食也爾雅搏者謂之糲郭注飯相著釋文引李巡云飯淖糜相著也糲當作爛呂覽本味篇熟而不爛高注爛失飪也是飯之過熟者也爾雅又云米者謂之粦郭注飯中有腥釋文引李巡云米飯半腥半熟名粦卽論語云失飪也腥俱當作胜而通作生說文云胜不熟也玉篇云粦謂半生也是飯之不熟者也江氏慎修云爾雅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者亦爲糜爛半熟半腥者謂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皇四明嚴請 約圖刊本

爛祭禮腥法上古爛法中古熟之爲臚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膾與糜腥之類用腥者有蔥薤及醯以柔之有醬以和之不熟者尤害人也文王世子末有原鄭注爲其失飪臭味惡也孔疏云食若再進必熟爛過節故爲失飪此又謂過熟之失飪也

孔注云云疏曰朱注飪烹調生熟之節與孔注合

不時不食 注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

正義曰時有指日中之時者鄭注所云是也內則云

孺子食無時是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淮南子天文訓曰至於曾泉是謂蚤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至於悲谷是謂舖時詩蝦蟆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朝不食夕不食趙注朝食曰饗夕曰飧說文饗畫食也飧舖也舖申時食也左昭五年傳日之數十食日爲二旦日爲三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此言食時在辰之二而平旦在寅之三非食時也而食時貴賤有分別天子日四飯白虎通義王者平旦食畫食舖食暮食是也諸侯日三飯玉藻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餼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在朝時日中夕餼之是也大夫以下日再飯內則由命士以上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餼是也以上皆謂日中之時也有指年中之時者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鄭注物未成不利於人朱注引之是也江氏慎修謂穀果菜之時若月令孟夏王瓜生苦菜秀農乃登麥天子以彘嘗麥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以雉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皇四明嚴請 約圖刊本

嘗黍羞以含桃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仲秋天子以犬嘗麻季秋天子以犬嘗稻是也又夏小正二月采藥五月煮梅六月煮桃皆爲豆實也民之食以時若幽風六月食鬱及蕝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是也其有不時者漢書召信臣傳云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後漢書鄧皇后詔引論語不時不食謂穿掘萌芽鬱蒸強熟味無所至而天折生長皆是也皇疏引江熙曰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時謂生非其時若冬梅李實也以上皆謂年中之時也蒙案此句上云失飪不食下云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似謂飲食合時之宜不得專言穀蔬瓜果之類故毛氏大可謂飲食之節原本禮經以禮解禮以經解經庶幾無誤則如內則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薺夏宜膳鱸膳膏臊秋宜犢麇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膾類又如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方氏觀

旭又引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鼈人春獻鼈蠃秋獻龜魚類皆謂食之得時宜者禮運言飲食必時鄭注卽引內則食齊視春時四句以證仲尼燕居言味得其時味失其時鄭注云味酸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得時失時其卽時不時之謂歟鄭注云云疏曰儀禮既夕記疏引鄭此注末有一日之中三時食句似卽諸侯三飯之禮言之也割不正不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皇疏云古人割肉必方正若不方正割之故不食也朱子蓋本皇疏儀禮特牲饋食禮所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鄭注午割從橫割之心舌知味者少牢饋食禮牢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鄭注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可絕勿沒爲其分散也所之爲言敬也所以敬尸也賈疏引鄉黨孔子云割不正不食故割本末

為食正也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注提猶絕也劉離之不絕中央少者使易絕以祭耳案周禮祭向肺事尸向心舌凡切割之法惟此為重故江氏引此二事以為皇疏證其餘如大切為鬱薄切為臠細切為膾之類皆是也而邢疏謂析解牲體脊脊臂臠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剖不得其正則不食也凌氏禮經釋例曰凡牲七體謂之豚解二十一體謂之體解士喪禮小斂陳一鼎其實特豚四髻去蹄兩肱脊注髻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肱脊也如注言殊肩髀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焉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說與鄭注合若夫士虞記升左肩臂臠肱胛脊脊注脊脊正脊正脊也喪禮略七體耳此左肱之七體則亦謂之體解特牲饋食記右肩臂臠肱胛正脊二骨橫脊長脊二骨短脊此九體也少牢饋食禮司馬升羊右肱髀不升肩臂臠肱胛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注髀不升近竅賤也肩臂臠肱骨膊股骨脊從前為正脊旁中為正脊先前脊先後屈而反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四加兩脊一脊為七此全牲之七體則謂之豚解士虞記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注豚解解前後脰脊脊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也是注所謂豚解即指四髻兩肱一脊也陳氏祥道曰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脊王公立飫有房脊親戚燕飲有殺脊則全脊豚解也房脊體解也殺脊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髻去蹄兩肱脊既夕鼎實羊左肱亦如之然則四髻者殊左右肩髀而為四又兩肱一脊而為七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略豚解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

猶器之爭也此十一體也疏云脊以前為正其次名脰卻後名橫此三脊之次序也疏又以代脊最在前則正脊居中短脊在後此三脊之次序也司士升豕右肱同特牲九體少牢多脰脊代脊為十一體合左肱肱骨三股骨二脊骨三為十九體加二股為二十一體皆體解也又鄉飲酒記注凡牲前脰骨三肩臂臠也後脰骨二膊胛也陳氏祥道曰肱骨三肩臂臠也股骨三肱亦作膊胛也脊骨三正脊脰脊橫脊也脊骨三代脊長脊特牲短脊也正脊之前則臠亦曰

也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膈與左右股之肫胙穀而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六而爲九二穀正祭不薦於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膾不升於吉祭之俎土虞視則祭之所用者去髀膾而二十有一去二穀而爲十九矣陳氏之說蓋本之於少牢疏朱文公欲去兩穀而以兩髀備二十一體之數不但與賈疏異且與經文髀不升之說亦不相合矣又凌氏謂邢疏甚明卽如鄉飲酒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肩尊臂卑是正數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若賓俎用臂主人俎用肩則尊卑倒置卽爲割不正矣少牢所云切本末者是切非割且祭祀之禮非飲食之禮賈氏引鄉黨爲證蓋失之蒙案凌氏以皇疏朱注爲非說本毛大可然切割雖有深淺之分切則無不絕割則有沒勿沒而渾言之切割可通也經明言午割勿沒安得以賈疏爲非江氏謂邢疏析解牲體自當有法此祭饗之割非所記常食之割則又不得以皇疏爲非惟皇氏引江熙云殺不以道爲不正也似據王制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

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爲說然殺與割迥不相同非若切與割猶可混稱也至少儀謂君子不食園腓淮南子說林訓謂旁光不升俎注旁光胞也黃先生以爲皆不正之屬內則不食雞髓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髓去醜雞尾不盈握弗令舒雁翠鵠鴉胖舒鳧翠雞肝雁腎鵝與鹿胃江氏以爲皆不食之類

不得其醬不食注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也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意與馬注合周禮天官膳夫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蕞醢人王舉則其醢六十蕞以五壘七菹三蕞實之醢人掌共五壘凡醢醬之物王舉則其壘菹醢物六十蕞食醫掌和王百醬之齊鄭注云醬謂醢醢也五壘昌本脾析蜃大豚拍深蒲也七醢醢內也贏蟻蜃蜃魚魚雁醢也七菹韭菁苽芹菹筍筍菹也三蕞麋鹿麇麇也三蕞亦醢也有骨爲蕞無骨爲醢作醢及蕞者必先脯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梁麴及醢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凡醢醬所

和細切爲壘全物若膜爲菹壘菹醬屬醢人者皆須醢成味也江氏慎修曰醬者醢醢之總名醢之物有七醢醢當是豕肉作之家所常用者也又陸產之物有蚺兔雁水產之物有蝸廬魚或閒有之未必皆備內則有卵醬亦魚醢之類有芥醬則醢人七菹之類漬諸醢而成者也醬物以醢醢爲主或於烹魚肉時以醬和之濡雞濡髓醢醬濡魚卵醬是也或於食魚肉脯膾時以醬配之殿脩蚺醢脯羹兔醢麋膾魚醢魚膾芥醬麋膾醢醬是也凡稱醢醬或單言醢者醢醢也言醢醬者以醢和醬也濡豚不用醬而三牲和用醢日食豕肉爲多則當設醢也用梅漿作之者爲醢醢醢主酸醢主鹹公食禮凡炙無醬注云已有鹹和是也不得其醬當是配食之醬若烹物時已入之醬或有非其醬亦難辨聖人當不苛求至此即配食之醬亦不必盡如內則如常用醢而設醢當用醢而設醢或是家中偶乏或進食時忘設皆子婦之過故聖人以不食者教之黃先生曰醢以殺爲之而主陽醢以肉爲之而主陰一物迥然不同不得其醬有醢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醢之錯用者蒙案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醢醬

公設之注公設之以其爲饌本玉藻主人自置其醬

則客自徹之注敬主人也曲禮膾炙處外醢醬處內

獻熟食者操醬齊疏齊醬菹通名耳醬齊爲食之主

執主來則食可知若見芥醬必知魚膾之屬然則食

以醬爲主有是醬即知是食有是食必配是醬則有

不可得而誤用者禮有明文非聖人之苛求也

馬注云云疏曰皇疏古者醬壘菹三者通名芥醬即

芥壘也食味各有所宜羸醢菹食雉羹魚膾芥醬並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宜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釋文食氣如字量音亮說文引氣作既既訓小食說

段借也古氣息字作氣餼原字作氣俗作餼中庸既

稟稱事注讀既爲餼借既爲氣也說文引論語作食

既借既爲氣也唐石經惟作唯

正義曰朱注食以殺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

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

不及亂者非特不使亂其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

淡洽而已可也韓詩外傳三曰飲食適乎臧滋味適

乎氣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養有適過則不

樂故不爲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陳氏北山曰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盈者壽夫子不使肉勝穀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鄉飲酒義曰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降說履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皇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樂記曰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蒙案諸經所說雖屬禮飲皆足與本經相發明禮有無算爵所以無量也書言德將詩言溫克所以不及亂也論衡語增篇言文王千鍾孔子百觚則有量而及亂矣

沽酒市脯不食

釋文沽音姑買也漢書御覽引作酷其質乃買之借字

正義曰朱注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漢書食貨志曰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年享食求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夫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惡薄不誠是以疑而弗食顏注云鄉黨所說孔子齊之時也此卽邢疏所本皇疏答或問云論所明是祭神不用詩所明是人得用意亦承齊時而言也黃先生曰詩無酒酤我毛傳一宿酒謂之酤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皇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是沽酒非酒之美者也沽如粗沽之沽市如市道交有市於道之市荷賣者多敗惡詐飾之物沽市因爲不美之稱鄭君於禮檀弓以爲沽也注云沽猶略也於周官酒正注司兵注言功沽喪服傳言粗沽史言鬻國賣友以鬻賣爲詐亦其類也漢書食貨志言詩據太平之世酒酤在官曰有酒酤我孔子言周衰亂酒酤在民而酤酒不食此王莽欺世之論其實市中兼有美惡之物夫子不食其惡者耳周氏柄中曰曲禮脯曰尹祭鄭注尹正也孔疏正謂自作之也脯自

作則知肉之所用也論語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皇
邢二疏亦云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然不
知何物之肉亦正恐其不精潔非有二義也淮南說
林訓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
家以詐應詐以譎應譎安望其能精潔哉

不撤薑食注孔曰撤去也齊禁薑物
薑辛而不薑故不去也
宋刻九經本撤作徹正字當作懲

正義曰朱注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邢疏以齊必
變食至不多食統承齊時而言實本孔氏此注或疑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

薑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每食不去薑耗散精氣恐未必然攷之內則人君燕
食庶羞三十一物內有薑桂又為熬捶之去其皺編
崔布肉屑桂與薑以酒諸上而鹽之又殷脩捶脯施
薑桂他大概用也檀弓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
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是非有疾食肉薑
桂可不必用故孔注以齊時言齊則無不食肉也且
常食之內豕為多酒與豕肉皆能生溼說文薑作薑
云禦溼菜也是薑與酒內為宜本草云薑味辛性微
溫久食通神明去臭氣朱子以為通神明去穢惡尤

於齊時精潔相宜事文類聚蔬菜門引孔子不撤薑
食不多食而題云薑不多食連文言之義更圓矣蒙
案薑本菜類連言之曰薑桂未有以薑而云食者也
食曰蔬食曰稷食曰菰食未有以食而連薑者也然
則經云薑食者何也上下文皆言食不食所云薑食
者食仍指上肉脯而言不撤薑三字略讀食字為一
句所謂飲酒食肉者必有薑桂草木之滋焉不撤薑
食者謂酒肉不撤薑而食也內則殷脩為熬必施薑
桂屑而酒諸上夫曰施曰洒則其不多可知也不撤
而亦不多中和養生之道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

薑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撤去也者字當作懲或借徹皇疏
云除也云齊禁薰物者釋文薰作著邢本作葷云薑
辛而不臭說文葷臭菜也薑辛而不臭故云不薰薰
借字葷俗字玉藻注以葷為薑及辛菜渾言之也
不多食注孔曰不
過飽也

正義曰閻氏百詩以不多食專指薑言不撤而亦不
多即上無量不及亂一例語也姚氏姬傳曰古者有
廢食之闕天子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

夫於閣三士於坵一未知孔子之已有閣歟其坵也歟凡食畢鼎食則徹於造脯醢葷菜則不徹庶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孔子所廢者薑而已雖常廢而以辛善散氣故不多食以衛生也儒者或讀不多食與上不屬則說非矣聖人不憚食尚待記而後明乎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多則傷廉故不多也江熙云少

所啖也朱注適可而止無貪心也皆與孔注意同而

微異孔云不過飽恐其過而傷生也

祭於公不宿肉注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也

御覽引公作君

明學子論語集解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謂孔子仕時助君祭也助祭必得賜俎還即分賦食之不得留置經宿經宿是慢鬼神餘也臧氏偶談曰曲禮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孔疏此謂士助祭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案徹俎歸俎不同當祭未徹俎時尸與主人主婦俎有司徹之臣得獻之俎自徹之置於堂下及祭畢士自持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然則此不宿之內即君使歸之俎而郊膳不致亦指不歸俎言也時說直謂君所頒祭

肉不知臣助君祭自有所獻之俎肉即所云賓俎也蒙案祭肉所賅者廣周禮大宗伯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歸賑以交諸侯之福祭統下至輝胞翟闞皆有所畀是祭必有惠頒賜必均不特歸賓俎一事而已也

周注云云疏曰云牲體者皇疏謂隨臣貴賤以牲骨體為俎賜之祭統云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注鄭曰自其家祭肉也過三日不食是廢鬼神之餘也

正義曰皇疏謂家自祭也自祭肉多故許經宿但不得出三日朱注謂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廢鬼神之餘也但此君所賜胙可少緩耳臧氏謂此節皆指公祭言祭後尚有虞祭頒不能即日至時已越宿矣豈容再留若家祭無多肉亦無多人何待三日蒙案臧氏以不宿肉為賓俎以不出三日為胙肉說與古注大異惟以此節為皆指公祭似記者以下

三句申明上句不宿肉之意蓋宰牲在前期一日正祭一日為第二日無論虞祭繹祭比頒賜已為第三日若再留過宿則出三日矣肉將敗而人不食之是麇黷鬼神之餘所以不敢宿肉者為祭肉不可出三日出三日而人將不食之也

鄭注云云疏曰既言祭於公又言祭肉既言不宿肉又言不出三日文似歧異故鄭君以公祭家祭分別言之也

食不語寢不言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紉圖刊本

正義曰朱注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言語非其時也蒙案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周禮疏發端曰言答述曰語詩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疏云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也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也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鄭注言自言已事也語為人論說也是語與言大有區別皇邢二疏謂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亦不敬也寢息宜靜若言則驚關於人故不

言也黃先生曰食時有須答述者俟下咽後徐答之

則聲宣而語清不可口銜食物而與語也寢則不妨

答語而人方靜臥或以自言驚之不可也此說較范

氏楊氏為切理近情戚氏鶴泉曰禮少儀小飯而亟

之注云備見問也食時或有問不容不答然甯速於

食不遽答此亦不語之證也蒙案士相見禮凡言非

對也妥而後傳言注云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若

君問可對則對不待安坐是凡非對答而自發言必

待安坐而後可而況在已寢之時此亦不言之證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紉圖刊本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注孔曰齋嚴敬貌也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也

釋文食音嗣又如字瓜古華反魯讀瓜為必今從古皇本疏作蒹瓜作蒹論術祭意篇南史顧憲之傳皆引此為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

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孔子雖薄物

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或問既曰疏食菜羹矣

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

也是朱子從魯論讀瓜為必字然皇疏謂用饌食菜

羹及瓜持此三物供祭刑疏謂疏食也菜羹也瓜也

三物雖薄將食祭先之時亦必嚴敬玉藻云唯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三者雖薄亦祭先也是一疏申孔從古論皆以瓜字絕句公羊襄公二十九年傳注引論語又以瓜祭絕句楊鏡山先生謂證之玉藻句讀自順禮雜記孔子言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翟氏攷異謂據此及水漿不祭瓜祭上環之文知此之專舉三物皆屬微實非泛漫通綴辭也疏食向有三說飯疏食章孔注以為茶食謂鬻食之和茶者也月令鄭注以草木之實為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蔬食周禮太宰臣妾聚斂疏材注云百草根實可食者引爾雅蔬不熟曰僅以證之然此下曰菜羹則不得以為草木根實也皇疏以為羸食意謂粗糲之飯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凡經言蔬食者稷食也論語蔬食菜羹玉藻稷食菜羹一經皆與菜羹並舉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其形稷舉其名也故玉藻曰朔月四簋子卯稷食四簋者黍稷稻粱也稷食者不食稻粱黍也諸侯日食稻粱各一簋食其美者也朔月四簋增以黍稷豐之也忌日食稷者貶之飯蔬食也是

故居喪者蔬食蓋不食稻粱黍論語曰食夫稻於女安乎是居喪者不食稻也喪大記曰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辟梁肉是居喪者不食粱也檀弓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子卯稷食是居喪者黍亦不食也不食稻粱黍則所食者稷而已故曰蔬食者稷食也又儀禮設敦設簋必黍稷並陳惟昏禮婦饋舅姑有黍無稷且必特著無稷之文蓋婦道成以孝養不進蔬食故無稷也左傳曰梁則無矣羸則有之羸猶大也即所謂蔬食也稷之謂也稷今之高梁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蘆稊食之最粗大者也菜羹者無肉之羹周禮天官亨人共大羹鉶羹賈疏云大羹肉清盛於登謂太古之羹不調以鹽菜及五味調羹中煮肉汁一名清鉶羹者皆是陪鼎臠臠牛用薑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於鉶器即謂之鉶羹若盛之於豆即謂之席羞公食大夫記鉶芻牛薑羊苦豕薇皆有滑此皆有肉之羹也江氏慎修曰爾雅肉謂之羹羹為煮肉之通名肉熟為羹定是也但有肉汁而不和鹽菜盛之瓦豆之登者為大羹三牲肉汁和以鹽菜盛之鉶

器者爲銅羹列之鼎者爲陪鼎皆禮食之羹也其常食之羹雞犬兔及脯和米屑作之而不用蓼又有菜羹但有鹽菜內則所謂芼羹葦葢葵蔽之類皆可作之其尤儉者王褒所謂羹藜司馬遷傳所謂藜藿之羹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齋嚴敬貌者廣雅釋詁齋敬也左昭十三年傳下善齋肅注齋嚴也齋讀爲齋故爲嚴敬貌左文二年傳子雖齊聖注齊肅也詩思齊大任傳齊莊也莊肅亦嚴敬意也玉藻廟中齊齊祭義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

星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齊乎其敬也此疊字形容也此經言如則單詞形容也

席不正不坐

史記墨子韓詩外傳新序說文引此文俱與割不正不食相連事文類聚引上段亦無割不正句翟氏疑今本有錯

正義曰皇疏引舊說云鋪之不周正則不坐之也故范甯云正席所以恭敬也朱注引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黃先生曰謝氏以位之不正言是兼徒坐禮坐言也不坐者俟正之也

徒坐禮坐之異注家未分明曲禮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孔疏此羣居之法若賓主禮席無同坐之法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眾賓之席皆不屬焉不相連屬也鄉射眾賓之席繼而西謂異席而相繼也燕禮及大射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然則記以四人可同一席者徒坐之位也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其闊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故遠近聞三席爲席閒函丈記云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亦徒坐之法也記又曰凡侍坐於大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

星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司成者遠近聞三席可以問言凡侍者亦徒坐也記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席有定鄉而請之者爲徒坐則順尊者所安而記又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所鄉聽於尊者而席端有一定之法亦徒坐所宜正也萬氏禮記偶箋據鄉飲酒介席在西階上而鄉東主人席在阼階上而鄉西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鄭注升由下降由上是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室中以奧爲尊祭時太祖位奧東鄉昭穆之位自西而東則南鄉北鄉

以西方爲上據萬氏說則記言布席之法通於禮坐時解依孔疏專屬徒坐非也禮坐之席莫詳於鄉飲酒禮禮曰坐賓於西北又曰賓必南鄉者席在牖閒而南鄉也曰坐介于西南又曰介必東鄉者席在西階上而東鄉也曰主人坐于東南又曰主人坐于東方者席在阼階上而西鄉也曰坐僎于東北者僎席在房戶之閒而南鄉也萬氏譏俗儒不讀鄭君儀禮注而誤以四面之坐爲側坐明洪武二十二年更定鄉飲禮遂從之是不正莫大於此矣徒坐禮坐之文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甚詳今祇舉其略如此席之同異席之遠近席之所鄉席之端末席之坐處皆所宜正邢疏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席之正在禮數之多寡也葉少蘊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席隨事而正也皆備參考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注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而後出也

考文一本斯作則

正義曰朱注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禮記鄉飲酒

義孔疏謂鄉飲酒之禮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呂氏與叔謂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卽引論語此文以證方氏觀旭曰此黨正蜡祭飲酒也所以知然者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也周禮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興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眾賓皆是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眾賓可知所謂仲尼與於蜡賓也黨中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

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醉爲度雜記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也孔氏異軒曰子位至大夫於鄉飲酒禮當爲僕者儀禮記曰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鄭君以爲不干其賓主之禮然則僕者惟後賓耳賓出斯出矣子特於鄉尙齒敬敬故復俟鄉人之杖者出然後出此又所以異於人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方氏文翰又據地官族師春秋祭酺鄭注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賈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爲禮禮器曾子曰周禮其猶醑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爲醑卽引明堂禮乃命國醑醑卽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據此則飲酺非爲國行禮正此經所謂鄉人飲酒也黃先生曰鄉人歲時伏臘以及冠昏諸事凡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者皆是飲酒之事不必偏執一禮也

孔注云云疏曰以杖者爲老人者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鄉飲老人蓋謂六十以上也孟子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故鄉飲主於老者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注孔曰儺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立廟之阼階也釋文儺戶多反魯讀爲獻今從古阼才故反本或作於阼階

正義曰朱注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蒙案周禮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春官占夢季冬遂令始難毆疫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鄭注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昂昂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又月令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鄭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

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又月令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鄭注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孔疏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皇氏以季春國難下及於民以此季冬大難爲不及於民然皇氏解禮違鄭解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也今鄭注論語鄉人讎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讎而皇氏解季冬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周禮方相氏賈疏云月令季春命有國者難仲秋惟天子得難季冬云乃命有司大難言大則及民庶亦難若然此經所難據十二月大難而言是以鄭引季冬爲證也鄉黨鄉人讎郊特牲云鄉人禡亦皆據十二月民庶得難而言也是則鄭君注論語及方相特牲皆指季冬之大難孔賈二疏義極明瞭而惟皇疏指季春之國難不

可從也又郊特牲云鄉人禡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鄭注禡強鬼也謂時讎索室毆疫逐強鬼也存室神神依人也禡或爲獻或爲讎孔疏云於是驅逐強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依已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安神也是鄭孔禮說可作此經義疏

孔注云云疏曰云讎毆逐疫鬼者周禮月令讎作難鄭注以難卻凶惡爲義故譙周注云難卻之也以葦矢射之呂覽季冬紀注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之逐除是也皇疏謂作讎讎之音說文通訓謂字當作魍魎見鬼驚貌郊特牲作禡音傷義通而音別禡者禡之借說文磔禡祀除癘殃也鄭注禡或爲獻或爲讎難與獻本同桓部難之轉爲讎猶繁之轉爲婆也讎之讀爲獻猶獻之讀爲莎也通訓謂戲之字誤則以讎近於戲附會之也皇疏云阼階東階主人之階也朝服者元冠緇布衣素積裳是卿大夫之祭服也禮唯孤卿爵弁自祭若卿大夫以下悉元冠以自齊祭也邢疏云恐驚先祖故孔子朝服而立於廟

之昨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

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安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注孔曰拜送使者敬之也

考文足利本無而字

正義曰朱注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蒙案邁伯玉

使人於孔子彼使人來而此則遣人去朋友問遺之

常也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

也世相朝也鄭注小聘曰問皇疏據此謂孔子遣使

聘問鄰國之君夫子為人臣而敢與列辟抗禮耶曲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凡以弓劍苞苴箠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邢疏據此謂問猶遺也因問悉有物遺之以表其意

以問人為遣人顯與經文相違矣

孔注云云疏曰凌氏禮經釋例云凡為人使者不答

拜攷之禮經主人送至門再拜使者逡巡卻避不答

拜其至他邦他邦人拜迎拜受書承其命之辱歸亦

拜送及使者復命主人亦拜受送出門外慰勞之亦

拜使者均不答拜鄭君儀禮注凡為人使不答拜不

當其禮也是孔注所謂敬之者敬所問之人非敬使

者也故朱子補如親見之四字以足之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注包曰遺孔子藥也曰且未達不敢嘗注孔

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

釋文饋其愧反拜而受之一本或無而之二字考文補遺云古本嘗下有之字

正義曰朱注引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

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

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

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

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黃先生曰夫子既能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拜受而答藥非饋於疾急之時正如今日一種丸散

補劑通用子云未達者凡藥加減必應病而後有益

不能以一藥通治諸人之疾皇疏謂未曉此藥治何

疾故不敢飲嘗之是也蒙案周禮天官疾醫以五藥

養其病注五藥草木蟲石穀也瘍醫凡藥以酸養骨

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注以類相養也神農本草經云上藥一百二十種為

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

應人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三

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倍其數合七百三十名也藥有君臣佐使陰陽配合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此七情並隨藥性不得違越然則服藥不可不慎也曲禮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子之所慎其一在疾敢嘗未達之藥哉

包注云云疏曰遺字邢本作饋釋文出遺孔云唯季

反廣雅饋遺也蓋皇本以訓詰字代之疏又云饋餉

也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達猶曉解也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鄭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

釋文廢久又反夫子家廢也王弼曰公廢也焚扶云反曰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案是讀不為否也資暇錄又以傷人乎句否字自為句廢俗作廢惟唐石經及十行本作廢

正義曰朱注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

蓋賈人賤畜理當如此蒙案釋文廢夫之家廢也王

弼曰公廢也皇邢二疏皆以廢為失子之家廢故退

朝而驚問也禮雜記下曰廢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

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據注疏謂鄉人

來慰問者孔子拜謝之是與本經所記為一時事一

記其問人一記其謝弔正與上文居鄉諸事相聯屬

惟鹽鐵論刑德篇云魯廢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

王弼因之善論語釋疑遂以廢為公廢云孔子時為

魯司寇自公朝退而之火所不問馬者矯時重馬者

也豈知詩羔羊曰自公退食禮少儀曰朝廷曰退則

退朝明是退至於家若果公廢被焚君之路馬安得

置而不問王肅偽家語又鈔撮論語雜記兩書紐而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為一但既云公廢與子之鄉人何涉而獨弔夫子夫

子又何得獨拜一鄉之人耶乃好異者據兩王之說

又疑路馬不可不問因欲以傷人乎不為一句問馬

為一句資暇錄謂韓李筆解讀不為否又欲以傷人

乎為一句否字為一句其意皆謂夫子未嘗不問馬

豈知傷人乎乃夫子問之之辭不問馬一句邢疏謂

記者之言特表此三字以見聖人重人賤畜之意若

記問人而又問馬問馬之句上下文氣鶴突且廢焚

而記問馬記者抑何詞費耶

鄭注云云疏曰邢本魯作君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注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也君賜腥必

熟而薦之注孔曰薦薦其先祖也君賜生必畜之

釋文腥音星說文字林並作牲云不熟也魯讀生為牲今從古五經文字云牲先丁反腥先定反今經典通用腥為牲考文一本無嘗下之字

正義曰朱注食恐或餽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

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

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黃先

生曰先嘗謂對使者而遂嘗之也正席如禮所謂齊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豆去席尺者是也禮運腥其俎熟其殺注家謂腥其

俎者豚解而腥之宗廟朝踐時用之熟其殺者體解

而熟之宗廟饋食時用之於禮大夫無豚解無朝踐

薦腥之禮故腥必熟之禮也蒙案偽家語載伯魚之

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賜因名曰鯉字伯

魚此亦賜生之事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敬君惠者初學記人事引何曰賜

惠也邢疏必正席而坐先品嘗之敬君之惠也君賜

必多不可留君之惠既嘗當以頒賜也薦者爾雅釋

詰進也陳也易豫卦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觀盥而

不薦混言之薦祭通稱也周禮邊人注未食未飲曰

薦既食既飲曰羞庖人注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

羞穀梁桓八年傳注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

此皆析言之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也

釋文飯扶晚反

正義曰朱注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

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敢當客禮也邢疏云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

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

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

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

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也蒙案儀禮士相見禮云若君

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

食鄭注君祭先飯食其前食臣先飯示為君嘗食也

此謂君與之禮食賈疏凡君將食必有膳宰進食則

膳宰嘗君前之食備火齊不得也此文謂膳宰不在

則侍食者自嘗已前食既不嘗君前食則不正嘗食故云示為君嘗食也此謂君與臣小小禮食法仍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彼君前無食此君臣俱有食故知小小禮食玉藻云客之則此注禮食但此文不云客之命之祭然後祭文不具也若臣嘗食不得云禮食亦不得祭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鄭注雖見賓客之猶不敢備禮也待食則正不祭飲而俟俟君食而後食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玉藻又云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鄭注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孔疏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黃先生曰此章紛紛異論以經考之公食大夫禮是正禮食賈疏云彼君前無食與君臣俱有食者異矣玉藻所言此客禮與公食不同然君命之祭正待以客禮之次時或膳宰不存先飯為君嘗羞不敢以客禮自居若膳宰存不先飯則既以客待不先飯為正也經文本直截此章所記不言命祭是不以客禮待之無論膳宰之在與不

在而以先飯為合禮也自玉藻孔疏分若有嘗羞以下為不以客禮待之說論語者遂不可通舊說謂不以客待之禮不必先飯而夫子於常禮外有加謹是過於禮也江慎修疑為客禮待之而先飯則經何以不言君命之祭也秦氏五禮通考云君不以客禮待之故君祭而臣不祭君側無嘗羞者故先飯辨嘗然無嘗羞者句於論語中未免添說均未是也今以公食禮為正客禮以玉藻所言為客禮之次以論語所記為不以客禮說經始無膠葛非好翻案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邢疏曲禮云主人延客祭注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不忘本者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閒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江氏曰古人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大者如后稷配天次者如大蜡祭先嗇司嗇其先火先炊之人則於祭祀後祭之夏官司燿凡祭祀則祭燿祭先火也特牲饋食禮尸卒食而祭饋饗饗祭先炊也至每食必祭亦是祭先火先炊彼是正祭此是小祀耳路史以君祭先飯為句飯讀去聲謂祭其始飯者

如將田祭貉將射祭侯之類然與侍食不相應不可

從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注包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

紳大帶也不敢不

釋文首手又反紳音申地木或作拖徒我反又勅佐反唐石經作拖漢書龔勝傳引作拖說文引作花花訓衣裾借字也拖訓曳正字也拖拖之變拖拖之俗

正義曰朱注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

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

也蒙案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雜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 皇四明故書 紉園刊本

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孔疏喪大記君

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算謂於師保恩舊之親故

問之無算或言喪大記云三問者謂君自行此云無

算謂遣使也

包注云云疏曰皇疏病者本當戶在北壁下東首君

既來視不宜北面故移處南窗之下令君入戶而西

轉面得南向也故樂肇云南牖下欲令南面視之也

案禮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鄭注東首北牖下謂

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下或為北墉下士喪

既夕禮正作墉孔疏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

之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此

卽皇疏樂氏之說也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注云嚮

明又寢恆東首注云首生氣也江氏慎修曰室中之

位以奧為尊曲禮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則父母不在

當居奧矣而云恆當戶何也居室則戶當闔室有牖

所以為明非以戶為明如開戶則有風寒豈可常當

戶而居乎檀弓孔子蚤作章因感兩楹閒之夢有泰

山梁木之歌既歌而入當戶而坐謂坐於堂而當戶

爾日偶然如此記禮者因此遂謂君子之居恆當戶

恐不然矣堂上以戶牖之間為尊位當戶非尊室中

以奧為尊位如與弟子同坐豈長者當戶而弟子反

居奧乎江氏之言甚悖蓋尊者恆居奧與者室西南

隅牖之北正室之奧喪大記所云北牖者據堂言之

或指牖之北邊也況乎病者不宜屢遷動若寢北墉

下東首而當戶又無以避風寒是病者之牀仍宜在

奧當牖之北而東首君來問疾正可入室南面以臨

或嫌其不潔而就堂隔牖視之應聽君之自便毛氏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 皇四明故書 紉園刊本

大可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是以君必主奧如太祖正東向之位然奧為室中最隱蔽之處入室既深既無以避疾厲之氣又失南面之常尊未必然也士喪禮所云寢東首于北墉下或將氣絕時遷於正寢之北壁下故上文云士處適寢下云屬纊以俟絕氣若平時之居處君雖以奧為尊位而寢或

明明子論語集注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攷伯牛有疾章紳大帶見束帶書紳章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注鄭曰急趨君命也行出而車既駕隨之也

正義曰朱注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皇疏引玉藻

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履

在外不俟車鄭注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

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

也不俟履車趨君命也荀子大略篇云諸侯召其臣

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

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

輿於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皆此經之證也鄭注云云疏曰皇疏大夫不可徒行故後人駕車隨之使乘之也

入大廟每事問注鄭曰為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釋文大音太唐石經皇本作大邢本作太

正義曰皇疏或云此句煩重舊通云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辭此是錄平生常行之事故兩出也蒙案鄉黨所記或與禮經相表裏或補禮經所未備夫子對或人所云是禮也即指此節所記之禮也故鄭君詳

明明子論語集注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注之而不以為重出也

鄭注云云疏曰邢本脫此注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注孔曰重朋友之恩也無所歸言無親屬也

釋文殯必刃反

正義曰朱注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蒙案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白虎通義三綱六紀篇引論語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家語襲此文亦以為客方氏怨禮記解義曰禮言賓客論語言朋友互相備也

鄭注云云疏曰皇疏殯謂停喪於寢以待葬也時有朋友在孔子之家死而無親情來奔喪者故云無所歸禮以為賓客既在家者也鄭志田瓊答劉德云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若非在家而呼而殯之似太多情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注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也

正義曰朱注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蒙案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 墓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不敢專也鄭注車馬家物之重者少儀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耐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江氏云饋祭肉古人重其禮如此孔子所以必拜受也然於車馬雖重不拜焉故邢疏謂此言孔子輕財重祭之禮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通財之義者周禮地官大司徒令邦國移民通財是也

寢不尸注包曰不偃臥四體居不容之敬難久也

釋文容作客苦百反本或作容羊凶反唐石經作客

正義曰朱注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情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臧氏琳經義雜記曰居不容唐石經作居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也孔注云為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邢疏云不為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客黃先生曰包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 墓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注以尸為死人是尸為屍之借字注云偃臥謂覆臥也禮曰寢毋伏鄭注伏覆也皇疏云眠當鼓而小屈不得直腳申布似死人也居坐也寢坐一類寢身懈云不尸明聖人不過肆也坐不容明聖人不過拘也客今本作容釋文唐石經皆作客段氏玉裁云居不容嫌其主之類於賓也寢不尸惡其生之同於死也臧氏玉林云尸如弟為尸之尸禮云坐如尸既寢不當執是禮臧意尸與客類故云然也

包注云云疏曰不偃臥者說文偃僵也廣雅釋言偃

仰也吳越春秋云迎風則偃背風則仆詩北山或棲
遲偃仰莊子列禦寇篇緣循偃伏注偃伏不能俯執
者也蓋前覆而伏曰仆後仰而倒曰偃此析言之也
鄉射禮東面偃旌注猶仆也論語草上之風必偃皇
疏臥也孟子趙注伏也此渾言之也曲禮寢毋伏謂
覆臥也包注不偃臥謂仰臥也仰臥直脚申布所以
如攤屍論衡四諱篇曰毋偃寢為其象屍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室家之敬者大戴禮衛將軍文子
篇云在貧如客後漢書梁鴻孟光夫妻相敬如賓周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墓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變傳注引謝承書曰變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
子室家相待如賓此皆所謂室家之敬則孔注意容
正當作客說文憲敬也亦取義於客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注孔曰狎者素相親狎也見冕者與替者雖褻
必以貌也注周曰褻謂數相見也必當以貌禮之也

釋文齊音咨衰七雷反狎戶甲反冕鄭本作弁皇本
高麗本見上有子字考文補遺貌下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
前篇邢疏此一節言孔子見所哀恤及敬重之事為
之變容也黃先生曰狎謂習見也常人猝見則憐夫

子習見而憐之也冕者猶言搢紳士也汪氏中曰冕
非常服當其行禮之時夫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
云冕者斥其人謂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冕
者此詞之曲者也經言冕又言褻褻依朱子訓燕見
則非服冕行禮之時也與汪氏說正相發

孔注云云疏曰云素親狎者說文狎犬可習也爾雅
釋詁狎習也曲禮賢者狎而敬之注習也近也左襄
六年傳少相狎注親習也是狎本訓習黃先生謂習
見者是也孔訓素親狎蓋習慣則相親相親則輕媾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墓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廣雅狎輕也方言狎媾也皆一義之引申也

周注云云疏曰云褻數相見者說文褻私服也廣雅
釋言訓狎乃誓之借說文誓曰狎習相慢也是褻狎

同義周注數相見即習見也變者變色即變其貌也
上言必變下言必以貌互文見義特上變而慘惻下

變而恭敬所以分屬之也朱子訓褻為燕見乃私服
義之引申私服非公會之服則燕見非公會之時也
義亦可通皇疏謂狎親褻疏變重貌輕親狎重故言
變卑褻輕故以貌而又以必變謂必作必趨前篇係

見疏者也意多膠葛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注孔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也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

正義曰朱注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教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黃先生曰死生亦大矣哀之重之以人待人聖人之仁也禮曰仁者人也即此可見矣孔注版云圖籍申之者謂兼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然以朱子專言重民數為是葉氏時禮經會元

明明子論禮經義疏 卷十

圖四明禮書 納圖刊本

曰民數不惟鄉士遂士縣士掌之小司徒稽人民之數閭師掌人民之數縣師辨人民之數皆掌民數之官也又曰小司寇三年大比登民數于天府內中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及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一民數也國用之豐耗係焉王治之廢興係焉必拜而受之如受賢能之書登于天府與司寇獄訟之登中者與祖廟寶器俱藏焉以此見民數之與刑中皆同天物其愛恤斯民之意常相關也以刑官登民數以天子拜民數以天

府藏民數足見重民之意此言民數之版也或曰攷

之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是士籍也司士掌羣臣之版是官籍也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是宮中侍衛之籍也如此又不止民數之重矣然而渾括言之要皆生民之版籍也蒙案朱氏彬謂負版當讀如曲禮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販承凶服者式之而言方與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文勢一貫而葉少蘊據翟公異之說又以版為喪服之負版抑考喪服記云若齊衰內衰外負廣出于適寸適博四寸出于衰

明明子論禮經義疏 卷十

圖四明禮書 納圖刊本

衰長六寸博四寸注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衰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是衰與負版本同為一物上既言齊衰則此何以復言負版乎況乎閭傳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此衰之發於衣服者也鄭注喪服記云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第言見齊衰者上以兼一斬下以賅四緝不知所謂凶服者果何服乎反覆思之蓋指罪人所著之精衣

服莫凶於此者也周禮司圜疏引孝經緯云三皇無
文武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蒙赭衣雜履
中罪赭衣雜履下罪雜履而已御覽六百四十五引
慎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纒當劓以菲
履當別以艾禪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荀子正義篇
作墨黥僇嬰其艾畢菲對履殺赭衣而不純蓋上古
畫衣以象刑後世犯刑服赭衣論衡寒溫篇赤衣比
肩漢書賈山傳赭衣半道新序善謀篇赤衣塞路皆
謂是也夫子胞與爲懷首重民命見有朽楊桎梏赭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 異四明叢書
刑圖刊本

衣就道者不覺惻怛於心而形之於式記者因而推
廣言之連類而及於負版周禮司寇上刑中凶服者
卽書于版而登于天府然而版之所書非一事也春
官天府掌受民數穀數及羣吏之治中而藏之地官
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
于天府內史貳之秋官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
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孟
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
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司民掌登

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
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
以萬民之數詔司寇然則民數穀數治中刑中無一
不登於天府無一不載於版圖而賢能之書惟詳於
教職死生之數悉掌於刑官於以知負版之所列雖
多而凶服之可矜爲甚此大禹所以有下車之哭而
成湯所以有解網之仁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送死之衣物者孔意以上文旣言
齊衰則不得復以凶服爲喪服故云送死之衣物穀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 異四明叢書
刑圖刊本

梁隱元年傳曰乘馬曰賵衣矣曰襚貝玉曰含錢財
曰賻楊士勛疏引士喪禮賵并有元纁束何休云元
三法天纁一法地喪大記小斂之衣皆十九稱大斂
之衣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天子蓋百三十
稱是皆送死之衣物也然此經云凶服者則謂衣此
凶服而非持以送人者也云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
說文詩傳皆云負恃也皇疏謂擔揭蓋以背任物曰
負以手揭物曰持渾言之皆可通也世說文學篇引
鄭君此注云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義

與孔注同周禮天官官伯職先鄭注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是版為籍也又內宰掌書版圖之法鄭注版謂宮中閤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又小宰聽閭里以版圖鄭注版是戶籍圖地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云邦中之版土地之圖是則版為籍而非圖孔意以圖籍相將之物連類而及之也以式為敬者考工記輿人疏謂人所憑依而式敬故名此木為式正字當作軾曲禮國君撫式大夫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此皆以式為敬也考工記輿人為車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隧車與深也隧四尺四寸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是謂一在前較深一尺九寸三分寸之一是為二在後式高三尺三寸兩輪上出式者謂之較較高五尺五寸人長八尺小俛則憑較式是揉木作三曲之形在前可

以憑者為式左右曲向後接兩輪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為式詳見江氏戴氏阮氏考工車制圖考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注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

正義曰朱注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蒙案凡有盛饌主人必親饋不親饋不足以言盛朱子所云禮即主人親饋之禮也曲禮侍坐於所尊敬食至起注為饌變又曰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是侍食者猶必起而拜而況饌為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已設者乎坊記云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鄭注言不可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禮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蓋禮不可見必有物以將之盛饌所以將禮意盛者饌而所以盛者在禮也安有盛饌而不親饋者乎安有不親饋而猶謂盛饌者乎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

子注言貴其以禮待己而為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玉藻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注以其待己及饋非禮也孔疏凡客將食與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禮食先食載次食殺乃至肩至肩則止乃飧不食肉而仍為飧者是季氏饋失禮故也然則所謂盛饌者盛其禮也敬盛饌者敬主人之盛禮也孔注指出親饋朱子點出禮字發明經意最為精密蓋不失禮者如左傳所云苟有明信澗澆沼沚之毛蘋蘩藻之菜筐筥筥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釜之器潢汚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河酌雖菲猶盛也而如其禮貌不存焉酒醴不設君子當早為見幾乾餼以愆詩人每傷其失德飲食醉飽之閒有識者恆於此觀禮意焉豈在饌之盛不盛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作起也者說文同先進篇舍瑟而作孔云起對也

迅雷風烈必變

注鄭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為烈也

釋文迅雷音信又音峻

正義曰朱注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玉藻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蒙案易說卦傳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張子正蒙云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曰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雷陰之專氣為霰霰雷者一氣之化也周氏治平曰萬物各有本所故得其所則安不得其所則強及其強力已盡自復居於本所焉本所者何如土最重重愛卑性居下火最輕輕愛高性居上水輕於土在土之上氣重於火在火之下然水比土為輕較火氣為重氣比火為重較水土為輕以是知水必下而不上氣必上而不下矣蓋水之情為冷溼火之情為燥熱土之情為燥冷氣之情為溼熱其情皆有偏勝各隨其勝所火氣偶入水土之中必不得其安而欲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行水土因氣騰入氣火之域亦必被強而欲下墮各居本所矣日光照地與氣上升偏於燥則發爲風火與土俱挾氣上升阻於陰雲難歸本所火土之勢上下不得亦無就滅之理則奮迅決發激爲雷霆與氣交合迸爲火光居於本所故云交則電日氣入地鬱隆騰起結而成雲上至冷際爲冷情所化因而成雨正如蒸水因熱上升騰騰作氣上及於蓋蓋是冷際卽化爲水下居本所故兩者冷熱二氣相和而成也若溼氣既清且微是陽勝也升至冷際乃凝爲露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三冬之月冷際甚冷是陰勝也雲至其處既受冷侵一一凝沍皆是散圓卽成雪矣露之爲霜其理略同蓋氣有三際中際爲冷上近火熱下近地溫冷際正中乃爲極冷夏月之氣鬱積濃厚決絕上騰力專勢銳運至極冷之深際驟凝爲雪入冷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故雪體之大小又因入冷之淺深爲差等非如冬月雲氣徐徐上升漸至冷之初際而結體甚微也故夏月雲足促狹隔濛分壘而晴雨頓異焉冬時氣升冷際化而成雨因在氣中摩盪故一一皆

圓初圓甚微以漸歸并成爲點滴未至本所又爲嚴寒所迫卽下成霰矣故霰者皆陰陽專一之氣所結而成者也周氏深於天算兼習中西之法故言天地之氣化確有條理然其所據者水火氣土四大元行之說而與中土之本陰陽五行者似不相同蒙嘗有說以辨之其說曰古今之相去也千萬年六合之相遠也千萬里苟此心此理之同雖至東海西海先聖後聖無不契合如符節而獨於陰陽五行之大端東西儒各持一說大相刺謬由未識古聖命名造字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源也西儒謂子曰天一積氣也視之蒼蒼無終極地在天中亦如諸行星之繞日而行不過滄海之一粟安得與天對待而爲陰陽耶子無以對也又曰晝之明也夏之熱也乃日之來也夜之昏也冬之寒也乃日之去也是無明卽爲昏無熱卽爲寒安得別有一昏一寒與明若熱對待而爲陰陽耶子又無以對也西儒又曰天地間獨一元質六十四動植人物之所藉以配合者十有四而其中惟養炭淡溼之四氣居多論其最大者爲四元行無形者氣是也有形者

火是也質之流者水是也質之定者土是也水火氣土卽佛經之水火風地也天地間惟此四者爲最大而中國好言五行木火土金水與木土之所出也安得與水火土相配而爲並大耶水合二而成土合三而成金木之類不一配合之物亦不一安得與火相配而爲元質耶若五行之生克推之物性不盡然五行之休咎驗之人事不必然又安得事事物物盡以五行配之耶予更無以對也予懷此疑數十年求之中外書籍數十冊一日讀西書內論化學與動學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

異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有謂天地萬物之性有相引之勢又有相推之勢玻璃吸電氣有引力香膠呼電氣有推力噏鐵氣則兩端互藏其力指南鍼之向背雌雄鍼之迎距可驗也而不知其性何以若此也予乃憬然悟曰此卽中國所謂陰陽也夫陰陽五行者中國聖人之言也生克休咎者後人附益之說也聖人之言陰陽五行也專以天地氣化言而後人無物不概以陰陽無事不配以五行而又附以生克休咎之說反致膠葛而難通考之說文陰本作陰又作霽从雲今聲云象雲氣謂

雲雨之氣也陽本作易从旦从勿勿象日氣謂旦日之氣也陰陽从自者專指山水之南北假借之字也古人造字有本義命名有專屬人之男女也禽之雌雄也獸之牝牡也猶氣之舍易也本以二事對待而言也人之生死也晝夜之昏明也冬夏之寒熱也猶日之往來也本以一物有無而言也兩意本不相合而後人概以一例施之而又加以穿鑿附會之說宜其膠葛而不能通矣五行者五氣也行猶道也謂氣化流行之道也西書言化學謂大造陶鎔人物多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

異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養炭淡溼之四氣配合而成可以變化目驗而知予謂養氣者木氣也炭氣者火氣也淡氣者金氣也溼氣者水氣也四氣之和卽土氣之分王四季而調劑得中也盈天地間無非氣化之流行聖人以木火金水土指點五氣之形狀猶算學圖之甲乙丙丁樂律譜之五六工尺不過藉以記其邊角繪其聲音所謂木火金水土者謂其氣之似木似火似金似水似土非真以五物爲五行也不然西人所謂炭氣者亦不過謂其氣之似炭耳豈真以爲炭之氣也哉西儒

格物新書又有氣學電學詳論風雷之所以然云地氣受日熱之蒸輾而上騰他處之氣流動以補其缺謂之曰風如洩盤心之水旁水即流動以填其空其行有徐有疾一點鐘行五里者微風也行五十里者疾風也每方尺計力一斤一點鐘行百里者大風也每方尺計力四斤行二百里者即颶風矣每方尺計力十七斤極大之颶風一點鐘行三四百里每方尺有五十斤之力拔木傾舟勢極猛烈此其大略隨在皆然者也若在赤道迤北三十度內四季常吹東北

明學字論彙編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迤南二十七度內四季常吹東南風是因赤道永與日近其氣受日熱上升南北二方之氣時常流動以補其缺而地球向東左旋地氣乃輕浮之物不能隨地體速運故其氣斜向西而流也今海客在赤道之南北名其風為恆信風又曰貿易風然其風在水面則然而在陸地則不然如閩廣江浙印度緬甸暹羅越南等處皆在赤道迤北三十度內而夏則吹南風冬則吹北風蓋赤道迤北多陸地地面之氣熱於水面之氣且夏季日行北陸其地為尤熱熱則氣輕

而上升故海風自南來補其缺若冬季日行南陸北極陰寒故朔風自北而來以補其空至赤道四五度而止朔風不過南半球也海外諸島地處赤道之中自巳至酉常吹海風自戌至辰常吹陸風亦因晝日陸熱於水故風從水至夜時水熱於陸故風從陸來皆此理也颶風即大旋風旋風名羊角由上而旋下颶風則由彼而及此大約在赤道南常自左而右則由東北而西南在赤道北常自右而左則由東南而西北颶風有路有中樞善行水者避其樞而向外則

明學字論彙編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船可無恙是風雖暴烈亦可推測而知也雷電之氣磅礴乎宇宙藏於萬物之中隱而不顯惟以琥珀玻璃白蠟等摩擦於呢絲之上能喻毛髮紙片等物是即電氣之見端故其氣與噏鐵氣相同內具陰陽二性玻璃電氣有引力名曰吸電氣香膠電氣有推力名曰呼電氣二氣布物均平則無呼吸是為萬物本然之所或時以物相摩擦熱氣鼓盪或相融化其均平之氣稍分而各顯其力內有同氣相近則相呼內有異氣相近則相吸必交相易而攪動以致均平始

復歸其本位積之愈厚乃合之愈速發之有光即爲
電激之有聲即爲雷雷電本陰火大概因地面焚燬
之物以及草木長養萬物融化溼氣薰蒸而生故傳
引電氣各物不同易傳者如五金水木皮革之類難
傳者如琥珀玻璃紫梗硫磺松香玉石絲棉之類金
類與強水相融善發電氣西人製爲增減線以之運
動機器傳遞文報瞬息千萬里功用不可殫述也天
空雲霧稠密易引電氣因空氣較燥不能引電故雲
霧爲獨引之物褐色雲載呼電氣白彩紅黃丹雲皆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載吸電氣若有一雲相近一有呼氣一有吸氣所積
之電合聚既多與其間不引之空氣相搏而勝二雲
之電則交相入而發響生光乃雷電也電光隨易引
之器而流先及金類後則溼物如塔頂屋角船桅樹
梢禽獸在曠野人居高山遇之即燒中之即斃以其
引電故也欲避其險亦可由他物傳引入地昔有西
士佛蘭格林懸引電之竿通於地內以免其患竿以
鐵爲之上下皆尖四周甚滑一竿可庇周土二十丈
故泰西有避雷稱雷倣雷等法是雷雖迅烈亦可推

測而知也嘗考王充論衡有雷虛篇謂雷者太陽之
激氣也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
相較軫較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
中屋屋壞楊泉物理論云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
者也怒則飛沙揚礫發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草順
物布氣是其意以雷之所斃風之所傷皆爲人事之
遭逢無關天心之誅擊抑知天威可畏天道難知武
乙射天龍雷攝魄白起坑卒牛背書名表公巨之盡
忠金滕之書乃啓發展氏之隱懸夷伯之廟斯驚世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俗之震死者往往背有篆書以述其罪彰瘡乃理數
之必然宇宙非耳目之能盡而況乎聖人順父天母
地之喜怒哀震曜殺戮爲刑威出王游衍如凜左右
臨深履薄時切戰兢易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用事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當雷風之相薄而如漠然
不知其省焉是直以天變不足畏矣梅氏定九曰日
食雖可推測而知王者必以修省爲本其得聖人之
意也夫

鄭注云云疏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詩大雅文云風

疾雷為烈者爾雅釋天疾雷為霆電電字衍或以電為電穀梁隱九年傳云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震雷也電霆也公羊何注雷疾者為震初學記引五經通義云震與霆皆霹靂也爾雅郭注雷之急激者謂霹靂淮南兵略篇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疾雷即迅雷也爾雅又曰日出而風為暴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森李巡注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下也暴風從下上故曰森森上也詩終風傳曰暴疾也說文烈火猛也引申之亦訓疾故方言云烈暴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十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也說文又有颯云颯颯風雨暴疾也風俗通義云猛風曰颯讀若烈要之迅疾暴烈義皆相通故書曰烈風雷雨鄭君曰風疾雷為烈不必以迅屬雷以烈屬風也

升車必正立執綬注周曰正立執綬所以為安也說文徐鉉注引上題禮曰正義曰朱注綬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綬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之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曲禮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

於馬前已駕僕展輪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綬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綬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闕溝渠必步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鄭注綬有二一是正綬擬君之升一是副綬擬僕人之升君初來欲上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所餘一手取正綬授與君令登車轉身向後引君上也少儀云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又云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面拖諸箒以散綬升執轡然後步鄭注良綬君綬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笭上也孔疏散綬副綬也綬既有二種明良綬君綬其散綬則本繫於車僕者擊之而登車也蒙案禮記所云皆僕人授綬之儀而此經所云正立執綬者江氏謂方上車時御者授綬必正立於車下而挽之以升也既在車中則無所用綬矣曲禮少儀皆無車上執綬之文賈誼容經云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綬而左臂誦此說非也周禮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注王所登上車之石也曲禮尸乘必以几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十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注尊者慎也昏禮婦乘以几注尚安舒也孔子升車或是履地而升不敢同於尊者也

周注云云疏曰說文綏車中靶也廣雅釋器靶謂之綏段氏云靶轡也轡在車前而綏則系於車中御者執以授登車者故別之曰車中靶也少儀曰車則脫綏執以將命綏本系於車中故可脫郭璞注子虛賦曰綏所執以登車周注云正立執綏所以為安故遂引申為凡安之稱

車中不內顧注包曰輿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轆轤也不疾言不親

指

釋文車中不內顧音故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御廣色類引此文連下色施舉矣句

正義曰朱注內顧回視也視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皇疏內猶後也顧迴頭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後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己者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之私非大德之所為故衛瓘云不掩人之不備也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為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為惑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也是皇疏從鄭讀有不字而包注則從魯讀本無

不字也盧氏文弼鍾山札記云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鞋纒塞耳車中內顧辭綜注內顧謂不外視也季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以為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無不字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夫張賦之車中內顧與鞋纒塞耳皆四字為句加一字則參差不齊矣崔駰銘今載古文苑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敕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慎茲容段若膺云觀

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為內顧矣崔銘中之正位即正立古位立通又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

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不內顧者謂儼然

端嚴不回顧也今論語云車中內顧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轆轤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氏亦依魯論為說也蒙案曲禮車上不廣欵不妄指立視五馮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顧不過轂謂掩在後孔疏云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人私也即引論語車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不內顧以證蓋顧與視大不相同皇疏訓顧爲迴頭而訓內爲後意謂內卽迴字之假借不內顧者不回顧也禮云顧不過轂旁視及騎轂不迴顧騎轂以後此正不內顧之確證也若以內顧爲內視衡軛在輿之前兩轂在輿之外既於顧字不確切又於內字不分明何如改從古讀連下三不字句法整齊而與禮經之顧不過轂義又恰相表裏於是知鄭君之大

有斟酌也

包注云云疏曰皇疏車牀名與故云輿中也釋文云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本作車中邢疏作居中者非衡轅端橫木軛縛於衡以駕馬領者曲禮立視五轡式視馬尾五轡較衡軛爲遠馬尾較衡軛爲近禮注立平視也尙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孔疏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丈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也邢疏云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之制此紀聖人之行也馬尾近在車闌前憑軾下視則少俯故不及衡軛衡軛至輿前十尺可容馬

而御者之策及之較之五轡爲甚近較之馬尾爲已遠矣皇疏旁兩邊也騎豎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較在箱外當人兩邊邢疏言孔子在車中前視不過衡軛之前傍視不過騎轂之後是從魯讀內顧之說也注中不字後人所加

色斯舉矣注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注周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也

正義曰朱注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上下必有闕文矣黃先生曰色謂人物色之也韓詩外

傳二引經義如此王伯申曰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引論衡定賢篇及漢碑文爲證亦一義也朱子云有闕文李安溪姚秋農云弟子欲記夫子贊雉之言而記此以明時之義經中記事如此者甚多無闕文也蒙案邢疏本以此二句另爲一節言孔子之審去就後一句以飛鳥喻也故太平御覽色部連引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爲一類皇疏謂孔子觀人顏色而舉動引繆協云自親指以上鄉黨拘拘之禮應事適用之跡詳矣

有其禮而無其時蓋天運之極也將有遠感高興故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惟程子外書疑其簡編脫錯始
置此二句於時哉時哉之下談經苑引講錄又以此
二句置三嗅而作之末朱子亦據胡氏謂雉之飛決
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故雖與下通爲一節注
中仍謂二句上下必有闕文其謂色舉翔集卽雉欲
移山梁雌雉一句冠於首則始於陳定宇也然攷說
文集羣鳥在木上也本从三佳省从一佳翔回飛也
爾雅鳶鳥醜其飛也翔淮南覽冥訓注翼不搖曰翔
原道訓注大飛不動曰翔倣真訓注直刺不動曰翔
陸佃埤雅謂雉飛若矢一往而墮崇不過丈修不過
三丈而況乎雌雉于飛回翔非其所能也斯二句蓋
以靈鳥之見色而舉喻聖賢之見幾而作論衡定賢
篇曰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賈誼弔屈
原文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
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易曰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非知幾之如神其孰能與于斯
乎夫子周流列國倦飛知還道大莫容居安終老歎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鳳鳥之不至感麟出之非時誦詩讀書甯雞口不爲
牛後飯疏飲水甘雌伏不克雄飛偶跋涉於山梁羨
飲啄之雌雉因而復有時哉一歎記者連類而敘之
義雖相承而意固各有所在也詩云緜蠻黃鳥止於
邱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
乃聖人之所以時者也斯矣字而後字皆下時字伏
脈易良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鄉黨一編無處不有時字而點睛結局於此
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真西山曰色斯舉
矣去之速也衛靈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
去卽此意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
後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卽此義也古
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間猶謹諸
此況仕止久速之際乎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
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
得於此者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云見顏色者說文色顏氣也是用色
之本義也公羊哀六年傳皆色然而駭注驚駭貌是

卽色斯連文之義色斯猶色然也訓舉爲去者楚辭
自悲篇願離羣而遠舉注舉去也西京賦鳥不暇舉
注飛也晉語舉而從之注起也是去謂飛起也

周注云云疏曰云迴翔審觀者說文翔回飛也考工
記矢人後弱則翔注迴顧也訓集爲下止者淮南說
山訓雨之集注下也詩集于苞栩傳止也又廣雅釋

詁集就也就與集雙聲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其之三嗅而作注言山梁
雌雉得其
時而人不得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其
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起也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十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梁音良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其本又作供凡
用反又音恭三息暫反又如字與許又反皇本共作
供藝文類聚御覽引作拱蜀石經喚作嬰玉篇引作
顛五經文字曰說文顛經與相承作喚論說借臭字
爲之文選七發注引曰上有子字又引鄭注梁作梁
後漢書班固傳注御覽引俱無時哉重文

正義曰皇疏此記孔子因所見而有歎也孔子從山
梁閒過見有雌雉逍遙得時所以有歎言人遭亂世
翔集不得其所是失時矣不如山梁閒之雉十步一
啄百步一飲爲得其時故歎之也獨云雌者因所見
而言也子路不達謂是時月之味故馳逐得雉煮熟
而進以供養孔子乖其本心故先三嗅氣而後乃起

亦如得食不食之閒也引顧歡云夫栖遲一邱雉之

道適也不以剛武傷性雌之德也故於翔集之下繼

以斯歎而仲由之獻偶與歎不諧若卽變之則事與

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也有失故三嗅而起則心

事雙合矣又引虞氏贊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以

人事喻於雉也雉之爲物精傲難狎譬人在亂世去

危就安當如雉也曰山梁雌雉時哉以此解上義也

時者是也供猶設也言子路見雉在山梁因設食物

以張之雉性明傲知其非常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十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蒙案說文雉有十四種爾雅釋鳥鷓鴣諸雉鷓鴣

雉鳴雉鷓鴣秩秩海雉鷓山雉雉鷓鴣雉絕有力

奮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

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鷩南方曰鷩東方曰鷩北方曰

鷩西方曰鷩易說卦傳離爲雉周禮大宗伯士執雉

以其體備文明性秉耿介也雌而貴雉者剛而能柔

也文選七發注及釋文皆引鄭君注云孔子山行見

一雌雉食其梁粟似鄭本梁作梁然既以山梁連文

則不得以爲梁粟也皇疏云梁者以木架水上可踐

渡之處說文梁水橋也爾雅釋宮隄謂之梁注即橋也或曰石絕水爲梁引申之通水不通水凡中高者皆可謂之梁周禮人司農注梁水偃也水經濟水注梁水隄也何義門又以高嶺爲梁黃先生謂梁本水橋之名引申之凡兩端低而中隆起者謂之梁屋之梁木車之梁輶皆同則山之中隆起者曰山梁亦一義也其說文同也本義也皇本作供設也爾雅具也廣雅進也養也虞氏謂子路因設食物以張之以驗雉性之明敏與上文意相關通藝文類聚太平御

明明字論語集解卷十

卷十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覽引作拱爾雅拱執也呂覽季秋紀審己篇云子路揜雉而復釋之與與兪形相近皆執取之意子路因欲執而供張雉性明敏雖欲執而不獲意亦可以互通也至以供爲向雉而拱立或謂烹雉而供具子路應不如是之愚也嗅古本作臭皇疏謂鼻歆翕其氣邢疏亦謂三嗅其氣並如字解玉篇引作嗅說文止有嗅云以鼻就臭也讀若醫牲之醫五經文字曰說文嗅字經典相承作嗅論語借臭字爲之是張參所見論語本作臭謂鳥三次嗅所供之物而不食遠去

也朱子引劉聘君謂嗅當作臭古闕反說文臭犬視兒通俗文驚視曰臭故字从目爾雅釋獸鳥曰臭郭注張兩翅謂鳥休息氣體如人欠申也不足以見鳥性之靈敏晁氏引蜀石經謂嗅作夏雉鳴也韓李筆解謂嗅當作鳴雉之聲也戚鶴泉謂玉篇有嗅字五教反叫也叫亦鳴也說雖無稽而猶以爲雉之飛鳴也荀子禮論云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失也一也何氏本此遂謂子路誤爲時食而供具夫子三嗅其氣而不食非惟與情事乖違且於

明明字論語集解卷十

卷十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文色舉翔集之意有何關會況乎大戴禮論本荀子三臭作三侑臭乃假借之字也至程子外書謂嗅近嗅字書齋夜話謂三嗅作三歎釋雅謂或作三噫類篇引而作爲迮則愈出愈奇而不可究詰矣古史孔子弟子傳曰山梁雌雉子路拱之孔子歎之曰時哉時哉三嗅而作以爲好鬪而死自取之也而豈其時哉然而子路終不悟此更意想附會之談也何注云云疏曰皇本而作作而起無作起也注以己見上節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一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先進第十一 釋文凡二十三章注疏本子曰同也其庶乎子曰論篤是與皆連上為章朱注分之故二十五章又德行節鄭本合上章皇本分之二則二十四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注包曰先進後

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釋文先進包云謂仕也鄭云謂學也

正義曰儀禮喪服傳疏引鄭注野人麤略也朱注先

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質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大夫也程叔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

之質樸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實今反

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

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皇疏云野人質樸之稱也君

子會時之目也孔子言以今人文觀古古質而今文

文則能隨時之中此故為當世之君子也質則樸素

而違俗是故為當世之野人也皇疏申注得時之中

為中式之中非中庸之中故釋文讀中為了仲反是

意正程子所本天子嘗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夏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所謂君子者猶言大雅君子也
雅之言夏也華也得時合式之人皆以為華贖為都
麗失時違俗之人則以為鄙陋為樸野豈知周室之
尙文監於二代文中有質質中有文所謂禮之用和
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實為文質彬彬之君子而周
末文過乎質流弊已近巫史表記所謂虞夏之文不
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正謂此輩而猶詡詡
然自以為大雅之君子而反以先進之得中為野人
也故先進之於禮樂非真野人也而自當時視之則
以為野人也後進之於禮樂非真君子也而自當時
視之則以為君子也其所謂中中其所中非吾所謂
中也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一四 明發書
約圖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此節注邢本題孔曰而皇本則以為
何解下節注皇本題荀氏曰而邢本則以為何解釋
文出先進二字曰包云謂仕也鄭云謂學也似下節
皇本荀氏曰三字當依釋文移於此節蓋此注乃包
曰而非孔曰至下節注云歸之純素則何氏老莊宗
旨也士先後輩皇本作士與鄭君指學者意正合是

也邢本土作仕奉合下章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
之門則此謂不從於陳蔡得仕進者因以先進為先
輩仕進之人當襄昭之世後進為後輩仕進之人當
定哀之世附會支離不可究詰於禮樂注云後進與
禮樂黃先生謂當作禮與樂二字誤倒而或又因此
鑿說者非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注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
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正義曰朱注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
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陸氏稼書曰此一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三四 明發書
約圖刊本

章是聖人欲以周初文質得中之禮樂挽周末文勝
之禮樂周初文武周公制作盡善當時風俗純厚用
禮樂者莫不彬彬文質得中絕去浮偽是先進於禮
樂也及至春秋之時風俗日敝不但敢於奢僭即猶
是禮樂而周旋裼襲之際聲音節奏之間頓覺今昔
不同是後進於禮樂也昔固未嘗樸也以今之日習
於華者較之覺昔之樸矣昔固未嘗拙也以今之日
習於巧者較之覺昔之拙矣由是羣然一辭指先進
為野人後進為君子其始不過一二浮薄之輩開此

風氣漸而謹愿者亦復爲之矣其始不過一少年之士創此議論漸而老成者亦其和之矣世皆若此或恐一人獨異不無戾俗之累而勉強從之或乍見而驚喜習久而相忘遂且靡然從之當此之時而無人焉維持挽回日甚一日風俗之弊可勝道哉故夫子甘受野人之譏不敢自附於君子之列雖知積重之勢非一人所能勝而存一線於禮崩樂壞之時俾天下猶知有文武周公之舊庶幾中流砥柱哉儒者卓然自立當爲轉移風氣之人而不爲風氣所轉移之人當江河之日下正賴聖賢之主張去得一分俗見存得一分古道卽令儂巧浮薄之徒哄然笑爲腐儒亦何損於我哉蒙衆皇疏申注以先進爲五帝以上後進爲三王以還周末文勝非野人亦非君子欲其爲後進彬彬之君子當用先進質樸之野人歸之純素以救其失精義引程明道說亦謂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此卽棘子成以質勝文之意卑三王高五帝還純返樸其漸將留入於老莊抑知夫子嘗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中庸又曰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從先進卽從周從周者從周之先進也蓋周之先進監於二代文質得中在時俗則以爲質樸之野人而於禮樂則實爲彬彬之君子故朱子以爲損過就中也何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先進比三王乃爲古比結繩則爲今故云近古此老莊好高之說也此注當依邢本作何解而移皇本苞氏曰三字於上節蓋釋文以上節爲包注而非孔注也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注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釋文從才用反皇本門下有者字正義曰朱注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韓李筆解云門謂聖人之門是也上云從我則及門者及我之門也鄭注仕進二字未免添說皇疏引張憑謂天地將閉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開泰之門更屬支離黃先生曰古者王宮有門闈之學教王世子及國子見周官師氏諸侯在公宮南之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左亦仿天子門闈之學漢書食貨志云春秋出民里
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塾者門側之堂學記所
謂古之教者家有塾里有門塾之學也惟其古之學
制如此故以弟子爲門人以同門爲朋以親受業者
爲及門夫子以前之患難相從而追溯之則曰不及
門據江氏鄉黨圖考所列年表孔子五十七歲去衛
過曹適宋及鄭而至陳五十九歲去陳適衛六十復
至陳六十二自陳遷蔡六十四往返於蔡葉自楚返
衛至六十六還魯陳蔡去魯最遠爲時又最久全賴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從者日夕相親以消客中旅況過後安得不思絕糧
之厄不過一時一事耳史記敘絕糧事於吳伐陳楚
救陳軍於城父之後在哀公六年於是楚昭王使人
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
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朱子辨之曰是時陳蔡臣服於
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
絕糧當在去衛如陳時時在哀公二年江氏曰朱子
之辯確矣然論語雖記絕糧於去衛後亦非初至陳
之時論語云從我於陳蔡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

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卽今陳州府蔡始封
在今汝甯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甯之新蔡縣皆
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
則不得至陳蔡之閒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
於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
里與陳相距數百里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
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閒當在哀四年自陳遷蔡時指
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旣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
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攷哀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
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
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論語記在
陳絕糧別一時事不必卽在去衛如陳之年今敘於
自陳遷蔡時削陳蔡大夫之事蓋道途閒費用偶乏
不必有兵圍也舊注孔子國云會吳伐陳之亂故乏
食則兵圍之事孔氏已不信之矣蒙案陳蔡絕糧之
厄孔注謂在哀元年朱注謂在哀二年均不可信江
氏敘絕糧於哀四年自陳遷蔡之時然自四年至六

年夫子所往返皆不出陳蔡之間追憶從行不必專
爲與難也至陳蔡兵圍之事莊子三言之史記敘於
哀六年荀子謂居桑落之下楊倞以爲九月時是并
有時月可紀矣太史公博極羣書去聖未遠其說似
非無本當是時也陳已縣而復封蔡旣遷而非舊陳
蔡之故地多屬於楚夫子之適陳適蔡固無異於適
楚也春秋之作也內中國而外四夷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子豈屬意於楚哉子嘗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
變至於道魯衛之政兄弟也夫魯與衛王道之遺也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一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欲振而興之也齊與晉霸烈之餘也子欲變而通
之也吳與楚僭王猶夏之國也子豈屬意於楚哉然
欲行道於他國必有知己之可因乃始適齊因晏子
而景公辭以老耄繼適衛因伯玉而靈公怠於政事
季札旣限於地子產又隔於時列國尙有人乎哉子
故過曹過宋過鄭亦猶匡蒲之過焉皆非適其國而
思西見趙簡子無如范中行佛胥外以侵叛而相攻
實鳴犢舜華內以忠賢而見殺臨河歎息天下滔滔
子乃不得已而始屬意於楚焉欲黜霸以崇王思用

夏而變夷楚何所因因葉公也子使子路之對葉公
者無異伯玉之使之對夫子也葉公者子樂引爲知
己也吾故曰昭王之聘葉公主之以子路之問對知
之也陳蔡大夫之圍子西使之以書社之見阻知之
也春秋時邑宰稱大夫陳蔡旣屬楚所謂用事之大
夫無異楚之邑宰也是時昭王救陳在城父葉公治
葉兼治蔡夫子就葉公或自陳而往來於蔡葉故屢
書曰遷遷者不定之詞也子西忌孔子之用楚聞其
在陳蔡之閒而隱使屬邑大夫發兵圍之以阻其行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一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蓋惟恐葉公之欲用之也而未知昭王之已聘之也
迫使子貢見昭王而興師來迎解圍以免將以書社
地七百封孔子而子西乃顯然阻之曰王之使使諸
侯有如子貢者乎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王之將
率有如子路者乎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夫文王
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某得據土
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子西之阻封
書社猶公斂處父之諫墮三都也知有霸而不知有
王知有私而不知有公卒使夫子之道不行於天下

道之將行將廢也與命也晏子之於齊伯玉之於衛
葉公之於楚皆屬無可奈何也由是而遷陳反衛歸
老宗邦回憶如陳三年遷蔡又三年其為時最久而
去魯又最遠藉非有葉公子豈惓惓屬意於楚哉參
衛靈篇絕糧章

鄭注云云疏曰云仕進之門者焦氏理堂曰書堯典
闕四門鄭君注卿士之職使為己出政教於天下言
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
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孔疏引此注又引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十四明叢書
初刊本

論語云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孔以闕門為
求賢之路鄭以門為卿士之家則及門者謂仕於卿
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帥以門名
注帥謂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
也軍將皆命卿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其正室皆
謂之門子注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
戲之盟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門子卿
之適子是卿以門名子稱門子其仕於卿大夫之門
則謂之及門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澤文德行下孟反鄭云以合前章皇別為一章考文
補遺古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史記弟子傳盧鐵論
殊路章以政事處言語上後漢書文苑傳以言語列
文學下

正義曰朱注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
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外注
引程伯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
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
也蒙案釋文邢疏皆云鄭氏以合前章此程朱二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十四明叢書
初刊本

所本也然物觀考文補遺謂古本上有子曰二字史
記弟子傳於冉伯牛云孔子稱之為德行又云孔子
以仲弓為有德行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新序雜
事篇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是漢儒皆以此一節為
孔子之言而筆解又引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
故皇氏雖別為一章而疏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
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孔子門徒三
干而惟有此十人名為四科者王弼曰此四科各舉
其才長也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標業分名

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顏淵德行之俊尤兼之矣范甯曰德行謂百行之美也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政事謂治國之政也文學謂善先王典文也蓋孔門所設有四教故弟子所長有四科文即文學也行即德行也忠則專於政事盡心為國也信則長於言語修辭立誠也困學紀聞謂四教以文為先由博而反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末記者因夫子既有四教之條規遂就七十二子中之得力四教分長四科者約舉此十人以標其品目而其餘或專或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兼或先或後皆得以類相從故史記弟子傳於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即接以德行云云三十字鹽鐵論殊路章云七十子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則此一節本統該七十二子而撮舉其有名者非謂止此十人亦非必牽屬陳蔡時言也乃唐開元時據此妄立十哲之名以從四配之下抑知十人之外大賢如曾子有子已不可解而其餘如公西子華漆雕子開澹臺子羽顓孫子張南宮子谷

公冶子長原子思宓子賤高子羔商子木曾皙樊遲孺悲等皆顯見於經傳而何以不列其中鄭君聯合上節謂皆從陳蔡之人抑亦不得其說而為之辭也然而陳蔡之時閔子騫冉伯牛諸人從與不從已無可攷即如冉求一人史記明言於哀公三年為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子正仕魯至哀公十一年尚為季氏帥師戰清見於左傳則此一人明明不從陳蔡而其餘可推矣況乎師弟之親同厯甘苦事後追憶此亦情理之常何必條分四科之專長適滿十人之盈數一若文王之四友武王之十亂然者記者何不憚煩哉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注孔曰助猶起增益於己也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於己也釋文說音悅

正義曰朱注助我若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皇疏引孫綽曰所以每說吾言理自元同非為助我也言此欲以曉

眾且明理也此說似太高妙

孔注云云疏曰云助猶益者說文助佐也小爾雅佐也孟子助者藉也注藉借也有佐助有借助則有益於我故云猶益也訓說為解者說文說釋也从言兌兌為澤澤猶釋也詩岷箋說解也聞言而解釋則怡釋故引申為悅樂為喜悅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言閔子

騫為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閔之言也釋文聞閔廁之聞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申注云聞猶非也言子騫至孝事父母兄弟盡於美善故凡人物論無有非閔之言於子騫者也引顏延之云言之無聞謂盡美也是以人不聞言謂無非閔子騫者也然考漢書杜鄴傳舉方正對曰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聞也顏注引論語以證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劉注引論語云云聞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

人言無非之者是以人不聞言謂無非聞其父母兄弟較之皇疏詞為順而義為精乃朱子引胡氏謂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是以人不聞其父母昆弟稱

孝之言不猶無也孝哉閔子騫子特述人言而美之也所以必易古注者以師徒例稱名不稱字然考史記弟子傳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季次者公皙哀之字也又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羽者澹臺滅明之字也德行顏淵節本或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別為一章而首題子曰字史記新序等書又引為孔子之言蓋師生猶父子李習之答王載言書云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此稱謂之常也而五倫之朋友即賅三本之師徒其於年幼則名之或於年長則字之此亦情理之常不必拘春秋書字以褒者十二人而謂師不字徒也況乎孝哉閔子騫謂人述其父母昆弟之言師不可字徒父母反可字其子也哉惟是古今大孝莫過於舜書堯典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

蒸父不格姦孟子述逸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
瞽瞍亦允若又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以舜
之大孝惟能使其父母底豫允若不至於姦而閔子
能化父母兄弟動靜盡善人無可閒之言是直過於
舜矣論衡知實篇引此經而申之曰虞舜大聖隱藏
骨肉之過宜愈子竊何故使人閒非父弟充疑舜之
不及竊子謂竊之必不能過於舜也蓋閒之本義說
文訓隙从門中見月會意廣雅訓誼小爾雅訓非皆
引申之義釋文謂閒廁之閒邢疏謂閒廁非毀者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淮南說林訓曰骨肉相愛讒賊閒之而父子相危
顏氏家訓兄弟篇曰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
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郵風雨之不防壁
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
哉閔子處後母昆弟之閒易生閒隙而能事之以孝
待之以誠卒使讒閒之人不能乘隙而閒隔斯其所
以爲孝也藝文類聚引說苑閔子竊兄弟二人母死
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竊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
手衣甚單父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卽謂

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
竊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
哉閔子竊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太平御覽四百
一十三引師覺授孝子傳略同此乃閔子之實錄上
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曲盡其善所以夫子稱其孝
言父母而并及昆弟也夫倫常之地最懼閒隙之開
而非閒之言每中於倫常之地其始出於不經意而
其禍至於不忍言或以徑遂忽略之微嫌或以飲食
語言之細故閒則積小以加大人將以疏而閒親謂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涓滴之無妨遂燎原而莫撲狡兔營窟宵小分黨以
爭權妖狐成羣婢妾獻媚以取寵故墳旄本無不協
因乾餼之失德人閒之而馴至鬪牆琴瑟本無不調
偶嘖笑之違和人閒之而漸成反目讀史詠黃臺之
瓜誦詩思白華之菅未嘗不廢書三歎也至於父子
之親天性之愛本無有閒誰敢多言乃或以責善而
過於威嚴或以加恩而流於姑息爲人子者不知善
爲體貼不能預爲彌縫或以嚴憚而致生疏背生荆
棘或以恃恩而反驕縱分越橋梓閒隙斯開人言罔

極浸潤膚受之想中之於隱微夜半枕上之啼劫之
以生死神明顛倒是非混淆卒之天親不及路人骨
肉竟如仇敵覆盆受屈無以自明同室操戈由來已
漸嗟噬臍之莫及傷泣血其誰知天壤雖寬無可逃
生之路輪臺後悔徒下罪己之誓恭世子之為恭戾
太子之為戾千古所以同慨也閔子留遺後母一事
上全父母父母無不鑒其誠下安弟兄兄弟無不感
其德本處易閒之地而使無閒之可乘本當難言之
時而使無言之可議大舜而後閔子一人而已夫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以獨稱其孝哉史記云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春秋繁露俞序篇云
仲尼之作春秋也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學春秋無以
見前後旁側之危蓋深懼其閒也又云子貢問子公
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然則閔子其得力於春秋
者歟亢倉子順道篇閔子篤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
於家三年人無閒於父母兄弟之言是則閔子之孝
固常奉教於夫子者也

陳注云云疏曰以昆弟為兄弟者戴氏東原曰兄弟

與昆弟在儀禮喪服爾雅釋親截然有辨喪服記曰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
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
此傳中引傳相證明也蓋惟小功以下漸即於疏故
加等若大功以上則昆弟也世父母叔父母也從父
昆弟也豈可以皆在他邦及少孤相依而加等哉期
與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性者也小
功以下而相恤斯進之也記又曰夫之所為兄弟服
妻降一等篇內明言夫之昆弟無服此兄弟服即所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小功者兄弟之服是也謂夫為之小功者妻降一
等則總如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從母
在小功章夫之諸祖父母在總麻章此降一等之謂
禮記服問篇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謂為夫之
外祖父母從母總也外親之服惟外祖父母以尊加
從母以名加此二者小功其餘皆總夫為之總者妻
降一等則無服禮之稱兄弟通乎尊卑如是爾雅釋
親曰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又曰婦之
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通其義凡同姓異姓

既漸即於疏者而與之相親好皆得稱兄弟在喪服則小功以下為兄弟散文則昆弟亦曰兄弟以是求之諸經傳記其義例異同可無扞格矣黃先生曰昆說文作鬻爾雅作鬻今借作昆皇疏昆明也尊而言之也案昆同也言同父者也禮喪服經傳與記凡曰昆弟皆指同父者也凡曰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其大功小功總服親有稱昆弟者曰從父昆弟曰從祖昆弟曰族昆弟別之也爾雅母妻之黨為兄弟與喪服記引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正同則族之疏者與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二十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異姓皆曰兄弟者正也爾雅釋親從母之男子為從母昆弟喪服總三月章曰從母昆弟此古人於從母加親而服重於舅之例故以昆弟稱之變文也仍別言之也猶兄弟姊妹異稱而女兄弟有通稱之類也戴氏說未暢為申證之如此臧氏鑄堂曰昆弟者一體之親故自同父同母下至同族均有是稱一本之誼也至兄弟雖亦昆弟之通稱對言之則有親疏之別故自大功以上為昆弟小功以下為兄弟若推廣言之不特同姓之親通為兄弟即父黨母黨妻黨均

有兄弟之稱又兼異姓言之矣今各引經以證之說詳拜經堂文集

南容三復白圭 注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是其心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釋文三息誓反又如字妻七細反

正義曰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對曰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異姓謂婿也子貢即據此經為說偽家語襲之以為弟子行篇刑疏謂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二十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朱子外注引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蒙萊史記世家載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又

家語孔子觀周入太祖后稷之廟右階之前有金人
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
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
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
神將伺人皦皦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
綿綿不絕將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
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
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
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
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徒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
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
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曰此言實而
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
如此豈以口過患哉蒙案南宮敬叔與南容似非一
人家語又係偽託而其言雖叢沓大意頗與白圭之
詩相表裏故備錄之宋史吳祥妻謝氏其子名賀賀
與賓客言及人之短夫人屏閒竊聞之怒笞賀一百

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
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
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謝氏之
教子其得夫子擇婿之意者哉

孔注云云疏曰此詩大雅抑篇第五章之句序云衛
武公訓厲王亦以自警也毛傳玷缺也鄭箋斯此也
王之缺尚可磨鑿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
三讀息暫反孔注謂讀詩至此三回反覆大戴禮謂
一日之中三復此詩然古人三九等字甚言其多且
久不必限定三數猶子路終身誦之何以預知其終
哉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釋文本無季字去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好呼報反
皇本高麗本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甚開靜語謂
此節與下季子然節皆當以問字讀斷

正義曰皇疏引孫綽云不應生而生為幸不應死而
死為不幸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一云緣哀公有
遲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康子無此事故

不煩言也此說邢疏用之又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為卑故略以相酬也此說本於江熙而朱子引范氏曰用之邢疏又謂季康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王柏論語通義曰前有季康子兩問無對字則知此對字疑誤矣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注孔曰顏路顏淵之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

以作椁

釋文車音居無椁古廓反皇本椁作榭論衡潘夫論史記索隱兼明書引皆同說文本从車即椁字也考文足利本高麗本皆無以為之椁四字釋文出無椁下作音豈本亦無之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皇疏引繆協曰顏路之家貧無以備禮而顏淵之德美稱於聖師喪予之感痛之愈深二三子之徒將厚其禮路率情而行恐有未允而未審制義之輕重故託請車以求聖教也蒙案下節引江熙云不許路請且塞厚葬似請車欲為厚葬之資不徒賣以作椁故本或無以為之椁四字蓋為椁特厚葬中之一事鯉也無椁子亦舉此一事以塞厚葬之非禮是顏路之請本出二三子欲厚葬之意以慰夫子慟哭之哀不然

路雖愛子之才不應若是之懇也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

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索隱引家語云顏由字季

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

歲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

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注孔曰

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為大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之辭也

皇本吾不下有可字不可上有吾以二字末無也字考文高麗本同鯉下無也字史記弟子傳才作材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三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有以字論衡引同

正義曰皇疏引繆協云子雖才不可貪求備雖不才

而豐儉亦各有禮制之由父故鯉也死而無椁也江

熙云不可徒行距之辭也可則與故脫左驂以賻舊

館人不可則距故不許路請也鯉也無椁將以距之

且塞厚葬也朱注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

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

列言後謙辭外注引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

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

樽轡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君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蒙案曲禮不敢與世子同名孔疏引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穀梁說既沒稱字而不名許君謹案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是惑於史記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之文也鄭君駁之以爲鯉也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死是實死未葬以前也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况賢聖乎是鯉與回卒之後當以此經爲斷乃王肅好與鄭難家語猶用許君之說而邢疏轉引以釋此經毛大可稽求編云史記弟子傳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舊家語本原是三十一坊本訛作三十二觀史記三注皆云夫子六十一歲顏淵死若三十二歲則孔子六十二矣據史記則三十加二十九在夫子當五十九歲據

家語則三十加三十一在夫子當六十一歲夫子五十六爲司寇行攝相事是年卽去位則五十九與六十一總在夫子去位之後獨是伯魚之死據史記當在夫子七十歲時距顏淵之死已九年所矣與論語所記鯉死在前不合然參校諸書知顏淵之死斷不在夫子六十一時何也夫子五十六仕魯在定公十四年仕魯去魯總在一年之間自此適衛適陳凡兩往返而復至於衛實爲哀公之三年是年夫子已六十矣明年自陳適蔡爲六十一又明年自蔡遷葉爲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一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六十二又明年去葉返蔡爲六十三是年當陳蔡之厄爾時子路慍見子貢色作匪兕之歌獨顏淵能解之則是夫子六十三時顏子依然在也卽自是以後自楚返衛自衛返魯凡論語所記顏子言行可與世家參考者多在夫子六十以後七十以前豈有其人已死而尙見行事且載其言語者嘗考顏淵之死公羊傳及史記世家所載年月實在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夫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顏淵子路同時俱死因連呼喪予祝予而有道窮之歎則是顏淵之死

在夫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其閒舛錯所爭確以十年爲斷則必弟子列傳所云少孔子三十歲者原是四十歲之誤古人二三四字多用積畫往往互譌如梁鱸在史記少二十九歲而家語則三十九季羔在史記少三十歲而家語則四十歲言游在史記少四十五歲而家語則三十五樊須在史記少三十六歲而家語則四十六子賤在史記少三十九歲而家語則四十九向使顏淵少四十歲則前後蹤跡俱無所誤而以此考伯魚之死則剛在淵死之前案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上官氏又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已二十歲矣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正當夫子七十歲爲哀公之十三年是魚死在七十歲淵死在七十一歲先後相距剛值一年鯉死之諭引痛正切如此則論語可讀而史記諸書皆可掇矣孔子年譜闕里志載哀公十二年孔子六十九歲子思生伯魚卒後數月顏淵亦卒故閻百詩等以顏淵少孔子三十七歲聖門通考及至聖編年世紀俱以顏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三五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少孔子三十八歲蓋因子貢嘗曰昔者夫子於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是顏淵之死後於伯魚而實先於子路故早校一二年然要皆意言而無所據也

孔注云云疏曰邢疏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女樂孔子遂適衛歷宋鄭陳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返乎魯以哀公十六年卒時孔子年七十三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伯魚卒時孔子年七十七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爲大夫未知何據杜預曰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也毛大可謂從大夫後與爲大夫後不同不問在位不在位陳恆弑君章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明明在哀公十四年夫子去位之後蓋從者隨也大夫有車則前乘車後徒行不可故曰曾隨大夫後蒙案邢疏顏淵死在伯魚前仍延史記誤本從大夫後謂嘗爲大夫之後杜氏說本憺當注云時爲大夫言當時曾爲大夫因下句有後字故省言後耳此章云不可徒行猶可訓從爲隨若陳恆章何必言隨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三五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耶徒皇疏訓步邢疏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步行謂之徒行左襄元年傳敗鄭徒兵於洧上杜注徒兵步兵也

顏淵死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也天喪子天喪子注天喪子者若喪己

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釋文噫於其反喪如字亡也舊息瀝反漢書董仲舒傳貸引子作余

正義曰朱注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蒙案公羊哀十

四年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子子路死子曰噫天

祝子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予我也天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

也史記世家於魯哀公十四年云顏淵死子曰天喪

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明歲而子路死於衛孔

子病夢奠兩楹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

丑卒是顏淵卒於獲麟之前子路卒於獲麟之後一

年再一年而哲人其萎矣

包注云云疏曰一切經音義引說文噫飽出息也字

亦作餒謹諱釋名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噫之也

檀弓噫弗果從鄭注不寐之聲後篇噫言遊過矣孔

注心不平之聲是各注皆主聲音與包氏同而公羊何注以為咄嗟貌後漢書袁安傳注以噫嗚流涕為歎傷之貌非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若喪己者皇疏喪亡也予我也夫

聖人出世必須賢輔如天將降雨必先山澤出雲淵

未死則孔道猶可冀縱不為君亦得為教化劉歆曰

顏是亞聖人之偶然則孔顏自然之對物一氣之別

形顏淵死則夫子體缺故曰天喪子也又引繆播云

顏回盡形形外者神則入清談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顏淵死子哭之慟注馬曰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

注孔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釋文慟徒送反從才用反夫音符之為于僞反皇本高麗本曰有慟乎上有子字末有慟字論衡問孔篇從者作門人末句作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為文選夏侯常侍誄云非子為慟吾慟為誰

正義曰釋文引鄭君注云慟變動容貌朱注夫人謂

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外注引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皇疏引

郭象曰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繆

協曰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為體不失過也無

情無哀樂老莊之說也

馬注云云疏曰說文無慟字當作恫痛也哀過則痛傷一義之引申也俗作病癘書盤庚乃奉其恫康誥恫瘝乃身詩思齊神罔時恫桑柔哀恫中國皆是也字又借作惓北海相景君碑驚惓傷襄武榮碑感哀悲惓郭仲奇碑悲惓剝裂李翊夫人碑惓切剝兮皆是也鄭注變動容貌又以爲動之借從者曰子慟矣是見其容貌之變動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注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朱注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皇疏云門人顏淵之門徒見師貧而已欲厚葬之也一云是孔子門人欲厚葬朋友也王弼曰有財死則有禮無財則已焉既而備禮則近厚葬矣故孔子不聽也范甯曰厚葬非禮故不許也門人欲厚葬何也緣回父有厚葬之意故欲遂門人之深情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貧富有宜者檀弓子游問喪具夫

子曰稱家之有無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材斯之謂禮子思曰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是喪禮貧富有宜也

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注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得制止也非其厚爾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朱注門人厚葬蓋顏路聽之欺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皇疏引范甯曰言回雖以父事我我不得以子遇回雖曰師徒義輕天屬今父欲厚葬豈得制止言厚葬非我之教出乎門人之意耳此以抑門人而救世弊也黃先生曰夫子告孟孫曰死葬之以禮是事父之道宜一於禮於子之死有棺無椁是稱家有無爲葬子之禮當門人之葬顏子助以沐椁亦何不可而此云厚葬必有不止於是者違禮從厚非愛人以德之意觀曾子之易簣與此經之文

知聖賢之於禮無一時敢失也蒙案顏淵死四章先後雜記而論其次第當以天喪予第一哭之慟第二請車第三厚葬第四蓋孔子為素王顏淵為素臣聖賢之相得乃道統之所關既聲氣之應求如形影之依附易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禮孔子問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兩山川出雲聖主得賢臣如魚之得水故孔顏一體也夫子在而回何敢死顏淵死而天將喪予夫子之於回實有一日不可相失者平日之深喜既贊之不絕口而此時之慟哭又如此其痛心較之於其子似有過之而無不及者故顏路直為之請車門人欲為之厚葬意欲藉此以慰夫子哀慟之心抑知哀慟因乎其人而喪制則限乎其禮子特揭出才不才而止顏路之請車以見待之不可過其子責門人之厚葬反以為待之不能及其子蓋情出於不自禁而禮有所不可過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之蓄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豈祖宗之意哉此猶以貧富立論而夫子責門人之厚葬即不欲門人為臣之意也聞禮聞詩未嘗教子之獨厚有棺無槨不嫌葬子之過輕而何論其才不才哉而徒為其貧不貧哉

馬注云云疏曰邢本制作割字誤也皇疏非猶鄙薄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

注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

釋文焉於虔反皇邢本唐宋石經匡謬正俗引敢問上皆有曰字惟集注本無考文一本季作子問死死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有事字鹽鐵論論鄉章引孔子曰焉能事鬼神

正義曰易繫辭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李鼎祚集解引荀九家注陰陽交合物之始也陰陽分離物之終也合則生離則死法言君子為云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禮祭義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大戴禮曾子曰陽之精氣為神陰之精氣為靈神靈

者品物之本也禮運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又曰
體魄則降知氣在上郊特牲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
地左昭二十五年傳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
何以能久黃先生曰陰精陽氣合而成物之魂魄魂
魄與形體相附則不死及其終形體與魂魄相離而
不相附魄無所附為落魄魂無所附為遊魂是以變
而為鬼為神也又曰魂者陽之靈心之精神魄者陰
之靈耳目之聰明眾生魂氣受於天魄成於母及其
死魄為鬼魂為神各反其所自出也知死知鬼神非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子五十知天命不能及此夫子不答猶是不語怪
神之意也蒙案鬼神之說莫精於祭義夫子之答宰
我詳見務民之義章中庸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
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鄭注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鬼神無形而
著不言而誠此專以祭祀驗鬼神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固人之所宜盡心者季路之所謂事蓋從事
於鬼神之道而非徒祭祀一事也死生之說莫精於

子產論伯有之為厲左昭七年傳子產對趙景子曰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
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
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做邑之卿從政二世其
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
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黃元同曰人之始化也既生
魄斯有魂及其強也魄與魂相附而有精爽而魂可
達於神明聖人之魂魄有精爽有神明其死也神明
之魂能攝魄上升於天而爲神非止歸於地也賢知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能如聖人有神明之魂其死也魄之精爽歸於地
而爲鬼其魂或不升天而依於魄神得魂氣之盛而
精魄攝之鬼得精魄之盛而魂氣依之故孔子曰氣
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曾子曰陽之精氣
爲神陰之精氣爲靈鄭君禮注曰聖人之精氣謂之
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也庸人之魂魄既無神明又
無精爽至老病而漸消滅死則魂與魄散而無所歸
其取精多用物宏而強死者或有馮依於人而爲妖
妖怪物也鄭伯有之厲妖也妖由人與伯有之厲由

鄭人之懼也左氏特筆之曰鄭人相驚以伯有又繼之曰國人益懼國人愈懼見妖生於懼也夫妖斷無生殺人之權伯有之殺帶殺段知其死期以恐人也而鄭人懼之妖勢愈熾如其不懼妖亦無所用其技矣予案左氏好言鬼怪而理極平庸蓋有踐形盡性之實功斯有知命達天之實學若夫鬼神乃造化之迹生死亦氣數之常語之難明事之無益刑疏以爲抑止子路與不語怪神意相表裏正所謂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說死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一 三五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皇疏引顧歡曰夫從生可以善死盡人可以應神雖幽顯路殊而誠恆一苟未能此問之無益何處問彼耶頗能發明陳注乃皇疏又云周孔之教惟說現在子路之問鬼神是說過去其問死後是說未來外教三世之說義見於此夫三代以還先有黃老與儒教爲敵異端虛而吾儒貴實吾儒公而異端徇私彼惟獨善其身以冀

長生不老而究之人類斷無不死地上豈有神仙由是改途易轍別戶分門不求之於身而索之於死後不盡之於倫理而託之於鬼神愈出愈奇更推更幻於是印度漠北之釋教西域南洋之回教意大利佛蘭西等國之天主教美利堅英吉利等國之耶穌教雅典俄羅斯等國之希臘教所持者各有經呪誦所說者無非因果輪迴互相訐攻如同冰炭而獨於中國之儒教揣其意若有明知其是不敢相輕者以爲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具無過周公之禮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一 三五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樂孔氏之詩書而惜於死後鬼神尙未講究豈知吾儒之實學不外明物察倫至聖之極功可以參天贊地爲其所可爲而不爲其不能爲知其所知而不知其不必知所以不惑於鬼神不搖於生死而與異端分虛實判公私者卽恃此爲一大限此正夫子不論不議之妙也乃朱子以子路爲切問而程子以夫子爲深告將使智者不敢不盡心愚者不能無惑志似不若陳注邢疏不語無益之說之爲斬截也陳注云云疏曰世說新語簡傲篇注引馬注曰死事

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與陳注大同陳仲魚謂世說注誤也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

也子樂注鄭曰樂各盡其性也

釋文閔魚巾反行胡浪反剛貌或戶郎反侃苦但反樂音洛皇本閔子下有驚字唐石經冉有作冉子說文引子路侃侃如也繫傳引冉有閔如也皆誤憶也

正義曰朱注子樂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皇疏云閔

閔中正也侃侃和樂也義本鄉黨孔注黃先生曰閔

斷之借字閔子在德行科如不屈於季氏是斷斷守

明明學論語集義疏 卷十一 四十四 明發書 約圖刊本

正之貌鹽鐵論諸生閔閔爭鹽鐵彼文亦以閔閔為

持正貌侃侃者衍衍之借字隸釋漢碑唐扶頌衍衍

閔閔尼父授魯曷以復加碑語用此文冉有子貢才

智有餘得動而樂之象故曰衍衍三國志蜀卻正傳

曰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亦言庶事康熙之意也韓

子文集韓宏碑云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亦以侃侃為

和樂之義也朱子文集等書以冉子端木子為剛直

有餘說皆朱瑩蒙案說文侃侃剛直也閔閔和說而

諍也是本義也孔氏訓閔閔為中正以閔為斷之借

然於此章則是而於鄉黨篇與上大夫言切齒爭辨

似少和衷協恭之意孔氏訓侃侃為和樂以侃為衍

之借然於鄉黨則是而於此篇夫子尚剛德所樂與

者狂狷之徒似非一於和樂也總須各為消息而不

可滯於一偏耳

鄭注云云疏曰云行行剛強貌者廣雅釋訓行行更

更也王氏念孫注更更讀如庚庚釋名庚更也堅強

貌也說文通訓云行乃竣之借直項莽竣貌然畢字

形容不必求諸本義也

明明學論語集義疏 卷十一 四十四 明發書 約圖刊本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注孔曰不得以壽終也

皇本上有曰字漢書敘傳注引同

正義曰朱注引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

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

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蒙案漢書無引此文處惟敘傳載幽通賦云固行行

其必凶顏注引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

得其死然上有曰字本與皇疏同孫奕示兒編曰子

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為悅

繼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為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今攷文選幽通賦及崔子玉座右銘兩注皆引論語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正合輔氏廣論語答問亦謂子樂不如子曰之協於文勢也史記似別為一章弟子傳謂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玃豚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荐臻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孟慎諸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素問謂勇士三焦理橫怒則髮指衝冠目眦盡裂是勇士之不克善終直以氣象決之故然字作擬議之詞皇疏引袁氏謂道直時邪自然速禍猶其不幸者也至程子謂子路之死為孔悝陷於不義而欲救之朱子謂子路之事悝其心不以出公為非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委贄之始楊氏直謂其死不足以成仁間嘗即其事而詳攷之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

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鞞從之迫孔悝於廁疆盟之遂劫以登臺樂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獻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史記弟子傳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公羊傳子路死

子曰噫天祝予然則子路之死夫子早知之深痛之不得其死者非謂死之不得其所也蓋蒯聵得罪於君父反奔於仇讎趙鞅借納聵之名陽虎爲伐喪之計宗社之憂危在旦夕臣民之恨痛入心脾故圍戚之師春秋不以爲輒罪當輒之得立也僉謀三揖眾口一辭輒雖欲讓於其親而聵終不可以得國同時公議既樂奉輒以爲君死後易名猶且諡輒以爲孝故冉子疑衛君爲可爲而子路以正名爲太迂此固別有所見各行其是者也然而立輒者一時之權變

明明子論彙解義疏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名者千古之常經夫子必欲先正名而後可爲政而無如衛輒庸主也非惟不知讓抑亦不能爭所以圍戚之舉晉師退而蒯聵仍留是未嘗拒父也蒯聵之入欒甯告而出公遂奔是又未嘗據國以拒父也可惜者當時格於臣民不能通變惟欠一讓以塞責以致子路一死於不明蓋輒之得國舉朝皆謂無容讓而究以一讓完父子之大倫輒之失國羣臣原可不必死而究以一死立君臣之大義子路剛方氣節忠孝性情一則曰食焉不避其難再則曰利其祿必

救其患其所謂利祿者衛君之利祿而非孔悝之利祿也其所謂患難者衛君之患難而非孔悝之患難也據左傳云雖殺之必或繼之猶若有救悝之辭而史記則直曰請得而殺之是其忠義之激發惟知有君不知其他剛決之性成本不偷生何敢畏死始而策名委贄死生以之終則結纓正冠從容就義其死實與泰山並重其言堪與日月爭光故曾子之易簣子路之結纓其事雖殊其心則一也乃後儒不察忘以據國拒父之大罪加之輒而因以非義輕死之無

明明子論彙解義疏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惜子路試思衛輒果有此罪惡不容誅而聖門之高弟並樂爲臣且爲致死夫子將自置身於何地而春秋之作又無罪輒之辭焉其果何爲也哉或曰生死不兩全是非無中立柴可以不死則由之死非也由不可以不死則柴之不死非也子將何說以處此子曰皆是也忠孝人倫之大節死生人情所最難此際閒不容髮是以聖人貴用權蓋國君死社稷將軍死戰陣此死於職守之說也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此死於親暱之說也苟無職守又非親暱身處可

死可不死之閒不死有所不忍徒死又屬無謂當思
吾之才力何如耳苟才力足以相制不能不挺身赴
救以解其危萬一不幸而併命無功此出於事勢之
偶然則吾之死乃重於泰山不得以為輕生而徒死
子路之死衛難是也苟才力不足以制敵明知其無
益而從并救人不如留有用之身或緩處以求全或
別圖以報復以己無必死之責而徒死則輕於鴻毛
故子羔之不死衛難亦是也不然二人之生死夫子
若早知之而何以漫無是非於其閒也哉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不得以壽終者書洪範五福二曰
壽五曰考終命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大夫
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壽考曰卒卒終也檀弓子
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趙文子
曰是全要領以從大夫于九京也祭義曰父母全而
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是古人皆以壽終得死
為幸也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注鄭
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注鄭
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

釋文仍舊魯讀仍為仁今從古貫古亂反後漢書郎
顛傳隋書何妥傳引孔子曰俱無如之何三字揚雄
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讀也

正義曰朱注引王氏安石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
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張氏敬夫謂貨財之府無故
改作得毋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是與下章附益季
氏語恰有關會攷之說文府文書藏也周禮有天府
玉府大府泉府內府外府左文七年傳水火金木土
穀謂之六府廣雅釋宮府舍也官也周禮太宰以八
灋治官府鄭注百官所居曰府戚氏鶴泉據左哀三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年桓僖廟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出御書子
服景伯出禮書知府非貨財之藏是役也桓子御公
立於象魏之外象魏為懸書處則知府為藏書處周
禮宰夫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亦謂文書非貨財若
玉府內府外府之藏皆掌於天官魯以司徒兼之季
氏專政公用二猶不足未必有貨財之藏於外襄公
九年宋災使西鉏吾庀府守杜注府六官之典因悟
長府為藏六典之所每典一府東西排列而長故名
長府中有公所諸吏得以辦給公事與今六房相同

故昭公伐季氏卽居此以號召吏役兼如漢高入關
先據圖籍初非離宮別館之屬也翟氏晴江又據左
昭二十五年傳公居長府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
之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孟氏叔孫氏其逐公徒公遜
於齊是長府爲魯君別館稍有蓄積扞禦可備騷警
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於事後率魯人卑其閉
閔俾後此之爲魯君者不復有所憑恃其居心大不
可問閔子無諫諍之責能爲婉言之諷自與聖人強
公弱私之心深有契合羅氏路史禪通紀曾旁論及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借語焉而未詳也閔氏百詩據左傳杜注長府官
府名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
意而攻之論語鄭注以長府爲貨財之藏意公微弱
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要結士心攷應
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阜七八里酈道元云阜上
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爲周公臺周公
臺南四里許爲孔廟卽夫子之故宅也今知孔廟所
在可以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可以想像而得長府地
矣蒙案諸家因左傳之長府擬議測度要不如安石

之言深得閔子之意惜乎其口是而心非也人者眾
辭也爲者作造也朱子以爲爲改作探下文言之皇
疏魯人魯君臣爲政者更改造作非爲政者不可春
秋莊公二十九年春書新作延慶僖公二十年春書
新作南門定公二年春書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傳
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古之君人者必時
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
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春秋書城二十有三而違時
者十二築有八而違時者六新作三而違時者一役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失時書之所以爲戒卽役不失時然而民力殫而
財竭矣三時耕不獲一時之息三年耕不獲一年之
積如之何其又勞之而傷之耶閔子一言而春秋不
見長府之書仁人之言其利溥矣哉
鄭注云云疏曰皇疏藏兵甲曰庫藏錢帛曰府鄭云
財貨謂錢帛也邢疏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周禮天官
有大府爲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
主良貨賄藏在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貨財
曰府府聚也案曲禮在府言府鄭注謂寶藏貨賄之

處與此注同仍因貫事皆爾雅釋詁文說文因就也

詩常武傳仍就也是二字義同廣雅釋仍從也重也

字又通作扔老子釋文扔因也又引字林就也數也

原也皆一義之引由也周禮職方氏使同貫利鄭注

貫亦訓事詩三歲貫文毛傳貫事也漢石經作宦宦

與官同仕也廣雅釋貫行也仕行皆事也爾雅貫又

訓習說文遺擯皆云習也漢書武帝紀詔引逸詩云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元帝紀初元元年詔曰惟德淺

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舊貫之居謂舊所習之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五十四 明徵書 約圖刊本

仍舊貫謂依舊所習是以貫為遺擯之借字也如之

何猶言如何鄭君訓以則可是意本決斷而出之以

商量緩婉而多諷有德者必有言也皇疏謂猶奈之

何者非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注王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作也

釋文夫音符中丁仲反

正義曰朱注言不妄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趙

氏鹿泉云夫人不言是反逗語此例見於經者甚多

如中庸有弗學孟子故君子有不戰檀弓伯氏不出

而圖吾君皆是也

王注云云疏曰云善其者皇疏云夫人指子騫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注馬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

皇本高麗本瑟上有鼓字

正義曰朱注引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

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

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蒙案家語辨樂

解云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有才

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五十四 明徵書 約圖刊本

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

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

之動不在於體天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

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

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亡之

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

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詩兮可以阜吾民

之財兮惟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殷紂好為北鄙之

聲其廢也忽焉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

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懼而自悔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家語製說苑修文篇本作鼓瑟今本家語誤瑟爲琴朱子所見本猶未誤也然則子路蓋好爲北音北音用五聲兼用二變故有北鄙殺伐之聲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之崑山調南曲專用五聲皆屬和平柔緩北曲兼用凡乙每多激烈高昂至絃索之榜子等腔則全係粗鄙猛厲之音矣古傳舜彈五絃之琴文武加之以二少白虎通謂絲音尙徵則第一絃爲倍徵第二絃爲倍羽至第三絃乃爲宮而四五六七則爲商角徵羽或以七絃爲加變宮變徵者非卽以爲少宮少商者亦未是也律呂正義謂絲音與竹音迥不相同絲樂絃音其體絃其音絲其數三分損益而極於十二四其聲濁宮清宮各成一均其分全半得相應十二律呂其體管其音竹其數三分損益而終於十二其聲陽律陰呂自成一均其度全半不相應說詳絲樂不可以十二律度取分篇是以黃鍾九寸之管其相應不在四寸五而在三寸九此卽呂覽所謂合少管

子所謂少素之首月令所謂黃鍾之宮也世以洞簫六字調爲黃鍾宮調意以低六合音與琴之第一絃相應也抑知琴之一絃爲徵音是洞簫六字調當爲正徵調遞推之則五字調爲正羽調乙字調爲變宮調上字調爲正宮調尺字調爲正商調上字調爲正角調凡字調爲變徵調六五倍之爲合四卽倍徵倍羽調也是簫色字譜之六五乙上尺工凡合四卽樂律之徵羽變宮商角變徵倍徵倍羽也絲樂無二變之絃故無二變之調竹音有二變之孔卽有二變之調南曲不用二變者直不用其聲以入樂非但起調畢曲今之度曲者皆能知之也古者朝廟之樂惟用五聲軍陣之聲兼用二變用之則自武王伐紂始國語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者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

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族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李氏光地曰古惟五聲至周始加二變而七此王所以疑而問也據史記云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殺聲相并而音尙宮今此所用皆宮聲與史記合矣而云以黃鍾之宮布戎則黃鍾之聲和平深厚於殺聲爲不類且云辰在戌上而用夷則之宮則夷則是申非戌義亦不應故疑夷則之上宮黃鍾之下宮皆無射也蓋以大陽律言之則無射在夷則之後黃鍾之前前者爲下後者爲上必兩名之者

互發以見義也無射爲窮秋之律戰乾之位故云殺氣相并又當夜陣之時日正加戌故用其律以應之及甲子昧爽會於牧野則卯與戌合故亦遂用無射以布戎也案周官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則大武之樂蓋用無射至下宗廟大祭則廢商聲而避無射之律蓋武者一時之功而樂者崇德之事聖人尙德不尙功故其取舍如此及其布令施舍所謂太族之下宮無射之上宮則皆黃鍾也克殷之後偃武修文故去殺伐之聲而用中和之樂然黃鍾一調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五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卽是自子至午七律鳩之言此蓋亦隱合七律之義而又以諷鑄無射之非也凡聲高急則功近而德微和緩則德厚而功遠若如舊說則布戎之時旣以黃鍾施德之日反用無射揆以聲音之理旣爲難通且是贊王之鑄無射也十二鐘獨鑄無射之指不可測知意者王以周家用大武之樂興而其律用無射故欲尊此以立威武傳言長宏欲強周室之衰卽此時也李氏之說極精攷之漢書歷律志引書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尙書大傳

云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簇爲人始姑洗爲春
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是爲四時四時三始
是以爲七七律卽七始自古有之何獨云周始有蓋
古樂雖有七音不用二變周之他樂亦然故周禮云
文之以五聲左傳晏子云爲七音以奉五聲皆謂不
用二變也惟武王所作羽厲宣蕤之四樂五聲之外
兼用二變二變近於北音史記所謂高漸離擊筑荆
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是也武王伐殷作此四樂蓋
取殺氣相并之義有粗厲猛起奮末厲賁之音焉子

明子論樂解疑

卷十一

至六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路好勇尙武或慕武王變伐之功尙父鷹揚之烈託
之於瑟以寫其生平之素志發其慷慨之悲歌是亦
樂與行軍之本色也豈知周用七律惟有四樂至周
公制作仍不復用故大傳雖明七始之義而蕭韶所
奏惟五聲國語雖有七律之文而雅頌之音無二變
天地之中聲入於南不歸於北雅之爲言夏也頌之
爲言容也國風采十五必冠以二南北鄙殺伐之聲
何所用於道義之門禮樂之堂哉奚爲猶何用也然
而揆文必先奮武偃武乃可修文欲進中行必思狂

猶以視下里巴人之曲桑間濮上之音已不祇有門
牆之隔焉王伯申以奚爲訓何以據呂覽期賢篇高
注於訓在謂由之瑟何以在我之門是直揮之門牆
之外矣安得升堂入室哉

馬注云云流曰爾雅大瑟謂之灑明堂位有大瑟小
瑟馬氏長笛賦謂神農造瑟本於淮南說文謂庖犧
作瑟本於世本爾雅邢疏引世本曰庖犧氏作五十
絃瑟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
具二均聲禮舊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

明子論樂解疑

卷十一

至七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
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通典引同郭璞云大瑟二十
七絃風俗通云箏蒙恬所造絃柱十二擬十二月今
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新
唐書樂志頌瑟也然則雅瑟卽明堂位所謂大瑟
頌瑟卽明堂位所謂小瑟歟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
皆工四人二瑟大射儀工六人四瑟皆瑟先升自西
階北面東上坐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閒歌魚麗
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凡工歌必和之以瑟樂貴人聲

故琴瑟在堂上笙磬在堂下鄭君謂凡樂之制天子用頌與大雅諸侯用小雅大夫用鄉樂而享賓或上取燕賓或下就故瑟必貴合於雅頌之音夫子正樂雅頌各得其所史記謂孔子取詩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何以子路不然耶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注馬曰升我堂

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也儀禮鄉射禮疏孝經序疏引俱無室下也字

正義曰朱注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已造乎正大

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

遽忽之也

馬注云云疏曰堂堂即從上門字生情夫子不專為

鼓瑟發而即此一端亦足以見其概皇疏云此門非

謂孔子所住之門是聖德深奧之門也故子貢答武

叔曰得其門者或寡矣近而言之即以屋之堂堂為

喻推而廣之謂聖人妙處為室粗處為堂故子路升

堂顏子入室下章說善人亦不入於室是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注孔曰得中也

皇本問下有日字賢下有乎字高麗本亦有乎字

正義曰朱注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

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陜隘故常不及蒙案孔注云

得中朱注云過中二中字皆探下意言之其實此處

不宜漏洩春光反失語妙蓋賢與愈字義皆與過相

近說文賢多才也鄉射禮右賢于左注賢猶勝也晉

語敬賢于請注賢愈也廣雅釋言愈賢也匡謬正俗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愈勝也愈本踰逾之借踰越即過也陸稼書謂子貢

平日近於過一邊所喜好者子張一流是也其所謂

賢意即是過其問孰賢意主於子張之能過故一聞

師也過即緊接師愈與然則二字與然則管仲知禮

乎一例先有成見於中心口宛然如繪也師也之過

夫子謂其過乎中而子貢則以為過乎商也之不

及夫子謂其不及乎中而子貢則以為不及乎師蓋

夫子主義理而子貢則專論才質也若提出中字豈

子貢之明敏猶不知過不及之皆失乎中而尚待夫

子進告哉禮仲尼燕居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蓋此時則知之審矣孔注云云疏曰釋文中丁仲反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注愈猶勝也釋文愈以主反與音餘皇本高麗本及下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外注引尹氏曰中庸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戴氏東原曰或問中庸以道之不行屬智愚不屬賢不肖以道之不明屬賢不肖不屬智愚其意安在曰智者自負其不惑也往往行之多謬愚者之心惑聞宜乎動輒愆失矣賢者自信其出於正不出於邪往往執而鮮通不肖者陷溺其心雖觀夫事之宜而長惡遂非與不知等又曰巧與鑿以爲智者謂施諸行而不謬矣是以道不行善人不踐迹謂見於仁厚

忠信爲既知矣是以道不明然則中庸之愚不肖不可以例子夏子夏之不及黃先生謂其有所知而未免蔽所惑謹其守而未能擴其量者是也至於子張之過正是中庸之賢智陸稼書謂子貢師愈一問其弊不少充其愈之意則天下不能中者皆將求過乎中以掩其短言必求其驚世行必求其駭俗智不能明理則鑿之使奇氣不能純粹則激之使張無復和平溫厚之風而皆變爲好奇苟難之士天下自此多事矣求乎中而失之過猶可言也不求乎中而安於過不可言也此尤夫子所深懼也故急正之曰過猶不及皇疏引江熙云聖人動爲物軌人之勝否未易輕言兩既俱未得中是以不明其優劣抑知子貢之問意在愈師夫子之答專主抑過故猶字不可倒說蓋以道義言過與不及皆爲失中以才質言過似勝於不及而太過之弊實較不及爲尤深夫子之言所以造就二子卽所以造就子貢厥後賜也之達與參也之魯同受一貫之傳皆由過不及而進於中庸者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說文有愉而無愈愈訓勝者乃踰逾之借踰越也逾越進也

季氏富於周公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

益之注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也

釋文為于偽反又如字考文一本求下無也字益下無之字皇本之作也漢書諸侯王表注後漢書揚秉傳注古史弟子傳皆引此經冠以孔子曰大學注引下節非吾徒也上無子曰二字是下節子曰字當移於章首以求也之稱非記事體也

正義曰左傳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

諸仲尼仲尼曰邱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

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

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

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

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

用田賦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

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

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

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

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

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

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翟氏晴江曰說文

富備也一曰厚也此富祇合訓厚以與薄稅斂之薄

反對季氏之用賦厚於周公之典籍故云富於周公

也魯自宣公稅畝而田賦倍已富厚於周公矣及此

而冉有復為季氏訪問田賦即所謂為之聚斂而附

益也夫子既以正告冉有仍不勸救季氏卒用田賦

夫子所以欲絕之也蒙案田賦之訪夫子早授意於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冉有而冉有不能盡規於季氏故孟子言無能改於

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富附倍益音義皆相通賦粟倍

他日即指季氏用田賦也季孫斯以哀公三年卒康

子即位至十二年用田賦正康子為政冉有為宰之

時故孟子趙注以季氏為季康子是康子之倍賦即

冉有之附益也邢疏以為聚斂財物何必舍本事而

別尋枝葉耶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申孔注謂周公天子臣食采於

周爵為公周公旦之後也蓋公旦元子伯禽封於魯

次子留相王室嗣為周公其後有周定公宰周公忌父周公閱周公楚見於春秋內外傳公羊何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左傳杜注卿士王之執政者也然周公未聞以富稱也邢疏以周公即指周公且朱子謂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然公巨亦未聞以富稱也蓋魯為周公之後季氏專政以來始也作三軍而公室分三繼也舍中軍而季氏取二是季氏盡有魯君之富已不啻盡有周公之富矣乃至此復背周公之典籍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全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更為田賦之橫征是直曰無周公而何有魯君也罪可勝誅哉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

罪以責也 皇本無而字論衡順鼓篇引同

正義曰孟子離婁篇云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趙注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

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為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絕之也皇疏引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得匡救致譏於求所以深疾季氏也蒙案孟子推言君不行仁政而富之蓋是時魯國之政盡出季氏歸咎於君亦所以深疾季氏也冉有以政事之才仕於私室實屬長才短馭未必言聽計從夫子欲歸罪季氏不得不深責冉有朱子謂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蓋敢諫之鼓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全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曾慙於夏室攻錯之石惟藉於他山子令小子鳴鼓以聲其罪意欲其諷冉有而挽回季氏使權臣息無厭之求斯民免重征之苦未始非惓惓之隱衷也

鄭注云云疏曰鄭君以小子為門人而孟子趙注以為弟子者禮記鄭注亦云門人即弟子也或據後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陰既有弟子復有門生歐陽克公遂以親受業者為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為門生攷後漢書賈逵傳顯宗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干乘王國郎鄭元傳諸門生相與讓所答弟子問作鄭志似

門生與弟子確有不同但攷楊士勛穀梁疏云門生同門後生是同門之中年長先輩者為弟子年幼後輩者為門生並非私淑弟子也劉孝標世說注服虔欲治春秋聞崔烈方集門生講傳乃匿姓名為烈門人賈作食臧榮緒晉史王裒門人為縣所役裒謂令曰為門生來送別是門人與門生可通稱門人門生皆即弟子惟年輕輩行遲並稱小子也全謝山謂厚葬之請未必顏子之弟子一貫之問未必曾子之弟子鼓瑟之不敬疾病之為臣未必子路之弟子惟問

明門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交之門人小子乃是子夏弟子但此章非對孔子言則所謂門人者正謂弟子也詳見經史問答鄭以攻為責而趙注訓伐者說文攻伐皆訓擊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晉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杜氏釋例鳴鐘鼓以聲其罪曰伐夫子借用兵之鳴鼓以聲其罪專為責讓非為伐擊故論衡順鼓篇云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周禮春官太祝五曰攻六曰說鄭注攻說則以辭責之故此直以攻為責也

柴也愚 注弟子高柴也字子羔愚愚直之愚也

釋文柴仕佳巢諧二反樂注引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湖南講義此夫子平日零碎議論彙記於此故不用子曰字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對曰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温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檀弓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

明門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難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皋為之衰說苑子羔為衛政別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閉別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謂別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別子之足吾在難中何故逃我別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

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
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
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
之也此事又見韓非子子羔之愚朱注謂其知不足
而厚有餘攷之說文愚慧也三蒼云愚無所知也周
禮司刺三赦曰憊愚注生而凝騷童昏者不違如愚
皇疏愚者不達之稱蓋生而凝愚者不移之下愚也
不違如愚者大智之若愚也子羔蓋仁厚有餘而知
巧不足者故皇疏引王弼曰愚好仁過也子曰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荀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不知以
學愈愚然則愈愚之方其惟好學乎而子路乃謂何
必讀書哉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矣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高柴字子羔禮記作子
皋家語作子高同音字也集解鄭元曰衛人家語云
齊人高氏之別族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
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
門仕為武城宰家語偽書不足信也云愚直者子曰
古之愚也直

參也魯 注孔曰魯鈍也
曾子性遲鈍也

正義曰朱注引程伯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引程
叔子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
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
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
乎道也輔氏廣曰惟誠則有物惟篤則有力曾子之
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內盡其誠
而無始終之異外盡其力而無作輟之殊此所以其
造反深也黃先生曰韓子送王垣序曰孟軻師子思
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
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此朱子所本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矣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皇本無性字云魯鈍也者說文魯鈍
詞也釋名釋州國魯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魯也
皇疏引王弼曰魯質勝文也蓋鈍則遲遲則質樸而
少文一義之引申也

師也辟 注馬曰子張才過人
失在那僻文過也

釋文辟匹亦反皇本高麗本辟作僻史記弟子傳同

正義曰朱注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黃先

生曰辟讀若左傳闕西辟之辟偏也以其志過高而流於一偏也馬注以辟為邪僻文過固非禮五帝德篇有容貌取人於師改之之言荀子非十二子篇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此朱子訓辟為便辟之所本然愚魯辟彥皆以生質言非言習也諸經言便辟者謂便習其盤旋退避之容不可以訓辟戴禮所言或謂指堂堂寬大之貌或謂聖人不以容貌取人禮記亦後人所附益若荀子譏末流之弊尤不可援以注此經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十四明蔽書 約圖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子張好文其過故云辟也引王弼云僻飾過差也然子張何得謂其文過史記弟子傳集解引馬注邪僻文過作邪僻之過馬以辟為僻者荀子宥坐篇行辟而堅成相篇邪枉辟回失道遠詩板民之多辟釋文邪也賈子道術篇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皆借辟為僻也惟尸子廣澤篇云辟大也實與子張堂堂廣大之意相切近又孟子趙注以琴張為子張云為人蹠踔譎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趙氏以蹠踔譎詭為辟蹠亦作

蹠廣雅釋訓蹠踔非常也東京賦瑰異譎詭辟綜注譎詭變化也漢書劉輔傳必有卓詭切至注詭異於眾也封禪文奇物譎詭倣儻變李注引漢書音義倣儻卓異也報任少卿書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子張好高務廣未免詭譎偏辟瑰異非常猶今人所謂怪僻然不可以為邪僻也

由也彥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反彥也

釋文彥五旦反書無逸疏引作彥

正義曰皇疏子路性剛失在反彥引王弼云彥剛猛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十四明蔽書 約圖刊本

也邢疏云舊注作反彥字書反彥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反彥失於禮容也今本反作畔蒙案說文有彥無彥反彥乃彥韻形容之詞均無正字廣韻反彥失容類篇反彥剛彥貌又失容也反彥猶畔援詩皇矣無然畔援箋猶跋扈也釋文引韓詩云武強也漢書敘傳注作畔換玉篇作伴換文選魏都賦作叛換劉逵注猶恣睢也是皆反彥同韻之轉為跋扈恣睢剛強失容之意說文通訓謂正字作悍未必然也朱注以彥為彥訓為粗俗云傳稱彥者謂俗論也義

本夫子野哉由也之歎然彼特一時一事之言段氏
尙書撰異云仲氏子可謂之粗不可謂之俗豈有見
義必爲縕袍不恥車裘不私如仲氏子而或以爲俗
者古書所引諺皆老成典型之言說文諺傳言也絕
無俚俗之解而從口之字義復絕殊也

鄭注云云疏曰說文無販嘑字釋文販普半反本今
作畔皇本高麗本皆作販嘑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注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圖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
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屬賜也一日屢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
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
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病然亦不
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
虛心也

釋文屢空力從反殖市力反億於力反度也中丁仲
反子曰回也其庶乎或分爲別章今所不用皇邢二
疏皆連上作一章惟朱注作二章皇本高麗本億作
億漢書貨殖傳論衡知實篇隸續漢陳度碑皆引作
意易虞注引庶下有幾字筆解以貨殖作資權此肌
說也

正義曰朱注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
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以其近道
又能安貧也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

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

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

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

道則不爲此矣外注引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

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

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

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

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

此黃先生曰顏子苟有心求富何至任其屢空朱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言其不求富是也不求富乃受命也貨殖者發財鬻

財之商賈也馬班范陳四史皆以貨殖爲商賈韓詩

外傳曰子貢衛之賈人學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則

其初年嘗爲此也古之人如舜則耕稼而陶而漁而

賣貴頓邱賤賤傳虛膠鬲則魚鹽也經之所規不在

貨殖而在不受命不受命而貨殖焉爲一句言其以

智力挽之而意在取富也億則屢中者能適時用而

取世資也論衡實知篇引此而申之曰罪子貢善居

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仲任

之言漢師相傳舊說也或曰以億中取富異於污下之術矣而猶嫌不受命乎曰苟心能受命而不妄求富雖商賈可也苟心不受命雖屢空而不知道也許平仲教學者以治生蔡介夫言三代以降井牧之政不修天下之生紛紛上之人任其自貧自富今之世上既未能得祿下又不得為農工之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安得不為一家計久遠許蔡之言不可不知然理財之事當順其命之自然亦不可違命以取富故君子三畏首畏天命蒙案易繫辭子曰顏氏之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七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殆庶幾乎爾雅釋詁幾近也釋言庶幸也又庶幾尚也說文通訓謂庶幾猶覲覲故檀弓疏訓庶幾為冀後或省言庶或省言幾要之義得互通顏子庶幾望道切近揚子法言所謂一閒未達也空者窮也本詩節南山解史記伯夷列傳同也屢空糶糠不厭焦氏易林衡門屢空使士使意後漢書賈逵傳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是皆以空為窮匱皇疏顏子庶幾於幾故遺忽財利所以家每空貧而簞瓢陋巷引王弼云庶幾慕聖忽忘財業而

數空匱是也命稟於天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天所定天定而以義禮順受之曰受命天定而以智力挽回之謂之不受命皇疏謂子貢性動不能信天任命是不受命也穀梁莊元年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臣子大受命是以君命比天命殷仲堪謂不受矯君命江熙謂不榮濁世之祿何晏以命為致命王弼以命為爵命皆淺之乎言命也億度之億即意想之意皇疏謂億度事理而屢幸中引王弼云子貢雖不受命而能富雖不窮理而幸中以億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七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中不必專指貨殖言左傳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此皆億中之類也中失之中讀去聲中庸之中

讀平聲今人有此分別在古人則不論為平為去而
要皆不外乎一中中者于聖百王相傳之心法也論
其體曰大中曰正中曰時中舉其用曰執中曰建中
曰用中此二章古本通為一章邢疏謂孔子歷評六
弟子之德行前節楊氏謂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
勵蓋柴之愚參之魯性之不及中者也師之辟由之
嗇性之過乎中者也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服膺而
一善弗失依仁而三月不違其望道而如有所立者
卽近中而無過不及者也子貢之質性本過乎中故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主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心力之所至不慮其不及而每失於太過是以屢
中而不能時中也前章言過猶不及後章言進之退
之則此章點出中字似非無意也姑附會言之
何注云云疏曰云賜貨財是殖者史記貨殖傳子貢
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
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
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孔子名布揚於
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
貨資家累千金是所謂貨殖也後一說以空為虛中

皇疏引顏特進云空非同所體故庶而數得願歡云
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
分也二欲同無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
稱賢賢人自有觀之則無欲於有欲自無觀之則有
欲於無欲虛而未盡非屢如何太史叔明申之云遺
仁義忘禮樂墮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道其空如何聖
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心為未盡故屢名生焉此皆
莊子坐忘之宗旨乃平叔正始之清談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注孔曰踐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主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能創
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
釋文迹字亦反本亦作跡三國志司馬朗傳注文選
辨亡論注引皆作跡俗字也說文繫傳引踐作衡閭
百詩疑之道二字衍然道路也與下述字室字正相
應

正義曰朱注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
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
能入聖人之室也蒙案孟子以樂正子為善人信人
而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為美充實
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
之謂神而喜其為政也曰其為入也好善趙注己之

所欲乃使人欲之是為善人蓋欲好也可肯也其為人善可好曰善人其為人肯好善亦曰善人然則善人者知好善之人而未止於至善之人也則自善信以至聖神等級凡幾皆善人所當行之道即皆善人所欲行而未行之道道猶路也說文云所行道也與下迹字本一義天下之道歧出者多矣苟得其門焉則主東賓西由升階而登堂由登堂而入室誰能出不由戶亦誰能入不踐迹者說文踐履也儀禮注踐行也楚辭天問注迹道也釋名跡積也積累而前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五九

四明藏書

約圃刊本

故爾雅釋宮堂途謂之陳謂古人之陳迹陳陳相因者也賈子道德說曰物所導始謂之道道者德之本也董子對策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道者萬世通行而無弊者也誰能道其所道舍正道而別有所謂道也哉善人秉性粹美見識高明深知門牆之內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但知止尚未得止故能好不如能樂苟得門而入焉則有諸己之信人矣有充實之美有光輝之大其已升堂者也大而化之聖不可知之神其已入室者也然而由入門而升

堂而入室要必踐古人之陳迹斯乃為善當行之道善人能知之而專所好所以得稱之為善人也善人能好之而尚未行所以僅目之為善人也孔注意謂舊迹不必循天下豈有善人而可不循道者哉張子意謂舊迹當循而不循天下又豈有不循道而可謂之善人者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踐循也者說文通訓謂續之借續繼也詩崧高王纘之事韓詩作踐皇疏引殷仲堪云夫善者純穆之性體之自然雖不擬步往迹不能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五九

四明藏書

約圃刊本

閱奧室此與程朱意略同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注論篤者謂口無無鄙行也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也

釋文與音餘考文上平字古本作與皇邢二本皆連上為一章七經小傳與讀如黨與之與

正義曰朱注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黃先生曰篤厚也與許也言論之篤厚人以是為可許也君子者言厚而心亦厚也莊妝之假借字飾也言論之可飾猶采色之可飾是以謂之色莊色莊者心

不厚而言厚也蒙案君子謂躬行君子也此章當以言行相別朱子用古注以色莊為顏色之莊嚴故下云不可以言貌取人也然既言論篤又言色莊似嫌言色錯雜黃先生以莊為妝飾是也色與飾又同部攷工記有設色之工五書以五采彰施于五色鄭注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色莊者謂妝飾其言論並非巧言又令色也

何注云云疏曰筆解以此節注為孔注口無擇言孝經文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身避卦象辭文舊以此一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篇皆記弟子之行以此章合上問善人為一章故釋文讀與為餘考文以上平字為與意謂三字皆作一例疑詞也然既用一與字又用兩平字已覺參差不齊況明明有子曰以問之何得強連上章耶

子路問聞斯行諸注包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注孔曰當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

聞斯行之

皇本高麗本上行之下有也字白虎通引同史記弟子傳引未行之上無聞斯二字

正義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

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

也白虎通義三綱六紀篇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

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

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論語

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三國吳志全琮

以父命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

空船而還注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

誠非子道此皆與包注賑窮救乏義合或漢時經師

古說如此蓋子路勇於為義惟恐有聞車馬衣裘其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傲而無憾馮河暴虎并命而不辭觀日後果死於衛

難其於君臣如斯則於朋友可知夫子早慮不得其

死然故特假父兄以抑之若冉有之見義不為求道

自畫又惟恐其不能行也故曰聞斯行之乃於赤之

適齊不周急而繼富其或奉此言而概施之歟然亦

視其窮且乏焉否也朋友之義然也不然泛以力行

言之所行果為何事安得一一稟命於父兄且冉子

又何以聞斯行之耶

包注云云疏曰云賑窮救乏者周禮大司徒以保息

六養萬民三曰賑窮月令季春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振卽賑猶救也

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注孔曰惑其問子

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注鄭曰言冉有性

向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正義曰皇疏對或問云賑施之理事有大小大者車

馬小或一煇大者必諸小可專行而由也施無大小

求也大小悉諸蓋子路性進雖抑而不思其退冉有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十一 全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性退雖引而不嫌其過也未注引張敬夫曰聞義固

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尊者若不稟命

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

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

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

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

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蒙養前章言師之過商之

不及此章又言求之退由之兼人夫子之意無非欲

退過進不及而歸之於中庸然此章冉有問於後而

夫子序於前子路問於先而夫子序於後又特下兼

人二字與求也退文法不同似夫子進求之意淺而

退由之意深蓋由之好勇過我嘗恐不得其死然故

於其問尚勇也則規之以上義於其為蒲大夫也則

告之曰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眾恭正以

靜可以報上果能裁之以理義持之以恭敬鎮之以

靜擴之以寬有以抑其過我之材化其兼人之質何

患不得壽終哉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十一 全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鄭云謙退者似借謙為歉說文歉食

不滿也廣雅釋詁歉少也荀子仲尼篇謹慎而歉注

不足也以兼人為勝尚人者說文兼并也秉从又持

一禾兼从又持一禾是加倍勝於人也孟子王饋兼

金一百趙注其價兼倍於常者西京賦鬻者兼贏注

倍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注孔曰言與孔子子曰吾以汝為死

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注包曰言夫子在

皇本女作汝筆解云死當作先程子外書亦云

正義曰焦氏理堂補疏云呂氏春秋孟夏紀勸學篇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
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
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
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兩事相比然則回何
敢死正是回何敢畏高誘注訓畏爲死謂由畏而死
卽檀弓死而不弔之畏矣以畏而死則子必不死故
知子在以畏而死則不可死故顏子不敢死卽曾子
安敢畏以曾證顏義本明白說見毛西河聖門釋非
錄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黷鄭注畏字云人或時
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者孔子畏於匡鄭
君引子畏於匡之畏證死而不弔之畏且以死而不
弔爲輕身忘死豈孔顏而輕身忘孝以畏而死乎是
回所以不敢死鄭已明之孟子云莫非命也順受其
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立巖牆之下則恐
其厭厭而死猶畏而死俱爲非命莫者無也不可非
命而死乃爲知命孟子此文與子在回何敢死相發
明子在者聖人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敢死者大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金西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25 102號

賢知命不死於非命也論語此文明聖賢知命之學
其所以能不死者史記世家言孔子使從者爲甯武
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云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
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
沒之文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
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檀弓正義引世家
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
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
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
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
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鬪以媚悅之也此
所引與今史記不同而微服爲遭宋桓司馬事見孟
子此時以貌似陽虎被圍但明其非虎則圍可解不
必微服不必使從者爲甯氏臣也琴操云匡人告匡
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不解
子路悲感悻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孔子曰由
來今汝欲鬪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
皆和我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金西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蓋微服所以脫桓魋彈琴所以解匡人魑惡其習禮故微服自廢於禮以柔魑之怒匡人憾虎暴故彈琴以明其非虎各有所當想見聖人解難之妙用若鬪必死於畏矣故琴操戒子路之欲鬪而禮疏稱子不敢與匡人鬪不鬪所以不死不死所以爲知命皇疏引李充曰世道交喪利義相蒙或殉名以輕死或昧利以苟生苟生非存理輕死非明節故發顏子之對以定死生之命也黃先生曰畏威也厄也死謂威厄而死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全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禮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弱白虎通曰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通典載王肅聖證論引鄭君說參檀弓今本鄭君注畏而死謂人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而死之者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依白虎通及鄭君說經曰以女爲死慮其因威逼不能全而死也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子在圍必不以威逼死回亦不敢以威逼死言全身以遠害也呂覽引曾子事下復引此經以證事父事師之無異春秋傳叔孫婁之自殺忠矣而劉原父曰畏

也使婁少聞曾顏之風則不以死易生矣是事君者之不可以畏死也蒙案邢疏以死爲與匡人鬪朱注本之云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晉語樂其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盡事之惟其所 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胡氏本之謂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鬪然鬪死惟以戒子路而不足以論顏子故條辨云顏子之學幾於聖人能必聖人之不死豈有犯匡人之鋒而誤死者然聖人豈不能必顏子之不死但偶失在後自不無疑慮之情故夫子一見即曰吾以女爲死矣懼其誤喜其來也顏子直答之以子在信子之必在也直任之以何敢死明免於患難之道同也聖賢相喻於微者如此皇疏云天聖賢影響孔子既在世則顏回理不得死死則孔道便絕故淵死而子云天喪子也引庾翼云賢不遭聖運否則隱聖不值賢微言不顯是以夫子因畏匡而發問顏子體其旨而仰酬聖賢之言互相與爲起子也韓李筆解云死當爲先字之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全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誤上文云顏淵後下文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無死
理也程子外書亦以為然然筆解好改字此亦單文
孤證而不足取信者也

包注云云疏曰史記集解引此注作已無所致死邢

疏亦云回必致死不改致死是敢字當作致字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注孔曰季子然季氏

此二子故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注孔

問之也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注孔

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為大臣乎

釋文出忠字云古文臣字本今作臣與音餘文選從

軍詩注引子曰作孔子對曰因史記弟子傳引作季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全六 四明叢書

孫問子路也
正義曰朱注異非常也會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
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子然季氏之子弟者世族譜謂子

然平于意如之子意如遂昭公者故以弑父與君折

之顧氏大事表列子然於平子之孫行未知孰是訓

曾為則者方言曾何也廣雅釋言曾是也說文曾詞

之舒也與乃略同朱注本之曾是以為孝平鄭注則

也與孔注同皇疏曾猶嘗也會讀層與嘗雙聲詞之

舒者也孟子爾何曾比于於管仲趙注何曾猶何乃
也丁音曾則也會讀增與則雙聲詞之急者也蓋音
有緩急而義則相通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

臣矣注孔曰言備

正義曰朱注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

必行己之志黃先生曰以道謂必用仁義之道不行

一切苟且之法也必行己志不從君欲皆以道者之

事也不可道不行也止謂去位也具臣謂備用之臣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全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可供器使者耳臣有數等以道為進退大臣也有不

忍遽止之心捐身家以救國難忠臣也負其才具意

在建立功名者具臣也志在爵祿庸臣也此經言二

子有死難不可奪之節忠臣也抑二子以裁季然則

曰具臣蓋二子固兼具臣忠臣之品者也蒙案困勉

錄謂有不可則止句才見以道事君之嚴正故事君

者持不可則止之節斯行得以道事君之忠然道字

精微廣大無所不舉故事君者又須先有以道事君

之本領方有不可則止之力量二句本相生相足蓋

對不從弑逆言須重不可則止句而道字乃不可則

止之本原也故皇疏以道事君指諫君說不可則止

謂三諫不從則越境而去也與朋友忠告章一例

孔注云云疏曰訓具為備者禮祭統官備則具備廣

雅釋詁具備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注孔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耶子曰弑父與君亦

不從也注孔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也

釋文弑音試

正義曰朱注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九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

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外

注引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

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

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

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皇疏引孫

綽云二子者皆政事之良也而不出具臣之流所免

者惟弑之事其罪亦豈少哉夫抑揚之教不由乎理

將以深激子然以重季氏之責也繆協稱中正曰所

以假言二子之不能盡諫者以說季氏雖知貴其人而不能敬其言也

孔注云云疏曰子然意二子既非大臣不可則止則

不能不殉人之欲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孔注當字

宜作將字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注包曰子羔學政所以賊

政所以賊

釋文費悲位反夫音符子羔音高左傳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皋三字不同後漢書劉梁傳注引使上有將字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九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賊害也言子

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皇疏夫人之子

指子羔也言子羔學未習熟使其為政則必乖僻乖

僻則為罪累所及張憑曰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

子羔為其邑宰直道而事人焉往不致弊枉道而事

人不亦賊夫人之子乎黃先生曰役於吏事不復得

學是賊其學也為政乖僻得罪於社稷民人是賊其

德也或因此獲罪正非无妄之災是賊其身也賊夫

人之子一語可作官箴蒙案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

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季氏將墮費

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

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

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

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郕墮費左

傳孔疏云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克定

十年侯犯以郕叛一年再圍而不克由其城險固家

臣數叛仲由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令毀壞其城蓋是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時二邑已墮子路將使子羔為之宰故史記弟子傳

作使子羔為費郕宰論衡藝增篇作子路使子羔為

郕宰孔子以為不可夫以屢叛之邑新墮之都社稷

未安民人未定而欲使年少質樸之人操刀學割其

害有可勝言哉

包注云云疏曰訓賊為害者說文賊敗也左僖九年

傳不僭不賊注賊傷害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注孔

治民事神於是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注孔曰疾其以口

知窮

釋文惡夫上烏路反下音符

正義曰朱注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

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

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

意但理屈辭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

其非而特惡其佞也又或問辨楊謝諸說曰三代以

上六經雖未具然以書禮攷之則舜之教胄子敷五

教與夫成周鄉官樂正之法其所以優游涵養而誘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掖夫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豈遽使之從事於人民

社稷之間以試其未能操刀之手而不慮夫美錦之

傷乎三代而下既有書矣則事物終始古今得失修

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好學者豈可以不之讀而遽

自用哉故左襄三十一年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

產曰僑聞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黃先

生謂佞者無義而強辨夫子謂之佞即斥其非也朱

子謂不斥其非說本論衡蒙案皇疏亦云佞口才也

孔子以此語罵子路而又引繆協云子路以子羔為

學藝可仕矣而孔子猶曰不可者欲令愈精愈究也而於時有以佞才惑世竊位要名交不以道仕不由學以之宰牧徒有民人社稷比之子羔則長短相形子路舉茲以對者所以深疾當時非美之也夫子善其來旨故曰是故惡夫佞者此乃斥時豈讓由乎是其意蓋以佞字非所以斥子路譚梁生曰信者諱詐直者諱佞惟子路不詐而子偏以詐惡之惟子路不佞而子偏以佞惡之觸其大怒激其深諱而使之自阻彼世之詐人佞人而不藉背不汗惡之何益哉子

明學論語集解卷十一 卷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路聞屬則改所謂聞過則喜也

子路曾皙注孔曰曾皙曾參父也名點也再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

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注孔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也居則曰不

吾知也注孔曰汝常居云人不知己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注孔曰如則何以

則何以

釋文哲星歷反坐才臥反又如字長丁丈反毋音無吾以鄭本作已皇本毋作無

正義曰朱注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

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

亦可見矣黃先生曰一日長言今日為師長也以用

也蒙案朱子訓則何以亦云將何以為用毋吾以也

釋文引鄭君本以作已蘇濂石渠意見補缺曰以已

通用已止也謂毋以我年長止而不言故孔注以難

對解之然鄭注檀弓云以與已字本同謂以即已字

而非已字也攷之說文辰巳之巳本作𠄎隸變為巳

義訓為止意巳之巳从反巳隸變為巳因與戊己之

己相亂又變為以義訓為用與已訓止正相反鄭本

以作己者作己而非作已也左傳二十六年傳凡師

能左右之曰以詩載芟箋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

明學論語集解卷十一 卷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故以者挾持也漢書東方朔傳注曰用也劉向傳注

曰由也左定十年傳封疆社稷是以注猶為也然則

毋吾以者無為吾年長而難對也則何以者將何所

挾持而用為治也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曾蒧字皙蒧即點之俗

家語曾點曾參父字子皙案點从黑說文有黓云黑

也古人名黓字子皙哲人色白也弟子傳奚容蒧字

子皙狄黑字皙罕父黑字子索索疑作素素亦白也

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皆字子皙詩揚且之皙毛傳

訓白哲左傳澤門之哲哲與黔對古人名字或以相反取義故哲宜从白五經文字云哲人色白經典相承多从日非日部有哲無哲而哲與哲又異也四書攷云曾點鄙國之後也夏少康次子曲烈封於郕魯襄公六年邾人莒人滅郕郕世子巫奔魯於是改郕為曾以為姓巫生天天生阜阜生點點生參參生元四世不仕魯以取郕故也孔子始教闕里與顏路之徒俱受學焉以狂自廢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此考所據皆家語等偽書本不足信曾氏世系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矣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世本及通志氏族略世本謂巫嘗仕魯蓋郕滅於莒而非滅於魯何以至點三世而反不可仕耶檀弓謂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桑武子卒於昭公七年是時孔子十八歲子路少孔子九歲此經序曾哲於子路之後計哲是時尚未及十歲豈有倚門而歌之事耶訓或為有者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或墨子小取篇或也者不盡也小爾雅竟訓或為有祭義注或猶有也詩天保箋或之言有也書無逸亦罔或克壽漢書劉崇傳引或作有洪範無有作好

呂覽貴公篇引有作或皆其證也

子路率爾而對注率爾先三人對也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加之注包曰攝迫也攝迫乎大國之間也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注方義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注方義夫子晒之注馬曰晒也笑

釋文乘繩證反饑音機鄭本作飢同饑其斬反比必利反晒詩忍反皇本率作卒考文一本有勇上有民字補遺無晒下之字古史弟子傳引無對上而字

正義曰釋文引鄭注方禮法也朱注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

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晒微笑也蒙案釋文引鄭本饑作飢攷說文穀不熟為饑飢餓也鄭君用借字爾雅釋天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饑果不熟為荒仍饑為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九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荐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一穀不升謂之賺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墨子七患篇又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說多互異

何注云云疏曰率爾皇本作卒爾云禮侍坐於君子

君子問吏端則起而對及宜願望而對而子路不起
又不願望故云卒爾謂無禮儀也朱子訓輕遽貌意
本皇疏攷經傳無有以卒為輕遽者惟漢書東方朔
傳率然高舉注猶颯然文選注輕舉之貌則亦非輕
遽也莊子人閒世率然拊之本作卒乃猝之借犬从
艸暴出逐人也方言懋朴猝也注謂急速也漢書五
行志注猝暴也孟子梁襄王卒然漢書成帝紀與卒
暴之作注謂急也食貨志行西踰隴卒注倉卒也此
皆猝字之借與皇疏義同若先三人對則子路年長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左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似無嫌也以方為義方者左隱三年傳愛子教之以
義方是也釋文引鄭注云禮法也遊必有方鄭注訓
常可謂仁之方孔注訓道曰義方曰禮法即常道也
方法一聲之轉樂記樂行而民鄉方經解謂之有方
之士知方即鄉方也詩皇矣萬邦之方傳方則也箋
猶鄉也故朱子又訓方為向史記天官書日方南正
義方猶向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攝迫也考有子禮論其立與泣哀
戚也不至於隘攝傷生注隘窮也攝猶戚也楚辭哀

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注攝葉不舒展貌窮戚不
舒展皆迫意也案說文攝引持也此經攝字當為夾
之借夾亦持也官事不攝包注攝猶兼也皇疏並也
蓋兼並乎大國之閒而與之相持猶孟子所謂閒於
齊楚也皇疏此大國迫近他大國之閒謂他大國挾
己國於中也挾即夾也朱注管束乃挾持之引申
馬注云云疏曰云晒笑也者說文無晒字當作攷或
作咧玉篇誤作攷笑不壞顏曰攷三蒼晒小笑也廣
雅釋詁噴咧笑也朱子云微笑是也大戴禮盧注晒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左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則齒見笑則矧見矧乃斷之借曲禮笑不至矧注齒
本曰矧大笑則見皇疏云齒本曰晒大笑口開則晒
見皇以晒為矧誤為斷之借非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注求性謙退言欲
六十里小國 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
治之而已也 注孔子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
以俟君子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之辭也
皇本高麗本足民下有也字港因靜語云求赤點字
皆當讀斷
正義曰朱注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
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

君子言非己所能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黃先生曰方六七十里五六十里在當時則強國之大邑在古制則畿內卿大夫之采地夫子許其從政何有又云可使爲宰故以此自任也足民之術朱子於後篇注以制田里薄稅斂言之嘗聞庭訓謂足民之道不外大學生眾食寡爲疾用舒八字用之者舒不可揮言節儉試以一家言之宮室衣服之資嫁子娶妻之備一無可省而當循次爲之不可遽迫治國者大役不可頻興不可存迫欲立功之心而輕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一百四十四 約圖刊本

議更張也竊以此言求之周官理財之法禮記量入爲出之言無不符合漢書循吏傳所言富民之道曰躬率儉約勸民農桑畜牧種樹曰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曰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曰奏省上林繕治供張樂府諸戲及大官園冬種蔥韭之類其術亦如此而止於以歎班史之慎蒙案理財之一法總不出大學之八言而其要尤在王制量入爲出之四字中庸事豫則立之一豫字王制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

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仍喪用三年之仍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以是觀之治國如此治家亦何獨不然嘗讀鹽鐵論散不足篇條陳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後世之變古者三十款纖悉畢具質實可行又其國病篇云無而爲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送死殫家遺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卽寡恥乏卽少廉尤似爲時俗對證發藥夫當今之世國家無名田之授貧富悉聽其自爲祖宗有薄產之遺多少皆足以憑藉四民要必有分業一家卽賴以養生克儉尤貴克勤所出先視所入持家政者務須通盤核算先事圖維一家之中衣服飲食門戶醫藥等需必使有盈而無絀三年之內婚嫁喪葬修理添造等事必使預備而漸施年終稍覺有餘卽是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一百四十四 約圖刊本

豐亨之漸不必其在多也統計稍形不足即為剝落之幾不必其在大也些須關頭最宜留意雖人事有難定之禍福家道有不測之廢興苟謹慎而小心自有備而無患矣權德輿稱諸葛孔明曰地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少兵以節制強武侯一生謹慎其得力於豫之一字者哉

何注云云疏曰云小國者孟子王制皆云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較之公侯方百里為小也

孔注云云疏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明學子論語集注卷十一 百三十四明版書 約圖刊本

管子足民之道也以俟為待者乃埃之借爾雅說文皆云埃待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為小相焉注鄭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

親曰同端元端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曰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

釋文非曰首越想息亮反考文足利本曰下有敢字補遺一本非下有敢字

正義曰朱注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

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相贊君

之禮者言小亦謙辭蒙案上節求言禮樂以俟君子

而赤之所志束帶立朝應對賓客適皆禮樂之事故

謙言未能而願學學者學禮樂也周禮春官大宗伯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

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

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

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

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小

行人職朝覲宗遇會同君之事也約鄭君注云此六

禮者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更迭而徧時會即時

明學子論語集注卷十一 百三十四明版書 約圖刊本

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

既朝覲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

謂九伐之法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

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

者眾也殷同者六服盡朝禮既畢王亦命為壇於

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見四方

四時分來歲終則徧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司馬法

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

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

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同諸侯發同禁或將以宗廟
二句申說謂會同行於宗廟中其說固謬曲禮天子
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
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云諸侯春見曰朝授
擊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
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
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寧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
秋是則朝與宗行之於朝廟覲與遇皆行之於廟者
也秋官司儀職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一 夏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
下等鄭君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於國外
以命事宮謂壝土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壝宮也天子
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
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邱陵於西郊則爲壇於
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既拜禮而
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王巡守殷
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與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

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
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
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
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及執玉而
前見於王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族伯四
人子男三人也上等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壇
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
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一丈二尺與諸侯各於其
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儀禮覲禮云諸侯覲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一 夏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
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
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
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
于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
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月于東門之外
反祀方明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
山川邱陵于西門外鄭君注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
此謂時會殷同也然則朝覲宗遇行之於朝廟會同

之禮則行之於壇而不於廟也五禮通攷秦氏蕙田曰會同之禮見於古者禹貢有四海會同之文左傳稱禹會諸侯於塗山其禮始昉於此周官載會同之文不一而足而太宰肆師司几筵諸職則名之爲大朝覲蓋朝覲之禮行於國中所接見者不過一方一服之諸侯會同則六服僭來爲壇壝宮於國外五等諸侯同時旅見又有祀方明及盟約之法皆朝覲所無故云大也若在境外則六軍之士從行馬牛葦輦糧食畢具大率如軍旅之役故周官每以會同與軍旅師田並舉誠重之也其在境外者則先期職方氏戒于四方令各修其職事及將出天子造于廟宣于社大司馬帥士庶子以從王縣師以司馬之法作其眾庶馬牛車輦稍人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葦輦俱聽令于司馬牛人共兵車之牛以載公任器司右合車之卒伍而比屬之校人毛馬而頒之司弓矢頒弓弩各以其物王舉則師氏保氏從司士作士諸子作羣子以從過大山川宗祝以黃金勺前馬而用事焉在道則廩人治軍人之糧食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司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一 夏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市及賈師治其市政所過之國膳王牲饋令百官百姓皆具王所舍設楹桓再重其外設藩盾有險則設車宮轅門平地則爲壇壝宮棘門及會同之所前期度官方三百步旁各一門中爲壇三成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幕八其帷幕幄帟掌次張大次小次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尙左其日雞人夜嘯旦以器百官司几筵設黼依莞筵左右玉几天子乘金路典路及車僕以餘路從司常建太常虎賁氏先後王而趨旅賁氏禮服以從天子冕而執鎮圭摺大圭帥諸侯春朝日于東門外夏禮日于南門外秋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冬禮月四瀆于北門外反祀方明于壇上禮畢乃覲諸侯天子負黼依而立大司寇前王大宗伯爲上擯肆師爲承擯士擯三人諸侯各就其旂而立司儀詔王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擯者延侯氏升奠玉降拜升成拜其儀如覲禮三享亦如之太史執書詔王禮事小史佐之大宰贊王受玉幣玉獻王禮諸侯大宰贊玉爵事畢若有盟約之事封人飾牛牲玉府共珠槃玉敦射鳥氏

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一 夏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以弓矢毆烏鳶乃進加方明于壇上司盟北面讀載書詔明神大司寇涖之戎右執玉敦贊牛耳桃茆諸侯既歃血畢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之長受載書之貳藏之若會同在國內者則當朝之諸侯先行朝覲於朝廟已乃為壇於郊外合諸侯其儀與上同凌氏廷堪曰天子將行會同之禮必先朝覲諸侯於廟故孔子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為其相者諸侯之卿大夫士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朝覲宗遇常禮也會同大禮也朝覲宗遇之於會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同猶如祠禴嘗烝之於禘祫也據諸說推之則所謂宗廟之事者朝覲宗遇也會同不行於宗廟而行於壇故特加如字以別之然會同雖不行於廟而會同之前必先朝覲於廟故比次其事而屬之是宗廟之事皆當指賓禮而不必言祭祀以公西氏固束帶立朝可使與賓客言者也抑又攷之周禮大宗伯本作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而其下又有時聘曰問殷覲曰視鄭君此經注則曰殷覲曰同臯疏謂廣覲見之言通攷大行人職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

邦國之愿鄭注此二事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覲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愿猶惡也案聘問亦行禮於廟然則宗廟之事統賅朝覲宗遇聘問在內而惟會同在壇故分別言之時至春秋列國之會遇朝聘非復天子之事然皆依傍古制為之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云宗廟之事謂祭祀者邢疏祭祀謂禴祠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相君祭祀之禮如禮器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盃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祭統君執圭贊裸尸太宗執璋瓊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皆是左傳文公二年夏父弗忌為宗伯魯語宗人夏父展與祭統太宗其官一也是諸侯上相則宗伯小相必宗伯之屬若魯語所謂宗有司者是也然赤長於接賓客似不特以祭祀言

蓋朝覲宗遇會同聘覲未嘗不有事於宗廟也以端章甫為朝服者說文端作耑皇疏用諸侯日視朝之服服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元端日視朝者容是周末禮亂故也黃先生曰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正義申之曰案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老注云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注云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元端諸侯朝服若士以元為裳中士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一 阜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為朝服也邢疏本之較皇疏為明僚禮之言元端者甚多此用於宗廟會同之相禮者禮大夫元冕祭于公服宜元端其會同之相禮亦用元冕而宜元端也名之曰端者謂裳正幅不殺縫也周官司服注引先鄭說云衣有襜裳者為端左傳昭公元年吾與子弁冕端委服氏注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戴氏東原曰凡朝祭之服上衣下裳幅正裁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端委裳前三幅後四幅要裳

積無數所謂帷裳者也司服鄭君注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表等也其袪尺二寸以此解端又一義也王制三公一命卷正義曰謂之端者以外之服其袂三尺三寸其袪尺八寸元端則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端正也以幅廣一尺二寸袪廣二尺二寸與之正方故云元端又曰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元端袂二尺二寸故也其大夫以上則皆侈袂袂三尺三寸故也陳氏禮書曰深衣之袂圓長衣之袂長餘衣之袂侈則元端之袂端可知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一 阜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也此皆據鄭君義也服用元端冠即用元冕而此云章甫者章甫本弁屬夏曰牟追周曰委貌而殷曰章甫蓋大夫不服冕者禮宜用委貌之弁而章甫委貌禮無大異取其為丈夫之美稱而委貌亦通以章甫名皇疏謂朝服用委貌不知經言章甫即周委貌對言則異渾言則通也大戴禮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端衣之用於冕者也冠禮冠者元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元冠元端特牲禮主人冠端元內則子事父母冠綏纓端韞紳此端衣

之用於冠者也春秋傳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董
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人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
仲端委以立虎門與此經端章甫皆端衣之用於弁
者也端章甫即傳所云端委也云小相相君之禮者
邢疏云周禮司儀職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
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
曰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
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相為主君擯者及
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皇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
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
賓士為紹擯玉藻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
閒士介拂棖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
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而願為
次介末介承擯紹擯之大夫士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注孔曰思所以鏗爾舍瑟而作對曰

異乎三子者之撰注孔曰撰瑟起對也撰具也為

釋文鏗苦耕反舍音拾撰士免反鄭作撰讀曰詮詮
之言善也說文引鏗附音若開切一讀若擊

正義曰朱注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
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閒歇也皇疏
希疏也點政彈瑟既得孔子之問將思所以對之言
故彈瑟手遲而聲希也舍投也作起也將欲仰答故
投瑟而起對起對者禮也點獨云起則求赤起可知
也蒙案禮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經書四子皆
侍坐而點何以獨鼓瑟子與四子既言志而點又何
以使鼓瑟且一心不兩用點方鼓瑟何以備聆夫子
之所問與三子之所言而詳悉其志之各異意者點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皇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承師問遂請鼓瑟以明志點之鼓瑟不書請猶三子
之對不書起互文見義也夫點狂士也知希我貴堅
於忘世者也子問及點特借鼓瑟以寫其希夷之趣
而即以鏗爾者寓其堅確之情意欲言其異而先以
不言而言者表其異故三子對而點獨鼓瑟三子出
而點獨居後記者處處為異字寫照夫子先問求赤
而及點一則曰各言其志再則曰各言其志蓋已知
其志之異乎三子也投瑟而起其聲鏗然鏗爾為
投瑟之聲而非即瑟希之音二字當連下句讀說文

無鏗字方言作振廣雅作拘玉篇作搗皆俗字段懋堂謂當作擗然說文擗雖讀若鏗爾之鏗而訓為搗頭似不若擗之訓餘堅聲義為較切釋文引鄭君本撰作僕讀曰詮詮之言善也說文無撰字僕詮皆訓具惟廣韻有誤云善言也然說文撰訓專教通俗文釋言曰詮似不若徑借善字之為直截也臧氏在東曰異乎三子者之僕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孔訓撰為為政之具是已未言而先輕視三子之長以自取異

明明字論彙解義疏 卷十一 皇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較之率爾之形益甚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其音希者希字說文所無鄭君書禮注以為希之古文皇疏訓疏者稀之借也訓作為起者說文同訓舍為置者易屯不如舍虞注舍置也字乃捨之借廣雅釋詁捨置也說文捨釋也月令釋菜曰覽作舍菜高注舍猶置也釋文鏗爾投瑟聲本今作瑟聲非也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注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

詠而歸注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

釋文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莫音暮本亦作暮冠古亂反浴音欲沂魚依反水名也雩音于歸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為歸今從古皇本莫作暮冠上有得字筆解浴作沿困學紀聞引王充仲長統讀風為韻論衡史記弟子傳注歸亦引作饋

正義曰水經沂水注引鄭注沂水出沂山郊特性疏引鄭注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朱注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裕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

明明字論彙解義疏 卷十一 皇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蒙案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燂浴旱暵則舞雩鄭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燂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夏小正五月蓄蘭傳云為沐浴也詩鄭風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御覽時序部引韓詩章句云渙作洹洹盛貌秉執也蘭蘭也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眾方執蘭拂除邪惡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此兩水之上招魂續魄除拂不祥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聚六帖通典漢

書溝洫志注後漢書袁紹傳注續漢書禮儀志注皆引韓詩而詳略微異風俗通義云周禮文巫掌歲時以祓除蠱浴禳者潔也春者蠶也蠶蠢動搖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去疾之時故於水上蠶潔之也巳者祉也鄭疾已去祈介祉也初學記引荆楚歲時記曰三月三日土人並出水渚爲流杯曲水之飲又引續漢書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並禊飲於東流水上又引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而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招之水濱盥洗遂因流水以汎觴曲水起於此帝曰若此談便非嘉事尚書郎束皙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有金人自東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爲曲水祠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蓋修禊之禮自古相傳四月龍見之時本有雩壇之祭或春暮於此祈禱鬼神婆娑鼓舞

明明子論叢集卷十一

夏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因以薰香沐浴祓除不祥而旱暵之時又或於此禱雨焉故周禮并掌於女巫之職鄭君從古論讀歸爲饋云饋酒食也饋蓋餽之借說文云吳人謂祭曰餽論衡明雩篇亦作饋云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孔子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家語弟子解謂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卽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蓋祓除本係古禮也莫春皇疏謂夏正建辰之月而非周正建子之月不云季春而云莫春者近月末其時已暖也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除災月令季春始乘舟蔡邕章句謂陽氣和暖禋於名川正王右軍所云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之時也韓詩鄭注謂三月上巳周禮賈疏謂三月三日沈約宋書謂魏已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漢書八月祓禱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人胥祓除則又以七月十四日似不獨在春三月然而日暖風恬人

明明子論叢集卷十一

夏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衣軍袷則天時之最宜者也沂水有四皆見水經注
水之大者出泰山郡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此禹
貢所謂淮沂其乂杜預所謂大沂水也又水出黃孤
山名小沂水又出泰山南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小
沂水此經之沂水據水經泗水注沂水出魯城東南
尼邱山西北山卽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十
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
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東門外卽爰
居所止處也沂水北對稷門一名高門一名雩門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頁六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卽曾點所欲風舞處也道
西卽曲阜之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
二里有周公臺臺西四里許卽夫子故宅也故皇疏
引王弼云沂水近孔子宅舞雩壇在其上壇有樹木
游者託焉邢疏謂舞雩之處有壇壇樹木可以休息
正王右軍所謂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地
理之最勝者也雩祭有一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用
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子民者以祈穀
實左傳龍見而雩杜注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

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此常雩也春秋書秋大雩及上
辛大雩季辛又雩之類此因旱而雩也鄭君曰雩者
吁也吁嗟而請雨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
舞雩賈疏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論語曾皙
云童子六七十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
皇舞帥而舞旱暵之祀舞師謂野人能舞者明知兼
有童子冠者可知公羊桓五年秋大雩傳大雩者旱
祭也何休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
疏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與此異者彼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頁九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
男女今此見書於經非正雩皆爲旱甚而作之故其
數多又兼男女矣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
人者蓋是天子雩也漢舊儀補遺云常以七八月祭
以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
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祀雩
同社稷禮諸說皆以童冠爲舞人說本王仲任漢時
去周不遠或禮制相沿如此皇疏本以五六六七爲
趣舉其數又引或說以爲卽孔門之七十二弟子然

攷史記弟子傳漢書地理志索隱引家語皆謂弟子升堂者實有七十七人惟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又誤以蓬瑗林放爲弟子則不如仍從舊說舞人之有據禮內則言十年出就外傳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二十弱冠舞大夏際此少長咸集歌舞皆能則又人材聚會之最樂者也韓李筆解以浴爲沿沿者傍水陸行也論衡以爲涉沂水二說皆以莫春尙寒不宜裸浴且傷大雅抑知此禮沿於古昔民風樸陋解衣澡浴容或有之相傳頌頊浴沈淵舜浴從淵想亦就水而去宿垢也且沐浴盥洗等字對言有別渾言則通朱子訓浴爲盥濯不過謂洗濯其手足楚辭浴蘭湯兮沐芳未必解衣裸浴也包注以風爲風涼朱子從之論衡云風歌也詠歌饋祭也仲長統云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困學紀聞駁之云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又駁舊說以爲時寒不得以風乾身黃先生謂浴非裸浴風非乾身如春風風人之風所謂坐春風者是也予案風人之風卽包注乘涼之

明學子論語集解卷十一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意然春風風人不必專在舞雩攷之廣雅風之言動也周禮太祝九拜振動卽爲舞蹈水經注謂雩壇曾點所欲風舞處是以風與舞連言風舞者所謂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自適其適可歌則歌乘興而來興盡而返詠歌先王之道還歸聖人之門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者是耶非耶然而夫子聞之黯然而

包注云云疏曰筆解引此注作孔曰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注周曰善點之獨知時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卷十一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喟起愧反又苦怪反史記弟子傳引歎作嘆點作藏
正義曰黃氏東發云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於世當何如也三子言爲國之事皆答問之正也曾皙孔門之狂者也無意於世者也故自言其瀟灑之趣此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濱乃忽聞曾皙浴沂詠歸之言若有得其浮海居夷之意故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歎者豈惟與點哉繼答曾皙之

問則力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
點而不與三子者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
子喟歎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據與點數
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爲道妙甚至謝上蔡以曾
皙想像之言爲實有莫春浴沂之事云三子爲曾皙
獨對春風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於談
禪是蓋學於程子而失之者也程子曰子路冉有公
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孔子與點蓋與
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此語微過於形容上蔡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因之而遂失也曾皙豈能與堯舜易地皆然哉至若
謂曾皙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
志遂以浴沂詠歸之樂指爲老安少懷之志曾皙與
夫子又豈若是其班哉竊意他日使三子盡各言
爾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
而告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仕之事而非
泛使之言志也老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也適
人之適者也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
其適者也曾皙固未得與堯舜比又豈得與夫子比

而形容之過如此亦蓋於其分量而審之矣蒙按此
節之誤解由來已久王肅謂善點欲修禮教周氏謂
善點獨知時變總屬與字之皮膚而未得喟歎之神
理至皇疏引李充謂善其能樂道知時逍遙遊詠之
至超然獨對揚德音起子風儀其辭精而遠其指高
而適齶豐乎固盛德之所同也是欲出乎人閒之世
將爲濠上之遊北宋王介甫謂其真樂無外假南宋
葉正則謂即儒道之大端兩宋風會所趨固已如此
程門諸子推之愈高直欲以老莊之談附會孔顏之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樂宜乎朱子將易質而悔不改此章之法也夫讀書
欲審神理不如精字義攷之說文喟大息也或作噴
方言噴憐也舞賦云噴息激昂楚辭云行唵累欬聲
喟喟兮大約爲欬吁感傷之意欬乃嘆之借史記引
正作嘆說文欬吟也文選與吳季重書注欬猶歌也
情有所悅吟欬而歌詠樂記一倡而三歎詩序嗟歎
之不足是也嘆說文訓吞嘆一曰太息也謂吞聲悲
嘆廣雅釋詁嘆傷也乃此經之正字正義也詩嘒歎
嘒歎永歎檀弓戚斯歎坊記戲而不歎注謂有憂戚

之聲也楚辭九歎序歎者傷也息也與此經之歎皆
嘆之假借字也試思夫子果以點爲賢於三子而嘉
許焉則亦何必嘆而且喟然嘆而爲之吞聲長太息
也哉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
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
不讓是故哂之注包曰爲國以禮禮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釋文夫音符皇本夫子作吾子曰爲國上有子字

正義曰朱注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

故請其說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黃先生曰夫
子論爲國之道以禮爲重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
乎何有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子路率爾之對未深
於禮讓之道以此治國或有動不以禮之弊故哂之
以譏其失也

惟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准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注孔曰明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也亦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言小相耳孰能爲大相者也

釋文也與音餘舊本惟赤則下有焉字於虔反本今無此字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皇本高麗本與釋文別本正同又惟皆作唯小下大下皆有相字

正義曰皇疏唯云云者孔子更證我笑非笑子路之
志也若笑子路有爲國之志則冉求亦是志於爲國
吾何獨不笑耶故云唯求則非邦也與言是邦也唯
赤云云者又引赤證我非笑子路之志也赤云宗廟
會同卽是諸侯之事豈曰非邦而我何獨不笑乎又
明笑非笑志也邢疏云此夫子又言不哂子路欲爲
諸侯之事故舉二子所言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

明學字論語集解卷十一 夏 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其言讓故不笑之徒笑子路不讓耳蒙案疏謂二節
統皆夫子之辭非曾皙問而夫子答也故釋文舊本
惟赤則非邦也與非邦上有焉字讀於虔反則夫子
自爲問答其義益明赤也二句以赤之言更謙遜因
喜而美之益證子路之哂哂其言非哂其志然則三
子之志固夫子所深許而與點之意可心領默會於
言外矣

孔注云云疏曰經兩言非邦也與猶言皆爲國之事
也安見非邦也者非諸侯而何皆反詰之詞安見非

邦言是諸侯爲邦之事也非諸侯而何言相宗廟會
同亦是諸侯爲邦之事也孔云明皆諸侯之事義甚
簡括近解或以千乘及六七十五六十皆是爲諸侯
之事亦云相是相天子亦爲諸侯此以辭害志者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皇去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顏淵第十二

釋文凡二十四章朱注同陸氏又云或分子路無宿諾為別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注馬曰克己約身也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

為仁矣

皇本克作剋孟子萬章上篇章句引作問為仁

正義曰左傳昭公十二年冬楚子次于乾谿右尹子

革對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

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四明叢書約圖列本

沒於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忠我王度

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

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

其辱於乾谿杜注克勝也孔疏引劉炫云克訓勝也

己謂身也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

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為仁也復

反也言情為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謂身能

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尸子云閔子騫肥子貢曰何

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生之言

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生之言勝故肥韓非子

云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吾

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

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臚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

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劉

光伯戰勝之說實本於二子即太公丹書敬勝吉怠

勝滅義勝從欲勝凶之宗旨也說交克肩也爾雅釋

言克能也太元中注克堪也肩能任物即力堪勝任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四明叢書約圖列本

本一義之引申故書洪範剛克柔克馬注詩小宛飲

酒溫克毛傳禮器我戰則克鄭注克皆訓勝然法言

問神篇云勝己之私之謂克是以勝私為克而非以

克己為勝私蓋克可以訓勝而已不可以訓私也未

子本劉說徑以克己為勝私且即以己為私欲則與

下節己字歧異矣皇疏本克作剋引范甯云克責也

復禮謂責克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責己復禮故

能自責己復禮則為仁矣剋乃勉之俗字與克本相

通故爾雅釋詁剋亦訓勝字林剋亦訓能說文勉尤

勵也釋名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克念有常心也是卽書所謂克念作聖罔念作狂有深自克責刻苦自修之意毛大可引春秋莊公八年經書師遺杜預以爲善公克己復禮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己引愆陳仲弓誨盜云宜深克己反善北史稱馮元興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己自下曰引愆反善曰卑身自下皆深自克責之意也黃先生引後漢書臧洪傳去者克己李注自責不責人也三國志魏楊阜傳云克己內訟

明門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三四 明門子書 約圖刊本

聖人所記公孫攢傳注引袁紹書云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吳諸葛恪傳云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諸書所言克己意正相同如此則下言天下歸仁言由己不由人語意一貫揚子雲謂勝己之私之謂克是以克爲勝私非卽訓己爲私且以克己訓責己而去私之意亦在其中矣蒙案克己之訓劉氏之勝私不如范氏之責己范氏之責己尤不如馬氏之約身約身者卽夫子善誘之約我以禮也顏子

之於道高堅前後望之初若登天然自得循循之善誘始也博我以文博文者誦詩讀書也繼也約我以禮約禮者卽克己復禮也迨禮既復而卓爾如有所立則立於禮者自然依於仁矣然則顏子問爲仁而夫子告之以復禮者何也曰仁義禮智信人之五性也博愛之謂仁行仁而宜之之謂義合仁與義而秩然有序大中至正者謂之禮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禮生於仁義而還須復禮以全仁此經之克己卽書禮記之節性此經之復禮卽詩左傳之生命白虎通義曰智者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卽大學之致知中庸之明善也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也卽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也是五性之交相爲用猶五色之相會五味之相和五聲之旋相爲宮故先王之制禮必本於仁義而吾儒之爲仁卽課之以復禮也凌氏廷堪復禮論上篇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

明門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四 明門子書 約圖刊本

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質其學者禮也是故
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
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
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
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
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一

五十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
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
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
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
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
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
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蓋性至隱也
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盛王之
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
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而矣學聘覲之
禮自受玉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
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
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
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於既見還贄而
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
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一

六十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修道之爲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即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
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復禮論中篇記
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
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
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
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

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
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
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
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
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
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
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
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
賢也其介則次之其眾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

明世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七 四 明 叢 書

約圖列本

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脰獻眾賓則其長升
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
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
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
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
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
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
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
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

故至親可以撝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
往於仁外求義而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
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凌氏精於禮經於仁
義禮相關之大原言之透鑿惟下篇似爲稍遜而其
好惡說實克己復禮之要旨也故皆節錄之說曰好
惡者元王制禮之大原也人之性受於天目能視則
爲色耳能聽則爲聲口能食則爲味而好惡實基於
此節其大過不及則復於性矣大學言好惡中庸申
之以喜怒哀樂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爲樂惡極則

明世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八 四 明 叢 書

約圖列本

生怒又極則爲哀過則佚於情反則失其性矣先王
制禮以節之懼民之失其性也然則性者好惡二端
而已矣大學言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
在好惡而終於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
之性菑必逮夫身然則人性初不外乎好惡也故正
心之忿懣恐懼好樂憂患齊家之親愛賤惡畏敬哀
矜放情皆不離乎人情卽好惡也好惡生於聲色與
味爲先王制禮節性之大原此其故子產言之備矣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對趙簡子曰吉也聞諸

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此言禮本於天地二才而制也又云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此言性卽食味別聲被色者也大學言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卽此義也又云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此言聖人制禮皆因人之耳有聲目有色口有味而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十二 九十四明箴書

奉之恐其昏亂而失其性也大學以好惡相反爲拂人之性卽此義也又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一物爲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懼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此因禮本於天經地義民行而發明之又云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此言喜怒哀樂生於好惡也又云是故

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此言哀樂亦生於好惡也蓋喜怒哀樂皆由好惡而生好惡正則協於天地之性矣子產所言皆禮之精義與大學中庸實相表裏然則大學雖不言禮而與中庸皆爲釋禮之書也明矣凌氏之論復禮推本於好惡其說精矣夫好惡生於欲欲非盡爲不善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之絜矩卽爲仁之方也好惡亦非盡爲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十二 十四明箴書

不善也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卽洪範之肅又哲謀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發乎情止乎禮義無過無不及卽克己復禮之功也今夫仁義禮智信人之五性陽而本善者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人之七情陰而有欲者也欲根於性而發爲情聲色臭味外之感焉者也耳目口體內之應焉者也而所以制其欲防其情節其性者舍禮何以哉樂記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

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戴氏東原曰人之靜也未感於物其血氣心知湛然無有失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欲出於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惡既形遂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為好惡之節是為依乎天理戴氏申明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樂記之反躬與克復為仁之學最有關會然而欲之失患在私而情之失患在偏欲之失於私者多在愚不肖而情之失於偏者或中於賢智故勝私之說可以規楚靈王而不可以例顏子顏子之天資既明且健豈尚有非禮之私欲遺累其心胸哉所慮者或於視聽言動之交不能無好惡過中之處是於絜矩之恕道稍不得其平即於為仁之全功不能無所歉迨至一閒雖有未達而三月久已不違夫子論其學之所至一則曰不遷怒再則曰不貳過夫七情惟怒最

難治能克制其過而不遷則喜怒哀樂中節可知也此即克己之實功也凡事有反則有覆有過則有復禮者中制也復禮者過乎中而反之之名也易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天地之心仁是也又曰不遠復无祇悔不遠之復以修身也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能自知其過而不貳則視聽言動中禮可知也此即復禮之確證也故顏子之克己當於其不遷怒推之顏子之復禮即於其不貳過見之而要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得力總不外乎循循善誘之約禮管子心術篇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然則治性之學舍禮何以哉馬注云云疏曰云克己約身也者己字與下為仁由己相應為仁由己之己猶我欲仁斯仁至之我說文我施身自謂也己與我皆指自身之詞以己對人猶言修己以安人以己對天下猶言修己以安百姓然而克己與修己異約身與修身亦異蓋修者兼有增

飾裁減之二義而克制與約束皆裁節太過之名也
皇疏以約爲儉約則大誤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復反也者易雜卦傳文爾雅釋言
復返也廣雅釋言覆反也皆同音通借或以爲復之
借復行故道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注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爲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注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者也

正義曰朱注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
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
也戴氏東原曰克己復禮之爲仁以己對天下言也
禮者至當不易之則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
也凡意見少偏德性未純皆己與天下阻隔之端能
克己復禮以還其至當不易之則斯不隔於天下故
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然又非取決於天下
乃斷之爲仁也斷之爲仁實取決於己不取決於人
故曰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自非聖人未易語於意
見不偏德性純粹至意見不偏德性純粹動皆中禮

矣就一身言之有視有聽有言有動四者勿使爽失
於禮與動容周旋中禮分安勉而已阮氏芸臺曰顏
子克己己字即自己之己與下爲仁由己相同言能
克己復禮即可並人爲仁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
仁此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道仁雖由
人而成其實當自己始若但知有己不知有人即不
仁矣孔子曰勿謂仁者人也必待人而後並爲仁爲
仁當由克己始且即繼上二克己字疊而申之曰爲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可謂明白曉暢矣若以克己字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解爲私欲則下文爲仁由己之己斷不能再解爲私
而由己不由人反詰辭氣與上文不相屬矣顏子請
目孔子答以四勿勿即克之謂也視聽言動專就己
身而言若克己而能非禮勿視聽言動斷無不愛人
斷無與人不相人偶者人必與己並爲仁矣一介之
士處世天子治天下胥是道也視聽言動不涉國家
天下一字而齊治均平之道具在孔子恐學者爲仁
專待人而後並爲之故收向內言孟子曰仁內也即
此說也黃先生曰一日爲仁有成之一日也歸依也

天下歸仁者為仁有全量天下所依賴也仁者愛人經云由己不由人者仁之量包於天下仁之本由於己也蒙案歸懷也禮緇衣私惠不歸德歸本或作懷詩匪風懷我好音毛傳懷歸也書皋陶謨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偽孔傳惠愛也愛則民歸之蓋仁在天地為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即為溫然愛人利物之心果能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安百姓一己與天下自有息息感通之故所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顏子王佐才言之不嫌闕大故皇疏以為天下之民咸歸於仁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君也一日用力於仁乃能用力之一日一日克己復禮即能克復之一日一日極言少且速終身極言多且久一己極言小且近天下極言大且遠此皆形容之詞不必拘執以詞害意也中庸仁者人也鄭君讀如相人偶之人曾子曰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故說文以二人為仁是必人與人相人偶而後可並為仁也左傳以參和為仁是必人與人相參和而後可與為仁也古文以干心為仁是必以一己之心感通天下人之心而後可言歸仁也況乎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之盡人性以盡物性參贊天地之化育葆合萬物之太和甚矣仁之為器重舉者莫能勝也仁之為道遠行者莫能致也然而為仁之全量博施濟眾堯舜猶病其未能而為仁之實功通德類情士庶皆可以自勉子嘗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我即己也仁之必為操於己仁之相感通以欲我欲為仁固取決於己而非取決於人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即大學之絜矩一貫之忠恕也能近取譬為仁之方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切問近思求仁之學仁亦決之己而已矣而何事於人遑問天下哉
馬注云云疏曰馬以一日對終身是亦形容之詞皇疏引范甯云亂世之主不能一日克己故言一日也行仁一日而民見歸言為仁在我豈俟彼為仁耶范以時世立言不如馬注鞭辟向裏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行善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顏淵曰請問其目

注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也

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注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也顏淵曰

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注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

正義曰朱注目條件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

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

中禮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

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辭也黃先

生曰動謂貌也問目而云視聽言動舉其要也凡人

己之交畢具於視聽言動人能於四者非其非禮不

專恣於己不欺忽於人仁之道也蒙案顏子請問條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目周禮簪人疏引鄭注云欲知其要朱子外注謂此

章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

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予則以為節性

定命之學也書洪範次二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

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

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五

者平列言五官各有自具之能當其未感於物湛然

無有失即中庸未發之中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迫其感物而動而物至知知要必以思心為主

宰斯內而好惡有節外而物誘無權中庸所謂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天地萬物之位育基於此矣荀子天

論篇云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所接而不相能也夫是

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管子

心術上篇云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

分也呂覽貴生篇云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

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

者則弗為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

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必有所制高注云制制於心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也制於君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

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

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

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

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戴氏東原曰欲根於血氣故曰

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也則命之謂也仁義禮智

之懿不能盡人如一者限於生初所謂命也而皆可

以擴充之則人之性也不謂猶云不藉口耳君子不

藉口於性以逞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而不盡其材

戴氏善申不謂之意然則孟子所云不謂者卽制於心制於君此經四勿之意也孟子又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也戴氏疏證曰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曾子言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知味魄之爲也所謂靈也陰主受者也心之精爽有思輒通魂之爲也所謂神也陽主施者也主施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時及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故君子尙無蔽不尙無欲程氏瑤田論學小記曰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謂心能主乎耳目非離乎耳目之官而專致力於思然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舍視聽言動無下手處也不知循物寂守其心此異學之所以歧也吾學則不然吾於物之不當爲者而斷乎其不爲此吾志之定於其先而立乎其大者

至於耳目交物之時而果能造不爲之意此之謂無惡於志此之謂慎獨程氏此論恐學者專事心齋而流於清淨寂滅之異教故辟敬軒亦有檢察身心祇在視聽言動之說以爲語言動作皆氣也有過處皆足以動志易文言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程叔子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內外合一敬義夾持直上天德自此此聖門爲學之要惜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一 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包鄭注云云疏曰云條目者小爾雅目要也周禮筮人四曰巫目注目謂事筮筮其要所當也疏引論語鄭注欲知其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注孔曰道莫尙乎敬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注包氏爲諸侯也在家爲卿大夫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史記弟子傳引仁誤作政

正義曰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曰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蓋古有是語夫子述而不作卽

引之以告仲弓亦猶引克已復禮之言以告顏淵也
惟是左傳祇言賓祭而夫子引之則以為大賓大祭
皇疏引范甯曰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仁者
舉動使民事如此也邢疏云大賓公侯之賓大祭禘
郊之屬也人之出門失於倨傲故戒之如見公侯之
賓使民失於驕易故戒之如承奉禘郊之祭阮氏芸
臺曰孔子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為邦之道此章大
賓大祭專指天子而言周禮凡言大賓皆諸侯朝覲
之禮爾雅禘大祭也可見非朝覲非禘禘不得稱大
賓大祭此與夏氏殷輅之例同阮氏申證大字殊為
確鑿然以為專指天子似未必然蓋天子諸侯卿大
夫皆有南面之稱顏子為王佐之才故驗歸仁於天
下冉子有人君之度故推無怨於邦家包注以在邦
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者是也皇邢二疏以先二事
明敬後一事明恕或謂敬恕之道與仁無涉阮氏曰
古天子諸侯之不仁者始於不敬大臣不體羣臣使
民不以時漸至離心離德甚至視臣如草芥糜爛其
民而戰之若秦隋之殺害羣臣酷虐百姓行不順施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二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惠家邦皆怨是不仁之至也究其始不過由於不
敬不恕充之以至於此淺而言之不愛人不人偶而
已若有見大賓承大祭之心行恕而帥天下以仁者
豈肯少為輕忽哉焦氏理堂曰皇疏分敬恕為二事
非也克已復禮仁也古志之言也孔子引以答顏淵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所以
解克已復禮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晉曰
季之言也孔子引以答仲弓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所以解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為克已復禮之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目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矣在家無怨仁及乎一
家矣在邦無怨仁及乎一國矣天下歸仁仁及乎天
下矣仁及家國天下不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故為
仁由己而不由人由己有所欲而推之則能好天下
之所好由己所不欲而推之則能惡天下之所惡人
以非禮加己己所不欲也即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勿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二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施於人也勿施於人卽是克己克己而不以非禮施人卽復禮也克己復禮未詳其目故顏子請問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先已詳其目而後反復明之不煩更問此兩章問仁互相發明文亦錯綜入妙後漢書臧洪傳云使主人少垂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以克己爲忠恕是克己復禮者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焦氏發明二章之旨打成一片反復推求無非大學之絜矩一貫之忠恕於論仁本旨極其親切予謂加人以非禮人所怨而不欲也卽反之己而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勿施於人是克己也禮莫大於賓祭推之人而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而不敢稍施以非禮是復禮也二章本自相表裏朱子本程子謹獨之說注分敬以持己恕以及物爲二事抑知聖門論仁正以主敬爲行恕之地敬須該人已而言若專以持己慎獨言敬則與經使民二字顯相違背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爲仁莫尚乎敬者修己以敬所以安人安百姓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二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書舉陶謨亮采有邦傳云有國諸侯

夙夜浚明有家傳云卿大夫稱家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注孔曰訥難也牛朱人弟子司馬犁也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

乎注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

釋文訥音刃字或作仞皇本高麗本斯下有可字已下有矣字史記弟子傳引作斯可謂之仁乎公羊宣八年注引爲之難作其爲之也難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司馬耕字子牛多言而躁問

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朱注引楊氏曰觀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二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也可知黃先生曰

上章告顏子以視聽言動此專告以訥言朱子謂德

之一端是也躁於言者易侵侮人爲仁者恐人已之

交一有侵侮卽害於仁此心常檢束於日用語默之

閒而苛刻易慢之言不敢出也阮芸臺謂爲仁者不

敢出言以侵侮人是也孔注言仁不得不難仁字疑

衍否則以言專指言仁失之矣蒙案皇疏本有二通

一說爲猶行也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凡行事

不易則言語豈得妄出一說仁道旣深不可輕說行

仁難則言仁豈得易引王弼云情發於言志淺則言
疏思深則言訥也江熙云禮記云仁之為器重其為
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
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為
難故不敢輕言也邢疏亦從後一說蓋仁者先人之
所難任重而道遠惟恐言過其實施濟有難全之量
敬恕有難密之功故嘗操之於其心而不敢肆之於
其口惟色取仁而行違者好為親愛之言斷無親愛
之實惟其易於言仁所以不能行仁也正惟其不能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仁所以易於言仁也故觀木訥之近仁可知易言
必非仁者矣觀巧令之鮮仁可知仁者必不易言矣
又案釋文引鄭君注云訥不忍言也不忍言即言之
訥也孟子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予謂有
不忍人之心者自有不忍人之言蓋仁者欲舉一事
發一言必推度於前後左右上下人己之交必使慳
理贖心無過不及而後已惟恐偏執其情性因而貽
怨於家邦始則有害於人終則仍害於己故一夫之
不獲即引為深恚一事之未周不敢遺後悔此不忍

人之心所以有不忍人之言也賈子道術篇云惻隱
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荀子儒效篇云志忍私然後
能公行忍性情然後能修注忍謂矯其性也訥亦忍
也訥於言非禮即不忍於言非禮義以相反而成也
鄭君以不忍訥字實以不忍聞仁字則言不必專
指言仁而較孔注為精切

孔注云云疏曰云訥難也者廣雅釋詁同說文訥頓
也謂言之鈍也義與忍通忍能也能即耐也作仞者
借字司馬羣史記作司馬耕說文耕訓犁二字義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二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釋文引史記作仞亦同音借字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注孔曰牛兄桓魋

學常憂懼故將為亂牛自宋來子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

不疚夫何憂何懼注包曰疚病也內省無

釋文疚久又反夫音符皇本高麗本無之字斯下有

可字考文足利本亦有可字史記例無已字或作矣

正義曰皇疏內省謂反自視已心也朱注言由其平

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引晁

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

非實有愛懼而強排遣之也陸稼書云強為排遣者

當憂而不憂而可憂者將日生當懼而不懼而可懼者將滋甚是一無忌憚者之所為也夫子之言不憂不懼者皆由其平日所為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一旦臨事內省諸心無一毫疚病故得失可任也利害可聽也非不憂也自無可憂非不懼也自無可懼此卽所謂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何事變之足累其心哉朱子以平日所為無愧於心補夫子言外之意必也如顏子之克己孟子之集義真積力久一私不存事事合義其庶幾乎故不憂不懼全從憂懼中出來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二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

包注云云疏曰云疚病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作欠云貧病也釋名釋疾病云疚久也久在體中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注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爲無兄弟也

正義曰左傳哀公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釜易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一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餼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

下有先君對曰：「黷之不恭，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聘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

明胡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二 三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邱，與杜注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也。

鄭注云：云疏曰：「死喪無日，詩：『殯弁篇』云：『死無有日數也。』注讀獨亡為無，一字通也。」

子夏曰：「商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注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皇本高麗本皆有為字，鹽鐵論和親章引同。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引有為無也。字運命論注引無矣。字大戴禮本命篇注荀悅漢紀論衛祿命辨崇問孔等篇引死生二句皆作孔子曰。

正義曰：朱注聞之蓋聞之，夫子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皇疏引繆播曰：「死生者所稟之性，分富貴者所遇之通塞，人能養之以福，不能令所稟易分。分不可易，命也能修道以待，賈不能遭時必泰，素不可必，天也。天之為言自然之運也。皇氏謂同是天命而死，生言命富貴言天者，互文也。周氏柄中曰：嘗讀左傳司馬牛之事，不禁撫卷而歎，惜其不早從子夏之言也。夫牛以無兄弟為憂，而子夏語以四海之內皆兄弟，斯言也。欲其之他國以避禍也。魋嘗欲弑宋公，殺孔子凶惡，素著滅亡無日矣。為之弟者諫之。」

明胡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二 三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敬之如兄弟矣。皇疏引繆播曰：「死生者所稟之性，分富貴者所遇之通塞，人能養之以福，不能令所稟易分。分不可易，命也能修道以待，賈不能遭時必泰，素不可必，天也。天之為言自然之運也。皇氏謂同是天命而死，生言命富貴言天者，互文也。周氏柄中曰：嘗讀左傳司馬牛之事，不禁撫卷而歎，惜其不早從子夏之言也。夫牛以無兄弟為憂，而子夏語以四海之內皆兄弟，斯言也。欲其之他國以避禍也。魋嘗欲弑宋公，殺孔子凶惡，素著滅亡無日矣。為之弟者諫之。」

不從去之不能惟有見幾而作不與其亂焉可耳但牛本宋公族爵祿有列於朝決然舍去人情所難故子夏不便顯言而微詞以喻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破其繫戀之情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示以涉世之道曰四海之內皆兄弟若謂天壤甚大惟吾所之何必懷此都也子夏之言誠所謂忠告而善道之者人但知死生二句爲聞之夫子不知敬恭二句亦本之夫子家語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二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天量其惡之大小而命之安於天命可以避去異地矣而或嫌羈旅之難復與言人已聯接之誼曾子制言篇門弟子或將之晉曾子曰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亦此意也方氏觀旭曰牛之兄弟不獨向魍尙有向巢子頎子車左哀十四年傳注云左師向魍兄向巢也子頎子車司馬牛皆云桓魋弟據此則向巢諸人並是牛之兄弟觀傳記左師每食擊鐘汰侈可見迨受命伐魍不克遂欲質大夫以入而卒入曹與魍台子頎子車早與魍爲黨一族之中戾氣旣徧惟牛淒然孤立真可哀哉至牛獨無兄弟之愛似發於向魍向巢出奔之後蓋魍等叛迹未彰牛亦未能不以之爲兄弟隱憂雖深何能舉以告人卽子夏慰解之詞斷不當其兄弟無故之日而反泛引四海皆兄弟之語以相曉也因晤夫子卒於向魍作亂之後二年商閩之矣之言亦是夫子沒後語如檀弓曾子曰聞之矣之類也蒙案方氏謂牛之兄弟不獨桓魋是也而以此言爲發於巢魍出奔之後則未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二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必然蓋巢魁奔而牛亦相繼物故也向氏一族戾氣所鍾兄弟四人同惡相濟不久必至亡滅此固理勢使然當其欲害夫子之時不特牛自憂其無兄弟即聖門諸朋友亦其慙牛之有兄弟而一如無兄弟也何必以兄弟無故為嫌哉

包注云云疏曰敬而無失謂修己恭而有禮謂接人朱注是也包意統承上二句云疏惡欲牛遠兄弟即上鄭注所云相離行惡也云友賢謂以禮親人則四海皆如兄弟矣皇疏謂疏惡解敬而無失是廣愛眾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十二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友賢釋與人恭而有禮是親仁人人猶仁也意皆牽強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注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注馬曰無此二

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也釋文浸子鳩反譖側鳩反膚方干反愬蘇路反說文愬作誣或作誣愬隸作誣漢晉五行志俱引可謂明矣無也已二字

正義曰朱注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

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愬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外注引楊氏曰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皇疏云浸潤猶漸漬也譖譖謗也巧為譖者日日漸漬細進當時使人受而不覺如水之浸潤漸漬久久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十二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必淫故謂能譖者為浸潤之譖也膚者人肉皮上之薄縞也愬者相訴訟也巧相訴害者亦日日積漸稍進如人皮膚之受塵垢當時不覺久久方覩不淨故謂能訴害人者為膚受之愬也皇氏謂馬注與鄭不類則其所申說者或鄭君之意也蒙案朱子意謂浸潤是用柔其來也舒緩緩則不及覺膚受是用剛其來也迫切迫切則不暇詳皇疏本鄭注謂二者皆出之以柔術而君子克之以乾剛蓋剛者德性高明識見遠大能照察陰邪於近習難防之處而無事於逆億

不為所牢籠此夫子所以思見剛者也攷之說文譖
愬也左成十六年傳注訴譖也是二字本相轉注為
一義廣雅釋詁譖訴皆訓誣三蒼譖譏也說文愬告
也公羊莊元年傳注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要之譖
者好言人之短以暴己之長愬者哀告己之善以攻
人之惡而大約不離乎讒者近是高伯宗辨讒論云
知吾有所喜也則伺其隙以疑之知吾有所惡也則
多其過以重之未識吾之心也則微辭以嘗之未必
吾之從也則他事以探之勢所不達則因其巽以致
之語所不在則迂其說以及之短其事而陽為不知
其人述其語而故為不解其意虞其核也則託於所
聞恐其怨也則觸其所忌反辭以多譽之而實以暴
其短假事以深德之而因以發其私託為誤泄而卒
諱之俟急叩之而後言因所概論而泛及之若緩語
之而不切若是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何也無故而然
其中必有故也高氏此論抉摘讒人罔極之情狀如
照膽鏡如分水犀然其所以察之之本要必居敬以
窮理居敬則我心有所把持而不可動窮理則人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三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雖極曲折而不能逃書曰知人則哲維帝其難之作
哲者明也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曰我知言
知言則譖愬不行矣周書諡法解曰譖愬不行曰明
乃不第曰明而又曰遠想子張才高意廣或疑以為
近如上章司馬牛有再問之詞故夫子反復述之而
極言其遠然所謂遠者非明外別有遠乃明到極處
即是遠而明到極處正即其不蔽於近而得之故不
必窮極於天地古今之遠而務在省察於人情物理
之近也陸稼書曰天地鬼神往古來今雖極幽渺寥
廓然於我初無情識所牽愛憎所動故聰明可用而
探索可窮惟耳目見聞之近毀譽是非之間以情觸
情以識投識聰明有所不能用察識有所不及施此
非逆億之所能窮也惟有居敬窮理之功至精至密
方能有定識定力譬如鏡然磨得一分光便照得一
分妍媸不憂妍媸之難見惟憂鏡之光不全耳皇疏
引孫綽云賴明察以勝讒猶火發滅之以水雖消災
有方亦已殆矣若遠而絕之則佞根先拔而遠體默
全顏延之云譖訴不行雖由於明明見之深乃出於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三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遠斥言其功故曰明極言其本故曰遠孫顏高言遠而孰知遠之仍不離乎近也哉

鄭注云云疏曰浸本水名鄭訓漸者乃侵之借說文

侵漸進也易象下傳浸而長也孔疏漸進之名漢書

食貨志浸淫訓漸染史記司馬相如傳浸潭訓漸冉

皆假借義也廣雅釋詁積也漬也則又漸之引伸也

馬注云云疏曰以膚受為皮膚外語者謂不得其實

似是而非也後漢書戴馮傳注引此經注云謂受人

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又張法勝馮度楊

明明子論讀解義疏 卷十二 三十四 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傳論曰膚受之言互及注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

知其情核者也又張衡傳云後人皮傳注傳音附方

言秦晉之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

膚強相傳會也穀梁傳敘云膚淺末學文選東京賦

云末學膚受辭綜注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胸是

皆讀膚為附大意與馬注同前漢書屢引膚受之愬

五行志顏注云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是訓

受為入謂愬之由淺而深深入肌膚漸至刺骨意與

宋注大同小異正如肺腑之言本係木柿依附之假

借形容其浮淺而後人則以為心肺臟腑之言也惟

韓昌黎集送齊暉下第序孫注云膚受者如膚受塵

垢久之乃見意與皇疏合與上句鄭君注為一類似

較馬注為精馬氏以遠字泛指德行則又與問明不

相關涉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皇本民信上有令字高麗本有使字後漢書袁安傳 注引民作人避唐諱也

正義曰朱注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

信於我不離叛也黃先生曰足食足兵以立政言而

明明子論讀解義疏 卷十二 三十四 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食足兵足之成效可知民信之矣以成效言而所以

信之政亦可知下節所謂三者也申朱注者謂教化

宰於兵食之先周於兵食之後宰於兵食之外運於

兵食之中兵食足而後民信本是兩事而子貢設為

三項或又謂春秋時學校之制三代相傳綱常名教

亦無人滅去兵食一足而民信自然易易此不啻癡

人說夢也顧亭林謂古之言兵皆指器不指人謂執

兵之人為兵五經無此語然攷春秋經傳多言治兵

正指執兵之人但此經所言自指兵器耳漢書鼂錯

傳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上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藎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據此言步兵地車騎地弓弩地長戟地矛鋌地劍楯地凡地形六兵備亦六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五十四 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周禮說車之五兵戈及戟酋矛夷矛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此言步卒之五兵而用之之法量錯所引為詳量氏又云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兼言精鍊之法也周制兵器之備領之有司國所公給周官縣師職云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方望谿據此以為兵器計地而出然攷巾車職云毀折入齋于

職幣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殞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可見兵是國之所給義見坊記孔疏春秋書作邱甲穀梁傳云邱甲國之事也左傳言授兵大宮言國人受甲言子產授兵登陣皆兵器領於有司之證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釋文而去起呂反下同於斯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為絕句子貢問有美玉於斯即此例案必不得已向當略讀而去於斯三者連讀為一句

正義曰朱注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黃先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四十四 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生曰孟子言制梃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賈子言鉏耨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鎗而斬木為兵揭竿為旗陳涉以此敵強秦之勢今有為政者於此糧可供給民無叛志豈以矢亡兵盡為不足守乎故天子言不得已而去兵猶可守也陸稼書謂去兵不是全不要兵只是伍兩卒旅之缺未暇補戈矛車甲之敝未暇修蒐苗獮狩之制未暇講然此非必不得已之去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注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

皇本無子貢一字無信作不信呂覽季秋紀注引作非信

正義曰朱注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甯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甯死而不失信於我也外注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皇疏引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舍生取義孟子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聖王圖明叢書 約圖刊本

故有殺身非喪已苟存非不亡已也黃先生曰陸稼書謂去食者如後世加派搜括之事失人心以圖苟全者斷不肯為然後世加派搜括多非行於必不得已之時大抵苛征厚斂供給無益之資者多耳以聖賢為之去其無益之供給兵食皆足之勢也今子貢以食信二者必不得兼直是困守孤城糧食已絕以創殘餓羸之民別無補苴經營之術欲全活民生計惟率眾降敵不則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俾斯民亦其安於義命所當然庶於上下相

孚之心可謂不負夫子故示之以守信而死也或疑一死報國與民共盡其信終歸無益曷若保全生靈率眾降敵乎曰信義不敢負所益大矣有益於將亡者張巡許遠守睢陽而死節韓子謂其以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賴以不亡也有益於既亡後者如王蠋以布衣盡節而齊立襄王鼓厲忠勇之氣國轉亡而為存也有益在萬世者身與民共守其信綱常賴以不墜也荀子謂出死要節所以養生此名言也然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聖王圖明叢書 約圖刊本

聖賢論事安在為無益之舉乎以為無益逆亂之所以微幸求生也馮道更相數主後人或以為五代之季生民不至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豈其然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注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也

釋文棘紀力反皇本高麗本成作城考文一本文為作為文漢書人表棘作革

正義曰朱注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黃先生曰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棘子成正同此意以用也為語助詞下篇亦矣以為何以伐為無以為也皆同詳見王伯申釋詞

鄭注云云疏曰棘漢書人表三國志蜀秦宓傳俱作
革詩匪棘其猶禮器引作革二字古音同部故相通
借萬姓通譜謂子成之後改為棗或又謂省作束束
哲其後也然束與束音義均不相侔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注鄭曰惜乎
馬追之不及舌也

子也過言一出駟
釋文駟音四

正義曰皇疏夫子呼子成也言汝所說君子用質不

用文為過失之甚故云惜乎夫子說君子駟四馬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二 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用四馬其牽一車故呼四馬為駟也人生過言一

出口則雖四馬駿足追之亦所不及也蒙案鄧析子

轉辭篇云一聲而非駟馬難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

舊唐書孫伏伽傳引此經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此

亦古之遺言也

鄭注云云疏曰鄭君意惜乎略讀夫子之說君子也

作一句直下謂深惜其論說君子用質不用文之非

也朱子作一抑一揚語氣不貫古一車用四馬者五

經異義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引易云時乘六龍以馭

天知天子駕六古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皆有

四方之事士駕二也詩曰四駟彭彭武王所乘龍旂

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駢駢周道倭遲大夫

所乘許君謹案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

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鄭君

駁云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

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為乘此一圉者養一馬

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頌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

言獻四黃馬朱蠶也既實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二 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與圉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易經時

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為禮制王度記

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二者經

傳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詩于旄孔疏引王

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駢謂之駢周又益

一駢謂之駢肅好與鄭君為難不足信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注孔曰皮
去毛曰鞞

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
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

釋文鞞苦郭反皇本高麗本作鞞未有也字說文法
言修身篇引皆作鞞御覽引此節上題子曰

正義曰戚氏學標云質字有兩解一質地一質樸凡對文言者皆質樸之質非質地之質在禮明云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是禮中賅有文質質所以留古樸文所以辨等威也皇疏云將欲解之先述其意言汝意云文猶質質猶文故曰何用文爲耳述其意竟又譬言其不可鞞者皮去毛之稱也虎豹所以貴於犬羊者正以毛文炳蔚爲異耳今若俱滅其毛惟餘皮在則誰復識其貴賤別虎豹與犬羊乎譬於君子所以貴者正以文華爲別今若使質而不文則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二 四 聖 四 明 叢 書 約 園 刊 本

何以別君子與眾人乎蒙案據皇疏文猶質質猶文是先述子成用質不用文之意下乃譬言其不可子成既欲用質不用文是視文猶質視質猶文也而不知毛去皮存虎豹與犬羊無以別其貴賤文猶質也謂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也質猶文也謂犬羊之鞞猶虎豹之鞞也三猶字作一例似較直截蓋上古草昧初開安於樸陋後世文明漸啓踵事增華此亦氣運之使然世風之遞改故虎變豹變文蔚文炳大易皆取義於革聖人緣情制禮損益隨時因天理之節

文定人事之儀則君臣也而有揚拜之文父子也而有定省之文推之五倫五禮莫不皆然然正朔二而易文質再而更一朝所尚漸生流弊故夏尙文而商必矯之以質商尙質而周又矯之以文流及既衰春秋之世不無文勝之弊夫子欲從先進之野人大林放之問禮亦不過欲救弊補偏節其文勝之太過而非必盡去其文也子成矯一時之弊爲過激之談與老子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告子之外禮義同出一意豈知後世放誕之流厭苦繁文爭尙脫略肆無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二 四 聖 四 明 叢 書 約 園 刊 本

忌憚假託是言將至裂冠毀冕自上罔等尊卑無序上下無常甚言禮豈爲我輩設禍且中於世道人心故宰我之成事不說謂其弊將至於慘酷不仁子成之駟不及舌謂其弊將至於無禮無義急責之痛惜之恐其言之一出將率天下而禍仁義也所關豈淺鮮哉

孔注云云疏曰說文鞞去毛皮也與孔注同詩載驅疏引說文鞞革也與釋文引鄭君注同孔云今使文質同者以同字詁猶字文質同謂文猶質質猶文正

述子成之意也御覽引此節上有子曰二字子即指子成是先述子成之意義與注疏合朱注謂先言文質相等不可相無中間須添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二語反使辭氣不貫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

乎注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也

釋文饑居其反鄭本作飢蓋胡臘反徹直列反考又饑作飢說文盍作查考工記匠人注引乎作與

正義曰朱注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一 四十四明徹書 約圖刊本

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黃先生曰皇邢二疏以畿內用貢而稅有重輕什一為邦國法又以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據攷工記匠人注也匠人注以畿內亦有貢有助鄉遂及采邑用貢都鄙用助皇邢二疏未及引此今試總核鄭君之注當云畿內邦國各兼貢助二法以通之而均之什一而稅是為徹也詩云雨我公

田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孟子言井九百畝中為公田諸言藉言公田謂借民力以耕公田是周用助法也助本八家同井而先王量地制宜凡不可井者不立公田之法其取民之制近於夏時之貢小司徒言考夫屋旅師言聚野之勸粟屋粟諸言屋者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出貢者三三相任是周用貢法也助法八家各耕私田百畝各出其力以耕公田百畝其粟即旅師所謂勸粟也貢法不借民力以耕公田家耕百畝取十畝之粟以為稅而其出稅以三三相任即旅師所謂屋粟也二法相通均之什一而稅以是為徹正與經傳合矣但不得泥分畿內邦國又於畿內分鄉遂及都鄙於邦國分郊外郊內耳鄭君所據為畿內鄉遂用貢者以司馬法及載師言之鄭君誤據司馬法以一成中除去治溝洫為一甸辨已見前載師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詳釋經文皆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一 四十四明徹書 約圖刊本

園廬而言園廬之稅輕重互異而田稅則定以什一
鄭君以園廬為田稅遂誤指為畿內貢法孟子云請
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因當日滕之形勢
斟酌為此非各國之貢助皆以郊外郊內為分也周
之制可畫井者為助法不可畫井者用貢法助者取
諸公田豐儉隨年貢者有司稼巡觀以年之上下出
斂法亦非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貢者耕百畝除十畝
之稅而得九十畝之獲助者得百畝之獲而出合耕
公田十二畝半之資力凡耕田百十二畝有畸民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二 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羸縮本自無多當時貢助合行立法以變通之俾無
多寡之分所取均是什一如周官鄉大夫國中與野
征役復除之分早晚亦有變通法以均之也蓋徹法
本如此後漢書陸康傳曰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
萬世而行也是徹之法上通夏商貢助之法以為天
下之通法俾萬世可以通行陸康傳鄭君注義皆是
也朱子於孟子注既以貢助並行為徹復以通力合
作為徹其意謂助則各私己田但合作於公田徹則
就九百畝而合作之也前儒多以為非又案邢疏本

漢食貨志以公田百畝除去二十畝為廬舍其說非
也詩曰中田有廬穀梁傳曰井田九百公田居一公
田為廬井竈蔥韭皆取焉班氏食貨志因之曰八家
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又曰在莖曰廬在邑
曰里趙氏注孟子遂云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二畝
半在田許氏說文亦以二畝半為廬漢儒固有此說
詩甫田孔疏已辨其誤季明德申辨之以為搬運甚
煩餼餉不便制祿之時必割別井二十畝以足百畝
之數非先王所以正經界季氏說是也第班趙雖誤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二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穀梁之說本是可解載師以場圃任園地鄭注圃
樹果麻之屬季秋於中為場賈疏田首之界家有二
畝半以為井竈蔥韭者故得樹果麻之屬此注疏據
詩及穀梁傳合解之賈言二畝半亦襲班趙之誤其
云廬在田首之界者以畫井之地非必方正如圖田
首自有可廬之處也穀梁傳以詩之中田為公田者
一井之中百畝為公田百畝之外田首有廬為眾農
憩息之所其地亦名公田班氏公田八十畝廬舍二
十畝未必合穀梁之意此經史之文當分觀而得之

也戚氏偶談云使通力計畝則內外公私俱可不立於孟子井九百畝節難通而合作則無夫之上下均收則無食之多寡案之上農夫食九人節亦礙可知徹者通也以通貢助爲言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一而稅國中什一之文孔氏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至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內外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姚氏文田求是齋稿云詩公劉崧高毛傳皆訓徹爲治鄭氏公劉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又注匠人云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論語注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趙氏注孟子云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徹猶人徹取物也賈氏匠人疏引之孔氏

公劉疏亦云徹取此原隰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是又以徹爲取以他處徹徂徹樂之類證之皆是收取之義孟子亦言徹者徹也不煩更增一解然其制度若何終不能明惟周官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稅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煩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一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至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至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爲什而稅二矣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並非通融之義先儒以貢助兼用爲辭殆未然矣蒙案徹之名義所說不一姑錄諸說以備參

鄭注云云疏曰云盍何不也者左桓十一年傳注同爾雅釋言盍也廣雅釋詁盍何也盍曷何三字本雙聲而何不又盍之反語也云徹通也者說文同獨斷羣臣異姓有功封者稱徹侯避武帝諱改曰通侯

是徹即通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孔曰二謂

正義曰朱注公以有若不喻其意故言此以示加賦

之意黃先生曰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杜注公田

之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故哀公

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杜氏彼注據論語

此文皇邢二疏即本左傳立說皆是也穀梁傳曰初

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後儒據此

謂宣公仍是什取其一但因公田之稼不善而擇取

私田之善者以證公穀之異於杜說然公羊傳曰稅

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彼傳言藉以別

於稅言什一而藉以見藉為什一而加之以稅非什

一之法故傳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

大桀小桀少乎什一大貉小貉穀梁傳曰古者什一

藉而不稅兩傳之文明著如此謂非譏宣公之什取

其二乎說經當依據經文不可妄生穿鑿也

孔注云云疏曰攷工記匠人疏引此注作鄭注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注孔曰孰誰也

鹽鐵論引孰與不足下有乎字漢書谷永傳引與作
子後漢書楊震傳引孰作誰隋書煬帝紀舊唐書韋
思謙傳文選藉田賦注引均為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

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

者所宜深念也皇疏引江熙曰為家者與一家俱足

乃可謂足豈可足己而謂之足也夫儉以足用寬以

愛民日計之可不足而歲計則有餘十二而行日計

可有餘而歲計則不足行十二而不足不思損而益

是揚湯止沸疾行遁影有子之所以發德音也黃先

生曰朱注言節用言穀祿平或問言行徹則稅不入

三家皆足國之道也然注言君民一體是經之本旨

也國以民為本民業廢而國用亦耗論其極府庫有

悖出之慮有子勸行徹法絕豪家之侵佔復浮戶之

逋亡無曠土無遊民以此收人心以此立國本為百

姓者常則築場納稼之餘閒獻研私縱躋堂頌壽而

正供罔缺公旬必赴不待言矣變則相相助之眾

出以應敵其糗糧芻茭初無後世欺隱之私矣國勢

日強外患自息悉素做賦以資敵國者可一切省矣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至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至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有九年六年之蓄而凶荒無憂則臨時補苴之費又省矣民足而國自足有子之爲國用謀者得其本也陸敬輿奏議兩引此經其一引此節而申之曰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甯其一引此節而申之曰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蒙案說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凱悌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有子論君民之一體江熙喻之於一家卽本夫子未有子富而父母獨貧之意禮緇衣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夫子既譬之於一家而又喻之於一身故不必計其如何足如何不足第論君民一體之義無異一身之切一家之親斷無獨富獨貧之理此乃徹本窮源之論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

後其君者也大學曰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聖賢之經濟王道之設施豈有他術哉中說王道篇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眞通儒之見也毛大可贖言曰哀公所患者用不足也用出於賦而井田之法有貢有助賦則通出於貢助之間蓋貢卽是稅助卽是藉周制徹法通行貢助大抵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要以什一爲斷曰魯宣稅畝於什一外又稅其一則什二矣公所云二吾猶不足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二

五十六明叢書

約國刊本

是也但其稅畝祇是稅貢不是稅藉縣稍都鄙皆藉力而耕而力無可稅是以稅雖有二而所增無幾若用出於賦賦有九等自國中四郊以及都鄙山澤通爲財用所自出如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匪頒燕好以及軍旅田役諸用在鄉遂都鄙俱有常賦而一經稅畝以後則國旣橫征野多逸斂閭閻輸貢反有漸至匱乏者此公之所以歎不足也故有子之計謂莫若行徹以什一之名返其餘稅而九賦所入自無憂闕失以情而言則君以足稅與民而民誰敢以不足之

用反與君者以法而言則喪荒有式君方合諸賦以通賑卹何患年饑此所謂因時補救損虛稅而收實賦者可惜公之不早悟也其後公卒以加賦重問夫子夫子不能挽而遂以加之春秋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是也宣公初稅畝是加稅哀公用田賦是加賦其時齊吳交爭軍賦不足在徹法都鄙出車每一邱所賦祇出馬一匹牛三頭而今又一之再出馬一匹牛三頭此不特稅有二賦亦有二論語盡徹之言與春秋田賦之書兩相表裏善讀者思之按毛氏謂稅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二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畝加稅不加助用出於賦不出於田稅於春秋稅畝用賦之文恰有分別然此經有子所言乃君民一體之常經而非補救一時之權術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孰誰也者公羊隱元年王者孰謂注同尚書疇咨若疇誰孰皆一聲之轉詳孰不可忍下

子張問崇德辨惑 注包曰 辨別也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注包曰 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也 釋文馭本亦作或皇本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黃先生曰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人之行義者不可無忠信矣得其宜之謂義循其事宜之自然而遷就之謂徙能徙義則不敢自恃忠信執意見以為義理矣二者相須所行無弊而有實得於身心則德日崇矣蒙案盡心之謂忠實言之謂信以忠信為言行之主即以忠信為進德之基故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禮器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然自以為心之無不盡言之無不實而不推求於人情物理之當然戴氏東原所謂苟學不足則失在知而行因之謬雖其心無不忠不信而害道者多矣此忠信所以不可不學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不如某之好學好學者即學禮也學義也董子對策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易曰日新之謂盛德苟能見義必為知止於至善而克明峻德不外是矣說文崇高也皇疏訓為重邢疏訓為充皆本爾雅釋詁然心知資義理以養而識日高明德日充盛孟子所以貴擴充也以邢疏為長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二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云辨別也者說文辨判也小爾雅訓別字亦通作采說文采辨別也此注邢本作孔曰云徙意者行而宜之之謂義徙意以從義理則進德徙義以從意見則害道趙鹿泉謂意字好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注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

釋文惡烏路反皇本高麗本上三句下皆有也字考文補遺是作其

正義曰朱注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蒙案四句注疏皆并作一層

朱注分作兩層劉氏台拱駢枝曰愛之欲其生惡之

欲其死猶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皆

形容譬況之詞朱注謂死生有命不可欲而欲之是

為惑未免誤以借言為正論人情於親戚骨肉未有

不欲其生者仇讎怨毒未有不欲其死者壽考之祝

偕亡之誓於古有之豈得概指為惑愛之欲其生惡

之欲其死言愛惡反覆無常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

舉上文而迫窄其詞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凡言惑者

謂其顛倒蒼亂若人有惑疾者然故不直曰好惡無

常而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不直曰忿懣無節而曰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皆為惑字造端置辭聖

人之言所以為曲而中也人性之偏愛惡為甚內無

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子

張之為人高遠疏闊知人聽言蓋其所短故夫子以

是箴之觀於諧愬之答可以見矣公乘與訟王尊曰

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

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六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

死是惑也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

而殺之邢原曰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

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

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

漢人引此言皆不失夫子本意

包注云云疏曰皇疏云中之情不能忘於愛惡若

有人從己已則愛之當愛此人時必願其生猶是前

所愛者而彼忽違己已便憎惡惡之既深即願其死

猶是一人而愛憎生死起於我心我心不定故為惑矣皇疏善申注意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注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以是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

釋文祇音支詩小雅誠作成

正義曰朱注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舊說天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蒙案死生之有命猶富貴之在天詩言此邦之人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李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豔其富貴耳豈知此行不足以致富適足以取異猶欲人生死者愛惡顛倒而於人之死生仍無移於定數在己之好惡祇見異於常情程子謂二句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臆度無證朱子亦不經從也

鄭注云云疏曰詩關雎疏引此注云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句也較為完備云祇適也者本詩毛傳伯兮傳云適主也說文祇从氏者訓敬祇从氏者訓地祇凡經傳訓適者皆用祇从氏不从氏氏與適同在支佳部也五經文字唐石經皆从衣作祇祇說文緹之

或字皆假借也宋以後又用只字誠詩借作成鄭君箋云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邢疏謂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曰當此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也

正義曰朱注齊景公名杵曰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君臣父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李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蒙案皇疏云君君行君德謂惠也臣臣行臣禮謂忠也父父為父法謂慈也子子為子道謂孝也國語晉勃鞞曰君君臣臣是謂明訓似古有此言而夫子述之四行意本平列管子形勢篇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或夫子引古語景公善其說而反言以自警歸重於君父如管子之意未可知也董子繁露玉杯篇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漢書武五子傳靈關三老上書曰父不父

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亦有則字

孔注云云疏曰方氏觀旭云左傳哀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至十四年陳恆始以執君見於經傳時為簡公即恆所弑則陳恆制齊在景公卒後七八年景公時厚施於民者則是僖子乞狄氏惺庵云孔子至齊在景公三十一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踰年即反魯是時陳氏為武子開字子疆見昭二十六年左傳乃無字之子乞之兄也乞卒子代之乃為陳恆是則孔注以為恆者固非方氏以為乞者亦未是也譚梁生云景公問政在昭公之世是時弑莊公者崔杼也滅崔氏者慶封也圖逐慶氏者欒高陳鮑也孔子之對不專在去陳氏追陳乞子恆弑簡公去孔子對問政時且三十年所矣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注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也釋文吾豈得而食諸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得皇本高麗本史記世家引吾下皆有豈字御覽治道部引作惡字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二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朱注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外注引楊氏曰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說而不釋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皇疏引江熙曰景公喻旨故復遠述四弊不食粟之憂善其誠言也蒙案史記世家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因晏嬰沮而不果封異日遂有吾老矣弗能用之言而孔子遂反魯尼谿之封晏嬰之沮其說雖本於晏子墨子之書不可盡信而景公之徒善其言不能見用蓋可知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二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於是盡誅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諸侯列於周室是陳氏果滅齊然在景公時陳氏方初起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片猶偏也聽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空五 四明叢書

釋文片如字鄭云半也折之舌反魯讀折為制今從古與音餘御覽引注曰片讀為半

正義曰皇疏折獄謂判辨獄訟之事也夫判辨獄訟必須二家對辭子路既能果斷故偏聽一辭而能折獄也一云子路性直情無所隱若聽子路之辭則一辭亦足也故孫綽云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訟者正宜以子路單辭為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非謂子路聞人片言而便能斷獄也皇氏引孫綽即後一說以申孔注也蒙案書呂刑曰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孔疏單辭謂一人獨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空六 四明叢書

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己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耳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孔疏以片言即單辭其意與皇疏後一說同也歐陽行周云君子時或妄訟於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為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辭也偏言雖君子不信之矧非君子乎夫子之言蓋非於子路歐陽氏謂折獄不可輕聽偏辭反以子路為戒於經中可字意雖悖諺然兼聽則明偏聽則闇古有明訓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書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古人斷獄定刑何等鄭重子路雖極明決亦必須兩造具備豈有不待兩造之至而輕據一面之辭足以聽斷則皇疏前一說之不可從也且片言與單辭不同與偏言亦不相類呂刑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

之兩辭下文有兩辭故上有單辭後漢光武紀永平三年詔曰明察單辭注單辭猶偏聽也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者注單辭謂無證據也偏之本義為頗衰秦誓惟截截善諷言馬本作偏言莊子人閒世以偏辭與巧言同類偏在真臻部片在桓寒部音雖相轉而韻不相通况偏言即可取信獄訟復自何來焦理堂謂孔子假訟辭之不信以明子路之信然子路大賢何至與人與訟此天下必無之理子豈擬不於倫則皇疏後一說之不可從也朱注訓片為半訓折為斷謂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言之畢也然折獄與眾共之亦無言未畢而人服之理釋文引鄭君注片半也此朱子所本半義實為判說文片判木也半物中分也判分也片半體肉也廣雅釋詁剖辟片半也漢書翟義傳注判之言片也字林片半也蓋片與半義皆為判即折為斷義亦近判胡氏曰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於一區乃平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子路忠信誠於中明決照於外忠信則人

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一言斯判兩造胥平不待讞審平反而人自無不折服片言不必限定半言猶宿諾不必限定一宿也韓詩外傳云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本治蒲之三善發而為折獄之一言蓋其推誠致信於人非伊朝夕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片猶偏者二字古韻不同部而同為唇音滂母字故相通轉也
子路無宿諾注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放故不豫諾也
釋文或分此為別章邢疏云今合之文選江淹雜詩注引上有子曰
正義曰朱注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蒙案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釋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

弗能朱子引尹氏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于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何注云云疏曰說文宿止也廣雅釋言宿留也釋詁宿舍也此宿之本義乃朱注所本小爾雅訓久孟子注訓素左傳注訓安皆一義之引申也何解猶豫也皇疏猶逆也管子地圓篇注猶先也此皆以宿為夙之假借爾雅夙早也信近於義言須可復故禮有諾責之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古人所以戒豫諾者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二 六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恐輕言許人不踐其諾此君子自傲則然也而所以見信於人者為其諾之必行而無稽留停止之弊觀於小邾要盟一事不如朱注為切當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注包曰言與人等也必也使無訟乎注王曰化之在也前

正義曰朱注引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陸氏稼書曰道德齋禮是乃所以使也

王注云云疏曰皇疏引孫綽云夫訟之所生先明其

契而後訟不起耳若訟至後察則不異於凡人也此

言防其本也邢疏引周易訟卦象曰天與水違行訟

君子以作事謀始王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無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作制契之不明訟之

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職不相濫爭何由與訟之所以

起契之過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是化之在前

也又案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云情猶實也無

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

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意

與此注及王弼不同未知誰是蒙案王弼孫綽所言

者法也為政之具也鄭君所言者德也為政之本也

此章因美子路之善聽訟而類記夫子之言使無訟

則王肅所云化之在前者在德不在法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注王曰言為政之

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

釋文卷其卷反亦作卷九經古義曰釋文卷當作券漢涼州刺史魏君碑施舍不券考工記鄭注券今卷字也唐文粹常仲孺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引語曰居之作學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二 七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朱注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
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蒙案此章本問政字字當切
政字王注以居行貼身與民朱注以居行分心與事
而其實無倦乃勉力之謂以忠乃盡心之目陸稼書
因謂無倦以忠俱在心上說謂此論為政之心抑知一苟
本相申互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即求
所達之道達即達所求之志正見王道聖功內外無
閒始終如一李安溪云忠是所居倦是所行今日居
之無倦以事存心也行之以忠以心制事也蓋子張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才高意廣或未盡居敬存誠之學故夫子告之以此
程子謂其少仁無誠心似太貶斥

王注云云疏曰云懈倦者普語則徧而不倦注倦懈
也云忠信者說文忠敬也廣雅釋詁信敬也蓋中心
為忠人言為信其實皆誠也往往連言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注鄭曰弗
畔不違道也

釋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夫音符皇本高麗本亦
有君子二字荀悅漢紀引於作以

正義曰朱注重出詳見雍也篇黃先生以為聖教之

重復也

鄭注云云疏曰攷文足利本高麗本皆無鄭曰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正義曰朱注成者誘掖擬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
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
用心不同如此皇疏云君子美與己同故成之惡與
己異故不成之小人惡與己同美與己異故與君子
反蒙案皇疏即就君子小人抉發所以成不成之故
意極簡括朱注兼所存所好言又極駭備曾子立事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篇曰君子不說人之過而成人之美又曰君子已善
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
以援人正此意也說苑君道篇哀公曰善哉君子成
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得聞斯言哉穀梁
隱公元年傳曰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或謂成
美不成惡即善善從長惡惡從短之意然善惡以心
言美惡以事言成美實有所以成之事不成惡又實
有所以不成之事不可謂成美即不成惡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注鄭曰季康子魯

皇本高麗本以作而儀禮鄉飲酒禮注引同孝經聖治章疏引帥作率

正義曰朱子精義引范氏曰天下之政本於身政所

以正人也未有不正己而能正物者也揚雄曰政之

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

不義猶之表正則影無不正也書曰表正萬邦君相

者天下之表也外注引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

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

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三十四明嚴書

欲而不能也蒙案禮記哀公問曰敢問何謂為政孔

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政矣書偽君牙

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鹽鐵論後刑篇曰民亂反之

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董子對策曰謂一為

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故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

貴者始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

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則政以正言

亦古之常訓也

鄭注云云疏曰釋文之帥所類反又所律反訓並與

率同乘正字當作將衛之衛皇疏帥猶先也引申義

又引李充云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此

黃老清靜之說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注孔曰欲多情欲也言民化於

皇本高麗本苟子下無之字文選西征賦注引未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

知恥而不竊外注引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七十四明嚴書

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

其旨深矣蒙案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魯多盜季孫謂

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

以止吾盜此時季孫乃季武子也汲冢瑣語曰魯國

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何以盜對曰

此猶之蟻也慕羶而附甯可已耶子大夫為政不能

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蹠魯之巨盜也嘯其徒數千

人驪山之陽扶人肝而食之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

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叛費囚桓以意行國中自

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
貨偃然竊以連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
魯之國盜也國政爲家事國賦爲家賦藐然魯君如
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盜也乾侯之
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覲然不斥
季孫之立而以爲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
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
於人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儕小人其俱負駭以謀朝
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辨哉盜也去之繫於獄中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語晉太康年間與穆天子傳竹書紀年同出於汲郡
魏安釐王家內其書真偽不可知而論極暢快此經
之確疏也陸稼書困勉錄曰康子之問在弭盜以法
夫子之對在弭盜以心上不欲則下不竊非獨感化
之說也多欲則斂重斂重則民窮民窮則不得已而
爲盜不欲則藏富於民民富而禮義興焉孰甘棄身
於不義故曰雖賞之不竊北魏主問祕書令高祐曰
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
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

矣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用重法太宗曰當去
奢省費輕徭薄賦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
重法此皆端本澄源之義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
至僖宗朝王仙芝陷曹濮州黃巢聚眾應之攻剽州
縣民困重斂者爭歸之數月間眾至數萬范氏曰自
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
失職者眾也唐之季世政出關宦不惟賦斂割剝復
販鬻百物盡奪民利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得乎
范氏此論卽太宗止盜之意孟子曰有恆產者有恆
心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若在
上者惟欲是專惟利是視必至上下交征爭民施奪
而天下從此大亂此大學推本於好惡孟子反求於
仁義卽此經專責於欲之指也董子對策曰夫天亦
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古之
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夫已受大又取小此
民之所以鬻鬻苦不足也身籠而載高位家溫而食
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
之哉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窮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
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
而姦邪不可勝者也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
利則民好邪而俗敗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
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
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
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
患禍必至也董子之言亦與此經相表裏

孔注云云疏曰釋文情欲作慾云音欲又羊住反說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一 七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文盜私利物也从次次欲血會意左文十八年傳竊賄
爲盜穀梁定八年傳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蓋古
者賊重而盜輕謀動干戈謂之賊垂次器皿謂之盜
次之垂欲之動也上能窒慾而正身則下自有恥而
且格莊子山木篇云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竊者
盜自中出之名也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
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
民不從鄭注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
財利不能正也意與孔注同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注孔
成也欲多殺注孔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
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注孔曰亦
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注孔曰亦
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
釋文焉於虔反草尙加也本或作上皇本高麗本
上作尙德風德草下並有也字漢書董仲舒傳說苑
政理篇引同真德秀政經引有道作其道

正義曰朱注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
善矣外注引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
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皇疏偃臥也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一 七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君如風民如草草上加風則草必臥東西隨風如民
從君也黃先生曰偃猶靡也謂隨所向也說苑君道
篇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
則草靡而東又政理篇引此經而申之曰王者尙其
德而布其刑罰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刑而後德鹽鐵
論疾貪篇曰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
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已
當矣猶三巡而嗟歎之恥其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
也政教闡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

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又刑德篇曰方今律令百有餘篇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此獄訟所以滋眾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狃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又申韓篇曰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固圍而刑殺之也蒙案韓詩外傳卷三引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爲不義則是上失其道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意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五十四 四明 嚴書 約圖刊本

即本此經而附其事以實之也偽尙書君陳篇爾惟風下民惟草又襲此經之語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就成也者爾雅釋詁文廣雅釋詁就歸也尙上也加也說文偃僵也孔注訓仆皇疏訓臥孟子注訓伏皆渾言也析言之伏而覆曰仆仰而倒曰偃廣雅釋言偃仰也左定八年傳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若既仆無再能射人之理知偃是仰面向上吳越春秋迎風則偃背風則仆風行於上而草從之在下有

欣向仰承之意若作仆地解則刑壓威伏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考文曰古本無斯字矣字一本矣作也史記弟子傳引邦作國避漢高祖諱也

正義曰宋注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聞言名譽著聞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八十四 四明 嚴書 約圖刊本

之下文又詳言之皇疏在邦謂仕諸侯也在家謂仕卿大夫也引穆協曰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而殉名者眾體實者寡故利名者飾偽敦實者歸真是以名分於聞而道隔於達也黃先生曰世治則聞達常相符故達者必有聞有聞斯可達世亂則欺偽者亦得聲譽而當時稱之以達夫子所欲辨也鄭注云云疏曰聞訓名譽者荀子宥坐篇魯之聞人也注謂有名爲人所聞知者也淮南主術訓而臣情得上聞注猶達也是聞爲名譽又與達通訓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

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注馬曰

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注馬曰

尊而光卑而不可喻也

釋文夫首符好呼報反下遐嫁反皇本高麗本無也

字史記引同說文繫傳引察作督

正義曰朱注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

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已而

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黃先生曰質直無偽好

義無蔽番言色虛心以求天下之善慮下人謙退不

矜一己之能或疑如此亦有不達者曰此或積之不

厚耳在邦在家常若是則積之厚矣顏氏家訓曰人

足所履不過數寸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岸崖拱把

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故也君

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

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

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

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蒙案質謂本質與下色字

對好義與取仁對察言觀色與行違對慮以下人與

居之不疑對質直者率性而行往往徑行直遂有不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十一 全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合人情之處故必好義而察言觀色審度於人情物

理之所宜不使稍有偏執其念慮所周又常謙恭卑

下不敢倨傲陵人自然於人無惡此邦家之所以必

達也以色取仁者本無親愛之實而假託親愛之名

本無和厚之情而貌為和厚之色居之似忠信行之

似廉潔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孟子所謂鄉愿德之賊

也其居心惟闇然媚於世而又恐人窺見其至隱故

自以為是久假不歸居然先自信使人深信而不疑

因而眾皆說之此邦家之所以必聞也皇疏引沈居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卷十一 全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士云夫聞之與達為理自異達者德立行成聞者有

名而已夫君子深淵隱默若長沮桀溺石門晨門有

德如此始都不聞於世終並顯然稱名則是達也漢

書稱王莽始折節下士鄉黨稱孝州閭稱悌至終豺

狼迹著而母死不隔班固云此所謂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也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

有實者必有名有名者不必有實實深乎本名浮於

末也

馬注云云疏曰謙尊而光二句易謙卦彖辭也言尊

者有謙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謙而不可踰越引證

有謙德則所在必達也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注馬曰此言佞人色行之則違安居其

偽而不自疑者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馬曰佞人黨多也

正義曰朱注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

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

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外注引尹氏曰子張之學病

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十二 六十四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外者也黃先生曰色取猶色莊謂外襲其仁厚之

狀也居之不疑者彼恐自以為疑而人不信之也為

此術者亦足以取虛譽世亂易售欺也然無實德以

行之事必阻窒而不達也然則邦家必聞亦祇以欺

乎庸愚而不能逃有識者之鑒也顏氏家訓曰厚貌

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又曰人之虛實

真偽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爾一為察之

所鑿巧偽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

辭政當於爾時自謂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為

骨寒毛豎也

馬注云云疏曰佞从仁从女蓋婦人之仁似仁而非

仁者也故經言色取仁而馬氏以佞人當之參巧言

令色雍也仁而不佞章皇疏引繆協曰世亂則佞人

多黨盛則多聞斯所謂欺衰運疾弊俗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注包曰舞雩之處有壇曰敢問

崇德脩慝辨惑注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為善也

釋文從才用反慝吐得反

正義曰朱注引胡氏曰慝之字从心从匿蓋惡之匿

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也精義楊氏曰問於孔子者

多未有記其問之所也而此獨著其從遊於舞雩之

下者以見其所謂遊焉息焉者無非學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慝惡也者廣雅釋詁詩民勞傳同

爾雅釋訓崇譏慝也釋文慝言隱匿其情以飾非周

禮環人注慝陰奸也左昭廿五年傳注奸惡也僖公

十五年傳注陰惡也說文本有匿而無慝匿訓亡廣

雅訓藏訓隱爾雅訓微舍人注藏之微也是慝與匿

本同字而一義之引申也或以為慝之變體恣即忒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十二 六十四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或字洪範民用僭忒馬注訓惡漢書王嘉傳作民
用僭慝是亦同部之通假也脩修之借中庸脩道之
謂教檀弓古不脩墓鄭注皆訓治與孔注同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注孔曰先勞於
事然後得報也

釋文與音餘

正義曰朱注善其切於為己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
獲也皇疏先事謂先為勤勞之事也後得謂後得祿
位勤勞也引范甯云物莫不避勞而處逸今以勞事
為先得事為後所以崇德也蒙案先事後得與先勞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八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後獲似有不同先難後獲重先難先事後得重後得
蓋仁之為道至難也先人所難而後人所獲是不因
難而諉難仁之所以貴恕也德之為言有得也先其
所事而後其所得是不期得而自得德之所以日充
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

皇本高麗本無作毋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作不

正義曰朱注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
矣精義謝氏曰有意於攻人之惡者不能自攻其惡

者也攻己之惡者無暇攻人之惡者也故慝以是脩
王氏已山曰惡之為迹顯而慝尚微然見以為微則
必至於顯故遲以為慝而夫子以為惡攻之為勢急
而脩以緩然苟視為緩則必誤所急故遲方問何以
修而夫子語之專所攻陸稼書困勉錄云不必不從
事於德而後德不崇也即一心以圖其事又一心以
計其得則雜而不純便非崇德矣不必不從事於治
己而後慝不脩也即一心以治己又一心以治人則
自治緩而不切便非脩慝矣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攻
其惡求其過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八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正義曰朱注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
大則有以辨惑矣黃先生曰惑生於情之蔽管子張
以愛惡言此以忿言皆緣情之所發也呂伯恭曰忘
身及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惟忿正起之時最難辨
忿而辨之此所謂辨惑也許平仲曰喜怒哀懼愛惡
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七情之中惟怒為難治
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

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爭過心清涼惠氏九經古義引荀子不苟篇曰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注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鬪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改之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釋文問知音智下同皇本作問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八十四明發書約圖刊本

正義曰朱注愛人仁之施知人智之務語錄謂愛人知人是仁智之用聖人說用而體在其中用即體中流出蒙案大戴禮王言篇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荀子子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是愛人知人固仁智之常訓而無分體用也

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注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

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也

釋文錯或作措同七故反枉紆往反考文補遺古本諸作於

正義曰皇疏達猶曉也已曉愛人之言而未曉知人之旨也集注引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

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朱子曰舉直錯枉者智也使枉者直則仁矣知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黃先生曰此經言智以成仁也孟子言仁義以義賅智也聖賢之道德不外五常約言之仁與智之盡者為聖人孟子以仁且智為既聖是也易言元亨利貞元仁亨禮利義貞信不言智智為四德之運也成德在仁全仁之德在智孟子謂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是也王已山曰但言智以成仁尚未分曉須識上一截舉錯是智而所以舉錯之故原是仁下一截使枉者直是仁而所以能使之由乃是智故原其始智由仁出此為仁中有智而究其用則智以成仁此為智中有仁蓋智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若智有不盡亦仁不全其不得不智者乃其所以為仁也

包注云云疏曰錯當作措投也包於為政篇訓置此訓廢置謂廢棄也諸枉眾邪枉也舉直錯枉非舉直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八十四明發書約圖刊本

而加之於枉之上故特表用之二字以明之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釋文鄉許亮反又作鄉同吾見賢遍反皇本高麗本作爾

正義曰朱注遲以夫子之言專為智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黃先生曰夫子言能使枉者直智以成仁理本昭然退見子夏意欲證明其理也凡經言何謂者渾舉其義復請詳事實也蒙案樊遲未達乃記者之辭當時樊遲未嘗再問不過夫子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九十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見其意有未釋然者因復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解仁智相成之理如解孟孫問孝之無違此二句卻直接在問知人之下故樊遲專認作言智而以為二句皆智者事此情事之如繪者也其問仁問知或同時或異時未可知也不然樊遲則過於善忘子夏又過於善悟二賢之相去不應若是徑庭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注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

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注孔曰信

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釋文選息戀反又息轉反皋陶音遙遠如字又于萬反皇本高麗本言上有是字史通疑古篇舊唐書王志情傳引皋陶作咎繇

正義曰左傳文公十八年疏引鄭注曰皋陶為士師號曰庭堅朱注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智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智仁而言矣皇疏謂遠是遠惡行更改為善行即是枉者直非遠去也蔡謨云孔子若言能使枉者去則是智也今云能使枉者直是化之也子夏言此美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九十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舜湯之知人皋陶伊尹之致治無緣說其道化之美但言不仁者去夫言遠者豈必足涉遐路身適異邦賢愚相殊是亦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仁之人感化遷善去其邪枉正直是與故謂遠也黃先生謂言舜湯撮舉之耳蒙案左宣十六年傳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杜注稱舉也舊唐書王志愔著應正論引舜舉咎繇不仁者遠為孔子語蓋亦古人相傳之常語而引以證仁智合一之理也孔注云云疏曰云富盛也者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

易家人富家大吉疏謂祿位昌盛也又繫辭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為大業亦互文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注

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道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也

釋文告古毒反善道導也母音無皇本高麗本而下有以字不可作否母作無道作導後漢書引蔡邕正交論云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亦此經異文也

正義曰朱注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

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

則自辱矣精義程伊川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九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毋自辱矣熊氏勿軒

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也蒙

案忠告法語之言也善道異與之言也荀子韓詩外

傳五皆引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齋莊以立之端誠以

處之堅彊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

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

此即內外兼到之說也黃先生曰不可謂不可告道

者也止不與之為友交或泛交之或絕之也與上篇

不可則止下篇不能者止義同

包注云云疏曰以善道之邢本作以善道導之皇疏

云友主切磋見有不善當盡己忠心告語之又以善

事更相誘導之二疏意以忠告為規過善道為勸善

然包注忠告兼是非則善道當從朱注無須添字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注孔曰友以文德合也以友輔仁注孔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也

朱子策問方懋禮記解義皆引此作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

德日進精義尹氏曰輔仁不可以無友會友貴在乎

以文蒙案此章二句蟬連遞進當從尹氏說逆提仁

字為主讀書須觀會通朱注雖若二句平列然其於

上章注則先曰友所以輔仁是其本意已表見於前

蓋顏淵一篇詳論為仁之要夫子答顏子以克復答

仲弓以敬恕答司馬牛以訥言答樊遲以愛人而其

要尤在求智以全仁記者結出曾子之言無非申明

智以成仁之學輔仁必以友所以求仁也會友必以

文即所以求智也夫仁从二人相人偶也友从二又

相佐助也天子之仁及天下諸侯卿大夫之仁及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九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國士庶人之仁及一家內而一門骨肉之親外而四海人民之眾五倫之朋友實處乎內外之交故夫子答子貢之問仁也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爲仁之利器也人必與人相偶而後仁可見人必與人相並而後仁可爲曾子所謂人非人不濟水非水不流此卽以友輔仁之說也孔門重言仁孟子兼言義荀子急言禮所以合乎義之宜而中乎禮之節者非學文以求智不可人苟好仁不好學則愚忠愚孝有本未必有文無父無君兼愛等於爲我故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之論近仁也篤志須兼以博學顏子之不違仁也

約禮先事乎博文文者詩書禮樂也誦詩所以悉人

情讀書所以通國法立於禮則德性於以堅定成於

樂則心志於以和平由是而盡人物之性參贊天地

之化育仁之至義之盡動容周旋中禮者聖智之全

也攻錯惟藉乎他山講習必資乎麗澤此必以文會

友然後可以輔仁之說也

孔注云云疏曰以合訓會者說文會合也古文作洽

爾雅釋詁同廣雅釋詁訓聚聚亦合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二

五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三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子路第十三

釋文凡三十章朱注同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注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

民忘其勞也

釋文勞孔如字鄭力報反集注攷證先當作去聲

正義曰朱注引蘇氏東坡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

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蒙案

孔注先為導之以德與蘇氏以身先之意本相同先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猶導也故攷證讀去聲皇疏申孔注云為政之法先

行德澤然後乃可勞役以兩之字平列者串作一意

孟子佚道使民究非此章之旨蘇氏既以事為民事

而又曰以身勞之亦未融洽蓋先與勞皆有二音釋

文云勞孔如字鄭力報反是即孟子放勸曰勞之來

之之勞謂慰勉之也爾雅勞本有二義一訓病一訓

勤於人自力為勞人勸勉之亦為勞儀禮親禮王勞

之注勞之勞其道勞也禮記孔子閒居奉三無私以

勞天下詩旱麓神所勞矣毛鄭皆訓為勞來勞來即

勞勸史記周本紀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墨子

尚賢篇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漢書音義勞來

不怠也約勸也勸勉也王氏伯申云勞訓勤又訓勉

月令孟夏之月為天子勞農勸民鄭注曰重力來之

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顏注云力來勸勉之也呂氏

春秋孟夏紀文與月令同高注曰勞勉也孟子滕文

公篇放勸曰勞之來之謂勸勉具民使率教也論語

子路篇子曰先之勞之先之導之也勞之勉之也書

梓材亦厥君先敬勞傳曰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來民正義曰即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據此則先之

勞之之勞當讀為勞來之勞黃先生曰民未知德以

身導之民知化德必慰勞之也

孔注云云疏曰注引易兌卦彖辭文言先以說豫撫

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勞苦與子夏信

而後勞孟子佚道使民意同

請益曰無倦注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也

釋文曰毋倦上音無下其卷反本今母作無

正義曰朱注引吳氏才老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

持久故以此告之精義張子曰爲政必身爲之倡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無倦是張子意作三節事毛氏大曰若無倦月是一意先勞是不迫於始無倦是不懈於終一不銳往一不惰歸一不苛於民一不怨於己更不必兩作黏合說亦甚妥蒙案說文益饒也廣雅釋詁益加也是益本加多之意子路請益方欲求多於先勞之外子曰無倦但使盡力於先勞之中告子張之無倦不倦於居之也告子路之無倦不倦於先之勞之也晉武帝泰始四年下耕藉詔云先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二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勞之在於不倦是以不倦貼先勞二事古義相承如此曲禮請益則起鄭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即引此經以證孔疏云子路問爲政之道孔子答云爲政先行恩惠後乃可使人爲勞役子路嫌少就孔子更請益孔子答云但勤行前恩惠之事無倦怠則自足爲政孔疏亦本此經孔注爲說但并先勞爲一事與皇疏言二事者不同非也韓詩外傳六家語載子路治蒲三善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

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是得力於先勞之二字而加意於無倦之一言者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云但云先之勞之二事無有懈倦則自爲足也似其所據注本上事作二事與刑本不同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注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漢書平帝紀引才作材御覽刑法部引仲弓讓作子路

正義曰朱注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外注引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蒙案仲弓寬宏簡重有南面之度其所爲者雖季氏之

家臣而所問者乃治魯之國政故夫子與之論任人以治之道仲弓惟憂知人則哲之難蓋知人所以得人得人所以任人也宓子賤鳴琴以治單父謂巫馬期曰任人者逸任力者勞諸葛武侯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唐貞觀元年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同檢校封德彝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為煩碎淹心服其言謂得大體此即先有司之說也荀子吳漢諸葛武侯皆不欲國家頻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赦以為徒長奸宄賊害善良為惡者徼倖苟免為善者沈冤莫伸蜀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必不得已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乎蓋平世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時或以屢赦為非宜然書舜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呂刑有五罰五過之別周禮有三宥三赦之條既曰過而又曰小宥過無大況其小者乎故春秋譏肆大眚而論語言赦小過當分別觀之也

王注云云疏曰皇疏仲弓將往費為季氏采邑之宰

有司謂彼邑官職屬吏之徒然不曰為費宰而曰季氏宰黃先生謂季氏魯之執政問政問季氏治魯之政則所賅者廣所先所赦所舉皆非邑宰所得專故王注重言為政也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注孔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也釋文焉於虔反舍如字置也

正義曰朱注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皇疏引范甯曰仲弓以非不欲舉賢才識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六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昧不知人也孔子以所知者則舉之爾不知者他人自舉之各舉所知則賢才豈棄乎蒙蒙天下之賢才無窮一己之聰明有限必專其責於己欲舉賢必先知其賢欲舉才必先知其才則知難而舉更難惟公其責於人爾惟舉所知人各有所舉爾惟知所舉人各有所知則舉易而知無不易古者人君責任於宰相宰相分任於庶官庶官各任於羣吏得其人則受進賢之賞不得其人則膺濫舉之愆黜陟之公維以刑賞選舉之廣嚴以考課故一賢升而羣賢皆升一

才進而羣才皆進易之所以慶彙征書之所以廣明揚詩之所以詠多士也董子對策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唐憲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私親故李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材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人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陸宣公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曰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員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聞其器能然後守道

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竊驚鈍待罪宰相自揣庸虛終難上報惟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眾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敷以暗投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柬僚屬所束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闕謬之責人之常

性莫不愛身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微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相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用常乏人懼曠庶職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九十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砥礪漸衰職業不舉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源浚流未見其可

孔注云云疏曰刑本少之各舉三字兩句并作一句

反失意味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注包曰問在將何所先行也

正義曰朱注衛君謂出公輒也史記孔子世家於是

孔子自楚反平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

六年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云云據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自楚反衛十一年歸魯在衛凡五年據十二諸侯年表及陳衛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在陳十年自陳入衛十一年歸魯在陳四年在衛止一年史公二說已自不同索隱案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爾蘇子由古史主孔子世家邵子皇極經世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九十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司馬溫公甲子會紀金仁山通鑑前編主年表及陳衛世家仁山謂出公拒父不道聖人不應久居其國以此斷孔子非久於衛而久於陳而夏洪基孔子年譜則謂陳蔡上下之交已絕必無復留陳四年之理又引孟子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仕以斷孔子非久於陳而久於衛朱子於此經注云自楚反平衛不以孔子為久於陳也與年表及陳衛世家既不合又云魯哀公之十年自楚反平衛不以孔子為久於衛也而與孔子世家又不合狄惺庵孔子編年云哀公六年

歸魯十年自魯如衛則與史記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之文乃大不合矣蒙案孔子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仕所主者前有顏讎由後有蘧伯玉魯衛之政兄弟也夫子倦倦所欲一變之道者魯之外舍衛何適哉如謂夫子不應久居其國而任弟子皆仕其朝此吾之所未解也

包注云云疏曰皇疏奚何也小爾雅同檀弓注奚若何如也皇疏爲之難云爲猶行也蓋奚何行爲皆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喉音喻匣母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也

正義曰皇疏引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也案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大行人九域屬摯史諭書名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儀禮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說文解字敘云今

敘篆文合以古籀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咸觀靡不兼載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許君以蓋闕爲史闕文是亦以正名爲正書字此皆鄭注之書本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公羊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注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引定公假馬事爲證韓詩外傳五新序雜事五皆云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使人假馬其與之不乎孔子曰君取臣謂之取不謂之假季孫悟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引論語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皇疏又引下卷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之屬爲正名之類此皆馬注之所本也毛大可稽求編曰考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而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鈇析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尹文子與宋鉞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游齊稷下毛公公孫龍同游於趙平原君家俱以堅白異同辨名義為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尚名說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浸尋失真至晉時魯勝注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尚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真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割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為無非是名如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廢名是名不可言王莽傳云臨有名而稱太子其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此稱名之名也若百事之名熊氏謂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是過禮也雖名為孝而不可明言以為法故禮不與後漢辭宣子況為博士所毀而廷尉與御史中丞議罪不確有云孔子云必也正名名不正則刑罰不中此則事名之見於禮樂與刑罰者况春秋以義正名凡列國興師如討貳服叛收奪報怨之事皆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須有名故宣二年秦師伐晉報其無名之侵僖四年齊侵蔡伐楚當時稱其有名而檀弓吳侵陳夫差謂行人儀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其謂之何是兵戎大事其關於正名者尤急急者夫子返衛適當衛人拒贖彼此構兵之際而案以春秋大法正名定義謂之拒父不謂之拒父此固考辨所最急者故曰正名名不正以下則又泛言百事之名以折之耳蒙案史記孔子世家謂是時出公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衛君欲得孔子為政而孔子告子路以正名是急欲正者乃父子之大名而非但辨拒父之惡名也統核春秋孔子固未嘗以輒為拒父蓋輒無拒父之實而趙鞅等橫加以拒父之名總由父子之名未正耳春秋哀公二年書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聚于戚三年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以齊國夏為霸討石曼姑為受命是圍戚之舉主兵者齊國夏而非衛輒也自哀二年至十四年蒯聚得國相距十二年之久晉師未必不遠歸而蒯聚在戚安然無恙是圍戚之舉在當時實為拒晉師而非拒蒯聚

也蓋晉霸既衰陵虐與國以致衛靈齊景魯定同盟
伐晉而晉乘衛靈初死用陽虎之計挾蒯聵以伐喪
則伐喪當拒借納君以報宿怨其意叵測又當拒且
晉所怨者靈也靈甫在殯而報怨之師已在境無論
蒯聵斷無拱手而聽之者是不可不拒况晉為齊魯
衛三國所共仇衛雖欲平齊魯安得而平之則又不
能不拒故當時衛國臣民即聖門高弟無有不以拒
晉為能事者以為拒晉而非拒父也而無如趙鞅陽
貨偏欲借父子之名以讓輒而納聵故靈死已久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輒位已定矣而猶恹然自以為世子意為靈之子者
斯為輒之父夫子從其赴而書之一則曰衛世子再
則曰衛世子既背父而猶書世子明以責聵之子不
子既為父而猶書世子且隱以譏聵之父不父然而
聵既父不父輒不可以子不子聵不子其子輒不可
以不父其父也夫父子居人倫之首無逃於天地之
閒晉讓輒以無父已無解於聵之不子衛責聵以不
子猶無以處輒之有父名之不正莫大於此矣故父
子之名正而拒父之罪是非可弗辨即王父之命有

無不必計至朱子以孫禰祖之說毛氏辨之極是更
可不必拘

馬注云云疏曰黃帝正名百物大禹主名山川皆百
事之名也似非衛政所急若書名則更迂遠矣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注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

釋文迂音于鄭本作于往也考文補遺古本正下有名字史記世家作何其正也

正義曰朱注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意
與包注合釋文引鄭君本作于云于往也于訓往乃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如之借詩桃夭之子于歸雨無正維曰于仕于往也
子之子也奚其正七字作一句讀即首節包注往將
何所先行之意也禮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
乎鄭注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又檀弓易則易于
則于孔疏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故論語云子之
迂也與此同于訓大乃迂之借玉篇引說文齊楚謂
大言曰訏詩生民實覃實訏抑訏謨定命傳本爾雅
訓大方言訏大也中齊西楚之間曰訏又于大也于
通語也尚書大傳名曰朱于注大也段懋堂謂子路

先稱聖志之廣大而繼言其不能正是與上有是哉之駭異下奚其正之疑訝聲口相對皇疏以有是哉為正名非是奚其正為何須正皆非也

包注云云疏曰說文訓迂為避回避則僻遠引申義也書盤庚迂乃心傳僻也文選答賓戲云彼豈樂為迂闊哉呂覽先己篇寡人以為迂言也或以為紆之借說文紆訕也攷工記矢人注紆曲也後漢書蔡邕傳注迂曲也太元羨其次迂塗注曲榮之貌釋文引鄭注往也今本作枉枉亦曲也曲與僻遠亦一義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引申也

子曰野哉由也注孔曰野猶不達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注包曰君子於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

正義曰朱注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說文敘引此經蓋闕如也段注蓋闕與韻字易文言蓋言順也疏稱蓋者是疑之辭禮記禮運蓋歎魯也疏謙為疑辭白虎通闕者何闕疑也是二字本有闕疑之意而同在祭泰部則以疊韻形容之故言如字又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平區蓋之間漢書儒

林傳疑者邱蓋不言邱蓋即區蓋邱區闕則又以雙聲相轉也

孔注云云疏曰檀弓若是野哉疏不達禮也仲尼燕居敬而不中禮謂之野賈子道術篇容志審道謂之閒反閒為野說文野本訓郊外質勝文則野包注如野人言鄙略也鄙略故不達於禮一義之引申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注包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蓋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釋文中丁仲反錯七故反本又作措唐石經史記漢書刑法志薛宣傳引皆作錯後漢書梁統傳引中作衷措作厝張奮上疏厝下有其字魯丕對策名上有於字北周書蘇綽傳引刑作賞

正義曰朱注引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范氏曰事得其敘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敘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黃先生曰王道不外乎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治國者本孝出治不正一家父子

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諸已而求諸人言之則
一已多忌諱之私行之而萬事皆阻窒之處禮樂刑
罰事之大者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
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之罪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
矣是以治世之要務首在彝倫攸敘古書重聯之句
類以首句貫下蒙案名不正則言不順而凡事不成
事莫大於禮樂刑罰禮樂之不興刑罰之不中即事
之不成也如必以蟬聯遞解反多謬葛

包注云云疏曰此注邢疏及史記集解皆作孔曰孝

明明子論讀集義疏 卷十三 二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經廣要道章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此注所本也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注王曰所名之
事必可得而明

言也所言之事必
可得而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史記世家引作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

正義曰朱注引程伯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
皆苟矣黃先生曰春秋定公十四年書衛世子蒯聵
出奔宋所以罪致亂之靈公哀公二年書納衛世子
于戚所以罪滅倫之輒而蒯聵無幾諫號泣之誠以

刃刺母苟其力之能爲既殺母遂脅父孰不可忍迨
其父執母手以登臺力窮而奔出奔以後其父若母
必徵成其平日之不孝而罪愈彰靈公受晉趙鞅援
手之辱誓不服晉民亦公憤而願受五伐之苦蒯聵
奔晉主趙鞅既失子道復授敵以覬覦之謀尤衛人
所心斥者靈公既卒國人以嫡孫當立而立之蒯聵
於父喪未葬以讎師襲國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
且趙鞅有積忿於衛因借之以誅滅蒯聵決不能止
之衛人於是欲拒鞅不得不拒聵公穀二傳有以王

明明子論讀集義疏 卷十三 三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父命辭父命之文此衛人拒敵之說不得已而出此
也厥後蒯聵返國周之命辭有曰弗敬弗休曰悔其
可追益見聵之立非周天子意矣冉有子貢子路皆
聖門高弟疑夫子之爲衛君疑讓國將貽後怨而以
名爲難正豈不謂使輒讓國犯其所難而事未必行
即使輒能讓國而告之天王詢之眾議得國決非蒯
聵此子路之所以言奚正子貢所以直窮其怨歟然
則夫子以求仁責輒何也蓋聵之不宜得國公論也
非輒之所得言也輒苟悔拒父之非心所安惟有讓

國於父而已讓國於父非已所得專告之天王詢之眾議而父之能得國或不能得國付之公論而已輒所爲求仁得仁而無怨者其立心必如是不可有利國之心也若夫子之籌畫衛事必有進於是先儒謂夫子必使輒讓國於公子郢或謂輒不得棄父讓郢祇可逃而去之或又謂公子郢決不肯立惟別立一人而輒以身從父或又謂春秋經既書世子則國爲世子之國或又謂當日之名必不能正而必也正名是教子路之不仕衛俱於事情未核夫蒯聵不諫母而忍於殺忘父之仇倖父之死乃依恃强大以求入此罪之彰明較著凡人不得欺者則輒縱讓國而贖之不宜得國可知贖不宜得國則宜得國者非輒而誰當是時奉周天子之命以平定衛難明告贖以不得立之義贖不能不服且輒苟有讓國之誠贖之怒必解贖怒既解而知已復無得國之勢將有改圖爲贖計者必謂國立他君不如立子而安享於迎養之日輒於是可立矣夫輒以讓國爲正使輒與蒯聵俱不得位而別立一君輒盡其仁心而已所答子貢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三 三四明讓書 約圖刊本

問是也若蒯聵就養而輒得立贖不欺已死之父以爭國輒不拒出亡之父而得位此名之正所以可言可行也蒙案黃先生處置衛事以視外注胡氏告天王請方伯立公子郢之說較爲妥洽然以春秋書蒯聵出奔爲罪靈書納蒯聵爲罪輒核之春秋三傳似非夫子之意夫春秋天子之事也筆削關天下之大賞罰嚴首惡之誅定公十四年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罪蒯聵也哀公二年書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惡趙鞅也三年書齊國夏石曼姑帥師圍戚子國夏也公羊傳以齊國夏爲霸討石曼姑爲受命受命者受之靈公也奔者不自安也納者內弗受也夫蒯聵既爲世子矣何以使其父不欲認以爲子而其子不得奉以爲父雖靈公非無致亂之由輒亦難免不孝之罪而以首從斷是獄蒯聵豈能逃首惡之誅故春秋所書一則曰世子再則曰世子謂其子而不子也母有過不能幾諫而謀弑其罪之不容誅者一父既怒不思哀訴而出奔其罪之不容誅者一始奔宋繼投晉趙鞅之宿怨謂何是反事父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三 三四明讓書 約圖刊本

仇也其罪之不容誅者三倖父死伐父喪陽虎之奸
謀巨測是將滅宗國也其罪之不容誅者四靈之遊
於郊也謂子南曰余無子將立汝是不以蒯聵為子
矣不欲以聵為子豈復以聵為孫子南者賢公子也
知蒯聵之倔強反側必不甘休故辭之再三特舉亡
人之子輒而立之以為立輒無異立聵也此亦善於
調停矣豈知蒯聵為趙鞅所愚弄以陽虎為主謀意
欲假霸王之威挾天子之令箝臣民之口彰父母之
愆晉以報五伐之讎聵以洩一時之忿以為輒固不
能不受也衛人其奈我何哉無如衛之臣民恨入骨
髓輒乃庸主惟事唯阿於是晉以子道讓輒者而衛
即以子道責蒯聵晉以父命臨輒者而衛即以王父
命辭蒯聵所謂以王父命辭父命以國事辭家事者
此臣民拒敵之辭初非輒之所得與而晉則以為輒
之拒父也輒苟有能惟有日夜號泣負罪引愆誠以
感一國之臣民孝以全一家之父父子人情兩相爭則
心競兩相下則氣平正名自輒始輒一讓而晉人無
所藉口蒯聵必有悔心是輒有讓國之名而不必有

明男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三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去位之實自是名正言順而事無不成真救時之妙
策也蓋輒之得位臣民之公議也輒之拒父敵國之
讓辭也其實輒在當時庸庸碌碌聽憑於眾不知讓
亦不能爭雖有不正之虛名而尚無可加之實罪夫
子所以必欲正名也夫天下事惟失在名猶可補救
苟犯於實罪不容誅夫子將何從而正之哉諸弟子
何以奉而君之哉

明男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三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王注云云疏曰釋名名明也名實使分明也故所名
必可明言也廣雅釋詁名成也春秋繁露鳴而命施
謂之名故所言必可遵行也禮緇衣曰可言也不可
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皆與王
注相發明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

圃

注馬曰樹五穀曰圃
稼樹菜蔬曰圃
釋文稼音嫁圃布古反又音布皇本高麗本日上皆
有子字史記弟子傳引無為字

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樊遲雖非入室之流然亦從
遊侍側對揚崇德辨惑之義且聖教殷勤唯學為先
故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

其中矣而遲親稟明誨乃詒稼圃將必有由亦如宰
我問喪之謂也朱子語錄云樊遲學稼當時自有一
種學術如有為神農之言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之類
蒙案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蓋出農稷之官播百
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
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
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其書有神農二十篇
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
四篇趙氏五篇汜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九家百十四篇著於別錄是農家亦九流之一孟
子時有許行之說劉向以神農二十篇為李悝等所
作今惟汜勝之書間為類書所引用後有齊民要術
農桑輯要亦其流亞也
馬注云云疏曰皇疏樹種植也五穀黍稷稻粱之屬
種穀曰稼收斂曰穡稼猶嫁也欲其滋長田苗如人
嫁娶生子孫也穡吝嗇也穀熟而斂藏之如吝嗇人
也種菜曰圃圃之言布也種果實則曰園園之言蕃
也案孟子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是種穀曰稼也

周禮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
三農先鄭注平地山澤也後鄭注原隰及平地樹果
菰曰圃園其樊也賈疏圃卽載師所云場圃任園地
謂在田畔樹菜蔬果菰者故云毓草木也爾雅穀不
熟曰饑蔬不熟曰饑穀蔬皆不熟曰大荒是皆民食
所本者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考文古本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二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蒙案孟子謂陳相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
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
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又曰非小人莫養
君子非君子莫治小人古凡習農圃者皆稱小人書
無逸云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又祖甲逃民間
曰舊爲小人高宗與農人習處曰爰暨小人是從來
稱名如此老農老圃精於此業者實爲國計民生之
本然而四民有分職大人之學不暇及此也或問古
之聖賢如大舜伊尹皆躬耕畝何夫子深斥樊遲

陳氏潛室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何事謝上蔡云遲學稼將以為民非役志於貨殖者第其說已有啓後來神農並耕西秦令墾之弊故夫子抑而教以大者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注孔曰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夫如是則四

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

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也

釋文好呼報反夫音符襁居丈反又作縵同五經文字云作襁者非說文段注又以襁為淺人妄增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三七 四明 嚴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朱注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

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

以約小兒於背者皇疏云君上好禮則民下誰敢不

敬禮主敬也君上裁斷得宜則民下皆服義者宜也

李充曰用情猶盡忠也行禮不以求敬而民自敬好

義不以服民而民自服施信不以結心而民自盡心

言民之從上猶影之隨形也負子以器言化之所感

不召而自來也蒙案晉文公大蒐以示禮定王以示

義伐原以示信此假禮假義假信非好禮好義好信

也所謂好者同具之懿美不可虛假也而莫敢不者

感應之天良不可勉強也三上字即所謂大人也三

民字即所謂小人也禮義信大人之學所當然者盡

之於己敬服用情小人心不期然者應之於外自

有不學稼圃而代為稼圃者禮運所謂禮耕義種

人情以為田者比物此志也精義范氏云君子治其

本不治其末謀其大不謀其小故禮義信君子所務

農圃之事非所當學也蓋自有不必學而代為之學

者故子曰焉用稼古者民聚則國強民寡則國弱故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三六 四明 嚴書 約圖刊本

大學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梁惠

王謂孟子曰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蓋

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馬貴與戶口考序云後世民

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

欲多為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

厭棄賤薄不倚民為重而民益窮苦憔悴以身為累

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情實也者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

解注情猶實也淮南繆稱訓不戴其情注情誠也誠

亦實也

包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集解引包曰負子之器曰襁說文襁負兒衣也襁類也襁亦作襁襁為貫錢索是襁負正字从衣从糸者借字也史記弟子傳从衣三王世家从糸魯世家成王在襁葆之中則又借強字為之也其器皇疏云以竹為之或云以布為之今蠻夷猶以布吧裹兒負之背也釋文引博物志云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案漢書宣帝紀曾孫雖在襁縷注以繪布為之絡負小兒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記魯世家正義闊八寸長八尺用約於小兒背後漢書清河王慶傳注即今之小兒縑此器大約用縑布者多惟匡謬正俗云縑負謂以繩絡而負之蓋用素用竹間亦有之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注專猶獨也

釋文使所吏反考文補遺古本為下有哉字高麗本同漢書藝文志引專作顯

正義曰朱注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

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外注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

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邢疏誦謂諷誦周禮大司樂鄭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皇疏云背文而念曰誦口讀亦曰誦說文段注云讀書即籀書乃釋其義蘊後人以讀書為誦書而讀書者尠是諷與誦異與讀亦異黃先生曰此經之誦指口讀者也政之大本莫先於正心修身詩則舉一代之盛衰必推本於在上者一心之好惡一事之興廢而大本著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政之由本而推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必以正萬民而政之用斯宏詩則備舉斯民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使誦之者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必出於至纖至悉大學之所謂絮矩孟子所謂得民心有道者胥具於此皇疏引袁氏曰詩有三百篇是以為政者也故夫子望其授政而達也專對如稟命專命之專公羊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所謂通義理識時務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是

專對之道也專對望於學詩者人雖有不平之鳴而本之詩則敦厚人雖有相尤之語而出之詩則溫柔博而不閤於理雅而不病於俗此學詩之所以能言也袁氏曰古人使賦詩而答對其不能者口誦故也云雖多亦奚以為者多指未刪之詩也以用也為語助詞言誦此三百而無用雖誦至三千亦何用也此與思無邪章皆刪詩後之言一言刪之而體始正一言刪之而用已全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云專猶獨者左襄十九年傳專黜諸侯服虔注專獨也易說卦傳姚本震為傳注專一也廣雅釋言專擅也專擅猶專壹皆傳之借說文傳壹也或謂出使有介獨對者不謀於介也說文通訓謂專當作專專猶效也與易震為專誤作專同似未必然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注令教後漢書第五倫傳引從作行

正義曰皇疏引范甯曰上能正己以率物則下不令而自從也上行理僻而制下使正猶立邪表責直影

猶東行求郢而終年不得也蒙案禮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鄭注言民化行不拘於言民之從君如影逐表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皆與此經相表裏何注云云疏曰云教令者說文令發號也爾雅釋詁令告也鹽鐵論詔聖篇令者教也獨斷奉而行之名曰令賈子等齊篇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注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皇本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夫子歎之蘇氏云案世家是時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志無常棄國野死之君故譏之云爾卒之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於越又曰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是皆以為歎二國之衰惟包注

似爲思二國之盛皇疏引衛瓘曰言治亂略同也蒙
案子嘗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齊與魯不
相謀而衛與魯式相好齊晉雖強無非雜霸之術魯
衛雖弱猶有王道之遺蓋周公康叔之流澤長矣夫
子五至衛在衛凡四年與顏雝由蘧伯玉相繼綽實
有倦倦不忍釋手者衛多君子而子荆居室伯玉卷
懷與子賤之品評不相上下魯秉周禮而庶矣一歎
富教兩謨與東周之夢想共此經綸比事以觀聯章
所紀不特期月三年之歎正在衛靈不用之時知夫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之望衛無異於望魯也左定四年傳皆啓以商政
注皆魯衛也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
二國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漢書馮奉世傳立與
野王相代爲太守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
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
公康叔猶二君顏注引此經以證是漢世經師相傳
皆以爲思二國之盛陸稼書困勉錄曰夫子本意正
爲魯秉周禮衛多君子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
人振起之故有惜之之意有望之之意亦有憂之之

意孫邾奔宋之禍將不旋踵而朝歌曲阜之墟不復
永存子蓋有以先窺之矣是由衰以思盛卽由盛以
歎衰漢宋二家說可通貫

包注云云疏曰史記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妣
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
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
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武王
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叔且於魯而相周爲周公武王
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伐誅武庚分殷餘民爲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一封微子啓於宋其一封康叔爲衛君申告康叔
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誥曰已女維小子未
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傳云言女心最
善我心我心惟女所知是康叔睦於周公皇疏睦親
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注王曰荆與蘧瑗始有曰苟合
史鮪並爲君子也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釋文完音桓

正義曰朱注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

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外注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
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朱
子文集云居室猶言處家事語錄云爲屋室借此一
節言也皇疏謂居家能治不爲奢侈故曰善居室苟
苟且非本意也子荆初有財帛不敢言己才力所招
但云是苟且遇合而已復多少勝於前但云苟且得
自全完而已不敢言欲爲久富貴也家道大富亦云
苟且爲美非是性之所欲是以始有卽合少有卽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富有卽美也黃先生曰始有不能聚合而曰苟湊聚
矣少有則合也不能完備而曰苟完備矣富有則完
也不能華美而曰苟華飾矣荆以公子始爵爲大夫
器用之資貨財之給始有少有富有以積漸而至而
其心能知足焉是可取也蒙案老子曰甚愛必大費
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罪莫大於可欲禍
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管
子心術篇曰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
無安心墨子親士篇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

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韓詩外傳卷五云福生於無
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
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貪物而
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
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
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顏氏家訓
止足篇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
情性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耳皮日休
座右銘曰藿食念饑夫其食卽飽矣粗衣思凍民其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衣卽溫矣蓋人之立身不可苟而處境又不得不苟
人之進德毋自足而安命尤貴乎知足公子荆其識
此意也夫

王注云云疏曰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季札適衛
說蘧環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
子未有患也是王注所本昭二十年齊豹之亂公南
楚爲靈公驂乘齊氏射之中肩杜注不言是公子荆
靈公諸子自蒯聵之外有公子起公子郢郢爲公參
乘常遊於郊欲立以爲嗣辭之再三而舉亡人之子

輒冀以厭蒯聵之心弭衛國之亂則其人之賢可知

意即季札所稱及本經之公子荆歟或以郢字子南

即齊豹亂時之公南楚夫楚處南服建都於郢春秋

所書前曰荆後曰楚一國已有二名然則荆也楚也

郢也安知其非一人耶楚遠氏又稱為為氏箴尹又

稱為鍼尹音轉通借隨便書之亦左氏之常例也不

然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非郢何以稱

公子非郢之賢何以當夫子季札之交美不置哉本

經子謂子產不加鄭晏平仲不加齊而獨於公子荆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孫朝則冠以衛字者蓋當時魯哀公之庶子亦有

公子荆左哀二十五年傳公子荆之母嬖公立為夫

人而以荆為太子是也公孫朝亦不僅衛有之魯

有成大夫公孫朝見左昭二十六年傳楚子西之子

武城尹亦曰公孫朝見左哀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

曰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故記者特加衛字以別之

楚與鄭皆有子西不加國名者以上承子產可知為

鄭之子西而非楚之子西無庸別白也至備攷引家

語荆公子年十五而攝相事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

天下誤以荆公子為公子荆周氏柄中辨之矣

子適衛冉有僕注孔子之子之衛冉有御也

皇本作冉子論衡問孔篇風俗通十反篇引同

孔注云云疏曰訓僕為御者說文僕給事者古文作

僕廣雅釋詁使也周禮太僕注侍御于尊者之名左

文十八年傳而使馭僕注御也詩出車召彼僕夫傳

御夫也蓋僕為給使之統名而御車乃僕之一事曲

禮所謂僕者降等是也

子曰庶矣哉注孔子庶眾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言衛民眾多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富之

正義曰朱注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

斂以富之黃先生曰富之之術朱子以制田里薄賦

斂提其綱在春秋時固可行徹法矣後人果何以復

井田而革重斂乎曰此不可易言也荀仲豫謂漢高

祖光武當大亂之後土曠人稀可以行井田而不行

非此時而行井田騷擾不一矣馬氏通考言不封建

不可以行井田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必封建之

時能周知之非周知之不可行也限田之說漢董子

唐陸宣公皆言之陸氏云革弊化人事當有漸則非徐緩以圖不能行限田限田既行而後井田之法可熟議而緩行也賦稅之法後儒以唐之租庸調為善以兩稅為非馬氏通考謂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然而亦豈易言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庶眾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庶屋下眾也从广茷茷古文光言屋下光多也周禮掌節土國用人節注平地多人疏謂若衛國之類衛國皆平土故人民眾多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正義曰皇疏引范甯曰衣食足當訓義方也朱注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黃先生曰恃富者有驕逸之弊教所以節民之侈求富者有豪強兼并之弊教所以化民之爭古者民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君命之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則教所以激民之恥而使之進於道也陸氏稼書曰此章見聖人胸中

全是仁心王道觸處便發庶哉一歎便是老安少懷

心事富教二字即是老安少懷實際因衛而發不但衛當如此庶哉內有望之之意有憂之之意望之者唐虞三代之治當春秋時尚易復也憂之者此時不復將來世變益甚無所底止故即不庶亦應富未富亦應教庶富教雖有次序而富教須與不可緩有及是時明其政刑之意一則此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制猶存即學校尙未有異氏之學整頓尙易不比孟子時欲行井田必先正經界欲復學校必先黜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異端此望之之意也一則風氣漸趨於薄上不富之彼將自謀富黠者必操奇贏以網利強者必恃豪暴以恣取上不教之彼將自爲教君子與君子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以意氣相倚伏一切貨殖游俠異端之徒將雜出於天下此憂之之意也富教二字聖門弟子平居必講明條目如周官王制之所載故冉有不復問如何富之如何教之也今處古制既湮之後須將注中所謂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者各就經典中一一求其實際如大學衍義補文獻

通考二書備載古今沿革之故於此細玩富教條目
亦可得其大概然總之是王道不是霸術是仁政不
是功利宋陳同父自謂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
之心胸究其實只說得漢唐伎倆何其陋也蒙案朱
子所謂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即孟子所以
告齊梁之君者然井田學校必與封建相維繫後世
封建不行井田已廢學校之科條非復往昔亦惟有
變通盡利因時制宜法古聖王之仁心行古聖王之
仁政而已而如其處千百年之後必欲泥二帝三王
之成法徒見其紛擾拘執而不可通行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注孔曰言
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
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

釋文期音基皇本作暮史記世家儒林傳唐書魏知
古疏引俱無可也二字故說統有用我者期月便已
恨不得終三年淹也之說後漢書鮑昱耶顯二傳注
引有成作成功

正義曰皇疏苟誠也可者未足之辭也暮月謂年一
周也一年天氣一周變故人情亦少改也成大成也
三年一閏天道一成故為政治若得三年政亦成也
朱注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解言綱紀布也

有成治功成也精義范氏曰三年天道之成也故唐
虞三載考績周禮三年大比乃可以計成功之時也
許氏東陽曰期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
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已可是治法立有成謂
治化行張氏敬夫曰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
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模也蒙案史
記世家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
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是此言為
夫子將去衛之詞故記者連敘於適衛之後則所謂
已可有成者即富之教之之謨也又漢書公孫宏傳
云周公且治天下暮月而變三年而化是暮月三年
乃古人三九約舉之大數又食貨志曰洪範八政一
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
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
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
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
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堯命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堯命

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阻飢是為政首
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粟
楸遷有無萬國作又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
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
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
寡安亡傾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
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聖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
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
無廢官邑無敖民地無曠土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
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
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
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
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
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
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

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
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
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
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
林數澤原陵斥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
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
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
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
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聖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
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
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雞豚狗彘
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
肉在墜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
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
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
於里有序而鄰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
春令民畢出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鄉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

明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十三 四十四 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戶牖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

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班氏本周官王制孟子所陳之王道分疏期月三年必世之成功序次詳明議論平實不必別求新異高語神通而聖王富教之謨不出其範圍之外於以歎班史之純

明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十三 四十五 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訓苟為誠者廣雅釋詁同期說文會也从月古文作冂从日字亦作朞从日月者月與日會是期月之正字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疏謂不能期匝一月而守之是也此經期乃棋之借說文棋復其時也从禾禾一歲一熟與秋季同意故廣雅釋詁棋季也易繫辭當期之日書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士虞禮期而小祥皆借期為棋此經之期月謂匝一年十二月也與中庸之期月匝一月三十日者不同又內則言期朝左昭廿三年傳叔孫且而立期

焉注從旦至暮為期是謂匝一日十二時皆以期會之義引申之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王曰勝殘者勝殘暴之

人使不為惡也去誠者是言也故孔子信之也

釋文勝音升史記文帝紀漢書刑法志引皆謹邦作國

正義曰朱注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

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

也程伯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純厚幾致刑

措庶乎其近之矣外注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四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

止此皇疏善人謂賢人也為者治也為邦謂為諸侯

也言賢人為諸侯已百年則殘暴不起所以刑辟無

用袁氏曰善人謂體善德賢人也言化當有漸任善

用賢則可止刑任惡則殺愈生也陸稼書困勉錄曰

善人以己之善化人之不善故可以勝殘去殺即所

謂子欲善而民善矣周季侯曰時至春秋專尚殘酷

一片俱是殺業世界夫子慘然有痛於心故慨然遐

想古人之言謂不必聖王制世便得善人亦可以勝

殘去殺此一字一滴淚也誠哉是言所以逆折夫世

之言刑名法術者總之王道非督責之術循良非且

夕之功耳蒙案勝克也去除也勝殘謂克其殘暴之

氣去殺謂除其慘殺之心皆化不善以為善也若刑

期無刑殺以止殺雖唐虞亦有四凶之罪成周不無

三監之誅王注以為不用刑殺似未必然然細思四

字雖不必分二解而殘與殺究有淺深勝與去亦有

難易蓋世運之否泰無殊天地之陰陽由來已非一

朝轉移亦須有漸夫春秋一殘殺之天下也否塞晦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四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盲壞亂已極欲以一杯之水救一輿薪之火至則沒

焉而已矣多見其不知量也惟聖人有旋乾轉坤之

力而不克施其撥亂反正之功一旦慨然思為邦之

有善人而善人又必百年夫然後乃能僅僅勝之而

徐徐去之也嗚呼悲天憫人聖人之心亦苦矣

王注云云疏曰周禮大司馬放殺其君則殘之注殘

殺也西山經五殘注五刑殘殺之氣也是殘殺古本

通訓王注以殘為殘暴殺為刑殺分作二解朱子從

之似非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誠信也說文同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注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

乃成也

釋文王子況反又如字史記孝文紀論衡宣漢篇引而後作然後

正義曰朱注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

世仁謂教化浹也程伯子曰周自文王至於成王而

後禮樂興即其效也外注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

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

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

明學子論叢解義疏

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禮緇衣引子

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孔疏禹承堯舜禪代之

後其民易化論語所稱者謂承離亂之後故必世乃

後仁鄭注論語云周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

承四世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

殷紂敝化之後故也鄭注又見詩皇矣疏皇疏引顏

延之曰革命之王必漸化物以善道染亂之民未能

從道而為化不得無威刑之用則仁施未全改物之

道必須易世使正化德教不行暴亂則刑罰可措仁

功可成樂肇曰習亂俗雖畏法刑而猶未能化也必

待世變人改生習治道然後仁化成也刑措成康化

隆文景由亂民之世易殷秦之俗遠也顏氏樂氏意

本鄭注以父子相繼易世為言禮王制言制國用以

三十年之通孟子言有菽粟如水火而民仁班氏食

貨志即本此意謂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以德流

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一世三十

年舉成數也黃先生曰仁者相親偶之謂也禮經解

曰上下相親之謂仁禮運曰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明學子論叢解義疏

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子貨惡其棄地不必藏於己力惡不出於身不必

為己是仁道成也蒙案仁即醫經手足痿痺不仁之

仁與上殘字殺字正相反如有字必字與上亦可以

字相呼應蓋王者久道化成由一身而及一家由一

家而及一國由一國而及天下所謂重熙累洽周浹

旁皇直以天下為一家中國如一人則宇宙內無非

太和之翔洽生理之貫通而已張敬夫謂非仁心涵

養之深仁政熏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

及矣子謂夫子為之以過化存神之妙施立道綏動

之猷直須三年與禹繼堯舜同此夫子所以賢於堯舜也三年有成者成此仁也

孔注云云疏曰說文三十年為一世从井而曳長之引申之父子相繼亦為世周禮大行人世相朝也禮運大人世及以為禮皆是訓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考文一本人上有其字

正義曰正與政古本互訓說文政正也釋名政下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至三 四明叢書 約刪刊本

取正也周禮夏官注政所以正不正者也是以正訓

政也書大傳注禮文王世子注正者政也周禮燕正

注正之言政也是以政訓正也孟子曰大人者正己

而物正者也上正其君下正其民皆是也或謂前章

言令所正惟民此章言正所正者廣故困學紀聞云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

則可以事驕主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隗

以素行賈氏無以害王氏引史以證此經所賅甚廣

然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屬君從政屬臣此章明言

從政似專為大夫而發故或問晁氏說專以臣言皇疏引江熙曰從政者以正人為事也身不正那能正人乎先提從政亦此意也

冉子退朝注用曰謂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注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子曰其事也注馬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

吾其與聞之注馬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

釋文朝直遙反周云君之朝鄭云季氏朝晏於諫反與音預周應賓九經攷異曰內府本作冉有筆解本同翟氏曰此與適衛章並以作冉有為是然釋文石經諸本均未有作冉有者朱子或問云論語中問子冉子亦或稱子者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幸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至三 四明叢書 約刪刊本

正義曰朱注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

晚也政國政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

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

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

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

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

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

教冉有之意深矣蒙案釋文及詩緇衣疏皆引鄭君

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邢疏謂鄭以冉有臣於季氏

故以朝爲季氏之朝禮檀弓下滕成公之喪惠伯曰政也鄭注政君命所爲孔疏引鄭君論語注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故云其事也如有政似朱注卽本鄭君之意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各有內外朝又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是季氏本有朝季氏之朝本可議國家之政事而爲之家臣者要惟與議於私朝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不得從議於公朝則周注以爲魯君之朝者非也公事曰政私事曰事對言原有分別左昭二十五年傳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注在君爲政在臣爲事北魏書帝問高閭論語稱冉子退朝曰有政子曰其事也何者爲政何者爲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也此皆對言之說與鄭君合蓋政之訓爲匡正革故鼎新主於君者謂之政事之訓爲吏職奉令承教行於臣者謂之事是鄭君與馬注意非不相通然混言之夫子稱孝友是亦爲政故公朝有

政事私朝亦可言政事皇疏引樂肇曰案稱政事冉有季路未有不知其名而能職其事者斯蓋微言以譏季氏專政之辭若以家臣無與政之理則二三子爲宰而問政者多矣未聞夫子有譏焉樂氏說是也然則此時所議者必係更改舊章非常之政故一時不能驟決會朝而至於晏皇疏晏晚也朝廷曰退范甯曰冉有早朝晚退故孔子疑而問之也凡常朝向無晏退之時晏退必有非常之議國語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冉有正同夫晉鑄刑鼎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謂宜守唐叔所受之法魯用田賦子告以有周公所貽之典舊貫可仍何必改作萬一更張祖制搆建非常亦當會議於公朝僉謀於黎老左哀十一年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問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此卽夫子與聞之證未悉此時所議爲何其或別有改制歟抑其欲用田賦因夫子之不言而不復再商歟要皆不可知而冉子曰有政其必扞自更張非常之大事可知也夫子詰其晏早知其有政如無政何以不早

退既有政何以不與聞禮云公事不私議蓋深惡季氏之專而斥其擅自更張也陸子謂魯國此時已無政然夫子嘗稱魯衛之政矣朱子謂私朝不應議國政夫子又自言政逮大夫矣至謂國君所行之政必使致仕之老與其聞知則國家不勝其煩而遺老亦嫌多事夫子又嘗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矣

周注云云疏曰陳氏禮書據國語謂卿大夫有一朝大夫有二門故有二朝魯語言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是一朝均在寢門外黃先生謂外朝當在大門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至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外內朝當在寢門之外是也國語韋注以外朝為君之公朝甬上萬氏以二朝為當時之僭制皆未必然周注以退朝為罷朝於魯君冉子既為季氏宰何以朝於公朝耶考左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是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於朝中之地不得並朝於魯君之朝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如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辭其家臣也左襄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是家臣

朝於私朝之證也禮玉藻云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揖其臣乃行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大夫先視私朝然後朝君入公朝當辨色之時視私朝猶在未明之候此冉子退朝之晏夫子所以必問也晏說文訓天清羽獵賦天清日晏注無雲之處也訓晚者時之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與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注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與國也幾近也育近一言可與國也

考文古本無也字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至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朱注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閒未可以如此而期必其效蒙案王注以幾訓近讀言不可以若是作一句其幾也三字作一句似於經文不順朱注以幾訓期讀正經文作一句而與下文不幾乎語意又未洽黃先生謂幾乃幾之借爾雅說文皆云幾乞也乞本訓終淮南繆稱訓注幾亦訓終然云不可若是其終也不終乎似與經傳言幾乎庶幾乎幾幾乎者通例又未合攻之說文幾敬也殆也从幾从成成兵守也絲而兵守者危也易繫辭傳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爾雅釋詁幾訓危惟其危殆故迫近惟其迫近故期望因而為希冀之詞又因而為殆及之詞或單言幾或單言庶或連言庶幾或疊言幾幾皆一義之引申也未有一言而危殆迫切如是者初念之辭也倘有一言如是而豈非危殆迫切者轉念之辭也是在好學深思者善會其意不可以其辭而害志也

王注云云疏曰云幾近也者爾雅釋詁文易小畜月幾望禮樂記知樂則幾於禮矣幾皆訓近幾於斤一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至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聲之轉故或借為近為頤為圻為祈史記老莊申韓傳則幾矣索隱庶也淮南要略訓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注庶幾也庶幾費鳳別碑作庶幾亦近也朱子訓期者觀之借詩楚茨傳幾期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

一言而與邦乎

注孔子事不可以一言而成也如知此則可近也釋文易以鼓反考文曰上有而字皇本難也上無之字

正義曰朱注當時有此言也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為定公

言故不及臣也真氏西山曰大禹言君臣之義敬之

以克艱之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為艱則存敬畏之心

以為易則啓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所自分也孔子

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

也蒙案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

又禹謨乃東晉所出偽古文大抵掇拾古經傳而成

其即本於夫子之言歟抑夫子之言所本歟均未可

知也晉語郭偃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

難其易也將至矣尸子孔子曰商汝知君之為君乎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至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是皆專責為

君之難也

孔注云云疏曰幾訓迫近切近未始不可如鮮矣仁

言鮮則絕無可知古人下字寬也孔注以近與成分

作二解以致王肅誤會殊失乎字語妙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子違也

注孔子曰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

釋文喪息浪反樂音洛皇本喪邦上有可以字高麗本有可字莫子上皆有樂字

正義曰朱注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蒙案韓非子外儲篇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夫子所舉其即晉平公之言歟亦未可知也

孔注云云疏曰注連言三樂字似其言上莫予上有樂字皇本是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注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則近一言而喪國也

晉書潘尼傳引不幾乎作其庶幾乎水經滄水注引作幾乎

正義曰朱注引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

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精義楊

氏曰知為君之難必思所以圖其易欲言而莫予違

則法家拂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邦之興喪不其

幾乎大禹之告其君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

乃又舜之戒其臣下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亦為是

而已威氏鶴泉曰定公非真欲興魯意以失政之久

令不行於臣下冀一振君權子以其取必一言便不

曉為君之難因述人言見君臣上下雖有定分君當

知難不可以分自恃臣亦當知不易而盡其分蓋與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同此意公因子言憶及乾

侯前事復有喪邦之問子知公深病三家之違有甚

不樂為君之意益愷切言之謂君自無違德而責臣

下之從則可如已先未善而欲其無違是君使臣不

以禮而專咎事君之不忠非獨勢不行變且莫測昭

定哀三世喪邦者二定獨幸全得力於夫子告戒者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多矣惜其不能以禮自強耳傳曰唯禮可以已亂善

獨在言乎哉蒙案此章當與君使臣事君章參看

威氏之論確切時世君驕臣諂之防猶為大概言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釋文葉舒涉反說音悅葉中从去避唐諱也公羊成十五年傳注引問政下有子孔子三字

正義曰朱注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

而後遠者來也皇疏言為政之道能使近民懽悅則

遠人來至引江熙曰邊國之人豪氣不除物情不附

故以悅近諭之蒙案葉地在方城外為楚邊疆重鎮

故以子高重望居之楚所近莫如陳蔡許最遠莫如鄭鄭不服楚楚不能爭霸於中原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後漢書崔寔傳北齊書陽斐傳皆言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墨子耕柱篇引仲尼對葉公子高云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是當時楚之要務惟在於服遠然而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未有近人不服而能柔遠人者中說王道篇曰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故韓非子難篇謂孔子答以悅近而來遠說苑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而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與韓非子少異此皆推本之論也史記世家謂政在來遠附邇則倒置矣陶氏釋地曰葉楚縣名故城距今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全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即此越王無疆曰夏路以左劉氏注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括地志楚嘗爭霸中國連山累石於此以為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宜以沈諸梁鎮撫焉左傳成公十五年許靈公畏偃於鄭楚遷許於葉則葉為許地昭公九年傳遷許於城父遷方城外入於許則葉復入楚昭公十三年楚平王復封陳蔡許仍居葉十八年王子勝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讎不可啓乃遷許於析而葉地復入楚蓋葉連方城乃楚國之重地遠近之樞紐葉公鎮此地夫子畫此策均非漫然也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注鄭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注孔曰事不可速則不達矣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釋文莒居呂反父音甫無欲作毋云音無臯本上作無下作毋考文云古本上無下毋足利本上毋下無翟氏曰二言一體未必字有簡別也正義曰朱注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全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外注程伯
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
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張氏南軒曰欲
速則急於成而所為者必苛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
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而反以害大事不欲速不見
小利則平心易氣正誼明道為其可繼而已矣以子
夏之規模近小故夫子以此告之趙氏鹿泉曰莒父
下邑政久廢弛民亦無多望於上之安全盡善者子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三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國刑本

夏急圖改弦更張或以規近效期小康則迫而致之
苟而安之矣黃先生曰事必審乎先後緩急之條理
不急於功而功始成否則貪功適以喪功也蘇湮洪
水九載績用弗成禹之疏濬行所無事八年而告成
功是其一驗必世後仁百年去殺亦時之必然者也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
讀此尤可祛欲速之弊小利之利亦以利民者言但
就小則所失在大為偏隅謀生養不宏體國經野之
謨為一時費經營不用長治久安之策雖後世之稱

善治者猶未免此夫子之所戒也管仲天下才而弊
在欲速見小漢唐稱盛治輒言王霸道雜弊亦同此
無欲速見小之心此黜霸崇王之政也蓋亦因所問
而答之

鄭注云云疏曰閻氏釋地云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
父及霄杜注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
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
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周氏
柄中曰此說亦未可據蓋杜氏備晉之說本係臆揣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三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國刑本

即備晉亦不必定是西鄙與朝歌密邇者既無從實
指其地闕疑可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注孔曰直躬直身而行也其父攘羊

而子證之注周日有因前盜曰攘

釋文語魚據反直躬孔云躬身也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據如羊反

正義曰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
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于君而曲于父執而罪之
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
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

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二書所載蓋與葉公所語同一事皇疏引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訾毀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蒙案葉公之生平識曰公之必亂是其智也定楚國之大難是其仁也事定而以令尹司馬讓子西子期之子急流而勇退是又其勇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至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智仁勇三德備於一身而其論曰公之爲人則曰復言非信期死非勇而願以證父爲直乎蓋其人精悍斷決性不容非一聞近悅遠來之說意謂近世人心叵測竟有喪情害理而屈曲盜名如直躬者必不能容忍而取悅於黨也故於論政之餘聊與夫子相答述韓非所云殺直躬之令尹子直以爲葉公也善乎張氏卓庵曰葉公乃驚歎之意非以證父攘羊爲直爲其時有若人者舉以告孔子耳江熙之說非也孔注云云疏曰釋文引孔云躬身也者說文同又引

鄭本躬作弓云直人名弓說與孔注異莊子盜跖篇直躬證父尾生溺死淮南子汜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二書皆以直躬爲人名故與尾生對舉淮南高注直人躬楚之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高說與鄭君合蓋古本作弓不作躬躬說文本作躬或字作躬躬在冬部弓在登部古惟同母不同韻直在心而不躬乃直人之名而非直人之身也況考工記玉人職信圭侯守之躬圭伯守之信卽身也信直而躬曲直人何以不言直身而反云直躬耶則躬爲其名無疑也至廣韻廿四職云直正也又姓楚人直弓之後是并以直弓爲姓名然通志氏族略以吉德爲氏類未嘗收及直氏則廣韻未足據也又新序節士篇韓詩外傳二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公而好直王使爲理其父殺人奢追而縱之自告於廷刎頸而死下引此經子爲父隱以證其人其事皆與直躬異而或乃附會之鑿矣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至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周注云云疏曰書微子攘竊神祇之犧牲馬注因來而取曰攘往取曰竊呂刑奪攘擄度鄭注有因而盜曰攘孟子月攘一雞趙注取自來之物也皆與周注同攘本古推讓之正字或以攘奪為毀之假借毀亂也或以為纒之引申纒援臂也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釋文為干為反韓詩外傳入新序節士篇皇疏幾諫章引皆以于為父隱句置前而此章疏引樊光曰父為子隱者欲求子孝也父必先為慈家風由父故先稱父是經文不可易也

明男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三 六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引范甯曰夫所謂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隱諱則傷教被義長不孝之風焉以為直哉故相隱乃可為直耳今王法許期親以上得相為隱不問其罪蓋合先王之典章刑疏曰子苟有過父為隱之則慈也父苟有過子為隱之則孝也孝慈則忠忠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漢宣帝詔曰父子夫婦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象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豈能忘之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

母皆勿坐此皇疏刑疏所本也朱注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外注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耶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吳氏曰直天理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大者也二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貴乎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固有所不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徒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明男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三 六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朱子或問曰楊氏之說本於情侯氏之說本平理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泛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其必順此而皆可以為直也邪苟順其情而皆可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碻之父子皆拂其情而陷於曲矣而可乎哉陸稼書困勉錄曰情與理必相準天理內之人情乃是真人

情人情內之天理乃是真天理直躬證父此人情外之天理也霍光夫婦相隱此天理外之人情也夫子所謂父子相隱乃為天理人情之至蒙案天理即本於人情經常尤貴乎權變人之貴直常理也而較之以父子之情則一身之名輕而父子之恩重直躬之證父傷情害理者也未妻之愛常情也而較之以君國之事則夫妻之情輕而君國之事重霍光之蔽婦徇私害公者也全君臣之大義而不能兼全父子之情古人有行之者石碣是也顧國家之大事而不能

明子論語集注卷十三 六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兼顧兄弟之情古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夫惟聖人乃可以行權惟能用權斯合乎人情之至即所謂天理也權者反乎經而仍合乎道者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注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也御覽引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外注程伯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一語也充之則睥面益背

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皇疏引江熙曰恭敬忠君子任性而行己所以為仁也本不為外物故以夷狄不可棄而不行也若不行於無常則偽斯見矣偽見則去仁邈也楊龜山文集胡德輝問此章與子張問行章語意正類或說問仁乃問行爾字之誤也有諸答曰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也其語相似無足疑者蒙案爾雅恭敬互訓說文恭敬皆訓肅君子有九思貌思恭事思敬禮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此朱子恭主容敬主事之說也書無逸孔

明子論語集注卷十三 七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疏引鄭君注云恭在貌敬在心曲禮毋不敬何允注在貌為恭在心為敬此朱子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說也而漢書五行志又云內曰恭外曰敬要之恭見於外必本於心之無傲慢初非飾巧令以取仁也敬主乎中必徵諸事之不敢忽初非守寂靜以求仁也故合而言之當曰恭主容敬主事皆見於外而必本於中至於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朱子本謂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而此經則曰與人忠蓋忠恕本一貫之道恭敬無兩候之分統人已合內外然後可

以克己而復禮然後可以行恕而愛人此經以三者言仁朱子謂包括顏淵仲弓二章之意者是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夷狄無禮義者爾雅釋地九夷八

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錯舉夷狄首文互見也曲禮

疏引李巡注御覽引舍人注云四海遠於四荒晦冥

無識不可教誨故曰四海詩蓼蕭疏引孫炎注云海

之言晦晦闇無禮義也然春秋之夷狄多有錯居於

中國者如戎狄之鄰晉淮徐之近魯萊牟之在齊以

至秦楚吳越尚謂之戎蠻故間為士君子所游歷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會亦與古不同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注孔曰有恥有

所不為也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釋文使所吏反筆解謂之作以為又以宗族稱孝二句為首節以行已有恥四句為次節云孝悌為百行之首無以上之者臆說也

正義曰朱注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

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

能言而已精義楊氏曰行已有恥則必不為可賤之

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其材可以任事能不為而

能為者也此皆以二事申說而朱子語錄又以不辱

其身與不辱君命作平列要之有言必本於有德有

守而後能有為說文恥辱互訓恥之存於心者曰恥

恥之見於事者曰辱恥與辱實相因行事惟恐其有

辱故為人莫重於有恥說苑說叢篇云恥辱者再之

決也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禮衰公問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曾子

制言上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故君子不貴與道

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

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富以苛不如貧以譽生以

辱不如死以榮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

恥矣趙注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人能恥己之無所

恥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類也即

引論語以證蓋存於心者不可以無恥而行於事者

又不可以有恥故必行己先有恥而後君命斯不辱

或以行己有恥為統章之貫無不可也皇疏引李充

曰當其宜行則恥己之不及及其宜止則恥己之不

免為人臣則恥其君不如堯舜處濁世則恥不獨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子將出言則恥躬之不逮是恥之所賅甚廣而使
命之不辱特己之所行之見端也孟子又曰恥之於
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趙氏章指言不慕大
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
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之云呂覽貴公篇云隰朋
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管子小匡篇云於諸侯使隰朋爲行尹知章注行行
人也由是可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必是行己有
恥之人皇疏又引李充曰古之良使者受命不受辭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有權宜則與時消息排患釋難解紛挫銳者可謂
良也然而出使大事君國之安危所係一己之名節
攸關不特諳練事宜尤須振勵風操困勉錄謂使不
辱命如孔道輔使契丹斥其侮慢先聖又如解揚之
致宋命蹶由之犒楚師陸賈之使南越富弼之使契
丹顏真卿之宣慰李希烈蘇武之於匈奴洪皓張邵
朱弁之於金此皆不辱君命無非行己有恥之人也
子貢長於言語史記弟子傳謂孔子常黜其辯子貢
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一出存魯亂

齊破吳彊晉而霸越故此章不重使才而重志節行
己有恥一章之統貫也下章之狂狷正是行己有恥
之人

孔注云云疏曰云有恥有所不爲者注探下章狂狷
言之孟子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趙注人不爲
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又章指言貴廉賤恥乃有
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申孔注以有所不爲詎有恥
惟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是直貫統章而非但不
恥不辱而已也趙氏以不爲苟得詎有恥荀子不苟
篇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
當之爲貴是卽所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釋文弟亦作悌同大計反皇本高麗本作悌

正義曰朱注此本立而才不足者改爲其次皇疏引
繆協曰雖孝稱於宗族悌及於鄉黨而行或爲未悌
使於四方猶未能備故爲之次者也蒙案中庸稱武
周之達孝孟子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孝經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
於四海無所不通禮祭義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
天地薄之而鴻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發諸朝
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獫狁修乎軍旅則是孝
悌乃爲人之本百行之先也韓李筆解以此二句爲
首節行已四句爲次節原非無意但此章專重行已
有恥第一節謂有恥之見於君國者第二節謂有恥
之見於宗黨者第三節謂有恥之見於言行者似以
行之廣狹分優劣孝悌爲行己之大端苟能如舜之

明子論彙纂卷十三 王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底豫允若武周之繼志述事已之所行不難由家國
而推諸四海而此但見稱於同姓見稱於同里乃所
謂一鄉之善士也故以爲士之次後漢延篤仁孝先
後論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
根本也仁以枝葉扶蘇爲大而孝以心體本根爲先
是知孝悌乃行己之本務而行己須充孝悌之全量
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
以爲次矣注期日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硜硜者
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也

釋文行下孟反硜音耕反文選三國名臣序注引矣
作也陸宣公集引或作也

正義曰朱注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
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
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次則市井之人不復可
爲士矣精義程子明道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
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
人對大人爲小非爲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爲士朱
子或問謂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
慢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皇疏云硜硜堅正

明子論彙纂卷十三 王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難移之貌也小人爲惡堅執難化今小人之士必行
信果守志不迴如小人也抑語助也凡事欲強使相
關亦多云抑言此小行亦強可爲士之次也李充曰
言可覆而行必成雖爲小器取其能有所立繆協曰
果成也言必合乎信行必期諸成君子之體其業大
哉雖行硜硜之小器而能必信必果取其與有成
抑亦可爲士之次也蒙案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趙注果能也大人杖義義有不
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

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
義所在章指言大人之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求合
義也朱子引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
信果未必合義蓋言行原期信果而信果尤貴合義
必信必果者往往取必於信果而未能取必於合義
然其志未嘗不求合義且自以為所言所行之合義
故堅執不迴言之信而行之果是其弊在識未精而
志節猶可取向不失為有恥之士非若堅忍犯義之
小人假仁假義之鄉愿所可同日語也

明學子論彙解義疏 卷十三

七十四 明叢書
初編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果訓敢者果能一聲之轉本經惡果
敢而望者由也果包注果哉皇疏皆訓敢晉語其身
果而辭順注謂敢行其志也廣雅信果又互訓淮南
道應篇令不果往注誠也是又木實之引申也硜硜
小人之貌者硜字說文所無樂記石聲磬注當為磬
史記樂書作石聲硜是以為磬之借也王肅注硜聲
果勁又以為勁之借也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趙注
引論語悻悻然小人哉為證孫奭音義謂悻字或作
硜論語音鐙悻又說文所無楚辭作悻悻很也直也

要之疊字形容本無定字故皇疏以為堅正難移之
貌也朱子謂小石之堅確以从石取義筆解謂硜硜
勇敢貌非小人也小當為之字之誤是不知儒有小
人儒士亦有小人之士猶言樊遲之小人非惡人也
何得輕改經文抑皇疏謂語助是也詩十月之交抑
此皇父韓詩抑意也中庸抑而強與注辭也易繫辭
噫亦要存亡吉凶秦策意亦思乎史記吳王濞傳億
亦可乎皆與抑亦義同皇疏又以強詰抑則又按抑
之引申非鄭君意也

明學子論彙解義疏 卷十三

七十八 明叢書
初編刊本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注鄭
心不平之聲也筭竹器
容斗二升者也算數也
釋文噫於其反筭所交反算悉亂反本或作筭漢書
公孫賀傳贊鹽鐵論中論俱引作選
正義曰朱注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斗量名
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子貢
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此言之或疑夫子之言不宜如
此過厲而以斗筭為自遜之詞是又過卑黃先生謂
從政者有可選擇即有恥不辱孝悌信果者也此外
則為斗筭之人何必選擇而數之非概斥當時之從

政者蒙案朱子以從政爲大夫故以爲如魯三家之屬然當時列國不乏名卿卽魯三家之內亦非絕無可取之人蓋從政似賅卿大夫士而言曾子立事篇云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阮氏元注所予從政謂家臣也王制云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禮運云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古者家臣不得與士齒不敢干國政至春秋則陪臣執國命矣執國命非從政而何然則此章本問士當謂士之從政者或爲家臣或爲邑宰除聖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五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門諸弟子外大抵非唯阿取容卽叛逆作亂其實皆斗筭之人再下至戰國則無非濫竽竊吹雞鳴狗盜之輩何足挂人齒頰哉史記弟子傳孔子謂公皙哀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蓋深鄙之也此夫子所以思狂狷也不然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何以言之過厲若是哉

鄭注云云疏曰云噫心不平聲者本經噫言游過矣孔注同史記魯仲連傳噫嘻亦太甚矣索隱不平之聲公羊哀十四年傳子曰噫注咄嗟貌以聲爲貌非

也說文無筭字惟有籍籍云籍飯莒也受五升秦謂筭爲籍又云陳留謂飯帚爲籍一曰飯器容五升一曰宋魏謂箸筭爲籍廣雅筭筭也方言筭南楚謂之筭趙魏之郊謂之筭筭是卽說文所云飯器也廣雅又云籩筭桶櫛籩筭也方言筭筭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筭或謂之籩目關而西謂之桶櫛是卽說文所云筭筭也廣雅又云籍謂之筭是卽說文所云飯帚也蓋筭本飯器正字作籍借字作筭別義又爲筭筭而籍乃飯帚之正字也禮雜記筭衡釋文竹器也士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八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喪禮下篇筭三黍稷麥鄭注筭筭種類也其容蓋與籩同一穀也考工記陶人注豆實三而成穀則穀受斗二升是鄭以筭容斗二升與說文五升不同本經筭與斗並言所對應與斗異文選王命論斗筭之子注引漢書音義筭受一斗非也以數訓筭與說文同筭爲數筭數之器爲筭二字迥異筭與選通一切經音義引三蒼筭選也漢書公孫賀傳車丞相贊引此經並云何足選也鹽鐵論雜事篇引云何足選哉書盤庚世選爾勞詩柏舟不可選也皆筭之借選說文

一曰擇也故爾雅舍人注擇數之曰算算又與撰通

易繫辭雜物撰德鄭本作算德注云算數也周禮大

司馬撰車徒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也意與此

注同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注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狂狷者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注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

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者也

釋文狷音絹考文補遺古本無必也也字孟子狷作狷後漢書獨行傳序引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云云注以下二句為記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

明明子論語集注卷十三 全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孟子云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

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

謂狂矣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

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

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趙注云中道中正之大道

也狂者能進取狷者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

狂狷次善者故思之也詩載馳疏引鄭君注曰狂能

進取者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概之義也皇

疏引江熙曰狂者知進而不知退知取而不知與狷

者急狹能有所不為皆不中道也然率其天真不為

偽也季世澆薄言與實違背心以惡時飾詐以誇物

是以錄狂狷之一法也朱注曰行道也狂者志極高

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

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

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

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

而已也黃元同曰中庸不可能學者必自剛始狂士

明明子論語集注卷十三 全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遠法古人不顧時俗固剛者也狷士不屑不潔持守

甚堅亦剛者也鄉愿能申是非之不忤於世者而忤

世之是非怵然不敢言不敢行闐然媚於世是柔者

也蒙案聖門中行之資惟顏子次之閔子二冉亦同

居德行之科其餘皆狂狷也曾皙琴張固稱狂士而

子貢子路之屬亦未始非狂之類原憲季次固稱狷

士而曾子子夏之屬亦未始非狷之類儒教重剛德

故孔子始狂狷狂者其志高其識明高且明剛德也

狷者其守堅其節強堅且強亦剛德也子欲得狂狷

卽思見剛者之意也子又嘗歎善人不得見而思見有恆者此章包注謂取狂狷之恆一孟子趙注謂以狂狷次善者是子欲得狂狷亦思見有恆之意也然則朱子所云謹厚之人上之固不失爲善人下之卽流而爲鄉愿鄉愿者貌爲善人而實無恆之人也故下章卽戒人而無恆者

包注云云疏曰說文狷狷犬也古文作狷从心者乃狂狷之正字包云狂者進取於善道卽孟子趙注所云嚶嚶志大言大向往於古道者也洪範五行傳失

明學子論語集解

卷十三

全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賈子大政篇知善而弗行謂之狂韓非子解老篇心不能審得失之地謂之狂是皆狂妄之狂而非狂狷之狂也說文無狷字恚也字林恚含怒也聲類恚憂貌均非狷介之意孟子作猥音義丁音絹與狷同說文犬部猥疾跳也一曰急也又心部懷急也莊子釋文引三蒼懷急腹也蓋不屑不潔性之急狹者也孫叔敖碑術節高義晉語小心狷介注守分有所不爲也意與包注合說文段注云論語狷孟子作猥其實當作懷然則猥猥術

皆借字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注孔曰南人也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善夫人之言也釋文醫於其反夫音符考文足利本夫作談

正義曰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鄭注云恆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猶道也言喪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此經作巫醫禮

明學子論語集解

卷十三

全四

四明叢書

云爲卜筮與下文不占之意正相連貫然巫醫卜筮並以治人之疾鄭君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非以無常之人自爲巫醫也皇疏云人若性行無常則巫醫爲治之不差故云不可作巫醫歐陽行周云巫以鬼神占醫以筋脈體無恆之人筋脈不足以自體鬼神不足以爲占歐陽說正同皇疏蓋無恆之人猶今人有疾忽而信巫忽而信醫進退無據反覆無常不可作巫醫謂不能爲無恆之人作巫醫猶左氏傳所云不可爲也禮記又引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

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禮意謂無恆惡德之人鬼神所不享即龜筮所不占也鄭注云惡德無恆之德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其意似謂無恆之人不可使事鬼神故皇疏又一說云言不可使無恆之人為巫醫也衛瓘曰言無恆之人乃不可以為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而況其餘乎朱子本之云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猶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此正皇疏之後一說也然於

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十三 八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亦非賤役也
孔注云云疏曰禮記孔疏云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蓋殷人重巫故咸賢父子又王家廣雅釋詁醫巫也管子權修篇好用巫醫巫醫古同類醫藥卜筮周屬太史古統於巫呂覽勿躬篇巫彭作醫巫咸作筮郭璞巫咸山賦序言巫咸以鴻術為帝醫山海經大荒日月所入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枚乘七發扁鵲治外巫咸治內醫家十科有祝由故醫字或

从巫作鑿筮亦从巫皆巫所統也禮記明云古之遺言似南人乃商人之謬方氏觀旭謂殷故都在魯南故稱南國之人未必然也

鄭注云云疏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十一字當作一句讀不可以作巫醫乃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非無常之人不可為巫醫也作訓為非訓治黃先生以治訓作巫醫不能治句絕言所以不能治此業者以其人之無常也意欲會通朱注然於下易所占句終未融洽

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十三 八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注孔曰此易恆卦之辭也子曰不占而已矣注鄭曰易所以占吉凶也
集注云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

正義曰禮記引易恆卦九三爻辭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又引六五爻辭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鄭注羞猶辱也偵問也蒙案偵易作貞說文貞卜問也易言卜此經言占意本一貫故或疑上文之巫醫為卜筮之誤然巫醫卜筮古本相通易所不占即禮經所云龜筮猶不能知鄭君禮注所云卦兆不能見其

情定其吉凶也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楚辭卜居
詹尹曰龜策誠不能知此事皆同此意鄭君易本或
字作咸咸皆也不一人之詞皇疏本之云或常也言
羞辱常承之引詩天保箋老子河上公注以為證然
本經字作或或古多與有通用穀梁傳一有一亡曰
或易文言傳或之者疑之也故朱子易本義云或者
不知其人之詞言不知其所自來也用或較為警惕
承本訓奉朱注訓進引申之義也朱子同皇疏後一
說而於不占之義不能詳轉引楊氏曰君子於易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不占而
已矣意雖略通而於上下節終分兩概皇疏謂無恆
之人非唯不可作巫醫亦不可以為卜筮故曰不占
而已矣是南人有兩時兩語孔子兩稱之豈知巫醫
不能治即卜筮不能占卜筮巫醫初無二理而已矣
者未如之何豈以無恆之人尙望其能治人占人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易恆卦辭者九三爻辭也史徵口
訣義曰居下卦之上即是進慕高位處上卦之下又
欲靜退自守故不恆守其一德是執心不定德行无

恆即有恥辱至焉孔氏云德無常則羞辱承之是也
鄭注云云疏曰鄭君意與禮注無異黃先生謂鄭意
以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占吉凶者必知羞之所自來
而翻然改也無恆則於易直不占而已是欲以朱注
通鄭意然鄭注謂無恆之人易所不占非謂無恆之
人不占於易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注君子心相然其
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
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

正義曰說文和作味云相應也从口禾聲詩擗兮唱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子和女列子周穆王篇王和之注云答也答之言合
也引申之合樂則為龡龡調也周語聲相應保曰龡
又樂從和注八音克諧也合食則為盃盃調味也周
禮內饗煎和之事注齊以五味食醫掌和王之六食
注和謂也周書諡法解和會也說文同合會也从口
从口△口為合△口為同猶味之从口無二義也廣
雅釋詁同皆也皆之言諧猶龡之訓諧也虞書同律
度周禮司徒同衣服注云猶齊也齊之言劑猶盃之
訓齊也是則和與同本無二義故禮運是為大同注

同猶和也然則和與同之爲合猶周與比之爲密泰與驕之爲大混言之則無異而析言之則有別也周語蘇同可觀韋注以可去否曰蘇一心不二曰同左昭二十年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過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替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齊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旋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朱注云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外注引尹氏曰君子尙義故有不同小人

尙利安得而和或問云晏子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似不可引以爲證蓋此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及今如出一軌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會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焉此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同異可否之私而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是必於立異然後可以爲和而不同也豈非矯枉過直之論哉蒙案晏子以事君進言立論卽周禮大司樂注剛柔適爲和周書王佩解注可否相濟曰和鄭語以它平它謂之和之說也朱子以交友取人立論卽歐陽公朋黨論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故君子有黨而小人無黨之說也然要皆本義理之可否爲事物之從違隨識趣之公私見性情之

同異非必立異鳴高反至矯枉過直而衡以驕泰比周之例則和同一字夫子惟恐其混淆而嚴辨其相似則變于朱子之說亦未嘗不可互通也善乎陸氏困勉錄曰君子之和不必論到有可否而後為不同方其和而無間之時原不是同何也公也小人之同不必論到有爭奪而後為不和方其同而無間之時已不是和何也私也總之以理相合便是和以私相合便是同故和而不流威而不猛矜而不爭是一類是就過不及上論和而不同泰而不驕周而不比是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九十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一類是就公私上論然論過不及則相反意重而相似是餘意論公私則相似意重而相反是餘意陸氏可謂善於會通矣

何注云云疏曰君子義以為質利物足以和義然義者事之宜也隨事物之所宜而分別裁斷故所見不能苟同不同所以為和也小人所喻惟利利者人之嗜好所同也然放利而行必至爭奪多怨惟同所以不和也何注即尹氏所本尹氏言義利陸氏言公私皆推究所以和同之源抉發所以不同不和之故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注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也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考文曰古本未有也字高麗本同公羊傳引兩未可下皆無也字如作若

正義曰朱注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公羊莊十七年傳注引經作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徐氏彥疏云一鄉之人皆好此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九十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人或者行與眾同或朋黨矣未可即以為善也一鄉之人皆惡此人或者行與眾異或孤特矣未可即以為惡也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較勝於前故知是實善云云之說備於鄭注徐氏疏約鄭義意與朱注正合陸氏稼書曰此以鄉評論人特觀人之一法然鄉人之好惡豈可便以為準如以鄉人皆好而遂信為善人焉知其非同流合污之人鄉人皆惡而遂目為善人焉知其非詭世戾俗之人鄉人有善有不善何可以此

論人乎夫子謂欲攷鄉人之論必先別鄉人之類如
其人而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則可見其志行之美
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以
此論人其庶幾乎然此亦未可為一定之法也特以
子貢所謂皆好皆惡者比之則不如耳不如云者猶
言彼善於此也蓋人情變態無窮有君子而善人未
必好者如周濂溪初時不為趙清獻所喜有善人好
之而未必君子者如司馬溫公以蔡京為能辦事有
君子而不善未必惡者如程明道狡偽者厭其誠暴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慢者致其恭有不善惡之而亦未必君子者如宋時
王呂章蔡之相傾吾若一以善者不善者之好惡為
準豈能無誤乎況萬一平時誤認善為不善不善為
善而又以其好惡定他人之善惡豈不誤而益誤乎
若論觀人之法則必如夫子所云眾惡之必察焉眾
好之必察焉方是無弊之道察也者采之公論斷以
獨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聽其言觀其眸子皆包
在內不專恃一法也然察之一字必平日有居敬窮
理之功夫能辨得天下之善惡不然則在我者皆私

意偏見如何能察所以子貢方人而夫子曰夫我則
不暇蓋謂是也蘇子瞻謂知人之明不可學其實不
易學豈不可學也哉

孔注云云疏曰邢疏云鄉人皆好之是善善不明鄉
人皆惡之是惡惡不著若鄉人之善者善之惡者惡
之則是善善分明惡惡顯著也邢氏申孔注似分析
好善惡惡兩路而朱子與鄭君意則歸并取善一邊
為精核皇疏又一通謂與一鄉之人未可皆親好
亦未可皆疏惡不如擇其善者與之親好其不善者
與之疏惡是不主觀人立論更為淺率無味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注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說之不
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注孔曰度才而任官也小人難事而
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釋文易以說反說音悅皇疏本凡喜悅字皆从心而
唯此六說字皆从言曲禮注疏引不說也上有則字
正義曰朱注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
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閒每相反而
已矣皇疏君子忠恕故易事也照見物理不可欺詐
故難說也邢疏亦以說作喜悅解曲禮曰禮不妄說

人鄭君注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釋文說音悅又始悅反注同口才曰佞意向曰媚孔疏云禮動不虛說凡說人之德則爵之說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近於佞媚也是皆以說爲辭說故黃先生云以職受役爲事以辭解釋爲說不以道而不說君子未喜爲解釋如盛世之吁咈也不以道而說小人遺喜爲解釋如蘇張之游說也是又讀說爲去聲蒙案說文說釋也从言从兌兌爲口又爲澤澤釋也故言辭爲說讀始悅反以言辭說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九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而解釋其意義讀輸丙反以言辭說人而意義解釋而怡擇讀弋雪反字又作悅其實三義三音古人祇作說徐楚金說文通論謂說者拭也解脫也若人心有鬱結能解釋之是也此經說字兼賅三義先聽齋講錄謂君子厚重簡默苟於義分不宜說有相對終日不出一言者小人喋喋論議發非義所當說亦說之是以六說字皆讀始悅反於說也不說也終未融洽蓋離言以解說者非泥言以解說者亦非也此章似類記之以申明上章和同之意易事難說者

君子之和而不同也易說難事者小人之同而不同也說與事相反使與事相因君子之易事由於和而實由於不同小人之難事由於不和而實由於同兩而字兩及其字反覆推敲無非申明上章而字之精義其實和不和之故只在道不道之分而已矣戚氏續談云味及其二字注重器使以不易說一層反醒出易事不分一公一恕首句易事宜讀斷而難說帶言耳小人段同然則易事難事正分言君子之和小人之不和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九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不責備者周公謂魯公之訓也書伊訓先王與人不求備君陳無求備于一人二篇皆僞古文因襲本經者也云度才任官者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注君子自縱泰似驕於也

正義曰朱注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陸稼書困勉錄曰驕泰皆有充然自足之意

然君子循理理得則謙故心廣而體胖小人徇欲欲滿則溢故志盈而氣盛雖在氣象上見本原卻在心
上泰從道德生驕從勢利出泰自敬來驕以肆得泰
主無心自得驕主有意傲物君子之不驕不必說到
謙謹小人之不泰不必說到憂戚以和同例推之可
見也黃先生曰寬大為泰循分樂道而自足也侈大
為驕矜才恃勢而陵人也蒙案泰古文作𡗗今作太
次廣雅釋詁太也白虎通五行篇太亦大也書泰
誓顧氏說泰者大之極也曲禮假爾泰龜疏泰大中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九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大也檀弓汰哉叔氏釋文自矜大賈子道術篇厚
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是汰乃泰之不善者其字
又作汰後漢書西南夷傳注汰奢侈也驕乃喬之借
書禹貢傳喬高也說文高而曲也高則無不大禮坊
記富斯喬樂記敖辟喬志尙書大傳禦矜于喬忿字
正作喬又變作憍廣雅釋詁憍傷也公羊襄十九年
傳為其憍蹇莊子達生篇方虛憍而恃氣司馬彪注
憍高仰頭也孝經在上不驕鄭注無禮為驕左隱三
年傳驕奢淫泆注謂恃己凌物少儀諫而無驕注謂

言行謀從恃知而慢也驕皆喬憍之借字要之泰與
驕之為大猶周與比之為密和與同之為合渾言則
無異如大學云驕泰以失之是也析言之則有別如
堯曰篇泰而不驕是也此章則更嚴辨其相似耳
何注云云疏曰君子坦蕩蕩自縱泰而不為驕慢敬
以勝怠也小人長戚戚實拘忌而性好輕凌驕生於
吝也此約皇疏意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注王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
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九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釋文毅魚既反訥奴忽反

正義曰黃先生曰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經注剛毅
謂強而能斷木樸慈貌訥忍於言也彼李注必此經
之古注也論語血氣方剛詩北山國語周語旅力方
剛鄭語剛四支以衛體合觀諸文剛是堅強之名廣
雅釋詁韋氏國語注剛強也鄭君公冶篇注剛謂強
志不屈撓此剛之正訓也王氏以無欲訓剛然多欲
非剛無欲亦未必剛也左宣二年傳毅敵為果致果
為毅國語楚語下云毅而不勇合觀兩文毅是果斷

之謂韋氏國語注毅果也此為毅之正訓說文毅妄怒也一曰有決也能決於義曰有決所決不合於義曰妄怒其以決斷為毅則同剛者堅強而不屈撓毅者果斷而不游移此剛毅之分也周書諡法解強毅果敢曰剛說文剛強斷也泰伯篇包注毅強而能決斷也此乃統言則合朱子於公冶篇云剛者堅強不屈之意於泰伯篇云毅強忍也後儒據此以毅為持久之義然楚語強忍犯義毅也卽證上文毅而不勇之毅韋注忍忍犯義也是決於犯義之忍非耐久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九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忍持久為毅古未之聞也語錄朱子說剛是體質堅彊毅是奮發作興氣象蓋朱子本無定見故有歧辭也訥卽訥於言之訥能言而忍之非質之鈍也程子以四者為質之近乎仁者此說失之惟精義所蔽伊川曰只為輕浮巧利於仁甚還故以此為近仁此說是也中庸力行近乎仁剛毅者勇決於所有事能強恕能去私也前篇言巧言令色鮮矣仁木訥者真樸以立心不飾偽不售欺也蒙案古人剛毅多連言書皋陶謨九德擾而毅剛而瑟彊而義禮儒行其剛毅

有如此者中庸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二字渾言則相通析言則有別詳見公冶泰伯篇大約不離乎剛德者近是仁之為器重為道遠非強有力者不能勝是以仁者必有勇夫子擊易首乾健故法天行而思見剛也木樸之借說文樸木素也老子敦兮其若樸淮南精神訓契大渾之樸大戴禮王言篇民敦而俗樸文選東京賦尙樸素注質也漢書周勃傳勃為人木強敦厚謂其質之敦厚樸素也訥說文言難也字又从口作訥說文作肉云言之訥也荀子非相篇其辯不若其訥也賈子道術篇論物明辨謂之辯反辯為訥廣雅釋詁訥遲也楚辭初放篇言語訥謔矜注鈍也漢書李廣傳廣訥口少言鮑宣傳臣宣訥鈍于辭亦謂其質之訥謔遲鈍也朱注引程伯子本以四者為近仁之質然剛毅與色厲內荏相反木訥與巧言令色相反彼以色取仁而行違皆屬人心之作偽非關天質之生成反是以觀則四者之近仁非無學問故近儒謂四者非特為近仁之資質乃所以成仁之性行也善乎朱子文集云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三 一百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條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工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
戒巧令務敦樸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為近矣原聖人
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
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
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
夫然則讀此章書須資質與工夫兼講第就質言者
固非而離質言者要亦未為得也

王注云云疏曰云剛無欲者本吾未見剛章云木質
樸者木與樸古音同在侯部餘見前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三 百一四 明敬書
約園刊本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馬曰切切偲
偲相切責之貌

怡怡和順
之貌也

釋文偲音絲本又作偲怡以之反皇本無之字未有
如也二字高麗本初學記御覽藝文類聚文選求通
親親表引皆同

正義曰皇疏引繆協云以為朋友不唯切磋亦貴和
諧兄弟非但怡怡亦須戒厲然朋友道缺則面朋而
匿怨兄弟道缺則闕牆而外侮何者憂樂本殊故弊
至于此將欲矯之故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

也朱注引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

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

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朱

子或問云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

勉詳盡而不強其窮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動忤

之害子路剛直故夫子以此告之也黃氏勉齋云所

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樂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

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

路負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意常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十三 百一四 明敬書
約園刊本

少夫子所以箴之陸稼書謂此章論士因子路所不

足欲以學問變化其行之氣質觀朱子之論切偲

可見六字皆是和厚之意不但怡怡也蒙案說文切

刃也謂以刀刃物使方正廣雅釋詁切斷也割也又

云切直方義也爾雅釋訓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注

喻朋友切磋相正故皇疏改云切磋之貌後漢書竇

憲傳注切切猶勤勤也偲說文彊力也力之引申訓

才訓佞彊之引申訓勉訓競蓋偲偲即孜孜之借字

亦作孳孳說文孜孜汲汲也孳孳汲汲生也引周書

孜孜無怠偲與孜同韻孜與節同母切切偲偲即切
切節節本以切節疊韻形容勸勉不已之意也故詩
常棣疏引此經鄭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不
言偲偲者蓋切切勸勉之意可以賅偲偲而怡怡和
厚之氣不可以混切偲也又廣雅釋訓切切敬也王
氏念孫疏證云朋友尚敬兄弟尚和切切偲偲皆敬
貌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
弟嘻嘻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近者以情謂
雍雍嘻嘻和也遠者以貌謂肅肅切切敬也切亦通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百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漆祭義漆漆者容也自反也鄭注漆漆讀如朋友
切切自反猶言自修整也是鄭意亦以切切為敬也
蓋朋友主敬兄弟主和本為士者日處倫類之要道
子貢問為士告以行己之事也子路問為士告以及
人之事也皇疏云子路問為士之行和悅切磋之道
是當時必有詳悉請問之言記者例不載問辭夫子
隨其所問而詳為辨晰因以儆其氣質之偏於理未
為不可而如謂一言一語皆有寓意於其閒試思檀
弓所記子路去魯顏淵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

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其於朋友可謂切切
偲偲矣善柔之損非所以規子路也又記子路有姊
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夫子問之曰吾寡兄弟
而弗忍也子路既無兄弟又何所用其怡怡也哉

馬注云云疏曰怡說文和也爾雅釋詁樂也廣雅釋
詁喜也書金縢禮內則鄭注皆云怡悅也是皆和順
之意也怡怡又借作熙熙周書太子晉篇萬物熙熙
注和盛也荀子儒效篇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注和
樂之貌是亦和順之意也詩常棣毛傳兄弟尚恩熙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百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孔疏切切節節者朋友
相切磋勵之貌公冶篇皇疏引長解鳥語節節足
足本或作嘖嘖唯唯是責與節音同馬云相切責之
貌即切切節節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注包曰即就也戎
兵也言可以攻戰也

筆解以七年為五年之誤臆說也

正義曰朱注教民者教之以孝悌忠信之行務農講
武之法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外注引程

叔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
百年必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
如何乃有益語錄問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
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
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耶曰大抵霸者尙權譎要功
利此與善人教民不同若善人教民必須是七年黃
先生曰此爲不教而戰與教不馴習者言之見用兵
之非可輕驟陳君舉曰天下危其事則聖人難其言
不期其速成而許以遲久不許以必進而許以庶幾

明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十三 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人之意斷可識矣聚案教民而必期於善人善人
教民而必要以七年善人教民七年而僅謂之亦可
合下章以觀無非爲兵凶戰危以此見聖人慎戰之
意故與必世百年較量政治者者不相連屬皇疏云
夫教民三年一考九歲三考三考黜陟幽明待其成
者九年則正可也今日七年者是兩考已竟初入三
考不暇待九年則七年亦可亦可者未全好之名也
繆協曰亦可以卽戎未盡善義也江熙曰子曰苟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善人之教倍於聖

人亦可以有成六年之外民可用也繆氏以卽戎爲
僅可則是江氏以卽戎爲有成則非三年有成本作
三年有成功蓋謂政化大行民德歸厚大禹繼堯舜
夫子當春秋皆能以三年而仁道大成於以見立道
綏勳之妙周自文武成王至周公制禮作樂乃致太
平王者繼亂世所以必世而後仁若善人爲邦必待
百年而始可勝殘去殺豈教民僅及七年而遂得謂
之有成乎張文潛謂周公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詰
戎詰戎者政之終因以卽戎爲治之成其意以周公

明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十三 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攝政七年而還政誥戒適有克詰戎兵之語遂以附
會此經豈知可以卽戎謂有勇知方子路決之以三
年非立政誥戎之意況乎周公大聖上承文武措施
不僅七年方行至於四海安得以善人比擬耶然則
古人措詞每以三九之數約言其時之久此不曰三
年不曰九年而曰七年者何也嘗攷周語武王伐紂
欲合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鞬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
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于是乎有七
律七爲少陽之數虞氏易注震爲七長子帥師豈因

戎事而取少年陽剛之意乎然數始於一究於九教民而第思善人善人而僅及七年似有不可必得而思其次之意故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大學之道也是故七年者小成之數也九年者大成之數也復之七日來復不待老陽之九臨之八月有凶不待老陰之六期月而已可七年而亦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百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僅可而未盡之詞也古者寓兵於農兼耕以讀比閭族黨之規卽伍兩軍師之制干戚羽旄之舞卽止齊步伐之方服畎畝卽爲農游庠序卽爲士洩戰陣卽爲兵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所教者文則禮樂詩書行則孝悌忠信而金鼓甲冑之事兼習於蒐苗獮狩之時故教民者非教卽戎也教成而可以卽戎非專爲卽戎而教也是善人教民之七年卽學記小成之七年教至小成而始可卽戎則戰之不易言也可知教至小成而僅可卽戎則戰之不易言也更可知

可不慎哉

包注云云疏曰皇本作卽戎就兵方言卽就也說文卽就食也戎兵也从戈从甲會意月令以習五戎注謂五兵周禮巾車以卽戎注謂兵事皆與包注合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注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

白虎通三教篇劉勰新論闕武篇後漢書傳變傳鄭太傅晉書庾亮傳隋書經籍志引皆無以字

正義曰公羊桓六年壬午大閱傳何注引此經而申之曰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六年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百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皇疏曰民命可重故孔子慎戰所以教至七年猶曰亦可若不經教戰而使之戰是謂棄擲民也江熙曰善人教民如斯乃可卽戎況乎不及善人而馳驅不習之民戰以肉餒虎徒棄而已也琳公曰言德教不及於民而令民就戰民無不死也必致破敗故曰棄也張敬夫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上死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教而擊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馬注云云疏曰以用訓以義本說文以習訓教古者
教學半教習卽學習也穀梁僖二十三年傳曰以其
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
之也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案
此論宋襄公之棄師所謂教民專指習戰猶桓文之
節制乃是爲戰而教與本經之教民不同所謂棄者
謂棄其師與本經之棄民亦不同說文棄捐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四

清定海胡黃伯寅撰

憲問第十四 釋文凡四十四章注疏本克伐怨欲不行焉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曰作者七人矣皆連上為章朱注分之故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 注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也 邦無道穀恥也 注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皇疏論敘篇次云問者問進仕之道也似以恥作問仕史記弟子傳邦作國憲作子思與聖孫字同例當作原思後人改稱名作憲朱子遂疑此篇乃憲自記非也阮氏校勘記十行本闕本監本並連下節為一章惟毛本朱子集注本別為一章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蒙案孔注謂邦有道當食其祿皇疏云將言可恥者先舉不恥者是以上句讀斷而以下句專言邦無道穀之可恥核之泰伯篇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正與此注相合然反覆詳釋此章語氣總不如朱注之意味深長何則以

邦無道穀之可恥原思固已知之也此章語意三句

一直滾下不重有道無道而可恥專在一穀字蓋有

道之邦固宜食祿乃不問有道無道而尸位素餐惟

知舖啜處則不能有守出則不能有為唯阿取容易

穴伴食可恥孰甚焉曾子制言中曰君子進則能達

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

哉貴其能守也原思狷介之士有守非其所難而有

為或其所短韓詩外傳一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匡

坐而弦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而往見之原憲楮冠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踵決子

貢曰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

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

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

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而去原憲

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

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史記弟子傳所載

略同云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家語云原憲清靜

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嘗為孔子宰孔子卒

後退隱於衛是憲本狷介有守之士而得聞聖誨從
事斯語出處遂合於聖人其為宰辭九百之粟或恐
不能有為而貽徒穀之恥故為此過介之行歟然則
此章當從朱注以恥也統承有道無道本經此例甚
多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大德不踰閑小
德出入可也皆以也字統承之例也

孔注云云疏曰穀祿爾雅釋言文穀祿同在侯部又
一義之引申孟子穀祿不平趙注穀所以為祿也周
禮太宰祿以馭其土國家以功詔祿君子受祿不誣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邦有道之穀本無可恥然時可有為士當自勉或謂
有道時無無功受祿之人吾不敢信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注馬曰克好勝人也伐
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

也欲貪
欲也

史記弟子傳三國志鍾離牧傳注引矣字作乎上有
子思曰三字因與聖孫字同故記者刪此三字也

正義曰大全胡氏云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
者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己所無而生氣
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己而生也饒氏魯曰病根
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

不遂其所欲則怨恨蒙案自孔子國以無欲注仁者

靜王子雍以無欲注剛近仁宋儒遂以無欲言仁謂

人欲之淨盡即天理之渾全而說乃流於老佛之絕

欲抑知欲可寡不可無欲可節不可絕即克伐怨之

三字亦有善不善之分而不得以一欲字概之而盡

絕之也克之善者訓能訓堪克念作聖克己復禮法

言云勝己之私之謂克好仁者無以尙惡不仁者不

使加要即此好勝之一念所推也克之不善者訓責

訓殺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又仁者不得已之苦心唐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刑法志曰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是克者非仁不

克亦非所以為仁也陸希聲左傳通例曰聲罪致討

曰伐弔民伐罪伐暴安良伐之善者也因而戰功曰

伐自稱其功亦曰伐禮表記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

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故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

呂覽察微篇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

孔子曰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

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注引

淮南記曰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勸德夫不受其

金不伐其功也而贖人之路絕是伐者非仁不伐亦非所以爲仁也詩可以怨三百篇皆仁人孝子之心吳季札謂小雅怨而不言太史公謂小雅怨誹而不亂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又曰舜號泣於旻天於父母怨慕也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忍是怨者非仁不怨亦非所以爲仁也至於欲則更有不可盡絕者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卽絜矩之道欲之善者也董子保位權篇故聖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韓詩外傳五曰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角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矣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大戴踐祚記曰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法言脩身篇曰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亦謂情欲不可勝禮義而非任禮義以絕情欲也是多欲非仁無欲亦非所以爲仁也戴氏東原曰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明乎欲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於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者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於天下之人生道窮促亦將漠然視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五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情也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堯舜之憂四海困窮文王之視民如傷何一非爲民謀其人欲之事惟順而導之使歸於善舉凡民之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相生相養之道無一不出於欲孟子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佚爲性也而繼之曰有命焉命者限制之名言性之欲之不可無節也節而不過則依乎天理非以天理爲正人欲爲邪也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欲

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焦氏理堂曰孟子稱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與百姓同之使有倉積而無怨曠此即己立立人已達達人之事必屏妃妾減服食而於百姓之飢寒此離漠不關心則堅瓠也故克伐怨欲不行苦心潔身之士孔子所不取董子論仁曰其事易易傳云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不如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絜矩取譬事不難而仁已至矣絕己之欲而不能通天下之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志非所以爲仁也

馬注云云疏曰說文克肩也以肩任物能勝任也故爾雅釋言克能也洪範剛克柔克馬注禮器我戰則克鄭注詩小宛飲酒溫克毛傳皆訓勝左莊十一年傳得雋曰克亦勝也故注云好勝人左傳莊廿八年且旌君伐成十六年驟稱其伐杜注伐功也襄十二年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注自稱其能爲伐僞禹護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老子不自伐故有功僞書所本也賈子道術篇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爲伐

故注云自伐其功即自稱其功也說文怨恚也怨乎皇疏恨也故朱注云忿恨是也輔氏廣謂忿見於外恨藏於中忿而結恨於心也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賈子道術篇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爲怨故注云忌小怨詩瞻卬維予胥忌檀弓爲懿伯之忌晉語小人忌而不思傳注忌皆訓怨說文欲貪欲也馬注所本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注包曰此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爲仁也

正義曰朱子外注引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己去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陸氏稼書曰爲仁必如夫子所以告顏冉者一從敬怨積漸而來一從克復勇猛而入皆是拔去病根且兼培元氣之法以不行對縱欲者言則不行爲難以不行對克復敬怨言則不行又

不足爲難矣蒙案史記弟子傳引子思問恥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下直接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故皇刑疏本皆合兩節爲一章蓋原思本狷介之士一聞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之可恥以爲世之干祿者大抵非好勝而誇功卽貪求而怨望惟絕去克伐怨欲使之淨盡庶可以免恥而爲仁故爲宰斯有九百之辭而問仁欲除四者之累其所謂不行者自是決斷之詞無異老佛之絕欲乃夫子以爲難而未許其仁者猶臧三耳之說甚難而實非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其逆而制之非順而導之也夫鯀堙洪水彝倫攸斃禹平水土彝倫攸敘一則強之逆其性事雖難而無益一則導之順其理功以易而有成孟子謂禹之行水也使水由地中行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夫聖人重言仁而所以成仁者惟智本乎天地生生之心者仁也合乎天地生生之心而使之條理不失無過不及者智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中和

者節己之欲而無使縱焉者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反躬者推己之欲以通人之欲而無使過焉者也己之欲不必使淨盡也節而寡之而已矣人之欲不可使強遏也推而達之而已矣行所無事而無傷於鑿其事非甚難而實易而仁已及於天下矣戴氏東原曰人生而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給於欲者聲色臭味也而有愛畏發乎情者喜怒哀樂也而有慘舒辨於知者美醜是非也而因有好惡聲色臭味之欲資以養其生喜怒哀樂之情感而接於物美醜是非之知極而通於天地鬼神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情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致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致然後遂己之欲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情無不達斯已矣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爲偏偏則乖戾隨之矣知之失爲蔽蔽則差謬隨之矣不私則其欲皆仁也皆禮義也不偏則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則其知乃所謂聰明聖智也又曰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於情欲蔽出於心知無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絕情欲以爲仁去心知以爲智也是故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老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彼以無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無私通天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蔽重行不先重知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非如彼之舍人倫日用以無欲爲能篤行也戴氏之論極其透闢然則程子所謂拔去病根者意主於去私而說本於無欲抑知聖人之求仁不過推己之情以通天下之情公己之欲以遂天下之欲行所無事近取有方而不必好爲苟難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戴氏謂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

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若是者智也以智行仁直不啻以欲行仁也難何爲哉

包注云云疏曰仁則吾不知也與答由求赤之不知其仁不知雖同而語意有別彼言不知而曰其仁意謂仁之量自有淺深三子各有才而不知其行仁何所底止也此言仁而曰吾不知意謂仁之功原有難易四事實甚難而不知其求仁何以太苦也故包注直云未足以爲仁史記弟子傳集解引此注作鄭曰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注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正義曰朱注居謂意所便安處精義張子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或問申之曰有爲重遷者有所繫而不去乎此也無爲而輕遷者無所繫而有慕乎彼也二者皆懷居然夫子則亦謂夫有爲而重遷者故集注以居爲意所便安處輔氏廣曰爲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所當爲者必不能知所徙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尙足以爲士哉蒙案說文懷念

思也詩將仲子鄭箋懷私曰懷懷者念念不忘也居
尸之借說文尸處也从尸得几而止穀梁僖廿四年
傳居者居其所也本經言君子居無求安食無求飽
又言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衣服
飲食居處本相連屬故何解據本經以為說大丈夫
志在四方不在溫飽即上章恥徒食穀之意也朱子
以居為意所便安之處或以懷居為倦思休息之時
則引申而推廣之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注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也邦無道危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四 十三 四明叢書

行言孫注孫順也厲行不隨

釋文行下孟反孫音遜皇本作遜孟子弔滕章章指後漢書第五倫傳郭泰傳注引皆同馮衍傳注引那作天下

正義曰左傳序疏後漢書第五倫傳注文選七命注
皆引鄭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
以為諭也皇疏引江熙曰仁者豈以歲寒虧貞松之
高志於其言語可以免害知志愈深孔子曰諾吾將
仕矣此皆遜辭以遠害也朱注危高峻也孫卑順也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

敢盡以避禍也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
阿諛也遠害而已廣雅釋詁危正也王氏念孫引此
經以為證黃先生謂言孫者非失其正也不正說已
意順人之意而婉道之致其委曲如孔子之對陽貨
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君子貞而不諒也蒙案正與
法孫與巽古文音義皆通危言者所謂法語之言也
言孫者所謂巽與之言即法言而出之以孫也故不
曰孫言而曰言孫

包注云云疏曰說文危在高而懼也从人在厶上自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四 十四 四明叢書

止之故有危懼惕厲之意廣雅釋詁厲危也又云
危正也厲方也包云厲言行嚴厲其言行即方正其
言行也禮緇衣云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
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
矣鄭注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
應也與此經意不同朱子用其訓為高峻孝經高而
不危晉語搖木不生危注危高險也廣雅又云厲高
也蓋因高險而惕厲危也會意如是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孫順也者皇本作遜遜適也正字

當作遜說文遜順也引書五品不遜作遜史紀五帝紀作馴後漢書鄧禹傳作訓皆順之借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注德不可以信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史范岫傳論引仁者必有勇無必字北史裴俠傳引無有字李苗傳論引無者字

正義曰朱注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朱子又曰有德未必以能言稱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以勇著然義所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當為則為之必力可知也故皆曰必有皇疏引李充曰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佞巧之言也敷陳成敗合連縱橫者說客之言也凌誇之談多方論說者辯士之言也德音高合發為明訓聲滿天下若出金石者有德之言也故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也陸行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鋒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仁者之勇也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也殷仲堪曰修理蹈道

德之義也由德有言言則末矣末可矯而本無可假

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誠愛無私仁

之理也見危授命若身手之相救焉存道忘生斯為

仁矣若夫強以肆武勇以勝物陵超在於要利輕死

非以為仁故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也黃先

生曰德由讀書窮理而積有德者積之既厚發之必

能深純朱子云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陸子

靜云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其文皆道

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此有德必有

言之由也仁者誠愛無私凡事之有益於人者必果

決以行之強恕求仁輔以剛毅勇也禮所謂以死勤

事以勞定國推之見危授命如龍比之孤忠勇之所

施皆仁之所發也若遇事之有害於人者雖小不為

抑易溢之氣過易縱之欲不使不仁之事加乎其身

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弗為皆

仁者之勇也蒙案左傳襄公廿四年引臧文仲言人

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乃有德必有言而有言不

必有德者德為心得之全也中庸夫子對哀公言天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下三達德曰知曰仁曰勇乃仁者必有勇而有勇不
必有仁者仁為元善之長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德不可億中者閱子居德行之科
言必有中子貢居言語之科億則屢中是有言者之
屢中不如德者之必中蓋有德必有言必中無煩
億中也皇邢二疏謂成德必先有言語教喻不可億
度中事是以立德必先立言也可乎哉

南宮适注孔曰适南宮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注
日羿有窮之君也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
室而生界界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俱不得其死然注孔曰此二者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注馬曰禹盡力於溝洫播殖百穀故

日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

釋文适古活反本又作括羿音詣界五報反灑土浪

反說文引羿作焉羿汗簡云古尚書作羿邢疏云左

傳浹即羿說文彙字下引春秋傳作敖潛夫論五行

志引然字作也唐石經适作适避德宗諱也

正義曰金吉甫集注考證謂俱不得其死句絕然字
當屬下作轉語十一篇言由也於未死之前故云不
得其死然期詞也此章述二人於既死之後故止曰
不得其死斷詞也何文定王文憲以然字喚下句便
見尙德之意蒙案二疏及王逸楚辭注引皆以然字

絕句潛夫論五行志又引然作也是不必以然字作

轉語王伯申釋詞云然猶焉也禮檀弓穆公召縣子

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祭義國人稱願然曾子大

孝篇作焉哀公問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又曰寡人

願有言然泰伯篇禹吾無閒然矣蓋然與焉古本同

部通用以焉訓然則尙德之意亦未嘗不見猶春秋

之直書其事而是非自明也至由也不得其死然似

為擬議想當然之詞蓋言之於生前不得下十成死

句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此南宮适非周有士士之南宮

适也朱子以為即南宮容史記弟子傳南宮括字子容

集解引孔曰魯人禮檀弓又名南宮緡家語云韜字

子容而又有南宮敬叔故讀史訂疑釋史皆以适括

緡韜字子容者為一人說闕諡敬叔者為一人是其

氏同為南宮而适非魯大夫孔氏此注誤也詳見公

冶篇云羿有窮之君者尙書偽孔傳云羿諸侯名左

傳杜注羿有窮君之號說文窺夏后時諸侯夷羿國

也晉地記河南有窮谷本有窮氏所遷水經注鬲縣

古有窮后國也說文通訓謂在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北也云箕夏后相之位者左傳杜注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竹書紀年帝相元年即位居商邱八年寒浞殺羿九年相居于斟灌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滅斟灌二十八年澆弑帝尚書左傳孔疏云羿逐出后相相依斟灌斟鄩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是羿代相位殺相者乃澆非羿也云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寡者楚辭天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注言浞娶于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離騷云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左襄四年傳魏絳對晉侯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龙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

虞羿於田樹之詐隱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俊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澆即羿同音字也孟子逢蒙學射於羿於是殺羿趙注以逢蒙爲羿之家眾淮南說山訓羿死桃部注桃部地名詮言訓作桃梧注梧大杖以桃木爲之或云羿歸自田逢蒙取桃梧擊殺之蓋浞所使也云羿爲少康所殺者左哀元年傳伍員諫吳王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離騷又云澆身被于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日康娛以自

忘兮厥首用夫顛隕注澆無義淫佚其嫂往至其戶
伴有所求女岐爲之縫裳於是其舍而宿止少康夜
冀得女岐頭以爲澆因斷之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
遂冀殺澆是羿爲寒浞所滅澆爲少康所滅說文云
少康滅羿者蓋渾括之詞計太康失邦至少康紹國
向有百歲乃滅有窮而史記夏本紀並不言羿篡之
事乃史遷之疏也說文弓部云彗帝嚳射官夏少康
滅之引此經羿作彗又羽部云羿亦古諸侯也一曰
射師蓋羿乃古善射者之號故字从弓从羽而开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三十四 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帝嚳時爲射官始封諸侯歷唐虞至夏自鉏遷於窮
石是爲有窮后羿古人質樸不論同異姓前後輩往
往同號今西夷猶然也書孔疏引賈逵云羿之先祖
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山海經帝
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
艱歸藏易云羿彈十日楚辭天問羿焉彈日烏焉解
羽注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
其羽翼淮南子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
民無所食猥獠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

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
微大風於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猥獠斷修蛇
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於是天下廣狹險
易遠近始有道里羿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
之是堯時之羿也黃先生謂羿射十日或是羣雄偕
竊鉏削殆盡之喻猶之女媧補天譬以妾職有闕黃
帝墮裘譬以垂法在世予謂羿既善射十中其九猶
之一發五犯中必疊雙要皆罕譬曲喻之詞也帝王
世紀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帝嚳以上世掌射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三十四 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正至帝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歷虞
夏羿學射於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
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淮南子又云雖有羿
之知而無所用之注是堯時羿能射十日微大風殺
窳窳斬九嬰射河伯之知巧也非有窮后羿吳越春
秋楚有孤父者爲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
學盡傳其道又有吉甫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射於
吉甫初堯時有名羿者善射夷羿慕其爲人因名曰
羿蓋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夏時有窮之羿卽古

射官之後同號者非止一人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以此經之羿為堯時之羿遂據尚書無若丹朱羿謂羿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而生朱氏說文通訓又據管子宙合篇若敖之在堯也謂此經羿亦作敖書丹朱羿今作傲以羿為堯子九男之一然考說文羿嫫也引虞書曰若丹朱羿讀若傲尚書今古文注並未有以羿為名者此經孔注謂羿多力能陸地行舟書偽孔傳亦襲陸地行舟之說吳斗南遂牽合為一然鄭君注罔水行舟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雒雒使人推行之意謂丹朱乘舟行水非有治水之役徒事慢遊周氏柄中謂即孟子從流忘反之意與盪舟本是兩事顧氏曰知錄謂古人以左右衝殺為盪陣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晉書載紀隴土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盪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眾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乘舟蕩公者不同案盪推也謂推其舟而覆之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灘覆其舟滅之楚辭

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水經注灘山改名覆舟山亦因羿事而名皆其證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稷播殖百穀者書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又益稷禹曰子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史公以艱食為難得之食馬氏以為根生之食謂百穀也蓋水土平然後可以定井田通溝洫而務稼穡故禹稷皆言躬稼也云禹及身稷及後世皆王者周語自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是禹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受舜禪稷至文武皆有天下也

夫子不答注馬曰適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公適出子曰君

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注馬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也

皇本答作荅對之借正字也史記弟子傳古史皆引尚作上

正義曰朱注適之意蓋以羿羿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適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朱子之意全本馬注謝顯道謂當時必有首肯之意非直不答洪景廬謂適言力可賤而德

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金吉甫謂以然字屬下讀
意已分明不須復答諸說皆與朱子異朱子語錄又
謂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君子之心亦爲其
所當爲而不計其效之在彼夫子所以不答而於或
問又謂此即夫子罕言命於是數不可憑命不足道
之說起而後人滋疑報應矣黃先生曰當屬未時列
國權奸自矜智術可以奪命孰不爲弊爲孽豈知惡
積必至滅身祈命必在用德南宮之問夫子之贊非
聖賢之顯言命以明報效之必然乎世或有行道而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凶違道而吉者此數之變而不可爲常常者多且久
變者少且暫以少且暫之變而遂言命數不足憑豈
其然哉荀子榮辱篇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
未必不危也汗漫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
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徐偉長中論修本
篇曰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
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繼
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夫施
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然行善而獲福者

猶多爲惡而不得禍者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
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
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
崔魏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
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
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
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
非良士也讀此經而參以荀徐之言學者可以無疑
矣或曰言禍福而推本天道是矣而舉釋氏果報之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說得毋同乎曰積慶積殃聖經昭昭但釋氏以果報
在前生後生其說誣耳人之前世爲祖父人之後世
爲子孫是以天之報應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此經
言稷有天下理正如此自釋氏劫輪迴之說則祖父
子孫氣不聯屬如萍水之相遭且以張家之善惡轉
移爲李家之禍福錢竹汀辨之詳矣蒙案此經似因
上章仁者必有勇而類記之君子好仁不好勇尚德
不尚力春秋之世列國兵爭賈勇角力謂天下事可
以力征經營也南宮氏舉古來大有力者之獲禍如

彼而至無力者之得福如此曰善射曰盪舟言羿羿之多力也而均不得其死曰躬稼言禹稷之不恃力也而反有天下一而字轉折見力之不足尚其理固甚顯而適之不尚力其意亦已明不必爲之煩言觀縷畫蛇添足矣況乎夫子語治而不語亂語德而不語力不答適之問羿羿正夫子之不語力非夫子之罕言命也適之所問力也非德也故當其問而處之以不答而適之所尚德也非力也故俟其出而贊之以君子君子之尚德適雖未經說出而其意已明不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答者抑亦無可復答也黃先生報應之說極其精闢然此章似以功效驗德力之貴賤而非以德力推報應之異同如羿羿之多力不獲善終例以修德而獲福之禹稷則尚德之意已明而又例以修德不得位之孔子則尚德之意反晦總由未悉所以不答之故而誤認爲謙辭謂以禹稷比孔子必遙推後世之食報千秋始信天道報施之不爽而當時已滋疑竇矣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注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日君子猶未能備也

釋文夫音符舊唐書魏徵傳引作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

正義曰朱注引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義府云仁指心言非全體之仁也賢如顏子而三月之後猶不能無違焉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若小人則私欲錮蔽本心恃亡即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非無怵惕惻隱之心然善念乍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未見其有一息之仁也王已山云但說君子仁小人不仁尙是顛預之語此說君子之仁偏從不仁剝人說小人之不仁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偏從仁勘出曰有矣夫警之亦勉之也曰未有絕之正惜之也蒙案仁者人也人而不仁何以爲人朱子或問謂仁與不仁當以心爲說既就心言仁謂君子不能全仁之量則可謂君子不能存仁之心則不可故韓李筆解據孔注謂仁當爲備字之誤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矣小人求備則未之有也意雖未愜亦以君子之不可無仁心也皇疏引袁氏曰君子利仁慕爲仁者不能盡體仁時有不仁一迹也小人性不及仁道故不能及仁事也是謂君子不能全仁量非

若小人之無仁心也玩此章語氣抑揚趨重下句有矣夫擬議之詞未有者決絕之詞皇疏引王弼曰假君子以甚小人之辭君子無不仁也何等直爽讀書當參語妙不可以活字作呆想如謂君子而去仁惡乎成其名爲人也哉

孔注云云疏曰仁道甚大博施濟眾堯舜聖人猶病何況君子孔云未能備較宋孺以心言仁語意爲融二疏以管氏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爲仁而山節藻梲鑿甚朱紘爲不仁是卽本篇後文爲說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三十四 明教書 約圖刊本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注孔曰言人有所所忠必欲教誨之也釋文約力報反

正義曰朱注引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陸氏困勉錄引張彥陵曰此章忠愛二字認得真切則能勿精神自透勞與誨正忠愛中事也蓋父之愛子臣之忠君此情理所不容解然何謂愛亦望其子之爲聖賢而已何謂忠

亦望其君之爲堯舜而已然則逸豫正賊德之媒而依回實長君之惡則勞固所以成其愛而誨乃所以成其忠也愛自不能不勞忠自不能不誨非迹相反而相成之說蒙案古注皆以二者統言倫類之事而申蘇氏說者專以慈父忠臣分言之戚氏續談據孟子教人以善謂之忠以誨爲師之教弟子父師一例也鹽鐵論授時篇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是以二句皆屬慈父言白虎通義諫諍篇曰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三十四 明教書 約圖刊本

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無誨乎是以二句皆屬忠臣言詩隰桑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鄭箋謂勤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左襄廿七年傳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吳志步隲傳孫權太子登與隲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

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是又以二句無所屬而渾言
勉勞規誨之意詳釋經文愛與忠用情各別而之與
焉助語不同蓋父之於子無不愛故不用焉而用之
愛之者必然而無不然之詞也臣之於君有忠有不
忠故不用之而用焉忠焉者不盡然而能然之詞也
人於倫常之地貴相親以愛而愛子之意為獨深人
於交際之閒貴相接以忠而忠君之道為尤大故言
愛必歸之於父子論忠必驗之於君臣而凡倫類之
相親交際之相接皆即以父子君臣推焉可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勞來互訓者本爾雅釋詁釋文勞讀
力報反孟子滕文篇放勳曰勞之來之勞勉也勞來
者謂勸勉其民使率教也爾雅勞訓病又訓勤勞
則病苦凡人自勤苦謂之勞勸人之勤慰人之苦亦
謂之勞故玉篇勞有力刀力到二切此經先之勞之
謂慰勉之敘其勤勞也能勿勞乎謂勸勉之策其勤
勞也詳見子路問政章皇疏引李充曰愛志不能不
勞心盡忠不能不教誨是讀勞平聲與朱注同也教
誨互訓者說文誨曉教也書無逸胥教誨詩縣蠻教

之誨之皆是也皇疏愛慕也有心愛慕此人忠盡中
心也有人盡心來者二句分彼此往來亦以之焉一
字不同也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注孔曰裨諶鄭大夫名也謀於
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
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也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
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注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
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
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
居東里因為號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
釋文裨諶之反諶時針反創初向反制也依說文此
是創稟字創制之字當作擗皇本脩作修高麗本裨
作卑羣經音辨云鄭作卑裨支切草作艸漢書人表
作卑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書序孔疏引鄭注討論整理朱注草略也創
造也謂創為草稟也討尋究也論講義也脩飾謂增
損之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
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
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蒙案左襄三十一年傳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
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
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
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

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杜注傳述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是則此經亦因下章論子產而類記之金吉甫攷證謂左傳所記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言爲序蓋春秋天下之大局最要在爭鄭鄭服晉則晉霸鄭服楚則楚強故鄭之辭命不第關一國之安危實係中夏之興替子產當國擇賢而使而和衷其濟已總其成雖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三十四明微書

約圖刊本

介居兩大之間能使四十餘年不被兵革之患者其辭命之善可知也故夫子嘗論之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霸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又叔向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皇疏爲作也命君命也案命猶令也主於事謂之令施於言謂之命公羊莊十九年傳云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是命與辭又不同周禮春官

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先鄭注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爲命裨諶草創之蓋辭者應對之語出於使者隨時之意命者聘會之書圖於使者未行之先儀禮聘禮記曰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是命之長短必須預謀也記又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是辭之多少可以任意也黃先生謂聘禮臨行之日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左接闕命迨宰執圭以授使者受圭垂纁以受命其行聘之日几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三十四明微書

約圖刊本

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入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凡所謂命卽此經所爲之命也左僖三十六年傳展喜受命於展禽以犒師此又犒師之有命辭也至聘禮於陳幣之前夕云史讀書宰執書此書言享幣之數於誓竟之時亦云史讀書此書言誓告之辭或據此以證爲命者誤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裨諶鄭大夫者與左襄廿九年杜注同羣經音辨一少部云卑諶鄭人也鄭康成曰卑諶帥創之漢書人表作卑諶師古注卑音脾諶音諶

風俗通義卑氏鄭大夫卑湛之後後漢有卑躬為北地太守後漢書皇后紀下有卑整李賢注亦引風俗通義為證說文段注云裨諶之名本是熈字熈者焜也焜者行竈也故裨諶之字曰竈云謀於野云云者左襄三十一年傳文淮南子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皇疏謂其性靜怯弱故入野則獲想當然也云謀作盟會之辭者周禮太祝作六辭一曰祠二曰命三曰會鄭注祠作辭謂交接之辭引公羊莊四年傳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君以相接會謂會同盟誓之辭是會盟皆有辭也孔以謀作詁草創者下馬注云裨諶既造謀造謀者創始也據說文創為創瘼字草為櫟實早斗字正字當作艸初漢書藝文志蕭何草律注創造之淮南王傳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注謂為文之草葉史記屈原傳屬草葉未定索隱引崔浩注謂發始造端也匡謬正俗謂草創猶易言天造草昧蓋初始之謂也案草創實造初之假借故造次亦作草次說文初造法初業也爾雅釋言造為也廣雅釋言草造也釋詁造

創皆云始也漢書敘傳禮義是創注始造也是皆同部之通借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世叔鄭大夫游吉者左傳作子太叔金氏攷證云古語世字與太字通用如太子亦稱世子衛太叔亦作世叔也顧氏春秋大事表云鄭穆公子偃字子游偃子公孫薑字子蠡薑子游販字子明販子良襄公二十二年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杜注太叔販弟也云討治也者與說文同禮王制注討猶去也白虎通誅伐篇討猶除也朱子訓尋究究有窮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盡之義與治相近論說文議也詩靈臺箋論之言倫也釋名論倫也有倫理也皇疏論評也文賦論精微而朗暢注論以評議臧否以當為宗故鄭君以討論為整理也黃先生曰發其紛糾而治之曰討循其倫次而議之曰論世叔美秀而文諳於掌故能討究其失論次其是也云行人掌使之官者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諸侯亦有行人凡行人有專官有兼職見於春秋經者凡六皆以執書襄公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楚不能敵晉悼而遷怒於無

罪之人也襄公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晉不能
正衛伐曹之罪而執使人也昭公八年楚人執陳行
人干徵師殺之楚不能討陳殺太子之罪而執之傳
曰罪不在行人也昭公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
孫姑魯取邾師被愬而執之罪亦不在行人也定公
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知難而行納楊楮六
十於趙簡子范獻子怒而執之也定公七年齊人執
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衛侯欲叛晉即齊而沮於諸
大夫結請自執以成齊之盟也凡六行人或專官或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專官未可臆斷也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大客小行
人掌使適四方說者謂二職不言胥史亦是兼職然
司儀等職平日必擇一官以統馭之此正行人之有
專職者耳左傳桓公九年韓服爲巴行人文公四年
甯武子不答湛露彤弓使行人私焉成公七年巫臣
通吳於晉實其子狐庸使爲行人於吳襄公四年穆
叔不拜肆夏文王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襄公二
十六年秦鍼如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
朱也當御襄公二十一年欒盈過周辭於行人定公

四年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哀公十二年衛人殺吳
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此衛之行人子羽皆
行人之有專職者鄭子羽亦是專官襄公二十四年
傳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襄公三十一年傳衛襄公
如楚過鄭而聘子羽爲行人此其爲行人之見於傳
者昭公十八年鄭使行人告災於諸侯不言其人或
他官攝行也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
伯有曰世行也則公孫黑世爲行人蓋在子羽之前
也云子羽公孫揮者與左襄二十四年傳注同鄭有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兩子羽一子羽乃穆公之子爲人所殺後爲羽氏官
馬師一子羽係公孫非公子不在七穆之列故杜氏
世族譜以公孫揮入雜人內未悉其氏族所本也說
文修飾也飾刷也蓋修从彡以文飾爲本義芟除爲
引申飾从巾以拭治爲本義文飾爲引申黃先生謂
古修短之修訓長故修有增義謂增益其意之未暢
也古拂拭之字用飾故飾有損義謂芟削其辭之繁
冗也云子產居東里者左襄二十八年傳楚伐鄭入
南里哀公二十七年傳知伯伐鄭入南里門於桔枳

之門襄公九年傳楚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里杜注鄭城中里名是鄭有南里中分里而東里不見於經傳惟列子仲尼篇有云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其即子產之流風耶廣雅釋詁潤益也飾也易虞注潤澤也漢書終軍傳必待明聖潤色注謂光飾之淮南倣真訓珠玉潤澤注潤澤有光也詩泮水載色傳色溫潤也虞書以五采彰施于五色鄭注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是潤有光也色猶采也潤色者謂加益之以光澤文采則五色成文五音協韻辭命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五十四明嚴書 約圃刊本

而近於文章矣然則討論專事去取也修飾猶有增損也潤色惟加之以光采而已盡美盡善豈尙有敗事也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注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也

正義曰朱注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蒙案禮仲尼燕居篇子曰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孟子離婁篇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其秉性之懿美本

屬慈惠之師而聽政之初年專尙寬仁之治及其爲卿當國始知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得不佐之以嚴制之以義有不可專以慈惠爲主者喜然明之論爲政也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與子太叔之論爲政也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仲尼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子產生平之經濟其大要不外此數語故其爲政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以至作邱賦而蠶尾興謗鑄刑鼎而羊舌貽書一似慘刻不仁而大有傷於慈惠者抑知邱賦之征乃迫於兩大之供億刑書之制第申明三代之科條觀其告子寬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其對叔向曰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蓋實出於萬不得已之苦心即夫子所謂寬猛相濟政雖閒有出於猛而其心則未嘗不寬也故從政一年而與人誦之曰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四十四明嚴書 約圃刊本

取我衣冠而稽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而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其論不毀鄉校也曰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夫子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蓋當時固有議其不仁者及其卒也夫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史記鄭世家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循吏傳子產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非惠民而能若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乎蓋露雷風雨無非天地生物之心禮樂兵刑悉是帝王仁民之具仁義以相兼而為用寬猛以相濟而相成故夫子謂其有君子之道四而總其心迹而斷之曰惠人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惠愛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惠仁也云古之遺愛者左昭二十年傳文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注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

正義曰朱注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

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毛氏稽求編引盧東元曰春秋有二子西其一鄭子駟之子公孫夏子產之同宗兄弟也其一楚公子申則楚昭王之庶兄也或以子西與子產連問且與上為命節連記則必是鄭之子西可知也毛氏大可曰或人方物當不出齊晉鄭衛之鄉荆楚曠遠焉得連類况其人皆在定哀以前風微未沫可加論瞞楚申後夫子而死安能及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且古凡論人必有倫物齊稱管晏衛道圍蛇不嫌並名當襄之十年鄭盜五族故殺子西子產之父於西宮子西不傲而出先臨尸而後追盜臣妾多逃器物盡喪子產置門厄司蓋藏守備倉卒成列然後臨尸追盜而渠魁授首賊眾死亡當時原以此定二子之優劣其後二子先後聽政並持國事如襄之二十五年鄭公孫帥師伐陳即子西也時子產獻捷於晉晉詰之賴子產辭命得解其年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美子產也明年鄭

使子西加晉聘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西子產並從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二十九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禘諶曰政將歸子產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避之次年子產遂相鄭是子西子產本係兄弟而又往往以同事而並見優劣且相繼聽政其兩人行事齊魯間人熟聞之故連問如此若楚亦有兩子西一鬪宜申在傳文間謀弑伏誅一公子申時未死安得與子產管仲連類及之崔氏應榴吾亦廬稿引意原曰楚鄭皆有子西此必鄭子西也或人因夫子言鄭之多賢故以子產子西爲問以二人同聽鄭國之政者也蒙案惟或以鄭子西與子產連類而及子西不及子產故夫子外之曰彼彼與此相對內外之詞內子產故外子西子子產故彼子西也彼廣韻五眞引作彼衰也又五紙引埤蒼彼邪也佩觿類篇集韻因之皆引論語子西彼哉廣雅釋詁彼陂頗偏衰也王氏疏證云彼字讀偏彼之彼廣韻所引當是鄭王諸人之說方言陂邪出陳楚荆揚曰陂易泰九三无平不陂虞注陂傾也詩卷

耳序無險詖私謁之心崔靈恩注險詖不正也諸字皆字異而義同王氏以論語作彼訓邪於義爲長然攷說文無彼字公羊定公八年傳陽虎謀弑季氏而不克望見公斂處父之甲哦而曰彼哉彼哉何休注再言之者切遽意毛大可謂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是也且考鄭楚二子西均未有彼邪之行也則亦可穿鑿耶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云字西鄭大夫者事迹見左傳云彼哉無足稱者呂覽本味篇道者止彼在己注彼謂他人也先己篇令困於彼注彼亦外也後漢書崔駰傳注彼眾人也是以他人外之之詞故無足稱也集解又引或曰令尹子西者邢疏云楚公子申代囊瓦爲令尹爲白公勝所殺者也朱注云遜國立昭王改紀其政見左昭二十六年定公六年哀公六年傳白公之亂見哀公十六年傳在孔子卒後沮用孔子事見史記世家
問管仲曰人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也
正義曰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

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劉氏啟七經小傳云人上當失一字彼非人而管仲乃獨謂之人乎或曰人當作仁亦非也管仲之功爲仁耳仁之道非所能盡仲尼亦不輕子之荀子謂之野人亦非也義不合蒙案人仁二字古本通用本草桃人杏人詩先祖匪人呂覽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人皆卽仁字釋名人仁也仁生物也開元占經人占篇引春秋說題辭云人者仁也以心合也又引宋均注云與他人相偶合也詩匪風正義引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四 四 明 叢 書
約圖刊本

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此卽鄭君本經人也之注而殘缺不全意以此人也卽相人偶之人相人偶者仁也鄭君注經每有人偶之語蓋以仁恩相親愛之意實古人言仁之的詰詩匪風誰能亨魚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儀禮聘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賈疏以相人偶者以人意相存偶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

人偶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偶也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孔疏仁謂仁恩相親偶也表記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孔疏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注引成十六年公羊傳文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今本公羊傳作仁之也阮氏芸臺仁說云古所謂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偶偶則相親故仁字从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四 四 明 叢 書
約圖刊本

謂仁之意卽人之也鄭君以人偶同位之辭注論語直以人也爲仁也意更顯矣今攷說文廣雅惠皆訓仁然則夫子以仁許管仲以惠許子產意本相貫通管仲之仁徵以伯氏之沒齒無怨言亦猶子產之猛以濟寬放子南殺子皙而無傷於惠故子路子貢皆疑管仲之非仁而夫子獨深信之也此章似有以義全仁之意特以伯氏之一事定管仲之仁卽以例子產之惠而如委靡不振之子西皆可以一彼字外之此史記合傳體也故子論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養

民也惠必繼之曰其使民也義

何注云云疏曰皇本以此為鄭君注誤也所謂伊人者見詩蒹葭白駒二篇毛傳伊維也鄭箋伊當作繫繫猶是也伊人若言是人也方言凡言相憐哀江濱謂之思相見謹喜有得亡之意也九疑湘潭之閒謂之人兮此義與人偶意頗近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注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

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

釋文駢薄田反又薄亭反飯扶晚反蔬所居反本今作疏食如字又音嗣皇本高麗本疏作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四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伯氏名偃大夫駢邑者伯氏所食采邑

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飯

猶食也疏猶蠹也沒終齒年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

足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糲糲以終餘年不敢有

怨言所以然者明管仲奪之當理故不怨也蒙案周

禮天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貧

鄭注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六極四曰貧禮雜

記疏引鄭君此經注云伯氏齊大夫又坊記疏引鄭

注云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然則伯氏本齊之

下大夫當時有罪管仲沒其家財使至貧乏正周禮

所謂奪以馭其貧者非仲奪以自益亦非桓公奪以

子仲也三國志諸葛孔明廢廖立為民廖聞亮卒垂

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又嘗廢李平為民徒梓潼郡

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裴松之注引習鑿齒漢晉

春秋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

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

怨言而已哉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

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據此是謂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四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管仲行法之公而人服其當理無害於為仁習氏引

管仲事以例孔明蘇氏論語解即引孔明事以比管

仲此相傳古義也劉向新序亦以管仲奪伯氏邑與

商鞅用刑並論故注云當理焦理堂據廣雅理治也

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者謂其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

以為法家之冠然則子產以猛濟寬而無傷於惠管

仲用刑當理而無害於仁又可相提並論矣朱子據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立管仲為仲父與之書社三百

而富人莫之敢拒遂謂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賞管仲

之功陳氏士元謂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即謂之書社書其邑之人民使相駢聯即謂之駢邑非真有駢邑之名也周氏柄中曰此說甚巧但載籍稱書社者不一大載禮通其四疆數其書社左哀十五年傳齊與衛地書社五百管子小稱篇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商子湯武之戰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呂氏春秋慎大覽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又知接篇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千下衛又高義篇越王請以書社三百封墨子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四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欲以書社七百封孔子而駢邑之稱無聞焉則謂駢邑即書社恐未然也且荀子但云與之書社三百不言奪以與之富人莫之敢拒拒敵也言其富無敵非人無怨言之意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亦云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然則書社者桓公與之以賞功而駢邑者管仲奪之以行罰也安得混而一之耶

孔注云云疏曰云駢邑地名者春秋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邾鄆邾杜注邾在東莞臨朐縣東南應劭云邾

一作駢後爲伯氏邑續漢郡國志臨朐有古邾邑應劭曰伯氏邑也水經注巨洋水逕臨朐縣城東城古伯氏駢邑也齊乘臨朐古駢邑伯氏所食後爲管仲所奪城西有其冢案臨朐縣今屬山東青州府是駢本从邑作邾故注云地名也以三百爲食邑三百家者宋本禮記疏引鄭注同易訟卦其邑人三百戶鄭注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此經鄭注亦云齊下大夫之制也吳語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有夫有婦然後成家亦是三百家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蓋古邑大小不等也一曰駢之邑三百邑謂四井之邑也左傳卿備百邑鄭志云邑方一里是也見千室之邑章云齒年也者禮文王世子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坊記民猶犯齒注齒年也廣雅釋詁同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注王曰貧者善怨富者難使不怨也

釋文難乃且反易以鼓反

正義曰朱注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皇疏引江熙曰顏原無怨不可

及也若子貢不驕猶可能也蒙案此章因上章伯氏無怨而類記之或謂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然如伯氏能以富而貧者之無怨則更難如管仲能使富而貧者之無怨則尤其難故王注言貧者云尤難使不怨習氏論管仲云聖人以爲難

王注云云疏曰考文所載古本足利本有此注各本俱無尤或誤作人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注孔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

也

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四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綽昌略反本又作韓滕徒登反薛息列反皇本高麗本夫下有也字汗簡云古論語綽作韓今釋文改作卓隸釋唐扶碑朝有公卓即孟公綽也說文作

正義曰朱注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黃先生曰下章稱公綽之不欲而此斥其不可爲大夫以此知儒者之學未可謂人欲淨盡即是天理流行也

故辭敬軒云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聖賢所謂無欲者非如釋氏之盡去根塵以其不流於人欲之私即爲無欲也蒙案此章或謂譏魯國用人之失宜或謂諷公綽任職之不稱然合上下章連類而觀之蓋公綽之不欲猶臧武仲之知下莊子之勇不過一節之善而未遽爲成人以是知克伐怨欲之不行不足以爲仁較之子產相鄭之小邦而以義全惠管仲相齊之大國而以智行仁則小大易地皆然彼此不可同年語矣

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四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公綽仲孫氏史記弟子傳謂孔子之所嚴事者於魯則孟公綽左襄二十五年傳齊崔杼伐我北鄙孟公綽料其必速歸則是魯大夫也云家臣稱老者禮喪大記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注室老家臣之長是也皇疏老者采邑之室老也猶寬閒也公綽性靜寡欲若爲采邑之臣則寬緩有餘裕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也公綽之不欲注馬曰魯大夫孟公綽也下莊子之勇注周曰下邑大夫也冉求之藝文

之以禮樂注孔曰加之亦可以為成人矣

釋文知音智下皮彥反皇本知作智考文古本足利本曰上無子字高麗本同補遺矣上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皇疏亦可未足之辭蒙案說苑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至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於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飾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必聖人方可以語成人荀子哀公問五儀孔子所謂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黃先生以亦訓實似未必然

馬注云云疏曰云魯大夫臧孫紇者杜氏世族譜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左傳襄公四年記其知陳必亡

十四年記其知衛君必入皆其知也又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杜注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又二十三年武仲以阿順季氏出奔邾又以防求為後於魯致防而奔齊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甯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至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杜注謂能避齊禍是武仲之知也云公綽魯大夫者見上章皇疏引范甯曰不欲不營財利也

周注云云疏曰云莊子下邑大夫者戰國策稱管莊子漢書東方朔傳稱弁嚴子管與下同部借字嚴代莊避漢諱也下說文正字作弁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武子取弁弁即下本是魯邑閭百詩釋地云下即今泗水縣莊子為邑大夫子路即其治民春秋後語云莊子性好勇嘗刺

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皇疏引略同以管豎子爲下壽又謂莊子能獨拈虎是莊子之有勇也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下韓詩外傳十云魯與師下莊子請從新序八義勇篇云齊與魯戰下莊子請行是莊子乃魯下邑之大夫也而左襄十六年傳記孟莊子之事云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又十八年傳諸侯同伐齊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至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范鞅門於雍門孟莊子斬其楛以爲公琴二莊子皆有勇名其事又適相類江慎修遂以此下莊子爲卽孟莊子其稱下者或孟氏先食采於下而後改食於成抑知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時孟獻子尙在而成已爲孟氏邑安得謂莊子先食采於下乎孔異軒經學卮言引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下人以告又楚語云魯有弁費卽指孟孫季孫以弁爲孟氏之私邑非無所據然國語韋注並不以弁謂孟孫下人告穆伯之喪安知卽孟氏之邑况韓詩外傳新序八又記下

莊子好勇毋無恙時三戰三北及母死三年從魯伐齊三獲甲首以塞責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於孝未終也然則孟莊子人稱其孝卒以善終何嘗有赴敵輕生之事哉至路史國名紀氏族大全並以卞爲莊子之姓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爲氏然古卞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界並非曹國之地通志略嘗辨之又釋文引鄭君注以下莊子爲秦大夫然臧武仲孟公綽冉求皆屬魯人不應遠及西秦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至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文訓加者黃先生謂文有加增之義固可通又云文成也此三字疑何晏所注樂記云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鄭君注文猶美也善也美善與增成義互相足一曰說文文錯畫也象交文易傳物相雜故曰文義同文以禮樂卽文王世子所謂禮樂交錯於中有恭敬之心而以樂化其拘有和樂之趣而以禮酌其中也知廉勇藝合之已幾於純而又交錯之以敬與和是謂成人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注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見危

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注孔曰久要舊約也

平生猶少時也

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要作約鸚鵡賦注引久要上有君子二字

正義曰朱注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外注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纂疏云觀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說為疑二者又皆子路所能故胡氏疑其為子路言何義門讀書記又疑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至十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子路之言如此夫子何以無言纂案文選曹植責躬詩注引子曰見危授命亦可以為成人矣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皆以為夫子語而非子路所言故皇疏云曰謂也曰今之成人猶所謂今之成人也曰字連下不讀斷王伯申釋詞曰有一人之言而自為問答者則加曰字以別之如陽貨篇可謂仁乎曰不可可謂知乎曰不可孟子告子篇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也有非問答而亦加曰字以別之者語更端也若禮記檀弓云公瞿然

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論語

微子篇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憲問篇曰今之成人者

何必然孟子公孫丑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是

也黃先生云上節言成人君子律己之全功下節言

成人季世取人之憲法此語更端也陸稼書謂上一

節是中行是善人君子下一節是狷是有恆上節亦

即就子路所可及者而語之尚未是聖人地位必如

聖人之踐形盡性方可以稱成人之名下節就子路

所已能者指而言之欲其因所長而造乎其極亦猶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至十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因不伎不求而謂其何足以臧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不苟得者曲禮臨財毋苟得臨難

毋苟免皇疏引顏特進曰見利思義雖不及公綽之

不欲猶顧義也見危授命雖不及下莊子之勇猶顧

義不苟免也注言不苟得疏言不苟免互相足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久要舊約者久與舊要與約皆同

音相借公羊莊十三年傳要盟可犯注臣約束君曰

要漢書高帝紀待諸侯王至而定要東耳要東猶約

束也釋名要約也在體之中約結而小也云平生猶

少時者尸子引子夏曰君子漸於饑寒而志不僻鈔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三句意本此經昔席卽昔夕模部字平生耕部字皆以疊韻爲向日之意故云猶少時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乎注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諡也論衡知實篇引末乎字作有諸

正義曰朱注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

故當時以三者稱之皇疏時公明賈仕公叔文子故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卷十四 至九十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問之呼公叔文子爲夫子言人傳文子平生有此三

事孔子未信故見賈而問之也

孔注云云疏曰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適衛說

遯瑗史狗史鱸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

未有患也杜注公叔發公叔文子也檀弓鄭注亦云

文子名拔或作發世本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

拔生朱爲公叔氏禮記孔疏及皇疏皆作拔釋文拔

皮八反拔與發古音同在祭泰部故又作發邢疏引

世本誤作枝朱子仍之非也路史衛公族有公明氏

故朱注云公明姓賈名亦衛人云文諡也者周書諡法解慈惠愛民曰文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

然豈其然乎注馬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

釋文厭於豔反樂音洛皇本高麗本其言其笑其取下各有也字論衡儒增篇引同又知實篇引後作后其然二句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正義曰朱注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

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卷十四 六十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

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

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或

問夫子疑之者何也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鱸

曰子富君貪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

而其取豈能皆善乎張敬夫曰如賈所言非和順積

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詞曰

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宏忠厚如此

馬注云云疏曰皇疏然如此也引袁氏曰其然然之

也此則善之者恐其不能故設疑辭此釋馬注以其
然為美之也一云其然是驚其如此豈其然乎嫌其
不能悉如此也故論衡連疊作二句黃先生云豈史
漢多用為庶幾之詞引申之為疑詞然其徘徊審顧
之意一也見說文段注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注孔曰防武仲故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
武仲為孟氏所諧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
曰紇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
動敢不避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
釋文防音房要一遙反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
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
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
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
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
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
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皇疏云時人
皆謂武仲此事非要孔子據其理是要君袁氏曰奔
不越境而據私邑求立先人之後此正要君也蒙案

禮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
不要吾弗信也鄭注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
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要也然則去不出境貪利其
祿即謂之要君而何況其據邑而何況其請後夫子
特誅其意曰以防顯然挾制矣曰於魯隱若敵國矣
是直要之也猶敢自欺以欺人曰吾以求之也罪可
勝誅哉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防武仲故邑者魯有兩防一近宋
左隱十年傳伐宋取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
防城一近齊隱公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注魯地在
琅琊華縣東南此東防也世為臧氏食邑襄公十三
年冬城防書時也於是將早城武仲請俟農功之畢
禮也其地近齊故致防而奔齊據既出奔則故邑也
云魯襄公二十三年至奔齊皆約左傳文傳曰季武
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
曰飲我酒我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
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
皆起及旅而召公鉏即公使與之齒季孫失邑季氏

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
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
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仇臧氏公鉏謂季孫
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
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
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
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
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
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氏之愛
我疾疢也孟氏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
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
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
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
正父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
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
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
為出在鑄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

侯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
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
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
曰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
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
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
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無或如東門遂不
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也曰無或如叔孫僑如欲
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
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
臧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
居其孟椒乎此皆武仲出奔始末孝經曰要君者無
上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注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注馬曰伐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遠是正而不譎也
釋文譎古穴反漢書鄒陽傳引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風俗通王霸篇引二句互易前後又省二公字
正義曰朱注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

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黃先生曰譎謬欺天下也見說文晉文公譎鄭君以召狩言朱子以城濮言齊桓公正以召陵言皆舉一隅耳統三傳觀之均是尊周室也而桓於名分猶不敢越均是恤諸侯也而桓於信義猶不敢渝荀子云五伯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後之論齊桓者因多過刻之論但桓公知守正道有時持之不堅偽心乘之所行遂未必皆正然惟其知守正則事之正者為多時有偽心而外猶飾於正觀傳所載霸略內則問鄉長以舉賢外則反侵地存亡國功高威立受胙下拜皆晉文之所不能為即軌里連鄉亦依周制而變通之足甲兵以整武備亦克詰戎兵之道未可一概斥之也晉文則以正道為不必守而裂冠毀冕之甚者矣陳用之曰晉文之譎非無正也齊桓之正非無譎也正不勝譎故謂之譎而不正譎不勝正故謂之

正而不譎王氏引之述聞曰說文譎權詐也訓詐則為惡德訓權則為美德毛詩序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注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正義曰譎者權詐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義故謂之譎諫鹽鐵論力耕篇昔管仲以權譎伯而范氏以强大亡安平相孫根碑仲伯撥亂蔡足譎權春秋繁露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是也論語憲問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權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論儒篇今經經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魯哀姜薨於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法與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六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同義法而不謫古人以為齊桓之過則守正為齊桓之所長權謫為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公謫而不正亦是嘉其謫而惜其不正可知矣淮南繆稱篇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語意與此相似高注云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皆謂各得其一偏也不然則經但云晉文公謫齊桓公正其義已明何須又言不正不謫乎蒙案說文灋或省作法古文作金从△正管子法篇法正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周禮射人佐司馬治射正注射之灋儀也是射正即射法正與法本同義古文又相似故漢書鄒陽傳引作法而不謫翟方正傳爾不得易定亦金之誤皆本法字也又說文謫與慙皆訓權詐益梁謂謬欺天下曰謫心詐為慙言詐為謫廣雅釋言謫愜也謫愜美也周禮宮正注謫觚非常文選東京賦瑰異謫詭注變化也舍二九而成謫注變也是則法正謂經常謫詭謂權變二者交相為用而無所短長即二公各有所偏而不分優劣故皇疏引江熙云言此二君霸迹不同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六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所以翼佐天子綏諸侯使車無異轍書無異文則無不同也然而五霸始於齊桓而此章先從晉文說起蓋謂晉霸益變於古而齊霸尚未大遠於王夫子傷世道之日衰隱若有匪風思王下泉思霸之意由晉文而齊桓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聖人之所深願也豈無意於其間哉
鄭注云云疏曰謫詐義本說文皇疏云詭詐也云召天子者天子周襄王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冬會於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是鄭注所本也
馬注云云疏曰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寡寡人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還君其問諸水濱是馬注所本也穀梁傳疏謂齊桓正而不謫馬鄭

指謂伐楚是責正事大據此則鄭同馬注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注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
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
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
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也
釋文糾居黜反召音都辨疑以下曰字為義文非也

正義曰皇疏桓公齊僖公之庶子子糾桓公之庶兄

召忽是子糾之傅管仲亦是輔相桓公與子糾爭國

而殺子糾召忽同死管仲猶生曰者謂也時人物議

者皆謂管仲不死是不仁之人也朱注子路疑管仲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孔注云云疏曰左莊八年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

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

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

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

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

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

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

夷吾治於高俟使相可也公從之是孔注所本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

其仁注孔曰誰加
管仲之仁矣

公羊莊十三年傳疏引兵車下有之力二字世說新
語注引不以上有一匡天下四字

正義曰朱注九春秋傳作糾督也不以兵車言不假

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

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皇邢二疏引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

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曰莊十三年會北杏十

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七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會幽僖元年會榘二年會黃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

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邱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

及陽穀為九會釋文所載略同惟會北杏下有又會

柯三字會甯母下無九年會葵邱五字與皇邢二疏

異楊士勛穀梁疏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者謂從北杏

至葵邱也論語稱九合者實與陽穀二會管仲不欲

故去之兵車之會四者洮鹹牡邱淮也鄭釋廢疾云

自柯之明年葵邱以前去買與陽穀固已久合矣則

鄭意不數北杏自外與范注同也不數北杏所以得

九合者或云去貫與陽穀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為九也或云葵邱會盟異時故分為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十九}為九劉炫難之云貫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而數陽穀若以葵邱之會盟會異時則首戴之會亦可為二也離會不數鄭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二三之說並無憑據是則鄭君之釋九合後人已不能明或乃以九為第九專指葵邱之會極言其盛或又以九為虛數謂如叛者九國約言其多朱子據左僖二十六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年傳展喜犒齊師稱桓公糾合諸侯之語則以九讀為糾然九與糾雖同部而自公穀以下皆以九為實數周秦兩漢古書多以一匡九合作偶語管子小匡篇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戒篇果三匡天下而九合諸侯此則見於夷吾本書者也況左傳亦嘗有九合字襄公十一年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國語載晉悼公語則以為七合左昭元年祁午謂趙文子則曰子相晉國以為盟主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夫曰再曰三曰

七皆為實數則九合之非糾合斷可識矣惟是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國語又云兵車之屬六兵車之會三本經既云不以兵車而九合之中又有兵車之會是以朱子疑而更之黃先生曰以用也三國志陸績傳引經以作用不用兵車者謂兵戎禍息不專指會合時言也戚氏鶴泉曰湯武伐暴用兵車未始非仁向戌弭兵不用兵車當時無言其仁者仲之仁在能糾合諸侯不以兵車非以不用兵為仁也天下有道則諸侯合無道則諸侯離離必爭而天下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受其害桓欲匡天下莫先合諸侯大約始亦藉威力至久而天下信之則與國服五禁行尊周攘楚大義曉然列侯各以玉帛相見而兵車不用矣九合者一匡之事不以兵車者一匡之成經文以不以兵車屬之九合諸侯之下明是紀其成功如此不以是桓與諸侯皆不以天下自此得休息不單主會盟說方見管仲之仁蒙按說苑善說篇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色是無愧

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爲三軍之虜也死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秦漢諸書論管仲之事者大約類此皆與本經相表裏蓋施濟難全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仁之量雖聖猶病取譬能近仁之功盡人可爲管子本天下才其智足以施仁術而行仁政作內政而寄軍令先事富國強兵尊周室而攘四夷不出招攜懷遠遂使爭兵構怨之天下一變而爲玉帛冠裳之天下生民不至塗炭中夏賴以小安春秋不遽流爲戰國者謂非管仲之力哉夫子譏其器小孟子卑其功烈五尺之童無道桓文之事者謂其以力假仁苟安小就特於仁之量未能宏非以其仁之功不足稱也故夫子作春秋未嘗不予桓文之霸業而孟子論五

霸亦以齊桓爲最盛又以管仲爲天之降大任言非一端而已也或以此經由賜之問答盛稱管仲之仁乃齊論語雜而不純之語豈足與論仁也哉

孔注云云疏曰朱子與孔注同王伯申釋詞曰如猶乃也詩常武王奮厥武如震如怒言乃震乃怒也論語如其仁如其仁言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安乃其仁乃其仁也黃先生曰揚子法言學行篇如其富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智問道篇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皆如訓爲乃之證也謂管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仲未純於仁則可以不死糾難爲未仁則不可曰乃其仁乃其仁者以其仁之顯著於天下者徵其心之不殘忍於所事之人也孔注云誰如其仁誰字添設且云誰如許之過當矣蒙案公羊隱元年傳曰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何注如即不如齊人語也左僖二十二年傳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孔疏如猶不如古人之語然猶似敢即不敢然則如可訓不如即可訓誰如重言誰如者古人語氣之抑揚以下章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觀之則

許之不嫌過當也翟晴江以其字指召忽謂忽殺身以成仁仲有功亦得如其仁則更截然無餘味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釋文與音餘相息亮反

正義曰朱注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黃先生謂不死又相兩意並重蒙案子貢實以相桓鞭辟不死之不仁特加又字以甚之與子路直責其不死初無二意故夫子先敘相桓之功而曉以徒死之無益總歸到不死之無害於仁耳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注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

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民到於今受其賜注受其賜者謂不微管仲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注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也

釋文被皮寄反衽而審反一音而鳩反皇邢二疏於作于邢本衽作衽北史王紘傳中論智行篇文選西征賦八公山詩注引並同說文作衽被披之借

正義曰朱注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皇疏賜猶恩惠也王弼曰於時戎狄交侵亡邢滅衛管仲攘戎狄而封之南服楚師北伐山戎而中國不

移故曰受其賜也邢疏引成公二年左傳云五伯之

霸也杜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

文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鄭

注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

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蒙案齊桓之時淮

夷病杞山戎病燕狄滅邢衛諸國而蠶食及溫楚盡

漢陽諸姬而豕突至鄭尤其甚者王子帶且以揚拒

泉皋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而焚東門苟無管

仲相齊桓以創霸安知中夏禮義之邦不相率而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夷也耶故嘗曰主持春秋天下者前有一管仲仁人

也後有一子產惠人也惠猶仁也管仲之仁出於智

子產之惠成於義馬氏釋史論曰霸之名何昉乎祭

法曰其工氏之霸九洲然則霸之名不已舊乎或曰

古者有伯而無霸其在唐虞有州牧侯伯商以文王

為西伯周有二伯是矣霸之名我未之前聞也其當

周之末季齊桓晉文之事乎國佐有言曰五伯之霸

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解者曰是夏之昆吾商之大

彭豕韋周之齊桓晉文也白虎通曰三王之道衰而

五霸存其政則霸之名若不自周起矣蓋必有翼戴天子之功而後可以稱霸秦穆公受甘言以縱鄭國違黃髮而敗殺師誅賢臣百里以子車氏殉黃鳥刺焉宋襄公不度德量力求諸侯而虐用小國敗泓身死爲天下笑楚莊王僭號陵上憑威肆強觀兵以窺周鼎倚怒以殘宋郊易子析骸力有餘而仁不足此三君者皆不聞有翼戴天子之功粵稽昆吾大彭豕韋蓋嘗於夏殷之中葉匡輔王室則并桓文而爲五矣卽春秋之稱五霸者亦有進闔廬而黜宋襄者循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四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名責實咸無稽焉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當周室東遷之後王綱不振而能起自危難尊內攘外其功誠足述也夫齊洋洋表海太公之遺也而桓公能起而修之蠶沐施於羈囚連帥置之都鄙煮海通賈國用富強衣裳兵車之會惟是尊天子而睦諸侯抑強楚而保衰周使當盛周之際抑且膺方伯之命以長率諸侯情乎王室不競一君一臣經營四十年而克濟焉是以北杏肇績魯衛不至郵幽繼盟鄭宋懷疑迨三國存而大義始昭江黃服而蠻方始懼至貫澤陽

穀之會遠邇畢集矣桓公端委摺笏以朝之盛之至也或謂包茅責貢以來不聞南下之師葵邱震矜九國以叛弦黃滅而不能救東略則西否功高志滿於晚節見其漸衰焉無他管仲死也故桓公中主也得管仲而名彰讀山高牧民輕重九府諸篇其規模宏焉其經制詳且備焉兵力甲於天下而不敢教其君以請隧問鼎之事此管仲所以稱仁與至尊莫如王子定其位而覬覦絕矣至親莫如哀姜誅其罪而淫亂息矣侵伐不勞大師盟誓不煩小國功高來天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四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錫猶凜天威而懼隕越君子是以知管仲之所以賢也能輔君也桓公之所以霸也能用賢也故曰五霸桓公爲盛 蒙案云云見前
馬注云云疏曰云匡正也者爾雅釋言文云微無也者二字同母相借詩伐木微我弗顧禮檀弓雖微晉而已微皆訓無小爾雅廣詁同云君不君臣不臣者管子葵邱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命無下拜管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中國亂則將變而爲夷狄矣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被髮不結也左衽衣前從右來
向左也王制云東方曰夷被髮文身西方曰戎被髮
衣皮書畢命四夷左衽是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中
國不變為夷狄管仲之惠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注
日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
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
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
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

唐石經無豈字後人旁增中論智行篇引一本諒作
量漢書鼂錯傳注後漢書應劭奏議引作人莫之知
正義曰朱注諒小信也經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漢書引此文莫上有人字蒙案家語致思篇孔子曰
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閭也欲立子糾而不能
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變色是知權也桎梏而無
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
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不
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
足多也家語王肅偽造大意本說苑善說篇而增入
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二語即此經注君臣未正
成之義其說必有所本未可厚非也朱子外注引程

叔子謂桓公兄也子糾弟也桓公殺之雖過而子糾
之死實當仲知輔之為不義亦可自免以圖功故聖
人稱其功而不責其死抑知子糾小白皆僖公之子
襄公之弟實桓弟而糾兄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
公羊曰篡殺梁曰不讓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公羊
以為子糾貴而宜為君殺梁以為病魯不能庇糾而
存之皆以糾兄桓弟之次序為言故荀子有云桓公
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史記亦云襄
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預注左傳亦云小白僖公庶
子公子糾小白庶兄也即管子本書大匡篇首敘公
子糾於公子小白之上其餘見於他書者如莊子說
苑尹文子韓非子越絕書不一而足皆以桓公為子
糾之弟惟漢書淮南王傳文帝知厲王不法令薄昭
以書責之有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
返國趙氏汙謂漢文於淮南為兄故避兄而言弟乃
一時遷就之言故朱子既引程子說而其答潘恭叔
書又引荀子殺兄語以薄昭所云為未必然要之論
仲與忽當死不當死不關兄弟之長幼而在君臣之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八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否也夫欲定君臣之義當先正君臣之名三代封建之世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各有土地之責因皆有南面之尊惟南面而始稱君也然後北面而始有臣也故士庶臣於卿大夫則以卿大夫爲君而同仕於一國又相率而統臣於諸侯矣卿大夫臣於諸侯則以諸侯爲君而天下如一家又相率而統臣於天子矣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子路所謂君謂衛君非謂孔攄也鮑叔召忽管仲者皆僖公之臣也公命鮑叔傅小白召忽管仲傅子糾爲之傅未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八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爲之臣也臣必死於君未聞傅必死於公子也彼桓與子糾當僖公襄公之世不過一羣公子而已及襄公卽世之後不過一亡公子而已其得爲諸侯卿大夫均未可知也安得稱爲君亦安有所謂臣也哉故曰君臣未正之說未可厚非也或曰君臣之義未正成管仲可以不死矣然則召忽之死其非歟曰管仲之不死大權也召忽之死小節也後漢書應劭奏議較尹次史玉殺人當死而兄母求代自縊議貴次玉以爲刑罰不中因引經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

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前漢書龜錯父非錯刻峻遂自隕其命班固贊云經於溝瀆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師古注引論語亦云自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徐幹中論智行篇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是漢魏相傳皆以溝瀆之死指召忽史記齊世家遂殺子糾於笙瀆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鄭誕生本作莘瀆論語作溝瀆左襄二十一年傳執公子買於句瀆之邱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八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句瀆卽溝瀆也又春秋桓十二年盟于穀邱左傳云句瀆之邱蓋句溝穀古同侯部相借管子云召忽自刎而死則經當作到說文到斷頭也皇疏或云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或云自經自縊也猶晉申生之雉經釋名屈頸閉氣曰雉經如雉之爲也蓋忽不忍子糾之死而同死其處或有以爲匹夫匹婦之諒也黃先生曰春秋書小白入齊又書葬齊襄公繼又書乾時之戰是桓公先入而靖國難糾後至而見拒猶爭國於靖難之後則糾之罪著矣管仲苟有助惡之

謀則當請罪受戮於齊幸而赦之則當感恩報効也
管仲苟素無助惡之心則糾死與死惟其親暱任之
仲可無死也予謂糾敗而有罪仲固可以不死而召
忽必不可不死蓋子糾親召忽而不任管仲者也
夫管仲天下才也治國之具鮑叔所素服也料事之
明桓公所不及也乃桓公知避禍於未亂之先而子
糾出奔於倉皇之日桓公暫託迹於密邇之莒而子
糾遠竄於仇讐之魯魯桓新弒於齊本無心於納糾
故莊公九年春爲饒之盟夏始謀納糾糾有乾時之
戰濡滯三時而小白早自莒而先入桓公之立國人
立之也人心所向即天命所歸而子糾猶恃仇師而
爭國曾是一匡九合之才而顧見不及此耶迨事已
無可如何仲以一矢之加遺聊酬先君付託之知而
如謂爲傅者必以身殉焉吾謂天下才斷不若是之
愚也蓋仲與召忽傅子糾同事而不同謀者何以
知忽之與謀以忽之必死知之也何以知仲之不與
謀以仲之不死知之也抑又論之召忽者守經者也
糾存與存糾死與死知有糾而已管仲者達權者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待我以國士則國士報之待我以眾人則眾人報之
不惟有糾也嘗讀管子大匡篇管鮑與召忽三人素
相友善本各自有定見僖公使鮑叔傅小白鮑叔稱
疾不出蓋先命召忽管仲傅子糾糾長而小白幼也
召忽請代謂小白必不爲後管仲曰夫國人憎惡糾
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
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
已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慮非夷吾莫容
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
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
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
況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
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
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
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
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及魯殺子糾齊請
管仲仲謂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
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今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又記或曰襄公薨國人召小白小白恐二人之傅子糾而不敢入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由是觀之仲之於子糾不過爲傅於前未必信用於後生臣死臣之說本出於召忽忽既甘心於臣糾則不得死其難若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八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管仲本不肯遠以爲君臣而莊子越絕書謂管仲臣於子糾則以召忽之言連類及之也然則君臣未正成之說王注未可厚非也淮南泰族訓曰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要之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死於職守者君死社稷之例也死於私暱者士死知己之說也其餘皆處於可死不可死之間能死不失爲守節不死亦未甚爲害義而又當自

量其力自度其才子路之於衛也自量其力足以相制故不惜一死以救其主不幸而不克濟焉則死實有光於史冊而子羔之不死要不失爲見幾也管仲之於齊也自度其才足以有爲故不肯一死以輕其生乃幸而大有功焉則不死實有補於生民而召忽之從死要不失爲守節也善乎夫子或問之言曰夫子特以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未甚害義而其功有足褒大匡篇引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初學記引韓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八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外傳曰昔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死馬爲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吾知雖爲之死亦何傷哉然則仲豈偷生畏死者哉守經達權各行其志夫固各有所當也王注云云疏曰云經死於溝瀆之中者猶說苑云不免爲溝中之瘠不以溝瀆爲地名是也漢魏人謂溝瀆卽筮瀆孔子以匹夫匹婦比召忽似太輕死節矣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注孔曰大夫僎本本文子家臣也僎之使與己並爲注孔曰大夫僎本本文子家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注孔曰大夫同升在公朝也

是可說
為文也

釋文大夫僕本又作撰同士免反五經文字曰僕而
竟反今經典音撰又音邇漢書人表作大夫選

正義曰朱注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

朝之臣也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

民爵位曰文者外注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

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禮檀

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

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

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八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

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戚氏鶴泉云古無兩字諡其後

止稱文子則仍以一字所謂貞惠文者將於三字擇

一非均以為諡也然其定諡為文不過以脩班制睦

四鄰於文未稱於文子疑未盡因時人有述其升僂

一事子特表出之以為國家議諡當得其實且從其

重也蒙案古者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王能官

人周公能下士故注云言行如是可諡為文也彼竊

位蔽賢之文仲果何謂也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大夫僕者僕本文子家臣曰大夫

從後追稱也或云春秋時家臣亦稱大夫故曰臣大

夫似為穿鑿僕本人名漢書人表作選禮鄉飲酒義

介僕象陰陽也釋文僕輔主人者少儀介爵僕爵注

古文禮僕作邇謂鄉人為卿大夫來觀禮者此別一

義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

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

奚其喪注孔曰言君雖無道所任
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亡乎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八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釋文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同夫音

符下同喪息浪反又如字下同國魚呂反鮀徒何反

皇本無道下有久字子言作子曰高麗本同後漢書

注引而作其三治字作主鮀作它漢書人表仲作中

正義曰朱注喪失位也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

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

外注尹氏曰衛靈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

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

皇疏康子魯季康子也夫指衛靈公也或問曰靈公
無道焉得有好臣答曰或是先人老臣未去者也或
靈公少時可得良臣而後無道故臣未去也陸氏困

勉錄曰衛靈章言得人之重非謂得人而可無道也
大抵君無道而得人者可以免其身而不能保其世
故靈公沒而蒯瞶之禍與武氏沒而五王之變作曰
若得伊周之佐何如曰伊周則能轉無道為有道而
非能保無道之及世也然則君有道而不得人可乎
曰有道未有不得人不得人不可謂有道然則陳臥
子謂齊桓無管陽之佐晉文無狐趙之徒則雖不負
婦人而朝不納懷嬴於室亦不至於霸其說非耶曰
不負婦人而朝不納懷嬴於室可謂不無道已耳未

明學字論語集解卷十四 八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可謂有道也有道未有不得人者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奚何也喪亡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注馬曰作慚也內有其
實則言之不慚積其實

者為之
難也

釋文作才洛反皇本作則其為之難考文足利本高
麗本作則其為之也難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注作
其言之不作其後為之難後漢書皇甫規傳引則下
有其字

正義曰朱注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
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精義湯氏曰其言之不
怍而行必欲揜焉則難矣張敬夫曰易其言者實必

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為之也難矣故古者
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訥蒙案皇疏
引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
不怍邢疏云此章疾時人內無其實而辭多慚怍也
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慚然則內積其實者為
之也其難一疏申馬注與後漢書皇甫規傳引經意
同是古注以不作為實其言為之難所難者指言也
朱注以不作為易其言為之難所難者指行也然皇
本以其為與其言相對司馬牛問仁章先言為之難

明學字論語集解卷十四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曾子立事注引作其後為之難當以為字指行為是
玩則字緊接語氣其所難可決於言之之時不待見
於為之之後意更切至矣

馬注云云疏曰云怍慚也者說文心部怍慚也又言
部詐慚語也段注以此經怍為詐之借案字又作恁
太元上階天不恁荀子儒效篇無所疑恁注恁與怍
同蓋說文作本从作省聲曾子立事注引論語其言
之不作作即恁字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

君請討之

注馬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也

釋文弒本亦作殺同音試下同朝直遙反夫音符下同皇本高麗本弒作殺

正義曰朱注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朱子文集曰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弒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下天意也黃先生曰史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九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記六國表云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代之六國之盛自此始然則夫子請討之計行大義著於天下所以弭篡奪而正綱紀者不由此哉事不行而四篡逆之國橫於天下春秋變而為戰國生民之禍烈矣蒙案左哀十四年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內焉饗

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九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闕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彘中適豐邱豐邱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庚辰陳恆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齊陳恆弒其君王於舒州孔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

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邢疏左傳錄此事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云齊而請此云公曰告夫三子彼云公曰子告季孫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為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此又云之三子告彼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則告三子惟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毛氏大可曰夫子所云民之不與暨以眾加半之說則正答魯為齊弱一問有解君之疑振君之怯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九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忻君之利誘君之瞻顧而予以可恃一舉而數善備焉此正大聖人經術不迂闊也在哀公強弱一問較計彼此不必盡庸君退誘之言設使果欲興師則此時慎重量己量敵正非易事必以三綱大義拒之則不惟理勢難辦且於子之伐之一問告東指西不相當矣

馬注云云疏曰云成子齊大夫陳恆者史記田齊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郟弑悼公齊人其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成子與監

止俱為左右相田常心害監止于是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常即陳恆以田為陳同部相借以恆為常避漢諱也云齋必沐浴者禮玉藻曰五盥沐稷而饋梁櫛用櫛櫛髮啼用象櫛進襪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啼身乃履進飲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是將朝必先齋齋必沐浴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九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公曰告夫三子注孔子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注馬曰我於禮當告君不

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下並同唐石經作告夫三子詩楚裝疏引無也字者字正義曰朱注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耶方氏觀旭曰左傳云子告季孫當以此經告三子為正蓋季氏雖為冢卿專魯然自襄公十一年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迨昭公五

年舍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子各一則兵柄實三子分主又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伐我冉有謂季孫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及叔孫問戰冉有不對然後恥不成丈夫退而蒐乘可見斯時師旅之命季孫不能獨專此正是請討陳恆前三年事故知告夫三子之文為正也蒙案統帥必有首領而眾謀尤貴僉同告三子必先告季孫告季孫亦必告二子史提其要論記其全會通焉可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九五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三子三卿者魯大國三卿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也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注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 釋文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皇本無也字

正義曰皇疏之往也朱注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方氏觀旭白之三子告當出就三子之朝位而語之非至其家

也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司土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入內朝皆退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據此則孔子告哀公討陳恆先與諸臣朝於路寢門外之治朝俟君退乃由宰夫復於路寢陳討罪之言斯時大夫未退故孔子出就其位而告之國政議於朝也不然孔子嘗曰其事也以私家不宜圖國政何屑至其家而謀耶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九六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馬氏解上節云我於禮當告君云云解此節云復以此辭語之而止正見致仕老臣憂君憂國萬不得已出而陳奏又不克遂其孤忠惟有獨來獨往自言自語此乃無聊之極思有無可如何之情況朱子謂以此應之意反短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注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也 皇本也作之考文補遺一本無也字

正義曰朱子外注引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

曰盡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必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也若忠信有所不足則於事君之道為未盡而徒以犯顏為事亦鮮味矣黃先生曰依孔注是犯則勿欺也依范注是犯先不欺也尋繹經旨戒欺勸犯二者反正言之子路忠信則不欺果斷則能犯精言之則二者皆非易盡也蒙案欺與犯二字雖若反正平列然玩也字一頓則而字究係側遞攷禮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事親有隱而無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犯顏諫爭本事君之職分而有子又言孝弟之人不好犯上記者例不載問詞意子路所問或問事君之有犯如何也蓋學者必先誠己而後能誠物必先事天而後能事君故誠意正心慎其獨於弗聞弗覩致知格物察其理於至悉至纖毋自欺以清事君之源先勿欺以立犯君之本勿欺非必於有犯而有犯必本於勿欺故子常誨子路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而大學誠意章所以必次於致知之後而陳稟於毋自欺也陸氏困勉錄云天下儘有此心無愧未

嘗欺君而識見執拗議論迂疏不可見諸行事者雖空言何益此以見人臣勿欺必學問經濟兼至非區區樸忠而謂之能勿欺也然則上章程子所謂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及胡氏先發後聞之說迂闊不近事情欺君乎抑自欺也

孔注云云疏曰犯君之顏本史記晏嬰傳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注本為上未為下也

正義曰朱注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污下皇疏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精義楊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善利而已孜孜為善則為舜非上達與孜孜為利至於為跖非下達與黃先生云達者通曉之謂下達如漢書九流之類蒙案說文達行不相遇也字从辵牽小羊詩生民先生如達如羊子之易生也達又或作迭文選洞簫賦注引字林迭滑也乃泰之借說文泰滑也字林又云澁滑也是達有通徹之意又有滑利之意此章當與孟子利與善之問參看蓋是非無中立邪正不並存初分只在幾希到底遂成舜跖

揚鑣分道永無回頭相見之期順水行舟各有留腳
不住之勢陸氏困勉錄謂喻義喻利是言其已成上
達下達是言其日進又引劉涓水云天壤之高卑易
辨方寸之上下難定李崆峒云論地位天地懸隔論
來路幾希危微可不戒哉

何注云云疏曰說文木上曰束木下曰本从木一在
其上下以指事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作束半蓋
从篆文上作上下作丁也周書武順解云元首曰末
本典解云帝鄉在地曰本是古人多以艸木之本末
引申之謂末在上而本在下惟儀禮鄉射禮鄭注云
肺離上爲本下爲末是又隨其根本所在而名之何
氏所據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注孔曰爲己履道能言之也
釋文爲于偽反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
欲見知於人也精義呂氏曰爲己者自信而已邈世
不見知而不悔爲人者人不用則不學人不知則不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九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修黃先生曰依孔注學謂讀書窮理以所講論者身
體而力行之則有益於己不能躬行則所講論者徒
益助於人也如此則經文二爲字之義甚憭釋文爲
于偽反是依注定讀訓爲爲助也荀子勸學篇云君
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
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
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爲學也以爲禽犢
荀子引此經而上下文皆申此經之義其云以爲禽
犢者禽犢饋獻之物也謂所講論者徒饋獻於人而
無益於己也揚子法言學行篇云學行之上也言之
次也咸無焉爲眾人經斥爲人而稱以學者譏其次
也程朱二子言學兼知行爲人欲見知於人蓋謂好
名之心未淨雖終身爲善而學有未純不如孔注之
爲確也蒙案此經爲字當訓圖維不當訓益助陸氏
困勉錄云爲人爲己是務名務實之分不是成己成
物之謂兩爲字卽程注兩欲字是所以爲學主意俱
在心上分別朱子語錄謂爲己爲人只是初間用心
分毫之差是也故皇疏謂古人所學欲以自己行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一百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成己而已今世所學正是圖能勝人欲爲人言己之美非爲己行不足也邢疏引范蔚宗云爲己者因心以會道爲人者馮譽以顯物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進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箴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矧然自矢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眾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蓋讀書談道無非口耳之資說禮敦詩無益身心之助山林乃仕宦之借徑辭章爲禽犢之虛文卽其爲學之不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意欲沽名而釣譽務將言說以悅人則徒見於言者無事於行無補於己者更何益於人孔注與程注未嘗不可會通也外注又引程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伊川又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蓋心術異而世運隨之一念之差遂有古今之判卽仕學一轉換間而所學不可知所爲更不可問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有攸不為臣趙注云惟念為與惟同母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注孔曰伯玉

也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注言夫

其過而未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注陳曰再言使乎善

能無過也釋文蘧其居反使所吏反考文補遺之誤人論衛問

孔篇引何為下有乎字

正義曰朱注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

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與之坐敬其主以

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

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的言愈

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

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蒙案淮

南子原道訓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莊

子則陽篇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

之而卒誦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

年非也故朱子謂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

篤實光輝宜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輔

漢卿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於外者言而以伯

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告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言謙

抑卑下而又深有得於聖賢為己之學常若不及之

心可謂知德而能言者矣或謂伯玉之過已寡而其

自視則若未能或謂欲寡之心誠切而常能自見其

所未至黃先生曰而未能之而猶如也謂心恐其未

能也呂伯恭曰人不克己身皆是過不知過之難改

能用力克己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乃

知改過之難此其所以不敢言寡過而曰欲寡過也

輯語謂欲寡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要從缺

陷中見功力子則謂惟缺陷然後見功力惟功力始

能見缺陷

孔注云云疏曰呂覽高誘注伯玉蘧莊子無咎之子

諡曰成子史記弟子傳孔子之所嚴事於衛則蘧伯

玉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主於子

路妻兄顏濁鄒家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去即過

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又孔子既不得用於衛

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歎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史

記謂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歸於衛嘗主伯玉家伯

玉之使人來未知果在何時也毛大可稽求編云伯

玉之使人來未知果在何時也毛大可稽求編云伯

明學論語集解卷十四 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學論語集解卷十四 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見於春秋在襄公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將逐君問於蘧伯玉伯玉不對而出則此時已爲大夫且爲逆臣所敬憚此必在強仕之年可知矣乃後此九年而夫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三適衛始主伯玉家則此時伯玉已百年餘矣蔡邕釋誨云蘧瑗保生此伯玉長年之證也黃先生據衛靈篇包注謂孫甯逐君之時伯玉尚在年少未與國政故不妨近關再出于攷其時大約不過十六七迨至衛靈末年孔子主於其家想已八十有餘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夏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如果百有餘歲不應此時尙未致仕春秋之世惟吳之季札齊之鮑文子九十餘尙見於策書參之以伯玉可謂三壽作朋矣
陳注云云疏曰注云再言使乎以善之段懋堂謂使乎使猶言孝乎禮乎禮要皆贊美使得其人故藝文類聚引經使乎使乎下又有爲使之難不辱君命八字惟論衡問孔篇引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豈仲任所見本多非之也三字乎何其說之好怪耶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注曰不越其職也

阮氏校勘記云皇本監本闕本皆合作一章毛本分爲二章非也

正義曰皇邢二疏皆合二節爲一章皇疏云誠人各專己職不得濫謀圖他人之政也曾子云君子思慮當己分內不得出己之外而思他人事袁氏曰不求分外邢疏云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己不在此位則不得謀議此位之政事曾子遂曰君子思謀當不出己位據一疏意是曾子引易以證出位謀政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夏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言與牢曰子云以證少賤多能之說體例本同兩位字注訓職意亦一貫若分作二章而曾子突引此辭果何謂耶左襄二十五年傳子太叔問政于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北齊魏長賢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以參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責爲其出位謀事故也夫問政而對以無越思議政而責以思出位是古義相傳本皆合爲一章也未注既云記者因上章之語

而類記之則上章之有可知而何以復注重出即其
外注所引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
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是位亦以職位言與孔注若合符契惟張敬夫云位
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
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
能然乎薛氏讀書錄說良止之義謂止則靜而精明
不止則紛擾而雜暗陸氏稼書申之謂思不出位較
思無邪更細較素位而行亦更細必有居敬之功然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後心專一而不出必有窮理之功然後心精明而不
出所謂不出者即孔子之不踰矩孟子之不動心也
即大學之止於至善中庸之發皆中節也愈推愈廣
愈說愈微而明季講家至有以心為位以此心動而
無動為不出位且引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證之則
援儒入釋不可究詰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不越職者爾雅釋詁職主也常也
廣雅釋詁職事也業也干寶云凡言職者主其業也
漢書景帝詔注失職失其常理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澤文行下孟反或如字皇本高麗本而作之末有也

正義曰皇疏本作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潛夫論
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而亦作之字邢疏
云此章勉人使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
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是古說皆以此
為一事惟朱子以而為轉語注云恥者不敢盡之意
過者欲有餘之辭或問云案本文當為兩事恥其言
者常若有愧而不及其行也過其行者常若勉強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使有餘於言也朱子分兩事總為而字非之字然恥
其言而過其行七字儘可作一句讀也四書辨疑曰
言不過行有何可恥行取得中豈容過餘過中之行
君子不為過猶不及聖人之明論也張南軒曰言過
其行則為無實之言恥言之過則其篤行可知矣必
如此說義乃可通注分作二事止是恥其言過其行
毛大可云恥其言而過其行非恥言也恥言之過乎
行也若恥過對待則言何足恥行何必過禮雜記云
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云使民有所勸勉

愧恥以行其言又曰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又曰恥名之浮於行也皆以恥字屬行言即論語亦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史記家語子貢見原憲慚而不懌終身恥其言之過也皆恥言過恥行不及歷歷可據何獨於此而殊之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釋文知音智惑音或皇本知作智孟子章句君子厄陳蔡章注引作君子之道三疏本改作道者

正義曰朱注我無能焉自責以勉人也道言也自道

明學字論語集解卷十四 夏四明黃書 約圖刊本

猶云謙辭外注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

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陸氏困勉錄云

道字且虛下三句正是道三者字勿作三樣人看蓋

即其會於君子之心者名之也呂用晦云上論知者

不惑三句與君子章三句各別君子章是就放驗言

重在下半截能擒不字則上半皆水歸東溟上論知

者章是就成德言重在上半年截能擒者字則下半已

口吸西江陸氏謂擒者字當云仁者自能不憂擒不

字當云必不憂然後為仁者餘做此裝案此章與上

章似亦連類而不及不曰君子之道三而曰君子道者

三上下兩道字皆當訓言子臣弟友天下之達道也

故中庸曰君子之道四道猶路也知仁勇天下之達

德也故此經曰君子道者三道猶言也蓋君子所常

言而庶幾實君子之躬行而有得苟身無不憂不惑

不懼之實行而妄稱仁者知者勇者之美名是言之

過其行也君子所深恥也故夫子自言我無能不敢

道君子之所道恥其言之或過於行也而子貢以為

夫子之自道實能道君子之所道知其行之無愧於

明學字論語集解卷十四 夏四明黃書 約圖刊本

言也下車又曰我不暇再下車曰患不能不即不離

若斷若續記者往往有此章法

子貢方人注孔曰比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孔

方人也

釋文方如字鄭本作謗夫音符巖行訝反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高麗本作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松樹記云二本皆非也三國志胡質傳引章首有孔子曰三字我上無夫字釋常談引賜下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

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

自治者疏矣故襄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蒙
案比方人物較其短長如李膺敦龍門之聲價許劭
持月旦之公評大約皆方人之事夫士室之邑必有
忠信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學者博習親師論學取友
察人羣之賢否決己見之從違無非爲衡鑒之資故
亦稱窮理之事大戴禮衛將軍文子問弟子子貢對
以賢人無妄知賢則難遂縱論顏淵冉雍仲由冉求
公西赤曾參顓孫師卜商澹臺滅明言偃南宮縉高
柴之行而至魯告夫子又與論伯夷叔齊羊舌大夫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問人之賢而無毀譽長物之風於是乎暢是又夫子
現身說法也釋文引鄭君本方人作謗人謂言人之
過惡也方與旁通用謗以旁爲聲故方可通謗孫氏
志祖讀書臚錄云左傳襄公十四年庶人謗正義云
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
昭公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
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
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今
攷說文謗毀也與誣誣不同大言曰謗訕微言曰誹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趙文子隨武子桐提伯華蘧伯玉柳下惠晏平仲老
萊子介山子推以廣其所知以及本經問師商之孰
賢有瑚璉之見許是皆子貢方人之證也然而致知
非易力行更難吾儒自治之功既無窮盡而見賢思
齊不賢內省即使知人之後更切黽皇夫子告以夫
我則不暇黃先生謂夫猶彼也我猶己也如吾往吾
止之例彼己則不暇言當急己而緩人初非夫子自
貶以抑之也皇疏引江熙云比方人不得不長短相
傾聖人誨人不倦豈當相臧否故云我則不暇是以

譏大禹立誹謗之木齊策有能謗譏於市朝皆是道
其實事也說文又云誣加也加語相誣加也謗則據
實以議論加則憑虛以誣人二字虛實本不相同而
其後又相通用于貢常謂無欲加諸人必不至飾辭
以妄誣然好議論人物則其所病也史記弟子傳謂
子貢利口巧辭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夫子常
黜其辯史公言之雖若失當然亦子貢謗人之一證
也孔子世家老子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
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

也然則謗人者避禍之不暇遑問賢不賢乎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比方者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總

頭形引申之為並並併也从二立又為仿仿相似也

皆有比方之意檀弓方喪三年疏謂比方也法言重

黎篇始皇方斧注方比也漢書衛霍傳贊票騎亦方

此意注方比類也皆與孔注合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皇本高麗本作患己無能也

注王曰徒患己之無能也

正義曰朱注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皇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

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甯之意亦可見矣

條辨云患不知人章重在知人求為可知章與患立

分說單對干譽此與病無能章語有倒順而意亦少

異彼是表君子之心病無能而不病莫知此言凡學

者不當患人不已知而當患不能蒙案患不知人章

釋文本作患不知也無人字以人不易知而知人不

必患也茲承子貢方人之後請得而轉之曰不患己

之不知人患不知己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注孔曰先覺是前能為賢乎或疑是反怨人也

釋文億於力反

正義曰朱注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

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

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外注楊氏曰君

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

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

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中庸或問亦引本經以證至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皇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誠前知之道而語錄又以楊氏之說為太其意以

先覺生於明而非本於誠故引周子曰明則不疑凡

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至暗也唐高

宗之流是也胡明仲曰逆億在心是自詐自不信也

抑亦先覺者理地明白私智無所用之矣馮氏曰逆

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

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白者不能也蒙

案三家之說皆以明為主然不逆億而仍能覺者此

如明鏡之照物明則無疑之說也不逆億而預能先

此其警之亦深矣黃先生訓疾為痛固為錮又謂敵
簡默不談時務以孔子為侈於辭夫子痛憐斯世之
錮蔽不能不言而非佞猶孟子之不得已於辯是以
佞為口才也蒙案佞从仁从女所謂婦人之仁也夫
子一片婆心與世依依不忍決絕不知其心者反似
有媚世干時之意故微生畝不解其何為而疑以為
佞莊子漁父篇云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正此章佞
字之情狀而於口才無著也大約佞如柳下惠之和
固即伯夷之隘夫子道大莫容所如不合一車兩馬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夏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惠之和而亦不忍為伯夷之隘此其所以棲棲遑遑
席不暇煖也然而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包注云云疏曰漢書人表尾生晦師古注即微生畝
也尾與微同部晦古畝字通志氏族略以微生畝為
魯武城人類攷謂微生高之族鄭曉古言云微生畝
微生高一人畝名高字皆臆說也皇疏本孔子曰有
對字故朱子以畝為有齒德也栖本俗字古作棲棲
又西之或字說文西作鬲象鳥在巢上曰在西方而
鳥棲故以為東西之西或从妻聲作棲後漢書蘇竟
曰仲尼棲棲墨子邊邊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
席不煖注不安居之意也以固為陋者廣雅釋言同
邢本疾世作病世說文疾病也訓惡訓痛皆引申義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注鄭曰德者謂
調良之德也
釋文驥音翼古之善馬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夏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若君子則非無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藝夫子之多能豈非才乎特以為周公孔子者則不以才稱而以德稱耳蒙案說文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孫陽即伯樂也驥从冀北土之產也荀子驥驥古之良馬也然必有銜轡之制兼以鞭策之威加之造父之御然後日致千里夫馬能致千里以其有力也馬能為人日致千里以其有德也非力無以顯其德非德無以重其力德力兼方稱為驥所謂德即善用其力非離力而別有所謂德也故驥之所以為驥者先力而後德而人之所以稱驥者乃重德而輕力皇疏引江熙曰驥有力而不稱君子雖有兼能而惟稱其德也若舍德而言力是直要駕之馬也若舍力而言德則亦何異駑駘之馬耶

鄭注云云疏曰云調良者說文調和也良善也莊子知北游注調和合之謂也釋名良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馭也良者馴服而不蹄齧也淮南子云馬先馴而後求良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正義曰朱注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蒙案道德經恩始章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新序雜事四亦引其語惟說苑權謀篇引孔子曰聖人報怨以德誤以老子言為孔子也詳釋老子之意似不外以柔克剛之宗旨欲取姑與之陰謀故說苑引入權謀篇雖曰以德報怨不惟不報怨而其實乃深於報怨巧於報怨直不啻以怨報怨也或人錯認為美意抑何太不近情耶子曰何以報德注德恩惠之德也

正義曰說文通訓引鄭君注德謂施恩也朱注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黃先生曰事必推之可通始為情理之正苟行於此不可通於彼即過乎情而拂乎事之理此非獨報怨報德然也五禮之殊貴賤五服之辨親疏五刑之分首從先王皆順其自然之理而措正施行垂之萬世而無弊後世或欲過從厚於一事而例之他事遂不可通矣管仲解上卿之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何以禮焉張釋之不以盜廟坐玉環之罪

論族曰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兩何以之
詞與夫子何以報德一詰語意正同蒙案管子樞言
篇曰眾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
也賈子道術篇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爲怨是德與
怨正相反者也於其正相反而偏欲反用之彼既以
德報怨矣苟有德於我者若仍報之以德焉是無異
於報怨也若將報之以直焉是反輕於報怨也既欲
報而無從又不報而不可天下事始失之過重者後
必失之過輕中說王道篇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
必好奪充其倒行逆施之類則以德報怨者勢必至
以怨報德而後可不然其將何以報德耶此聖人絮
矩之道所以前後左右必得其平而非若異端之不
近人情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何注云云疏曰說文德作惠云外得於人內得於己
也注云恩惠之德是外得於人者也

正義曰朱注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

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外注云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
見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
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
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或問曰有怨有德人情
之所不能無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
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
不同故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
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
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與焉是則雖曰
報怨而豈害其爲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
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讎有不
得不報者而申夫忠臣孝子之心爾曰君父之讎亦
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
勿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
子復讎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
卽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
以見聖人之心矣黃先生曰以直報怨有二說朱子
或問據周禮春秋傳而謂怨有當報不當報當報則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報不當報則止所謂直也此一說也集注則專言一己小怨之不必讎者又一說也難之者曰報怨者以至公無私而報德者必有私矣聖賢豈私於所厚乎曰國語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禮曰親無失親故無失故春秋之法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豈不私於所厚乎彼以德報怨固老氏敗壞聖教之說否則德怨俱以直報之亦所謂執中無權者均之賊道而已蒙案禮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以德報怨則寬身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若是夫子於禮既有以怨報怨之說矣而於此又云以直報怨者何也蓋德與怨皆有大小而惟怨又有曲直豪傑每留心於小惠而一飯不忘奸雄偏挾恨於微嫌而睚眦必報其實德怨之小者德之不勝德怨之不勝怨則亦報之不勝報故君子之存心甯從其厚而不薄而君子之行事必不因私而害公所謂以直報云者謂其報德而不報怨事之小焉者也若夫德之必報者非天地生成之大德即君父長育之深恩怨之必報者

非此生不共戴天之仇即九世猶有難消之恨故皇天后土亦共鑒其枕戈泣血之誠聖帝明王不忍阻夫孝子忠臣之志然而予之報復者情也而必平其曲直者理也周禮調人曰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夫父受誅殺人而義者也義而怨之此怨之曲而不得報者也父不受誅殺人之不義者也不義而怨之此怨之直而不得不報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也推人子之心無論其義不義而未有不怨平天理之公必辨其直不直而方許其報其實不得報即不必怨直而得報焉斯真謂之怨然則所云以直報怨者即謂之以怨報怨可也是則報怨有大小尤須分曲直而報德無曲直又不必論大小蓋小怨不必報而大怨有報有不報小德且圖報而大德無有不報也故或事無兩濟惟舉重以捨輕如蔡仲女之報父德而甯喪其壻或勢出萬難惟捐生以取義如京師女之報父德而獨殞其身國語曰報賜以力報生

以死此本謂君父之大德也受恩深重至於報之無可報而殺身以濟忠孝之窮再世思効犬馬之力則亦以大德之不可不報而不同報怨也故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注子貢怪夫子言何

為莫知己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注馬曰孔子不用於世故問也

不尤人也下學而上達注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知我者其天乎注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也

釋文夫音符怨於袁反又於願反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尤非也皇疏云下學學人事

上達達天命我既學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

上達天命天命有窮有通故不怨天也人不見知我

我不怨不尤者惟天知之耳蒙案史記世家云西狩

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

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

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說苑至

公篇云夫子道不行退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於天

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漢書儒林傳云古之儒

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

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

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

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

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

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羣編三絕而

為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據漢書以

下學為刪訂贊修之人事上達於監觀求莫之天心

夫子一德格天五十知命歎明王之不作嗟大道之

莫容因而退定詩書修明禮樂惟恐道將墜地庶幾

文不喪天斯其惓惓之苦衷如接蒼蒼之帝謂故知

聖莫如天而知天亦莫如聖人也史記說苑專指春

秋獲麟事蓋紹百王之制作無非兩大之經綸詩書

猶託於空言春秋顯徵於實事撥亂反之正稱天以
治人平天理以定變貶奉天討以懼亂賊聖人之筆
削自然與天意相通況乎河出龍圖犧開八卦洛
呈龜範禹錫九疇鳳鳴於西岐而周公定禮樂麟見
於東魯而孔子作春秋此皆天人相應之符初非怪
誕不經之事故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先儒皆謂
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杜征南以為感麟而作起獲
麟故文止於所起抑知感麟而作者聖人之知天也
文成致麟者正天之知聖人也惟聖能知天亦惟天
能知聖而要終不能見知於蒙蒙之人則是知我者
天心也莫我知者天數也故夫子反袂拭面而涕沾
袍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吾道窮矣此即莫我知而
不怨尤之旨也程朱二子以為聖人自言悟道精微
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然則何謂不怨不尤
哉

何注云云疏曰云與天地合德者易乾卦文言傳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注馬曰愬猶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

告注馬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注孔曰季孫信讓志子路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鄭曰吾勢能辨子之誅伯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

釋文寮力彫反愬悉路反朝直遙反說文引寮作寮九經字樣云上从穴下从火論語承寮省作寮史記弟子傳作僚索隱作僚又作遠說文又引愬作訴論衡果害篇引作邈二疏本以惑志絕句皇本高麗本於公伯寮下有也字史記引同朱子以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為一句

正義曰朱子或問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為用舍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廢興係焉何也曰此墮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於是乎在焉蒙案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都於是叔孫氏墮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邱帥師墮費何休注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

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孫說其言而墮之是當時專國政者季孫也主墮都者子路也公伯寮之愬想猶公斂處父之說也乃季孫不信伯寮之愬而卒令墮費叛臣無所施其技道幾乎將行孟孫反聽處父之說而不肯墮成公徒弗克振其威道又似乎將廢此皆人事之所不及料實天命之所不可知也夫孟懿子固孔子之弟子也奉父命而將禮是學違師意而使道不行太史公黜懿子而收公伯寮意蓋謂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皇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馬注云云疏曰云愬譖也者說文愬又作譏譖告也隸省作訴左成十六年傳訴公於晉侯注譖也云伯寮弟子者史記弟子傳公伯僚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孫云云集解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案今家語有申績字子周本作績或疑卽史記之申黨字周者並不作申繚要之公伯寮非弟子譖周說是也云景伯子服何忌者是注邢本作孔曰疏案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以公見晉侯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皇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懿子雖弟子曾伯寮之不若也然伯寮乃季氏之黨讒愬之人夫子不責而言命顯非弟子之流譙允南糾之當矣夫子服氏亦孟氏之族也彼景伯者能破季孫之惑而不料懿子有邪心有誅伯寮之權而不知處父有異議此其中有天命焉非人力所可如何也然其於伯寮之愬叔孫武叔之毀而殷殷焉一再告之實毅然一聖門衛道之人也予以爲弟子傳當

出公伯寮而入子服何隸績載魯峻石壁殘畫像以子服景伯亦在七十子之列可謂先得我心矣

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注云何忌誤也今考魯語韋注孟獻子之子子服宅宅之子子服椒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子服何惠伯卽椒昭伯名回是何乃回之子椒之孫宅之曾孫獻子之元孫也故檀弓子服伯子注仲孫蔑之元孫蔑獻子也何忌孟懿子也

鄭注云云疏曰二疏本皆以臧志絕句於公伯寮四字連下讀疏云夫子謂季孫言季孫信伯寮之讒回

已有疑戡之志若於他人有豪勢者吾力不能誅耳若於伯寮則吾勢力能使季孫審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夫既曰固又曰猶事須轉折欲誅伯寮之罪必先明子路之無罪非解季孫之惑不可鄭君此注曲盡當日情事足以補經文之略云有罪既刑陳尸曰肆者刑疏引秋官卿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鄭注肆猶申也陳也是言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也言市朝者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今案周禮卿士掌國中刑殺肆之國市刑遂者于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遂肆之刑縣者于縣肆之掌戮云凡殺人者踣于市肆之三日是皆言肆市而無肆朝之文卿士職賈疏引鄭注此經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蓋市朝二字古人往往連類及之孟子若撻之於市朝禮記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哭避市朝夫撻人無有於朝奔喪亦無過朝兵器非可入朝者也史記孟嘗君傳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云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則是市朝猶言市井不過連類之稱古者刑人於市未

有陳尸於朝也然國語臧文仲論五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謂之三次韋注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鄭君檀弓注同是即刑疏應劭之說也左傳晉尸三卻於朝衛尸甯喜石宰穀於朝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是春秋時陳尸於朝不一而足或以為衰世之法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釋文與音餘史記弟子傳引無也與字宋書顧凱之定命論引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朱子或問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長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命惟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為言而侯氏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文集陳安卿曰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吉凶禍福自天來賦於

人然後爲命公伯寮其如命何斷以命而安之之詞
此卽是聖人樂天知命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
無疑忌顧慮之意聖人之所謂命與常人之所謂命
事同而情異張氏爾岐蒿菴閒話曰人道之當然而
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
貴賤得失生死之有所制而不可強也君子與小人
一也命不可知君子嘗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卽
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
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
智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
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
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
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
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
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
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
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辨而重爲請
也亦曰義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

明學子論語集解

卷十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
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於無可奈何
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
同也黃先生曰夫子進禮退義曰有命貨殖斥爲不
受命則以智力轉移之者非順受之正而必準以禮
義之可得不可得者謂之命禮義之性窮通之數皆
命于天天之命以通者循其禮義而行或使之必不
命之去禮義以求通天之命以窮者循其禮義而止
或尼之尤不可去禮義以逆天言數而準諸禮義非
索之茫茫也尹彥明言中人以下宜爲之說命聖人
祇有義理不知庸俗之言命與聖賢之言命迥然不
同庸人以智力之不能挽者爲命聖賢以禮義之可
得不可得爲命而以智力挽之者謂之不受命以禮
義之順逆卜世運之盛衰此正夫子樂天知命而爲
聖之時者以數命與性命分爲二而有命不足道之
說是淺言命也景伯言力能肆察意欲以力挽之夫
子言命聽諸天運之自然道之順逆卽所以卜天運
之否泰也未子注謂聖人於利害之際不待決於命

明學子論語集解

卷十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後泰然說本尹氏陳安卿說足以校正之或問駁侯仲良以命為理專為性命之命則是也皇疏引江熙曰夫子使景伯辨子路則不過季孫為其拒之則逆其區區之誠故以行廢之命期之或有如不救而大救也蒙案孟子之於臧倉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危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孟子之言天即夫子之言命聖賢所見若合符契故夫子之於彌子瑕也得之不得曰有命而於南子之見桓魋之難匡人之圍而又皆決之以天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聖賢之行止安於命即大道之興廢關於天伯察不足誅亦子路不必救季孫之惑無容解亦景伯之力無可施

子曰賢者辟世注孔曰世主莫得而臣之也其次辟地注馬曰去亂國適治邦也

其次辟色注孔曰色斯舉也其次辟言注孔曰有惡言乃去也

釋文辟音避皇本高麗本作避三國志許靖傳注文選七命注宋書應逸傳引皆同後漢書逸民傳注引世作代避唐諱也

正義曰朱注辟世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辟色禮貌衰而去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外注程伯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蒙案皇疏云聖人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無可無不可故不以治亂為隔若賢者去就隨時因有四等之差經文明舉其次則自有次第可知近解以辟世如伯夷太公之避紂辟地如百里夷之去虞辟色如衛靈願蕢鴻而孔子遠去辟言如衛靈問軍陳而孔子遂行論賢者之出處四者之中聖人已居其二故但分事之大小而不論德之優劣然攷吳氏云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然則不如皇疏專論賢人之高蹈而非所以例聖人之苦心也子華子神氣篇云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此豈聖人之心哉

子曰作者七人矣注包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

接輿皇邢二疏皆合上為一章朱注則分為二章

正義曰皇邢二疏本皆以上文辟世辟地辟色辟言

者聯合爲一章故皇疏引鄭君注以伯夷叔齊虞仲爲避世者荷蓀長沮桀溺爲避地者柳下惠少連爲避色者荷蕢楚狂接輿爲避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又引王弼以伯夷叔齊虞仲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爲七人夫子所論之逸民也包氏以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爲七人夫子同時之隱者也大約所舉皆隱士之流不知論語之通例章首既有子曰字以開之明非一時之事一貫之言不得與上章牽連混合克伐怨欲之不行顯承憲問本合爲一章而或乃分而二之作者之七人明有子曰限隔爲兩章而反又混而一之此皆章句不明之過也禮樂記云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謂有所興造也爾雅釋言作爲也故韓李筆解曰避世本無爲作者本有爲顯非一義則作者實非隱淪昭昭矣徧檢各書訓詁說文作訓起易荀氏注作用也書汨作傳作興也詩常武箋作行也隱者伏而不起捨而不用廢而不興止而不行於世既已長辭於己復何矧作乃包氏既以作訓爲而又條列沮溺等爲七人以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夏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有爲舊發之詞而加諸無意用行之士則避者終避爲者無爲此乃訓詁不精之過也惟劉氏做七經小傳本韓子之意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作者之聖尙書獨載堯以來七聖人者本中古之作者也今攷易大傳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作結繩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蓋取諸噬嗑乾坤等卦莫不各有所作故張子正蒙又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爲七人誠以易傳所敘堯舜以前包犧神農黃帝三聖人者又上古之作者也且夫夫子常論次五帝德帝繫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夢見周公又自居述而不作試由孔子而上溯作者之聖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恰得十人之數雖欲增一人而不可雖欲少一人而不能蓋七與十字形相近古書每多互譌如考工記總目凡攻木之工七故書七爲十轉人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注十或作七荀子禮論有天下者事十世楊注十當爲七是其例也故此經七字宜從鄭君改作十字字宜從包注訓以爲而與上章畫分爲一則章句明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夏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而訓詁亦精矣

包注云云疏曰云作為也者爾雅釋言文此章漢儒皆合上章為一而玩矣字語氣似有世衰道微雲散風流之慨下又連敘晨門荷蕢二事故包氏以夫子同時之隱者實之孟子古之賢士趙注云作者七人隱各有方後漢書黃瓊薦處士黃錯任棠云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論逸民傳敘云絕塵不及同夫作者而季賢注黃瓊傳以為即逸民之七人說與王弼同蓋皆本於風俗通義十反篇云孔子嘉虞仲夷逸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夏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作者七人也然而古之隱士豈止七人夷齊虞仲之流何堪勝數如果便指逸民子何不曰逸者七人而云作者七人徒使後人有作止異趣之疑包氏專指夫子同時之隱士然晨門封人隱於下位未嘗作而遠去且於四者之避無一相俾朱子引李氏以作訓起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知誰何而不必求人此又不得其說而為之辭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晨門者子路曰自孔氏

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注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也

皇本高麗本重石門二字子張聞達章皇疏引沈居士亦以石門晨門四字為稱

正義曰朱注引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皇疏云石門地名也一云魯城門外也晨門守石門晨昏開閉之吏魯人也自從也朝早開門見子路問從何而來子路答曰我此行從孔氏處來也晨門知孔氏是孔子言孔氏知世不可教化而強周流東西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閻氏釋地以石門為魯郭門云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甫抵城而門已閉只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興伺門入掌啓門者訝其太早曰汝從何來若城門既大啓後往來如織焉得盡執人而問之此可想見一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為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問為孔某此可想見二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栖栖皇皇歷聘於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三總從魯郭門三字悟出情蹤耳蒙案春秋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左傳云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夏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尋盧之盟也杜注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
南濟水之門彙纂盧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
西南二十五里此經石門未必在齊故皇疏第一說
混稱地名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誨注張皓王龔傳論
注皆引鄭君此經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
晨夜開閉也此即皇疏又一說所本而魯城外門誤
為魯城門外當从李注校正之陳仲魚古訓引水經
洙水注云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
南逕瑕邱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為水門跨于
水上實字記云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
門據此則孔里在北石門在南子路自外歸孔里必
由石門而入然則閭氏以為魯郭門者是也高潛人
春秋地名攷云魯國都其城十二門正南曰稷門南
之左曰章門右曰雩門正北曰圭門北之左曰齊門
右曰龍門正東曰建春門東之左曰始明門右曰鹿
門正西曰史門西之左曰歸德門又曰麥門又有郭
門西郭門也又萊門則東北郭也又有爭門吏門石
門是石門為魯郭門確有明證周氏柄中云呂氏春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歸父居石門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遁世不
仕自隱姓名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則石門非春秋齊
鄭相盟之地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晨門闔人者周禮天官敘官云闔
人王宮每門四人固游亦如之鄭注闔人司昏晨以
啓閉者賈疏昏時閉門則此名闔人也晨時啓門則
論語謂之晨門也皆以時事為名耳故何注即以闔
人為晨門兼司啓閉隨時互舉不必晨門專司晨闔
人專司昏王宮固游如此城郭之門亦然也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乎注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
釋文荷胡我反本又作河蕢其位反說文引作史古
文也考文古本蕢作蕢氏作子足利本高麗本同後
漢書逸民傳注引者作首說文引無者字隸釋贈孔
宣公泰師碑磬作磬
正義曰朱注磬樂器荷擔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
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
常人矣蒙案御覽五百七十六引鄭注曰子擊磬者
樂也蕢艸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善其音
有所病於世淮南子汜論訓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是

磬乃憂者所擊也史記世家引此經於三至衛之時是時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故夫子擊磬以寫憂世之心說苑孔子曰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蓋心寓乎器器即隨心而變磬猶鐘鼓也釋名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禮樂記石磬磬注當為磬王肅注磬聲果勁蓋磬聲清越而堅勁者也焦氏易林荷蕢隱居以避亂不仕自匿姓遂其潔清高士傳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故荷草具以自食其力也說文繫傳通論曰孔氏擊石於衛擁堞子聞之曰有心哉擁堞子其荷蕢之別號與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屬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以蕢為草器者說文同古文作與象形字又作蕢廣雅蕢籠也皇疏織草為器可盛物也故未成一蕢鄭注以為盛土籠蓋織草為之非以盛草也从竹俗云有心契契然者詩大東契契寤歎傳憂苦也爾雅釋訓佻佻契契愈遐急也楚辭九歎孰契契而委棟兮王注憂貌也一作挈挈字又作契廣

雅釋訓契契憂也屬韻為契闊詩擊鼓傳契闊勤苦也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注此硜硜徒信已而已言亦

無益也

釋文硜苦耕反莫己音紀下斯已同史記世家古史孔子傳引斯作夫

正義曰朱注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邢疏既已也硜硜鄙賤貌莫無也皇疏荷蕢既云有心而察之既畢又云磬中之聲甚可鄙劣硜硜然既無知已不肯隨世變惟自信已而已矣時既不行而猶空信已道欲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屬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之是於教化無益也此疏申何解也而朱子注本斯已之已作已故訓為止蒙案史記世家引無既而曰五字高士傳引無鄙哉二字鄙哉猶言野哉本鄙野之稱或訓為固陋或訓為俚俗或訓為狹小要皆一義之引申荷蕢之意蓋以為堅執不通漢書董仲舒傳或仁或鄙注謂不通也釋名釋州國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疏以為鄙劣鄙賤者皆非硜本古文磬字說文磬樂石也古文作硜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硜今禮記作磬注讀為磬段懋堂云後以硜為堅

确之意是所謂古今字要之確本謂磬聲與確然
小人哉之借為悻者不同朱子以確確為專確戚氏
疑與果意相合然荷蕢果於忘世夫子專於救世其
為專確果決則一也錢竹汀養新錄云今人讀斯已
而已兩已皆如以考唐石經莫已斯已皆作人已之
已而已作已止之已釋文莫已音紀下斯已同與石
經正合是唐以前斯已字皆不作止解由於經文作
已不作已也今攷說文已作巳作𠄎二字迥不相
同玩而已矣語氣所謂斯已者欲夫子潔已遠引自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全已志猶楚辭所云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
芳不必以為徒自信已而添信字也

何注云云疏曰邢疏云斯此也此經確者指此磬聲
即解經文斯字也

深則厲淺則揭注包曰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言隨
世以行已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
當不為也

釋文揭起例反

正義曰朱注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
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蒙案朱子意本

毛公詩傳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後
漢書張衡傳亦云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此言詩男女
之際不可以無禮義其意本精而於本經荷蕢欲夫
子潔已避世之意似不相合且於上下文而已果哉
語氣不接不如包注云知其不可則當不為直作古
人褰裳去之之意戚氏續談謂應行則行無論深淺
厲揭而走即上文所謂已下文所謂果也左傳穆叔
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亦取果決前行之義非
酌量深淺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注本爾雅釋水文詩匏有苦葉毛傳
云由膝以上為涉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
褰衣也爾雅云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絲紉以
下為揭絲紉以上為涉絲帶以上為厲李巡注水深
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不解衣而渡水曰厲孫炎注
揭褰衣裳也以衣涉水濡禪也蓋衣是大名裳與禪
皆衣類此分別揭衣而渡與不解衣而渡之淺深而
空言無以準則故特舉由膝由帶以為限其實厲與
涉為通名說文厲作瀦九歌王注引爾雅云瀦渡也

說文涉徒行厲水也列子說符篇懸水三十仞環流
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上林賦越壑厲水是皆
以厲為涉惟揭止由膝以下由膝以上即由帶以下
總是以衣涉水可謂之涉亦可謂之厲故詩疏引鄭
注論語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為厲此可證厲涉
同義矣而毛傳爾雅云由帶以上為厲者總是以衣
涉水之名無論帶以下帶以上皆得謂之厲詩釋文
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至心即由帶以上也至說文瀦
作砮云砮履石渡水也引詩曰深則砮戴東原據此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星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又引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洲記吐谷渾於河上
作橋謂之河厲衛詩淇梁與淇厲並稱以為橋梁有
厲之名王伯申述聞詳駁之爾雅郝疏謂以厲為橋
梁此皆別解義與爾雅異也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注未知己志而便議己所以為果也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也

釋文末之難如字或乃且反考文補遺古本矣上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
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

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
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蒙案釋文難如字或乃且反
是第一義本作難易之難讀平聲疏申何解以果為
果敢難為詰難不如朱注遠矣朱氏彬經傳攷證謂
果哉六字二字為句自成韻語末蔑也微也言其所
見之小猶檀弓末之卜也曾子曰微與孔子曰亡之
詞意皆相近趙氏佑溫故錄謂先歎荷蕢之果繼因
慨己之難末之即後末之也已者言我今亦無可之
誠知濟之難矣即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意而感動深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星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矣趙氏意與朱氏異而句法則同然不如朱子之慷
慨激昂

何注云云疏曰以難為詰難者孟子與禽獸何難焉
意同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云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
盡假以往來之辭曰難東方朔答客難是也無難者
皇疏引江熙曰隱者之談夫子各致此出處不同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注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

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

釋文諒音亮陰如字鄭讀禮為梁鶴杜預解左傳為諒聞貌也公羊文九年傳注引作諒聞

正義曰書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尙書大傳亮陰作梁闇鄭君注闇讀如鷓鴣謂廬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傳又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而知天下無背叛之心禮檀弓子張問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鄭注云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又喪服四制云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鷓鴣之鷓鴣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詩左傳疏及史記集解引鄭君尙書注云諒闇轉

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之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後漢書張禹傳注引鄭君論語注云諒闇謂凶廬也蒙案鄭君以諒闇爲凶廬義本伏生大傳由來最古蓋論語作諒陰尙書作亮陰禮記作諒闇鄭讀作梁鷓公羊文九年傳注引作涼闇趙宦光說文長箋引書作涼館又作諒瘖要之皆同音假借而以梁闇爲正字鄭云居倚廬柱楣者儀禮喪服傳云居倚廬寢苦枕塊既虞剪屏柱楣禮記大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非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既練居堊室然則始遭喪時居倚廬既葬之後始柱楣也鄭注既夕記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又注喪服傳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蓋始者結草爲廬橫一長木倚於東牆下以牆作棟草披於地北向開戶不使明顯故謂之闇既葬之後改而西向剪其餘草施兩短柱以拄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顯而下可作戶賈疏謂剪去戶傍兩廂屏之草是爲兩下屋棟必離牆或人君宮之之制也

爾雅釋宮楯謂之梁故謂之梁閭皇疏或呼倚廬爲諒陰或呼爲梁閭或呼梁庵各隨義而言之惠半農曰古之閭今之庵也釋名云草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誅茅爲屋謂之剪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也又尙書孔疏引鄭君注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傳則爲出言在三年之外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不言在喪必無言矣知喪畢乃言也王西莊曰不言特不

明學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出政非二年竟如土偶說命乃偽書云免喪猶不言者欲以起下羣臣咸諫豈可作事實乎且坊記上文先引論語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下文方引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則言乃謹在三年內非免喪後可知也孔注云云疏曰史記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書政事決定于冢宰以觀國風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于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巖中舉以爲相殷國大治皇疏高宗殷中興王也名武丁殷家三十帝水德王

六百二十九年高宗是第二十二帝也前帝小乙之子其武丁登阼之時殷祚已得三百四十二年其德高而可宗故謂之高宗是武丁乃殷中興賢王也以諒爲信者說文諒信也方言眾信曰諒云陰猶默者說文陰閭也洪範陰隲下民釋文陰默也左隱元年傳疏引馬融尙書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無逸偽孔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偽說命孔傳云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案尙書偽孔傳多襲馬氏之說此經孔注疑亦依託

明學子論語集解卷十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與馬氏同訓信默王西莊曰下云不言足矣上言信默語意複疊而正義又添出信默之信爲信任冢宰尤妄中之妄矣國語武丁三年默以思道韋昭即以諒閭解默字之義此尤誤會邢疏引晉書杜預傳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閭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是杜氏以諒閭爲釋服心喪之名不復寢苦枕塊意與鄭異而與孔馬略同然而議主短喪

非孝無親矣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法馬曰己已百官也

以聽於冢宰三年注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白虎通義爵篇後漢書陳元傳引皆無以字公羊文九年傳注引無於字

正義曰朱注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

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外注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

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

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夫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聖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邱瓊山曰嗣主

委君道以申子道百官盡臣職以承相職此天下忠

孝相成之大關也昔周公負扆以朝諸侯而流言起

則此制不得不變故康王葬畢遂即位而漢文以日

易月之制亦世道江河不返也但服制奪於世變哀

戚本乎至情當於二十七日之後以衰服居外朝以

衰服居內殿斯兩全也千忠肅曰百官聽冢宰事只

恐遇莽操何以處之曰嗣主剛明老成亦可以易制

其相如嗣主非剛明老成又何以處之曰此須要舉

朝忠義矢心方能使事不搖動而權奸可抑蒙案禮

必待其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禮不虛道況天下事

立一法必有一弊有其常必有其變聖人亦惟論其

常耳子言古之人皆然以見當時不必然也蓋周公

遭流言之禍召公變易服之儀則此制之廢始於成

周自是漢文以後惟晉孝武魏文帝周高祖宋孝宗

明建文行三年之喪其餘皆不如禮可謂因噎廢食

者矣近讀汪氏中居喪釋服解義引證甚詳蓋居喪

可以釋服即吉又可反凶然後知執禮從權並行不

明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聖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悖古人自有變通可以解墨子久喪不能從事聽治

之感可以破杜預卒哭除服心喪三年之謬

孔注云云疏曰周禮敘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

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

先鄭注云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故太宰職曰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官皆總屬於冢宰故論

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

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後鄭注百官總

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冢大之上也山頂曰

冢王之卿六命故孔注云冢宰天官卿佐玉治者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注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釋文好呼報反易以鼓反

正義曰朱注引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精義侯氏曰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民志定則上下之分正而易使蒙案禮達分定就上下政教觀感處說本是一串偏舉不得然禮而曰好達之於下必先好之於上自心身動靜以至事為設施無一時可離於禮然後禮行於上者斯禮達於下矣皇疏禮以敬為主君既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義本夫子告樊遲而於下章安人安百姓不外脩己以敬之旨靡不通貫古注可謂精矣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注孔曰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

曰脩己以安人注孔曰人謂朋友九族也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

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注孔曰病猶難也

皇本脩作修考文補遺古本敬下有人字以注校之非也

正義曰朱注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

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

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

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

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

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外注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

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

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

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或問曰脩己

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

說曰脩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

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間而以其功效之及物者言

也然曰安人則脩己之餘而敬之至也曰安百姓則

脩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大小遠近之差

然皆不離於脩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

後大推之而後遠疑若脩己於此而徑可及人者蓋

舉其本而繫其末以為脩己之廣狹皆隨其根本之

淺深而初無所待於外也王已山曰三以字惟以敬

以字有工夫須實於脩己上體認己有大體脩乎其
內則敬以直之而仁義中正之體以立己有小體脩
乎其外則敬以用之而恭從明聰之用以行李毅侯
曰不敬之己為昏昧放逸一味情識用事便自封自
隔對面之甘苦不能其一家之疴癘不能通其不能
安人安百姓可知也能敬之己為戒懼慎獨純是天
理流行便其立其達以乾坤為父母以民物為胞與
其能安人安百姓可知也故人與百姓有未安即脩
己之功有未至堯舜猶病之心仍然是脩己以敬之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心耳蒙案上章言好禮之足以使民下二章言無禮
之不足以治身禮以敬為主曲禮曰毋不敬故此章
重言脩己以敬脩字本从三義兼增損禮者先王之
中制也不足者修之以文飾有餘者修之以裁制使
咸歸於中正而情之無或偏欲之無或過脩己以敬
即修己以禮也主敬固所以盡禮而復禮即所以為
仁本經兩言堯舜猶病義本一貫所謂病者病仁之
未能徧及乎天下也子於博施章語子貢告以為仁
之方而於此章語子路告以行仁之本仁之本在克

復視聽言動禁之以四勿敬之密也己既克而能復
乎禮天下即歸其仁矣仁之本在敬恕出門使民凜
之以二如敬之至也己不欲而勿施於人家邦均無
怨其不仁矣子之告子路與子之告顏冉義又一貫
故彼二章之己字即此章之己字而所以脩之者皆
不外於一敬乃所以復禮而為仁此禮以全仁之道
也推之於禮經大學脩身以為本由格致誠正以端
好惡而絜矩止敬之道遂足以齊家治國而均平天
下中庸脩道以為教本戒懼慎獨以致中和而存誠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主敬之功遂足以成己成物而參贊化育至於程子
所謂天地位萬物育事天饗帝四靈畢至說與禮運
相表裏於以知敬之一字所以盡禮即所以全仁內
聖外王之學無不賅在其中故堯之欽明舜之兢兢
禹之祗承湯之日躋文之緝熙曷嘗有外於敬也哉
孔注云云疏曰孔以人為朋友九族者朋友義見學
而章書堯典以親九族平章百姓百姓之上為九族
故孔注準而言之然以九族繼朋友則似兼同異姓
五經異義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

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許君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君駁曰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詩葛藟傳與鄭君主同姓白虎通義與許君主異姓其言母族三云母之父母為一族母之昆弟為二族母之女昆弟為三族說與異義微有不同孔注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人為朋友九族朋友殿五倫之末舉朋友則五倫可知矣以朋友居九族之前舉九族則同異姓咸在矣其意似以人賅親疏之屬以百姓賅臣民之類然堯典百姓之下又有萬邦黎民則百姓乃專指百官周語富辰曰百姓兆民注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楚語觀射父曰民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故鄭注尚書云百姓百官之父兄子弟也白虎通姓名篇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然古經傳言各有當堯典有萬邦黎民故以九族為同姓百姓為百官論語祇有人與百姓兩等則人應指臣百姓應指民皋陶謨在知人洪範人無有比德人用側頗僻詩假樂宜民宜人皆以人對民言則人猶臣也云病猶難者廣雅釋詁同皇疏引衛瓘曰此難事而子路狹諒之再云如斯而已乎故云過此則堯舜所病也是以堯舜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猶病為甚言假說其難是也疏又引郭象曰修己者
僅可以內敬其身外安同己之人百姓以不治治之
乃得其極若欲修己以治之雖堯舜必病堯舜非修
之也此老莊之學意主無為與夫子曉子路之旨相
悖

原壤夷俟注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
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也
釋文壤而丈反

正義曰禮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
之沐柳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夏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
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孔子曰某聞之親者無失其
為親也故者無失其為故也蓋原壤放於禮法之外
猶晉人所謂禮豈為我輩設者故皇疏以為方外之
人朱子以為老氏之流見夫子來而夷踞以待之非
故慢夫子也不拘禮敬也禮尊客至則趨以迎降等
之客立而待在原壤皆以為煩文不必然而夷踞以
俟之至無禮也大不敬也然母死而登木以歌罪之
不可言者也故子為弗聞而過之友至而夷踞以俟

過之猶可說者也故子為微擊以責之聖人之待親
故可謂動容周旋中禮矣

馬注云云疏曰以原壤為孔子故舊者說據禮檀弓
魏書李業與傳引檀弓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故舊
當係鄭君注也類攷以壤為原憲之族周文王第十
六子原伯之後不足信也云夷踞也者夷借字或作
踖或作屣廣雅釋詁踖屣踞也釋言踖踖也然踖與
踞踞混言則相通析言則有別蓋夷之正字當作異
說文異長踞也朱氏通訓云伸其股而坐形如箕故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夏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字从其卽漢書陳餘傳所謂箕踞也案以足底帖席
而聳其膝懸其臂曰踞踞以臂著席而伸其兩足於
前其狀如箕曰箕踞所謂長踞曰異卽此經之夷大
不敬也連言之曰踞夷後漢書魯恭傳踞夷踞肆白
虎通禮樂篇夷者傳夷無禮義是也皇疏謂夷踞暨
膝非矣云俟待也者說文俟訓大借字也正字當作
俟漢書人表亦作俟爾雅釋詁俟待也

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謂賊注賊
謂賊
也注孔曰叩擊
也以杖叩其脛也脛腳脛也

釋文孫音遜弟大計反長丁丈反叩音口又音扣脛
尸定反皇本孫弟作遜悌賊下有也字筆解叩作扣
云指之誤臆說也

正義曰朱注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
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
而已矣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
使勿踣踞然蒙案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少而不學長
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
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曾子
立事篇云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

明學論叢集解疏 卷十四 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
也老稱無禮焉罪也曾子荀子之學實與此章相發
明夫人為萬物之最靈秉五行之秀氣挺生一世壽
盡百年將欲立德立功立言建三不朽之事業成已
成人成物贊兩大造之功能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
民立命為千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無非本敬之
一字脩己以安人安百姓禮之所以蟠天際地也乃
世運陵夷異端蠱起藐視聖言禮法貽害世道人心
好為莊老之清談不受規矩之約束一則曰讀書不

求甚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再則曰設禮豈為我輩
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遂使少壯皆流於放蕩老成不
足為典型猶復練氣脩形以冀長生久視曾亦思少
壯不學既不足以名智老無以教更不足以言仁放
浪一生飽食終日生既於人無益死亦於己何害哉
夫深山木石大澤龜蛇生存非不久長畢竟有何裨
補而況乎敗壞名教得罪聖賢謂之曰賊其又何說
之辭趙氏佑以是謂賊三字統承上三句責其害禮
教也中論脩本篇引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一日之
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

明學論叢集解疏 卷十四 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云賊害者左僖九年傳不僭不賊注
賊傷害也魯語毀則者為賊孟子賊仁者謂之賊荀
子脩身篇保利非義謂之至賊說苑指武篇攻禮者
為賊諸說皆與此章賊字義合
孔注云云疏曰云扣擊也者說文有叩而無叩字當
作敝敝擊也或云當作扣然說文扣訓牽馬史記伯
夷傳扣馬而諫廣雅釋詁扣持也與本經義遠韓李
筆解本作扣云文之誤也當作指意以擊為太重耳

然擊有輕重朱子云微擊是也云脛脚脛者說文脛
所也字亦作脛釋名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故
朱子訓脚骨皇疏膝上曰股膝下曰脛析言之也箕
踞者伸兩足於前故子微擊之使屈皇疏謂豎膝是
踞踞非夷踞叩其脛何為哉邢疏謂坐待則更非
闕黨童子將命注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也或問之曰益
者與

釋文與音餘皇本高麗本命下有矣字漢書人表闕作厥

正義曰朱注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四 墓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
命以寵異之也蒙案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
黨之子弟罔不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新序
雜事篇子弟作童子罔不卷五作罔罔罔罔罔罔罔
其意相同是黨童子近聖而居求益得益何其幸也
朱子或問據家語以童子疑即孔璇叔仲會史記弟
子傳叔仲會字子期集解鄭元曰晉人今家語云魯
人少孔子五十歲索隱引家語云五十四歲與孔璇
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待左右

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
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史記無孔璇而有孔忠注引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
兄之子今家語又作孔弗字子蔑孔蔑問行己之道
子曰知而弗為莫若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
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己乎
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
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身行不遺
己之患唯智者有之家語雖係偽託要之二童子為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四 墓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子同黨之人故使之將命姚姬傳謂闕黨之人或
使童子將命於夫子是以闕黨為非孔子之居也然
而居位並行乃童子平日所為子唯同里見其如此
故特使之傳命以觀長幼之節習賓主之儀若從別
處使來暫時出入惟有進退應對之文初無居位並
行之事且既非同居夫子何以見之而何以使之或
又何以向夫子而問之耶
馬注云云疏曰闕黨之名見於荀子新序等書而家
語又有闕里之文弟子解云顏絲字季路少孔子六

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朱子刪去於闕里三字閭百詩謂宋本家語作閭里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首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殿之南闕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今日拜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踞既至升堂爾時闕存尙可得其名里之由顧亭林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謂已有闕之名不知此是魯兩觀在雉門之旁者春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所謂雉門及兩觀災是也豈孔子士庶而敢居於外朝之地哉朱竹垞答閻氏書曰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攷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在周康王二十一年至定哀時已越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御廩災矣西宮新宮桓宮僖宮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郭城之者再矣鮮有久而不毀者雉門兩觀未必卽其遺趾然闕雖廢而里以爲名故孔子得居之越絕書本事篇曰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是則論語

闕黨新序等謂孔子所居是矣毛大可曰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此在食貨志白虎通諸書皆同卽論語亦有鄰里鄉黨之語而比次相屬則鄰屬之里里屬之族黨闕黨總該五百家而夫子所居祇在闕里二十五家之中而里門有師謂之閭師夫子幼時或卽爲里門之師而教授焉故云教學魯之闕門然則闕里者闕黨之里也闕門者又闕里之門也或謂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豐相圃之東北水經注引伍緝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四 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是孔子所居地當時必早有闕里一名不自魯靈光始也至今兗州府志闕黨在滋陽縣東北一里有泉焉名闕黨泉流入泗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注云姓闕門後漢書獻帝紀下邳賊闕宣注闕黨童子之後通志氏族略闕氏風俗通謂闕黨童子之後此則又因孔子之故而後人或以名山水或以爲姓氏也以將命爲傳命者朝聘禮有交摺傳辭旅摺傳辭此大賓大客也若平常燕見禮少儀云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注將奉也奉命傳辭出入尊長於己踰等燕見不將命寢則坐而將命曲禮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典謁卽將命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注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見其與先生

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注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

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者也

正義曰朱注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

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四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

寵而異之也黃氏勉齋曰禮之於人大也老者無禮

則足以爲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

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

老少皆不可以無禮義也

何注云云疏曰禮檀弓童子隅坐而執燭鄭注隅坐

不與成人並皇疏隅角也童子不合與成人並位但

就席角而坐是無位也案儀禮既夕記疏引鄭君此

經注云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是童子本無

坐位有事執燭特使之隅坐而已

包注云云疏曰禮王制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

友不相踰此童子行不讓於長故云並行不差在後

也云先生成人也者皇疏云先生謂先己之生非謂

師也詳先生饌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四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四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